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集部第一六三册目次

松圓浪淘集十八卷目錄三卷

〔明〕程嘉燧撰

明崇禎謝三賓刻清康熙三十三年陸廷燦補修嘉定四先生集本

..... 一

思勉齋集詩集二卷文集十二卷

〔明〕徐允祿撰

清順治刻本

..... 一五三

紡授堂集詩集八卷文集八卷二集十卷

〔明〕曾異撰撰

明崇禎刻本

..... 三六一

松圓浪淘集十八卷目錄三卷

〔明〕程嘉燧撰

明崇禎謝三賓刻清康熙

三十三年陸廷燦補修

嘉定四先生集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序

賢人君子之在天下無往  
而不見重也嘗觀世藥所  
紀人物之次必錄流寓夫  
人生志四方車轍馬足何  
往不屆遠邇逆旅猶之空  
中雁跡耳而自管記載之  
家必護而書之曰此起也  
之借人為重也程孟陽先  
生故新安人少時從父居

練川樂其土風之美曰笛  
家焉練川之父老子弟助  
文學其業表著乎時香無  
不師焉先生歲時伏臘不  
與不悞也詠歌唱酬不無  
不珍也先生游履最廣近  
而建康廣陵遠則沅湘河  
渭所至傾動都邑且者之  
車填溢門巷或信宿譚咏  
無不聲得當先生冀緩須

自歎弗若又少負凌氣不	訛歌興雅風流李豈蕪常	竹頭木屑都無纓棄發為	字皆供臚遺如陶士行之	弗不讀 <small>二</small> 無不精 <small>片語集</small>	先生亦非淺鮮矣先生書	相得益親蓋地之藉重於	予斯 <small>二</small> 何故哉通德仁里	獨老於狹川令且長子孫	與毋別而先生顧輒去之
------------	------------	------------	------------	---	------------	------------	-----------------------------	------------	------------

如先生者幾人哉集有自	牀頭不箇一錢曰濟人急	胸有十卷書足行萬里路	平珮見隱君子多矣若夫	風韻 <small>二</small> 之間也嗟夫予生	與之譚未嘗不如置身松	矣蕭然之韻不減少年矣	鑒別製造一挫詔詣令老	巧密所與舉凡繪事書法	治生產喜赴人急難當某
------------	------------	------------	------------	-----------------------------	------------	------------	------------	------------	------------

叙及婁唐諸公之言敷揚  
頗悉予不敢贅而粗述其  
嘉本末即備他日記載家  
之徵信云

四明謝三賓撰

序

元

庚午春日莆陽宋穀

書于鞞巾樓中



任孟陽詩序

余與孟陽少同志尚惡俗儒之陳言而好汎濫  
百家之書然未嘗有意為詩也見古人清詞麗  
句諷詠自娛久之則於意言聲節之間往往若  
與其人遇者後數年各有詩數百篇矣平居與  
諸長者游多論經史大義及古今興亡之故亦  
未嘗以詩相商畧也余性懶遇事不欲自力閒  
居鮮作詩詩成輒又散失今所存者多為人所  
強作應俗慶平之語或指物程形枝詞夢詠所  
謂壯夫不為者其於陶寫性靈貫連光景蓋亦

松園漫河集序

少矣而孟陽之詩皆言其所欲言自少至於白  
首權偷條悴寥次不平之思讀其詩可盡見也  
余以是愧之然造次之間行軸于中必矩矱于  
古人則相與共之夫意之所不能已者洋溢而  
為文文之所不能宜者味嘆而為詩詩之工拙  
才則為之而抑揚開闔舒徐煩數有自然之節  
如金石相和絲竹迭奏必適於節而後可以成  
樂不如是雖鏗銅奮揚嗻然滿耳適為太師笑  
矣孟陽之才力其雄豪跌宕沈鬱頓挫足以追  
配作者而哀樂所發長句短章必合於法度此

其涵泳古人而得之者淡也吳中好事頗傳寫其詩而其鄉方君方叔爲刺近詩於長治且以寄余余爲序之歲庚申秋嘉定唐時升撰

書孟陽所刻詩後

孟陽少喜爲詩於古人之遺編無所不窺而尤愛少陵之作其在於今嘗稱李獻吉雖規規摹擬而才氣實非餘人所及也甫迥卽棄去經生之學而意讀古詩文久之豁然上自漢魏下逮北宋諸作者靡不窮其所出至蘇長公往往或教其體或次其韻若將與之競騖者比壯且衰其爲七言近體以清切淡穩爲主蓋得之劉隨州爲多若曰杜之清淨逸宕當令獨立千古善學者正不當求肖于皮毛至其神情所注反

尺園詩集序

或去之遠也家本新安少而遊吳所交江以南知名之士邂逅語合不以別久近爲親疎性又嗜古書畫卽非力所及一經于目能爲人具言其所以妙輒以不善治生數輕去其家有能知其詩文兼重其爲人者愛與之俱木管不從也然足跡所至佛北踰汴渡河至潞西浮江至武昌而已君平生不欲輕刻其詩以示於人至人有欲得其詩或爲手錄百千言或取諸腹笥頃刻誦數十篇或多至百篇無倦色當其在潞也乃肯棄次其近作刻以應人之求兼還寄其所

知予得而讀之所師法不必同同歸于自得而已近世之論非拘拘步趨求面目之相肖即苟爲新異抉摘句字爲悟解如是而已昔子常聞長者之言凡爲詩若文貴在能識其耳苟真也則無古無今有正有奇道一而已矣唐之詩人固多卓然名家而尤以李杜爲稱一誠較其優劣輒貽譏于不自量以此知昌黎非獨高文雖其詩間過于豪放亦不當輕議之也彼有所自得焉耳若北宋諸作者通經學古皆可謂言語妙天下至所自得于詩亦豈尋常之調續所可

松間詞集序

幾及而世乃目之爲靡爲卑不知其所謂卑且靡者何等也屈原變詩爲騷自我作古而或者德執九歌九章以譬卜居渙父彼不知也曷足怪乎譬之味焉如其衆口同嗜即易牙之調也譬之藥焉如其百疾俱療即盧扁之劑也假令唐醫處方族庖挾匕而曰我易牙我盧扁也將嘔噦僂仆日相尋焉尚何望於適口却疾哉如孟陽之詩叔達論之詳矣而書來亦屬以一言予以爲可無贅也則書其自少至今相與共商此道者以寒其請且以云再家子弟苟有志焉

求之於是編有餘師矣友人婁堅子來題

自序浪淘集

余弱冠好唐人詩學之三十年輒緣手散去友人或勸之存其本余弗遵也然酒間值所知口吟手揮即纏纏不能休唐子叔達高間士也一日從旁笑謂余曰吾憂苦詩半銅子曷識奈何余為粲然子柔又嘗欲採余律詩後何為作佳書傳不同好余自愧謝勿以為壬子二月武昌聞與瞿起田同舟江行苦風浪半月而至九江簾蕩掀塘之中搖神滌穢時時以酒洗之半酣起田輒濡筆伸紙請吟余詩隨手書之余頽然

松寥詩引

之餘聊為爾爾風不止起田亦不倦至南京則余詩幾盡凡七百餘篇錄成而歸李長蘅江無際各傳寫之錢受之與好事尤亟稱之多有其本余固不得藏已在上黨無事因合書為一集增定計千餘篇題曰浪淘者以余宿習舊質已在憶忘之間似沉沙然偶為驚濤激浪所淘汰而出之者耳非借引昔賢赤壁詞語也萬曆戊午冬日程嘉燧書

松寥詩引

李太白有望松寥山詩山在大江中焦山洪公以名其閣云余已庚夏尋洞庭湖公不遇而閣中與洪公譚詩品茶下通夕不寐臨行握手謂余江山九月最佳子能一來是後凡兩到山而皆不相遇壬寅十月八風夜雷計于壁云外風江斷去津岸頭木脫月相親僧齋歸處窓如燭始覺寒風是王人又十餘年歲甲寅余復過江時潤公演法華於金山而洪公亦來招余中秋同宋比玉放舟至松寥因值等慈等公少為

松寥詩引

諸生時客閩喜琴善詩素善比玉視余一見如平昔皆夙契也雷廿日至重陽始別方朔結夏山中為苦同覺經明春湛公逝矣丁巳野病虞山則等公在焉與余時有警策語戊午別之西行偶一登夷山是日風陰蕭蕭堂宇闕寂低回西廊階除間啞啞如聞老湛吟颯聲心為悽然舊年刻詩三卷取凡自丙午者曰雪浪自甲寅者曰松寥志余晚遇禪七飯心空寂其所存詩皆唾棄結習之餘耳頃錢太史書云等公亦化去拂水草淡一丈矣不覺投書失聲因追述此



引於卷端辛酉清明偈庵程嘉燧書

溪堂題畫詩引

邇歲不好作詩卽有索和亦多不能應壬寅二月歸新安故人方伯甫與諸子居煙村溪上首作詩招余霖雨浹旬久未能赴時吳中劉价伯留余山閣偶次東坡岐亭高韻作詩以遺孫履和余遂同作得詩二篇是後過伯山溪堂居信宿价伯樂其山川友朋之美遂留其卒業余亦悠然忘歸不知妻子之在遠也堂去溪首餘步溪流至王村灣環如坎豁然山夷而野舒數十里間峯巒自登樵徑渙舍疎數出沒屏列於前

松圓溪詞集序

余雷此踰六閱月凡花木禽鳥之生成無不親晨夕涼燠之氣無不更風月晦明之變態無不窮時與升高丘踞磐石攜壺以探遠洲舉權以溯清流咏歸一室之內高友千世之上帆影拂千門戶湍聲長於枕簾此皆騷人詩客所極力而未能勞筋者跡余平日之所遊處始未嘗有也與价伯亦可謂幸矣余既不能有所詠述然酒酣興發往往吮筆書爲泉石竹木錕零襍瑣細而友人好事爭自取去因屬以詩者亦數數焉暇日序而錄之以志故人能賞我于筆墨

之外故能使余自忘其拙且高雖改去而異時  
畧觀其詩亦見山川秀發之氣積於胸中者不  
可沒也

松圓浪淘集總目

涉江卷一

癸未至庚寅凡六年丙戌春作疾  
金山寺戊子過江觀閻氏婦已丑  
江行見王介川公自下乞銘遂歸  
航下汎涉江志

春盤卷二

辛卯壬辰詩百春盤  
李氏表叙起將吳榮色自岳遊西  
湖王辰送勇三瓜洲是時日陪徐  
公丘張二文

山樓卷三

癸巳秋由餘杭歸餘杭  
有言賜魚以見事歸來山樓  
冬月歸山樓  
冬月歸山樓

蓬戶卷四

乙未正月入山樓  
至梁宋間丙申丁酉皆開居日從  
正梁宋間丙申丁酉皆開居日從  
正梁宋間丙申丁酉皆開居日從

空齋卷五

戊戌已亥詩  
雪中有空齋行  
雪中有空齋行

詠古卷六

庚子辛丑遊通州作詩  
無美丈詞每至錫山鄒田江陰  
山廣山孫氏大石山房同來伯美

豁堂卷七

壬寅春同樂  
堂餘始建去安至平秋遊自丁  
甲辰春在吳淞城外修築月丙

移居卷八

丙午夏從吳淞  
吳淞山更從吳淞  
吳淞山更從吳淞

雪浪卷九

丁未入日別去  
吳淞山更從吳淞  
吳淞山更從吳淞

遇琴卷十

戊申宋此王為余  
叔安琴賦語已西春禽  
關至余途入郡因送錢德魚鮑溪

春湖十一

庚戌夏子長  
巴西庚戌再遊  
巴西庚戌再遊

荆雲十二

十月遂  
十月遂

春帆十三

壬子二月由武昌  
南楚中樓瑛磨子孟先同舍並  
癸丑冬

松寥十四

甲寅乙卯春  
兩辰瓜

雪江十五

歸自方季  
歸自方季

吳裝十六

丁巳  
丁巳

易水十七

辛酉冬  
辛酉冬

嘗廿十八

甲子元日  
甲子元日

松圓浪淘集總目 終

松圓浪淘集卷上目錄

涉江卷一 凡五十六首

望江南曲六首

送道者歸老山中

寄閔氏妹婿瓜州四首

城上

風夜

水漲雲開道中

寄內

揚州津橋春夜寓目懷古十二韻

松圓浪淘集卷二目錄

青樓曲四首

少季行

水檻

送婁兄子柔赴京兆試三十二韻

雨中出太平院宿霞道中作

薄暮至栖霞寺

送孫三履和二絕

采石

天門山

山行

山居秋懷

嚴江道中

懷叔達

平望阻風

元日立春遣興

山夜燕客

同張二丈唐兄飲城南張氏園

送徐師上南宮 廷試

生公臺同張六泉唐叔達孫履和晚坐

端午王司寇介園留共泛舟二首

松圓浪淘集卷二目錄

送叔達之錢塘

送四明陳君

送丘五丈白下印藏經

又送客

四明徐滙陽莊太宰余秦靈秋盡先後別

歸送行三首

題吳江柳世卿高像歌

春盤卷二 凡五十五首

奉陪徐宗伯集張二丈新居同叔達子柔

伯鴈孺毅印事二首

雨中太倉津亭別子乘泊舟崑山

備叔達兄同裝將軍北上言別

又送叔達

湖上同念上人泛舟

西湖懷古

如發徐杭至青山亭呈茂實中翰表叔

雨中晚發臨安雙谿道中作

靈隱寺至輜光

法相寺二首

龍井

本朝詩集卷二目錄

淨慈東退君

平湖風夜

雲間道中

放歌贈顧長卿

送子柔

別詩

送李中翰表叔還朝

潤州城下泛舟登金山寺

金山寺

江天閣

感懷

集山

登瓜州大觀臺望金山寺招閔壽卿不至

寄閔壽卿

喜壽卿至

送孫履正履和應武試二首

送張伯隅北上三首

慰徐瑞旭下第歸

壽徐宗伯公七十

燕山篇送李茂才北上兼呈中舍公

元夕送弟赴瓜洲

梁谿行

水上倡樓

四月廿六日同閔氏昆季將登金山風甚

移席城隅眺望卽事十六韻

江上送超宗弟遊海門

寄中山附

送殷職方之南比部

集康二丈池上

薄暮登城隅鐘樓歸集池上作

有客

復陪殷比部燕集張二丈池上

懷方民表丈

題丘子成先生呂擊草堂

過開門陳氏園五首

山樓卷三九十四首

憶傷

詠梅勸齊梁體

茉莉四首

晚發小婁塘作

春山漫興卷一百四

妻江夜泛同張公路丈作

泛舟至虎丘卽目呈啓陽叔

由橫塘至茶磨嶺下艤舟作

自茶磨入治平寺

入殿左僧舍下道曲徑仰見崖端高軒絕

可舒暢

經紫微村

登上方楞伽寺

橫塘廻舟有懷唐子東安子吳江山樓

山樓

茅齋行

山園客至

相逢行

郡城雜詩十首

慰方民表丈

擬上許相公

孫履正將東行邀過話別不至

過銅山下作

雪二首

水西酒樓伯雨諸君會卽席五首

松園漫興卷二百餘

又別伯雨

梨園緩歌行

喜見子柔僕彼就舟中夜話賦贈一首

過叔達

新安方伯雨期會子柔都下是秋俱就試

姑孰因汝廉寄此歌

題女郎陳八扇

悲沈脩孟二首

蓬戶卷四九四十七首

富陽桐廬道中早春卽目東吳中別舊

騎馬醉歌行

宋中懷古

十月朔觀人家上塚感懷

贈齊給事

元日和嚴丈韻奉答

送徐女廉之無錫

同孫履和重遊鶴林招隱

重赴六合道中寄懷

雨中過伎家憶昔贈陳翠

虎丘

林園滄海集卷二目錄

瓜洲雨中閨健吾攜榼兄餉亮筆遺意

蓬戶

愁寐

夜泛

秋晚同張二丈唐四兄步屨城南展園

金闕曲四首

子柔將歸憶別漫賦

寄方伯兩首

舟夜伎飲同子柔仰事

瓜洲渡頭風雪欲問南岸不得二首

江雪六言四首

丁酉元日舟中

遇唐正叔僧房

送沈武仲

送龔仲和

寄李長衛

送子柔兄金陵試三首

秋日李氏東堂同長衛觀曝陶畫張伯夜

貽畫筆失答亮筆東謝

送金子象北上

林園滄海集卷三目錄

寄伯兩京邸

寄訊張伯隅

送沈伯咸丈

送王辰玉

賦得清流關送須君美

空齋卷五 九四十一首

疊韻卽事呈同席

從殷司馬吳氏園看梅

殷丈載酒婁江看桃花同唐婁二兄

買田宅未成戲爲俚體

送張伯美吳門學繪事三首

白蓮橋泊舟

雨後遊虎丘寺從半塘夜歸楓橋

孫履正履和北上予同舟送之入郡嚴舟

白蓮橋信宿臨別題贈長句

己亥元日雨中春望

送李茂脩

次韻谷殷丈

空齋行

徐孺毅宅雪中東閣看梅

徐孺毅初集卷上目錄

和殷丈春歸狀

過孫履正東林莊居

東林莊雨同方民表話舊

因舍弟歸東山中親知

舟過東林

方民表自楚還訪予海上為留旬月詩康

侯亦從武林來會與此中朋舊相見歡甚

既別追送入郡復同游晚因述紀遊四十

韻

遊虎丘尋君實爾常夜歸憶前月同伯美

於此送客

瓜洲東郭訪王隱士同方平仲

白下遊

遊清涼臺

无官寺觀石刻佛像

遊燕子磯弘濟寺

宿牛首

靈谷寺

題畫拂扇別許康侯

泊惠山下作

松園浪齋集卷三目錄

九月重過天平白雲寺題壁

題張仲復西康草堂

惠山歸舟雪中漫興

詠古卷六 九四十四首

東林寺雨中張次孫丈話舊

壽殷丈無美先生七十

早春尋茂脩過東林莊居

新晴同茂脩履和出郭看梅走筆報殷丈

唐叔達兄五十

陪殷錢張諸丈出郊看梅花同子來即事



野性

贈方成甫兄弟

送李茂脩還山省母

殷丈邀張錢二丈唐婁二兄同遊石岡園

四首

聽曲贈趙五老五首

送子柔邗試

贈汝廉

雨中柬徐爾常

同唐叔達雨中過徐氏園信宿海曙樓即

松園浪河集卷上目錄

十三

事六首

戲傷長慶排律仰事與高文倩

月夜喜許康侯至

殷丈家戲為荔枝酒味呈同席諸公

送子與北上

送王同伯

再過髮上看桃花仰事與伎

風雨

詠古五首

題張伯美畫留通州天寧寺

走筆答贈胡京孺

戲為白體二絕

醉中走筆送茂脩赴雷爾督府幕

谿堂春七九三十一首

江行呈劉孫二子

走筆題伯雨兄藏寒林扇圖

谿堂題畫四首

過谿飲平仲館題畫

谿堂小景

江渙

松園浪河集卷上目錄

題南山雨圖

谿堂

載伎重遊王潭馬砦巖

泛舟席上題扇與伎

七夕後一日鳳山臺餞集

惜別

臨分畫灘月圖題別康侯

寒月獨歸題松寥壁

夜寒望瓜洲

贈丘子成先生詩四章

友人徐孺毅餉粟

贈張翁茂仁二丈詩

歲暮懷孫履和李茂脩

元日答子柔兄

上太倉相公

從新安歸訪王辰玉內翰

送春同子柔作二首

謝別汪子

送方平仲歸兼寄康侯

同張伯美爾弘濟寺印持僧房夜中送平

松圓浪淘集卷二目錄

仲渡江書壁二首

相逢長干行

戚都督再枉書招余白下歸賦此投湯

赴吳淞馬上作

別孫三

松圓浪淘集卷上目錄終

松圓浪淘集卷中目錄

移居卷八 九四十四首

元日雨中同士徵言懷

真孫士徵遠訪因憶鄉園遺懷

送士徵有寄

又述懷兼東所知

寄許康侯

再遊幕府呈戚總戎

吳淞雨夜懷士徵

風雨嘆

松圓浪淘集卷中目錄

兒病起戲劬長慶體

寄莊將軍

寄懷趙常山

閏九日陪張錢二丈登城晚眺

晚雨

同開孟長蘅出郭看梅期遊江橋作

乙巳清明偶題阿防扇

聞方方叔平仲各罹艱故悲悼三首

石岡閣禱詩五首

西爽亭

送滕子

題長衡次醉閣

雨夜王翁生鄭閣孟過李長衡予未能同

輒有此寄

桐城葉孝廉雨中夜訪

葉孝廉解纜入四明惜別

東沈伯咸丈

送開師兄之西湖兼寄伯美四首

鮑甥至夜話明發過揚州輒示三首

同聞野一雨師過禪悅院宿師心上人房

松園浪淘集卷中目錄

二

下九十五

惠泉上見惟康開士徵已過余客舍

張魯生遣馬迎過郊居話別

寄訊許成之

唁瓜洲閔氏妹婿

五月送徐爾常

過崑山西城拜孫丈振願先生墓

雪浪卷九 凡六十一首

感秋將赴白下作

短歌送許大康族

寄許都陽丈淳安

清涼臺同李長衡卽目有懷子柔

代女郎崔三送友人

走筆酬別汪子

曲中聽黃岡琴歌分韻八首

流波館聽曲送客短歌分梁字

吳興吳允兆臧晉叔席上同汪仲嘉諸君

分韻送景升

木末亭

秦淮水閣歌送潘景升兼訊子荆

酬別苗五美人廿二韻

松園浪淘集卷中目錄

三

下九十六

阻風石頭城下長歌別孫士徵

隔江懷鮑大

早春郊遊芥朱老次韻

送張伯美遊杭寄成之

送履和攜子之廬江

送子柔茶雲栖

春暮與鮑翁父言懷

暮春路父遠訪肯雷旬月臨別輒贈四首

中宵

憶金陵六首

弔崑山張仲服

寄雪浪師京口

崑山禱題書絕句十首

送孫氏舅歸陽山大石

書水

崑山登梵閣懷季常上人遊九峯二首

壽李三翁七十

遇琴卷十九首

谿山圖卷二首

孫漢陽屏風十二詠題詩

招德先宗兄

題松窓讀易圖

雨夜回家叔話舊

清明拜張二丈墓

寄啓陽家叔

送張慎其秦中謁顧中丞就婚

子柔兄生子復開晴日喜賦此詩

題桃花下雞

愁霖

寄孫三廬江

中秋莊民敬將軍遣舟相迎

月余齋口止酒

海上

十八夜將別忽部中奏樂有善撻鼓者遂

西飲至夜分

送葛山人

酒開歌送洞庭葛實甫兼寄訊一雨禪師

題江川圖贈建昌梅子庾

送林符卿自吳興遊新安

送蕭田宋比玉歌

陳侯介詩詩賦得秋字

得康字

得風字

寄懷宋比玉兼訊翁陳二子

戲題汪無際泖上遊冊

書事

題畫扇

過唐正叔郊居漫題索和

宿長蘆齋閣卽事有懷比玉

巳酉春春唐正叔鄭開孟攜榼就吾家餞

莆田翁吾鵬醉後自爲短歌

寄獄中

未湖卷十一 九五十七首

送翁吾鵬過崑山宿張氏山園

送客開門對雨懷仲和讀書花山

開門詩舊作

鷓鴣湖道中值雨漫興

塘栖道中

西湖訪舊兼柬新知

將參雲栖漫述

松園池海集卷四目錄

題畫

將歸呈所知

許成之鮑谿父追送塘栖余齋日不飲

送吳趾瑞還鄉觀省

題畫扇送長蘅

送張伯美北遊

送李長蘅北上三首

雋山別夜宿滙公房作

平山堂

平山堂歌

九日值方叔北上惜別

同魯生夜歸飯子貞舅氏館

書風雨夜泊沽酒園

懷孫三履和

追送故人方伯雨郡城值雨夜發道故惜

別

飲孫履和同錢二丈婁大兄酒後見月感

懷口號

病中送履和兼懷李茂脩

歲除同吳趾瑞言懷

松園池海集卷四目錄

庚戌元日漫興

喜雪留閑孟同飯

正月四日張次公先生過過琴館留宿對

雪卽事

過魯生郊居探梅

郊遊歸答朱文見訊次韻

西郭梅岡有懷長蘅伯美

雨中答朱濟之見招

唐兄叔達六十初度

鮑甥至感悼口號

過長蘅畫柳歎別

崑山道中送吳趾瑞之維揚

再過杭州訪許成之同鮑蘇父話舊

雨中遊寶石山題黃

湖南晚歸

送客觀潮夜歸逢成之醉後作

許傲韋白下寄丙午所書秦淮秋雨索題

題吳處士若虛風雪沾酒圖

雨中東吳淳叔

垂楊人馬題扇二絕句

本朝長河集卷四目錄

八三七

西湖雜題

雨晴吳介甫淳叔邀泛湖和顏將軍韻

贈陳文叔

荆雲卷十二 九五十二首

值聞上人同宿淨慈別微閣

入韜光

同聞上人作

雨夜懷許成之

步月懷聞師兄

坐月金蓮池

栖韜光寄訊張卿子

登北高東王徵美兼呈馬薛二子

同聞師兄鮑蘇父登北高峯宿絕頂僧舍

卽事

月夜淨慈值周本因懷朱白民

題弄月圖

靈隱絕句

靈隱夜歸

過三生石依蓮上人精舍

再同蘇父看天竺桂樹三生石

本朝長河集卷四目錄

八三七

湖南同吳淳叔方若澗蘇父泛月卽事

宗鏡堂玄津上人房

余愛丁家山水木幽茂題畫僧舍

七夕懷平仲揚州

得了柔長蘅致張季脩書

石佛庵雨別雲開薛更生

酬別蕙光

懷韜光

九月二日子乘天谷丈數輩俱集隱峯館

東林軒話別

同唐叟二兄過安亭訪張六泉丈因值洞  
庭嚴添字卽事

十月二日親朋拏舟追戲有同至崑山者  
時翁父卧病寺中

十六夜登瓜洲城看月懷舊寄所親

阻風題畫扇示張老

李洋河舟中戲爲僂體遺意

題畫

題桃花流水送張老

秋後戲東吳中親知二首

松園澗湖集卷四 目錄

登樓

壬子元日試筆

聞起田冬後陸行入楚觀省除歲已避江

至

喜燈花作

感春

元夕

病酒善懷呈羽明兄

次韻寄子柔兄兼柬所親

憶舊寄茂初兄弟魯生方孺諸君

不見友體戲東仲和長蘅兼訊無際正叔  
聞孟兄弟

同羽明惜別

春帆卷十三 九六十首

絕句

甘寧廟前古樹神鴉

夜雨

歸舟續成前冬阻風畫扇

清明舟中

畫燕

松園澗湖集卷四 目錄

真州醉祖辛宗老

拜錢明府二丈墓

雨中張子薪餉麥

海畔酌張天谷先生墓

次韻酬茂初病餘見訊

移右城南送李緇仲鄉試并寄仲和

朱清之先生挽詞二首

題松石寄履和

曾波臣爲余父子寫照

子柔兄示余以壽內詩輒賦長句用志欣

慕

白陶詩

送侯起東謝選

放歌行送長蘅北上兼柬陸羽明

太保王文肅公挽詩四首

王辰玉太史哀詞六絕

送聞上人張伯美之餘杭

又送伯美

雨中同茂初開孟過子薪村居卽事

仲夏偶過長蘅水檻卽事

雨中過張魯生清夜聽曲

五月十三日陪茂初兄弟寶尊堂燕集

又呈茂初兄感舊之作

春盡感懷

訪崔達觀少參

魯生西齋題扇

鄒岡天均堂燕集

八月夜過魯生題扇

送曹丈江行之六合

同隱峯長老過海忘室贈怡玄

雨後蘊暉見訪話舊

毛錐行

秋夜觀汪杲叔印章兼子柔兄題字

題扇送客懷長蘅湖上

王翹草蟲冊

墊巾樓中宋比玉對雪鼓琴余戲作圖便

面漫題時過婁江因訂後期

除夕

松寥卷十四 凡四十八首

甲寅元日試筆

喜孫履和病後相見惜別示石甫

胡明府父母雙壽詩

汪孝婦江女詩

春盡

五月一日雨中過東林軒惜別

孫士微甘露僧房話舊

荅鮑谿父見懷二首

送方叔山金陵錢塘歸東伯雨諸君

奕園歌爲孫照鄰作

次宋大韻卽事與梁五四絕句



次宋韻題贈馬二

由廣陵登金山訪一雨師不遇同宋比玉

和蘇長公韻感舊一首

隼山寺訪湛公過淨蓮故居復同比玉和

蘇韻

松寥僧房清夜聽曲和等慈師三首

泛舟法海寺登觀音閣望金山懷子柔京

二

舟過鶴林亭子柔同飯晚歸金山月下作

酒後漫歌為師孟壽兄康成

松園漫河集卷四目錄

喜仲扶弟高郵過訪阿防亦至

雪坡道人畫歌

顧所建席上分得齊字送方季康

廣陵同舟次吳門與季康震甫僧別

寄懷罷達觀先生山居

伍相廢祠

走筆別比玉

元日同唐孟先塾中樓晏坐

正月十八夜宿長蘆家感舊和前次醉

詩韻

新晴季明孺同王伯深攜詩見訪留飲賦

得勸酒

憶隼山題畫二首

送唐正叔遊白門寄蘊暉上人

過友人林亭

重到揚州書懷寄震甫若淵

書去年臨別畫疎林暮鴉與季康

喜瞿起田捷至

唐孟先還郊居僧別

雨夜懷比玉

松園漫河集卷四目錄

題葉篇為季明孺作

沈公路海上遠致香梗糟茄饋歲對雪東

謝

除夜書懷寄履和六安

松園漫河集卷中目錄終

松圓浪淘集卷下目錄

雪江卷十五 九四十七首

人日次李茂初韻却寄

張季脩新年北上謁選走筆送別

訪孔雀菴蘊暉師不遇

山廣陵過江訪姚允初先生感舊

過閔老吹茶作

再集姚丈鷲翠閣

雪中方求仲載酒出詩就訪道故

養生引

松圓浪淘集卷下目錄

二月十三遊陽山宿文殊寺

次日遊西白龍廟觀古柏題壁

送葛山人祭山訪翁公

四月初一日孫氏女佛容舉外孫喜書二

絕

同方季康柄虎丘鐵佛房印事

虎丘覽古

蔣仲雄衡伯泛舟邀遊上方先飯一雨師

巷中晚歸同葵仲印事

亭上送唐兄感舊

題畫

聞等慈師在拂水有寄

題畫扇半塘出歸

題扇送季康

送唐兄

雨中別等慈師拂水山房寄懷一首

虎丘僧房夏夜試茶歌

隱峯師東軒同遊居師兄茶話

隱峯菴王五十

東鄭彥逸索酒二絕

松圓浪淘集卷下目錄

八月中秋示鮑學將赴揚州

八月過遊齋留宿

琴琴亭作

張魯生家題畫

長蘆吹閣畫集先嶺

戴元瑞載酒過塾巾樓

季明菴書來有詩訊予及聞上人將之晉

藩幕

洗破硯試姚玄倩筆

出郊看紅樹懷孟先

過唐子厚郊居同君朗蕭弟

東巷夜歸作霜月寒林

送劉廣文之黃州

戲贈吳興茅生歌

壽吳光啓母夫人

壽張子石母夫人

壽殷四丈紹芳

寒夜曹吉甫同克勤集別

顧生行

吳裝卷十六 凡一百有七首

松園浪淘集卷下目錄

丁巳元日東林軒和子柔作

書去春畫鐘陵霽雪

寄懷白下姚允初先生

正月八日示妹忌日感述

題扇

將市藥吳門李茂初攜詩邀看梅止余樓

中次韻酬答

春夜雷葛實甫歌

次子柔送行韻

疊韻雷別隱峯長老兼東園詩

悼翁昭叔

題畫二絕

將市藥閩門茂初攜詩見湯雷宿塾巾樓

依韻奉和

二月廿九日風雨出鹽鐵塘過曹祥躬宅

觀仲山父偶及古畫張燈至夜分即事

三月三日泊虞山下步尋等慈師不遇

閩門廡隱居題畫

題江沙落木

繆太質移居閩門招飲作

松園浪淘集卷下目錄

題閩青芝先畫畫像歌

重過虞山塔院蘭公詒傳

六月積雨不能赴鐵山吹楊梅燈下題畫

寄懷一雨師

戲題畫遺起田

六月十六忽病頭風過陸比部郊居

拂水山房立秋夜同錢受之作

和北玉賦遊臭咲花影

九日次北玉韻

雨中公路以詩招北玉及余出飲夜歸次

韻東荅

又和公路聽雨之作

題春前畫邦江柳示比下

九月廿四日生朝開孟無際彥淡公樸諸

君釀飲棗中樓中呈比王索和

題醉中舉作

十月十八日同陶孟無際彥逸泊舟程橋

山吾谷看楓葉上維摩至望海亭憩拂水

崖夜宿山房遊等慈師

冬日獨遊東草堂東達觀兄

松圓溪海集卷下

丁巳十一月十八夜枕上占句送比玉都

無倫次畧敬東坡上巳日詩要使別後歌

之聊存陳迹正不必詮敘耳

聞歌引題畫新柳贈歌叟徐四

除夕

雪中孟先走人邀看雪病不能出東荅

雪後立春酬茂初見訪

同長蘅開舟對雨

題扇寄沈雨若歌者

張老挽詩

雨中宿錢受之館惜別

題畫扇送石甫之淮陰

題扇寄孫士徵

廣陵道中喜值汪汝澤同石甫淮陰來話

舊惜別

雨泊下關東平仲栖霞山

過滁州方伯雨兄學舍二首

感道傍枯柳

傷寧陵喬給事

由榮澤廣武山下渡河登太行馬上先寄

和日注詩

方叔明府

中秋夜風雨送長卿歸新安

又絕句

十月廿八夜寄懷宋比玉

十一月雪夜得伯雨兄書

喜侯豫贈得解

立春日追和雪後酬友人韻

寄汪無際兼呈長蘅

汪倫孫酒開道故燈下有作依韻口號

已未元日試筆

元夕

送汪僑孫

題墨竹寄方民表丈

客愁

四月廿五日示迪兒

憶昨

題墨花蝴蝶

夜飲刁氏洛酒戲詠

送求仲

月

松間浪刈集卷一

七

題煙嵐小幅寄比玉

寄懷鮑谿父

述懷酬別瑞卿兼示谿父

九月既望次瑞卿惜別詩

冬至月下卽事

除夕前一日迎春戲題

人日

示兒

署中西墻偶因積壤成室在春初秋夕後

中詠詩遂續成十二韻

悼景先三弟

除夕大雪題畫與德公

立春日署中卽事

送德公

贈劉浚元文學

咏雪菊

夢後懷塾巾樓

風夜獨酌有懷

懷東阜

懷拂水故居

松間浪刈集卷下

八

次茂初見懷東谷三首

春雪

桃樹下作

東陸羽明

聞鶯

白門姚允初先生要賦市隱園詩率爾寄

懷兼期繪圖

時命

端午感事

劉浚元載酒六澗堂卽事

陪劉文學餞飲一首

劉去非將赴秋試惜別

得家書後畫藜竹偶書

畫枯木怪石次北玉除夕詩韻

愁霖東懷劉浚元文學父子

揚州方季康館同張伯美孫養甫鄭淑民

舍弟仲防仲扶惜別

易水卷十七 九二十六首

過易水懷古

除夕踏雪看松

雪中浮白齋觀伎

卽事

和韻送鮑存叔

和韻送蘇子後

雪中追送友人天寧寺不及題畫與吳巽

之惜別

清和十二日走筆送魏仲寧之南京虞部

兼東莆田宋比玉

五月七日同劉去非牛貞孺攜棹湖邊坐

雨卽事用去年藏酒六澗堂詩韻

投湖音寺寶藏禪師宿

疊韻送同邑趙玄錫歸省兼呈所親

題風竹畫扇

送牛貞孺歸上黨

七夕同受之坐雨偶吮墨作中峯夜雨因

憶拂水山居舊事漫書口號三首

題扇

枚淚一首送麴子錦承張齊方紀入蜀訪

烈愍遺殖

送歸春陽太僕南還兼東所知

十一月廿四題扇與平仲話舊

次韻喜荅葛震甫

贈蒲州楊生歌

送顧勳銜所建承謫赴太倉

題畫送方子玄兼懷尚湖太史

題畫松則山居示敬之弟三絕

伏日盧邠虛餽餅東謝

九月廿日送殷夷節東與之僑係

送劉浚元歸上黨

同江似孫賦呈給諫方石兄

荅江似孫謝遺錦余

和韻荅葛震甫送行

江似孫赴朝鮮毛帥幕府感賦

仲冬同周庚卿葛震甫郭聖胎恒光牧隱

二上人石鏡菴話別用三字

嘗廿卷十八九五十一首

甲子元夕南宿州驛舍嘗甘漫題

姑孰道中見梅花

早起東謝一樹菴僧送茶

過方若壑家飲家釀卽席賦呈

正月十八日同仲和侯園看梅因期同出

西郭卽事

子與東園看辛夷同叔遠兄用杜韻

三月三日雨中又同用前韻

和喜雨

八月十五侯服長邀泛舟觀伎卽事

策策軒看桂花用杜韻

疇咎吟

弔穆太贊

春暮水邊觀伎作

荆溪訪蔣澤巽作

憶昨東于昭遠

和錢受之勸酒

再疊前韻和受之失子

送侯豫瞻謁選

陳翁公七十贈詩

蘭亭家叔六十壽詩

伏日醉歸作歌東鄒靜長學憲

贈汪幼清催妝詩

秋日同叔遠過侯氏郊居

新堂落成詩

送侯服長之南京東園于先生韓孟郁

訪丹陽劉心老

題畫與歌伎

和荅李沮脩九日山中見懷

送李沮脩遊越中次韻

弔程相如宗兄

方季康五十贈詩

送黃像之北遊

徐羽鼎邀泛舟秦淮卽事

十三夜姚允初丈邀同比玉聖胎園池泛

舟卽事同用支字韻三首

啓陽家叔七十初度寄詩爲賀

補賦方平陸姨丈七十詩

九日病中書懷

方母孤燕詩

九月廿六日汪善卷邀泛舟卽事

十月十日汪九殿蒞宅中聞歌作

風雪行柬姚允初丈

送陳効彬

松間漫洵集卷目錄

三

贈鄧彰甫

贈吳憲君



松圓浪淘集

宋嘉泰五年春

新安 程嘉燧孟陽 著

涉江卷一 五十六首

王士禛評語

望江南曲六首

陌頭楊柳花隨風過江去何如陌上桑不識江

南路

高樓大道傍夾路拂垂楊阿母送我處春風柳

花香

花生江上樹草滿江南路細雨一帆來來船是

何處

松圓浪淘集卷一

春城背江曲朝戶惜城隈車輪若流水誰是故

鄉來

黃昏人語喧似聞阿母言行行聽不盡聞說住

問門

浮雲渺何處下有阿母住母心應念僕道僕前

月去

送道者歸老山中

水澹煙寒雪欲飛孤舟何日渡巖谿春來芳草

從新碧花發流鶯依舊啼

寄閩氏妹塔瓜洲四首

扁舟風雨共孤村燭影紅顏倚市門此去但應

沽一醉傷心不是舊黃昏

送君何處不蕭條斷雁聲殘木葉凋揮手望君

君已遠河橋一上便魂消

小樓人散月明孤寒雁驚飛滿枝蕭瑟莫怪音塵

容易絕知君能寄雁書無

防秋吹角閉孤城城外風高斷客行無端淮水

深秋月不比西樓夜雨聲

獨上孤城高處行芳郊漠漠旅魂驚江春千里

烽燧日銷冷空山蕭蕭骨肉再逢新涕淚風

花重記舊清剛故園楊柳今如此暮雨瀟瀟吹

笛聲

風雨夜何急蕭蕭占渡頭鼉鼙奔浪吼鳥雀失

枝愁結纜侵魚符移篙傍酒樓鷄鳴聞客語心

快阻行舟

水漲雲間道中

水林三泖非雲間五湖西乘屋看風雨捺舟向

船畔特垂知蟹熟樹伴見鷄栖村落寒煙淨恒

饑稚子啼

寄內

山上迷蕪氣，閨中夢草心。夢郎江水闊，聽雨夜  
窻深。濕子煩感，黛燈花，運好音。提攜小兒，女莫  
和白頭吟。

揚州津橋春夜寓日飲古十二韻

邗水春流駛，蕪城夜色鮮。芳郊花月滿，星楚女  
牛連。遠火津橋市，麗更水驛船。牙情凌翠理，肌羅  
微斲神。仙點燭，初移棹，開簾乍弄絳。南宮迴駿  
裏，挑客數金錢。香霧笙歌，香蘭音結，來偏是鐘

揚州津橋春夜寓日飲古十二韻

鳴海日魚鑰，鎖江天。帶三吳，控豪華。六代沿  
瓊花，荒殿月。丁酉後庭，煙神照。何從枚乘賦  
尚傳，踏踏多古意。祇懼管人賢，

青樓商四首

青樓寂寂鎖嚴城，上客傳呼更掃眉。當筵下馬  
與誰，少明日相思。知為誰。

細雨春風花落時，金華臘酒解醺醺。當爐少婦  
知留客，不動朱唇動翠眉。

結伴重遊拍馬催，玉顏凝睇正徘徊。兒童不解

知名姓，昨日少季今又來。

碧盤銀罌白玉壺，鵬鴉典付酒家胡。狂歌痛飲  
當街坐，不怕人看作酒徒。

少季行

夫婿貪為屠博儔，紅妝長日坐青樓。不如化作  
山頭石，風雨滿瀟瀟。不解愁。

水檻

水檻垂楊幕，婆娑身影重。入林驚曉曉，穿沼亂  
芙蓉。酒態三杯劇，秋懷萬事慵。濁醪沽便得，良  
夜莫辭從。

松間月夜飲

送妻兄子未赴京兆試三十二韻

藝苑時名重，儒門世業昌。精靈材有數，洒落契  
非常。絕足凌空闕，玄心混混茫。五言兼絕調，八  
法繼鍾王。石鼓草周書，銀鈞勒漢章。箋題青玉  
案，管贈綠沉槍。朗格元飛動，微才敢竊擬。說詩  
曾識燕，問字幾過揚。晞晞披霧袂，咄咄見鵬行。  
趨陪修畧列，桐澤任縑緗。華屋神仙席，朱顏丹  
舄狀。樽壺傾北海，妖冶出平陽。度曲春燈燼，彈  
碁夏簟涼。賦成催剪燭，客散看焚香。信宿金天  
月，淹留甲夜霜。寒暄叨奉對，契闊豈相忘。道豈

沉寔膺形嗟出處妨網羅求俊又羔雁待賢良  
祖席萃公餞微詩一信將幾季遭按劍今日請  
居囊爽籟高行雙杖詩酒去帶郵載京口驛津  
火石頭門關錦陳外園陵禁禦旁漸京俱益  
較三輔會衣雲下氣蟠龍虎仙臺下賦風風雲  
新棘院日月宮官馬榮銀須觀國才章必擅場  
河源麗華化管音吳鳴鳳細眉細眉秀樓表  
曉妝聲名傳道賓客借輝光僧事南省題  
書報非堂洞點思吻沐江海意

雨中出太平院栖霞道中作

玄武湖院假堂下澄湖淼淼澹微明水邊柳色  
浮官舍雨外松聲遠禁城佳氣忽連鐘早變輕  
陰欲傍翠山晴春衣一從雷濕故拂林花並  
馬行

薄暮至西霞寺

古寺松門帶遠山荒橋過馬踐苔碑虛亭碑暗  
流雲入高殿燈微宿露還鳥下山厨齋飯靜僧  
問竹戶石牀閉翠微最近中峰路千佛飛巖喜  
共攀

送孫三履和二絕

故園俱在萬山中學劍傳經事非同君自還家  
我留滯愁心明日滿江東  
鳥道千盤一線流近聞水澗不勝舟相在行路  
難如此縱不憐君也自愁

采石

揚舲挂席白門回采石風頭斷所摧蔽日峰陰  
侵幔落繁空書影蕩景起江山不盡登臨憑  
勝曾經戰伐來莫言詩易易蕭蕭江雨更賦  
今哀

天門山

西岬青山眼落漸細巖川壁壘中徐蟻眉寫影  
李長鏡石兩箇之曳細衣絕壑半空綠木下西  
岬鶴雉度巢飛停舟欲到蒼茫上昏黑江雲失  
翠微

山行

關連越嶽通京邑路出宣城接大朝野飯影投  
林樾黑湯泉風愛瀑聲長衆山擁市懸孤壘片  
雨迴峰亂夕陽却憶吳東久留滯緩非吾上轉  
淩涼

山居秋懷

林壑秋來引興長披衣振屨立蒼苔  
層原背日秋陰碧返照衡山落木黃  
歧路愁思遠獨往片雲極目永相望  
故人愛我新詩好書札時時到草堂

清秋輪軸經過少草長苔餘獨閉關  
浙浙雨聲來衆壑霏雲氣動岸山虛  
巖高巖低終無益苦憶妻孥且未還  
頗有平生朋好在幾回相見開顏

涼風四起秋雲急門巷蕭森鳥雀飛  
黃葉下千驚歲晚滄江日日待人歸  
經時茅屋流行李繫扁舟換客衣  
回首曾思故國於今歸眺意多違

南舍頻呼小阮過時時杯酒慰蹉跎  
山厨隔竹傳鮮菜喬木侵門繫葛蘿  
但恐別離長袞袞何易起歸懷倍倍  
傷丈人也未曠疎放堅坐還聽醉後歌

疏戶翠山候晦明四天雨脚沒縱橫  
高風撼木哀蟬歇客窗噤噤行  
旁架紛披推野蔓亂叶沾濕洒香  
粒滋胸苦愛風雲非况復深懷百畝情

五石峰頭起秋興俯凌積翠坐屏顏  
荒林細路橫今古絕壑迴風任往還  
信有樓臺淹日月不須詩賦動江關  
幽情歲暮空延佇桂樹從龍近小山  
余古宅後有桂樹大如掌

深泊西南天一隅愁來田舍亦江湖  
親朋海內多離合寇盜吳中定有無  
別久詩篇虛棟鄂時危客路日榛蕪  
哀歌漸懶思消滴生事新慙濁酒壺

七月新安江水涸愁聞乘後下嚴灘  
越中易道頻通塞原上鴿首正懸難  
遊子還鄉倚食故人卧病且加餐  
扁舟擬共秋風發总是蒼蒼白露寒

嚴江道中  
山城粉堞隱江濱灘惡角迴逐時  
落木聲隨開罅過危橋影帶野亭  
移鷗鷺巧戲澄潭懸雁鶩寒衝細  
雨遲兩壁蒼蒼雲霧裏晚來恐失漢

臣賦  
懷叔達  
時在山下舟州司馬署中  
不見唐生久稽留益爾思舟移寒  
共被燭滅夜聽詩官舍春陰裏京  
華細雨時千山已白露搖

蕩菊花期

平望阻風

驛路迤邐近都音帶冠孫寒流情宿啊夕浪惡  
風扉旁市求及入都册得酒歸發故掩明燭伏  
恍念無衣

元日立春遣興

青郊元日轉春陽雨色霏微淨草堂風濤高門  
初送萊陽情小閣乍焚香惟香燭竹闌心劇應  
節椒花引興長醉後更呼燒短燭恐將蕭颯對  
春光

雨夜燕客

松間溪湖集卷一

九

小館開尊俗事稀明來意雨掩前扉自食夜飲  
愁先破客簪春泥坐不歸城遠更籌添細細杯  
深寒燭動神輝新平日夜生雲霧肯信江天有  
少微

同張一丈唐見飲城南張氏園

東城斜日意蕭閑小飲亭堂與不怪離破好容  
江色入城虛能使竹聲還柳條青水垂垂映梅  
樹隨風細細班新月村沙相送處更朝暮杖款  
柴關

送徐師上南宮 廷試

白舫紅亭柳色隈青袍皂帽此追攀已知捧檄  
綠親喜領恩滯軒議 聖顏通籍故人趨禁闈  
升堂諸子滿朝曲曲江好及金錢會錦瑟朱輪  
共佳選

生公亭同張大泉唐叔造孫和晚坐

紅亭倚日對茶天碧欄干對酌洞泉行露穿蘿  
行閣道袈裟出行上樓船暗應自處幾夕夕遠  
曲千場似管千羅綺上肯桃李夜佛燈仙梵下  
蒼煙

端午午司冠介園蒲共泛舟二首

松間溪湖集卷一

七

送客醉眠罷聞軒仍見蒲葵扇折逢泛蒲  
節重命采菱舟傀儡俄玉尺空明銀半鈞久傳  
池上詠全書白公遊

改席就新月長篙入贈涼杯都水菓淨衣襍昨  
花香石罅水盪垂橋分畫燭張遠疑泛河漢歷

歷玉繩用

卷一

送叔達之錢塘

夜雨維舟數伏風習仗輕相送留客住同作送  
舊行月色湖中寺海聲江上感知看遊賞處相

念若爲情

送四明陳君

逢君爲客日成歲送君行細雨三江路秋風半  
月程別添交態重辭減客愁輕君去如相憶知  
余後夜情

送丘五丈白下即城經

清秋白髮兩蕭然況復裝裘共泛船老去蓮華  
心自解閒來具策手能詮巖邊磴石俱成佛江  
上看山亦是禪建業莫教淹杖屨東林知已待  
君偏

松間浪淘集卷一

又送客

別津亭楊柳春再來津樹起秋塵此行也是  
來時路不似來時愁殺人

西到徐溫陽莊太尊余奉靈秋盡先後別

歸送行三首

相逢多別酒歸路欲何之江水曹娥廟湖山賀  
監祇那愁兼雨重旅望入秋悲倘憶江東伯論  
文復幾時

亦是羈離者憐君江海人感時驚別近臨去見  
交新寒事清砧遠歸期黃葉頻看多飛動意爲

客豈長貧

來看春雪後歸及朔風則以我相逢且知君爲  
別時鄉書連月到歸夢渡江遲東道如相問憑  
君慰所思

題吳江顧世卿畫像歌

笑予猶未能識君胡爲見君少時頗君家丹青  
好手筆貌君標格都且問盈盈笑英葉出萍水時  
之寒露水壺閒聞君心精靈巧藝亦無數鑿中  
烈材君能辨屏間點墨誰知誤已道吹竹鬪勝  
肉早通飛帛因觀壁天生材力君不慳龍性詎

松間浪淘集卷一

能老爲齋余少負奇骨自喜意頗壯只今疎狂  
無所成碌碌形骸是等狀君胡不垂策高足忌  
使紅顏坐凋喪觀君之圖憶古人余心宛在圮  
橋上

松間浪淘集卷之一

松園浪淘集

春盤卷二 九百十五

吃字送

奉陪徐宗伯集張二丈新居同叔達子采伯開筵餞印事二首

卜宅吉齋小春盤白玉新野翁為地主天老屬芳鄰燭滅同輝澤杯湖流錦茵不須繁夜雪艷

燭影帶芽茨好燠出條池雨沾移席處雪習勸杯時狂態衰翁作清言稚子知由來寬禮數今夕更相宜

松園浪淘集卷一

雨中太倉津亭別子采伯同昆由

海近雨冥冥今攜槍曙亭明情春更覺潯氣別能醒潮滿欲掉白山移理駝青還鄉無限意寂

黃尚玉詞

春盤卷二 九百十五 懷歸里舊意五月波黃河內逐誰共炮花早非

江波

又送叔達

風流儒雅孰如君幕府從容不顧勳點筆青春千氣象受書白日看風雲纜衝沙雁邊聲惡旆閃檣烏塞色曠到日朱門先達在過逢應獨念離羣

湖上同念上人泛舟

湖上春風大可惜沿堤楊柳客愁牽虎林山翠疑臨鏡鳥道鄉心從上天竝泛絮雲長學水重移舟漿酒如泉再來千樹桃應發儘爾看淺白日眠

西湖懷古

松園浪淘集卷三

今人行樂處誰見晉人遊湖水不改色春風無盡頭梅荒連宅花落美人樓歌舞空回首斜陽獨照愁

始發餘杭至青山亭望茂實中翰長叔

天日東來喜未清白沙翠首接春城乍舒楊柳紫旌色欲盡梅花人吹管莫謂山來關氣象山川到處有逢迎共知書錦不虛言不是東春露冕行

雨中曉發臨安雙谿道中作

回首青山半入城碧潭滄海傍碧巖紫煙中小市

開晴翠樹杪重泉帶雨聲飲馬茗谿逢漲發問  
人天目指雲生試觀萬壑千巖裏何似山陰道  
上行

靈隱寺至韜光

巉巖崑崙入千林合翠嶽嵐光開野竹谷響發  
清機客爲尋源到僧逢洗髮歸上方知遠近樹  
裏斷香飛

法相寺二首

一徑青湖曲高松半夕陽竹光開欲糝草氣雜  
能香籃舉聞鍾入果鳥鳴磬翔地偏宜信宿臨

去意何長

同栖古佛地疑居開士林衆香凝戶濕空翠積  
階陰竹響人聲有泉泥虎跡深西南巖壑美隨  
意更幽尋

龍井

龍湫涌碧涼神運噴激昔我何客勿散人窺  
欲漱草眠本客淺日斜松影長脩然泉上酌  
坐石焚香

淨慈東退居

曲徑通香栢孤潭隱碧藜庭闈迴湖日門掩下

山風廢碁千花外殘杯雙樹中坐看人境裏不  
與世氛同

平湖風夜

野閣水迢自天霖風正呼欲帆衝細雨遠樹扶  
重湖官燭分津吏公厨共野夫少季漂泊意樂  
罷不能無

雲閣道中

棄去憂思集歸來別興添白衣乘野舫黃帽誤  
郵籤水落遊龍舸天清宜卷簾含情望不極孤  
月白纖纖

放歌贈伯長卿

神仙中人君之弟畫圖長句余所作詩家風格  
君苦愛感我高歌振寥廓天風吹墮吳江水太  
湖卷白駭嗟郭錢塘以東頻經過雨來冥冥風  
帆多三季不歸新安帶浙江高屨懸嶼岷此中  
清音余嘯歌恬人響聲鳴波逸興散落萬山  
石欲題木題歌不磨胸中字畫蘄不滅流光空  
青虛蕩摩思之高深兩莫測此詩問君君奈何  
垂虹之橋幾千尺風吹落月秋水白彷彿與我  
見顏色我爲君歌無所惜歌終有聲感金石請



君向地試一擲

送子柔

雙履蕙蘭花益盈明月光之子良朋我飲不  
盡鴛念子將遠行欵樂難久常意舍未申欲  
言愧中腸自非同一身安能不參商何泥飛與  
潛出處各有常胡不自奮飛乃同摧嶽交親  
子能敦在遠況不忘含情抑志意欲罷重慨慷  
別詩

日暮來緒風流雲盪華月照我盈尊酒送子遠  
離別中大正蕭條光景何皎潔雲歸無處所忽

松園製集卷二

五

隨海上滅君心如流光區區願識察

嘉月照高謙揚鑿庭長林尊酒若陳迹綠竹生  
冥心曲宴竟逢夕送遠及日親在舍已悟睽歡  
受成若辛若辛亦何為百季若塵塵物理固如  
斯難其為子陳

送李中翰表叔還朝

黃家宮闈枕蕙闕使者乘槎八月還吳地潦平  
猶似海廣陵濤壯正如山同舟夜醉神仙侶樂  
翰春隨供奉班間道滄溟今未息幾回溝壑動  
愁顏

潤州城下泛舟登金山寺

精翠連山石岬迴畫屏搖曳錦帆開州城秀色  
波中見寺閣風煙水上來天人滄溟雙砥柱江  
經灑瀨一孤臺依然舉目偏蕭瑟落日秋陰送  
客哀

金山寺

亂帆遙向一山分寺外虛傳郭璞墳天積秋陰  
浮水氣江翻落日晃峰文環疑方丈渾連海已  
似瀟湘不見雲坐久濤聲響空際愁心木葉共  
紛紛

松園製集卷二

六

江天閣

寺閣懸崖結構牢開門面而足風濤山虛日射  
孤根動江坼天圍一柱高西望龍門盤地脉東  
行渡艇人秋毫倏然欲泛滄溟去指點虛無首  
重搔

感懷

春本先子詩醫京口語此句用

金山自是傷心地洒淚愁吟江上亭寺閣雨垂  
春日盡山門天豁暮江開掛帆看客冥冥去買  
藥逢僧泛泛回重到秋陰倍蕭瑟魂兮猶恐未  
歸來

焦山

維舟落日半江昏  
密柳萊篁尚水痕  
野客過雲穿斷壁  
淡人隨照集沙村  
懸峰樹色青搖石  
遶寺波光白溢門  
絕頂一樽聊強進  
晚天回首易傷魂

登瓜洲大觀堂  
金山寺招得詩卿不至

鹿譙南俯曲江頭  
紛環朱戟照素秋  
浪聲日車通蜀險  
風飄雲益入吳愁  
鄉關嗚鼓黃鶴江  
寺煙花戀白鷗  
念子中流易著屐  
暮雲南北古揚州

寄閔壽卿

空江落日午經過  
忽遇相逢奈別何  
悵望春遊同逝水  
招尋秋思逐流波  
江邊兒妹東吳船  
道上親朋北極珂  
早晚一瀟營  
好就幾時攜子重高歌

喜壽卿至

欲別題詩寄江寺  
忽逢破浪渡江來  
更開篋笥排詩卷  
重繫舟航共酒杯  
秋短淹留過日落  
風生信宿避潮回  
東行許顧論文地  
海上相逢有舊醅

送孫履正履和應武試二首

十月江南無早鵬  
一霜傷葉已全凋  
直將天上攬槍落  
蹄取黃金佩在腰  
拋擲身過一鳥輕  
鳴方響架好橫行  
男兒別有飛騰意  
不為運籌大將羞

送張伯隅赴上三首

津亭日暮雨如絲  
把酒迴舟客散時  
石去再過京口路  
風煙那不繫相思  
燕女如雲不讓花  
生塵紅旆避烏紗  
青樓宛轉輸君入  
持與南京圖鹿華

松園漫興卷三

八

曲江朋從有輝光  
夾路開廉擁靄妝  
不獨誇官驚上女  
男兒應得報君王

慰徐孺旭下第歸

我醉西湖三月春  
遙聞井渡廣陵津  
道傍明月誰知已  
水上寒風自送人  
重喜緇塵終不改  
忽驚華髮更相新  
愛君拜舞娛親日  
跋扈飛揚若行神

寄徐宗伯公七十

代多元老三朝出  
偉人商山先隱皓  
嵩嶽舊生巾  
閒氣關清淑元精  
協化醇丹青形象通

霄漢羽儀振禮樂周官魯文章匠石斤雕龍時  
問美刻鵠義方悖總角置序加冠謁紫宸  
鄧說登甲第方朔拜詞臣掌制司綸粹祈不祀  
鬼神南宮番直夜西苑受燈辰祥筆時俱草舍  
香屢積薪一麾仍綴羽孤節敢批鱗帝意寬  
嚴助民爭借寇恂荆南通沔鄂嶺日控香闌治  
郡功名數防虞節制新繭絲誰復恤貝錦爾何  
頻白璧知蠅如冷泥見禾連茶聞水御極優  
詔下垂綸超擢俄開府尊榮切秉鈞股肱天  
岳牧喉舌帝星辰已見諧明允還推秩典倫

補遺集卷一

元

覆盆爭法網上殿領朝紳 郊廟祈常肅 宗  
潢錫賚勺時和萃望協恩降百鑿簡講殿書幃  
敵 山陵法駕陳垂衣金馬侍聽履翠華親殊  
渥方單日堅辭身退身老成心悄悄萃小忌新  
折許告優策廣遺榮寵鄭均關基山翠曲起觀  
鑑湖游四序憑消息多方信相伸孔博常置酒  
弘開幾番寶盤出高門玉鏡分禁掖春水厨抄  
雪飯渠益映霜尊客醉霽鄉澤人嬌舞暗塵荷  
朝霞似綺甲夜月如銀楊柳送彭澤桃花祓漢  
津不嫌穿屐齒直可汗車茵泛艇攜繡侶遊山

狎道民歌兒供灑翰坐客競藏珍筆倒陳公牘  
禪題郭奉斌珊瑚帶騷袁文獨織銀鱗藻績飛  
選齋宵駛沃海瀕風流時開竹道術日彌純鴻  
寶傳真籙龍宮斷佛輪丹鉛詮交與金碧照麟  
响拯困皆埋獄逢交或指困白頭收冠鴉青眼  
向衣鶉猥以蓬樞賤叨蒙折節仁貨春行自給  
倒屣傾何因佳句新知誦高言聽莫真風獅爭  
利見龍性敢云馴剪拂於飛動控藏志賤貧自  
陪諸彥集披對亦寫旬吹管陵灰律添紋刺繡  
綉隨有華夢笑統勝絲衣蹲單屋張仙樂香車

補遺集卷一

走貴姻紫駝行翠釜青鳥啄紅巾 天子頌靈  
仗華公頌大椿齊聲開壽域八表正無垠  
燕山篇送李茂才其士兼呈中舍公  
點山從麓高懸天積翠深微青嶺連臺築黃金  
招駭後榮疏碧玉盤前鶴駉警傳仙仗曉馱  
池香染 御毫鮮馱池清切近王春太平日月  
正重輪鈞陳道上一 魁臈臈句聲中五色雲先  
農乍啓蒼龍闕元會重開白雲尊行 詔金門  
親射策 天子臨軒賜顏色歲星千嶺自東方  
祥氣千季盛南極吳苑燒花植禁垣復水思波

通太液倚蘭仙李聲華重童子詠棊騫靜動別  
起黃扉寵鄴侯直上金鑿拜供奉墟頭別酒夜  
氤氳金杯銀燭石榴裙非風怒號雪花舞吳天  
飛鳴鴻雁羣玉河銀海凍應合瑤林琪樹何當  
分棣花承鄂絲綸閣開閣熏鑪遙待君

元夕送弟赴瓜洲

昨發城闌暮雜舟野市燈曙雲驅片雪旭日法  
輕冰潮水過婁縣江風斷廣陵弟寒兒誼識小  
別未能勝

梁谿行

梁谿行

梁谿近接湖水平風帆津樓斜拂城野青天白  
水倒明舟移嶺逐山翠行密雲千沒前谿樹疎  
點飛來半如霧倏然搖颺徧洲渚水行波菰清  
可殺搖櫂偏吹向風沾衣愛惹穿花雨寺頭  
雨過寺門陰薛蘿松竹青森森虛谷鳴禽響空  
屨幽泉動客疑風琴悅惚惚然霧深春寒晦  
曉龍蛇吟半山半齊忘陸去誰識傷春遊冶心  
水工借樓  
水樹風帆隱伎樓微開遠嶂蜀河流也知一棹  
堪腸斷暮雨無人在上頭

四月廿六日同閔氏昆季將登金山風甚  
移席城隅曉望卽事十六韻

長日朱明暇橫江白晝昏天雲宜百變風物燕  
諸昆石步懸江閣賦隱市垣不關驚巨浪自  
是狎芳原襟帶隨移席波瀾對舉尊兩涯元莫  
辨千頃亦俱渾流峙爭高下乾坤任吐吞水夷  
轟水府川后副風門真見滄溟立旋看赤嶂奔  
大聲俄轉石急響欲翻盆草漢愁難渡荆吳寂  
不喧春容舒遠矚酒滌動羈隄似有宗生駕如  
聞枚乘言拍波山幾溜灌浦樹多疑非固青天  
寺南徐白屋村寒裳濡足地此日意空存

江上送超宗弟遊海門

人生良會難再遇常將骨肉等行路若山中  
無世情汝未勝冠余未娶誰知衣食旋相贖坐  
令流落那能顧頰冬費非厭米雪長歲江東足  
難常去日艱難真可惜後來離別知無  
數相逢且暫同遊遊狂波對酒并高樓江邊女  
弟符十日風雨賦詩殊未休汝更請爲離別吟  
試聽長歌足哀音余愁一歌傷汝心汝今又向  
海門去能識江流深不深

齋中雨卧

重門長尚局獨寤虛室間稍雨聲至幽情乃  
相關因之意自遠宵然響空山神想木云拘形  
役詎能干擾擾久喪真意晨忽來還

送殷職方之南地部

文章交有道契合早知名寵禮猶先達虛懷及  
後生自傷徒老大詎意動公卿久廢樞水出歡  
蒙倒屣迎有時陪客坐不日載前旌管歲洸河  
役郎官繫重輕盡奇聞廟算賤奏慎佳兵已  
見軍容改兼令國步行關氏仍效寒突利未

本圖漢河集卷二

三

寒盟選擇須皇春嫌疑固物情之官元省署  
左官亦留京素浪秋如蓋丹霄晚若城湖涵官  
舍淨山帶草堂清非顧下戈感南遷誰獄平  
兒餘及側蘇營尚精誠海內推材傑邊陲德老  
成天狼塞李藩國馬夜衣鳴送遠增幽疾徵詩  
愧德聲持將報知已耿耿片心明

集英二丈池上

面野堂開似達桐秋城日落愛天青舉杯忽送  
雙歸鳥點席爭投自照螢非隔涼風聞墜露南  
池明月動浮星衆賓笑比揚雄宅載酒還期到

草亭

薄暮登城隅鐘樓歸集池上作

日沒上遙城霞光滅餘彩高楊鳴天風岑樓眺  
遠海南池水花秀清至明月在荷影闇寂歷細  
聲自滿酒賞心冀能同良辰復何待

有客

張公謫先生自南地部歸京時作

有客遠郊至攜訪幽人宅叩門雀欲下高楊  
風自安知寺門路迢迢道相索忻然來吾廬  
飛雨已霹靂願各且安坐欲去竟誰迫清醕對  
明燭請留共遠客為恐風雨至明日苦相聞

本圖漢河集卷二

四

復陪殷比部燕集張二丈池上

卜夜重過水竹居侵晨邀客到階除晚涼池外  
停呵騎森木橋邊看捕黃醉客不辭衣露濕野  
翁先畏夜窻虛前期更及芙蓉會幾日東家有  
報書

懷方民表丈

字舍依山寺僧樓寄一椽月窻虛見石風谷閣  
聞泉都養供齋飯門徒乞酒錢別來移甲子何  
處着青毡

題丘子成先生呂野草堂宗伯公上第

衡賞

卜宅呂聖涇宛在縣之陰荒橋罕行人比屋水  
竹深衡門豈不啓翳然見南鄰清風動以愜一  
室如高岑卧觀明月上曳杖還獨吟招尋二三  
子晤言綜古今有時嘿不言妙想虛在襟聊起  
拂塵器中有太古心門過負薪者脩哉無知音  
歎彼陶處士收樂於素琴

過間門陳氏園五首

主人未巾櫛命客刊層軒拭日長光斂梳頭旭  
日瞻虛閉無戶牖淳朴在自焚久憶中林趣今

來欲細論

麻畦開廢圃累土眺荒原藥小疎茅覆羅疎養  
竹藩幽蹊多有徑溝水不知源稍覺衰懷愜愜  
然無一言

對客營寒事相看發興新林嘯抱甕更廉接賃  
存人拾果從旁舍將膠過比鄰買田何日遂得  
任性情真

補蔓兼滅艇披榛別指橋誰明霜下葉柳曳凍  
中條符客充員菜維駒有谷苗既能請小徑出  
郭不辭遙

喜余就野趣復引造精虛勝地何稠壘新齋不  
掃除捐塵看客過簾日近人舒預問重來宿幽  
偏合借渠

松園漫海集卷之二

松間浪淘集

山樓卷 三九五十四

已亥選

憶梅

梅花何太晚，雨事初晴。亭使誰頭白，難忘照眼。則水輕疑，翠簾空密。擬香牛，莫憑風道。翠華芳木敢榮。

呂聖唐公宅橋西十段家客春凡幾，對人日已多。花野明，紫竹白池，風影斜。對疏筠，自前年。翠華惜，千華。

詠梅 仙齊榮體

松間浪淘集

香芳洛浹，早風光。庾嶺近，素鶴凌月。曉紫帶日，春敷。鏡水出纖手，剪綺段。輕風水畔，驚道佩江。邊疑。弄珠遊，風道氏妹。對雪，謝家。妹宮女，執成。額。仙入，字。自。寄。文。回。感。飄。墜。吹。笛。思。征。夫。

長句四首

嶺嶺千林滿，亭亭草草江。二月下吳船，只今相對。遙相借問，落空山絕可憐。

日落吳門十萬家，約涼亭閣貯新花。浸來水水，將凋粉，潑取山泉試點茶。

風靜羅帷亦自開，露華香雪閣徘徊。曉涼欲問。

花多少，但放微颺，自入來。

明星開鏡，見紗窻，白雪生香。泛玉缸，纖手女兒，穿作細買時，猶帶露，露障障。

曉發小樓，作

夕陽度，婁曲高隴，半原湖林。葉翻秋，已江潮落。夜聲霞，歸織月在風白，細袖生袖，養幽岩，慣衡門繁別情。

婁江夜泛，同張公路丈作

河流向晚，淨際嶂響，兼陵高樹，猶霞氣，孤帆已月華，火明，遙辨郭風，便屢綠沙，客與清秋，與歸。

期莫論踪

泛舟至虎丘，即日呈啓陽叔

半塘見朱閣，朝日明青松。一水漾山淺，千林標翠重。迴棹分湖港，樓閣通街峰。此地暫遊賞，長懸離思濃。

懸離思濃

由橫塘至茶磨嶺下，驪舟作

橫塘背城，遠野平，猶在望。舟移橋，屢轉，疊嶺非一向。田口倚茶磨，湖風落，灑榜口夕，滯城郭，寄託欣所放，真境自茲，遇疎襟，未為曠。

自茶磨入治平寺

日晏山路闕林木紛如結環溝引湖流經橋見  
曲折路枉寺門出高榆對森列連岡巨城隄  
斷宛當閣斜日射山翠玲瓏嵌微香氣行客  
聞心闕忘分別

入殿左僧舍下遵曲徑仰見嵯端高軒絕  
可舒暢

僧房高下居閉門秋色闕陽樹挺幽徑陰帷仰  
層關周垣若湖底疎翠當窻闕窻中如有人聞  
聲香難攀遙知縱日處樹杪見前滯白日山後  
沒好月湖中還念此來何時使我舒心顏

松園浪湖集卷三

經紫微村  
荒村何所有榜腹但古樹小艇綠巷入疎林閉  
門度巷窮見山徑接近引問步青苔正相射山  
照正斜雨平生未經過一覽似再遇

登上方楞伽寺

蕭穆山氣涼半嶺見日小先秋草蟲鳴向夕飛  
雄鷲草香故山接窻然客理情蘭若冠絕頂宮  
殿何繚繞闌干俯林際四顧川塗高背門毫末  
辨斐縣卷石表東非餘郊臺晉英已云沼倦日  
浩難極天長阻歸鳥

橫塘迴舟有懷唐子東婁子吳江

連山限頽陽餘暉尚暗籠紫翠徧原隰  
春容感念山中遊日落桃花紅  
飛早梅玉壺坐芳叢  
京華中昨將涉湖庭雨雪君莫道於晉書不別  
至今苦忽忽一水尚有餘汎復期燕鴻

山樓

山樓送客罷柴荆  
山來急葉如鳴  
廓信悲哉

松園浪湖集卷三

茅齋行

時正魏正魏和  
九月寒陰翳村塢山行野望愁風雨歸客千里  
遠到門鏗然讀書在茅宇鄉里小兒屠酷遊自  
倚功名宰闕取君家兄弟意希闕耻將不學事  
翻王金高南山君不營世人那識還相侮余獨  
驚思忍羈旅見君已覺心神聚同調李生亦殊  
絕勇氣森沉務烏羽朝遊挾彈擔強弩谷日夜  
歸衝乳虎氣酣耳熱長風生呼酒割鮮遊絕舞  
倚柱悲歌若有神夜久谿聲落庭戶君思江東



相逐時詎意山中守環堵東吳酒徒今相待管  
時沉飲輒精彩遙憶將軍平壤城斬鯨何時渡  
遼海

山閣客至 孫氏兄弟同茂簡至

村落饒古意長翰名已久脩脩篁竹間廢屋  
八九豁然村徑闊草閣當谷口寒松日夜號江  
海翻月窟西岡樹色古斷穴如窠日清霜木葉  
脫遠近見培塿蒼蒼貫穿漏丹繡紛錯採親朋  
日暮至擔囊出前阜閣中遙相見先問鄰人酒  
相逢行

松園浪湖集卷三

五十

縣城遙迤阻山麓積翠飛覺駐寒目寓舍蕭蕭  
日風雨賴有足然慰空谷自非新知迴暖眼寒  
灰誰熱長幽獨忽憶就飲城南宅揚鞭野風春  
景白美人笑指騎馬來揮袖慙迎髮覆額綺幕  
垂簷蠟炬高金盤誰浪文章伯甲第留歡幾睡  
旭桂檝長筵竝絲肉清江皎月東城園薛客蕭  
鳴殷深竹一時文采信有餘曠代風流未為足  
誰知勝事須史改酒墟邈邈空相待照嶺開關  
婁水紆燕鴻越鳥思東海海畔經冬斷消息豈  
論歡娛難再得天寒山黑怪鳥啼苦憶嬌兒解

相索偶然邈近新知樂對爾酣歌事難測縣南  
酒樓醉幾回吳歌感人潛動色促膝紅爐又一  
時莫更忽作雙飛翼安得呼我雲端人長若巷  
南子巷北

郡城雜詩十首

禹廟溪梁口浮舟落日過濼聲衝峻壁影漾  
層阿樓堞青山郭津亭錦樹波越鄉風土異臘  
近尚喧和  
城上寒梅樹愁邊臘意濃聞冬懸短景落日駐  
清松葉惜違吳見花思出越逢踰動詩興思

松園浪湖集卷三

六

弱爲愁慵  
城邊喚老春岑齋生遠情行厨菜竹暎落蓋長  
松清日没指山氣風迴喧水聲然折下深谷險  
絕醉能輕  
愛客不厭醒同攜雙玉瓶重來花選別開古小  
棊局竹密鳥呼暝松高人見星形骸不用撥心  
迹兩沉冥  
自解人問世難求物外閒新知已云樂俗累未  
爲慳偶憶水西寺因看谿上山佳期信霜露汗  
漫不知還

秋杪歸相待深冬客未還  
愁身青嶂淚眼白雲山  
物色凄其甚人煙肅穆開  
哀吟隨野望不敢廢躋攀

愁眼層城當高天日盡時  
山寒夫子廟木息禹王祠  
此地梅爭發他鄉花較遲  
江邊開造次朋好正相思

四更寒寂集閣度隙中  
過剛發層城上山山應更多  
殊方同臘色遠道見春波  
慈婦今多夢鷓鴣鳴不已何

山城更點歌急雪自鳴樓  
酒開沽遂移添寒補松韻浪淘沙卷三  
黑裘晨街應擁戶夜水或行舟  
今古荒塗思高人何處求

南郭寒山疊霏霏翠屢城  
關陰向面落津影照心明  
雪樹溢進出風潭淨不行  
愁懣虛勝自覺愧平生

慰方民表丈

負米踰千里承顏事已違  
寒天陟屺過落日倚門非  
漸馬驚華表慈烏遠總帷  
舊時同飯客忍淚

哭上普公

淚

翊帝神仙出師臣 聖主昌府宮均協理海

宇盡平章自比夔將契誰論杜與房丹靑流論

悴羽翼咏歌傷黃石元迴漢箕山本去唐懸心

馳魏闕屬望動蠻荒北斗山崇重中流砥激昂

育才曾吐哺崇聖且銜鷓道大通調突功成妙

卷藏衣冠馴牧豎杯酒問農桑旋馬惟庭際詢

牛或衝傍沾箇容小吏拈箬乞中郎弘相開東

閣彭宣侍後堂敢論齊維禮愧已混濁商流寓

輕儉父交游受老蒼願將閱廣覽詎謂借餘光

用眺嵩華大思游河海長掃門懷一刺漫減意

難忘松韻浪淘沙卷三

孫履正將東行邀過話別不至

聞理遊吳棹傳來值歲除未能從子去空憶過

吾廬人日朝朝雪賢星夜夜虛漸江魚正思好

寄大雷書

過銅山下作

古墓銅山下新季乍一過漫流交細路愁雨洗  
垂蘿物色正如此梅花空復多他鄉歲時久來  
往恨蹉跎

雲二首

我家東閣好照戶羣山明  
丁迥風陰壯心開雨  
雪清作花寒有艷着樹夜無聲  
濁酒南鄰送吟  
成亦自傾

兩雪添多興高愈更不羣  
濼濼還照夜羣羣總  
隨雲風篠沾難定陰  
圃翳欲分燭斜輝不見開  
戶始微聞

水西酒樓伯雨諸君會  
僕即席五首時孫

許康侯孫元功方叔半仲方勢殊

二月沙邊問小舟  
狂夫興盡欲東遊  
那堪君更明朝發  
匹馬千山不暫留  
俱將趁旌德

松間浪淘集卷三

九

仙風道骨憶輪君  
可與神遊也不羣  
落月相思那得盡  
江東日日有春雲

青楓八月海邊歸  
白雪千山春半飛  
還往辭家無別淚  
雙流席上濕君衣

別酒微醺為怕春  
橋邊夜雪闌於塵  
故園三月鶯花好  
共醉高樓無此人

名飲須酬詩自篇  
齊看別路指山川  
會將南浦風爐席  
說向東吳歌舞筵

又別伯雨

君去旁州客幾時  
計余行日祇相思  
不如從此

忽忽別忍更相逢  
又別離

梨園緩歌行

十季寒食膠城寓  
苦憶鄉園梨萬樹  
前季歸來春色早  
早花開正在臨安  
道值今花樹始芳  
菲山中儒生爭送  
歸且須踰酒飲十  
日墟頭笑我無

春衣廣陵遊俠新  
都容虎斜貝齒顏  
誓白問健從廣陵還家喜  
議相逢恨晚互勸  
酬爭倚驍騰

誇騎射芳園千樹  
梨爭開平岡下  
瞰花成堆林間飛  
鳥喚酒至陌上  
輕塵看客來忽思  
膠曲空

裏裏安得移花比  
遠梅在詩安得健天涯故人

松間浪淘集卷三

九

其此酒狂惑小弟  
喧金轡人生良會  
那可必斗酒淹留  
莫舍卒我留為君  
君莫歸明日花開  
勝今日君不見黃  
羅山曲十餘里漫  
山照路皆如此宛  
如夜雪山陰時與  
盡愁殺王獻子

喜見子采襪被就  
舟中夜話賦贈一  
首

山中歲晚獨思君  
空憶飄然思不羣  
乍見欲狂逢日暮  
相隨疑夢過宵分  
道心久已能如水  
世事應看只似雲  
懷樂十季猶未遇  
無人真解薦

雄文

過叔達

于鉞亮君所傳其類俗詞述

步屣遙尋非郭生，愁看雨脚幻陰晴。蘇青客到沙沉榻，樹白魚跳雨過城。傍舍舉曾窺密藻，房櫳鏘器出香羹。呼兒侍罷憐風骨，灑漉如君便可耕。用韓詩便可耕一旬

新安方伯雨期會子柔都下是秋俱就試  
姑孰因汝廉寄此歌

二月開船離歙浦，青林白日交飛雨。平明水頭盈，千尺夾嘶連峰去。如射舟中日夜間，鳴沙疑坐山城繁雪花。仙泉林亭濕清華，晨光瀟灑臨萬家。烏聊山出姑泉 卷簾六水橫碧玉，却拉疎

松園浪淘集卷三

松虛蔽遮興酣賸，唐一杯酒長歌盼望吳天涯。此地一為別，屢夢不可見。飄然寄我空中書，秋風幾日過江縣。姑孰寓李白同遊崔宗之錦袍，照淥水。明月揮金厄，當塗揖陽水。筆鋒森為窟，風流千載人。笑我不同時，前月故人沿牒遊。與話江邊太白樓，峨眉對列碧江寫采石直揮青。天流徐君今欲行，問我義興路。陽羨湖水多，遠經溧陽樹。到日逢婁君，應與新知遇。新知逸氣凌青雲，未須傾蓋已。知君金陵過，我舊遊處相思佳句為平分

題女郎陳八扇

主人送客夜留髧，髧澤非非燭焰昏。自信狂夫心似鐵，一時也覺鬧消魂。

當筵衆裏欲知名，半面嗎然已日成。不是悠悠紅粉伴，都來見慣不關情。

自開團扇索題詩，奈爾公真大醉時。更待玉容歌一曲，為君珍重寫烏絲。

清狂不醉也，僥倖纔聽歌聲喚。奈何眼底相俱俱，夢寐且留詩蹟耐消磨。

南橋寒水動浮星，醉客闌干曲乍停。若道都無兒女意，別時酒氣為誰醒。

松園浪淘集卷三

眼看明日各天涯，况復將歸千里賒。不念兒身同浪劫也，憐即跡類萍花。

悲沈脩孟二首  
卧病空園裏，長卿不見人。愈昏唯覺夜，惟碧始知春。蠅繡書蠶色，蟲絲藥罽塵。縱然看宿草，那免一沾巾。

精思兼高義，於今摠未能。詩神愁裏王，腕力病來增。強笑寬妻子，推心惡友朋。流傳遺翰在，青竹幾時登。

卷之三終

竹幾時登

卷之三終

松園浪淘集

蓬戶卷四 九四十七首

阮亭選

富陽桐廬道中早春即日東吳中朋舊

暮倚城樓江日曛曉過山縣市煙分。迴峰東雨

皆成雪出霧危巒半是雲沙際季光催鳥嘯水

閉寒溜動鷗琴吳江越嶠千餘里春賞何由早

寄問

騎馬醉歌行

騎馬醉歌行 詩 唐 李賀 行 騎 馬 醉 歌 行 詩 唐 李 賀 行 騎 馬 醉 歌 行 詩 唐 李 賀

前季還家雪花上愁眼石山雙屐破萬山觀南

前季還家雪花上愁眼石山雙屐破萬山觀南

十寺西沙道人密手迴過遠遊念此心飛懸蹄

來欲往悲對部春深城邊買輕舸故人追送還

同歸山城二月氣溽蒸行行幾竟青林坐湖邊

將軍好事者未期狂遊共輸寫閨車塢中一旬

堂羅蓋銀鞍東堂下方丈華逆勢最高千對

酒天垂野打絃鼓振飛丸白風雨脚低飄酒

黃山雲氣淋漓開潑瀟之圖醉堪把笑揮金盞

催困人輕塵不動宜調馬將軍先躍青花驄白

驕紫燕俱生風野堂雜花迷半茸門蹄鶴落醉

眼紅愛若敢決人馬同恨不騎赴天山中胡為

夜抹山城東酒闌揮手徒忽忽扁舟東去隨葛

宋中懷古 同卷二 履和

天肅商丘秋黍哀蕭條楊柳菊花開東南瞻景

江淮拆曉夜霜華翠洛催苦陽雁呼雲一上黃

河日落馬雙履重遊高李論交地寂寞空吟古

吹臺

十月詞觀人家上感懷

曉陌駸駸歷夜亭荒城四谷獨徘徊誰家飲服

翠簾出幾處凝妝掩袂迴天意斷晴暉柳風

高雙眼故園菜亦知近淚無乾上未勝長歌字

哭哀

贈壽翁事 同卷二 履和

鍾離非望入青徐馬首西迴識宋馬可地故人

遙送鯉碧山學上近焚燹懷中千里將投刺袖

裏三季不減書久憶可存清切首不村無意待

吹噓

梁南白露泄黃塵柳色蕭條客思新石卧滄江

為地主予潛東海是波臣掖垣星夜時焚草禁

闈秋風幾積薪宣室定應懷賈傅漢家元召洛

陽人

君少平河內元由史  
韓為都掌持以言事并

元日和殷丈韻奉答

鄰人有酒也能賒弟勸兄酬省嘆嗟  
長送客黃河臘月午還家漸綠久別  
稀人得新詩當物華早晚南橋春雪  
盡好沿江路探梅花

送徐女廉之無錫

黃姑灣頭梅乍香黃婆墩邊柳漸長  
但看音信連三月誰道風煙不兩鄉

雪擁春雲鬧錫山風迴夜水入吳關  
知君不慣

禁離別夢裏辭家夢裏還

同孫履和重遊鶴林招隱

江城春郭畫陰陰  
看山不厭深  
過眼行若  
渾欲辨聞香芳草  
香難尋  
用東坡詩  
林間問  
寺山傳  
谷裏探泉  
樹嘯吟  
自識  
戴顓  
招隱處  
閑心長挂白雲岑

重赴六合道中騁懷

真州曉雨途征帆憶昨寒星舞客駢  
三月鶯花離海曲孤舟風日望江南  
水鄉味遠開窗思岐路悲深久漸堪  
几杖柴門相待否歸心芳草白

能讀

雨中過伎家飲書贈陳翠

紅樓細雨燕飛斜玉面珠簾相映遮  
三月江南春色盡却行江北見梅花

虎丘

風散桐花松月間上方樓殿踏歌來  
攜樽盡管新詞曲吹向生公舊講臺

瓜洲雨中閨健吾攜榼見餉空管遺意

江雲沸白雨如銀學榼衝泥塊所親樓上獨窺  
壺內客市中爭看筑旁人嗚戛老去終逃世憤

林間招隱詩

鼻窮來且任真莫羨巖栖厭塵肆與君元自出

風塵

蓬戶

蓬戶居然畫不開消憂佳客數能來  
水精鹽畫調水屑新醞紅傾雜舊醪  
雄辯滿筵纔五十歲白人多高  
揮毫落紙更三杯子雲時  
人生莫論時草聖  
無多展相見何妨日幾回

愁霖

長夏江喧風雨交津樓城角浪飛  
捎經秋白露看收潦接海崩雲更  
歷郊漂沒籬邊千片菊捲

殘屋上幾重茅浮家寂寞江湖外生事將憑五石匏

夜泛 同五石匏二大孫二兒

水關新漲曲通溝注時水力疾遊人夜弄舟  
暗竹背城思嶺月平畦裏露憶湖秋行隨老伴  
添衣出迥觸歌鳴艇曲船遠吹更間無奈返微  
風小櫂不勝愁

秋晚同張二丈唐四兒步屨城南張園

南郭浮陰覆女牆沿郊落木暎江鄉新晴空翠  
生衣潤傍晚寒風酒袂涼易下疎簾暮局散波  
搖虛壁淨琴張柴門相送餘花在月色村沙引

興長

金閭曲四首

金閭潭水寫金波畫燭紅樓歌吹多長夜奈愁  
無遠近山塘一望似秋河

十萬紗窻接半塘紅亭白露夜凝霜邀來殘燭

開松閣送人餘香散竹房

紅泉碧樹殿沉沉舞歌歌闌明月陰百尺轆轤

千丈石長懸秋鏡照人心

蛾眉纖月兩相迎公子紅顏與日成說向詞人

偏惱亂不須見面也多情

子柔將歸憶別漫賦

巷南秋雨過君家獨掩閉門幾日斜無那別來  
偏皎月即看歸到負黃花春江在眼新安郭暮  
雪驚心梁苑沙欲去念君仍未決窮愁相見莫  
相嗟

寄方伯雨二首

村邊廢宅少人居聞道生徒共掃除書札浮沉  
三月後交遊顯晦廿季除小巖原上歸僧遠長  
石岡頭旅騎疎知爾含情望天末蒼煙落日幾

躊躇

憶從南省罷公車期泊東吳訪客居料遠遊

梁苑馬翻金空寄浙江莫經春草春草長向

鳳園松晚莫疎聞過新阡看氣色君家直帶更

何如

舟夜伎飲同子柔即事

酒伴歌朋事事宜誰能舟夜不相隨意鴉欲  
追清管高調偏疑磨翠石客詞綠味未歌主  
人終宴不知疲深杯百罰那拋得莫負歡娛少  
壯時

瓜洲渡頭風雪欲回南，岬不得二首

南岬連山陰復晴，江邊雪片柳花明。遙看白浪過津閣，日暮無人打漿迎。

平分南非是江流，南岬相期非岬留。惟有寒風吹向北，為君稽客醉瓜洲。

江雪六言四首

旗亭市口崖削官路，山腰樹斜相逢雪中車馬。欲投江北人家，寒草猶分沙際孤煙乍起，葦中洲闊江流隱霧。

巖傾雨雪隨風，亂眼江雲飄忽照心。山雪徘徊浪舟遲客不發，野廟無人自開。

立馬嘶寒斷波，若人乞火沿村十步雪迷津閣。半空濤殷山門，丁酉元日舟中。

今季元日仍舟中，江春乍暄天無風。蒜山殘雪凍蕭白，瓜洲曉煙晴欲紅。荆門水愁東下鷓鴣，地樹杳南飛鴻。却憶攜子滯歸路，千巖霧雨巖

灘東

過唐王叔僧房

積善寺東齋空寂

古寺頽簷覆短牆，憐君地僻懶衣裳。空庭苔色從僧破，冷銓茶煙對客颺。橋外春泥猶有跡，窗間寒竹不成行。興闌白日忘歸綬，看劍攤書正滿牀。

送沈武仲

四月鱗鱗潮水深，三山啼鳥海門陰。送君莫道無相贈，一片江程是我心。

送龔仲和

半塘西望寺門陰，霧塔風軒夏木深。獨訪空山君記否，送君忽憶去季心。

寄李長荷

瓜步歸橈見攝山，天開巖壑舊遊攀。知君明月中峰夜夢與誰人，共往還。

送子榮兄金陵試三首

丹陽非曉起江雲，駝馬都門日幾羣。我有客中相識在，知他何地恰逢君。

柳暗烏啼雨洗塵，白門路熟客愁新。此回相送判相隔，莫更相違逐故人。

今古漂零酒一杯，強歌未半已心摧。別君誰是相憐者，肯信佯狂亦可哀。



秋日李氏東堂同長蘅觀曝圖畫張伯夜

貽畫筆失咎走筆東謝

秋雲杲杲天景澄高堂與客翻細藤瀟湘水澗  
悲嘉陵江花有情遙沾膺間門此時無人磨紫  
毫一束煩高朋雞距脫手新鋒稜未忍用點屏  
閉蠅青松短壑臨層水顛崖老樹雲門僧貌君  
布鞵予行滕

送金子陵井上

郊居良會每怱怱那忍離杯不暫同積食忽經  
三歲後共舟愁憶十季中相思河畔青青草送  
遠長江漉漉楓不論雲泥自惆悵故人何以慰  
飄蓬

寄伯雨京邸

山城風雨相思後江館炎天一札來與報征帽  
荷日發却期郵信此時回朝廷袞闕囊封急  
屬國軍需揮羽催到日臨軒問幽側中林休  
數兔置材

寄訊張伯潤

林中歲晚莫情疎天上何時慰索居明月星稀  
南遠鵲黃河水淺北來魚驚傳遠海并爐入可

憶巴山涕淚餘官冷只今猶未得京華桂玉近  
何如

送沈伯咸丈

別筵朋酒摠如滄童稚交親黯不勝長路風塵  
看老驥高天雲氣縱秋鷹江山悵望還三峽衣  
馬輕肥白五陵才大未須慙晚達君今何似漢  
孫弘

送王辰玉

閭閻城上角吹晴郭隗空前雪滿旌子亦遠遊  
隨計吏誰能愛惜莫論兵非征車馬經河徙東  
戍餘輝望海平射策金門期第一君家世業有  
玄成

賦得清流關送須君美

符騎羸馬遊梁苑曾過清流賦楚關舉日欲窮  
燕闕路迴頭疑見秣陵山舊消淮水痕千縷新  
徙河流莢幾灣此地相逢車馬客共判一醉破  
愁顏

松園浪淘集卷四終

松圓浪淘集

空齋卷五 九十四首

燕賞南橋應 早年好看城雪未融天倒衣上客

俱傾坐卷幔佳人竝入船爭倚畫橈衝伎席獨

橫朱袖占歌筵紅裙彩筆都休問如此風流亦

可憐

從殷司馬吳氏園行梅分得霜字

朝聞出郭倒衣裳載酒尋梅向野堂竹色濛濛

邀進艇林香冉冉逐飛鷗嬌童笑語穿花底醉

客行吟遠樹傍看到江邊宜痛飲恐催頭白頰

如霜

殷丈載酒蒞江看桃花同唐安分韻

花余得

菱江花開天乍晴千鐘美酒欲同傾便應襟袖

從公出但問公能幾日行

寶面春香照眼明縱然不飲也多情燕京酒美

吳花艷只問天公乞少晴

柳幕花林天倒晴春風小市水縱橫高原四望

人煙闕一片南來是雨聲

雨歇游絲未裊晴纖塵不動日華生任遊更欲

調鞍馬牽着桃花樹底行

小塘潮落大江平水渌芳新海氣晴遠岫天桃

看不盡舟人誤道彩霞生

細草新花最尚晴青絲穿絡白銀鑿枝枝含笑

留人醉逢着深紫來去行

積雨家家奠子生紅桃綠沼自迴繁穿花傍水

傾金盞報答春光半日晴

買田宅未成戲為俚體

城南水竹稱幽情幾念還鄉買未成隴上縱堪

供伏臘山中誰與作去清明亦知終去婚和嫁

且總閒來弟勸兄好結山妻與村婢莫貪春腫

餉春耕

送張伯美吳門學翰事三首

潭樹沉沉夜納涼竹閒歌總桂花香千人石上

多絲管却訝風流自一鄉

趙老清歌世莫傳對君合曲每相憐吳趨最有

時新調亦重吹簫向酒筵

苦愛卅青真人骨醉中往往亦通微送君學取

流傳派貌得吳淞江水歸

白蓮橋泊舟 同孫氏兄弟

門外餘流見遠山  
菱風蘿月蕩舟閒  
秋天一洗開  
秋鏡照出千林列  
鬢髮

雨後遊虎白寺從半塘夜歸楓橋

山寺秋煙掃翠微  
松蘿過雨見涼歸  
半塘路轉  
歌聲小棹伴菱花  
一道稀

孫履正履和井上子同舟送之入郡嚴舟

白蓮橋信宿臨別題贈長句

涼風一杯酒  
明月萬里心  
雙帆飛度吳  
苑樹冷  
江遠挂秋河  
陰君過三山  
向京闕  
揚子津  
樓秋

白蓮橋泊舟

漲沒廣陵豪  
一選醉君期  
我不來  
意忽君不見

見梁園歸弄黃  
河初驚沙  
刮地哀鴻高  
又不見  
吳都走馬來  
觀試霜葉  
覆野滿  
寺莊心  
蕩蕩

功名疎劍歌  
蕭條風雨至  
逐君兄弟  
歲月深  
寸心匪石  
千黃金  
脫衣費酒  
君酌對君  
胡不飲  
心

沉吟沉吟欲  
言向余  
久舊時  
好事還  
能否  
黃羅

峰頭搔首問  
青天逸句  
驚人落杯  
酒此中  
二月  
梨花明  
綠莎錦  
滿飛羽  
觥千林  
曉霞雪  
照夜踏

水響屨空巖  
梓玉屏  
門西初  
罷射揮  
鞭半醉  
歸  
侵夜將軍  
開閭遮  
馬迎琉璃  
燭晃金  
盤炙別來

耕尚甘隱淪  
此日感歎傷  
精魂令弟胸  
懷萬人

略結束弓矢  
千金門仲今  
落魄向侯郵  
食更有

無那可論  
送君江邊人  
迢迢月湖  
青天生夜潮

我醉仍眠  
為君偕起  
看日暮陽  
山雨朝來  
移艇

遊村南碧  
梧蒼翠  
藏精藍  
龍鱗古木  
不見日安

花演漾開  
風潭卷  
舞散髮  
蔭深  
憊此時賦  
詩思

清發忽然  
二子就我  
來手拈  
月出浮雲  
開露橋

石路皎霜  
雪傾影  
踏月心  
徘徊徘徊  
不眠欲至

曙預愁  
明日還歸  
去白蓮橋  
西題贈  
君千載知

余送君處

白蓮橋泊舟

巳亥元日雨中春望

元日青郊  
未轉春  
葱龍寒  
翠在清  
枝開水  
野色

含風娟  
破曉  
輝光入  
雨新  
東道  
逼香  
還遲  
客南

橋薄暮  
幾留宿  
江潭  
別路  
關心  
劇不為  
逢春亦  
愴神

送李茂脩

正月新安  
道君行  
我自  
知梅  
前江  
畔驛  
鳥轉  
嶺

邊祠  
雪水  
逢晴  
下雲  
沙逐  
霧移  
未能  
從子  
去書

此見相思

次韻答殷丈

初季取次接芳辰，愁思經春一倍新。歲酒難消綠客久，新詩易好爲家貧。春實愧居人敬泥，伏真逢田父噴。虛擲流光堪笑殺，平頭剛半古希人。

空齋行

空齋愁雨壁，四懸囊中一日無。一錢非城貧生老，好事出須憑舉。走且顛而醉，兩脚差快健。能優待試同拘牽，張翁愛酒慣索飲。經年游船似門邊，春前南橋和歌者。半月歸來林田洞，蕭拍板置無用。短筇雙杖開可憐，心憶風流故可。

松園浪淘集卷五

馬見雪期放尋花船，今季春雪不到地。梅開已趁東窗前，背酒苦遊恐不樂。袖手欲歌心茫然，獨夜展轉取難寐。婦兒懶慢仍穩眠，不見丘翁茅屋朝來破。欲許雨雪人戶寒無煙。

徐孺殺宅雪中東閣看梅

雪花梅葉兩催詩，況復高樓酒滿卮。貧士經旬開口日，美人深夜斂眉時。何須燭滅襟仍解，直可天明坐不辭。莫笑清狂興難盡，賞心良會易差池。

和殷丈春歸狀

莫歎春歸花盡稀，開時經眼便并飛。但逢開建殷勤看，看處仍須爛醉歸。

過孫履正東林莊居

出郭春流十里餘，故人田舍即吾家。風情缸面清明酒，節物山頭穀雨茶。忽見遠交渾是夢，難期世事想如花。尋常歡笑休輕別，若計浮生信有涯。

東林莊雨同方民表話舊

乍過清明柳尚稀，枳花門巷雪成圍。輕寒自覺朝醒薄，細雨還同夜燭輝。行色舊從江縣接，客心長向故山違。憑君樽酒論朋好，白下吳中幾未歸。

松園浪淘集卷五

元 王

因舍弟歸東山中親知

故人相望渺天涯，久客傷心憶歲華。城上雪聲遊子屐，縣南風色酒人家。郵筒近隔錢塘路，蹄蹤纔遙牽款浦。沙鄉國清明正愁絕，憑將雙淚濕梨花。

再過東林

東林經月偶重來，俠小穿籬徑路迴。節氣較看蒲葉長，季光已到棟花開。城中屢喜邀嘉客，燈

下還教整舊醅最愛田居情味好駢馳人事莫相催

方民表自楚還訪子海上為船旬月許康侯亦從武林來會與此中朋舊相見歡甚既別迫送入郡復同遊眺因述紀遊四十韻

我嘗入山遊佳處須其要得句吟未吐有若負衝釣會心耳目外一步頭一掉海邊足平蕪客舍滿蓬蘚山中平生親風有扁舟約適從武昌歸千里趣一笑入寺幾同往看竹舞竝造故人

本朝履歷卷五

二

三

住東林近局夜相招錢塘又來過風雨擊發孤權聞故多勝流忘季削者老餘波到詞翰久脫銀鈎妙一見懷抱盡心親敬匪貌誣花值好事鼓笛淹聒鬧朱濟之家世所開同置酒設樂人情競新知三益況深樂自矢他季來負笈此其學人生豈預期別酒固須酬方舟開門前西去見塔廟日雨陟寺登高樹酒驚瀑篝燈送酒榼小艇似篋單胡來成三遊曉月換夕照林光虎丘崦茶香龍池道支砌花山開十季始重到舊題已蕪沒陳迹疑夢覺庚寅三月同張公路唐叔達孫履和遊此興盡載月迴枕藉

墮巾帽明朝不自意再得躡奔峭吾家七十翁前軒氣勇心尚少相見命置酒但云趁天巧臨險瞋人扶筋力賈騰翅天平未遊歷眼底出壺嶠樓閣萬石擁松櫟半山嘯天坼龍門鱗籟發石屋窳攀緣上峭犖却坐青雲叫風急山動促日下影顛倒口眩枝撐石巧曆詎能料黝然萬玉亂填委劫火燒遂欲鑄絕壁今古永相弔還思共遠客來此息羣蹊下山訪僧居便擬安杵龜吾盟慎勿寒毋俾來者謂歸路自得得作詩示同調

林間履歷卷五

八

三

過虎丘尋君實爾宵夜歸憶前月同伯美於此送客

吳洲四月尚春永日暮停舟轉翠微又喜清輝山頂見不妨疎雨樹頭飛黃鸝入寺渾相識白月當門恰送歸灌木陰陰萍沼綠重遊心念故人違

瓜洲東郭訪王隱士同方平仲

安穩茅齋水郭東沙園曲暎綠楊中餘寒出浦三春酒片雨橫江五月風遠意幾因高士發清遊難得故人同斜陽醉眼憐歸路野翠焯嵐半

彩虹壬季八十餘隱居東郭不入城市

白下遊主伯雨館

風志在江海，居久籠樊長。夏懷所知遠，赴白下門揚帆。三山開驚浪，搖心魂。朝發夕已至，把燭開芳樽。六載一相見，出我詩清温。心賞子既愜，風期我能敦。乘興恣汗漫，難為唾者論。

遊清涼臺同康侯

薄雲翳朝日，涼風動絺衣。我友夙命駕，幽賞志無違。路首清涼門，陂沼相因依。桐花紛已落，秋苗時復齊。寺門隱松檜，積翠開煙霏。攀蘿出木杪，亭敞臨遠畿。江流遠衣帶，官闕股微微。灌木蔽岡壑，覽古意重迷。徘徊去却顧，自歎登歷稀。何當日夕至，適我胸中機。

瓦官寺觀石刻佛像

朝望清涼臺，暮尋瓦官閣。入門宛祗園，果樹開林薄。晉唐諸名賢，法侶此栖託。荒基沒幽草，誰使龍象拓。金繩繞階砌，寶翰照丹牖。慈聖皇帝岌岌鸞鳳姿，光彩騫碧落。久聞金粟影，埋瘞山友磔。虎頭今是非，神交契冥漠。

遊燕子磯弘濟寺

遠郊綠已緜，長夏濤始漲。飛亭出孤嶼，古步臨絕嶂。牙抱峽，競束面勢屹。相向江練淨，可挹城霞燦。難狀石落闌，楯擁柳浸舟。楫傍決，背納眾流冥。心置高浪薄，暮車馬還一望。都城壯綠楊，自遷遙。落日照塵埃，仍當宿江館。於此理歸榜，宿牛首同伯雨康侯方叔都叔

城南遍蘭若，茲山何穹窿。鞍馬上幾盤，迫察勢猶雄。曠曠日半傾，光射東南峰。闌干倚峻壁，毫末紛玲瓏。路迴見塔寺，到門羅杉松。積翠扶層階，暝色帶遠江。高殿夜突兀，古木枝龍從。尚駭仰睇除，未覺俯歷崇。細路繞殿角，欲上聞鳴鐘。捫蘿踏深影，林幽迤難通。悄然心神悽，却傾來驚風。下歸白雲梯，微月光朦朧。明當上絕頂，冥搜恣所窮。典劇歌無味，清宵殊未終。

靈谷寺同康侯方叔都叔

緩轡入靈谷，鍾山澹含煙。五里出松徑，日暮嘶亂蟬。到門識舊松，憩樹聞孤泉。管遊三春末，茲來已十季。南菴禪房寂，脩竹何娟娟。茶瓜勸客坐，解衣步躡蹠。殿廢視畫存，樹古幽貞全。頽廊立畫壁，壞道振鳴絃。管聞八功水，一勺沉痾獨。

山深倒松栢根深久填咽歸房日已久鍾殷山  
悠然平穿萬壑底高漱羣松竦心境於此會蕭  
條入寥天夜起踏殘魄光景朝曦連

題畫柳扇別許康侯

五月金陵道行人畫柳條秋風來早晚勝斷白  
門橋

泊惠山下作

金陵歸不早瓜渚復經旬片石海門月亂帆揚  
子津秋逢結夏侶雨送渡江人更泊惠山下船  
連懷隱淪

九月重過天平白雲寺題壁

九月山深風滿寺到門落日不逢僧意開亂石  
無冬夏添却丹黃幾萬層

題張仲復西康草堂

我愛城西張仲居天寒烏雀下階除彈琴響動  
遊山帖隱几風聞種樹書借客漆燈嘗蜜酒呼  
兒汲水煮河羹尋常自愛吾詩好若到吾家愧  
不如

惠山歸舟雪中漫興

定憐

一度扁舟一到山何如對雪獨踏攀曾追爽月  
涼風人不放歌朋酒伴還瞥眼手光催短髮掉  
頭寒色淨顏顏清遊莫憚歸長晚阻雨愁風亦  
等閒

松圓浪淘集卷之五終

松圓浪淘集

吃少選

詠古卷六 九十四首

東林寺雨中張次孫丈話舊

憶昨南徐官舍東江心遙夜與君同重看焦嶺  
終宵月却話松寥徹曉風病眼向梅空脉脉旅  
愁兼雪太忽忽可憐襖被尋君處暝雨寒煙野  
寺中

壽殷丈無美先生七十一

鄉里論先達風流復幾人探高知寡和道屈信  
無鄰潘岳君官拙毋謙去位貧開樽逢非海脫

松圓浪淘集卷六

栗笑平津列宿員初應披雲契已親

多文酒華軒集道民花濃亦傲馬月落驚鶯鱗

醉墨濡霜練

迷暗塵家儲才賦石方丈且兼珍運暮石珠蟻

追隨夢石麟鳳雛新更彩驥德老彌馴定是關

河嶽嘗聞役鬼神

使至夷夷任滿別去曾留此事

樂班髮未垂銀尚自攻魚室何須學鳥仰恭承

獻履日甫及挂車辰士女闈符簽百朋隘里圍

椒花稱百福柏葉頌千春禮厚才虛忝懷多意  
莫申覲顏諸彥後授簡獨逸巡

斜日輕舟遠昔城野中一見一含情乍過門巷  
多相似遙識衣冠已出迎岍岍水生芳草綠家  
家梅向晚天清頻來自覓題詩處繞檻巡簪仔  
細行

早春同茂脩過東林莊居

新晴同茂脩履和出郭看梅交筆報殷丈  
江路春晴梅不遲憶當人日已盈枝那堪滯雨  
經旬後正欲隨風作雪時急喚兩人同出郭緩

松圓浪淘集卷六

巡一樹獨題詩吳園開晚如相待為報多情司

馬知

唐叔達兄五十

隱囊匡坐畫蕭蕭長對脩髯素領飄不計十千

同往日只憐半百是今朝閉門聊接童蒙叩開

閣曾應宰相招松地葵園生事足看君黃髮傲

漁樵

陪殷錢張諸丈出郊看梅花同子柔即事

曉艤龍潭煙霧晴城南春水放船清林光卷幔

焚香過野色侵衣拾翠行舊識荒園橋外入新



看老樹竹間明微風斜日如相惜故散餘芬爲解醒

野性

野性悠悠長任真舊交落落幾情親且娛到處能留客未敢貧來懶向人夜雨簷花二月後涼風斗酒百篇新相逢不論窮愁事但覺高歌倍有神

贈方成甫兄弟

兄弟名實行二弟名應行六弟名門人遊無事致海上

少季爲儒恥章句酒人劍客恒相赴恨未論交幽朔場空愁騎馬江淮路君家兄弟皆好奇養

交借客隨爾爲意氣橫加三韓外聲名如殺五

三

陵兒海邊遠赴中丞散斗酒新知恣歡適驚聞入水磴長蛟還誇射虎號鳴鑄座中詞筆俱凌雲題詩惜別何紛紛縱然明日便相別猶勝從前未識君

送李茂脩還山省母

男兒遠圖幾未志未得引領夢孤向歸國秋風辭家今始歸顏狀慘淡氣抑塞憶昨薦士尚書郎嚴職方公知爾善射聞四方中丞側耳識名字轅門長揖生輝光西秦猛士產靈夏性生少季大

長弓大刀仍善馬令與較射紫萬人齊聲其呼出君下來趨幕府何遽巡報國無階自致身里中輕薄休相笑胸母厨閒正苦辛

四首

好事貧司馬尋花不放空纔過桃李月已說菱荷風瓜果園公給鮒鮓野客同酒船何處漁又向石岡東

深柳橋分處迴船記管遊鷓鳴多隔巷儵出盡隨舟谿雨悄歌扇簷風落茗馭從來行樂地野竹自脩脩

竹自脩脩

四

廣圃環流匝疎籬一水通侵門嫌竹長隔沼見花紅林晦今朝雨荷欹昨夜風客來無酒掃細戶有青蟲

人影入天色池風生醉寒紅衣妝欲卸剛鏡奩難安折菴傳深勺簪花作小冠白頭渾舞舞一任野童看

聽曲贈趙五老五首

太倉人名詩字長源號曉雲善醫兼詩

菊花閣裏殷勤唱王家芍藥園中仔細聞此後但逢歌曲伴何曾聽罷不言君

好友相邀不用催  
况聞君到我須陪  
茶香酒辣  
渾閒事且趁朝涼  
聽一厨題于魚家

紛紛酒事少  
心情只辦停盃  
鬪耳明翻恨聽時  
心太切歸來  
摹得不多聲

迷湖安排見典刑  
緣情巧妙是心靈  
寄言度曲

紅顏子白却  
鬢髮始解聽

懶出閒眠  
愛道書苦吟  
狂叫漸消除  
清歌如此

還拋得不及  
情人我不如

送子榮鄉試

漸老時逾惡  
臨違意故長  
丈夫會有役  
妻子詎

松園漫興卷六

能量頗我顏  
何厚看君腕  
正強好因科  
舉日託

飄在文章

贈汝廉

吾友多才彦  
如君未可量  
草蔬同客飯  
餅餌奉

親嘗寡鷓鴣  
瘖終響冥  
夙息欲翔由  
來歐冷地  
吳

客有干將

雨中東徐爾常

何處堪乘興  
思君池上樓  
高閣雨半楚  
檻

前秋銀燭還  
當秉清絲  
或可呼酒  
盞相

造只輕舟

同唐叔達雨中過徐氏園信宿海曙樓印

事六首

苑外煙初合  
城西雨未開  
高樓邀夜醉  
小艇命

空迴絃響  
帷開動杯  
香燭下來  
不歸方坐  
穩白

覺興悠哉

鐵作鳴絃  
撥銀將蠟  
炬籠歌喧  
阿閣外香  
嘆洞

房中玉指  
難教歇金  
杯易覺空  
不知秋雨  
夜來

此坐花叢

不寐坐清曉  
空園典獨  
賒檻垂當  
幔柳憲長  
隔

池花移土  
催澆竹分  
泉喚洗茶  
喜廬高枕  
是何

松園漫興卷六

必問東家

非渚通丹閣  
風牀坐雨  
時亂雲飛

欲絕同影  
散還遲勝  
賞心偏悵  
幽懷客未  
知虛

疑卷書裏  
徒倚欲題  
詩

颯颯暗逾  
急蕭蕭聲  
才休渚神  
窺鏡沒柳  
暝拂

屏收枕簟  
還相命池  
臺已自惜  
歡娛共公  
子更

作夜深遊

小簾仍相  
過青絲不  
待邀還將  
子夜曲一  
使客

魂清宿醉  
衝歌醒新  
絃倚笑調  
樓前紅燭  
散宛

轉照迴橋

戲仿長慶排律卽事與高文爵

蛾眉黛月兩嬋娟憶遇如花勝會仙近逐歌喉  
須闔席遙開笑靨待過船燈前墮馬妝仍好酒  
後驚鴻態更偏才調直欺文字飲風騷橫道士  
大筵開假劍迹同留而戲劇鞋痕曲印肩並背  
銀鈿和影坐野樾香袖熨寒眠曾教狂客宵擲  
愛着妖童夜輓絃笑語偷分麝舌巧齒牙剛  
闌貝光鮮隨車每及霜垂地送棹何辭雨滿天  
累月朱門添酒讌連朝彩筆費詩篇邀來便覺  
歡無價憶却方知會有緣斷送半生心似鐵被

本朝遺集卷六

七

君賺作有情類

月夜喜許康侯至

水閣嚴霜夜孤舟訪我來吳天明月色千里為  
君開玉露斜凝燭金波細委杯更闌重攜手到  
處踏歌回

殷丈家戲為荔枝酒歌呈同席諸公

君不見杜陵諸侯老賓客左學輕紅右拈碧至  
今浣花詩句中春酒荔枝色相射誰將巧意相  
和搜便釀荔枝作春酒重碧輕紅兩有無萬里  
瑩然落吾手風流司馬霜鬢玉盤珍羞十萬

鋪天輸尤物慰好事遂從庾嶺飛百壺酒出廣

州特致二樽飲中余考最下戶一勺分潤詩腸

枯銀罌乍發香氣麤玉杯映色清若無非客浪

傳酒如乳吳儂已墜涎成珠主人貪奇樂更殊

金屏笑出如花姝若將艷色比鮮荔羅襦雪膚

不用摹坡翁詩海山仙人絳羅詔顏莫併化為

酒玉山共倒誰當扶不見坡翁流離海南敢百

顛一官為口誇良園又云我生涉世本為口一

非夢幻南來萬里真良園又曰何如三絕眼

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何如三絕眼

前是果為醜人醒醒但恨古人不見爾君我

不樂何為乎前則宋比玉從方求仲眉頭見此

送子夏非上

我替追隨髮被肩君時長我纔數季君今上書

垂廿載一莖旅鬢予先改愛君卓犖態度舒意

氣自與常人疎日削百牛有餘技匣刀未試心

躊躇我初少季輕萬事一朝金盡恐斗儲西江

之水那可待生男欲壯教犁鋤城隅故人材更

老心懷宿管同潦倒驍騎忍飢不寫鳴歲晚天

寒戀空阜我曹向人長若瘡感君不言知我心

男兒有時狗知已臨岐且莫淚沾襟是時刺遠意歲盡王問伯來  
送倍往遂治行

送王問伯

少小疎狂獵文史耻問餅墨向妻子願見令人  
似古人寸心饑渴長如此愛君胸懷天下奇轉  
石傾山海可移還將底裏向人盡白日澄潭兩  
不疑十季龍伏耽園園搗摩世事心常苦物外  
時同負鳥遊卧中每宿漁樵侶朱門賓客日紛  
紛青眼看余獨不羣吾曹豈是悠悠者忼慨含  
愁遠送君

再過婁上看桃花卽事與伎

吳船銀燭艷青蛾桃滿婁江樂事多遲日纔開  
妝面鏡曉風先動舞衫羅歡心宛轉流鶯說酒  
態妖婉細馬馱歸路春光牽宿醉穿花鬪草奈  
君何

風雨王問伯飲余講館司馬嚴丈適

風雨鷄鳴百感紫披衣起坐到天明饑寒未保  
心腸慣白樂天詩饑寒不變真干謁先愁項領成漫論  
田園方樂志細思溝壑亦虛名來朝客路休看  
鏡白髮羞從一夜生

詠古五首

太白布衣士所思解世紛遠希魯仲連片言却  
秦軍功成不受賞笑謝平原君斯意日澹蕩浩  
若無心雲舊業一朝盡路有豺虎羣蕭條丈夫  
氣難與兒女論

陳平少落魄家產恒不知遊學好大度丘嫂來  
見噴終與風雲乖奇謀安所施英風不可見不  
如一備兒悠悠遷虜倚離巖徒爾爲

管生栖園中華子相偶鋤揮金獨不顧瓦礫曾  
不殊刀鋒衆所競棄擲無乃迂匹夫遭濁世懷  
壁恐見誅逍遙遼東行皂帽安所須達士善觀  
變抱意長區區

世資澹無營偃仰日長嘯晤歌在古人耳目亦  
清妙巖然輕王侯評屑餅墨請管爲雲中鶴今  
爲講上鷄泥塗被珠玉清光爛餘照陶公爲飢  
驅千載爾同調

宋客詫燕石掩口爭胡盧卞和獻荆璧三泣淚  
爲枯十季抱微璞逝將適名都懼非連城珍十  
襲乃爲愚眈眈一以鑒玉石從此殊浩浩風波  
間願望增煩紆

題張伯美畫留通州天寧寺

愛畫餘宿習貪畫泉石闕前月扁舟來江上同  
小憩步尋破山澗濡足衣屨刺手畫澗底松心  
暮竹開寺幽奇入杪忽磅礪各滿意泉聲來耳  
邊過江尚搖曳則來依僧居海近常雨氣空濛  
妙香聞虛白暝鐘翳多君有勝情吮筆自遊戲  
墨濁石欲滴筆落泉可沸主僧愛入骨此幅願  
相乞宛然無聲詩更是水墨記妙理本近禪君  
語聊當偈

垂筆答贈胡京翁

名撰極

十一

丈夫身無羽翰長偈側江水滔滔阻相識白首  
逢君大道開一笑寒灰吐顏色五山低昂波浪  
高扁舟掀舞同秋毫伐江破浪趁知已侯門嘖  
舌讖徒勞世人豪舉皆如此朱絃半絕心欲死  
顏厚難教伺貴人舌存未遺憂妻子城中泥淖  
十尺深多君款曲投知音寧須百錢一斗酒白  
有片語千黃金男兒感激會下淚莫緣失路沾  
衣襟

戲為白體二絕

肆中酒醞須嘗去道上歌清也聽回誰信君家

鋪伎席今朝偏我不能來  
任是頻催難強赴何如一試莫相聞天教敗意  
君休訝我為奉情却恨君

醉中垂筆送茂脩赴行京督府幕

少季好文兼愛武一朝破產誰比數得君昂蕤  
未可輕不用人看尚如虎竄然材氣凌萬夫安  
能低頭事拜趨舊京公侯擁貔虎食合歌負知  
有無書生衮衮登樞要時清只合容常測何由  
頓使一軍驚且須先與羣兒笑如吾萬事無可  
為儼來也忍賢妻請

楊國漫湖集卷六

三

八七

松園浪淘集

阮亭送

谿堂卷七九三十八首

江行呈劉孫二子

夜宿湖中雨曉逢江上晴梅花一路發明月兩  
鄉盈嶂經春見風帆逆水行幽懷同二子款  
款悉歸情

走筆題伯雨兄藏寒林扇圖

丁酉寄

鈍墨如藍芽弱筆如毛龜信手不待工持贈本  
兒戲何煩篋笥藏完潔若新寄賞識非不精或  
是憐遠意知君有法眼鑒物扶幽翳謂此象茸

松園浪淘集卷七

中境空無邊際點畫雖欹斜内含風雨氣更屬

予細書揮洒向餘地何殊塵滿紙著以蠅自衛  
我初試展觀舊蹟疑隔世當時制那心過了誰

復記老懶身益窮貧賤恨不藝縱耽書畫難  
使饒海濟宿習願痛掃狂華自鋤難畫請斷人  
乞詩欲煩君替晏坐丈室間嘿持維摩偈

谿堂題畫四首

三月鶯啼送落花輕塵細雨灑平沙青樓少婦

綵頭住腸斷東風玉鼻騶

新添白髮返柴荆憶實琴花不記名不是與生

誇好手要憑殘墨畫清明

白髮新生半老時愛看經卷懶吟詩夜來醉後

風情在畫得吳間遊冶兒

月自當空水自流人間何處是鄉州心知去住

渾閒事也向風前一掉頭

過谿飲平仲館題畫

木葉作谿聲山光變晚晴低頭閒照影潭底白  
雲行原低頭有人影  
一作存影上

谿堂小景

谿響到還散嵐光聚復空窻含過雲雨帆飽上

松園浪淘集卷七

淮風

江漁江天風雨

樹頂江飛雪山頭雨接天鉗中有殘酒閒却賣

與錢

題南山雨圖

君到南山雨未休紅妝凝坐隔谿樓憑將筆底

千重思不及眉間一段愁

谿堂

籍客谿堂醉不回薄陰深碧送殘杯如何暮雨

千山下不見行雲一片來

載伎重遊王潭馬紫巖

疎松歷落映層臺綠字巖閒覆錦苔誰掃青天  
屏障出獨搖紅粉酒船來歌移灘下涼風入詩  
僧峰頭暮雨催此日川光容易夕相呼秉燭莫

言回

泛舟席上題扇與伎

清江白路悵悠悠稠疊華筵戀遠遊夜集繁燈  
喧兩岫朝橫雙管醉中流仙人舟楫青油暮蒙  
客衣冠紫綺裘邀得紅妝消別恨曲終無奈翠  
眉愁

松間漫興集卷七

七夕後一日鳳山臺餞集

風席憑高爽氣回千山落日送離杯葦蕩銀鑰  
雲中啓絡驛金壺水上來初月未放歸騎散晚  
風留待舞裙開相看疑是神仙侶笑指明河接

鳳臺

惜別

閣外秋山錦不如將離何地不躊躇沙頭綠酒  
春聽鳥潭面紅妝曉看負每待月生呼野艇幾  
綠路熟認吾盧傷心朋好分攜語別後沿谿跡  
漸疎

臨分畫灘月圖題別康侯

六見谿堂月清樽夜不空故人情未極臨別恨  
秋風爲君留月色相覓畫圖中

寒月獨歸題松寥壁

時洪公在西湖

寺外嵐江斷去津峰頭木脫月相親僧齋歸處  
意如燭始覺寒風是主人

夜寒望瓜洲

寒鴉不共峭帆過望裏江城起白波今夜月明  
同佇立山中只較夜寒多

贈丘子成先生詩四章

松間漫興集卷一

四

澄懷觀大運羣生有領培榮枯百季中得喪理  
亦賅時升爭膏腴碩大江河隈貞松產磽確生  
意日摧墮倏然艷陽逝玄冥化陳荻始知造物  
心篤茲孤生材

雞鶩爭一殮依人自鳴息南方有窠鳥遠喙琅  
玕實豈不常苦饑匪茲固弗食翺翔九千仞所  
以稱其德

人生固多營所甚惟饑寒藜藿無晨炊繼袍冬  
不完顧彼輕肥子各言心所安苟焉兩易之水  
炭滿心肝泌水何洋洋樂哉歌考祭

讀書志尚友，管賢嗟逝矣。親見揚子雲，世人翻  
貴耳。我有仰止心，高山幸孔邇。元公肩字開名  
利心，可洗黃生千頃陂。祛人吝與鄙，異時乃同  
風，何必從黃綺。

友人徐孺救倒粟 先以子未

季去貧來不自由，時傷顏面向交遊。他鄉且闢  
狐身健，此日徒懸四壁愁。紙裏已空難受惜，餅  
儲欲罄未知謀。何緣忽致監河粟，莫是枯鱗尚  
有求。

贈張翁茂仁二丈詩

松園演河集卷七

五

三

達士志匡時，經緯隨弛張。小儒競枝葉，雕繪攻  
詞章。張翁磊磊落，人所思。濟時康上下，數千季。抵  
字如傾囊，治亂本代興。史乘記多方，搜羅到根  
源。補苴見周防，賈生著過秦。荀卿法後王，河汾  
述元經。斟酌唯行藏，惜哉時命違。白首徒栖遑，  
材大不謀身。僅飽腹，與棘伊余為童兒。見翁吾  
師旁，李十四與唐叔達開口據上坐，大聲論典  
匹斯。豈古人歟，自分不得當。何圖世季間，折節  
夷輩行。扣門來相求，令我神揚揚。謂余可與言，  
助之以自強。云堪託子孫，懷此何能忘。蕭蕭伯

通廡峨峨德公林，過從風雪晨。斗酒激中腸，相  
彼歲寒松，摧頽閱冰霜。孰知巖壑姿，可以棟明  
堂。

歲暮懷孫履和李茂脩

故人不見歲將窮，臨別風煙在眼中。嶽院夜眠  
春，湘雨浦樓寒醉雪山風豁。南郵使剛朝發江  
非來，帆二月通廿載。東橋吹酒伴他鄉，殘臘夢  
應同。

元日答子宋兄 是年五十

歲朝禪誦類僧居，君正緝經手自書。陶氏男兒  
成底用，龐家居士欲何如。人言合作搏風鳥，我  
意同為少水魚。饑困願從隨順過，不將陽燄碍  
空虛。來詩結句云自今歲月無  
虛飾且學飽於州印取

松園演河集卷七

六

三

上太倉相公

早辭黃閣卧丘樊，疎懶偏承國士恩。寒谷陽和  
吹玉律，芳園明月倒金樽。曾因傾曲留深坐，數  
奉聽詩許細論。自笑懷中長減刺，到來還欲掃  
公門。

從新安歸訪王辰玉內翰

官袍持節乍還鄉，千里遙承畫浦光。君親庭闈



顏正渥我淹舟，  
岷巽先著投詩，  
敢望分鄰壁，  
琳曲中教坐，  
後堂為喜，  
不才蒙記憶，  
幾從杯酒間，  
滄浪。

送春同子柔作二首

吟君詩送春歸，  
日我正顛狂欲濕衣，  
燭滅清歌高閣罷，  
酒醒疎雨小船歸，  
慵拈雪鏡愁邊照，  
判遣風花醉裏飛，  
預恐老添情轉劇，  
明春春到與先違。

中酒閒眠日掩扉，  
弄寒窻雨故霏霏，  
何遜詩霏霏入意雨  
花憐經眼關情劇，  
遊憶同心見面稀，  
江

松園浪淘集卷七

上一番仍節換，  
天涯何處不春歸，  
遙知弱女子

山裏乍改羅裳定，  
濕衣是平長女歸鮑氏

調別汪子

文士易相輕，  
與君非世情，  
家無陳孺產，  
身慕魯迎生，  
古木干雲秀，  
寒江見底清，  
別離當落日，  
烟片心明。

送方平仲歸兼寄康侯弘濟寺

故人隔歲一相見，  
執手道傍歡欲旋，  
疎頑頑面我自憎，  
君儻篤好何由羨，  
平生交與盡材傑，  
况看羽翮君最健，  
途窮真欲仗友生，  
我寫未題君

尚賤猶自舒顏，  
消我憂倒囊，  
襖被謂深春，  
長子偕扉花，  
映肉秦淮文，  
窻月垂練酒，  
酣曲怨蕭聲，  
京明月未散，  
青楓摧感君，  
正馬去復迴，  
邀我夜泛琉璃堆，  
君不見谿堂還家，  
此為客吳中，  
友生君莫逆，  
當時揮淚送，  
我者咫尺，  
彼此無消息，  
用君青錢且沽酒，  
未別要此請屢極志士，  
僕寒何足論，  
君歸為道長，  
相憶。

同張伯美符弘濟寺印持僧房夜中送平

仲渡江書壁二首

川落蒹葭，  
啞潮生，  
楊柳曙，  
遊子眠，  
不眠，  
歸人渡。

松園浪淘集卷七

江去

送客中夜興，  
舟出葭葦，  
听歸房，  
心躊躇，  
櫂聲遙，  
不亂。

相逢長干行山中故人黃文龍不相見八

鄉里聞名知幾季，  
同來坐石寒江邊，  
林昏月黑不相識，  
天明笑覓房，  
櫳前故人先，  
改青銅錢，  
秦淮酒家頻，  
醉眠短簫倚，  
歌清且同此，  
枯槎落紙醜，  
更妍新，  
知綽約如飛仙，  
相逐布襪青，  
行纏南朝古，  
寺意所便，  
苦荒樹老，  
蘿參天，  
側觀。

仰卧去復還寫真看遍秋毫顛爾時清霜楓葉  
鮮雨花木末窮攀綠琉璃碧殿青松開遠近注  
射丹青懸更聞九日士女闈玉驄翠牝珊瑚鞭  
雜選羅綺遺簪鈿獨穿松根漱石泉入夜羅襪  
猶顛顛寶塔燈煜開金蓮行歌互答興逸綿一  
朝人事隨浮煇郝子負笈依枯禪黃生欲別停  
鞍鶴經過酒窟重流連碧峰野寺山門偏寒風  
開門野鼠旋招尋不逢心拳拳回經荒臺更彫  
然唯見落日橫長川不記夜中石上不相識對  
面欲失誰為憐何由一見日膠漆致使未別心

松園浪海集卷二

九

魂牽各酬綺語迷風景鉢心劇腎爭雕鷲中李  
莫使懷抱惡老去欲試心腸堅兩君胸裏水蘂  
若不釋歸分有贈那相游

咸都督再枉書招余白下歸賦此長句

京回寒風敵客袍何緣物色訪蓬蒿遙傳贈數  
將軍重更枉徵求使者勞慚慢不堪伊等徵從  
容倘許事鈴箭無家漸欲思川舍慙愧言下淮  
海豪公書以元

赴吳淞馬上作

霜華飄飄海雲道一點孤城傍馬頭趨走注時

嚴武幕登臨吾上仲宜樓須知賢士能推轂青  
信書生解運籌少小縱橫餘劔術逢人羞說學  
封侯

別孫三

相送不得意相看終嘿然平岡上馬去薄暮就  
君眠南市行買蔡東林曾種田同悲失路日於  
子見貞賢

松園浪海集卷之七

七

松園浪淘集

阮必選

新安 程嘉燧孟陽 著

移居卷八 九十四首

元日雨中同士徵言懷

元日江城雨色新天涯小閣共逢春百季蘇櫺  
長留客千里柴荆遠傍人老去不才虛薦達開  
來有味是清貧還看暮景飛騰急羞作蓮花幕  
裏賓

喜孫士徵遠訪因憶鄉園遺懷

千山雨雪斷經過江上相逢引興多似使客來  
松園浪淘集卷八 一 四六

仍酒在肯言老至奈春何松齋久閉愁花鳥終

閣深遊夢薜蘿一繫扁舟終遠去對君那忍不  
狂歌

送士徵有寄

新水催離棹春風憶敝廬三江生筍候。一雨落  
梅初山驛輿衝鳥淞城臥食奠琵琶花下過爲

訪閉門居

又述懷兼柬所知

暮雪柴門下看攜驥子回盤殮只蔬藪衾枕更  
莓苔藥裹貧難理書城懶未裁不知送歸罷愁

緒幾時開

奇許康侯

繫馬長干日尋君秋葉黃題名看寺壁行跡訪  
僧廊因想帆過院如聞澗服牀谿堂同卧起吳  
容故難忘

再過幕府呈成總戎

燕索無名老鶻冠乍攜詞筆從戎鞍軍城月出  
笳蕭靜海嶠烽消斥候寒枯柳啼鴉看雪盡桃  
花照馬畏春關遙巡趨府綠多病真愧將軍禮  
數寬

松園浪淘集卷八

吳淞雨夜懷士徵

江夜聞風雨桃花莫又疎谿亭水應長山店潦  
何如憐與故人別心知歸計虛君還向朋好先

詫石軍書同在大原公家 觀石軍墨蹟

風雨嘆寄城中故人

少季光陰半悽惻耿耿春時到胸臆季來困懶  
學無情苦遭鶯花尚相識繁華過眼快意盡夢  
中思夢徒嘿嘿今季作客軍城中雪泥鴻跡隨  
西東花時兀兀閉門坐慣聽海雨兼江風今朝  
清明昨上巳舊遊疎索心應同朝來風定天如

墨長蔓深條困無力天教濯伎會有意不落知  
非故顏色寄言身老亦如花不用爲花長歎息

兒病起戲劬長慶體

欲過東城水竹鄰未離蓬戶已逡巡風光埋沒  
餘三月意味湔除向二旬擬豁酒腸仍帶結將  
奇笑口尚含顰直愁親舊相憎厭羞澁幾成一  
俗人

寄莊將軍

僧榻書廊卧夕暉興來吟嘯每過君梅殘燭燼  
疎愈雨雪澀香濃小閣雲茶作松風先破睡黑  
漆山氣待微醺自從一別蓮花府月下笳簫憶  
共聞

寄懷趙常山

軍城衙散日招尋小閣深杯懶索襟密和瓊章  
飛夜雪高吹瑤管入春陰籠禽時就幽人掌櫂  
馬長嘶烈士心東望登樓最惆悵海雲江雨晚  
沉沉

閏九日陪張錢二丈登城晚眺

酒闌人影自紛紛送日高城戀夕照東望川平  
迴去鳥西來山盡失歸雲百千長作登樓客九

日重追落帽羣潦倒自慙虛令節紫萸黃菊漫  
殷勤

曉雨

曉雨千家山郭東依稀吳岫白雲中江湖盡處  
湖波綠霧樹開時木葉紅衣上夜沾婁縣酒帆  
前寒掛鋤山風閒遊還往心誰在莫道因人作  
轉蓬

同閏孟長衛出郭看梅期遊江橋作

薄薄晴雲漏日微風江連郭雪花飛翻翻弱篠  
斜侵徑滾滾繁香亂撲衣濁酒半傾還自戀偏  
舟一弄已忘歸十千未識江橋路剛發從君願  
不違

乙巳清明偶題阿防扇

昨得故人書東風連夜起夢遊谿堂上花開綠  
潭底松楸三百季春光一千里孤帆未可知離  
憂誰能已

聞方方叔平仲各推艱故悲悼二首

憶滯長干日君維入洛航吳樾十月赤江柳半  
天黃醉裏曾攜被離前更解裝別來唯涕淚回  
首一茫茫

春還江信斷目極數行來誰謂鄉書苦翻令客  
思哀素帷南省下孤檝非饒回人世看如此衰  
容任早推

惟悴空山裏新季雨雪仍春遲泉未動風息樹  
無憑衣故縫時線惟殘績處燈知君猶孺慕氣  
力恐難勝

石岡園雜詩五首方伯公為上山峰嶺迴  
去城南六七里也如借長橋詩  
書其中余喜遊集因歸賦詩

際海平蕪裏名園浦衆山何來自整美都集戶  
庭開漁路逢花入樵風引月還謝公多逸興攜

客日躋攀

出郭不知遠沿林新筍成柳橋塵乍染和徑雪  
初明客到山雲起夏跳春水生巖屏對軒敞蓮

識讀書聲

雨餘來谷口春草被山長不識湖花落惟聞潭  
水香聽鶯遷密樹憎鷓鴣踏新篁欲就巖山閣剛

燈掃一牀

散髮乘山月明星集夜潭竹屐倚澗非雨氣石  
岡南泉酒帶水綠園瓜出井甘近來疎野性禽  
鳥漸相諳

其上浮槎去真成不繫船搔頭流白月垂手蕩  
青天潭底見歸鳥露中嘶暗蟬沿澗傍山影涼  
意自蒼然

西爽亭

未免人間累時從谷口逃雨來孤嶼澗月出衆  
山高漸與無言會方知有待勞翳然林木際何  
必異觀濠

送滕子

池涼透綃幕夢君深竹裏清暉散短髮白月在  
皓齒當時蕩輕舟春雨勢不已夏近筍味苦雨

過茶色

伏遠遊忽千里秋風豈別時山來徇知已

題長橋次醉閣

為愛檀園開正閣兩回三宿小房櫺坐深曲洞  
香燈煖睡美疎檝曉日烘白拂花飛方丈雨素  
屏灘響一牀風但名次醉猶嫌俗合作禪栖佳  
遠公

輒有此寄

雨夜王弱生鄭閑孟過李長衛予未能同  
雨送輕潮晚到門知君呼燭理清樽搜尋秋色

新詩本拂拭橙香老瓦盆正喜客來同佞佛何  
妨酒罷獨留髡劇憐添得煙霞事不共西窗徹  
夜論

桐城葉孝廉雨中夜訪

維舟寒雨滿柴荆寂寞相求愧友生舊札呼兒  
還自檢殘樽對客復同傾朋來笑語愁何在老  
去詩篇惜漫成便欲留君解座捐布帆須緩片  
時程

葉孝廉解纜入四明惜別

天涯難見故人來歲晏新知數舉杯兩燭不辭  
連夜乘雲帆空惜遲明開鑑湖柳色殘季報積

嶺春光半道催遙憶風流無賀老早應放却酒  
船迴

東沈伯成丈

辭京國幾經春斷絕音書暗愴神且喜孤州  
遠瘴癘休嫌十口在風塵章江雨雪侵官冷庾  
嶺梅花惹鬢新故里有儒愁賦死相逢還欲問  
迷津

送聞師兄之西湖兼寄伯美四首

西閣頻還往沿谿霜月濃新居鏡塘曲精舍但

聞鐘此時三五夜他山千萬峰臨岐欲有贈正  
使客心慵

憶昨寒燈夜期遊雪水春不知時物改但覺愴  
離新白足方求道玄經未遂貧因看掛檝意慚  
愧獨風塵

閉門春雨細齋飯紙窗陰是處應無住傷離厭  
有心詩慵看燭短語罷畏春深問法還多礙雲  
栖得共尋

管棹孤山雪梅寒白未消茲遊春已半隄柳放  
煙條湖寺禪山月松堂梵海潮遙知逢舊侶雲  
外自招邀

鮑甥至夜話明發過揚州輒示三首

管別今幾時離憂那可說江月三十圓顛毛千  
丈雪偶然瓊樹枝來值芳菲節况挹吾宗秀高  
談寸心折盤中水鄉味亦上吳洲月去去欲何  
言然燈念明發

前日遊支硎桃花俄滿枝心知山中人見花遠  
相思嚴江寫碧下正爾開帆時春風知別意吹  
柳亂如絲

落花飛暮湖輕帆不知處花月廣陵江風波揚

集 163-77

子樹孤雲正無依何時復相遇之子慎令儀母徒盈百慮

同聞野一雨師過禪悅院宿師心上人房日落招提隔翠微舊遊沾屐露初晞窻間茶嫩松風起塔外池涼草色肥偶出虎谿還共笑年經香積已忘歸中宵晏坐清無寐燈影星光動竹扉

惠泉上見惟東閣士微已過余客舍

春還江上少郵筒此地逢君是夢中別路寒飛千嶺葉客帆朝落二泉風足音豈意來空谷身

松園浪淘集卷八

九

世惟應問斷遂預想到家歡不足一博仍與故人同

張魯生遣馬迎過郊居話別

昨夜南橋有報書侵晨騎馬過郊居江村月出風陰後花木涼生宿雨餘新句意多難較穩故人情在亦從疎清秋不淺茅齋興搖蕩浮雲信所如

寄訊許成之

念子顏仍瘦憐子眼獨青開書同愈疾愛書即忘形日夕南華行藥來湖墅攜錢過柳亭客中

心可見愁影颯如星

哈瓜洲閔氏妹婿

江亭回首亦吾鄉日極春雲幾斷腸淨淚把君還共雲鬢毛驚我頓如霜妹愁莫遣憐兒瘦甥妓從看似幼長慙愧替時磨鏡客故人應恕懶

五月送徐爾常爾常

憶昨梅花發懸燈坐小亭下帷書草綠弭棹渚蒲青林雨蒼苔氣江風白浪腥長干依古寺同照案頭螢

松園浪淘集卷八

十

過崑山西城拜孫丈振願先生墓

乙巳秋

穿林經亂水披草認孤墳客路惟雙淚泉臺應獨聞還思笑語在重甕死生分惆悵西城曲亭亭落日曛

松園浪淘集卷之八

此葉北大配補

松圓浪淘集

雪浪卷九 九六十一首

感秋將赴白下作

江雲暮瀟瀟，草露晨靡靡。秋風何處來，一夕衝門裏。乍忻炎歎改，頓感芳歲已。獨宿懷重衾，同心在千里。吾廬足花竹，他鄉多風水。生事負雲門，憂端豈能理。

短歌送許大康度

好事揚雲老，寂寞獨置一牀。卧高閣，心中未忘惟故人。喚我出遊尚疎索，當時相送若顏推。至令別處瀟聲哀，等閒念此各惆悵。攜手重上清涼臺，城南鬪舞婚如玉。與子樓居心自足，匪有孤琴不用彈。隨行為寫無聲曲。

寄許都陽太守安

水園秋風動，旅情逢悽幽。事屬山城高，意會點千峰。翠爵檻鱗游，百丈剛。青回比鄰延俗客，曾因閉戶識先生。還鄉惟有嬰兒色，拜舞新裁綠服成。

清涼臺同李長詩，即日有懷子柔。

斜陽繫馬集花宮，踏閣攀臺坐竹簾。佳客正逢

新賞愜原乃玄龍無准諸子前期還惜故人同，梓城霧曳江來白，壘嶺光搖月出風。此夜南齋多嘯咏，霜華吹落幾枝桐。

代女郎崔三送友人

昨夜羅幃始覺霜，月中疎柳一時黃。曉燈欲暗將離室，不道離人畏曙光。九月江南似小春，偷春花鳥帶歸人。妝樓直對長干道，愁見行車起暮塵。

照顛額空餘明鏡，解舍情

松圓浪淘集卷九

莫輕春夢薄，殘綠款語關心十五。香覆水落花難再也，匣琴從此快危絃。

華裾賦別酒初醺，水調吳歌夜入雲。此曲由來能解恨，一時淒切半綠君。

楓落鴉翻秋水剛，長橋寒柳古今情。從來歌板銀鑿地，多為傷離不忍行。

走筆調別汪子

管懷剛腸卷柔舌，失于一揮唾壺缺。季來學道剗欲平，死心無復寒灰熱。君憐我寒尚如此，恨不羽毛生頰齒。山木庸知脫斧斤，幾折何必諧。



宮微如君長材不可當試卷幾歷經師坊肉眼  
偶遭一背白頭日遂奪連城光我今還家滄無  
欲抱石何煩倚空廣君真國寶終相明且須含  
輝向深谷會看三季似木雞豈但一舉逆黃鶴  
曲中聽黃岡琴歌分韻八首

夜掃歌樓集細車白頭占曲點紅牙梁間三日  
餘音在偷得新腔遍秋邪  
初學鶯黃響露稍還疑鳳吹拂雲旂全屏笑劇  
如花女紅豆憑將記曲拋

莫論歌難聽亦稀坐中有客欲沾衣不看天上  
行雲駐試辨林端木葉飛

曾憐古調昔同時甘載心期老曲師為是唱情  
聽不得考邊先着幾莖絲

歌即酒客盡知名畫燭紅妝伴隊迎簪作蕭蕭  
香閣裏花菜十月坐流鶯

緩飾安歌妙入神玉盤鈴交串珠勻小媚情事  
防人覺挽着雙蛾不肯離

輕染鴉黃拂鬢髮鸞雛巧笑鬪雙鸞不知水調  
聲能苦感恨橫波一寸心

十分飛盡任君銜四座無聲罷酒監更請白頭

歌一曲不須看舞越羅衫

流波館聽曲送客短歌分韻字

秦淮水急歸舟翔金陵酒多行客鴈玉杯照夜  
盛西涼美人逆風聞都梁皓齒欲發脣蛾揚君  
為刻羽儂清商含情掩態迷故常貫珠折木離  
圓方若墜若抗隨素吮醉客不醒歌者傷流風  
入懷花滿堂江南道路多關山問夢長誰當駭  
人怨搖落况作此聲能斷腸

吳興吳允兆臧晉叔席上同江仲嘉諸君

分韻送景升

松園漫興卷九

勝流逢若下粗道出長丁白露方掛落青山自  
屈盤花邀劇上暖歌引越羅寒巧笑多新劇同  
心託古催簪裙分日盡衣帶校時竟獨有含毫  
客懷細賦別離

木末亭

聚寶山連梅子園荒亭落木正蒼蒼地霜東井  
歸舟驚江路西南去鳥長有容登臺還抱病何  
人送遠不懷鄉含情莫值秋冬際欲採芙蓉在  
斷腸

秦淮水閣歌送潘景升兼賦子荆

秦淮水乾刺雙閣蔣山寒煙掃疏簿渡頭殘柳  
餘幾枝脆葉危條慘於落舍旁笑問歸何遲吾  
儕汗漫安可知新林宿舸愁夜雪况有倡樓金  
屈卮我管揮金樂季少白頭袖手日常調愛君  
蒙底青錢空更縣珠玉邀銷紅千金五花叱換  
酒四臺七貴爭趨風我今沉冥無所求故知相  
邀輒掉頭愛君浪跡同虛用調卿早公知卿  
局促小兒徒見着袂袂結微誰最倚人傳海翁  
貴遊子誰識前身淨名士衣裏長懸如意珠後  
上載歸香海米當時豐下亦生善名埋逢余捉

松園集卷九

臂金陵市金粟青蓮笑相似山中寒蘿未可攀

有意乘春采江芷景升方載華嚴  
紅板歸善安

酬別苗五美人廿二韻

驕客行將盡歸心看柳條殘枝今欲報解纜是  
明朝卷幔牽羸翠妝岑應落潮管逢離宴殿曾  
負酒駘選一自移西閣相週只其倚石城斜對  
戶桃葉催容舸唱美元名岳娘家舊姓蕭何長  
兼倚玉漸許木投瑤浪迹真逢合景升方載華嚴  
紅板歸善安蘇淡若調  
扶頭移短晷連脣踏深宵庭屋為從語圍裁令  
莫憚脂香孟底度花艷燭前星畫扇情蠅小書

裙愛蝶嬌絃清霜欲徹鏡瑩月難消感神迎全  
鞞妝眉懶半描吮圓客妾顧腕弱勝郎佻歷歷  
諧新賞情情亮久要事過心共折情在夢無聊  
合贈煩纖手分題減素腰景窈長至返樂記小  
春饒舞樹山雲賸離帆浦雪逢吳洲重見月玄  
閉止寥寥景升方載華嚴  
紅板歸善安

阻風石頭城下長歌別孫士徵

君昨訪我膠城東流金赤日瑤霞紅科頭倒載  
碧海上海體搖羽青林中石頭城西與君別樹

松園集卷九

頭無伎地面裂十指朝懸直似槌骨今夜踏冷  
膝鐵磨君南都未見收仍回計君為我留推心  
不忍使我覺木意豈及君所謀治城山房阻舒  
眺更催綺閣飛跨秦淮之長流清澗激文漾綠  
帙鍾陵積翠橫簾鉤我於此中勞磚遺世遺世  
日跋跋如有求我巡長干十月紅樹之蕭寺君  
過百過碧玉之倡樓我非清齋即清齋君自擊  
鮮叫號等相對遠若無朋倚有時竟日言不調  
舍傍竊窺胡悠悠何云相好如相尤昔聞此言  
乃大笑世人那識真同調丈人呼聲各自許兒

曹媿娟旋相效君今歸山中谿上水木妙中年  
分陰自愛惜且勿飲酒學垂釣舒卷常看出世  
心文章早作干時料莫更蹉跎逐腐儒歸遲但  
使園中請

隔江懷鮑大

隔岍青山語可聞江花雪片晚紛紛是君憶我  
題詩夜魂夢如何不見君

早春郊遊荅朱老次韻

凌臆羈人稍定居風光暗入雪消餘冰霜晶晶  
江湖湖梅柳忽忽海岍舒野艇又逢禪客別清

林間詩卷九

齋漫道俗塵疎昨緣出郭歸來晚閒詠君詩愧

不如

送張伯美遊杭寄成之

夜雪侵梅樹陰寒勒戶深孤山訪疎夢二月響  
春會老因難逢面貧交秋寄心相逢憑憑藉與

話有書琴

送履和攜子之盧江

歸舟江上叢紛紛不忍吟詩祇爲君行雁又隨  
春後斷啼鳥偏向雪中聞沙明淒淒浦惟殘月天  
入巢湖少暮雲到日親知俱涕淚還憑驥子話

離琴

送子柔茶雲栖

結伴春方永尋僧興亦閒獨攜雙屐翠遙拂五  
雲山法侶多相識清齋正掩關誰知旅泊者心  
欲問無還

春暮與鮑谿父言懷

江上楊花覆白蘋對君猶喜見殘春雲山家在  
難乘興風月閒來自怡神芳盃盤餐留客共向  
人懷抱好誰親山中只是空相憶漫道天涯即  
比鄰

林間詩卷九

暮春谿父遠訪竹緝旬月臨別輒贈四首

秦淮西閣夜閉門桃葉渡離尊連曙傾歸舟兼  
平鶯風波一相失江上珍難遇至今離別心飄  
蕩揚子賦音塵阻空谷春華忽遲暮孤琴千里  
來多君美無度

越客來吳洲飛花快平陸睨焉日攜手散步東  
城曲芳園爽清池蒲稗帶脩木林深江月吐豔  
若蒼山麓朱亭畫仍局影湛華池深地偏宜深  
遊抱被期同宿更邀清冷絃當夜寫鳴玉佳期  
曠難合幽意經已熟君歸卧空山鶴懷遠幽積

連雨欲成森別酒不能醉空階崇蘭折苔花青  
滿地送子有歸心布帆拂山翠白間松泉美綠  
開網蘿蔚嵐光日夕佳濤響月明至何時此卜  
鄰開門見藥肆君平久寂寞移家恐難遂搔更  
空江雲日盡有餘思

歸人隨暮潮離憂自可識水小鳴城酒帆底吳  
山色渺然煙波際回首平生憶嚴江月圓時峽  
峭風潭裏五君勞夢魂猶甘水鄉食

竹風梧露小庭虛徒倚中宵念索居山郭酒船

松園浪詞長卷九

九

回月下雲泉彈唱別年餘空吟感客行春曲不  
見林僧結夏書  
唯有鄰翁相問訊握中  
佳句勝瓊塔

憶金陵六首

白下霜前遠樹紅經秋思浩無窮  
山亭子識得蒼苔落木風

秋陰婦客思騰騰木末荒臺  
誰信到家  
謝遠憶由齋舍望高金陵

最憶西風長板橋  
鄉知處一林寒  
六朝

寺門楊柳白門烏秋雨秋陰舊酒壺何處藥燕  
最相憶繚絲風雨暗西湖

憶昨長于萬木凋歸懷風雪西颯颯帝城春色  
欺人早愁見殘冬放柳條

鵬下風光旅客顏奇情孤絕未能還攜錢日向  
旗亭醉醉看長江雪後山

弔崑山張仲服

竹林陪小院長侍嗣宗遊菊好經冬在茶香竟  
日惜殘生餘幾屐老淚阻扁舟獨到空階下徒  
悲蕙草秋

松園浪詞長卷九

九

寒齋借夜宿遠客自鳴琴看畫翠山響剛燈獨  
酌深家貧從及潤身老憐知音今日人琴意升  
堂涕不禁

寄雪浪師京口

遙知宴坐長林芳杯渡中冷  
思提塵五州燼月夢禪牀  
橘山城味飽霜此地舊多支  
不見林僧春復冬夢經蘭若向  
津梁

真山雜題詩絕句十首

不見林僧春復冬夢經蘭若向  
西意一榻

今聞香來聽霜天塔院鐘。

紅樹青楓瑟瑟班宿雲殘月有無山煙巒自是

開家具施與林僧任往還

江月酣林水透霜水枯禪院舊繩牀鄰房僧起

啼鴉散塔裏殘燈颯曉光

見說南朝僧巨然筆蹤蒼老墨清妍野人風韻

惟牽率隨意來參杜撰禪

愛將枯木寫經行策策風林欲作聲一片斷腸

秋色裏白雲黃葉本無情

日落風開吉貝花荻菰葉壞映袈裟隔籬黃豆

燒松子憶得山房夜焙茶

橫雲山非細林東雨郭風塘宛轉通青蒿船歸

裝不得燈前幻出有無中

愛作江天萬木枯棘籬茅屋水禽呼酒腸但放

槎牙出不管還宜醒眼無

陳淳放筆學荆關愛作荒林澗水開我亦老閒

渾漫典葫蘆依樣畫秋山

朱鳥丹山不肯鳴欲圖毛羽世人驚何當千尺

朝陽樹却畫草鷄飲啄情

送孫氏舅歸陽山人行

松園浪淘集卷九

三

九

頻年風雪阻江關乍見翻成各怡顏殘臘已知  
無客到清宵聊共訪僧還歸則野艇潮頭月遠  
興書憲夢裏山若過阮家逢借問不須重話髮  
毛班

書水

宿世煙波老釣徒愛看掀舞仰江湖年來心似  
無波井猶帶狂瀾影相無

崑山響梵閣懷季常上人遊九峰一首

袈裟相伴踏清秋健即閒行懶即休記得罷琴  
吹笛夜雨聲茅屋小如舟

松園浪淘集卷九

三

九

昏黑南村暮露行柳齊如巷月相迎歸房便是  
僧歸院塔兩相看似宿生

九峰幾點小窻間知爾連歸渚上山同是愛山  
須盡興開雲且莫自飛還

詩李 卷七十一

七十虬須自奮張相遇自徧押清江教我不惜  
黃金盡知已還將白壁償坐客皆能調樂府嬌

兒已似愛文章自憐蒲柳嬰孩日曾木齊眉老  
孟光

松園浪淘集卷九

松間浪淘集

阮亨送

遇琴卷十九四十六首

谿山圖卷二首別唐叟二兄寄與石巖方

遲日媚初年芳郊詩酒筵觀魚行陟東養鶴欲

冲天山木罔將合園桃理盡連衣冠自圖畫賓

從亦羣仙

穿築多新意羣峰列坐隅誰將林壑貌自作海

山圖盤谷深堪隱仇池勢可呼不知城郭外冉

冉即蓬壺

孫漢陽屏風十二詠題詩

歲歲早春梅年年長命杯木應花勝帖先傍錦

屏開

君家玉樹枝託根在盤石怪底水綃開千雲亦

千尺玉蘭

萬樹曲江邊花時春風顛題詩少年日走馬黃

金鞭杏

河陽三月花咲成桃與李一往千春開香然腐

流水桃

聞說神仙宅曾聞頃刻花何如雲母障不夜闌

朝霞牡丹

月華金欲委風靜珠仍漾應有千歲龜暗巢蓮  
葉上蓮

海外珊瑚枝丹房玉齒齒神農未知名祝君多

男子百子榴

一勺金花潭少亦踰上壽不學東籬人采采徒

盈手菊

象木清霜後新花初日開憑將佳人授來方上

客顏木芙蓉

雙松摩蒼天偃蓋朝羣帝莫論鶴上人鶴壽不

知歲松鶴

朝餐綬山實書遊金馬門西池阿母下曾與漢

皇言供實

風流曾太守紛雲追神仙三山白雲起可拍洪

畦行海山

招德先宗兄

久綠雙眼卧僧與一椀遠不獨林花盡其如江

客歸庭開梧響寂夜雨酒香微莫厭過貧阮他

鄉相訪稀

題松憲請易圖

落落長松繫烏羅短籬疎格遠山多玄經讀罷

心如冰且喜無人載酒過

雨夜同家叔話舊

他鄉杯酒緩扁舟寒食西窗夜蜀幽一路草生  
春獨遠千峰花發鳥相求墳頭白石皆親拾澗  
畔長松是舊遊久客自憐歸未得空林應莫歎  
淹留家叔有詩

清明拜張三丈墓

去年寒食杏花新扶杖猶同過非鄰酒熟欲流  
中聖客花紅來哭下梁人白楊但種看成杜蒲  
柳雖存合作塵更有傷心無可道空山一別六

迴春

寄啓陽家叔是年五十

南山春草鹿初吻應歎閒居歲月流老去未依  
禪境住窮來須作醉鄉遊松花酒熟甜於蜜杏  
子羹稀滑似油到日園林知更美莫辭弟勸與  
兄酬

途張慎其秦中謁傾中丞就婚

中丞若佩俯成秦木下衣香渡孟津濯濯風流  
元似柳天天花月不勝春臺中列宿迎瓊儂  
裏紅蓮讓玉人遙識禮成思拜慶還從烏署問

鷄晨

子柔兄生子復聞晬日喜賦此詩

憶昨延馨兒曾聞吉夢遙慈親晬日居士坐  
禪時奇骨從僧揣嘉名被佛持賓來不須試看  
取辨無之

題桃花下雜

草綠日已長花紅風不起知有千歲翁放雜白  
雲裏

愁霖

慵起貪朝雨空階聽轉幽浪浪何日已悄悄不

松間浪河集卷二

能休突兀千閒屢離披五月袞威時無苦語心

弱耐禁愁

寄孫三廬江

自從君去少經過霖雨柴門有嘯歌懷袖尺書  
歲在江關蕭瑟暮年多過淮落木空明月到  
海青山欲白波閒道兒郎轉聰慧比來樽酒興  
如何

中秋莊民敬將軍遣舟相迎同張季俯觀

月余齋日止酒

維舟朝雨點澄灣人坐疎花共破顏美酒十千

來月下華星三五出雲開佳期誰夜思瓊樹飲  
態臨風看玉山最是雅歌餽樂事相逢解帶不  
知還

海上

海上潮生江怒號樓船風日典蕭騷粘天快鷁  
雙羊角吸月長鯨隻蟹螯一粟那須期汗漫三  
山如可見纖毫乘流自託莊生狐羨爾投竿欲  
解施

十八夜將別忽部中奏樂有善撾鼓者遂  
智飲至夜分

松間浪河集卷一

五

二六

關門立馬過栖鴉把燭中庭疊鼓笳小隊青絲  
重按拍輕衫白塵試聽樹為憐一水寬水帶且  
戀三杯畔幘紗寄語紅蓮池上月星星休照髮  
邊華

送葛山人

江月紫舟回迷門秋可憐長因買酒日還憶買  
文錢興懷寧論醉身空不異禪只愁湖水潤歸  
處夕陽蟬

酒閒歌送洞庭葛實甫兼寄訊一雨禪師  
憶昨梅花籃輦傍映樹湖山青黛光戊申春同  
朱白民仲

和長蘅開五 兩山可呼不盈尺漣漪無風葦可  
看梅山中 航雲山笑人成白首只今不來知來否秋風秋  
雨衙門前指君家山酌君酒峰頭倚袖懸青蒼  
蘭若透迤松桂香記取山深雲亦好詩句為  
傳問訊到禪房

題江月閣贈建昌梅子史

名 陸 生

弄丹燕子磯江水剛見底歸客中夜分櫓盡鐘  
邏迤至今白玉光眼花時款起醉吟秋鐘詩此  
圖聊借耳曹能通子通可心閒枕月皎容  
好如酒美畫師隔前身習氣現彈指看宇何微  
茫兀傲乃似子坐客爭持鬚此處不凡矣放筆  
亦自笑一戲復爾爾平生滄蕩人饑餓僅免死  
樽罍遙可呼崩壘先見耻天公憐寂寞笑兀來  
快士破垣行寶葵空庖出乾肺歌仍落金石管  
欲迷宮徵不辭笑脫頓感防怒切齒此語久欲  
吞憑君吐終始

送林符卿自吳興遊新安

春前已結還山伴涼至看君且獨行一水蒞城  
秋雨色萬山黑開舊灘帶局變應到官衙發名  
在曾教客座傾朋好憐余問雙髯為言懷舊減



風情

送蒲山宋比王歌

此詩見蒲山先生集卷之五

古人片言感知已世上游揚徒為爾市肆藏名

三十年客坐神交幾千里詞賦小道不足論青  
眼逢君翻可耻別有平生廓落心肝膽憑君詩  
終始人言作客不稱意君更驚然殊自喜江陂  
落落浩無際澄潭歷歷深見底吾家四壁生蓬

蒲山先生集卷之五

七

高紙意竹屋寒蕭驗與中就我肯濁膠月下往

件來吾曹具誇激與爭力况復情措歎琴德

酒酣矚日呼墨汁輕統大障淋漓濕蛟龍備強

怒欲飛曳練崩雲看不及莫言文章老更成少

時落筆人盡驚輟毫髮硯堂吾意貴欲同輸萬

古情蒼茫地郊見百里送君辭以寒山城意未

別促不揚寫罷琴夜靜松風聲別後音書余懶

作煩書幼輿置直整若見王郎好奇書慰余心

迹雙寂寞

詩音卷五

陳侯介壽詩賦得秋字

庚子魚

化國舒長莫仁風叶爽秋同將九隴美鏡獻萬

年圃圖畫榮陳紀芳旗掛太丘湖尊千里鼓海

錯百城羨鶴舞舞琴室是輕戲綵樓慈顏方式

燕民瘼更精求傷稼知時亟施蒲覺惠優溝中

餘起色境上匝歌謳漢典宜增秩吳鄉速置郵

偏宜晉懷縣日奉板輿遊

得康字

庚子魚

為令丹砂邑王喬白玉堂量移多寵渥靜養有

輝光列宿調珍膳天星挹酒漿彈琴花氣入扇

枕竹風涼寢閣巢鳥易公庭集鳳凰省災知歲

化國詩集卷十

八

勝歌舞若時康美頌歸中甫崇班待夕郎 聖

朝先孝哩早晚拜宸章

得風字

庚子魚

甲族閩方古蒙區震澤雄仙輿理越嶠望西覽

吳風太史應古象真人已向東趨庭元鶴鳴

脰亦揮桐門引登龍客郊連押稚童桑弧海

岱十候倚嶼峒玉樹水衫綵楹花近酒紅江河

常後海稱音自雜嵩經術苗川禾年光渭水熊

竹看難老日冕烏入南宮

寄懷宋比王兼訊翁陳二子

庚子魚

久客懷人慣殘冬意若何難將詩發興甘值病  
清磨雪片闔中少梅花年外多欣聞後歸侶春  
到許經過

臘下逢回載聞城正憶棠長歌仍道故勝事即  
吾廬行李還相及流年竟莫居崎嶇水雪際琴  
緒復何如

姑蔑鄰除歲還家詎可憑天寒問歸水人迴望  
壺水詩札來逾好歌懷讀未會春深話歸梅挂  
蕩亦無恒

同舟分建業聞欲向鍾離已判無來信惟應把  
贈詩文章寄旅見憔悴路人疑寂寂廿逢累休  
論會汝期

戲題王無際湖上遊册

我思廿年前遂景暗吟諷家山富幽奇勝友情  
難共牢記詩曲折歸竹千里供貪奇數天井前山  
雲崩澗千絡谷湧人半絳指畫欲了然口說嫌  
未痛邇來頗自笑思此如昨夢亦曾歷九峰刺  
伎幾一弄旋悔疲心願及為耳日用欲作已輒  
休清債入適空石癖乃過我批遠劇喧聞忍飢

捺湖誰飲馬喜晚鬆雪唯轉宵煇旭嘯踏晨東  
新詩遲暮寫萬狀莫潛縱驟讀神已馳沉吟色  
猶動毫端掉奇舌巧韻貼春呀第莫向聾聵俗  
耳未易捺不見看山人雙眼只如帶

書事

多年團扇疊空箱不道閒看費村量長日自開  
自鎖路人傳語到蕭郎

題畫扇

畫中平遠見春洲二月煙林綠漸柔此是笱年  
歌舞地碧潭紅樹美人遊

過唐正叔郊居漫題索和

小塘潮落碧氣高晴靄青絲繫綠筠野老謀期  
同夜雨故人詩態似春雲忘形飲痛披衣慣捉  
鼠吹輕擁被聞如此風流俱舍寫不吟泉自便  
浮君

宿長荷齋閣即事有懷先主

酒醒雲散向君家却憶迴舟聽琵琶小閣同燈  
過宿易鄰房滅燭正聞蛙西山二月辛梅夢  
隋多時遠柳花住客杯盤固筭美何由縮地句  
人涯

巳酉春暮唐正叔鄭開孟攜樽就吾家僕  
蒲田翁吾鼎醉後自爲短歌

載酒送君祭杯杳衙門底燭盡復傾主醉客  
欲起筵中分散即黯然明日離憂那可擬春光  
三月三十時客路千山千萬里貧家愛客門如  
水飢鼠夜憂晨雀喜自迴鮑子今三春塵榻何  
由弛行李崎嶇好事我亦笑寂寞爲歡私且紀  
清歌匝梁夜無燭明月翻星光泥泥入厨得酒  
共飲冷醞鮮暗搜寧用七醉穿林影東庵東月  
落鍾鳴木言已至今猶傳踏月圖遠客借觀談  
史美君來抵其一盤蔬不用葷糝汚衲几莫辭  
千里赴一笑春嶠長教勝冬蟻

寄獄中

誤失蒼鷹意真令市虎成幾人猶有飯公道竟  
難明宥半銘堪覆垂堂戒欲傾第安千古事只  
有一虞卿

松園浪淘集

卷十一

春湖卷十一 五十七首

送翁吾雅過崑山宿張氏山園

新酒殘花奈遠行曉風吹席過山城江波自作  
留人色語翠猶懸宿客情倚棹穿芳洲細移  
舟潮入暮池平休立曾城攜琴到千里春愁一  
夕生

送客開門對雨懷仲和讀書花山

梅發牙部日掩屏紫藤開盡燕雛飛半燕不放  
遊人屐細雨仍沾送客衣水國陰晴孤棹倚花

松園浪淘集卷十一

源遠近 曾歸書窻夜火齋厨磨過却家園笋

正肥

開門訪舊作

悵望吳關百里餘故園兄弟日應疎  
絲枹賦水春愁水不如秋寫鴛分桃葉渡釣  
船今傍藕花居掃眉才子何由見一訊橋邊女  
蛟書

野服湖道中值雨漫興

江南四月棟花風綠雨生寒水氣通吳苑歌殘  
春寂寂版灘帆遠碧濛濛經時浪迹攤書外盡

日風燥潑墨中莫憶鄉園若四首江湖隨地足  
漁翁

塘橋道中

桑陰沃沃雨浪浪帆飽江肥客興長已自一舟  
同泛宅何煩千里更賣撞洲前笋出松醪碧水  
面茶傾豆予香風物杳然迷處所不知明日是  
錢塘

西湖訪舊兼柬新知

身名不問廿年間寂寞荒江絕往還落月尚疑  
顏色在澄湖空照鬢毛斑論交處士曾懷刺頌

松園浪淘集卷十一

酒先生善閉關欲傍南屏寺小築卧聽黃鳥話

晴山

將奈雲栖漫述

飄零短髮不勝簪長掩蘿齋榜一龕春後禪榻  
三笠外夢中田舍五湖南嶺霞霽在終何事上  
木形殘賦不堪測日藍舉客裁酒雙眉入社欲  
懷慙

題畫

夜雨千峰湖水渾楊花萍葉兩無恨河金城角  
漁燈裏白浪斜風送到門

處處生香杜若洲春江不動白雲流掉頭紗帽  
無拘束不向留意便消樓

將歸呈所知

莫笑狂夫歸每遲興中開轍輒相思東郭計別  
應邀宿非郭多情已賦詩夜提重轡同伊友昨  
分香鉢記禪師獨慙愛畫漁行色看飽何殊說  
食時

許成之鮑谿父追送塘橋余齋日不飲

湖頭十日雨冥冥茶盞香爐問小亭幾共挑燈  
歸郡郭還同襖被宿郊祠行舟淥水當歌漫送

松園漫錄卷十一

三

子

客逢山對酒青此夕暗應添白髮老夫那易獨

為醒

送吳趾瑞還郡親者

南窗涼月非窻雜微暑殘霖奈別何長日騫愁  
空倚薄浮雲世事易清磨掉頭詩卷人開少繫  
肘方書海上多歸覲庭閣知健在扁舟那惜更  
經過

題高扇送長蘅

百巧千窮老便休詩腸滿手對君羞自今別有  
安閒法不做恁人少出頭

送張伯美非遊

扁舟曾共秣陵遊今日臨岐感素秋舊國江山  
客子路新年雨雪帝王州空傳京洛還西笑真  
見吳儂向非愁直到邗江始分手前程猶有一  
登樓

送李長蘅非上三首

虎山橋同觀月作

少年負壯志離觴縱橫揮中歲頗耽寂幽懷澹  
無依何當與子別惻惻乃多違子本青雲人滿  
酒富清機邀我同袍侶蓬門去幽栖誰當數晨  
夕玄言解其微恨不同秉燭從子郊園扉

松園漫錄卷十一

四

詩

送子復行役前期登非因焦嶺宜終宵江光洗  
月露挹彼萬里流話此兩岐路郭郭未可越回  
景已盈度虎山亦清絕心賞諸遠慕離從自少  
歡陳迹况多故管遊於紅顏雙領俄被素悠悠  
百年閒徒為俗所誤

接毫心常補臨訣意彌小告所欲贈子下語各  
自領開茲南非居誰能不憫兩夸人其榮名達  
士勸深者鑿方吾自量腹壯子當騁康路方多  
虞窘步亦思整與子尚有心胡能置形影

焦山別夜宿湛公房作

揮手猶在望日極此巖阿神水別時濶雲山曠  
處多典中聊倚泊方外尚蹉跎意緒紛蕭索秋  
意生夕波

平山堂

節物蕭森風日品登臨我輩此蕪城平山自向  
堂中列晚樹還疑施底行老畏荒坡憑憑代謝醉  
宜寒甃出深清樽前兄弟休回首無限茱萸故  
國情

平山堂歌

淮南九月天雨宿邀我共醉平山堂蜀岡逶迤

松間浪淘集卷五

五

雲日黃雷塘燕澗葭菼蒼我懷石山與歐陽古  
壁頽塌龍蛇藏恨無穹碑鐫琳琅江南翠山屏  
風張燁樹歷歷城微茫吾宗心遠迹隨俗栖遲  
市塵種花木山中舊書笈千軸推案牙籌仰看  
屋頽我一笑心已足便呼酒暇出林麓堆盤羹  
炙手自剝對持雙螯蟹紅玉惜無佳人勸醉離  
戲催清詠發伶僕酒闌欲窮千里日鏡仰共聞  
人代速我來送客復為客人生袞袞無由非三  
年不得見顏色咫尺僅一通消息男兒頭顱已  
半百不見坡翁有言寒食重九莫虛擲

九日值方叔北上惜別

替違白下田初黃乍見那溝川復光馬上春雲  
看杏苑客中霜節正莫房珠傳曲裏嫌聲短玉  
側風前憶態長老別知音易惆悵離言何惜不  
成章

同魯生夜歸飯于貞舅氏館

曉魄沉林端殘露滴松阪遠心寄遠岑奇日憩  
孤嗽秋凜天宇澄日倒雲水遠下嶺光易墮綠  
源歸稍晚主人供家醞雞黍邀星飯送客燃荆  
薪回光照斜腹

松間浪淘集卷五

六

三十一

書風雨夜泊沽酒岡

雨作江花秋作聲荒寒如夢旅魂清村醪未足  
消愁物欲共殘燈話到明

懷孫三股和

蕭蕭寒雨濕葦蒼島下明燈客未來聞世我思  
同嚼蠟爭時君正似燃灰空驚日月渴雙鬢長  
苦風塵阻一杯擬向鄰翁頻買酒兩懷成晚共  
君開

別

追送故人方伯兩郡城值雨夜發道故惜

管年追送姑芥郭落木寒雲上廢臺千里勞君  
胡會面扁舟爲我復遲迴暗潮急夜如鳴葉細  
雨連江似散埃久客正難論意緒擬將襟抱向  
君開

飲孫履和同錢二丈妻大兄酒後見月感  
懷口號

飲人零落歌朋散酒熟比鄰不復沽久乏壺殮  
供上客漸無董董血到中厨隔淮信杳長相盼見  
月情來只一呼欲問休心安樂法自將明鏡照  
頭顛

病中送履和兼懷李茂脩

江楓落後見君遲欲雪前林又別時多病酒杯  
難共醉獨行歸路更相思  
同歸家人老志慙腰帶舊保逢春問粵絲身世  
飄蓬何日定楚雲淮水各淒其

歲除同吳趾瑞言懷

歲安他鄉客自說向人白髮又逢春病餘詞可  
費無兼佳久能甘飢有糜半堂佛燈分之詞過  
情臘酒其比鄰寒齋幸不妨高卧竟日門掩長  
者賓

庚戌元日漫興

東方霞彩麗城阿曙色葱蔥臘意和臨老春華  
休造次懷人夜雪已蹉跎風光共喜新年入歲  
月其如往事何欲訪禪栖生遠興五雲山翠六  
橋波

喜雪器閣孟同飯

江畔冬暄見雪遲初年臘候尚相宜似添階草  
忘憂色故遠簷梅索笑枝自起煎茶聞宿火朋  
來得酒間新詩中厨正可供籩糲且喜情親坐  
不辭

松間浪淘集卷上

八

正月四日張次公先生過遇琴館留宿對  
雪即事

野翁猶自愛貧家一笑柴門起暮鴉柏葉細傾  
元日儘松蘿顛淡小春茶沉沉帶雨簷苔落湘  
漸無風徑竹斜破榻尚堪留十日晴頭濁酒未  
須賒

過蘇生郊居探梅

白鶴山邊遠寺紅卍卍江路竹深深幽人獨訪  
寒梅野菓雀羣飛小樹叢林下蒼苔仍濁酒興  
中碧水更春風山來送客經過地無那那愁歲

歲同

郊遊歸答宋丈見訊次韻

青鞋白髮好禁春乘興時為獨往人江上梅花  
殘雪後竹間茅屋臘醉新風林待月閒眠晚野  
墅燒燈中酒頻歸臥空牀把詩卷經旬出飲一  
傷神

西郭梅園有懷長蘅伯美

梅花樹下見春還在野柴荆不置關二月青鞋  
仍近郭三年藍帽吳山鄉愁亂處音書絕去  
髮催時日夜班此際京華騎馬客故園遙憶不

同琴

雨中苦未濟之見招

經時相憶共銜杯閉戶那知興盡回雙屐未綠  
花徑入尺書頻向草堂開春帆曉隔連山雨江  
浦寒驚昨夜雷且就君家細斟酌五湖漂蕩正  
殘梅晴子柔子莫西山  
百梅雨未遠

唐兄叔達六十初度

卅年三徑共蒿蓬蒲杯輪君頰尚紅提摩戲看  
標處月揮斤真蓮鼻端風雙眼自耐談言妙一  
顧懸知辨曲工老去欲參無漏法與君同事淨

名翁

鮑明至感悼口號

千里銜悲遠到門未看顏面已清冤吞聲怕語  
驚心事入夢空餘執手言新草孤墳正寒食梨  
花山閣自黃昏送車聞道盈千兩雙淚何由寄  
故園

過長蘅畫柳歎別

當時相送向京華同見秋揚起歎嗟君自客回  
僕又客漫天春恨似楊花

崑山道中送吳趾瑞之維揚

雨晴山郭換生衣送客揚花困復飛殘夢悠揚  
尋弟妹驚懷迢遞訪庭闈過江樓實凌晨美出  
水鱖魚應候肥親舊逢君問蹤跡湖風灘月去  
忘機

再過杭州訪許成之同鮑給父話舊

湖頭城角雨如麻宿酒殘歌夜歸茶自艾經過  
無此客欲尋好事更誰家智連別夢猶芳其早  
晚歸帆已棟花人事年光應共惜相逢鬢醉是  
生涯

雨中遊寶石山題畫



峰搖白雨水拖藍萬木含風綠正酣記得松毛  
初泊日破船撐笠過湖南

湖南晚歸

湖頭新水出新綿荷葉生時又一年柔雅亂燒  
斜日裏百層山翠萬條煙

送客觀潮夜歸逢成之醉後作

歸帆已遠酒初消江上逢君破寂寥無限鄉愁  
不解說蕭燈空畫夕陽潮

許敬章白下寄丙午所書秦淮秋雨索題

六年光景未題詩詩得如塵似夢時  
雨濕雲

松園詩集卷五

休細看春來容易成絲

十一

秦時淮水晉時歌桃葉人家相望多水上樓中  
人不見一聲剛盡奈君何

題吳處上若虛風雪沽酒圖

鍾陵風色白皚皚好事還令送一  
杯誰似日寒

吳處士跨鞍沽取滿餅來

八公官酒少人知與致青絲更不  
是驢背凌鏡

風雪裏為君裝出灞橋詩

雨中東吳淳叔

鄰莊近住菊花居問訊若仍有報書雲出正思

簾雨過水添偏喜閣晴餘湖陰見酒還能畫地  
僻逢人或不梳何日城邊搖小艇陶然高枕即

吾廬

垂楊人馬題扇二絕句

花點黃金勒絲揚碧玉鞭香風傳笑語吹斷六  
橋煙

年少傷心處桃花落日紅酒船吹吹山翠遠

濛濛

西湖雜題

不上漸江又過春家山雲木想難真米顛墨法

松園詩集卷五

休相較一段荒寒自損神

十一

風隄霧塔欲分剛閣雨紫陰雨未成我試書君  
團扇上船愈含墨信風行

嵐添湖面樹頭青雨點香煙問水亭舟到時  
人不見菰蒲風裏散鷓鴣

衝嵐戴雨到雲居湖暎松光挂詩疏半醉半醒  
剛畫得扇頭落日見漁

金沙灘頭金色蓮雷峰斜日非高煙輕舟獨自

唱歌去道是無情亦可憐

水流花落竹陰迴石路人稀空翠來元是前春

看松客共穿香店摘青梅

雨晴吳介山淳叔邀泛湖和顏將軍韻

西湖山雨曉來空  
灌木陰香雪中放  
舸綠樽須盡日  
開襟彩筆自生風  
能詩年喜逢光祿  
避酒還愁過孟公  
是日復有集醉後狂歌那復惜亦知高唱和難工

贈陳文叔

陳生師事何長卿  
通章私印俱擅名  
古塚破盡山鬼泣  
烏跡塚得蛟龍爭  
爲人一生何坦宕  
往往刀文逼奈相  
長身八尺鬚眉蒼  
開口掀髯笑

相向囊空酒乾不愛錢  
讀我歌辭神欲王  
故知巧藝自有真  
孰彼何山出  
雄壯自言雕鏤木  
小道白首難工意  
類浩世年若學轉茫然  
胡悔昔時名  
與早寸心得  
夫空自知衆目那能分  
禮好我聞此言良可悲  
歌終三歎同添倒

松園浪淘集

荆雲卷十二 五十二

偷聞上人同宿淨慈則微開

猶憶早春別那期中夏逢偶蘇亦外寺同看東

庵松東遇<sub>平</sub>深林出新浴細雨鳴疎鍾法侶

舊相得幽懷知幾重

入籍光

灌木夾脩篁泉聲綠澗長白同籃輿入更喜酒

餅香筵切雲根白瓜淘雪乳涼老僧宜野性敬

倒共繩牀

松園浪淘集卷五

同聞上人作

旬月旋來此同遊亦偶然經行適多暇喧寂自

俱禪出寺<sub>和</sub>峰<sub>亦</sub>歸<sub>於</sub>終<sub>夜</sub>來<sub>獨</sub>慙<sub>心</sub>住<sub>著</sub>仍

是愛幽偏

雨夜懷許成之

卧君北軒下頻期來此峰空林隈幽獨累月坐

疎帷夜久<sub>氣</sub>集<sub>雨</sub>多<sub>泉</sub>響<sub>重</sub>青<sub>酒</sub>正<sub>盈</sub>綠<sub>相</sub>

思獨不從

步月懷聞師兄

獨出幽篁涉暗泉雙峰林表月娟娟南屏禪客

遙相憶歸向高愈應未眠

坐月金蓮池

竹根松月白冷冷暗石荒藤坐小螢却笑林僧

也歸去夜泉何事不同聽

柄籍尤奇訊張卿子

萬家煙郭俯<sub>訊</sub>氣<sub>十</sub>里<sub>湖</sub>鍾<sub>杳</sub>當<sub>聞</sub>近<sub>市</sub>梅<sub>天</sub>

曾<sub>載</sub>酒<sub>深</sub>山<sub>松</sub>月<sub>恨</sub>無<sub>若</sub>醉<sub>來</sub>點<sub>筆</sub>唯<sub>青</sub>嶂<sub>吟</sub>

罷<sub>書</sub>空<sub>祇</sub>白<sub>雲</sub>行<sub>藥</sub>定<sub>應</sub>多<sub>妙</sub>句<sub>欲</sub>披<sub>三</sub>徑<sub>共</sub>

論文

登北高東王徵美兼呈馬薛二子

松園浪淘集卷三

散髮高峰雙<sub>枝</sub>輕<sub>石</sub>來<sub>虛</sub>閣<sub>聽</sub>泉<sub>聲</sub>懸<sub>知</sub>澗<sub>壑</sub>

堪<sub>乘</sub>興<sub>無</sub>邪<sub>雲</sub>山<sub>空</sub>別<sub>情</sub>勝<sub>賞</sub>難<sub>同</sub>許<sub>玄</sub>度<sub>詩</sub>

題<sub>應</sub>共<sub>謝</sub>宣<sub>城</sub>百<sub>壺</sub>心<sub>憶</sub>南<sub>屏</sub>會<sub>鶴</sub>首<sub>江</sub>潮<sub>月</sub>

欲生

同聞師兄鮑翁父登北高峰宿絕頂僧舍

即事<sub>張</sub>或<sub>高</sub>遊

雙峰徑轉石<sub>林</sub>蒼<sub>攜</sub>客<sub>捫</sub>蘿<sub>宿</sub>上<sub>方</sub>澗<sub>飲</sub>斷<sub>虹</sub>

剛<sub>積</sub>翠<sub>湖</sub>飛<sub>片</sub>雨<sub>亂</sub>斜<sub>陽</sub>東<sub>來</sub>島<sub>嶼</sub>在<sub>江</sub>郭<sub>西</sub>

去<sub>雲</sub>山<sub>指</sub>故<sub>鄉</sub>夜<sub>久</sub>禪<sub>心</sub>同<sub>寂</sub>歷<sub>松</sub>風<sub>滿</sub>嶺<sub>一</sub>

何長

月夜淨慈值周本因懷朱白民

息影非峰下泉源未覺深  
那知向城郭俄得  
招尋自發月中喘  
病清物外心轉憶  
孤山夜湖風正滿林

題五月園

桑根脫出水禽飛  
棹拍蓮花露濕衣  
山月下來殘酒醒  
摘將荷葉盞頭歸

靈隱絕句

欲訪高人見古藤  
林風山月曉堪乘  
偶來不見意中客  
一笑還逢石上僧

松園詩集卷三

徑出雙峰石有苔  
松驕竹允書難開  
偶然記得林僧約  
獨過湖心載月來

竹裏書意夜不關  
峰頭踏月澗西還  
陰崖泉樹深深濕  
倒射寒光雪滿山

雨濯松蘿泛早涼  
竹聲寂歷湖聲長  
林燠未散遠峰出  
手卷殘經石夕鳴

索隱夜歸

桑路沙中盡峰陰  
松杪多積香  
剛露葉落雨曉風荷

澹澹夏雲裏僧意  
殊可藉前山  
有水電催上採

菱舫

過三生石依蓮上人精舍

開士初名遠禪公  
舊姓支種蓮曾鑿  
沼學草亦臨池石  
竹延山翠藤花習  
碧滋偶來茅屋下  
真欲賦新詩

再同筮父看天竺佳樹三生石

昨引林僧入今乘  
山客遊汲泉巖寒  
聽看桂野風秋徑  
石相縈抱因瓜自  
帶鉤葛洪川畔路  
臨去復遲留

湖南同吳淳叔方若淵筮父泛月即事

松園詩集卷三

竹嶼花潭木閣重  
門移蘭舸夜從容  
風前杯影金波淨  
雲裏歌聲翠黛濃  
潑潑瓜皮猶散綺  
蒼蒼蒼遠樹欲成  
峰非山蘿月暈相  
待惆悵南屏起暮鐘

宗鏡堂玄津上人房

開士安禪處居然  
十笏強崖陰扶砌  
疎松影臥階長菱  
芰蓮花氣茶瓜水  
清香助應應塔廟  
兼得問津梁

余愛丁家山水木幽茂題畫留僧舍

不是看山便畫山  
的應送老不知還  
商量水澗

雲多處隨意茅茨著幾間

七夕懷平仲揚州

江邊一別兩悠悠湖上相思且滯留千里星河  
同此夜廿橋明月自三秋無由結伴還鄉况  
欲因人作遠遊潦倒更於何地會見君容已雪  
盈頭

得子柔長衛致張季脩書

久擬還山訪敝廬故人相望轉愁予爭憐日暮  
江東客與致春前菊昔年寄在飲味且隨衝  
浦雁稻梁寧問武昌魚沉蘭自符思公子澤畔

松間真澗集卷三

何勞更卜居

石佛庵習別雲開薛更生

庵前握手且盤桓竹裏峰陰秀可餐幾夜明河  
三那下一年黃葉六橋看空濛野艇晨紫濕桂  
曳湖鍾暮雨寒同望故人腸欲斷臨歧那怪別  
離難

謝別蕙光

新詩吟罷重依依貫得離觴不忍揮投海輕雲  
峰頂懸挾泉疎雨寺頭飛江離遠道還成夢庭  
樹孤帆且望歸臨水登山空有淚不堪沾濕美

人永

懷霜光

磴盤松栎上青冥累月泉源戀翠屏谷口湖鍾  
秋裊裊江頭煙嶼曉熒熒閒窓書罷陰長積  
聞歌殘夜不扃乍別雲蘿餘爽氣回思煩暑一  
時醒

九月二日子柔天谷丈穀輩俱集隱峰師

東林軒話別

往來支許最風流盡日去言自倡酬節物況憐  
重九近煙霜還憶兩高秋荆雲寒菊雙蓬鬢濁  
酒清琴幾白頭解得浮生無住著不將搖落倍  
離憂

松間真澗集卷三

六

同唐婁二兄過安亭訪張六泉丈因值洞

庭嚴澄宇即事

獨訪空林欲到遲十年衰病自襟期野人木榻  
空雙都山客明燈共一卮簷樹正當江白處孤  
帆重繫葉黃時那堪問訊還傷別歲暮湘潭起  
夢思

十月二日親朋拏舟追餞有同至崑山者

時谿父卧病寺中

郭外西風片雨晴。燈前倚俦百壺清。纖纖初月生寒網。浙海殘潮到曉平。旅病祇懸暎夕夢。送歸還上小山行。共知別後稽康懶。況隔衡陽少雁聲。

十六夜登瓜洲城看月懷舊寄所親

十年曾宿焦山寺。浪意天寒少客行。明日片帆仍遠道。一時雙眼復孤城。暮山欲盡離尊歇。黃葉全稀白髮生。別後故人無限憶。隔江同見月初盈。

阻風題畫扇示張老

松間注河集卷之三

風起蘆花雪滿衣。荆吳森森片帆飛。青山一路何曾斷。底事瀟湘雁亦稀。

李洋河舟中戲為伴體遣意

半似春還半似秋。不成估舶不成遊。幸無水雪傷離思。且有雲山遮客愁。遠雁如塵飛水石。離帆疑葉下汀洲。明年更鼓瀟湘柁。老淚憑添萬里流。

題畫

萬樹枯楊近驛樓。楚江無盡向東流。故園亦有登樓眼。莫送春光到陌頭。

高竹長榆到矮橋。殘冬無日不招邀。南屏行脚歸來否。獨遠寒塘看柳條。

殘鴈無人望客還。舉頭乾鵲漫相關。柳枝忽作黃金色。同上西樓看曉山。

梅的庵前暮雀譁。小梅今着幾枝花。玲瓏鴈意渾描得。誰道狂夫不憶家。

題桃花流水送張老

寒宵同夢畫同行。我住君歸無限情。春水送船隨意急。故園歸到是清明。

秋後戲柬吳中親知二首

松間注河集卷之三

莫論楚客易悲哀。況值經秋信始迴。抱影不知江上住。連宵微覺浪聲來。鏡中白髮千梳雪。屋裏烏皮一寸埃。若問身心調伏否。相將都似不燃灰。

虛舟甘已逐萍蓬。環堵依然半畝宮。勳業不勞看鏡裏。生涯聊復閉門中。攜來茗飲仍吳餉。隔絕人煙斷楚風。譬是在家禪丈室。多時未與故交通。

登樓

少小聽歌怕唱愁。一聲楚尾與吳頭。如今身在

傷心地。但見春光莫上懷。

壬子元日試筆

歲朝官舍書陰陰。楚客經時懶越吟。邪思漸寡  
何用遣禪功。無得但看心閒傾水盞。凝花乳靜  
對銅餅出妙音。陌上東風有消息。玉壺春色擬  
同樹。

晚來虛手卷殘經。步屨東堂坐小亭。煙樹岡頭  
圍斷障。遠梅牆角點疎星。圍菘翠甲春前短。簷  
桂交柯雪後青。老因自甘閒寂味。莫因時節感  
飄零。

松園詩集卷三

九

開建田冬後陸行入楚觀者除歲已遲其

至

郎君肯為作書郵。日觀庭開却遠遊。豪宕江山  
添起色。崢嶸水雪波生愁。路瞻蘆草經殘臘。馬  
過巴河正穩流。春酒官衙須拜慶。使車早晚發  
衡州。

喜燈花作

新年燈火解生花。似報歸期漸有涯。身世等看  
俱過客。夢魂何事獨思家。長貧驥子唯憐幼。學  
語雛孫欲喚爺。偏使親知暗愁絕。共傷臨老負

春華

感春

少小茲晨喜欲狂。相邀結束踏春場。暗思豪興  
隨年減。空愧浮生向老忙。遊隊懶追依酒伴。歌  
榭嫌闌憩僧坊。明年祇有還山約。願醉松傍與  
竹傍。

元夕

幾年元夕獨清齋。長負燒燈結綺街。無復紅顏  
凌紫陌。難忘黃帽返青鞋。鄉書正使丹心破。吳  
橘空憐綠袖懷。何處臨風吹玉笛。梅花江月自

松園詩集卷三

十

天涯

病酒書懷呈烈明兄

春還江上見雙魚。忽復芳郊二月初。草色悄悄  
禁雨濕。柳條嫋嫋成寒舒。何當遠道逢多病。賴  
有新知慰索居。潦倒祇應判共醉。燈前難遣綠  
尊虛。

次韻寄子采兄兼柬所親

東林還往近如何。萬里歸心一酒盃。客裏春寒忽  
忽過。望遠不堪芳草遍。開書應對落花多。天邊  
帆影揚州路。雪後江聲灤酒波。為報心情蕭索

盡相逢無復舊悲歌

憶舊寄茂初兄弟魯生方孺諸君

沿江路熟早梅開出郭逢春探幾回  
愛觸繁香呼白墮還穿碧水卧蒼苔  
多情酒客風中至半夜歌船雪後迴  
處處題詩滿青竹不堪蹤跡漫塵埃

不見方體戲東仲和長蘅兼訊無際正叔

閑孟兄弟

不見東家孤湛亭漫傳消息思南屏  
三春作客寸心折萬里向君雙眼青  
湖邊弄舫自理曲園

松圓浪淘集卷三

二二

中揮鋤同掛經西城草閣正安穩  
非郊騎驢空

遠峒青絲玉壺幾人別紫藤煥樹花冥冥

同羽闕惜別

緘完遠信自題詩與話歸期未可期  
誰意春風俄送客還聽夜雨各傷離  
三年形影空皮骨一夕愁心長髮絲  
去住相看真是夢思君何日解人願



松園浪淘集

春帆卷十三 五六十首

絕句

絕句

遠樹春雲白晴洲落日香江南無限好畫山斷  
君腸

甘寧廟前古樹神鴉

回經捲雪樓神鴉啼不去記得泊舟時月明天  
欲曙

夜雨

江夜雨浪浪春風難禁當匡廬雲霧裏半月到

清陽

歸舟續成前冬阻風畫句

黃蘆葉舞清寒西客日風江在楚舟歸客正隨  
歸雁後。晴鴨春色在城頭。

清明舟中

清明寒食由頭哭到處猶傳舊風俗無家自愧  
百年身有情共傷千里目漢陽渡口柳依依江  
風作花雪打衣經旬始過道士漲五日未離黃  
鵠磯。吳王廟前烏銜肉又攪崩江作銀屋又魚  
艇子不敢行畫傍官船慙水宿春光忽開三月

三紅桃寫鏡江拖藍煙花繞下兩孤非松楸正  
在九華南嶼磯亭亭落日孤春原盡處是蕪湖  
青煙白道人歸去紙錢掛樹啼鶯鳥

書燕字本  
官柳生桃葉花狂易作泥銜春江燕子莫向翠  
樓栖

真州耐祖辛宗老  
岸後猶逢笑語溫春風尺素到柴門他鄉向上  
三年上細雨江天幾斷魂

平生個儘更能文好事耽奇老子雲寂寞茂陵  
多病日消中非為卓文君

真州夾岬接桃花舟過心搖腹痛車絮酒一杯  
澆宿草白頭清淚漫交加  
拜錢明府二丈幕

四月黃花入麥疎白楊風急點踏踏交情未展  
生鋤後客淚徒沾宿草餘三步獨過橋老墓一  
屢誰問子雲居漫言泉路傑期在盼斷原頭會  
楚車

雨中張子薪餉麥  
梅雨糝風六月涼滕橋帖水水平秧正思村落

琴書靜忽送柴門餅餌香

海畔耐張天谷先生墓

春盡花飛歸客晚  
葛陂龍去杳難攀  
無人枕內收鴻寶  
有訣囊中秘大還  
華表音塵遠  
海路玉棺冤  
氣四明山  
潸然哭向神仙塚  
不是來觀麻博開

次韻酬茂初病餘見訊六月長孫阿庚死

支離城郭見何因  
豈有江湖縱洞鱗  
值我移家貧到骨  
憐君下筆老如神  
雙肩聰慧看埋玉  
十口煎熬待桂薪  
賴倚微吟共陶寫  
莫言此物但窮人

松園遺集卷之三

移居城南送李繩仲鄉試并寄仲和

南村又得素心鄰  
月白槐黃送所親  
慙向通家稱挾友  
欣從親國賦  
嘉賓仙宅早夢江生筆  
炎瘴空悲罪匠身  
到日相知應借問  
為言窻樹照茶巾

朱濟之先生挽詞二首

中年懶慢愛陶情  
曾學桃椎隱姓名  
明月入懷杯共把  
青雲遶筆句還成  
何當總帳檣塵夜  
似有空階落子聲  
白馬素車原上客  
各垂雙淚訴前因

平生

憶昨花飛慘容顏  
思君幾度欲消潛  
同時才調傾心盡  
異代風流抵掌閒  
披卷百城來  
隱几彈琴四壁有名山  
黃墟寂寂泉臺夜  
猶說先生善閉關

題石寄履和

頭顱今若何  
相見不相識  
欲知故人心  
蒼蒼歲寒色

曾波臣為余父子寫照

曾將素髮乞青銅  
妙處心知阿堵中  
敢謂嵇康鄰野鶴  
那憑顧凱送歸鴻  
神情頓益三毛異  
巖石宜分一壑同  
更欲請君為直幹  
自慙蒲柳與飛蓬

松園遺集卷之三

子宋見示余以壽內詩  
輒賦長句用志欣慕

慕

令妻德美自平均  
居士心安學詠貧  
不碍無生從佛子  
好稱偕老配詩人  
團圓話裏醉婚嫁  
榮祿妝前忘主賓  
莫道等頭俱假合  
欲憑天眼問前因

白陶詩

為曾考去作自述  
松園遺集卷之三

白陶先生老耽酒蕭然四壁何所有破書牀頭  
盆樹邊嘯傲一筆配五柳根柯輪困枝離奇偃  
松何挂柏左紐纖細難期驚風宿窈窕須宅神  
明守淵明雖是可憐人種林公田盈百畝先生  
屢空晚誰似短髮短褐不掩肘佳老酸辛只酒  
杯揚子文章徒醬蔬丈夫遭遇各有時富貴馳  
人猶反手如君政恐不免耳我醉仍曠問升斗  
送侯起東謁選

銜恩休沐承顏早謁 帝明光結綬初服後官  
花開紫禁雪中官柳入青徐仙郎列宿懸臺省  
侍女天香浪直虛計日板輿仍遠勝莫因戀別  
漫躊躇

放狀行送長蘄北土兼東陸羽剛  
李生志苦竹力豪時扶然排風騷離然著物  
如春醪寸心欲作九州輪尺布且爲寒者袍見  
之使我百憂消一日不見中心切憶昨楚天風  
雪繁哀鳴孤雁求其曹我歸了行儻相失清塵  
濁水何時遭只今歲暮當遊遨良朋置酒爭魚  
羔擔囊挾書車載青底事輕別如鴻毛江淮苦  
深梁父高米雪欲渡河無刀日晏人馬同疲勞

南宮紛紛羅俊髦相逢俛仰隨枯桿萬言矢口  
唐與陶安能洗耳追由東人生適意始爲樂送  
君踟躕百憂作出門終傷棄倚侶還家復恐填  
溝壑勞生長援何時休飲河食壤皆有求濡首  
沉飲取伊意嗷餽餉糟非良謀腐儒由來耻干  
謁何如屈節事王侯

太保王文肅公挽詞四首

政地虛阿保皇天典刑神仙長辟殺時俗忌  
備醜謚議春官列勳庸相國銘褒榮藏册府猶  
寫 御前屏

大節丹青炳艱難孝與忠

六

大節丹青炳艱難孝與忠 睿情紆一老玄象  
坼三公夾日盟長在回天力已窮惟餘憂國恨  
遺奏出懷中  
寢疾當 嚴詔歸魂擬大詔浮雲彌非闕清灰  
滿東朝定策金滕秘追鋒玉節遙素車臨穴  
仍是舊元僚  
青島開兆域丹鳳遶泉臺非里虞歌入東園  
賜器來笳簫猶郡郭劔履即塵埃去日仙舟地  
徒看弔鶴迴

王辰玉太史哀詞六絕

少年薄伎止雕蟲臭味迂疎亦見容漫道它  
可爲錯白無瑕類與人攻

藥盆匡牀問疾時清切如鑑命如絲老親相守  
同形影只道君思不可辭

人開公道日難憑顏跣須吏出愛憎歎息斯人  
不重見誰同觀火辨淄澠

文章宗匠場蒐羅與唱家風絕種謫近日下流  
都林撥雜將一借塞江河

臨池嘗用事高工扶石維沙力更雄脫贈雙鈞  
空善本曾教人得楚人奇

松韻漁集卷三

二

蒲柳質哭君臨穴恐無時  
中年嗣續念茲斯桂棹由來託一枝自痛寒殘

送聞上人張伯美之餘杭

一往千峰不可攀歸心已折復離顏禪過月白  
湖心夜畫處雲青天日山松度果谿時澗澗泉

經深竹更潺潺應憐春盡還多夢風雨江城獨  
掩關

又送伯美

與盡他鄉久怕春送君朝雨更傷神落花寂寞  
還山夢芳草淒淒遠客身一別幾時重笑語何

人同病話酸辛親知憐我應相問頭白支離只  
詠貧

雨中同茂初開孟過子薪村居即事  
朝寒霖霖滌舟行渚柳江花白浪生客到杯香

憐閣小興移墨漫愛窻明簷前樹缺春山山橋  
外天低野寺平共道主人能下榻不愁風雨斷

柴荆

仲夏偶過長蘅水檻即事

輕舟出郭信風颺過雨陂塘五月涼山檻水添  
平入戶野亭樹密遠生香村中客少過逢簡醉

松韻漁集卷三

八

後情深笑語長頻到不須仍載酒自煎花乳開  
黃梁

雨中過張魯生清夜聽曲

新賞由來興不違忍逢高唱獨言歸共穿疎雨  
牽花艇自載清樽款竹扉紅蠟淚多時見踉蹌

驚聲斷一沾衣已拌白髮從今盡莫放榮華到  
曉飛

五月十三日陪茂初兄弟寶尊堂燕集

每到君家雙眼明二難况值自逢迎鹿支下樹  
無賓主坐倒水壺向友生滿日碧陰揮酒氣出

雲鮮月透歌聲華舞何必榮華髮始信幽人不  
愛名

又呈茂初兄感舊之作

頭白歡娛仗友生誰如童稚即親情多君最有  
嬰兒色願我空為老婢聲總自聽明原出眾隨  
肩對句每先成疎頑似得逍遙意差可相陪作  
弟兄

春盡感懷

一年春盡送春時萬事傷心獨詠詩夢裏楚江  
昏似墨壽中湖雨白於絲空煩兒女啼書札應

松園浪淘集卷三

注

有親朋覆酒卮明日及雲徒極目斷魂搖曳各  
天涯

訪翟遠觀少茶

詩帝不赴南粵之任

使君遣化滿江沓漢上無勞問粵佗吏使催花  
南海節君眠松桂非山蘿序年差比潘毛少辭  
秩猶嫌郵俸多高詠丘中招隱曲蒼生懸望欲  
如何

魯生西齋題扇

石橋明月出西峰同聽春舫水鍾昨夜西窗  
風不歸半疑巖瀑半疑松

鄒園天均堂燕集

黃公淵畔木千章曉帶鳴泉百步廊蒼菊花飛  
天女室紅蓮客滿衛軍堂風前舞燕輕宜障谷  
裏嬌鶯轉勝簧貪坐冰壺消永日知君應未厭  
清狂

八月夜過魯生題扇

秋月當門秋水深嶠花寂歷野蟲吟西窗舊事  
人誰在簾雨梧風夜罷琴

送曹丈江行之六合寶父外舅

對客看雲想故丘憐君何事到滄洲還家明月

松園浪淘集卷三

注

飛鳥鵲背海輕帆羨白鷗飛步江空欲伴楊柳  
陵天遠不宜秋貧交此別難為贈欲借殘樽比  
石尤

同隱峰長老過海

東林非院好經過相與半鳴百頃不出寺經聲  
流水遙過橋人影夕陽多但看心地隨珠瑛底  
用頑磚作鏡磨老却白雲無一事茶瓜留客欲  
如何

雨後蘊輝見訪話舊

西樓群木曉幢幢一笑空庭印屐雙天日水木

浮野鉢城頭雲破拓秋窻摘蔬禪意偷得得  
芥閒心脉脉降却憶清涼斜日裏相逢支策見  
長江

毛錐行

茅生輕舟如壽閣自嫌浮家不得泊我栖一樓  
如凍蠅跬步出遊還不能安得逐子東西去載  
酒千斛長如澠買斷鳥程與鎮渚松醪松風瀉  
花乳與甜貴我千死豪亂掃落藤風雨隨手  
潮翻乞與人自豪快意無所取茅生叩門肝膽  
露知我平生重毫素只今十指如懸槌生花吐  
頰將何為牀頭大筓日無用愧爾徒贈雙毛錐

秋夜觀汪景叔印章兼了采兄題字

酒闌開匣處眩眼過西秦垂老還逢我無嫌懶  
向人新文成鋪澁古氣出荒條遂有銀鈞贈在  
裝莫笑貧

題扇送客懷長蘓湖上

送客西樓落木風倚綠吹斷湖中空危輝千尺  
雲若寺霜葉仍欺二月紅  
約看西湖十月紅棹頭歸計又成空年光如水  
心如夢人在此樓中

土翹草蟲册

箇裏看魚樂條然濠上情空明如可鑑來往不  
曾驚魚

一片江湖心半生魚蝦侶還思見底清投罾富  
春者蝦

降葦寒潮裏菰蔣作稻菜吳江楓落夜公子已  
無腸蟹

時過題鳩鳴雨來蛙蛤吹池塘春草深何當作  
鼓吹蛙

不隨靡草化還同苦菜生自無當轍怒何事亂  
琴聲

秋雲搖曳時殘聲在高柳誰傳冷風姿如是水  
蛸手

竹間流黃機明月與白露線絲頭緒多經我不  
成素

栩栩誰為周漆園善齊物何知腫蠅遊不受鳥  
雀嚇

熱巾樓中宋比玉對雪鼓琴余戲作聞便  
面漫題時過婁江因訂後期

聞客不見雪流霞在鳴琴茲辰何飄瞥快作前

山音七絃正凝結萬象回幽陰九仙遠非  
望三湘深。江水縈後期。春氣動前林。母令招隱  
曲。荒塗空古今。

除夕

冬暄見雪忽驚雷。除夜晴光破早梅。江非音書  
隨臘下城東。鄰曲傍春來。江非音書尚堪驅使  
酬高典。都絕攀綠稱少材。把燭隔籬呼守歲。漫  
傾花乳送餘杯。

松園浪淘集卷十四

甲寅元日試筆

地偏人訪草門稀  
先有春風款客扉  
孤棹週年期重到  
家山遲日許同歸  
不嫌鶴髮紛紛長  
但遣鶯花緩緩飛  
身世久思成昨夢  
敢云回首未知非

喜孫履和病後相見惜別示石甫

多病難期命駕來  
一旬俄復挂帆回  
華燈自照衰顏破  
碧柳那知別恨催  
暫聚正

松園浪淘集卷十四

同相值  
懷抱經時為備開  
不然灰獨燐娟好仍如玉

胡明府父母雙壽詩

白玉仙郎捧綵輿  
當時懷際未應如  
人疑丁令千年後  
顏似麻姑十五餘  
長日巢冠還哺鳥  
青春入饌鱸殘魚  
漢家有詔趨華省  
祇戀晨昏限直廬

汪孝姑江女詩

浙江百尺懸鰓鮓  
清河千里蕩驚鷗  
新都窈窕聞中女  
越國參軍陌上郎  
家留清澗城隅曲  
身

赴河西鞍馬光庭樹  
鞞雖低反哺空梁  
恹燕本成雙夫塔三春涉  
長道王舅衰歲不自保  
氣力悠揚風裏絲  
年命須臾露頭草  
風露噫嗟日頹暮  
服藥求神那可度  
思祛二堅去膏肓  
不惜殘肢充糜備  
憶管嫁時升君堂  
分明託身奉姑嫜  
共誇新婦好身手  
獨惜玉舅相扶將  
分無長生萬年藥  
幸傳起死千金方  
紅顏有恨若穠李白  
刃無情欺雪霜  
玉膚若然如墮  
揮金錯紛綸同截肪  
自年二八嬌且  
恒乍臨姑几  
驚破鞞金鉞雖拈  
不忍觸剪刀  
欲下心恐傷何由  
提刀自剔

松園浪淘集卷十四

三

不異屠劍割羔羊  
櫛刀灑血口吳創  
烹粉奇雁生微香  
上堂跪進朝餽  
旁侍兒閉目潛  
委藏路人彈指涕泗  
滂徒委深痛徹  
后地竟辜主腦  
迴穹蒼至今土花  
青燐化為碧長  
與太白耿耿爭寒芒

松園浪淘集卷十四

三

春盡

老惜光陰併日遊  
及看春盡恨悠悠  
已拌濃艷隨黃土  
轉覺歡娛憫白頭  
蘭葉醉痕沾舊履  
燭花紅淚在空樓  
不因千里傷春日  
領斷江南一味愁

春盡

老惜光陰併日遊  
及看春盡恨悠悠  
已拌濃艷隨黃土  
轉覺歡娛憫白頭  
蘭葉醉痕沾舊履  
燭花紅淚在空樓  
不因千里傷春日  
領斷江南一味愁



五月一日雨中過東林軒惜別

寺門橋下獨徘徊，  
籠樹籠煙黯不開。  
月出可忘攜策到泥深，  
曾幾泛舟回。冬青香滿花堆雪，  
苦棟風多徑慘苔。  
從此經時蹤跡斷，  
更誰衝雨亦能來。

孫士微甘露僧房話舊

雪中分手地亦在，  
暮江邊。柳梢長如此，  
心期共渺然。  
落帆千步柳到寺，  
一聲蟬為掃清谿石，  
還家與醉眠。

荅鮑豁父見懷二首

松園漫齋集卷十四

三

三

未遂還山計，  
離憂何自開。  
顏摧湖嶠淚，  
迸楚江梅西閣春。  
頻倚東林雪，  
每迴所嗟無羽翼，  
知子詎能來。

新知何意得，  
鄉遠報君遲。  
忽已來詩札，  
那因命酒卮。  
貧尤殊往日，  
老豈會趨時。  
隱几吾俱喪，  
中懷願子知。

送方叔由金陵錢塘歸東伯雨諸君

客中杯酒數經過，  
江嶼炎風奈別何。  
舊好祇應憐白首，  
新聲聊與乞青蛾。  
秋生建業逢偏早，  
山過臨安看漸多。  
為報蕪城歸夢切，  
歲寒知未隔。

雲蘿

奕園歌為孫照鄰作

君家谿陽好，  
洲渚怪松雲。  
崩如醉舞滄波老，  
樹性所偏舍此獨。  
連欲誰主更聞谿上，  
多園亭中有奕園。  
最楚楚疊石峰，  
劍林屋雲種花品。  
屢虛陵講卷畫圖，  
窻散縹帙青黛窻。  
簾闔眉嫵隔雪風，  
廊來響屐落月松庭過。  
鳴榔池上酒庫置，  
千斛苑外平時連。  
萬庾仲氏田園樂，  
養親謝家詩篇工。  
述祖英英照人朗，  
肩宇相逢磬折偏。  
僂玉壺清水中，  
洞澈五千文字紛。  
撐拄東吳瑯琊

松園漫齋集卷十四

四

三

盛門戶，  
弁山貴園兼濟園。  
品題雖是擅騷人，  
雜還終愁共俗父。  
孰如谿山自昏且獨攬，  
煙霞任吞吐淵深木茂，  
幾百年滋德。飲和相繼，  
組竹看駢枝。連理生鳥不擇巢，  
更哺乳。照鄰未有子所

次宋大韻即事與梁五四絕句

中年百事欲埋名，  
腔拍差池本領生。  
不信佳人偏識曲，  
願稱弟子學新聲。  
來禽半嘴手分管，  
風裏唇脂對口香。  
教就衙郎零落，  
講瓊花臺下漫霓裳。

莫論肉響勝絲絃含態含嬌勝客憐打噪一聲  
堪叶絕須知妙處不關傳

髭鬚白盡怕聞歌滿子於今不姓何寧送繁音  
撩衆客莫將清怨着雙蛾

次宋韻題贈馬二 中州人題詩有小引

洛陽花美占蕪城消渴人偏惜馬卿十丈紅塵

三市笑青鞋不為別人行

僕僕風前豔雪迴向人蛾淚不曾開蝶蜂網戶

苦生半云是城東行藥來

生香竟體自芳蘭一捻愁勝羅綺難攜得玉山

松園浪瀾卷五

五

堪比玉亂頭麤服不稱冠

何處吹簫教玉人十年贏得夢中身楚腰纖細

江湖外疑是陽臺行雨神輕薄吳川沒愴神

山廣陵登金山訪一雨師不遇同宋比玉

和蘇長公韻感舊一首 東坡遊金山寺

眯目百日淮揚塵振衣濯髮思江海金山不見

元長老幸有同心嘯歌在此山得名緣頭陀至

今遺洞凌洪波江流巖石縱不改人間歲月元

無多我初兒童跛輕儼俛仰光陰如一日江雲

自作綺絲受落日雙借爽顏赤起看太白送殘

魄月兔旋駢日鳥黑悠悠大事何時明山石點  
頭還解驚山中往來舊相識冉冉相尋成異物  
彈琴把酒向此山山石應笑山人頑勞生百年  
無窮已撫影悲歌淚如水

焦山寺訪湛公過淨蓮故居復同比玉和

蘇韻 蘇集自金山放公至焦山

千尋飛閣何耽耽瓊花觀頭看江南焦山一抹

差可辨安親浮玉連山三舉足囊穢不可下僂

卧白晝如眠蠶山中尊宿屢相約見月不往心

空慙宋主羈懷正搖落登臨作賦追江潭風琴

松園浪瀾卷五

五

如訴當輒語新詩勝酒生清酣醉中欲仙山石

許月下起舞江妃談圓公骨冷低見石遂良續

白仍同龔惜詩三過跡未遠寒裳獨往心長甘

清風明月本無價縱爾不禁寧非貪破琴詩在

君自悟春唯語妙吾何堪別峰即在妙高頂峰

畔猶有華嚴庵

松寥僧房清夜聽曲和等慈師三首

白折虬鬚美丈夫敲水珠玉寫圓珠汪倫情比

潭千尺如此歌聲得似無

晴羽含商一蘭幽吟風曳霖代蟬秋客愁滿眼

西江水捲入僧窓燭下流  
長史濡頭因劍器素師抱足識書源  
山來大叫狂呼意此際徬徨無一言

泛舟法海寺登觀音閣望金山懷子柔京

小楹輕棹度淺灘雷林蕭閣出嶺巖野風颯颯  
帆移浦江暗戎戎塔表山一水相望如可接片  
雲無意香難禁寒崖尚有殘碑在儻繫高人典  
盡還

再過鶴林寺子柔同飯晚歸金山月下作

松間漫湖集卷十四

七

獨訪已曾來古寺午陰僧榻夢清酣重遊共漱  
山泉味一笑都忘野軟甘月露沈時還水上芙蓉  
削出是江南別峰幽處宜同往落日疎窻想  
小龕

酒後漫歌爲師孟壽兄康成

不羨君家堆金貯玉過其斗亦不羨君陳紅腐  
粟恣向畝愛君努力樹脩名兄弟鄉閭稱孝友  
逸少分甘甚哺孫仲長乘珍朝衣掛樂事黜頭  
幾合并香名無蹤四馳走有地不令長棘茨百  
困不墮繁花柳傲雪巖藜晚更榮凌雲首伯淵

偏後枕中鴻寶多秘文案上龍匣交篆螺百里

連車會德星十月盈缸倒春酒廣陵黃菊霜下  
妍暹屬歌辭爲君壽結伴還家意已違降几蕭  
條對重九十年慙愧欲辨足半百蹉跎空似舅  
長夜漫漫自捉鼻短髮紛紛時被肘故因松桂  
廿年蕪莫論圖書壁已無相逢淮海悲歌士還  
憶高陽舊酒徒

喜仲扶弟高郵過訪阿防亦至

秦郵吳市兩茫然兄弟相逢各問年蒲柳過秋  
先似雪燈花初笑欲含煙菜萸香冷羅囊後叢

松間漫湖集卷十四

八

菊寒生破帽前難值江城風雨夜醉重姜被對  
牀眠

雪坡道人畫歌

君家虎頭將軍號癡絕近有倪迂前來領冷謙  
張華亦狂怪神妙無過郭恕先當時富兒爺金  
置酒購筆蹟線車十丈牽風禽嘲哂萬乘等家  
女凌轢閣貴喋豪權萬金不易一蠅翼雙脫肯  
逐羣兒龐雪坡王孫虎頭商家在麟閣官詔輝  
五花當御木神駿十科列屋多便娟唾棄玉食  
解金鈞折節力與寒士粉墨爭詩碑陰符黃石

白神授戲揮魚鳥馳雲爐雷霆戰鬪寂不寐狂  
氣獨注秋毫顛真人寓物不措物况徇流俗隨  
媚妍年深物化形影在筆蹤蒼硬丰神全雲孫  
小侯富文彩王詵曹霸知誰賢維揚五月濤如  
煮玉函初啓神凜然雪山星河忽照耀滿堂驚  
瀑聞寒泉魂搖色動意輕舉令我欲化乘風仙  
雪山星河御風 河陽郭熙薄實愛但恨未覩僧  
巨然何山突兀示此本營丘洪谷置我前平生  
愛畫若入骨無緣蔽乞空流涎解衣作歌白盤  
薄歸臥僧閣終殘年

顧所建席上分得齊字送方季康

空山老樹記兩栢擬共倚舟訪故蹟揮棘舊曾  
防虎過種松不令與人齊梅花欲發遲東閣春  
水還生問竹西君到若尋漁釣處紫苔已没十  
年題

廣陵同舟次吳門與季康震甫偕別

津亭客散酒初醒江寺觀過日欲馳隋柳蕭蕭  
迷極浦吳山隱隱若寒雲羈戀四月生歸好暮  
侶飛鴻遠又分總是路岐俱有淚還那邨比獨  
離群

寄懷瞿達觀先生山居

風傳拂水到人間窈窕素源未可攀枕席雲流  
松際月房欒花發雨中山霧深文豹娛初服谿  
靜羣陽狎紫綸底事扁舟祗蕭瑟經秋蕪菊自  
江閣

伍相廢祠

百花洲上有元人廟元祐碑偶  
祠不了長卷通志  
吳宮舊事滿陳菱伍相廢碑別薛苦碧血未隨  
荒沼沒素車空駕怒潮來但聞楚水猶金潮莫  
問秦庭已炬灰落日寒鴉倍惻悵百花原上一  
僧回

走筆別比玉

去年雪花大於席七絃枯制揮霹虛今年月華  
白於練十尺籬藤擊雷電月華東所嚴灘灣頭  
蔡善夫詩  
喧晚鴉燕中樓前趁早花江上我留君若別典  
中君到我還家冰雪蟬峨不可惜始茂山寒少  
楓葉聞人多夢見君還遊子不眠詩剛發行行  
羈客是浮雲寂寂那溝有殘月先是前月後月  
殘中十一月十六  
夜與君此別之  
元日同唐孟先墊中樓宴  
不知殘臘即春朝時見村翁過野橋欲訪寒梅

愁信遠稀聞爆竹，覺人遙白開書幅。聞尋壑共  
對銅鉢晚聽潮，祥子詩册相問訊。莫嫌還往日  
蕭條。

正月十八夜宿長蘆家感舊和前次醉閣  
詩韻

山樓梅夢垂垂夜，把燭低回小綺籠。坐久心情  
元約略，酒闌頭髮太冬烘。流年燈罷殘更月，舊  
事庭前半樹風。却喜故人今未貴，依然蕭寂類  
禪公。

新晴季明孺同王伯深攜詩見訪留飲賦

得勸酒

新晴客鳥友聲時，相訪兼携絕妙詞。有玉偶同  
嗔暗測，得錢聊與醉深卮。梅寒似笑清吟客，柳  
軟如看病飲師。掩却牀頭照膽鏡，誤人薄命是  
蛾眉。

憶焦山題畫二首

風送歸潮雨送船，秋意客散樹無輝。下方雲盡  
遠江出，唯見空亭沙際天。  
松寒舊事滿僧窓，搖曳秋琴咽夜撞。颯颯曉燈  
風閣裏，半衾梅雨夢長江。

送唐正叔遊白門寄蕙卿上人

鐘閣聽詩酒未歸，去年雨脚亂深簷。小舟送客  
不成醉，一夜宿根上短薪。梅水自侵吳岫闌，蘆  
洲青斷攝山尖。落帆好載中冷碧，寄語僧寮夢  
道潛。

過友人林亭

閒掃虛亭亂竹中，數椽茅屋板橋通。青天笑問  
幾時月，白日高眠三伏風。世事使他棋局變，人  
生何物酒杯同。若聞富貴榮枯話，但指浮雲與  
太空。

松蘿長集卷十四

重到揚州書懷寄震甫若淵

鶯花三月望揚州，千里傷春獨倚樓。逐日前期  
容易去，追涼舊迹隔同遊。雲間客到生搖落，白  
下書迴見火流。歸計未成那敢說，十年飄蕩一  
孤舟。

昔六年臨別畫東林暮鴉與季康

荒林幾點隔江山，猶是離心落照間。從此那溝  
白明月，寒鴉無數夜飛還。

喜翟起田捷至

秋遠淮南倚桂枝，喜聞君捷慰遐思。蓬白頭共聽

三更浪絲筆真乘萬里風末路科名綠士重老  
懷飛動為誰雄山來漫詠哀時命藻鏡於今有  
至公

唐孟先還郊居惜別

君辭同舍返郊扉舊迹何時不可倚風雪詎愁  
空閉戶月剛渾在未開船半餅濁酒無單飲破  
壁殘薪有共燃安得卜鄰重小築一憊春雨一  
犁煙

雨夜懷比玉

經時魂夢暫周旋徙倚樓中望去船凍雨濕雲  
慘澹墨長更疎點認鳴絃牀指鏡面同開酒餅

松園遺集卷五

三

貯山頭共汲泉更有一般愁獨享紙窗燈火近  
殘年

題葉篇為李剛稿作

麴蘖有何好沉冥將無合理勝物可齊毀解香  
已啗百骸一已蛻羣噪何由嚼所以古來士枕  
精事壺榼季生歷落材襟抱頗洞達往往耳熱  
後壘塊自茲常世路多姸媿物情美嚼啗豈惟  
致摧罵童隸幾欲殺我思頌酒賢不問迅雷雲  
春蠶蟻與蝶曾亦置肩曉

沈公路海上遠致香粳糟茄饋歲對雪東  
謝

江上書來腰帶腹衙門苔破餉殘年提携欲報  
山妻法僖石遙分海客田落筋翠酣秋露實儲  
餅光溢夜珠圓不愁徑雪深三尺好放先生擁  
戶眠

除夜書懷寄履和六安

相嗟白髮對華燈又兩餘年見未曾跡等聚泡  
更出沒情如管籥只帶騰開堪糞掃為窮子老  
擁貲糧類病僧半百已過難稱意欲參名岳訪

松園遺集卷五

四

盧能君亦九十五矣君少嘗有學佛之志

松園浪淘集

之三

新安 程嘉燧孟陽 著

雪江卷十五 九四十七首

人日次李茂初韻却寄

東家值雪吟庭柯西閣帶僧夜語和舊侶只憐  
經宿少新詩還想過年多紙窻青火時成經綠  
酒春風忽乍過不見君來又人日早梅看去奈  
愁何

張季脩新年北上謁選走筆送別

殘年短楫背孤城上日長碁謁 帝京風雨夜

松園浪淘集卷五

燈空問澗關河春雪漫岬嶭載醪揚子甘持戟  
釀秫陶潛且代耕不是折腰糜薄祿恐虛經術  
負平生

方孔雀庵蘊暉師不遇

竹塹蘿垣白板扉庭梅爛熳雪花飛窺窻自拂  
仍留在那抱孤琴下翠微

由廣陵過江訪姚允初先生感舊

青鏡流年不可思浮雲世事豈堪期  
山約嶺雲空四海知打有高名誰子散深  
五言 師艱難別後無勞問相見生前且

盡厄

過閔老喫茶作

團面何須作鳳形石頭那許雜中冷  
奴飯白未見已令儂眼青秋露過春翠欲滴  
風到門寒可聽君家仲叔老多事我更無煩呼  
玉餅

再集姚丈鸞翠閣

得攀高閣問鸞翠每醉春陰話夕暉梅對一枝  
庚嶺雪峰移幾片洞庭雲西堂夢草初成句  
郭馳煙靄勒文別後思君期命駕梁開懸榻詩

松園浪淘集卷五

仍分

雪中方求仲載酒出詩就訪道故

漂零視禍十年餘曾在銀鈞慰索居  
他自見滄江白髮爾何如閒窮物外酬天問老  
向人問得子虛咫尺尋君成興盡京華風雪出  
無驢

養生引 為海虞張虹川賦

驚馬戀豆畏着鞭駿足追風馳蟻旋用頌長鳴  
哀且憐上逢知已生姿如啻好清渾異酸鹹氣  
味正平無董擅恨不論交廿載前君為功曹冬

史員嗚字踈履衣馬鮮使氣脫交在片言構遺  
羅織降九淵一朝覆盆俄見天爰書明白相濟  
滿千金大浣辭矣唾盈尺白璧完雖鑄嶺看香  
素乘止閨揖讓長在賢豪問何如俗儒存瓦全  
試人輒不值一錢見同井蛙與蠓蝓觸目顛躓  
身首駢義貴方寸智貴圓高門縣簿曾何嫌談  
笑解紛慕魯連張公張公吾所賢君不見批卻  
導窳神若然云可養生兼延年

二月十三遊陽山宿文殊寺

一宿長雲又下山脚跟踏破領毛班幽泉似作

留人語底事塵中日往還

次日遊西白龍廟觀古栢題壁

拳礪枯藤得得來蒼皮無恙鮮垣頽老年欲占

峰頭石目雪穿雲看幾迴

送葛山人余山訪僧公

好去余山笋信香故人曾約入林嘗拔雲一夜

三千丈白髮新年似箇長

四月初一日孫氏女佛容舉外孫喜書二

絕

彌月初名滿月容弱年吉夢又難白頭兼舅

無勞似如蜩英姿繼阿翁  
看汝驚人會一鳴還家憑客試啼聲自誇擇塔  
嬰孩日已道他年宅相成

同方季康栖虎丘鐵佛房即事

山中客到棲山寺時有蘭舟載酒迎豐草臥來  
元似鹿春花飛盡只啼蜀水邊人簇新園見月  
出歌殘舊恨生間夜沈寥清磬後荒螢野沼自  
縱橫

寺門窈窕水西東士女嬉遊夜不空燭下歌聲

人面月茶開禪榻髮絲風曉曉聲香千尋深羅

松園浪淘集卷五

綺塵騎十丈紅頭白風情消未盡醉聽仙梵宿

花宮

虎丘覽古

香臺劔石一丘中雲臥相將海客同啼鳥日光  
東堰水歸鴉山照北樓風草芳西子裙腰綠月  
墜真娘寶帶空畫取錢花巖壁去千金休買碧  
玲瓏

蔣仲維衡伯泛舟遊上方先飯一雨師

卷中晚歸同吳仲即事

綠陰成穗水生光共泛蘭苔陟上方風味總投



香鉢裏冰心細倒玉壺傍  
峰銜落日催殘醉  
帶流雲逸薄涼  
月出橫塘歌稍發  
迴鏡不覺流

亭上送唐兄感舊

廿年落拓江湖侶  
故酒尋花剩此亭  
臨老別魂清已盡  
不勞鶯語尚丁寧

題畫

春雲荏苒蒼差知  
是山家采綠時  
昨日小舟來送酒  
城中傳却鬪茶詩

聞等慈師在拂水有寄

松園浪淘集卷五

五

經年不見東林遠  
聞住峰頭看瀑飛  
高僧如  
暮鐘暮竹湖都作  
木叶衣相送不厭陶  
潛飲細  
倒松助親翠微

題畫扇半塘雨歸

雲巖山寺有無中  
雨過山塘翠掃空  
城市近來添好事  
袖閒收得碧玲瓏

題扇送季康

舉首陽山是白雲  
擬同遊宿又輕分  
含情唯有河橋樹  
一路依依送若君

送唐兄

幾度花時不出村  
忽隨官舫去蓬門  
老懷易覺山川隘  
永日難忘寤寐言  
堂非瓜戩連子毋  
前竹概養兒孫臨  
岐西向空成笑  
消盡當年點點塵

雨中別等慈師拂水山房寄懷一首

遠尋禪老叩林霏  
松栢藏門盡十圍  
好事祇餘投白社  
娛人况復自清暉  
帆前雨重憐峰去  
寺杪湍驚想瀑飛  
休夏再來曾有約  
何時心迹兩皈依

虎丘僧房夏夜試茶歌

松園浪淘集卷五

六

深林纖纖月欲沒  
坐久明星爛於月  
正無微韻生虛空  
忽有幽香來  
黏黏未須消  
滴潤喉吻已覺煩  
湧清肌骨泉新火  
活妙指淪風味難  
言空約略芳蘭出林  
露初滋寒梅吐韻  
日猶薄洞山標格  
稍云峻龍非矯旋  
徒嫌弱淨名妙香  
自無盡天女散花  
仍不着世人耳  
食喧茶經此山尤  
物遭天刑鎖園銜  
柝亂鳥雀把火敲  
扑驚山靈空煩採  
括到泥土豈有烹  
噍分淄灑鄰房  
竊乞自封紫色敵  
翠羽寂空青  
煙開夜寂客亦  
留借解綠箬開芳  
馨元與枯腸洗  
繁茂月為甜味  
充

瘦脰

隱峰師東軒同蓮居師兄茶話

雪中別師去歸來桃欲花雲巖月三發松意泛  
鮮霞心期宛不隔清味風開茶江海生早秋始  
覺歸意際師門有龍象經行過流沙持鉢清涼  
山春寒犯邊笳錫飛空香中先余已還家侵晨  
東軒下汲水陳茶瓜香雲徧發躑涼風動袈裟  
吾師道機熟對人橫雙脚何當集真侶焚香行  
法華

隱峰卷五十五

松園漫錄集卷五

七

雨潤禪枝夏木青林公丈室畫長扇風前茶熟  
疑日露日下桃紅類楚萍身喻芭蕉無實相法  
參蕭菊有條蓉十年宴坐兼行道長住天台止  
觀經

東鄭彥逸索酒二絕

西家垂面猶存否自向秋池洗破瓶矮閣書意  
須一盞黃昏深柳似南屏

莫笑老慵無仗與偶思一盞為新涼不辭洗勺  
分消滴小戶何妨共醉鄉

八月中秋示鮑甥將赴揚州

是時鮑甥將赴揚州

奔父表而余春前  
哭妹情見乎辭

子行無復倚門親相見何堪涕泗頻岐路殘春  
長斷信一家圓月正傷神還山已荷埋身鍾隱  
閣仍危孰角巾寄語江邊楊柳樹自今愁作渡  
江人

八月過過齋留宿

江淺湖仍漲城南放舸輕園林長偃卧水竹自  
逢迎桂滿華輪缺唯香白露盈酒闌聞曲後愁  
絕獨沾纓

琴琴亭作

松園漫錄集卷五

八

野外有所適園中得此亭花同今日滿林較舊  
時青與愜歸閒止杯陶混醉醒還思十年事曲  
罷見飛螢

張魯生家題畫

斷崖又磴俯中流嘯樹攜琴在上頭  
甲寅中秋伏  
在焦先  
嶺野月似江還似夢漫吟吹笛過揚州  
東坡詩  
夢中吹

長蘅吹閣畫焦先嶺

風滿空亭沙接天俯悲飛鶴嘯江煙老懷尚欲  
索名岳難守寒齋看畫眠

戴元瑞載酒過塾中樓

柳深書閣罷琴歌計此酒經月有客停梳載

酒過船際短簫吹晚樹門前幽策入煙蘿香生

蕙草移空谷心共芳蘭在澗阿乘興但能來梳

藉樓中閒似白雲多

李嗣瑞書來有詩訊予及聞上人將之晉

蕭暮

玉山久不見階唐尺素俄傳句太行馬首關河

駢晉閣篋中風月載吳裝芙蓉只在參軍暮花

木還深支道房若過經時西閣裏寒香依約滿

松間詞集卷五

九

迴廊

洗破硯試姚玄倩筆

下巖石古穴嫌破上黨松堅枉被磨揀得中山

無售處人看剛值一毛多

出郊看紅樹懷孟先

青楓玉露漫凋傷緩步郊端送夕陽千卦火珠

爭照夜幾藜金粟不能合石家未卷流蘇管裴

令難專碎錦坊却憶西風那水上蘆花瑟瑟翠

垂楊

過唐子厚郊居同君團諸弟

萬樹深紅開淺紅小橋詰曲野塘中桃花流水

無人見絳宅丹丘有徑通霞起正橫天末紫霜

華偏怯曉來風高枝容易紛紛落莫惜淹留竟

日同

東庵夜歸作霜月寒條

爐蘿一徑入僧寮誰日寒風共寂寥相子滿庭

鋪柳葉月明人影在空條

送劉廣文之黃州

丹陽郭口皖城頭不盡吳天楚水流風落石鐘

空憂擊月斜江鶴夢追遊洞蕭嬌媚孤舟夜斷

松間詞集卷五

斬蕭蕭故壘秋曾議臨臯亭下路山川猶可慰

離憂

戲贈吳興茅生歌

山陰風鬢久零落海南雞毛亦單乏宜州諸葛

世不聞近歲吳興有新法吳興有新法

爾滿裝管輕別鏘精良心手恰天清眼淨日數

矢持向書流問垂合爾翁七尺頗晰然嗜酒談

諧無檢押大言吾筆是神物一蘸直可書一割

盤紆牽掣無不可徑丈屏風方寸意豐貶之柱

秋兔翰迎臘柔毛銛且滑漆光小兒晴湛湛春

紫飢鸞聲颯颯書家用輓神怪生意外藏鋒  
波燁但恐好手不易遇脫翁毫瘕力難幹筋骨  
未就圭角呈狼籍紛如印泥蠟臨書紙評不藏  
拙輕重織穠苦遭賂君言明當上揚州此地多  
金客時香古來難得是誠真流俗兼容唯非聞  
不見揚州郭裏賣昏鏡青鏡遭曠委塵匣

壽吳光啓母夫人

傳家芳節照懷清翁冠耶君舊請纓查草堂開  
林下宴槐陰館借謂陽名封連素邑富千戶坐  
擁青箱抵百城間愛樂邦添壽劫還將蔗養五

松間漫句集卷五

侯輕

壽張子石母夫人

南村臘近凍醪新堂非管叢透雪春書帖麻姑  
丹足粒高屏陶母長為蕪那無麟脯傳香氣知  
有熊丸和苦李桂馥一枝梁晚節五花音翠碧  
如銀

壽殷四丈紹芳

汝南清德久芬芳難弟賢聲屬李方天上鸞鸞  
初得路門中羔雁已成行乞言茂宰時脩爵絨  
口恭人日負墻會見百城圖高東貌君黃髮沐

恩光

寒夜曹吉甫同克勤集別

下帷那可數經過歲暮器飲且晤歌細詠艷詩  
行綠蟻高摧花炬話青蛾流年適盡風情減文  
飲更番酒事多敢倚清狂敵年少尊前無奈白  
鬚何

顧生行

顧生兩度疾於烏荆吳夜發幽并曉今夕逐日  
笑力感列子待風濤煩擾所如萬里無空澗颯  
颯雷崩看電燎言賢質訥骨法奇瞻智繪豪心

松間漫句集卷五

轉小世人勿頭視全多黃金未盡臂先掉君其  
善寶千金軀百鍊刀隨人指繞匣中盤劍持贈  
君且向爐頭醉清醪

松間漫句集卷十五終

松圓浪淘集

吳裝卷十六

沈嘉德

丁巳元日東林軒和子柔作

繞過中年憎老態每逢令節見童心居貧那免  
為人淺隨俗將無與世深一室茶香時假仰二  
竿簷日漫侵尋還投古寺煙蘿徑閒聽春林百  
轉音

書去春畫鐘陵霽雪

帝城燈罷雪嵯峨二月風光峭未和馳道殘雲  
猶駭馬龍池新柳已如鵝蔣山出霧春羅薄秦  
水含星曉鏡多日暮歌鐘何處發五侯門館夜  
經過

寄懷白下姚允初先生

春物經時繁客懷東風二月綠秦淮孤舫一柳  
存陶徑三樹芝蘭長謝階揮筆白雲時拍畫闌  
尊貴易日嗜嗜思君吟罷無慙甚細雨疎燈感  
夜齋

正月八日亡妹忌日感述

兼程風雪冠江天一木音容已隔泉歸到食貧  
長併日看來死別又經年更誰同氣知余增忍

復舍樓話汝賢心欲替齋腸迸斷春光雙淚寺  
門前

題扇

生公石坐白公隄伎穢歌場日易西紫馬自尋  
松影立春山空響叫黃鸝

將市藥吳門李茂初攜詩邀看梅止余樓  
中次韻酬荅

阜橋流水帶城闌廡下何山見隱淪逢世生涯  
無奈老浪遊心事况禁春誰堪去去因人蕉已  
寬拘拘損我神莫對梅花說顛顛君來開口即  
佳晨

春夜習寫實甫歌

春月中宵流素影春風西園發紅杏花時湖庭  
靜尊來雙眼照人青同同堂堂愛作曲室語冷  
峭襟情出新嘗故人爭購青銅錢樓頭燒燭東  
風顛夜分酒盡且莫別風雨啣杯同醉眠

次子柔送行韻

饑來安所適徒此悵離居世路求遺德生涯問  
嗜道塗窮自愛惜計拙莫躊躇別後東園會風  
光願子書

熱韻別隱峰長老兼東閣繹

門徒從乞食長老自安居處果還成實困意好  
作道嘗茶應見說坐月定躊躇論法多清暇新  
蕉且徧書

悼翁取叔

翁子產茂苑家頗富田疇諸李全盛時節勤繹  
細繹少壯而文藝繼晷夜不休田甫琴苦吟舌  
咄傅吟嘯移家避急歛弟兄守相救崇然日藍  
縷佩服何真自嗟余久屢空難揣世所蓋君顧  
來就余相對清百憂咬水或終日渴膠僅蓋膠

松間月夜集卷六

飲罷即假寐低垂髮鬢燭今年客邸賦館設計  
稍優方春催寒疾少食妨衛慎余再往見子  
亦一來求胡為旬日間還家初舍舟駒駭忽大  
迹幾於死道周人生無百年焉分短與脩而嗟  
驚人子敦史誰見搜我歌紀平素歸風涕滂流

題其遺集

清溪百疊遠含風樵路漁潭望欲通一段鄉愁  
何處著傷春無味夕陽中  
客路無媒賴轉蓬人間薄命是丹楓臘脂凝似  
桃花色難挽春光二月紅

將市藥間門 茂初獲詩過訪番宿塾巾

樓依韻奉和

西窗殘燭夜分餘情話厭厭少日如滿室蓬蒿  
閒小徑傍樓花木媚幽居已無好事能留客尚  
有高吟賴藉子自此經旬長閉戶寂寞空比炒  
玄虛

二月廿九日風雨出鐵磨曹研躬宅

觀神由交龍及古鼎張燈至夜分即事  
朝雨生煙撲欲蒸江風變花柳絲折輕帆林郭  
潮未來短笈到門聲不絕主人置酒陳尊莫香

松間月夜集卷六

客寓茶都烈古鼎忽神來眩目華燈愁  
眼纒交纒千頭世網素指點纖毫費未折與酬  
放蓋且落筆餘韻新詞律擊節恨無清歌堪裂  
石聊發狂言如出府却憶雲巖看當時詞綠唱  
蟬初咽咽成堪尋君典盡歸客伴風意疑急雪  
寒堂何辭雙沾濕把袂應憐太飄瞥燈火還付  
兒童扇風景休嫌老顏裂細思主人亦太奇夜  
半猶寶看燭滅

三月三日泊虞山下步尋等慈師不遇

草堂寂歷自禪若山下春光正暖除鄰人歸

纖月後木魚風落妙香初蕭疎遠岫雲林畫  
帶清流內史書定武御書師相賞處筆跡經案獨躊躇師相賞處筆跡經案獨躊躇

開門應隱居題畫

老去何辭嫌我真疎簾元不隔紅塵春山染出  
還如笑莫為桮桮也笑人

題江沙落木

殘夢依依見六橋斷蓬飛花正無聊只有沙漲  
縈紆處曾倚青林送暮潮

縈紆處曾倚青林送暮潮

總太質移居開門招飲作

參差翠嶺捲空翠老去何心學避嵩山水自隨  
陶峴舫上風猶送伯通橋口如荷響終思吐身  
比虛舟詎厭驟但說飲醇吾便醉更無宿物對  
君流

題閩青芝先輩畫像歌

金閩朱橋跨吳甸千人萬人塵撲面角巾鶴服  
人瞻觀云是丹青畫中見誰其氏者筋骨青  
芝山人仙鶴形飄舞數尺振風氣方瞳雙鬢全  
晨星海山松喬閱歷排圖史顏閩趙家庭一壺

長懸或市藥洪鍾待扣時談經雖無兼珍纊  
養已有神物嗣寧馨只今四十名未成刺促車  
馬塵中行妍媸貴賤久顛倒人世爵祿牛毛輕  
如君青雲之姿因徒步往往離觀猥瑣徒隸跡  
公卿

重過虞山塔院蘭公話舊

湖邊春草憶佳期重放扁舟夏木滋遊戲自來  
通繪事安禪久已廢吟詩半江塔影連帆遠曲  
巷鐘聲出院遲曾訪木師乘野月蒼房空老碧  
梧枝

六月積雨不能赴鐵山喫楊梅燈下題畫

寄懷一雨師

昔蒲潭上烏絨花楊梅樹樹頰紫霞三步則過  
道傍慕道傍慕十年未到潭東家朱老  
雨公近在鐵山佳夢中尋山已知處望仙望仙  
時有人給孤園深若無路雙樹橫遮洞門洞門  
木針支蒼澗度四面湖山自吐吞六時香香  
朝暮一宿山窻仍有期重來須及楊梅時臨分  
相送還少立李郎周生許同喫世間萬事萬事  
身漫山殷紅休笑人小築稽稽三潭月冷冷

側聞門塵風雨枝頭看欲落吮墨篝燈空寫真

戲題畫遺起田

每對湖山算買山買將身置畫圖閒年來省作

無錢計自畫雲林者老頑

六月十六忽病頭風過陸比部郊居

落花村巷艤舟時已分涼秋是別難見後定知

愁我拙到來底事會君遲將投方外心猶碍久

困塵中病敢辭相就愧無河朔飲且同杯酒話

借期

佛木山房立秋夜同錢受之作

餘韻

山館傷春後重來經早秋低回纖月墮高枕細

泉流多病猶生稟無家尚旅愁不須更推落始

覺萬端憂

和比玉賦遊魚啖花影

無數輕鱗蓮葉東泳芳吹沫鏡浮空疑追戲蝶

來天上誤何游絲沒鏡中點額冷光如吸露濕

鱗香障欲殢風相忘樂事江湖外捉影還看嚼

蠟同

九日次比玉韻

年來漁父已無家長負籬閒九日花偶共輕舟

尋竄宛非尋日同高嶽行去趁欹斜人歸月

下仍逢酒病起風前抵輟茶冥落孤雲無住着

愛君天末自朱霞

雨中公路以詩招比玉及余出飲夜歸次

韻東答

經旬出飲只空樓時有高人款不休江閣邀賓

還過午蘭堂撥客正宜秋莫辭燈下歌垂手更

約花開買檝頭最是君家饒勝事殘樽山雨未

曾收

又和公路聽雨之作

餘韻

浪浪急雨濯船鳴酒醒空樓欲二更細詠新詩

殘燭下遙知秋思夜堂生靜連石鼎颺颺響涼

泛胡琴渡索聲安得淋鈴聞一曲熏爐匡坐到

天明

題春前畫邢江柳示比玉

前年重陽淹客東安江門外蓬意底裏柳青青

秋半黃楓葉蘆花三十里境僻人幽雨雨行水

豈沙鷗鷺不起邢江只此消客愁一別三秋思

難已連年九月半空樓今年有客差可喜人笑

鏡空客不去我畏客去愁來矣人生聚散夢中



夢身後尊前只常理忽思此園初作時寶仗河  
邊竟旖旎地下應無埋愁處沾酒洗之聊澣洗  
不如對君痛飲歌一曲且聽明日君歸愁欲死

九月廿四日生朝開孟無際彥深公僕諸

君謙飲幕中樓中呈北玉索和

親舊深憐老不堪衝泥蹴飲會村南載醪漉酒  
師偏許以酒勤勇菊烹客故請畫筆他年  
知解走與君尊堂今夕保無慙悠悠自怡  
飯心晚衰癯頭五十二

題醉中墨竹

松圓浪瀾卷六

九

白笑前身應畫師能描蕙葉與風枝胸中成竹  
今何在但看淋漓爛醉時

十月十八日同開孟無際彥逸泊舟程橋

山吾谷看楓葉上維摩至望海亭憩拂水

崖夜宿山房遲等慈師

遙聞買藥到人間曾踏姑胥郭外山有約繫舟

尋窈窕何辭被宿落淺度歸絕壁松門晚月

出荒池竹路開只在白雲紅葉裏訂言不遇又

空還

冬日獨遊東阜草堂東達觀兒

憶昨蘭皋晴新雪春暮成忻同周覽際遂獲嘉  
趣情通川貫遙感長隄帶條勝我挑隱流水疏  
竹藏青冥會當空曲處擬結滄波亭身入桐川

詠思偶藍田耕何如日徑造番連宿林垌臥病

前山下已過荷花傾况負池上月遠投雲端僧

開來一級步祇見寒霜英楓林曠非垞山翠且

南榮斯原有人響過午聞鷓鴣魚影在深藻甘

燒下高城幽賞亮不隔中懷如合并緬存曠上

古悅從東阜生醉鄉如可占陶然須時清

丁巳十一月十八夜枕上占句送北玉都

松圓浪瀾卷六

無倫次略敘東坡上巳日詩要使別後歌

之聊存陳迹正不必詮叙耳

病餘君來如夢寐各問知新吟賞與法近歸

身承碑畫同遠視洪谷記詩高士詩今人如

喚哀家喇吻則東病題君無一可事有新詞入

君意比焉烏有條減匪妙語相調知半得不妨

戶外曠時錯只恐樓中跡難繼前舟人部十日

同心憶虞山千樹楓喜逢故人坐明月特邀舊

客歌春風月同空江先挂席重踏維摩共遊跡

樹頭紅風不動一片寒氣已驚憐前年夜登

維摩庵山腰步步迷紅階且走攜被宿寒欄遲  
共策杖穿晴嵐待來不來時出郭紅翠稀疎暗  
蕭索遙從谷口望吳間一抹青山倚日落青來  
苦道不得動兼聞小別神先疎輕舟曉發追送  
若五兩歇歇厭船重囊羞黜不堪離行吟南  
嶺寺古寺簾人放逐有遺蹤欲弔荒濤展離思  
乘興直過支洞山逢窻見山開心顏水亭改席  
月東上青瑤碧玉森迴環上人止宿山靈許月  
光漠漠作飛雨把火扶節半嶺回爐燭呼樽重  
夜語朝眠聽雨寒浙瀝前峰後峰雲黛翠迴廊  
俯松出磴道小閣攀蘿傍岫壁紙窻風雨幽趣  
生窓閣丹青散金石更歌好詞爭賞激杯勺器  
連忘日夕終宵烈風無時休起看旭日千峰頭  
探泉蹊石旁應接與發遂欲窮冥搜癩陀巔邊  
道林下支公古松人所留鶴寒賈勇役夫笑臨  
發更往童奴愁山昏日短苦尋壑石古徑久分  
經丘上妨松節挂巾幗下鈞石角傷天裘寂無  
鳥聲斷人跡水楊葉立如交戟路迴境綠青林  
開綺閣綠垣儼仙宅叩門一訪幽人居聞道姓  
名相嗟吁輒誇荔子好顏色徧數鄰老盈郊墟

松閣題名卷六

新知道故難悲詫劇談引步松林下崩雲偃蓋  
紛枝撐尤物真難滿高價磅薄存松如看講倒  
臥橫跨行石罅主人癖類陶隱居欲刻孱顏結  
茅舍筭籟時聞仙人嘯雷雨恐逐蛟龍化山崖  
留啜暖寒杯雪花勸酒如藉灰還同閩客作閩  
語九溟麥邪眼底來君為客中鄉思慙我覺醉  
後山光溼恨無香貉千匹強隨意為若試塗抹  
鳴泉未放人出山石頂林端尚喧聒道旁昏黑  
又停輿十丈磨唯暗棚江中寂寂聞辜孽柔  
櫓咿啞警空峇楓橋明滅有疎燈如見孤螢白  
開閩明朝忽報下船去千回遲留一息遽歷歷  
昨遊今有無恍惚亡書續殘句夜半醉歸君叩  
門大叶霜月如銀爺老去病怯慵強起散裝數  
攬空傷魂枕上心口雜夢囈書成再歌等已各  
聞歌引題詩新柳贈歌裴徐門

此年遊閩金壇馬山詩餘傳

此情事感於

或說至楚集曲中復請引

此引

元詞傳數竄青眼時曲新詞歌漸字開中音意  
教人難辟外加工聽自傾一傳照拍餘解聽江

夢聞罷空惺惺似禁楚女腰肢瘦如見蕭郎眉  
眼青悠揚逐夢風前縷飄落飛花水上萍別來  
無處向人道年少兒郎自矜好似樓前裏人已  
非吳非海黃潤琴相國園中客俱老白頭丑是可憐人  
濯濯新圖爲誰掃沉吟理曲忽沾纓憶看風流  
被若憐那江傳侶來月剛重向紅樓歌一聲何  
處老翁能此曲霜天燭下啼新鸞囀聲自覺無  
橫笛放措還疑有風笙渭曲瀟陵渾在眼暮雨  
斜陽陰復晴迷樓一望無窮樹端倚愁中却盡  
生

松間浪淘集卷六

五

除夕

來往扁舟歲事除  
流年風雨一蕭疎  
衆山未去殘緣在  
四壁雖存空室虛  
短氣生涯新鶯視  
視顏歸路老慵書  
幾條雪後營叢好  
巢燕相將識舊若

雪中孟先走人邀看雪病不能出東峇

長鬚赤脚遠殷勤  
邀看村橋壓樹銀  
任是莫來春笑客  
可知須往雪禁人  
光搖肌粟凌蔬花  
觸頭風燕轉頻夜  
久酒醒君秋恨獨  
清西閣迴傷神

雪後立春酬茂初見訪

去年梅發話恩恩  
短燭殘杯矮閣中  
能得幾回還  
夜雪相看一笑又  
春風值君暖眼寒  
偏好知我疎狂老  
更窮明日雪消頭  
併白莫將閒悶惹青銅

同長荷回舟對雨題講與劉長

深院梅花臘酒濃  
春寒燈罷勝殘冬  
回經滄浦舟前雨  
憶著龍池雪後峰

題扇寄沈雨若歌者

夢破揚州事已冥  
東甌小令最惺惺  
花明月暗

松間浪淘集卷六

五

空亭上教住鸞雛  
不忍聽

張老挽詞卷六

送君雙翅整行鶴  
憶渡漸河涕泫然  
長夜忽驚聞白日  
老春庭更釀黃泉  
玉川無復添丁事  
蒿單空餘寡婦篇  
此去歸來如未死  
重將絮酒酌墳前

雨中宿錢受之館惜別

別館風花急停舟  
問數移莫辭經夜  
宿已值暮春時身  
遠歸難定家貧出  
每進清魂南浦上  
不覺淚如絲

題畫扇送石甫之淮陰

揚子灣頭楊柳枝  
風花如雪正垂絲  
時清何處無屠釣  
空過王孫漂母祠

題扇寄孫士微

君至開門宿扇素畫

管賢重相思  
千里赴一笑  
君亦命駕來  
未見璧轡掉  
既來不須更顧已  
非壯少別君各憔悴  
清狂頗同調  
故人始薄蘇  
折東乃相召  
我真為飢驅  
垂白投遠徼  
君期會三晉  
人事多錯料  
趙女嬌善舞  
羊酪美可饒  
吳關正清和  
絲肉移曉權  
恨君不少藉  
爐頭釀和醪

松間浪淘集卷六

五

廣陵道中喜從汪汝澤同石甫淮陰來話

舊指別

山中少日美  
遊歷而載相逢已  
白頭人似月  
明飛夜鶻偶從天  
際識歸舟  
邪心淮水游  
潯雨別路吳山隱  
隱然紫馬江邊同  
極目直看西首是并州

雨泊下關東平仲栖霞山

天開石畔庵  
至今尚知處  
寒宵抱被宿  
明發乃別去  
君如倒峽流  
百折自東注  
吾為絕塞迷  
隨風不得住  
昨夜蘆中洲  
天末一峰暗  
咫尺若可

攀夢寐入風雨安得雙黃鸝與子同軒者

過滁洲方伯雨兄學舍二首

寒隨山郡已三冬  
愁絕吳門老貨春  
弟子談經爭折鹿  
羣公斂衽盡登龍  
洪音曾為織  
筵發落仍憐五石容  
久憶那那林壑美  
西南深秀間諸峰

一從射策罷南宮  
淪落滁山一醉翁  
經術流傳欲父子  
文章風骨漢西東  
徂年青鏡韋編裏  
過客荒亭斷碣中  
老猷雕蟲餘習在  
莫云詞賦似楊雄

松間浪淘集卷六

五

感道傍枯柳

婆娑枯柳尚參差  
白髮青鬚淚滿衫  
一路殘花仍泫水  
十年春夢落江潭  
黃河野艇孤蓬直  
剛月巢空越鳥南  
舊侶重來餘半死  
敢論生意歎何堪

傷寧陵高給事

一遭鵬鳥賦  
承塵無復徵  
昔起逐臣誰  
識有朝磨鏡客  
却憐墓道過  
中人風送牛馬傷  
何及歲入龍蛇識  
已陳城郭半非門  
何舊廿年踪跡似前身

由榮澤廣武山下渡河登太行馬上先寄方叔明府

朝瞻廣武原非枕大河滙隔河賦賦峰遠結陣  
雲勢黛色映朝暎有無氤氳際諦觀果太行東  
盡穀峰銳盤薄亘千里河流信如帶少年慕河  
朔臨老視巨麗彼美白雲中願言幾欲噴上黨  
天下脊宰割良得地蜚蝗孽境隕甘雨隨車至  
漁陽多兩岐單文無孽臂政通樂可支客遠心  
長憐吾聞古人交五味貴和齊愧非羅浮貢敢  
云以水濟吾衰爾黃老清淨與世棄蓬生矢養

松間溪園集卷六

恬為腹甚深嗜君今宅高開府寸雲甫致余方  
陟險艱顛步恐失墜

中秋夜風雨送長卿歸新安

寒近山寒早先秋落木疎空樓不堪上風雨復  
何如吳橋迎淮浦隋楊人津渠故園共松桂中  
夜憶吾廬

又絕句

山雨空樓落木多月明城下見漳河江南鳥道  
青楓外三百高灘飛白波

十月廿八夜寄懷宋比玉

錯對槐花料子忙依然搔首過重陽雪中叢菊  
全開淚入目難大塞上楓林不待霜萬里處羅  
通朔雁五更鼓角動天狼長天秦淮酒美  
冬仍暖莫惜千金贖鷓鴣

十一月雪夜得伯雨兄書

遲思一騎向南宮忽致雙魚暮雪中燈下與君  
渾見面眼前如我已成翁道遙自作林鳩笑得  
失心如塞馬空蹤跡冥冥無定日會有雲翼快  
搏風

喜侯豫贈得解

松間溪園集卷六

六

乍展賢書覺眼明傳觀鴻筆使人驚橫空即展  
風雷氣擲地俱騰金石聲座至一頭仍罕避永  
家絕足已先鳴鸚鵡接武年尤少今日須知宅  
相成

立春日追和雪後酬友人韻

幾行春色又悠悠酒罷心情似夢中簪雪草裏  
全帶雪出隨蓬斷半因風忽有形影身何在不  
覺尊前歲已窮無復江梅與村釀杖頭閒挂一  
青銅

寄汪無際兼呈長澗

移居相望一城東築館新抽百尺桐便借光輝  
燭鄰舍免貽輕薄請兒童扶藜共看梅風鳥流  
落誰憐踏雪鴻惟有平生最相悉題書先寄白  
頭翁

注倚孫清湖道故燈下有作依韻口號

生死尚交二十年他鄉消息總茫然新詩刻燭  
還成淚老盡成灰未減離今夕樽前許玉劍別  
時衣上有尋香荷香人與閑人作上好游飢食  
和回眼

已未元日試筆

松園漫筆卷六

元

少時秉燭水今朝世上流年不自聊從燒病魔  
身健在漸曉禪覺意粗調東林長老期宵坐非  
關郎君候早朝掃地焚香無一事中意紅日看  
水清

歲改家書尚渺漫京華傳語道平安離居老盡  
筋力歸漫春生奮羽翰家遠且甘愁坐穩  
書遲轉語路行難窮冬累月無山色起梳頭  
試小冠

元夕

遠方到處仰爲家元夕山城罷放衙身尚欲灰

逢火樹眼昏生聾亂銀花願看遼水峰狼淨喜  
見并州竹馬譁佳節太平難際遇傳柑燈宴說  
京華

送汪僑孫三月寧武歸番旬日前還

經年踪跡信沉浮相送悽然抱敝裘寒非歸心  
邊馬疾江南殘夢曉常流桃花河廣人難渡芳  
草陵長客倦遊到日倚門勞竹望亂山鷓鴣夕  
陽愁

題墨竹寄方民表丈

泉聲閣影傳書堂憲竹垂梢映石墻松子種成

松園漫筆卷六

三

俱偃蓋條枝間已拂雲長

客愁

客心略盡情悠悠見月閒歌已不愁當日絳唇  
空寂寞何聊雪頭其依投裏年自照猶殘燭長  
夏行吟淚散表迷途可能忘故國浮雲西井有  
高樓

四月廿五日示迪兒

生爾占星夜小字加爲男子詳寢床還疑遠試  
路已嗶嗶誕漫成兒懶嬌癡似客長析新期  
負荷擔笈應孤崇學語齊于越觀詩壁題唐勇

兒須有志十五早升堂甲辰夏余在賦大將軍

憶昨

憶昨紅顏俱白頭少甘疎誕老何求身拘尚覺

綠名累舌在惟知為食謀有道不許公府辟無

功聊託醉鄉遊良辰直欲尋漁釣孤嶼舟中詠

亂流

題墨花蝴蝶

管年落筆多乘酒花鳥能欺粉墨工老去一杯

志夢覺成遊戲漆園中

夜飲刁氏洛酒戲詠

松園遺集卷六

刁家林下絕風塵彷彿冰心竊映人雪色葶膚

帶帶空芳蘭通體更生春古來鄉裏溫柔足有

近園中骨肉尚自當是孟公知此意深宵偏向

阿魏

送水仲

韶年東下同舟日甲申自觀微才乞斗尹詎料

東顏徒作客抵餘殘髮木成曾若猶下綠過公

府我亦懷歸畏友朋情酒不卑仍送別北樓賦

月伴誰登

月

中夏當圓月空庭出樹幽一聲剛欲發萬感集  
還休鵲屢飛明鏡蟾孤戀黑裏荷戈今滿道且  
莫問刀頭

題蟬嵐小幅寄比玉

前年比玉在壘中  
有失畫四絕句屋  
余作畫時未暇作此  
編次置能緒中餘得此

乞我寒江高釣絲抵絲谷慎轉多時村煙嵐翠

無人管聊管借君失畫詩自畫小舟詩  
自畫在畫中是伊人不  
可求借夫畫之也

寄懷鮑紹父

冷泉踪跡十經秋清夜聞歌已復愁杜子美在  
復愁詩

天外白雲橋上黨望中黃海揖浮丘何時半嶺

蘇門嘯盡日空困漆室憂歸去與君尋一壑不

堪還擬尚平遊

述懷酬別瑞卿兼示紹父

勞生安物理風月不關心樓泊藏身穩蕭疎客

髮侵事冥憎宿習年謝僧知音有願參名言非

綠學尚禽

九月既望次瑞卿惜別詩

逢君春向暮相送忽深欣長夏無蟬噪高天極

鳥投閒階松葉碧空院菊蕊留曉月臨山野寒

月

風滿縣樓人行落木成馬識渡河愁不謂平生  
淚還因別思流

冬至月下即事

去秋寒早天多雪今夕冬暄月似春淡境味長  
堪送老醉鄉戶小恰容身客中酌度逢南至酒  
後終宵向非辰莫笑杞人憂國淚時看雲物一  
沾巾

除夕前一日迎春戲題

又見官衙綠仗掛故園仍未一書來難遮臘意  
蛇投壑欲動春聲蟻發醅髮勝舊衰從變雪耳  
根初靜不聞雷雷方尚有癡兒在却笑吳儂正  
賣狀

示兒

昨朝庭殿打窗喧人日簪牙放曉晴身過流光  
如有連心隨雲月本無生燭兒吉到疑賦波法  
侶詩祛愛制輕春氣自深冰自汗莫重賒目同  
清明

示兒

平生疎懶為優游四十生兒乍要頭欲求賦詞  
唯祖德尚猶貽今在孫謀願令下成知等可

但願塵作治臺吾已灰心應努力五車須讀  
須投

署中西橋偶因積壞成臺在春初秋夕夢  
中詠詩遂續成十二韻

小臺初築試開行鐘鼓樓頭報晚晴亞字晴原  
通粉綠宮牆槐老宿黃鸝  
離鄉也裁山影燕了梨花露月明殘雪殿春唯  
遠望斷虹閣雨過高城漫思散步中宵立且喜  
經書不日成簾笈禁寒匡坐穩瓦墩燒鏡石牀  
平四鄰樹美安恭局八角涼多磨酒鑄改席便  
散官獨屏無款有覺必琴清欲傳佳話謀題額  
擬託新鸞疏姓名羊峴他時人墮淚龍山此日  
客沾纓犬紫雲木遮鄉眼地隔笙歌護道情猶  
有生公亭畔想夜深風裏樓欄骨

悼景先亡弟

中年乘病侵不禁死生戚過江器同氣見汝先  
惋憐憶昨驚湖傍雪花滿衣祇暖寒雙杯酒傍  
船破雨間還則集我廬言笑送除夕汝應憐我  
貧偏舟已更適從此山浮閣道以上黨奔經年  
絕音塵妻子起異域朝來拆書言了已登墨



但云死姑蘇歸骨事未悉生離怨前期死別後  
陳迹余初還山時髮燥未裏憤汝年纔丸齡漸  
長日余職當我惟諍訟賴子協心力自傷早羈  
孤託我誌銘石念此溫溫姿孝友豈易得與人  
分財廉垂白困衣食勞生總憂患一死涼冰釋  
空餘生人戀老淚不成滴

除夕大雪題畫與德公書  
書畫真鳴鶴

燭花銀樹雪冥冥今夕天誰感聚洋翻墨鴉塗  
呵欲凍添燈兒戲酒初醒帷間香地雜先唱簪  
外星高鵲喜靈一笑不須論似否老年交契舊

松園浪詞集卷六

五

志形

立春日署中即事

條風初應轉更籌簇仗凌晨送土牛朱邸盤高  
行白玉麗譙臺承臥黃綉屨中芽茁生蘭早  
底金蓮匝地稱官宴戴回新綠勝正分春色上  
欽頌

送德公  
書用韻字

濁漳水下水冷冷雲滿貂裘酒易醒寒裏九重  
雙鳳圖江尚二百五長亭白銀川非烽仍黑鉅  
鹿城邊草未青寄語翹材東閣地招賢不用道

侯鯖  
德公已斷章  
長齋未止酒

贈劉浚元文學

萬族皆逆旅天地乃蘧廬千里得比肩閭戶思  
玄盧子京河岳秀吾為山澤臞嗣皇下明詔  
郡國蒐鴻儒匠石琢寶玉賈胡割明珠衙門集  
羔雁巽冠駕安車蕭韋布間磊落綴瓊瑤  
菴弱毫鴉犀利鐵蛟魚何當細旃地講帳黃  
虞時來會燕養何必同茹蔬媿無贈子策寧復  
繫賢駒

咏雪菊  
戊午六月尚

松園浪詞集卷六

五

雨中階下亦鮮妍  
詞料亦霜  
夜網洛女凌波  
迴柯娜湘娥倚竹泣嫋娟  
嶮嶺道上披雲臥  
灑酒微君月絮眠  
若把寒英比團扇  
秋風重熱不  
離捐

夢後懷草市樓

後居無復草市樓  
歸夢依然在上頭  
元與江湖  
豪士似似開風雪  
故人投意開塔影池邊小寺  
外村光雨後收  
彷彿簪時同舍客  
月明開柁並  
船遊

風夜獨酌有懷

浩浩春風吹鶚冠白螺杯窄得袍寬以衰猶歌  
九千仞驥病空悲百八盤西塞煙波篆笠晚東  
林雲瀑草堂寒浣谿花裏人高臥不爲蒼生起  
謝安

懷東阜

插柳茂能下滿岡約爲漁佃住鄰庄但同伏臘  
東西社不論元龍上下牀拂水正堅安石臥屏  
山橫沈沈溪堂何時鋤被東阜雨一段茶窠百  
木系

懷拂水故居

會同學士碧山居疎栢深房響石渠邀客種蓮  
通載酒尋僧看竹度藍輿支公好事時調鶴長  
者前生是救魚筆塚草荒門限冷篋中空編水  
知書

次茂初見懷東答三首

青眼何年別賞音白頭三月負光陰春殘未見  
新勞語歲暮偏傷老驥心書後有詩空帳望夢  
中無路可追尋孤雲鼎鼎江湖日落日歸鴻萬  
里深  
平生務已足爲歡倦客相思命駕難路斷羊腸

三月雪灣連鶴頭一江寒澗魚乞水長當懶天  
馬行空不受鞍料得歸時雞黍局倒衣傾度費  
併資

連牀唱和總鬆年山石曾將白玉鐫風雪旗亭  
分伎咏江湖商舶見人傳不爭非里陽阿曲只  
欠南華秋水篇得失寸心渾忘却春來花鳥莫  
悽然

春雪

春雪江南腰易帶朔雲三月氣仍嚴梅花落地  
還妝粉柳絮絮因風正撒鹽官牀暗沉清聽滿夜  
愈光積病昨添高吟低唱消除盡摸索心情漫  
然髯

桃樹下作

殘春已過八十日桃樹初開三五枝瞥眼紅顏  
剛一笑舉頭纖月正如眉未緣悟道空身  
復還家蹟向裏聞說城邊新買得隔花流水  
暮茨

東陸羽明

尺素三年墮渺茫遙聞鳴佩入簾櫳秋風再洒  
宮車淚臘月初沾漢署香別酒已乾花燭燭遊

程消破髻蒼浪一尊薊北春天樹夜雨何由復  
對牀

聞營

鋪地檢錢卷落英清和庭院始聞營還將欲語  
圓通耳又試無端委曲聲風裏乍疑疑越瑟花  
開頻滑類吳箏何時對倚東軒樹叅盡聞開待  
磨生

懷兼期繪圖

平泉池館舊經過難忘幽期與晤歌秋水濠邊  
幽蒙叟妙香林裏一維摩非山蘿月道長句西  
寒神波欠短策詩筆久頽雙眼在草堂新木試  
研磨

時命

少小曾嗟時命違不才敢商宦情微半生空長  
迷三徑幾歎真成榜十圍馬骨豈須酬美質虎  
頭終亦悔雄飛殘年莫計無歸着處處春山滿  
敲微

端午感事

山城客裏四端陽感事思家一倍傷不數時鮮

羅水族劇憐風物賽江鄉標爭鯨室冰統賦鏡  
浴龍宮雨雹涼耐可鯨鯢猶未幾天公應有辟  
兵祥

劉浚元載酒六潤堂即事

翠嶺風流省見稀開樽能遣俗情微酒傾詩老  
髭黃色品歷豪家燕白肥已對蘭熏判玉倒正  
看梅雨遠蕙飛只嫌衙鼓逢逢動不得厭厭盡  
醉歸

陪劉文學餞飲一首

風雪長鬚遣送袍新涼碧益注蒲萄西京父子  
傳家遠沛國先生頌酒豪六月鵬霄橫怒翼九  
天鳳穴恣奇毛脩然秋水篇中客老去無心掣  
巨鼈

劉去非將赴秋試惜別

疎雨殘河小院秋遙泉風殿隔城流偶過漫語  
成高興知近分張爲少留天外江湖同去鳥人  
間時節值牽牛吹噓好送河東賦且進清樽緩  
別愁

得家書後畫蕪竹偶書

淚落南牆舊竹葉故人白竹翳秋蓬書來近道

淨香閣好事甘貧有父風

畫枯木怪石次比玉除夕詩韵

常年餒臘有秋茶漆却庭梅點歲華爭喜小兒  
仍愛客只嫌老子不歸家池塘無夢傷春草門  
巷多時厭雪花貧病亦知難慰意漫圖枯木向  
君誇

愁霖東恨劉漫元文學父子

涼秋戒窮節零雨決蕭晨上天同霖霖初和月  
遙岑高壘見穗霽用卷無車音離披中庭樹哀  
鳴南枝禽皆無東窻酒孤懷為誰斟寥寥空宇

松岡浪淘集卷六

中離若難處心風雨亦有好過時已成靈孰云  
此滂沱歲早當為霖

揚州方季康館同張伯美孫養甫鄭淑民  
舍弟仲防仲扶惛別

別路江南已數程清樽細雨復江城殘魂如夢  
聞鶯斷柝恨隨潮立馬生。皈依一心憐伴在驢  
人十日悔身輕臨歧共有沾衣淚却使衰羸暗  
撫綬

松岡浪淘集卷十六終

松園浪淘集

易水卷十七 九三十六首

過易水懷古

層水積雪漫嵯峨，易水流漸自河波。遷史至今  
跡跡御人從此送，壯軒羽聲變後寒風惡。虹  
影清來白日過，千古暮雲京闕下，吳備且莫浪  
悲歌。

除夕踏雪看松

久客懷人百事慵，春歸幾日是殘冬。長安雪後  
無來往，報國門前獨看松。

雪中寄白雲觀使

滿清春風吹碎花，碧嶺頭前雪待遲。甚何當一笑  
寒風自道平，是妾家。

即事

碧盤東風生綠波，美人春夜許經過。漫敲銀篋  
當欲快，看江燈看舞靴。

和韻送蘇子後

了獨南行憶我思，相逢為論歎年之。魚枯有淚  
惟吹濕，蠶老無心更吐絲。龜手取封寧少試，掉  
頭揮甌已多時。山雲莫笑歸嘗晚，汗漫於今總

未知

和韻送蘇子後

昨朝同送南歸客，今日蒼黃又送君。涕淚感時  
思痛雪，行踪相對各浮雲。甘泉幾夕通烽火，遼  
水三春少雁羣。翹首可禁鄉國望，莫云豺虎已  
紛紜。

雪中追送友人入寧寺不及題詩與吳巽  
之俗別

都門無計攬征衫，下馬荒林雪意酣。一片凍雲  
飛不去，斷腸春色是江南。

松園浪淘集卷十七

清和十二日走筆送魏仲雪之南京虞部

兼柬莆田宋比玉 先是疾起東初二日行

城頭西山色殘雪，開白雲行歌燕市中。見雲如  
見君，夫君宦情薄，獨與良醞厚。几閣梅花句深  
房，明發後經過。互諫浪相見，數杯酒意減痛飲  
徒春帆到家久，驅車還白門。江雨黃梅時，留鞍  
酒樓寺，朗咏青蓮詩。閨客浮浪生，近歲歸不早  
我翻招之來，戒勿許遠道。大塊俱勞牛，莫言江  
南好。憑君緘此詞，長歌令人老。  
五月七日同劉去非牛貞瑞攜樽湖邊坐

雨即事川去年載酒六潤堂詩韻

樽酒京華對雨稀水精臺殿正非微放情身世  
知魚樂入眼江湖覺鷺肥非關黃塵波上淨西  
山白雪夜來飛相忘直作濠閒想苑外何妨坐  
不歸

投湖音寺寶藏禪師宿

寺古苔深由院歸雨昏投宿世緣微空階支梵  
黃梁熟香積瓊盤翠甲肥客語半牀清梵殿  
禁鐘雙闕曉光飛平明各自辭師去悵望惺惺  
騎馬歸

松園酒集卷七

贈韻送同邑趙女錫歸省兼呈所親

相識都門從此稀朝來山色夏雲微自嗟辛苦  
形容瘦若已紛華戰勝肥長日過家娛未侍他  
時報主好齋飛秋風故國江魚美且藉園蔬待  
我歸

題風竹詩扇

疎簾漏月喜開看隔水時移一兩竿何日挂書  
茶榻畔松風無恙竹平安

送牛貞孺歸上黨

漳河杖策柳條春馬首秋雲遶角巾肉食宜知

籌國士短衣聊慰倚門人夕峰遮驛頻勞夢夜

雨連牀暗損神明日五更茅店月篋中相顧寶  
刀折六月二十日送正陽門外廿一日大  
雨魚送此扇一扇一扇二日早行

七夕同受之坐雨偶吮墨作中峰夜雨因

憶拂水山居舊事漫書口號三首

漱壑洵林殿戶雷冥冥松際失雀鬼山愈五月  
寒如水知是湖橋暮雨來

山那竿非交別師竹房松閣總幽期影堂月落  
泉鳴咽無後疎簾看弈碁

洞門湖戶隱游游洗竹按松何看山嵩出草堂

雲水裏無端幽事極相聞

松園酒集卷七

題扇

秋風快雨翳朝鐘烽火家鄉意萬重老屋三間  
篋竹裏聒天滿拜舞壽松

技淚一首送蔭子錦衣張齊方紀入蜀訪

烈愍遺殖

技淚濱南勸哭文思愍斯語悼夫君寔圖寶玉  
元同爐大國香蘭亦自焚張令死旌旌離苑南孤

兒恩拜羽林軍間關萬里招魂地焚道何傳蕩

寇氛傷王儲及事其子王儲  
訪遺殖在漢南離哭記

送歸春陽太僕南還兼柬所知

旅雁隨陽南去時欲舉行緒如絲朝鐘殘韻  
淒涼枕柳月清光散玉屏憂國可能忘諫草思  
家空復念園葵林中且莫耽雲臥蒿日誰將大  
屐支

十一月廿四題扇與平仲話舊

山寺逢君日隨扇祝兩髦 帝鄉今會面容合  
舊同袍老負千雲節文驅出峽濤歲寒知自保  
終作鶴鳴阜

次韻喜答為震甫

平生五湖侶猶未到君家夢想東山下春風幾  
度花青燧同歲盡華髮對生涯尚有飛騰意何  
論暮景斜

贈蒲州楊生歌

楊生名文昭字震寰磊落男子也精心偉  
幹隱於一蓑隱然名動諸公卿開去年秋  
爲錢中允受之方計部子玄各遊旃檀小  
像一區冬日既飛行矣復爲子解裝留月  
餘某填王瑞像成因贊以詩  
楊生目光瀾岩電內美精瑩無外術少衣大布

冠遠遊挾策駒駘返京甸朝沾燕市御酒人夜

入黃扉會高宴七尺昂然無所求寸心匪石胡  
由轉聯將澹蕩付磅礴銳意雕鏤極神變長安  
卿相骨法殊指端歷歷開生面豪家擁篲競虛  
左白衣自貴黃金賤我嗟良工不世出慶梓般  
僊眼中見填王瑞像三千年刻成飛昇忉利天  
迎佛佛與摩其顛受記震且來幽燕焜煌寶刹  
焚炎燄間浮檀金身宛然自恨不逢吳道玄相  
好具足誰能傳請君妙手爲莊嚴經營冥入意  
象先轉側付度形神全白毫宛轉螺髻旋紺日

次韻喜答為震甫

淇淇暉青蓮天衣縷垂雙膝圓十指倒豎髻羅  
緜分身應現如來前神通疑是目健連妙勝功  
德窮無邊我思贊歎舌本堅妙理誰可煩言空  
君猶期我江湖上爲我規模作影像已知一切  
有爲空莫捏空華生眼障

送顧勳衛所建承譚赴太倉

曾監魏虎寂無譚共道維揚真將家蔽日浮雲  
多反覆解時雷雨會交加未投瘴海天威薄詩  
占吳閩風上嘉幸有范滂賢毋在不愁同隱故  
侯瓜

題畫送方子玄兼懷尚湖太史

去年長夏為此時緬懷故山多所思回首神遊  
付冥漠入眼元氣猶淋漓波隨草樹拂水似燒  
雨瀕洞峰屢屐遠帆不歸天漠漠虛堂自敞風  
披披經旬野翁智對榻長日禪老來觀墓尚湖  
舊隱同歎息湖山如此歸何遲伊今綠浪置硯  
席我仍黃土堆墳眉自行太行涉京國頻年旅  
食垂上宜雖然不憂官長怒胡爾長似紫僮髯  
傷心骨肉委原隰滿口道路流瘡痍老顛佯狂  
逐風景聊此吮墨供娛嬉感時撫事中慘慄往  
往不語空臨岐心知數日又送子何山樽酒當  
重持男兒壯遊事出寒況子為郎官度支雲中  
士馬久待餉遠解十萬資軍摩五臺非望直玄  
獄三門南下經清伊畫遊過家春始暮棠華覆  
地桐花垂家園松桂幸接近此別不用長嘆咨  
題畫松間山居示敬之第三絕  
山閣無風亦自開故園松桂日摧墮舊時好事  
凋零盡若箇還思問字來  
里社何人共白頭眼中群齒早成丘山陽不用  
問吹笛憶着經過已淚流

銅山天井隔村南此地間添一樹庵歸去松楸  
勤汛掃六時彌勒與同龕

伏日盧鄰虛餽餅東謝

輕於霜雪白於紈有客行厨餉玉盤葶食似聞  
傳處意調飢應想畫時難拈來玄子非寒具送  
出盧家擬月園料得盈盈煩素手臨風三謝未  
能餐

九月廿日送殷戎節東巽之僑孫

憶昨墟頭春雪時眼看芳草是佳期何當白髮  
催行李又過黃花對酒厄寒非雁宿驚客久江

松間浪詞集卷二

八

南人發見歸遲臨岐悵絕無他語明月青山有  
夢思

送到浚元歸上黨名水高其貢上送

政得

梁溪去去連滄海盤谷迢迢隱太行龜策肯能  
占遇合龍梭何地識行藏清風入戶還同室白  
水衡門可異根其子劉去非前年非闕上書非  
思其父子同食貧  
不遠幾時因夢感剛王

同江似孫賦呈給諫方石元

退朝珂散掖梧陰芸閣開簾對夕佔信史册青



懸諫草等邊炸火動危辭琴博未奏幽人約鍾  
庾宰傷烈士心經歲但知官阻美愧無飛泳芥  
高深

荅江似孫謝遺錦衾用寒字

曾無文綺贈交權聊爾同禍戀一寒長枕正思  
裁十幅高眠儘可擁三竿休嫌吟苦蒙時汗應  
笑書痴畫處利博得新詩酬錦段衙齋傳比練  
帶看

故衾何意託交惟得其高人寤寐竟不分秋風  
破茅屋從教夜雪滿長安空牀獨枕琴三尺遠

松園演習集卷十七

九

札相遺綺一端早晚平津誰與報布衣思庇九  
州寒

和韻荅葛震甫送行

蹤跡浮雲似臨行計屢非執知燕客返仍指晉  
山微關塞今戎馬江鄉老布衣勞君西非望雨

雪正弄霏

江似孫赴朝鮮毛帥幕府感賦

巢深擬作一枝回駕浪儀乘萬里風飽仰未能  
甘澤難分飛何意臨高致窮端有屠龍技非  
福安知失馬功難

室中

仲冬同周虞卿葛震甫郭聖胎恒光牧隱

二上人石鐘庵話別用三字

都門殘臘忽經三集別圍爐話小庵六載歸程  
猶澤潞幾人鄉國竝東南天涯涕淚遙難忍塞  
外風沙老詎堪即日遂良鬚盡白還家彌勒與  
同金

松圓浪淘集

嘗廿卷十八九五十一首

吃字題

甲子元夕南宿州驛舍嘗甘漫題

洞庭三百憶題  
越淮水通中吾已到江南營家何用奴  
事空須子一而但得幾株垂井畔老年門徑學  
蘇耽

姑孰道中見梅花

燕南蘭北限春光瞥見江梅劇斷腸  
猶黯淡影遭風橫正郎當斜臨官道  
傍旗亭撲酒香纔是玉門關外客莫憑羌笛訴  
昏黃

早起東謝一樹庵僧送茶

日高濃睡玉川家時有山僧款乞茶嘗處松風  
生破屋摘來仙露滿袈裟清於元亮杯中物香  
似維摩散後花能與凡夫消熱渴總然蒼荷也  
輸些

過方若家飲家釀卽席賦呈

白頭潦倒乍還鄉里社漸知愛老蒼百通未能  
酬好事三杯聊與發清狂枯腸自喜生於角落

琳琅  
學人看似堵牆總道他山好攻玉其如觸日盡

正月十八日同仲和侯園看梅因期同出  
西郭卽事

八年遠客一歸來又見江南雨度梅舊曲偶隨  
新侶唱催顏猶逐故人回覽燈院落俄殘月遠  
樹池亭已半苔更約琴舟同出郭商景嫩蔬莫  
齊開

子魚東園看辛夷同叔達兄用杜韻

提壺林鳥解相迎入竹千花一徑明短短天桃

齊帖水亭亭玉樹獨傾城淡雲淡月生香細非  
霧非煙帶雨輕拚取醉歸沾濕好更呼引滿南  
三行

三月三日雨中又同川前韻

遠歸荒徑少逢迎日逐花蹊覺眼明穉事等閒  
交冷節辭鄉容易失愁城風光可但千金值氣  
力猶堪兩屐輕回首長安如夢裏水邊今有飛  
人行

和喜雨

湯年雩早匪牲羊零雨崇朝已注墻始信天心

元響答何知帝力可稱量雲興滄海回枯壤苗  
意油油起漲鄉自此樂郊吾更適會看冷鉢米  
腰長

海鳥晨看一足半雙隨鳧舞雲堦龍公有意  
枯鱗濯颺鼠從教滿腹量室罄慮內青草野上  
音疑占白雲鄉真塵瀕洞何山洗願挽明河拂  
地長

裏年病渴似裏全駝雨蛟龍欲破牆河伯正驚  
牛馬澤波臣空計十升量曾孫萬億千爲稼老  
子臣何有是鄉籬飯殘年應飽喫腰鏡從此不

松韻浪淘集卷六

三

須長

謝公吟客有何个靈雨詩篇壓壘堦渤澥欲傾  
蘇敢測汗潢初濫芥堪量逃禪未出三車宅取  
醉唯知一十鄉老去陽枯日飲墨夜堂虛送鉢  
聲長

八月十五疾服長邀泛舟觀伎仰事

曉雨長鬚踏徑逢裁將歌舞款衷翁不論錦段  
纏頭貴但覺金盤放箭空狂客舉杯邀顧兔野  
人移燭看驚鴻共拚酌耐酬作節官待留權櫛  
孟公

南城風雨颯中秋隄柳蘋花繫彩舟青蒨綠裳  
西塞侶白頭紅粉淡波遊客無險句驚侯喜人  
有新聲賽莫愁向晚濕雲清破盡醉教歌舞漫  
淹留

策策軒看桂花用杜韻

風軒洗盞又相迎斜日香籠小閣明每過中款  
淹上堂夢思南陌與東城木香蠟熟嫩堪提草  
露蚊清體自輕醉憶看花逢雨夜裏回獨遠水  
廊行

時管吟 乙丑秋啓陽家叔同角浦嘉禾送

松韻浪淘集卷六

四

百年孤蘆浪踪跡偶值吾宗話時管古云千里  
赴一笑今喜五湖同片席垂虹秋深鴨脚黃烟  
雨波平魚眼白鱸縷尊綠碧照見露花青  
滿幘纏頭三泉飲未乾六橋落日留盤和意中  
不圖洵良會興餘無盡俱清歡故山登高已黃  
菊布帆歸時酒應熟草閣明年着孟光燭豆村  
西對巖翠

事終太質

江上秋風獨繫船空庭宿草淚半綿紛紛肝膽  
留身後皎皎鬚眉在目前青紫不來文有累來

黃一失士無權耐君欲作忘情語爲誦南華第  
二篇

春暮水邊觀伎作

錢塘蘇小性靈文一曲航船酒百分燕趙莫矜  
顏似玉都門漫詠女如雲燈花疑笑憎眉黛書  
草紫煙如練帶白覺白頭難料理江南三月正  
逢花

荆溪訪蔣澤舉作

艇入荆溪意豁然驚遊宰落想前賢君初卜宅  
仍開徑我正浮家說買田道上向人空短刺懷  
十  
松園浪淘集卷六

中帶字欲三年相逢一笑無餘事倚醉猶能畫

畢仙

憶昨東于昭遠

憶昨紅欄綠浪橋。畫船相並晚相邀。心傾時  
才難敵興。慳旋禁酒易消雲。那細浮花漫激  
絲。輕變雨蕭蕭。何堪獨夜漁舟裏。人事經年但  
寂寥。

和錢受之勸酒

玉色新醪憶具持豈無他友獨君思開宜自傳  
開齊日遠似劉伶席地時細雨一簑歸去晚清

風三伏起來近吟詩相勸殘春後重話馨香合  
對誰

再疊前韻和受之失子

良胤今朝且共持無窮身外莫開思只如南郭  
遺形後何異東門失子時思酒但知陶令是消  
憂唯恐杜康近鄰鄉一往無多地除却尊前更  
誰誰

送侯豫瞻謁選

青春鴛鴦滿朝行烏鳥重閣總日長南國夏苗  
經雨綠東華宮樹向秋黃蒼藜晚曜丹猶澹蘭  
露宵凝枕正涼計日書遊仍觀省綠衣新帶粉  
銜香

松園浪淘集卷六

銜香

陳斜公七十贈詩

初蘭爲佩製荷衿婉變書堂十畝陰一室花香  
供妙喜萬開茅宇庇秋霖山中宰相神仙錄海  
上園公綺季心直與冥鴻恣家廓漫容鷗鳥日  
浮沉

蘭亭家叔六十壽詩

蔗境天私意味詰土風清美亦相參梁家情事  
聞橋外阮氏新居指巷南荆院有花爭讓果蘭

階森玉待分甘水村山郭游偏早晴吳筇枝已健探

秋老高雲漫山山悠然心遠即投閒偶來綠浪紅橋地如在青松白屋閒便有神仙隱屢肆更無城府設機關玉壺春酒桃花色何必丹砂可駐顏

伏日讀歸作歌東鄒靜長學憲

旅食三年終開閣酒肉朱門自勝香穠生懷中刺亦無潤排門前漫不荅歸來燒松搗烏玉茗壁玄珪綴短褐遠求寂寞叩賞音還泛荆溪向

松間漫興

清宮抵味投壁人未知落落高閣是離合道鄉使君真可人倒屣歡迎小烏匿拭硯青雲起書案蔭樹涼風掃宿榻琅玕琢李燮玉齒繫落水槩寫銀盃小戶從教登消滴細故寧容置肩聒自嗤不為尚書期也學窮窟逃後閣

贈江幼清催妝詩

海上春還淑氣賒關關鳴鳥在河沙乘龍早入翹賢館林雁先登擇壻車吟提促教警扇郎中奇爭向雀屏誇隣翁為問新人案更比雙蛾幾寸加

秋日同叔連過侯氏郊居

芙蓉歲歲老江干重過花蹊憶故歡遊艇樵風生鶴渚到門秋水落漁竿幽人茅屋穿蕩佳狎客芳尊襲紫蘭還往倒衣兼嘯憤不教壺稚識承冠

新堂落成詩

君家新築帶江干考室還宜誦考繁溪上雲開看放鶴庭前樹合待棲鸞滄洲滿壁浮家穩風雨如山比屐安不厭清狂過百遍老農今欲登交權

松間漫興

途侯服長之南京東園子先生韓孟郁白門朱桁舊臺城桂檝荷衣入帝京講席支儒淹虎觀辟離鐘漏近鷄鳴潛大此去傾筵掖豪士由來願識荆正值聖朝登俊日不勞韓愈解諸生

訪丹陽劉心老

翩翩黃鳥自相求芳草萋萋旅遊八月秋風動茅屋十年歸落漁舟門臨海氣潮先應郭帶江楓葉漸流覽舫陶家楊柳樹片程開與白雲宿

題高與歌伎

花殿遊絲日氣深，月寒風殿磬沉沉。不知燭下嬌多少，纔是枯禪貫道心。

和荅李沮脩九日山中見懷

人世重陽節，昔言不可虛。登臨追屨左，山水屬秦餘。有客空憐孟，無家欲揭沮。茶羹雖自挿，搔首渺愁予。

送李沮脩遊越中次韻

山陰與剡曲，寧似向人間。遙想雲門會，奇探禹穴山。他鄉同別酒，今夕復離顏。歲晏新知慚，誰云與盡還。

云與盡還

予程相如宗兄

據鞍壯志奮壺頭，老去心憐馬少游。出處豈容論伯仲，立談直可致封侯。寒鴉古木將軍第，螢火蒼煙帝子樓。二十四橋俱泯滅，月明何處弔荒墟。

方季康五十贈詩

帝京一上宦情疎，道氣仙風洵有餘。喬木故山從放鶴，長江舊館罷和魚。家傳中令三朝笏，架插炎農百草書。久識清真同逸少，不知老至欲持符。

何如

送黃像之非遊

黃金臺下去歲晏，草暖駸官道如弦。直君門似海深，應懷貧士養須把。古人心老負悲歌，志悠悠念子矜。

徐羽龍邀泛舟秦淮即事

新知文酒雖載官，買鉛紅桃葉秋。湖上長干明月中，城霞漾餘綺。橋晚臥垂虹，秉燭燿光際樓臺笑語風。

十三夜姚允初丈邀同北玉聖胎園池泛舟即事同用支字韻三首

開敞入華池，庭陰納曉颺。行杯松月引，解帶蕙風吹。脫略皆心好，輕江托故知。清音在山水，賞會已成詩。

卜夜深杯輒迎風，小艇宜人燠分香。露木水自透迤吹笛行雲去，傾壺下榻遲山公。日醉客自占習家池。

醉客出花時，志歸步月非。接離從倒却，禁鳥亦差池。興集神俱洽，歡終意自疑。何當托鄰宇，風月不須期。

啓陽家叔七十初度寄詩爲賀

星河故國動涼風  
林下香生古桂華  
浮蟻  
菰米粒長鯨初吸  
碧荷僂俄玉倒看  
松健擬  
樞珠垂喜嬰豐若  
訪五朝遺老在尚  
賢應不貴三公

補賦方平陸姨丈七十詩

桂花八月發新醪  
明咽辛香滿小槽  
魚出水精  
催作餽蟻浮碧玉  
勸持螯家綠德羅  
人偏敬里  
近高陽客最豪  
莫憎中山千日醉  
太平風物信難遭

九月病中書懷

去歲茱萸高會管  
稻寮茶罷却先回  
重扶古寺  
秋風策同上孤煙  
落日臺伏枕屢經  
中夜起誰  
帆俄復飛  
謂同古溪時有吳  
門榜安得心知入  
眼來

方舛孤燕詩

堂非巢貞燕年年  
不識春于幾長繩  
伉獨立日  
離倫偏傍孤生竹  
還宜一節筠  
俄從管影化微  
物乃如神

九月廿六日汪善卷邀泛舟即事

放鷁中流激瀨生  
金壺斜照夕陽明  
人看郭泰  
還同載客比江倫  
倍有情白鳥自翻  
蒼雪去瑤  
林如暎玉山行  
居然物外何蕭爽  
咫尺江湖在帝京

十月十日汪九畹詠宅中聞歌作

送客習疑飲正欣  
江城清夜月如鎌  
雙柁海燕  
巢金屋十月流粲  
隔畫簾香潭微聞  
塵良良星  
河欲障漏脈脈  
老夫忽憶西園事  
衫袖蕭蕭已半淹

風雲行東姚允初文

十月秦淮纜及鄉  
一夜雲濤崩漚溢  
仲冬非風  
雲怒號長干擁戶  
無行跡野骨漁屋  
入微茫  
中水墨王摩詰  
跡跡欲貫眼寒杯  
黃公酒壚寒  
未開朱門此時特  
用念長鬚又遣傳  
傳壘故人  
衝泥相爲索領  
靈剪獨同喧  
雁辭論交契  
晚誰  
似如公古人何有  
哉歲華適盡雪霜  
遊子日  
歸歸木得中宵念  
之神悄然感公高  
義生顏色  
豈獨風雪安如山  
足令寒士皆慚顏  
明年春水  
買輕舫來就早  
應千萬間

送陳幼彬

幕府遙趨日有程  
柳條殘雪綴離情  
帆開燕業三山出  
潮上潯陽九派生  
郡是黃岡多竹地  
官依淥水泛蓮清  
管賢詞筆風流在  
莫惜公餘載酒行

贈鄧彭甫

鄧生學跡細無根  
漢生宜官豈後身  
揚子玄成都自備  
家虛合象終摩于  
官方寸猶非匹  
入法尋常已逼真  
若使施同此技  
五車端可自書紳

贈吳隱君

松間清隱錄

卷八

三十一

土室規鵲巢  
幽陰符拋篋底  
周易露牀頭  
白雲半閣客  
青門隱故侯  
惟餘穀枝菊  
酌水可淹留





思勉齋集詩集二卷文集十二卷

〔明〕徐允祿撰

清順治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徐女廉遺集序

嘉定徐女廉先生名允祿  
長於余十七年同爲郡弟  
子員郡守大校士廣場歛  
集女廉爲大師都講褒衣

金片

方領拟手濶步諸生皆屬  
目却行女廉從衆中覓余  
拱揖而言曰此虞山錢受  
之也今日乃得相見幸甚  
諸生皆視歸於余肩踵駢

躡女廉徐執余手引去旣

而定交於崑山之西寺用  
士相見禮曰吾生四十年  
方得一友敢不重拜禪房  
止宿劇談申旦屈指一時

金片

名人勝流皆不可女廉意  
輒搖手曰假假間有許可  
或時論所蹈藉掀髯顧視  
意豁如也女廉家食貧妻  
子皆噉糠覈敝衣苴履泊

然自守自爲諸生不懷一  
刺干謁意有所不與賁育  
不能奪也吳中名士親喪  
相弔唁女廉曰五十無車  
者不越疆而弔人吾有所  
制之矣嘗就試之崑崑人  
有王母喪諸生雜然弔送  
女廉弗往已而爲具召客  
女廉踞上座豪飲大嚼人  
曰昔者不弔今日飲如之

錄序

三

何女廉曰弔則不弔飲則  
飲庸何傷丙午試瓊院表  
題失格姻家譚生謀刺閨  
通外簾爲終試地女廉正  
色曰鑽徑竇壞場屋得一  
舉子而喪吾徐女廉雖死  
不爲明日拂衣去矣其孤  
立行一意皆此類也女廉  
動止駘蕩口語期艾談及  
古今節義及軍國大事攝

錄序

四

衣整冠論辨蠡涌滇南王  
給諫仲舉左官寓白門班  
荆感慨作直臣篇以贈仲  
舉讀之輒爲流涕天啓辛  
酉余官詹端女廉詒書累

集序

五

數萬言謂已巳之役徐元  
玉得謀國大局而于廷益  
爲孤注公等當早決大計  
勸請南遷定商家五遷之  
議勿爲宋頭巾所誤詞垣

諸人咸吐舌弗能收余心  
不以爲不然而未敢言也  
甲申三月戎政請臨遣撫  
軍津撫趣具舟海道倉皇  
錯迕大命以傾豈知夫憂

集序

六

危慮早號呼助余乃自二  
十年前一老書生發之女  
廉已矣沒而猶視其在此  
矣嗚呼女廉其束修鏃礪  
端正潔白可以爲天子之

大臣其忠言奇謀奮發建  
白可以叅天下之大議若  
夫聳肩策足描牙拊頰文  
章議論雄健側出雖其佩  
觿能解操刀必割或矯而

錢氏

七

過中或抗而違俗要亦可  
以激颺末流驚動惜俗世  
有知女廉者摩娑簡牘想  
見其生平鬚眉肝膽離奇  
抑塞如聞談笑如接難駁

謂女廉不死可也女廉旣  
終老不遇二子永京皆有  
才志困阨章句而長子已  
前死矣門人潘潤暨猶子  
士亮能於沈灰餘燼螢乾

錢氏

八

蠹老之餘搜探遺集傳諸  
青簡其風義有大過人者  
余自惟以輅材後生託女  
廉末契酒酣已往執手促  
膝如魏武帝所記橋玄車

過腹痛之語丁寧鄭重歷歷在耳今老且廢矣無以副亡友之緒言而猶以殘生餘息握枯竹鑽故紙慳而序其遺文後之君子有

九

潘文學墓誌銘  
嘉定居吳郡之東偏地僻而土厚余所見俊民宿老凡十餘曹讀書勵行動止自好方巾大帶整冠脩容喪亂已來老成彫謝是數君子者已邈然如古人矣而其鄉人子弟流風餘韻猶有未盡沒者則余樂得而論著之如潘君汝躍是也潘君名應鯉汝躍其字高祖

墓誌銘

一

文學士聰曾祖翁源縣主簿棟祖文學煜父文學元輔世有文行君兄弟皆博士弟子員父子兄弟橫經枕書鉛槧交加絃誦錯互君以唐叔達金子魚爲父之執友以諸父之婿徐女廉爲其執友唐金與徐吾所謂數君子者之三人也以是故浸漬文藝鑽礪名行其所得者居多父沒君與其婦傅孺人拮据食

貧庀治喪事獨先諸昆弟昆弟相繼歿送行  
事居植孤哺孩分甘讓肥剗肌割肉不以亡  
爲解凡君之所爲刻意攻苦修飭內行視古  
孝友壹行之科卓然可以無媿而君且絃斷  
勿續歷四十年鷄鳴風雨自守泊如也鄉之  
人皆稱之曰賢亦未有以大表異也世道休  
明比屋可封生長禮義之鄉熏習詩書之教

妻書

文學士聰曾祖翁源縣主簿椽祖文學煜父  
文學元輔世有文行君兄弟皆博士弟子員  
父子兄弟橫經枕書鉛槧交加絃誦錯互君  
以唐叔達金子魚爲父之執友以諸父之婿  
徐女廉爲其執友唐金與徐吾所謂數君子  
者之三人也以是故浸漬文藝鑽礪各行其  
所得者居多父沒君與其婦傅孺人拮据食

貧庀治喪事獨先諸昆弟昆弟相繼歿送行  
事居植孤哺孩分甘讓肥剗肌割肉不以亡  
爲解凡君之所爲刻意攻苦修飭內行視古  
孝友壹行之科卓然可以無媿而君且絃斷  
勿續歷四十年鷄鳴風雨自守泊如也鄉之  
人皆稱之曰賢亦未有以大表異也世道休  
明比屋可封生長禮義之鄉熏習詩書之教

妻書

凡所謂六德六行閭胥族長之訓秀眉毀齒  
相與耳濡目染以爲固然無足異者繇今而  
觀之則以爲殊尤絕跡六闕不勝表而百城  
不勝圖也嗚呼可勝嘆哉君生於萬曆丙子  
歿於丁亥六月年七十有二娶傅氏生於萬  
曆丁丑歿於甲寅十二月年三十有八子四  
人濟潤浩深君旣與汝廉交好遣潤師事焉



女廉歿其子永亦歿君經紀其孤孀凡廿餘  
年老而不倦潤又捐束修羊爲女廉刻其遺  
集而君之既葬也女廉之次子京介潤以來  
請銘曰藉手以爲女廉報地下也蓋潘徐兩  
世交誼終始有足稱者銘曰

泰伯端委表吳俗仲雍文身匪其躅黃池載  
書請先讀趣呼好冠乃其欲嗟君家世老鄉

墓誌

三

塾井邑攸改不改服方山子冠猶蠹蠹章達  
被形書滿腹下見古人無嘖蹙百年爲儒是  
亦足我裁銘詩志陵谷

女廉先生遺集小序

廖居吳東偏士多獨行其爲文亦不務綺靡萬  
曆間唐婁徐李四先生頡頏而起多網疎失收  
之士不盡以名第主張文趨若女廉先生其一  
也余生差晚承諸公凋落時所相與師資間者  
趙子以調潘子兩臣輩然兩君不自居其至也  
凡有稱舉趙曰吾聞之執友女廉潘曰吾得之  
吾師女廉余嘗齋宿見之道貌法言愴恍失奪

王序一

旋遇岳岳兩侯而先生以明經潦倒終矣歲月  
遙駛忽作三十年俯仰卽家風不墜交其子如  
見其先而今亦僅存次君朝宗命與文左日益  
困瘁天平何阨抑賢才如此其極乎吾疑天然  
仍信天也士不得見才公朝非若薪推草腐泯  
默終已苟心有所含不干事見亦于言見世無  
都俞吾者亦俟後而已矣俟後而不得則亦無  
可怨尤矣今先生謝世已久而有兩臣暨伊猶

子公采力相朝宗以其集行則天之待士猶似  
久要不忘也古稱不朽獨殿立言而究之德與  
身溼功隨物盡非倚史傳稱述則後人亦復不  
知有前休言之有權能持三立豈盡待沉碑秘  
枕乎先生肆閱今古而又上下時變其先世自  
中丞大叅公以來世有顯績寧不堪踵接前徽  
而終于撫劔擊壺則凡意所欲爲而未得爲與  
言所欲効而不得効者自不禁層見雜出于論

王序二

著吟詠間大可經國小可闢家讀其書知其志  
自與生不同時之恨而兼惜如此人之竟不得  
見諷于世也然立身梗槩窮亦有奇西安徐子  
卿今海上重先生之爲人思所以振其貧擇一  
捍綱事命具千金爲壽得先生一言當貸死先  
生講果如此必當撓法我寧貧不求法外斗水  
生活我也力却之子卿由是彌敬先生先生學  
本程朱踐履名教爲端固多而此尤其隱閎莫

知者父有美子揚之師有美弟傳之羅江東僊  
蹇十上猶不忘唐著有憤排之筆而晚年以無  
文嗣爲歎文中子于隋不售退而教授河汾凡  
開唐將相多出其門而無有表章師學者向非  
薛收輩則緒言雜說亦復不存以今觀之所勝  
多矣况網羅遺逸有信史牧齋先生在一言褒  
衰搜採賴之余不文亦惟自附問奇爲述歲歲  
床書之事云

王序三

同邑孝里後學王泰際題



徐女廉先生遺集叙

昔曹子建曰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辨時俗成一家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明乎匪其人不欲傳匪其人不能傳蓋憂憂乎傳之難其人哉是故言信而時異道長而命窄談仁義而無爵祿者多矣學者窮居稽古傷往悼來一卷之書不勝異指焉至於起汾陰之沉鼎織江南之落毛豈可望之青青子衿也予邑徐女廉先生名噪海內

序一

幾廿年其人好古博學德行聞於鄉里一時賢士大夫與之遊其文辨而贍和而壯奇而法正而葩天下能文之士咸祭酒之其爲志經緯典籍綜核文質慨然以起衰濟溺爲大用與其徒誦習攷要天人富強之策臣子忠孝之心國家理亂之幾下及閭閻昏祀陰陽吉凶之數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訶詆角逐叠發連中每奏一篇輒掀髯揚袂把酒問天如對古人庶幾用其言三代之治可興禮樂

可大明也迺格於曩序不能如公孫賈董之徒以自獻於天子之廷卒用布衣以老身旣不顯於時而代變物遷交遊零落俯仰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哀矣矧夫任昉有子賢而泣玉通門舊戚陌路連蹇志不獲伸執經之士罹憂患蹈兵燹困厄流離以沒者抑亦幾人獨其遺文之見於世者如漢南移柳悽愴江潭若廼殘篇斷葉委素荒柯沉埋文塚尤可嘆悒潘子雨臣少從先生位班游蔡

序二

克自振厲獨挺流俗之中強攘已溺之際信道不惑五十餘年盡取先生之文次而錄之捐貲授梓以傳於世可謂有志而能成者矣夫師弟子之相從也聚者有時而散散者有時而亡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人事然矣而其精氣爲物必有所歸攬芳草以加恩撫孤奉而與慨以至悲積陳古感深舊年掩卷於邑流涕虛噓使其散者復合亡者復生則作者之精神又憑傳者以見也聞之學莫先

於義利文必該乎經史古今文人相高類不護細  
行自正學湮蕪至孔明韓魏公始倡明大義先生  
以章縫之子却千金於暮夜祀兩廡於春秋弘長  
風颺豈非極則道固不以名位爲顯晦也呂伯恭  
通史不通經有馬遷疎陋之謂先生原本六經而  
氣則兩漢淹貫諸史而格則八家卽時發於奇譎  
雜以詼諧及其至也達達入於精微集中亦喜譚  
兵雖范文正以爲匿名教所樂然張子厚習孫吳  
序三

陳同甫觀錢塘以爲城可灌也生當龍戰學以止  
戈賢者固不免爾讀遷都一議當事必以爲怪彼  
韓滉修石頭城惟李泌知之呂夷簡請建北京在  
朝諸公不知也先生亡數十年而始服其深識遠  
慮此其經術爲何如哉然則先生旣不得志於時  
而潘子痛其師之失傳必成其書於世遠人亡之  
後亦何異歐陽永叔之尊韓子耶然其論荀卿也  
則又與昌黎異旨焉雖蔡邕之好論衡不過秘爲

譚助郭璞之慕鬼谷亦祗形之賦詩相知蓋若斯  
之難也軍興以來新聲代故朔風零雨已譜哀絲  
錦水漢官誰憐白髮則有呼阮籍爲老兵罵宋玉  
爲罪人者矣若迺登玉華之壇悲吟石馬發臨平  
之鼓識扣桐魚落落斯人獨潘子而已潘子沉博  
通敏之才命物正詞鮮儷其匹力能導揚七略旁  
覽四部使之校書天祿無忝中壘散騎就令應平  
臺之詔克南皮之選何遠出建安諸子下迺徒使  
序四

作大招以廣意輯逸翰以思賢不可閔乎余竊與  
有同好屬以訂譌攷闕共襄卒業則又若歐陽子  
辨河洛之非自謂千歲期一同志不謂當時得廖  
氏也後之君子覽是集也如聞伯牙之絃可意山  
而山意海而海矣是爲序

順治十五年歲在戊戌病月同邑後學許自俊題



思勉齋集目次

詩編

卷之一

飄風二章章六句 有序

我思三章章四句 有序

小宛三章章十一句 有序

答沈脩孟羸馬歌

咏庭樗

悼躬詩 有序

送侯起東初與計偕三首

思勉齋集

詩目

虞山行

久雨歌

送唐正叔鄉試兼東仲和

姑蘇懷古

去婦辭

集仙宮

與關僧

題雲和尚苦熱行後

記遊二首

朋友歌

俠客行

秋日二絕

曹丘生歌 有序

惠山行贈侯少芝諫議

咏史八首

毗陵歌與鄭少龍

贈梁溪馬惟任二首

哭族兄明宇學博

贈丁長孺中翰北上二首

感懷雜詩六首

思勉齋集

詩目

耳鳴

贈別崑山顧民服

窮思

客中夏懷五首

懷金子魚

懷鄭開孟龔仲和李長蘅汪無際

旅况三首

咏橘二首

陳古白移家楓橋寄贈

傅說行 送傅孟博北京鄉試

貽冠歌贈葛實甫山人

玄對齋望虞山

賦得蜀道平送朱恒嶽先生之川憲任

粵東行

有序

雨中雜咏四絕

旅懷

野豁四章章四句

子歸四章章十一句

有序

莫江館九日呈同學友人

贈別海鹽朱道子

思勉齋集

詩目

三

赴真州館江行遇雪

贈魏寓吾星士

結交篇

壽繆仲醇

卷之二

悲秋八咏

有序

龍湫歌壽方孟旋母夫人

隴西歌為茂初兄弟燕喜一笑

讀陳仲醇蔣節母傳

驅馳二章章十句

有序

練水三章二章章七句一章章八句

有序

偶占

懷錢受之

風雨與潘汝躍臥金閨北庵

坐中庭忽見天放光可十餘丈許俗喧為天開眼

感而成咏

漫懷四首

送學師吳白源羅官南雍

咏懷古詩十二首

贈顧玉川

思勉齋集

詩目

四

壽張則成

送沈澄玄調選二絕

讀陶詩感懷

茂宰朱道子閩中貽書相念旋接比部黃經甫書

仍有俸金之惠

忽憶

班仲升歌送王慶長北上

賦

幽憂賦

海屋添籌賦

詩目終

思勉齋集目次

文編

卷之一

論

聖人主靜

疑論

圓通論

性如日光

篤信

至孝

道學

三刑六合

漂母

本朝人物第一

一軍皆驚

論

卷之二

論

君之所畏惟天

王者制人以道

報君愛民人所當為

國家教百姓而親萬民

五十知天命

志士不忘溝壑

志士不忘溝壑

用莫大乎玄默

策

卷之三

策

將才

保吳

吏治

卷之四

策

籌邊

兵食

選將

練兵

陣法

賞罰

火攻

車戰
京營
災異
簡募
防卒
奇正
卷之五
議
限田議
文體議
寬嚴議
贖田議
解
程子不言太極解
王倫解
儒釋解
解樂三條
解禮三條
解書三條
解春秋四條

目  
文

三

解易五條
解詩五條
解愠
卷之六
序
禮樂疏序
丘子成文集序
勉齋先生易學序
洞庭紀遊序
孫續之火韻落花詩序
送葛蘿山歸洞庭詩序
墨卷評林序
文章會軌序
吳伯霖制義序
悅齋序
姚孟常制義序
陶逸則伐木齋稿序
離養社草序
上谷三子稿序
趙以諫藁序

目  
文

四



題竺林院社疏

自題易義

侯豫瞻行卷序

卷之七

序

送熊邑侯擢戶部主政序代

送熊大尹擢貳司農序

送胡邑侯考績馳封序代

賀崇明令唐公毓承晉秩馳封序代

賀車千戶掌印序

賀謝丞臺薦序

壽大宗伯太室徐公七十序

壽觀察大夫姚允初先生六十序

壽周宿海先生六十序

壽如庵于公五十序代王子顯

壽諸景陽先生五十序代譚公亮

壽丘海門七十序

壽潘中岳先生六十序

壽張太母歸宜人八十暨長公大參明初七十序

壽錢母顧太安人七十序

壽王母袁夫人五十序

壽侯母陳夫人七十序

壽季父練崗六十序代

壽李君六十序

壽俞老序

壽石翁序

卷之八

祭文

祭李翰林文

祭傅子晉文

見集齊集 文目

祭諫議侯公文

祭王逸季文

祭侯爾濟文

祭弇州公文

祭劉价伯文

祭鄭開孟文

祭亡兄培之招神詞

祭譚公亮文

祭小松朱先生文

祭沈庭堅文

祭曹母王太夫人文
祭亡室潘君文
卷之九
記
太倉州大夫趙公去思碑記
太倉馬司訓去思碑記
遊荆溪記
痘記
練溪四飲記
傳
思庵齋集
文
獨行傳
劉价伯傳
北里丈人傳
錢員婦傳
嚴節婦傳
跋
跋吾友蹟 附凡例五則并古友論贊二十五條
跋蘇長公眞蹟
卷之十
墓誌

孝子王震溪墓誌銘
潘中岳先生墓誌銘
大行殷熙之墓誌銘
行畧
侯孺人行畧
東海氏世畧
說
寡婦說
述
宣禮卿述
思庵齋集
文
沈廷堅述
像贊
鍾燿贊
王慶長像贊
自題像
卷之十一
雜著
好辯
與府藏諸神教
喻癡文

貧病
原病
貽與仲和古鏡書
武林靈隱寺重刻妙法蓮華經引
書李于鱗文集後
書集刊文後
投江陰神疏
岳王廟
覺夢軒
隱言 十二則
思勉齋集 文目
論史三十二條
卷之十二
書
擬武功伯徐天全與政府暨樞部二書
招隱書
與友人論菲大父書
與友人論考試書
與友人論巨史諸友書
與金子魚
與姚孟常太史

九

與錢受之編脩二首
復唐叔達二首
與侯起東給諫二首
與李茂才進士
與須君美
與沈秀才
與翁紫璣進士二首
與丁長孺中翰二首
與劉侯仲學博
與范長倩進士
思勉齋集 文目
復諸景陽禮部
與曹尚翰三首
與王房仲
與王逸季二首
與徐岳生
與張太易
與馬惟任學博
與欽愚公
約友人作文二首
代友人贈朱巨川
示彙兒
文目

思勉齋集卷之一

詩編

潘祖修亦世

陸元輔翼王

嘉定徐允祿汝廉著 後學王霖汝公對較訂

金 望涓師

程 遠上扶

詩

飄風二章章六句 有序

寒冬我親于野中夜北風大厲推衾自傷而賦

飄風飄風來摧我心子子也親履霜與冰所寒所寒我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詩

不可以為人

飄風飄風寧摧我心中野有親踰霜與冰所寒所寒我

不可以為人

我思三章章四句 有序

我思思君子也卷耳殷其雷之類也君子歸而

婦述其懷君子感之因其懷而代之以賦也

我思君子君子在前匪則在前我心之專

我思君子君子在左乃非在左左景則我

日哉日哉寧忍我嘔我之嘔矣親之艾矣

小宛三章章十一句 有序

賦而比也比友人姚孟常節母文太君幼能守

節中能為夫養葬其母老而受旌也

窆彼于飛無幾中折之死矢靡他我心薨結冰之清玉

之潔維母之節吾思古人伊其頡頏底幾鍾婦覃氏終

始之烈

窆彼寡鵠慈鳥是效之死矢靡他我匹弗弔躬之瘁心

之悄維母之孝吾思古人伊其前尊庶幾鍾婦覃氏養

葬之報

窆彼單飛聲聞于天之死矢靡他我懷不然子之控誥

之宜維母之全吾思古人誰其比肩庶幾鍾婦覃氏隋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詩

皇所賢

檢典鍾孝婦覃氏年十八喪其夫身育嫁養其姑數

年姑死躬自勸苦晝夜紡績積十年而葬鍾氏八喪

隋文帝賢之賜 米百石旌其門

有客貽我羸馬歌中情慷慨辭穢我傷哉不遇無如何

慰我伯樂終相過讀之氣發立坐起急呼酒至洗礪矧

感君意為君和古傳超景飲瑞池亦有追風開帝基莫

道千金駿骨宜過都歷塊在遲時君不見西狩傷麟仲

尼泣隨車服驥九方悲人物由來有數存黑白混淆安

足論廉忌料足責江奔瑚璉盛溺謂岳尊散木作棟豫

章燭風凰銜吻鴟鴞喧陽虎上堂原憲守門左棺鳴玉  
秦邑爲髡嗚呼世事不可問丈夫失意安足顧衰歇世  
情自古分萬事轉燭由已奮初九潛龍二見田發居人  
後至居先所望主人先塞滯龍煤燻自三千功成牧  
野華山眠河中圖出天房驚如使主人歌不逝何如伏  
櫪終其年憐君之歌感君意整盃太息古人義

咏庭栲

萬木爾偏散方人我亦栲不材聊自笑大用竟無如五  
柳陶公宅一栲徐子居窺書函丈外嘯答舞風餘試問  
羣芳樹慈憐誰氏廬

思覺齋集

卷之一 詩

三

悼躬詩

有序

章賢曾子建俱有貴躬四言詩彼所謂不得於  
君者也而以予所遭則爲不獲於天天將以予  
爲戮民乎抑不忘予而終玉之成乎皆未可知  
而我躬則可悼矣敬依四言先矩爰抒愁思云

爾

於皇上天照臨下國父母生我我辰何忒弱冠而孤降  
茲酷殛孰斃憚人百憂惟亟既寤既釋無距無翼有毋  
尸喪有家徒壁孤用痛矣號咷以泣昔喪王祖封樹未  
植考詔小子我語爾謙惟爾祖先立家勅國爾高爾曾

戴光乃德耐祖弗懼井澤莫汲爰迄於茲愁困日迫我  
矢至死未敢倉卒南陽之汗灌岡之域匪我則爾竟此  
乃畢小子再拜書紳惟臆考之背矣我之陪矣考之訓  
矣我之復矣前人曰翔後人曰替焉不腆顏善繼與述  
闕凶再遭祖妣之恤祖妣之恤閔凶重襲如何也天若  
不我克傷哉妻子痛與慙集緬惟古人三十而立我之  
大感彌虧彌蝕往我少小幸其岐嶷人曰亢宗何禧弗  
緝予齒惟長予服則一胡然日輪俄昇忽以青子矜  
或繫之纆煌煌者士或薦之棘表表也人赫赫也日乃  
以硯耕乃以句值惴惴飄搖如木斯集凡我俯仰淪胥

思覺齋集

卷之一 詩

四

送侯起東初與計偕三首

自憐貧家女夜燭就子光何圖老未字子嫁妃國王得  
婿復金屋無夫又結棠賦命一何懸我思徒自長贈言  
以送子從王在明章

連席憶往年共學千秋事弱弄多苦言好爵必相示下  
帷仍捷門朋情詎有二子懷風耿耿狂簡予差異遊道  
今方廣談往徒爾愧

冬杪子言適懷王客燕都日舒景正長土勳膏以蘇接

芋乘初泰覽輝下高梧君子四方志努力事前途皇路  
憂久平望子持良圖

虞山行

前年負笈惠山遊今年復爲虞山留虞山兀峙從無始  
但言得姓亦千秋吳中舊蹟此最古不獨虞仲又言游  
聊向虞山一寄蹤繚繞佳氣起山中龍澗奔泉何奇壯  
西堤十萬皆高松香爐瀑布匡廬秀風巖拂水將無同  
嗟乎人生天地間不爲宰相爲神仙宰相攢眉走殿前  
神仙拍手笑山巔客中長得名山伴世上浮名好是閒  
久雨歌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詩

五

一雨綿綿三四月牀下遊魚市上筏米價騰空日日高  
家私典換村村竭只今麥爛水田中但能煮石方存活  
鄉農遭劫當餓死責宦盡職何曾缺君不見催科政猛  
撫字拙任勞任怨儘臣節十囊五囊何妨潔薦剗前後  
推冰雪獨有海虞新尹劣到處踏荒泥滑滑誰將爾勞  
天子說

送唐正叔鄉試兼柬仲和

經年離室爲成名爲問名於何處成君到秣陵好閉戶  
吟詩寫畫是塵寰

姑蘇懷古

當吳入郢時雄圖天下聞何以構李役不戢還自焚豈  
其棄爾輔善始不必成夫差始亦孝組繫越君臣卒使  
胥懸目悠悠此何人

去婦辭贈王仲舉

吁嗟覆水難再收君心欲變知何由容顏猶似當年好  
棄擲空憐昔日遊昔日春園飛落花飄飄片片繞天涯  
是時妾笑花無主那知轉見妾無家無家妾自任孤嫠  
無妾憂君意轉痴但望新人強似舊勿教新寵又生離  
生離死別具可憐朝托同根暮各天結髮恩情尚如此  
何況低頭陌路前路前車輪流水過爲問一心人幾何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詩

六

誰人薄倖如吾婿誰人腸斷妾風波風波婦人喪家狗  
在我年來苦相守最痛紅顏再誤身只問蒼天能速朽  
集仙宮

吾愛此宮僻清幽玄所棲榻榻古院靜池澗石塚低閒  
地多青草長廊遠牧兒童心從所好俯仰自留題

與關僧

明月青天上關僧入定時菩提生般若大覺斷支離面  
壁空何着看幡動是誰西來慈嶺意栢上第三枝

題雲和尚苦熱行後

畏火故生火不畏何煩苦何必尋冰崖本來有涼所

記遊二首

致身苦不早觀此顛倒趣士也賤可殺貴也牛亦藉以此欲入山披髮從此去有友擊我祛君子美無度感言  
意情况行行迷中路路有綠緞人與我宛如素熟視相  
攀泣收涕陳其故往年大獄起株連多註誤李倫未易  
居富貴誠朝露幸而脫桎梏墳墓誰得顧君言我太息  
我亦願學圃

歸舟自吳門江上逢越士披文詠新賞呼酒談往事既  
別不須更練祁見古寺吾與二三子好奇迂道至別蘇  
讀碑文祁公香火地岑樓殿野眺老樹饒古意寺僧如  
息勉齋集 宋之一 詩 七

野鹿寺舍乃多治杜相真賢者小人思敵菲

友何須貴貴自綺羅我類類交友何須富富自白肥  
我黃瘦君不見北里朱巨川平生口舌好蟬綿一朝惹  
禍入牢獄富貴交遊真可憐

俠客行

丈夫須作人中傑磊磊落落轟烈烈揮金不顧室如懸  
義憤一呼山可裂携樽不道劉毅痴殺人但笑荆軻劣  
荆軻殺人身不完勇士從來輕喪元意氣奔衝平五岳  
轅下伏駒安足言

秋日二絕

夜來風冷洞庭波物色韶華減幾何絡緯不知人意苦  
啼聲更比亂砧多  
鳥啼月落氣蕭蕭秦路貂裘吳市蕭木息古今流水去  
只應赤壁泛輕船

曹丘生歌 贈曹周翰

曹丘生歌有所感也古之感知己者有曰苟有  
益於予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今之子於予  
亦若是矣嗟乎德必銘心而命又有制是重困  
予也誠不若委一有和魚之肆者之為安於响

息勉齋集 宋之一 詩 八

吾私焉 濕漉漉也

曹丘生爾不能且一為雷而如何欲強納我於凌  
風百尺之黃金一香一數一奇才鮑叔郭隗安在哉  
君不聞神龍一開一玉三別而開吾將去此栖山  
水白眼高歌一洗耳曹丘生一憐才憫德且已矣泣血相  
明徒煩爾

惠山行贈侯少芝諫議

清明柳色漾江水惠山晴曛九龍起畫舫續紛簫鼓咽  
觀遊女輕肥子有士拓落曰往觀貴人汪洋正燕喜

携榼載酒繁朋從兄弟戚戚各具邇桃花明豔夾山排  
賁人解緋服更微泥迹自同木石侶閒心脫盡海鷗機  
卽看來往多鳴玉青塚山前半是非因茲感歎大夫達  
此趣人間知者希無小無大從公適幽尋日曠忘言歸  
惠山逶迤幾疊嶺古松落落泉水肥太湖大鏡蕩山背  
梁溪一帶遶山隄眺遠凌空歡未足睢陽遺廟增獻歎  
携樽更向水中央絕流度閣促行解白雲東飛愁望洋  
興來呼酒爲熱腸大夫有學佐明王大夫有力經四方  
盍陳長策使世康且效東臯獨醉鄉吁嗟此意誠慨慷  
山兮山兮可徜徉

息鬼齋集

卷之一詩

九

咏史八首

鮑司諫宣

司諫乃窮士夫婦挽鹿車一朝明經起位與九卿俱寧  
爲王章死不肯學相如弄臣備鼎足齋沐上諫書直躬  
無俯仰竟爲莽所誅牛衣亦不悔結綬亦不偷身且爲  
道殉豈顧妻子歎嗟乎此何人其古君子歟

塞御史劄

承平起太嶽考逮遍郡國有母來收骸有子哭不食嗟  
此惠與孝行道爲淹泣天子怒方震羅織以待殛中宮  
且乘間公卿劄敢直小臣御史剛痛哭奏紫極臣非惡

身家臣實念在抑且如朗陵侯引者尚不識卽一可知  
餘理官多失入一言天顏怒再言天威緝夜半帝傍復  
開宮下手勅輕繫竟釋之重辟且勿亟四海盡懽呼耳  
澗應時集仁哉寒御史垂此覆益德我家先徐公掩扉  
續遺則迄今千年餘開卷見慈色

王處士成

東京亂旣萌太尉尸于闕有女叫無辜王成匿李燮刑  
草必批根覆巢并卵滅所以立孤難殺身未爲烈義士  
感一言埋影相提挈

荀侍中或

息鬼齋集

卷之一詩

十

荀令原忠漢何常爲魏謀所期中道變慷慨正首丘庶  
留鉤黨烈不使八龍羞銅雀權隨歇濡須恨不休此恨  
一千載狄公仍輔周一朝天地轉鸚鵡夢中酬荀令何  
必拙狄公何必優丈夫有邂逅談者空悠悠

諸葛都督誕

韓愈吊田橫哭其五百人吾吊諸葛誕義士亦如雲誕  
死壽春潰百校立待烹殺一降其一不降命盡并當日  
天地晦昭靈愕相驚何以淮南客人人滅洪倫未幾昭  
遂篡五胡乃憑陵亦有羊皇后愷悌與胡婚

劉太尉琨



卓彼甯武子其愚不可及人皆集於我獨枯是雋高  
風激宜尼拚面長太息悠悠千載下現也百夫特二帝  
陷虜庭九州化異域弁土實彈丸北聽南羯勒嗟爾廣  
武侯屹屹諒何力親代結段遼枕戈志梟賊百折水必  
東萬死心寧賦報晉雖無成壯烈鬼神泣甯功薄於雲  
現命盡於纒成敗何必較但須視胃應君子志尚友扼  
腕歎遺則溫嶠乃弁使建康依以立

代公子寔

拓拔以珪與珪乃寔之子寔也早無祿珪也何瓊尾一  
自參合捷中原恣鞭弭昔是檻中羊今成寰中宰天非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詩 上  
龍夷狄忠孝天所啓倚廬爲晉盡代實以孝死試舉當  
時族華夷誰與比

徐御史晦

楊憲旣得罪徐晦獨送之豈不患餘波此心難自欺張  
悌至戰死恐負名賢知吾行求其儔其儔天下希古人  
重知已今人棄衰微

毗陵歌與鄒少龍

慨然毗陵舊有人咄咄鄭生守其真驅龍之性不可馴  
衝風之潮寧有倫吁嗟季世婦女孽天生丈夫掃埃塵  
予亦吳中強項者調殊嘗遭鄉惡真鳳一鴉千多苦辛

遭鄭子兮同霑襟苦辛當襟勿復論君爲我彈我爲君  
吟彈何冷冷吟何呻荷貫過門知我心

贈梁溪馬惟任二首

往見丁中翰聞君君子人幾年勞夢思今日偶相親以  
我投桃好因憐傾蓋真彈冠人漫笑世態未應論

自念乖流俗君言更太迂逢人看世味把臂笑吾徒泉  
水江南湖青山郭外孤謝高應和少得爾未窮途

哭族兄明宇學博

衰宗此日又哀兄感念存亡涕自橫六世簪纓慚付託  
百年兄弟盡平生素心自識池塘意青眼猶餘原上情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詩 上  
終念非才能授記一樽還爲夜臺傾

贈丁長儒中翰北上二首

浮雲滿天地君子意何如容容不可爲矯矯亦多虞長  
路自此始願言康九衢安得生羽翰從子以前驅

酒酒百川水日夜東海馳可以比吾心修綬如縈之虜  
亦戾於天矯亦集於曠君子惠我德何以報吾私勿彈

山水操此操少人知

感懷雜詩六首

自覺情衰颯達人反易憎天如期晚就我似急先鳴任  
化權宜醉理光學去矜過庭會記憶世路是危冰

亦知皆是命奈此意難禁菽水終非子原肝自古心曾  
無一事了隨恐二毛侵何日徹天造臨風聊解襟

幾年泣血意應有彼蒼知骭髀難磨骨窮愁易皺看  
花憎喝采飲酒厭行遲自足啣人况他人那得窺

誰不天涯笑偏予自苦歌未憂神氣損但憫負愆多日  
月無停軌山川獨耐磨吾懷誰得似五岳九黃河

文出凌時輩逢年類積薪五窮疑有物三朋似無神未  
恤牛衣慟其如陶母辛著著好憐念菽水暮年親

自昔安吾拙毘陵若為忙他鄉能倒屣貧女借餘光咄  
咄知顏厚遙遙苦路長所期望自上自此恣翱翔

息齋集

卷之一詩

三

耳鳴

去年四五月右耳忽作鳴開閉苦不已意煩心為憎耳  
鳴既苦之兼慮胸氣升喉間如有物介介若相凝噤之  
既不下吐之復不能往往中夜愛臥亦披衣與予時客  
無錫陡有此症僕口雖不以語心自知其深嘗觀黃岐  
書氣理身乃平今我與之反恐其病遂成數噤陰之逆  
耳鳴陽之騰三者狎為惡吾豈金石身吾少孤且窘人  
道百未申我父尚淺土我母老食貧弟與妹各二相依  
多苦辛倘我無祿恐亦終伶俚達人乘大化泡影詎  
足爭亦有未可死正此丁不辰夜半嘯歌起咄咄問吾

神謂有人道慮久已少童心謂有鬼神患自省懷天刑

疾乎何以來使我着黛聲究竟無可詰無乃操觚因謂

是致身術淫思搜其精臨文恣窮索當飯亦沉吟氣與

食相搏如何得久存且飲杯茗多水氣能上薰人迎脉

荷大於上應耳鳴及今不改轍扁鵲恐無憑禪理夙所

莫四大乃幻形一忍又一決便期五岳行胡為事苦誦

不終性命情深念又不然得正沒吾寧若遂裹僧衲與

死正為鄰感茲自昂滅庶幾齊死生外恐驚好友內傷

感吾親心中卽了了伴與為懽忻秋闈事已迫隨眾赴

神陵成名吾不覲無名吾不驚且以江山勝開此憂幽

禪遲遲二月餘憊悻復東征歸來掃塵榻恣臥無昏晨  
家人察吾異知我為功名詭辭心不帶真情何忍陳臥  
趨卽尋藥幸多高陽朋茫茫醒醉間夙病漸覺輕貧家  
費館穀譚亮我故人頻年約不就今歲始尋盟館景亦  
瀟灑竹樹秀且清吾意安其處謂病霍已輕披吟未旬  
自此耳復彭彭豈我命有制固難人力勝倘說終版築  
僑臣終棘津請便披髮去抗志山阜林虞山當吾右書  
此叩前程

贈別崑山顧民服

往歲行卷中識子獨高步喟然歎美人十年馳想慕人

息齋集

卷之一詩

四

生定如蘋隨風忽依附幾何時風波復相逐以此  
推物理聚散真有數願言勗明德努力事前路

窮思

提筆攤書燈火邊夜深呻欠向遲眠停書漫數寒牕事  
只此燈光三十年

客中夏懷五首

夏日樓樓百卉腓流金燦石苦炎暉無言河朔偏消暑  
會有勞人念式微扇枕黃香偏孺慕裝螢車徂自書帷  
游開公子爭騎舞玉塵齊執手倦揮

虞山南麓澤湖濱有客科頭在碧筠不信望洋愁予目

息竟齋集

卷之一詩

五

居然清暑放歌人蟬鳴啞啞消閒晝螢照輝輝逗晚津  
太息此宵蓬華景好風能惠倚門親

矯首玄雲見一龍須臾風雨暮諸峯乾坤酷暑雷中盡

澤谷涼陰几下供遂有權聲來萬井始憐如敬望三農

狂歌不禁縱橫落太息清寧未可逢

葵婦投緯感慨中垂衣聖主奏南風懸車樂浪行長策

血戰遼陽挫武功吳越淫涼真帝警青幽大旱自湯躬

小臣願上憂時疏聞說天門未可通

三春水發望成湖六月塵飛草又枯敢謂杞人憂過計

極知漆室慮非誣作霖巖下真成夢肖象天高愧未孚

北牖攤書幾極首風兮何日見黃虞

懷金子魚

劉尹相知勝自知從來朋友幾如斯得君共對茅齋坐  
縱使無言亦解頤

懷鄭開孟龔仲和李長蘅汪無際

自是當年友品題浪言郊籍拜昌黎郊已看花籍已嫁  
韓愈如今似越雞

旅況三首

羈人須自量無旅不窮途人笑繞指柔豈知折湛盧絲  
絲園中柳條軟終難枯澄水井不冽大魚亦所無

息竟齋集

卷之一詩

六

讓性可同處論交須有終法王妙明法忍辱乃大雄予  
本小勇人慎哉寡親中矧有素餐負主人禮已崇

丈夫業失路低頭就人食馮驩真小人彈鋏為難朋在

昔思布勇英名馳九域降人人殺之曰虎養不得

咏橋二首

橋大僅堪握中仍有畛界何以三君翁羣處了無隘至  
人齊大小須彌納于芥

大道自委蛇至性固不易惜此芳美樹踰淮改其昔願

以物為鑒吾心匪卷席

陳古白移家楓橋寄贈

經營此日力無餘更值花時費掃除曾有一方安水石  
亦須三日載圖書竹携宿土看無改燕識新扉到尚初  
城與寒山路皆半過橋幾步是君廬

傳說行 送傅孟博北京第貳

商王思道正恭默良弼入夢見顏色恍惚肖形求四方  
版築有人應爰立說命三篇拜手陳當年主臣重一德  
一日乘箕飛上天知是星精降下城星精炯炯映姑蘇  
華胥遙遙又起吳方今天子亦靜攝將無夢與高宗符  
傅子感之竟兆去鼓篋懷寶入京都君家遇合自來奇  
舟楫鹽梅可在斯為道鬼方慎無動 時西南夷揚 殷武 康龍逆命

思免齊集

朱之一詩

七

當時曾有師

貽冠歌贈葛實甫山人

北風獵獵天氣幽嵒居億舊正頹臺門前剝啄聲何稠  
惠然實甫遠相求與為故人發憂為故人瘳把臂入門  
相勞苦炙肉行酒語綉繆君言兩歲客彭城好奇不問  
囊中金一日費盡歸空手自覺僕悴難為情我不竭來  
瞻着字胷中鄙吝終難平吁嗟實甫寤不早市廛竟容  
君子老龍章鳳質縱然好關知還輸市人巧李白杜甫  
真師表陶朱計然皆小道子何不採於山漁於澤聖春  
雲鎌秋雨而謀其飽吾製野冠曾古攷遺君服之可矯

矯

玄對齋望虞山

虞山一別又春秋重以貧驅感舊遊客舍隄前閱日月  
天開樞外老驂駟為愁菽水分餘粒一任經綸偃敝裘  
賴有盃中漫樹酌高歌醉眼看山頭

賦得蜀道平送朱恒嶽先生之川憲任

李白蜀道難陸暢蜀道易蜀道今古常如此辭人搦筆  
互同異此道何難何容易但期吏治常如砥九州天險  
何處絕劔閣壘塘真無比沛公用蜀出定三秦玄德用  
蜀入配二京唐走蜀而靈武興宋保蜀而江沱寧其他

思免齊集

朱之一詩

七

公孫躍馬李特源民王建竊屠孟祥代承紛紛藉藉割  
據為英管如一解兒養是矜善平李白之言之也所守  
或非親化為豺與麟矧於近日播酉新平慎簡乃憲固  
宜公行呼嗟乎來夫子廟堂才優詔下邊徽來人有干  
將之器湛虞之材不以陸刺水書而以兩試誰不知其  
非宜哉君不見我皇自聖神廷取充位徒因循與其立  
朝而責志孰如蕭旬而宣仁亂曰已矣勿言之矣夫子  
行蜀道平

粵東行序

先生初有蜀憲之命已勉成蜀道平一篇贈行

矣尋聞邸報又改命粵東學使於是又作粵東行

徐子既賦蜀道平先生尋得粵東行天子若曰我愛蜀何如粵士無文衡嶺南學政一付汝簿書我不煩賢能天子知人能任使朱公不器亦君子君不聞漢廷尹翁伏不起文經武緯惟所以大輿謀壯何不宜可以治賦可典禮海南明珠量以斗自此遺珠無不剖借問嶺士稱先達風度復有九齡否即如近日丘與倫科名相業各稱首夫子此行必得之北報天子可藉手

雨中雜咏四絕

思歸書集 卷之一 詩

九

陰雲處處長莽苔路滑人希扉不開晚到前村問策筇

明朝出市賣絲來 右雨村

烟波渺處一蓑翁泛泛漁舟信雨風搖到酒旗人渡口

收蓬且泊亂蘆中 右雨漁

斫得生柴到市歸半將換米半燎衣他人莫笑生涯拙

方食無慙願不違 右雨煮

亭亭百尺起風濤濕透鱗皮似沐膏風雨不須看勁幹

自經冰雪已千遭 右雨松

旅懷

旅情可見矣况婦病於家寒露已懸月秋風老斫花啾

啾聽宿鳥片片看殘霞凡事凄涼足歸歎莫漫嗟

野駱四章章四句

去一鼯鼠得一野駱鼯鼠猶可野駱食我匪直野駱亦似狡兔其窟于何維石之厠野駱野駱人亦愛子伊老寡婦胡絕其戶狡兔狡兔天亦聰耳爾雖嬌窻窻不爾罩

子歸四章章十一句 有序

子歸悼亡也吾妻潘君賢而終始於窮不文不永賦以志也

有孤也象天弗云怙惟禪皇皇莫我有顧母曰室之爰紡爰布爰朝爰莫天方單爾戶爾能嚶嚶古禮之慕哉

嗷泣矣子歸室矣

之子于室有德有容脩彼女紅弗息弗食晨日既中日中維何湯康涼涼練屨惟茸茸噉之惟融融母曰吾家也賢庶幾亢我先

既我弁矣汜可康矣授經四方我維時歲月茫茫之子嗷嗷在牀嚴君在堂姑似在旁懷人在望于堂色笑兮

于牀克調兮于旁無傲兮

于嗟有年精祿之妻我儀圖之實惟我儀彼蒼也天不遺我妃如彼寒野或攫我衣衣可攫也維彼勞人如之

何我奪也

婁江館九日呈同學友人

悲秋秋晚更何如彈缺言歸不為魚佳節祇宜陶令酒  
客帷偏有董生書寒楓婁水驚時候叢菊東籬想故居  
不有高朋天際合若教愁緒此中舒

贈別海鹽朱道子

旅食在婁江有客同載筆情好日以親歲暮仍當夫子  
歸鹽官南我往練水湖風翰未可期意氣如同室願言  
騰駿龍乘此英妙日楚璞終見珍齊竿慎操瑟贈草未  
敢煩披悖聊此悉

思勉齋集

朱之一詩

三五

楚真州館江行遇雪

翻開南北湧江流俯仰興懷發棹謳白雪高山行自賞  
朱弦流水去誰披湖洲會想韓蘇國寂寂殊慙祖豫州  
倚日劔文王氣象風雲滌決一乘遊

贈魏寓居星士

江湖節俠舊知名市隱垂簾講子平季主能驚賈太傅  
何生心折管公明不須老去憐丘壑索取盤中認宰衡  
一夕燈前無限意何人今古會縱橫

結交篇

結交各有道不以時地論北山生一雲乃與南斗并

時間關鳥仍和新鳥鳴臭味苟得似意脉自相親孔融  
寔者宿彌衡乃妙齡稽康本譙國呂安是東平當其結  
膠漆不言意已深試之風波開兩心真斷金詎若流俗  
兒名勢衡重輕要人百唯喆平交便稜嶒譬彼伶優者  
色態俱幻成何當刷此風無令中土腥

壽繆仲醇

昔人名利世幸識元紫芝豈無崔湜輩曠若市井兒亦  
有魯仲連千載推高士當時魏巍者正可用砥疇尚友  
欽昔英聲氣每寥廓吾仰繆先生矯若雞羣鶴小精方  
伎言聊與世遊衍卓然獨往懷眇眇自詭勉古人不可

思勉齋集

朱之一詩

三五

作今人當誰從願言壽百齡長為叔世宗

思勉齋集卷之一終

思勉齋集卷之二

詩編

詩

悲秋八咏 有序

吳趨欽愚公有悲秋八咏爲江右王曰常賦也其序曰庶幾奏之同人知余之所存悲有過之者焉夫士必悲秋自宋玉以來此系也宣尼喟然曰歲寒知松栢其發脉乎苟其未能忘情亦復誰能遣此余懷有耿耿者遂擬秋中倚題和之爰抒所思賦將成而潤州有寒直被放聽懷霜脩之君子適相遇於吳江余曰商音奏而思勉齋集 卷之二 詩 一

尊收降潛蛟舞其應也勉爲卒章亦以通其所存云

秋來明月動秋悲秋思偏生秋月時永夕幽光人不寐同孤人月自凄其此際何多今昔慨此際難禁無事悲悲哉江潭大夫形容槁枯逐臣赤壁洞簫咽嗚士有坎壈而矢職羈或寥廓而無徒人生到此形影自矢舉頭涼月涼於水千古傷心一時起明月兮爾其木然無靈今似珠敦玉盤抑翩然有情兮似仙姬女冠露濯苦不苦風飄寒不寒關山月箇慘不慘窮巷宵砧安不安還愁目前兮如晦胡云千里兮共看至如對月傍徨心事

滿腔孝子痛居諸之不照離婦怨散帷之穿光此皆摧肝動魄失志迷陽明月分何不華堂嬌綺羅何不西園照舞歌偏向愁人送清夜耿耿不寐可奈何吾悲兮秋之明月青娥笑我生白髮 古咏秋月

此何聲兮之調謝之刁刁吾諱聽兮似不平而怒號亦似騎氣而逍遙嗟秋聲之入樹間胡居士之爲改顏排蕩兮炎歊忽散凄緊兮愁緒相關飄遠阜之落葉送句磕之漲瀾飛鴻越力歸南浦陰靈隨處屯北山惟聞闐之於喞有感予之素衷吾想風色慄慄山椒白童風威震蕩天地成冬風情清妙月皎當空風流高映景幻秋思勉齋集 卷之二 詩 二

容所以噫氣之司職取象君子之德風君不見桐江流芳分山高水長又不見西山爽致兮頑廉懦方羌獨處此微潤兮伏下風而不陽吾悲兮秋之涼風風可御乎訪腔啊 右咏秋風

露坐厭厭暑氣度瑟然此夕下白露吾亦凜乎不可留鶴唳中宵似驚近悲哉此露何嘗異華滋轉悴須臾事洪鈞一氣有時分何況人心能不兼葭零露即朝收前日金蘭怨白頭宵征 露抱衾裯一旦思垂永巷秋又不見木蘭團團自汜自休宿養離離誰攬誰收零露兮爾何不遂晴皓而爲霜我因戒寒而備藏又何不瀟

奕而爲雪使我僵臥以明節胡然乎露非露餘此白英  
之皚皚胡然乎白未白餘此水珠之灑灑金風蕭瑟時  
候變心知霜霰旋相見且復樽前歌露斯由他黃葉法  
如練吾悲兮秋之涼露仙人指我遊仙路右咏秋露

江南秋漸老澤國雨何多泥淖深三尺風期阻九河禾  
垂垂兮生耳木疎疎兮若洗滯陰兮淫不開開陽兮泪  
安止嗟爾秋霖曷不念下土之情他鄉異縣遷客歸人  
荒村草落樵子耕氓或俟時乎將刈或數日而刻程聽  
中宵之浙瀝具反側而愴神欲詈天乎不敢曰無憾亦  
不能悲哉箕畢之好雨致我賜谷之無主靈馮馮兮翻

息勉齋集

卷之二 詩

三

怒日悄悄兮愈苦皇天莽莽晦且亢下民黷黷若喪  
斯其陰陽混之流短而亂離衰之景况也耶獨不憐兮  
漏原思之破屋又不厭兮替陶潛之飛屣吾悲兮秋之  
淫霖誰能虞淵取日昇右咏秋霖

夫何千山之茂樹兮經凜秋而非故葉辭柯以紛飛青  
改黃而欲暮點風月之沈淖表金行之愛素辰紅碧之  
盡髡憐芳華乎不度吁嗟木葉之蕭蕭有感予心而搖  
搖綠肥兮不驕黃萎兮自操翠幄陰兮本幹挺身戰兮  
淒颯斯知榮瘁一氣而異候文武殊用而同救郊廓定  
鼻公也疽豆鴟鴞毀室聖也介甫若使葉不庇根而幹

不堪蹂又何取千年盤鬱之已厚嗚小人之無知賞丹  
楓之紛披惟宜聖之喟然歎松栢於衆萎吾亦感春華  
而秋幹美柔勁之攸宜吾悲兮秋之落木丈夫當此無  
感感右咏落木

萋萋百草待王孫王孫歸兮草見根芳草何須怨鷓鴣  
光風原不逐離魂我心如構騁望秋原靡蕪極目中有  
煩冤嗟美人兮秋草血痕汚兮更好彼后維兮辟陽何  
楚虞兮克保視斯莖於高原啞炎社於旣掃嗟蘆中之  
有人極通亡乎苦辛孰謂茗葦之弱脆藏此中古之奇  
民眇江畔而不見欽流風以長呻嗟楚繫於沅湘集美

息勉齋集

卷之二 詩

四

蓉以爲裳判蕭艾而不服初秋蘭以爲芳何江渚之衆  
草萋窮古乎留香吁嗟悲乎何草不枯所貴遺澤洵覆  
且都吾攬蕙而流涕彼秉志而甘荼若夫靡靡小草蔓  
茲遠道春也天天秋也枯槁斯爲細卉之自然何足煩  
余之懷抱吾悲兮秋之衰草誰其常艾而難老右咏衰  
夫誰啣啣在吾四壁惟彼候蟲若助太息吾太息兮因  
古今之惛臆吾太息兮愁孤月之寂默彼何憂之忡忡  
如有訴兮苦衷或告余以物理鉅細之不懸躬想其  
動股振羽曠在野以恬度倏秋風之既悽通一竅於愁  
暮既入戶以依人亦啾啾而斯怖悲夫小蟲之何知誰



有形而不萎縱百口兮哀啼曷寸漏乎爾私所以士  
脩身以俟亦有空王幻泡相視衆惻惻以祈生此觀化  
而已矣虫虫小人譬彼蟲倫精方排不勸進刃在頸而  
顛鳴若加一刻愈乎已又何異乎候蟲之願晨吾悲兮  
秋之候蟲試聽絡繹月明中 右咏夕蟲

雁去兮春深雁來兮秋陰芳韶可憐羌何遠征梧桐半  
死仍在沙汀不集菟而集枯誰如爾之苦貞賦彼雄鳩  
之佻巧庶幾鶴鳴之在陰更有於飛失路中宵自征橫  
雲陣而不入揚孤嘹以更清寡髮枯淚聽此自零勞人  
假寐入耳忽醒何孤生之易感返斯羽之遺音嗟乎有

思免齋集

宋之二詩

五

識情鍾何極獨孤不射南歸翼子卿皓首傳消息李白  
長風樓上酣杜甫霜前悲舊國彼皆有託於斯會爰寫  
深情之默默吾悲兮私之旅雁南北去住驚遊宦 右咏雁

龍湫歌壽方孟旋母夫人

吾聞雁宕東海陬靈秀歆與蓬瀛儔深山大谷得氣厚  
中有異境名龍湫湫在山巔無時涸龍歸誰出任夷猶  
龍之出兮沛商霖龍之歸兮媚山靈龍兮湫兮各萬古  
天南莫與相呼嘯吾歌龍湫壽方母有子持歌進壽酒  
母也靈湫子也龍雁宕所有母家有

隴西歌爲茂初兄弟燕喜一笑

隴西兄弟真金玉長公次公幼所熟次公仙去記玉樓  
有季長衛起相續長衛才情擅古今與酬落筆凌時俗  
余與名賢百不如尤向此兄私歎服朝夕怡怡偕伯氏  
起居阿母萬斯福阿母膝前才子羅諸孫鼎鼎皆賢淑  
長春此日壽筵開妙染名篇滿於屋

讀陳仲醇蔣節母傳

臣忠妻義問尤難野史陳君有瞻觀寡婦提孤凡事苦  
上卿託寄止心丹聊于蔣母看貞禍始信并幃比謝安  
住世彝常辭世佛蓮花座上靜無瀾

驅馳二章章十句 有序

思免齋集

宋之二詩

六

送侯豫瞻也豫瞻從父大諫公北上爲侍行亦  
爲計偕也

父曰驅之子曰馳之以猷以念吾分持之其殼其網行  
將宜之彼木之喬爲國之標彼世之髦爲國之翹  
父曰馳之子曰驅之王事靡盬吾違需之風有好爵行  
將與之彼國之標維木之喬彼國之翹維世之髦

練水三章二章章七句一章章八句 有序

賦而比也共惜仁侯移任長洲

悠悠練水日則有潮維練之民靡夕靡朝匪則靡朝父  
母而遙誰養我枵

悠悠練水夕則有汝維練之民靡朝靡夕匪則靡夕父  
母他適誰殮我瘠  
悠悠練水潮斯汐斯君子至止恩斯勤斯逝將去汝何  
以維之瞻彼茂苑迺流隨之

偶占

忽到于今得快然日呼酒友夜安眠誰知但出饑寒外  
宰相田夫只一般

懷錢受之

時致手書相存感而口占

老去窮來成憎物憐窮敬老卽吾師玉堂誰氏能爲此  
眼見編脩錢受之

息苑齋集

卷之二詩

七

風雨與潘汝躍臥金闈北庵

北庵夜雨故人逢  
樹濤聲催曉鐘  
我欲前行君莫視  
飄零自喜佩芙蓉

坐中庭忽見天放光可十餘丈許俗喧爲天開眼

感而有咏

昨夜中天大放光  
共喧天眼看南方  
天如真看南方事  
應道從前不看長

漫懷四首

打疊癡心亦妙哉  
從今昂首不重迴  
伊周事業由他侍  
藥許風光信我裁  
人觀破時皆一夢  
鬼椰榆處有三槐

但教粗糲時常足任與時人笑不材

老窮自有老安排亦弄生涯亦暢懷  
瓶罄告人渾乞市  
歌慵鎖黛却生理  
秋風黃葉時堪惜  
寒雪饑鳥事恐乖  
總道天公分我定  
龍鍾白首坐清齋

于今不樂待何如  
韞鎖吾生一日除  
款段聊堪車下澤  
茅茨亦有粟瓶儲  
無官身世皆閒散  
揣分風花已自餘  
兩截情懷我笑也  
拋他制策看閒書

君平棄世尚回頭  
世棄君平意決休  
但慮取材多散木  
寧愁濯足少安流  
三朝文鳳鳴衰德  
一代人龍臥敝裘  
可惜我歌天下響  
彼哉誰識濟川舟

息苑齋集

卷之二詩

八

送學師吳白漚擢官南雍

夫子千秋人  
余亦澹蕩士  
神行理無隔  
闕吳成知已成  
均替回翔台  
衡須可俟如予久  
偃蹇誰能拔  
茅起靈竒  
自二種有驟有曳尾

咏懷古詩十二首

男子懸桑弧  
生卽志四方  
十三通詩禮  
遂思事明王  
輕肥何足慕  
人世人紀綱  
已具巖着姿  
安得效雌藏  
惜哉遘陽運  
正道不復昌  
彼誇屋粟者  
別有肺與腸  
此曰君子儒  
踽踽亦涼涼  
身世正相違  
功領安所望  
不如養風志  
去入樵漁行

鳳凰有奇質羣愚訶不祥風黠無所訴仍歸故穴幾或  
爲鳳凰謀子質九苞殃曷不斲其羽混與凡鳥翔鳳笑  
君討過辨物慎居方倘遂如君謨靈凡俱失常萬一重  
腫作我懼死慚惶

龍先被帝勅飛天行霖雨甫欲躍淵起旋奉詔且駐龍  
仍垂頭嚙不喜亦不忤共謂神聖德榮辱無改度龍笑  
曰啼哉飛變潛乃素

魯有學觚者乃投古觚師三年專工此削縫無不宜自  
詫操觚出國手不復疑誰知觚不觚舊式變新奇新觚  
縱橫售此觚空携持學者乃嘆息先王誤我饑觚哉復

息龜齋集

卷之二詩

九

觚哉宣尼亦歎斯

道士懷其寶乃浮東海來此寶開匣懸精氣康三才浮  
海豈不苦道者有好懷國人共嗤嗤驚詫非等儕或嫌  
步履異又訝冠劔鬼持竿大逐之誓不同塵埃道士觀  
一笑駕鶴還蓬萊

少無適俗韻頗懷濟世心管仲不肯死傅說甘自湛以  
今揆昔意慷慨發哀音一朝玄髮白人車具陰森乃笑  
傳與管僂倖成勳名不如一壺酒拂石彈素琴

有道出經世允爲天子臣素餐肥其私此與奴爲倫大  
奴霍子都小奴張阿興挾勢弄姿惡爲威啖平民嗟爾

縱橫來誰能不隱淪

屠沽入名山見鹿與思膾及對浩浩川又懷魯與尉遊  
傲宛然清中心濁於渭吾隣有先生裹足如有幕懷中  
無一物玄想矜千代星斗及河嶽胸羅而紳帶舉手謝  
俗子高不在遠載

見賢豈不樂半見姑澹如尋味真可欲神乃往與偷會  
且有邂逅披心結歡娛如彼食珍羞口爽始知腹亦如  
玩圭璧通理歎瓊瑣吁嗟無情人忽見若投壘試問何  
如賢會不辨龍精習語三日後伴狎借聲譽坐令旁觀  
懶亦使賢者吁

息龜齋集

卷之二詩

十

富貴亦何爲人生取適志勿言上蔡牽且念居東避韓  
信反接時何如釣水次東觀可笑人田父室稍遂手搯  
十許金心起百端事西隣斗粟翁日高還舂睡乃知名  
利隴村醪聊可醺

王濟實平吳反遭讒者構始亦色然爭既悟福爲陋人  
世孰無情見怪能不駭忽然寐而醒你睡知自受我化  
更觀化逍遙終宇宙

君子坦蕩蕩天人無怨尤一發失正鵠反身自刻求所  
以世路寬隨在得天遊身隱焉川文甕破不回眸我思  
古之人卓哉少匹儔

贈顧玉川

玉川仙人乎于里直一息列子行御風夸父走逐日昔  
我謂齊諧今我見奇特結束類道家鬚眉疑劍術義烈  
慕古人周旋愛文墨一舟恣遊遊所在乞題述子真方  
伎儻我無李白筆惜哉不遇時局不楚漢出

壽張則成

清河丈人八十歲黃髮背人中瑞機事生平了不諳  
傳經歲月門嘗開人自膏梁人自綺先生首肯與布被  
為問世間戚戚憂何如日午胸胸睡絳帳春深桃李花  
此翁偏領青陽氣席間函丈幾多年皓首婆娑堪自醉

愚庵文集

卷之二 詩

上

送沈澄齋講選二絕

發中時時歸隱伏有徐騎與龍象  
相新行與起塵蹤

氣概高秋爽氣寒陽關二唱向皇畿功名處處皆空路  
但得恩賜是錦歸

讀陶詩感懷

陶生生季世我世季于陶陶有方外友遠公何超超亦  
有方內友顏延故士標白衣酒可醉素心襟可招今我  
有此否形影與逍遙

茂宰朱遊子閩中貽書相念旋接比部黃經甫書

仍有俸金之惠

南中茂宰乍遺音北部仙郎仍惠金可惜學成時所棄  
還知道在友相欽雲泥一判難為偶山水三生聊自尋  
願望貴遊同學者君民好展隱居心

忽憶

忽憶傷嗟十八年我妻形影竟無傳  
觸景淒淒生可憐兒女笑啼場已換此翁情事老俱遷  
時思重起脚脚看半想吞聲半想嗎

班仲升歌送王慶長北上

班仲升父彪兄堅文學林一日棄去事縱橫自入虎穴

愚庵文集

卷之二 詩

上

取虎子三十六國靜無聲定遠金印如平大借問何如  
父與兄丈夫意氣思戰場文章小伎雕蟲行君不見瑯  
琊王慶長祖世尚書父選郎素業淡泊視無光願與衛  
霍梅嶺嶺近勝敵騎驅邊方挾策杖劔謁我皇願如班  
超使西域為君三矢定遼陽

賦

幽憂賦

唐愜悒之怔忡兮心若結而不舒天胡降此奇蹇兮而  
遊支離于詩書揆余生其二十二兮嗣日月而罹罹每  
念茲以永歎兮哀莫楚之不如行惘惘而若迷兮笑老

馬而爲駒問父母其何造今紛有此驚條也奚祖宗之  
忍予今曾不憚其剝廬亟從是而請逝今戒室人之背  
車羞泣血而憐如兮慘孛子之衣祛洵夫子之精揚兮  
誰壹餒而可居緬孤竹之高蹤今惟內事之已餘備首  
陽以爲殍兮靡怙恃而與與子棄室而逃虛兮固足進  
而越超豈娶妻之必齊兮何舉案之必魚曠昭如其發  
矇兮神情怙而躊躇淚淋浪而不收兮痛皇天之窈如  
斷曰悲乎悲乎天莫聞知子兮子爲中紫亂絲如何如  
何其勿懷思

海屋添籌賦

思勉齋集

卷之二賦

七

大乎哉海之靡殫也汪洋漭漭洑洞澗澗汨瀟洑洗洗不  
見水瀉蕩天地兮若失跳日月兮倏九受百川以爲吸  
注滉澗而不泄飛流沫而成幻始太乙而造端爰有神  
人者凌萬頃而直渡駕雲氣以橫翔瞻層樓之重覆伏  
側景而望洋失乃遭巫咸而卜宅命望舒以度量波臣  
遠匿海若爰方夸父負土禹強梓樟馮夷爲役堪坯助  
勤旣取盤根於仙李亦來月桂於娥皇而乃公輪運巧  
般倅獻長陰陽爲牖太極爲梁闢靈星之門啓離明之  
堂玉樓瓊宇金壁丹雘載施之麗有燁其光不數瑤池  
之制彷彿閩閩之闈而乃紫薇錫慶黃道落成雷煥弭

節風伯清塵借女媧而至止驚百兩之麟麟於是錢塘  
禁其一怒龍伯緝其長人有孫韋頡頡吾之侶以爲  
客亦有與嶠方丈蓬萊諸境以爲隣而乃縱目升沉靜  
觀潮汐越餒室之洪波聽禹門之三汲已無意而任春  
秋亦持籌而紀陳迹方漢楚之鴻門又曹劉之赤壁方  
田寶之貴龍復衛霍之功績滄海忽爲桑田桑田又成  
往跡美龐眉之靡窮信白駒之過隙於是此神人者撫  
籌而歎鼓掌而歌歌曰滔滔兮海流深深兮吾籌滄桑  
兮幾時休萬壽兮又何求

思勉齋集

卷之二賦

七

思勉齋集卷之二終

侄 士亮公采

嘉定徐允祿汝廉著 門人潘 潤兩臣同跋

男 京朝宗

論

聖人主靜

靜卽太極也道之根也裁成天地化育羣生洋洋乎大哉而論靜者不察也是故聖人得之於靜常人失之於靜聖人以靜而神常人以靜而窒則其所謂靜者各異而趨向殊也夫靜非對動而言者也如對動而言則黑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論

一

白蒼素兩者絕不相爲而靜固稿死幽滯之境耳尚何足爲聖人之主而聖人之主靜尚何足以立人極哉亦曰靜卽太極也夫人亦知所謂太極乎生於玄黃之前而不爲老抵於亥會之窮而不爲枯周於六合之內外而不爲大投於一隙之蟻穴而不爲小是故震雷疾風拔山摧木而太極不驚早魃出河漢焚而太極不熱雪天冰害萬蟄凍死而太極不寒然則靜非太極乎而武者闢靜之名而不得其說遂欲別之於動之外以求所謂靜也者而不知靜者動之母也生地也人之所謂靜者動之反也死方也於是有施之於身則遂黜聰明墮

肢體面壁跌坐以求所謂靜於是有施之於國則遂棄而君臣蕩而禮法剖斗折衡逍遙齊物以求所謂靜更其甚者謂大壑山河幻妄身世逆旅逃之於幽冥不可知之鄉以求所謂靜也而豈知聰明必不可黜肢體必不可墮君臣必不可棄禮法必不可蕩而天地身世必不可謂幻妄而逆旅也則其說窮而或者遂矯其靜之說以爲動是故縱橫奇正之術堅白異同之論陰陽刑名之學紛紛藉藉各據門戶而卒之天下大亂無復人道則天下相顧駭愕以爲主靜主動均不足以立人極而更逃之不動不靜之間如執中之子莫中庸之胡廣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論

二

模稜之蘇味道俱立影響疑似之間以庶幾於道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天之所以上地之所以下日月之所以代明山川之所以流峙鬼神之所以屈伸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變化是天地日月山河鬼神凝眸注盼誰非動機而嘗試察其主張之者綱維之者變化之者將與之俱動乎將不與之俱動乎將與之俱動而其中自有不動者乎將不與之俱動而其機絨自有不得不動者乎故曰靜卽太極也道之根也此聖人之所謂靜而非常人之所謂靜也是故聖人主靜主靜云者靜爲主而聖人爲客也若毛遂之於平原馮驩之於孟嘗而馬

周之於常何者也時遭其盛則垂衣端拱鼓琴南面履天子之籍臣萬方之長天下以爲可肆意而莫禁焉者也而要主此靜時遭其衰則左白旄右黃鉞易置手足顛倒冠裳天下以爲是暴怒而不祥焉者也而要主此靜時遭其孤窮顛沛則問關險阻歷騁山川隱於蓬蒿之下箪實之中并日而食易衣而出天下以爲是窮愁而不堪焉者也而要主此靜其靜者何物也卽中也正也仁義也而中正仁義卽所謂太極也誠也蓋聖人奉此中正仁義者入於水而水不能濡入於火而火不能焚入於鳥獸之羣而鳥獸之羣不能亂故靜也者從其思勉齋集 卷之一 論 三

相左右而天下之仰聖人亦且戴之如天履之如地奉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而人極於是乎始立也故曰靜卽太極也道之樞也而惜乎論靜者不察也  
疑論  
疑之生生於心也機心勝則疑生疑生則機設機設而利害形焉夫明者神之庭也疑者鬼之門也神主陽而鬼主陰也人心全體陰陽者也陽明而陰暗陽見而陰伏陽直而陰詐陽拙而陰巧陽發而陰滯夫太陽照而燭火息陰晦塞而魑魅見夫亦各從其類也是故登泰山之峯泛五湖之水遊通衢都會之中亦何慮而何疑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論 四  
至若採藥而入幽壑則疑毒瘴矣沂江而遇風濤則疑覆溺矣呼朋而入閨房曲室之中則疑指謗矣以陰感者以陰應以陽感者以陽應蓋心之靈也理之正也類之從也嗚呼人心之深深於河海人心之險險於太行事端萌生陰陽交戰夫交戰之心卽陰也而又陰陽交戰是以二陰夾攻一陽也而陽安得勝陽一不勝其勢必浸消浸滅以至斯盡無餘而此一陰者靈臺之上太字之中或上或下自升自沉是故戴天而憂其墜履地而憂其陷麒麟在郊而憂其吞噬鳳凰集室而憂其爲巢甚者一室之中而心設簿籍枕席之間而心排戈戟

又甚者身處燕閒之時而目覩弑殺之慘躬御拱把之  
屋而神馳萬里之外又甚者晝思則夜夢神飛則心動  
而遂謂夜夢者神告之符心動者靈機之報種種孽緣  
轉展反覆于是遂設機構阱砥劍張弧或訊及於小人  
或假問於婢妾或對面而飭取或潛蹤而推測嗟乎夫  
小人婢妾其良善者百不一也乘機遺會騰謗于端闈  
闕縱橫何所不有至於對面飭取尤爲至寃夫我也有  
心而彼也無心無心之人嬉笑語言何所顧忌聽者摘  
其風雲影響之言而頓附會成獄豈不寃哉是故忠臣  
飲恨而就刑孝子吞聲而泣父貞婦忿極而自經良民  
思免齊集 卷之一 論 五

感者以陰應如斯而已矣

員通論

君子必達不達不足爲君子大率天地之間員者達方  
者滯通者達塞者滯夫彈丸置重嶺之上而可使走千  
仞之下也細流涓涓崑崙之穴而可使夕達滄溟也是  
故方員在前君子取員通塞在前君子取通此君子所  
以達也嗟乎員之愈於方也通之愈於塞也天下辨之  
而天下迷之也取其員矣更成其方取其通矣更成其  
塞則是國與通之未能辨也嗟乎盍卽圓與通之物以  
審其性乎夫日生於東而歸於西也天朗於晝而旋於  
夜也四時之始於茂而成於枯也卷石之置於高而赴  
於卑也水發於西北而趨於東南也吾又見泰山不知  
幾千萬里之高也其巔不能禁牛馬大地不知幾千萬  
里之遠也其靈不能祛污穢太行山前之松柏不知幾  
千萬年之壽也其力不能跨跬步而前君子由前數物  
觀之而員與通之性斷可識矣君子由後數物觀之而  
方與塞之性斷可識矣則豈非廉者達而貪者滯乎則  
豈非下者達而上者滯乎君子於此取決矣是故袞冕  
在左鶉衣在右君子取鶉衣萬鍾在前藜飯在後君子  
取藜飯嗟乎是真能員者也是真能通者也達也而天

思免齊集

卷之一 論

六



下莫不以爲大怪也曰是亦不近人情爲窒而已矣而莫有知其解也嗟乎盍反而思之乎夫人安有生而袞冕萬鍾也豐於遇者或二十前後而得運於遇者或三十四前後而得也夫當其未得之前鶴衣藜飯固素也一旦易其素而新之夫乃食牛以大牢而強以衣冠猿猴者耶如是而曰吾能無損真相也無之矣然而猶可解也曰儻來寄也其來不可固其去不可留我無如遇何也嗟乎是亦辨矣則遂當素富貴行富貴如舉陶伊傅而止矣而或者小人厚貌深情高拱大揖控馬肉倖灑掃權門眷如負重舌如轉圓面如傅粉足如懸

卷之一論

木而自托之於圓也通也達也試有鬼神者洞照其心則曰以此爲子孫計嗟乎子之子爲孫也孫之子爲曾也會之子不知其何人也欲遺其業於我所不知之人已爲可笑而况又烏能必子孫之世其家令不狼藉此吾所謂方而塞者也嗟乎方而塞卽佛氏所爲障也君子以圓通破障而天下爭以方塞成障則宜乎君子爲大怪也嗟乎人而知袞冕之不如鶴衣也萬鍾之不如藜飯也則知所謂圓與通矣人而知所謂員與通也則庶幾乎所謂達矣

性如日光

且夫三極之所以不毀者豈不以性哉性者何也在天則商書所謂明命也在人則大學所謂明德也準之一入而合準之千萬人而合又準之千萬世而合者也其體淨不着一垢其用潔不染一塵其施廣不障一物者也故曰如日光也今夫日之得天而成照也大之泰山滄海小之竇穴微隙近之耳輪目睫遠之一元十二會至廣也而光弗爲之阻也至久也而光弗爲之改也其間亦或雲掩之月嬖之妖星犯之至變也而光弗爲之易也或者曰性如湍水也又曰如把柳也而何以如之也嗟乎是惡足以言性哉左傳紀劉定公之言曰民愛

卷之一論

天地之中以生故皆得所謂則者以定命曷所謂則哉則性而巳人之有性如天之有日也性之有則如日之有光也則之不可移易如光之不可晦蝕也移易之矣而則如故如磨蝕之矣而光如初也天地惟得此不增不減無去無來之理以生人而人復得此不增不減無去無來之理以自立於世故萬物榮枯四時代謝人事錯雜山川糾繆皆藉此元精之理以主持而斡旋之而世道不至於缺陷則皆性之爲也而或者不察弟見一父子也父堯而子朱一兄弟也兄舜而弟象一君臣也君桀而臣比干且橋踰淮而爲枳竊踰汶而死也則遂

以悠謬之說妄言天性而豈自知其不然也哉天能以其性付之人而已其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則又惡能必之人哉但性體常明而一切紛紜屬之外感於是乎夜氣可生入井可驗嗜蹴可激一點真心時時滅而所謂日光者終不少息也而後世不務求盡吾性乃遽之虛無之鄉或入之功利之域以爲托足焉嗚呼大明中天而或者資燭火以自照卽有所見亦歸面牆祗足以見其熒惑矣是故性之體如日光也人之率性而行則人之日出而作也聖人之與性爲一則瞭者之於日被其光而忘之者也衆人之自戕其性則盲者之於日自

息覺齋集

卷之一論

九

棄而不知光者也性如日光其論性者之衡乎

篤信

徐子曰疑者事之裁也信者行之幹也義者生於裁者也功者立於幹者也非真疑不能篤信不篤信則無成何則耳目始孩是非競起是之位一非之岐百一則端渺百則聲喧而喧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新可喜其怪可述庸衆之人罔不靡焉相靡而煽并爲一談則其勢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於是而生疑惟疑也合之天道謀及乃心於是而生裁惟裁也是故震伐則百之喧息矣異制則一之位著矣當其非卽師

保之詔父兄之訓不可用也苟其是雖在芻蕘狂瞽猶將取之於是而生義義生信信者如越行必南胡行必北無今是無昨非無左牽無右掣故曰篤篤信而生行其所信者譬如取水以滌取火以爨父子主恩君臣主敬者也與鄉爲仇吾行之國與國爲仇吾行之天下與天下爲仇吾行之千古與千古爲仇吾行之以一心心者天也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蓋言行其所信也苟非真疑之曷以信苟非真信之曷以行故曰幹幹立而枝生者甲拆之符也是故天知之而千古不敢仇千古知之而天下不敢仇天下知之而國不敢仇國知之而

息覺齋集

卷之一論

一

鄉不敢仇建立則永賴矣著述則定保矣故曰功者立於幹者也庸衆之人靡故無疑無疑故亦無信無信故亦無功常試觀於庸衆之聚矣一妄人曰程願可殺衆遂和之曰程願可殺始而欲殺之者不知其何故也既而羣欲殺之者又不知倡之者何故也直妄人雷同相與靡焉而已矣嗟乎當是時而有默然不言者乎吾將取以爲友焉

至孝

且夫對親者天下之所爲不難也然有對之而適以順順之而反爲對者則亦原其心而已吾勢誠窮吾情誠

迫吾心誠不可解吾懷誠不可喻則雖需奉兵諫長弘  
逆天君子猶哀而許之又况家人父子之情遭此變故  
者乎苟徒以羹麥之意求塞我人子之責而止則履霜  
之操新城之寃縱千古悼心尚欲起九原而吊之而尚  
論者猶得據夫孝不毀之說以議其後又况惻怛不如  
二子而乃得稱至孝者乎是故怨慕者或亦人子之所  
不廢而道之所載也嗟乎人苟非無人心之極者誰耳  
於不孝哉吾呼吸父母氣也吾起居父母形也吾視聽  
言動皆用父母精也今夫處困而人緩急之三年而過  
其門猶有煦然之色而矧於罔極之恩若父母者哉故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論 三

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殆非也天下容有不是之父母  
而無不是之理是故父母而合於理則志可繼事可述  
箕裘可紹遺緒可尋也不然而處最不幸之勢吾且爲  
禹親且爲絲吾且爲仲親且爲叔則從令易耳捐身亦  
易耳顧一念之亦安得以濟惡不才而爲世系之玷乎  
又安得獨以其體體而蒙親以汶汶乎是故精誠之極  
結於心胸格於天地通於鬼神不忍怨又不忍不怨不  
忍慙又不忍不慙不忍諫又不忍不諫是故下氣以迎  
之柔聲以入之如此乎其慎也反覆以告之號哭以隨  
之如此乎其惻也百官牛羊倉廩而不足以解憂少艾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論 三

道學

道學聖賢之事也講道學乃聖賢之言也今有講道學之人于此則見之者攢眉而避聞之者掩耳而過矣此非講之者之過也其攢眉掩耳者必小人必淺人必俗人必小賢人也何以明其然也夫小人者其行禽獸其習魍魎也彼知孝弟禮義為何物哉人有問致富於莊躑者莊躑曰急去子五賊其人駭而請其名曰仁義禮智信此子五賊也小人大要類躑矣則當其前而莊躑之以道學是猶奏韶武于犬豕之前也而奈何怪其狂吠與躑躅哉而小人之上有俗人者其人下流其智下

思免齋集

卷之一論

五

愚也彼知商賈農工當家力業則衣食豐老宿少俊朝夕講誦則爵祿至而已安得此不情之語誤人之說而稱之則其視道學詭語也游辭也棘端之猴無當之厄也故曰夏蟲疑冰爰居駭樂此類是也而淺人則稍進矣彼以為孔子實言仁孟子實言義夫仁義安可非哉但仁期于事親而止矣義期于從兄而止矣而道學之家精言之則無極太極廣言之則乾父坤母析言之則性命情氣實言之則存養省察意其歧而不一眇而無當乎以此而非道學是斥鷃之自足于榆枋河伯之自多其秋水也而小賢人則又進矣彼實知有性命而偏

逃諸釋老彼實知有學術而偏近夫王何如唐之柳白如宋之蘇黃寧不亦識解超行事實心意朗哉然而柳白終身與退之分路蘇黃畢世與正叔若仇也何者小也大醇大疵非柳白所解居敬窮理非子瞻所及也故曰其攢眉掩耳者必小人必俗人必淺人必小賢人也雖然道學聖賢之事也講道學乃聖賢之言也而所至得忤屢憎于人如屠狗之人過肆犬必羣吠焉則吾亦請有以質之夫道取濁寤非為人知朋來遠方亦須自至若使匪人義必麾之即曰無徒而吾道自足獨立何懼乃近代道學有意聚徒未來則招已來則繫荷在座

思免齋集

卷之一論

四

下無人非賢故有專犯名教鄉里不齒而大賢門下見為屬籍何其濫也夫道本一致何分門戶尊德道學總歸成已苟會其一即二氏可裁而况師同孔顏學同仁義但謂歸宿安詰發軔乃近代道學專論教宗曰朱曰陸出奴入主譬如一室先自紛挐室外之人奚從稟命何其囂也夫道原性命終于位育若舍事功學即無補故漢唐以來凡著明良孰非吾道要其旨歸自分正誦王通續經識其大者乃近代道學獨擅六經煌煌大人擴為豪傑必嘗講學始收聖賢所以文廟兩廡多列腐儒經綸君子視之揜笑何其隘也夫道極堯舜人皆可

爲然孔子自省每曰未能老彭丘明庶幾自附乃近代  
道學類有奢願撰文著書必叙道統孔孟之下便躋近  
儒近儒既非也亦獵附諺亦有云虎頭鼠尾二帝開基  
賢士紹統何其誇也夫道至精粹喻彼良玉一着形氣  
未免雜焉止諸至善必也夫道所以論人欲寬取途貴  
賈由嗚賜賞均爲吾師乃近代道學隨人輕重罔能取  
材言託孔子齊東成訓語出商偃卽多貶剝漢來諸賢  
尤無剩膚何其刻也夫道取近人平易乃達縫掖章甫  
隨俗所宜故莞爾牛刀何嘗不戲舞雩從遊亦取樂焉  
乃近代道學多事矜莊居必危坐行則履方衣冠動止

忠勉齋集

卷之一論

三

望而可識儒雅風流觸手犯忌何其拘也夫徒濫則修  
士不親室置則承學不一門離則英雄不附語誇則妄  
庸不其議刻則恒人不樂親拘則流俗不便然則講學  
之人嘗得羣吹也亦未必盡小人之過矣有志斯道者  
其存吾言而思之乎

三刑六合

人令於天命於理而一理萬殊自爲經緯總其凡謂  
之數夫曰理猶可會也夫曰數不可筭也微乎哉子之  
罕言命也其知之矣而今之言者率有兩家謂人生而  
不鑄於數乎此樹花同發之說也主其說者曰生人參

差譬如樹花乘風或墮茵席或落厠穢何常之有此言  
以破因果之論未可非也而并以蔑夫數則無乃襲韓  
柳之妄談謂天爲潰瓜決壘也者而謂人爲蛆蟲蟻鼠  
之螟螣者乎復有主數者則曰人生則有數數必起於  
年月日時而因以就支干而因以推生剋休旺而因以  
定窮通壽夭智愚賢不肖此又宰相用例直簿吏便足  
之說也夫大化遷流幹運萬品是故大治爲墟陰陽爲  
炭方圓鈍銳躡冶而莫賄受鑄而不知是以此尊而崇  
之曰帝彼冥而任之曰天而若以爲掌中之支干卽人  
物之元命片紙之圖位卽昊天之玄樞則天卽不得稱

忠勉齋集

卷之一論

三

靈帝卽不得有權仲尼之知天命卽不必待五十而堯  
之警予禹之荒度周公之請代總不若今之庸妄小人  
布筭推筭而能逆睹其所必然也善乎呂才之言曰長  
平坑卒何必盡犯三刑南陽貴人豈其俱當六合其破  
流俗祿命之障也可謂至明辨矣然則烏乎折衷之吾  
以爲人生必有數但數也者必非人智之所測夫曰數  
矣而又不測乎哉今夫爲九九之法者未有不以計  
過人者也其於乘之除之參之伍之勾之股之少而習  
焉白首而不輟焉又非不至精且熟也然而能計貨者  
未必其能分田也能分田者未必其能推曆也同此一

數而彼此用之則眩昏而不能相爲且一事之中失之  
纖微條已差之尋丈而又起筭矣此皆其至粗者猶若  
是而况三才交會理氣同運有精入無形多極無筭高  
之出皇天幽之入重泉者哉是故堯定閔法舜齊七政  
能以晷影躔度之法規天而終不以時日支干之說規  
人豈聖人則有所靳於後世哉蓋天體之四遊可憑而  
神道之主張難測也彼世修子平五星之說抑亦小智  
之人假其幻術以呼愚者而求飲食焉而間有士大夫  
亦稱其說何也昔有問前知之說於朱子者朱子默然  
不應已有問曰吾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謙受益滿招  
損而已若夫明日雨後日晴吾安從知之哉吁此真君  
子之言也

漂母

古之所謂豪傑者思有不必報而怨有不必酬者也乃  
有決然而不可已勃然而不可釋率然草野之聚談而  
若憂之以明神誓之以金石寧死而信其言者彼爲是  
拘擊離齷者哉痛莫甚於刺心感莫大於合志也古者  
豪傑之士居貧賤而思仇紛錯可勝道哉若夫小白釋  
怨於射鉤重耳負德於側席祁奚不見恩於叔向季布  
不見罪於沛公人謂豪傑之士心事卓犖小忿不足以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論

十一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論

朱之一 論

十二

發其怒小德不足以係其心而後可以闔功名於天下  
成後世之烈嗟乎豪傑獨非人情哉必謂小忿不足以  
發其怒而小德不足以繫其心則趙宣子何以免於莒  
秦穆公何以脫於戰破曹之役僖負羈何德之深一叱  
之辱魯勾踐何懼之至也故曰思當者一言而刎頸仇  
當者一笑而稱戎政之俠也感也奪之戰也笑也思怨  
之於人豈不甚矣哉吾讀傳而得淮陰侯固今古之奇  
士苟非其志也非其願也卽常官之以侍郎授之以執  
戟靡之以參養而不以故免其垓下之圍非其志也非  
其願也卽常拜之於壇王之於齊再王之於楚而陳稱  
之事卽陷不軌其心焉由今想其人必也剛而能謀沉  
勇而善計足嘗而不可恃彼且不有楚之王漢之帝而  
獨總總於故所識一嬖人哉則史所謂千金贈漂母者  
傳之者長也衆可信也不然而草野之遇何如登壇之  
拜一飯之德何如真王之封信且不負一嬖人而負漢  
王哉信且負漢王矣而漂母何爲者則千金之贈傳之  
者妄也未可信也而余謂信卽非豪傑耳誠豪傑則必  
報漂母亦必負漢王何者夫豪傑之方困於沉淪也其  
猶鹽車之騷匣中之干將乎必且自奮其一斑而一時  
之人亦且爲之吐罵爲之書愕爲之欣羨愛慕而不能

已其吐罵者小人也其警愕者庸人也其欣羨愛慕者則其儕類也而豪傑處之則或怒吐罵者則或憐警愕者則或德欣羨愛慕者而亦或仇欣羨愛慕者此其故何也蓋斥鷃笑鵬而魚蝦或以制龍彼何知焉彼能知我則亦我而已矣又何以稱小人乎故小人之不足以辱吾技也庸人在方之內而吾示之以方之外何以得不駭則憐之矣若夫欣慕愛羨者彼真愛我耶抑欺我耶將圖利於我耶抑忌我耶智不足以知之勇不足以決之皆不足以爲豪傑今夫淮陰侯以楚之亡虜而入漢漢之蕭相國劉沛公之待之者則至矣然而于淮陰

忠勉齋集

卷之一論

九

侯何有焉彼蕭相國以信餌漢王而漢王又以信餌項羽者也其追之者則以王之也其王之者則以殺之也功不成而爲項羽殺功既成而爲沛公殺誰見蕭相國厚而沛公仁耶蒼莽偕起箱秦之民食秦之食而據秦之地安辨君臣故吾知信必反也方信之釣於城下極身無二庸人不齒之而漂母獨能爲之飯信以爲彼亦不凡直將圖利於我耳故且爲言以挑之乃漂母意故不在報曰哀之也嗟乎漂母則誠知淮陰侯而愛之矣漂母獨無俠累之仇王僚之敵耳一發口而遣淮陰往淮陰侯豈愛死哉必如是而後可以爲豪傑如曰漂母

則一賤嬖人耳一飯直升合耳草野之遇偶然耳始而謝之既而忘之矣漢王以統綺而衣我也以膏粱而食我也築壇而拜也裂地而封也何可忘也則我向所爲方以內之見而乃足以爲韓信哉嗟乎以漢高帝之待信而信報之亦如漂母哉此又豪傑之常要非君子之道也

本朝人物第一

昔宋呂氏本中評臨其本朝人物而推范希文先生爲第一乃後世論之君子率以其言爲衷不復置議焉而或有難之者曰希文則諫于古之卓然者矣然未可

忠勉齋集

卷之一論

三

據以冠宋也歸以宋論之其理學紹統足嗣鄒魯宋不有程明道伯仲與朱晦庵乎其匡持鎮定德望蓋世宋不有若韓維堯琦及司馬君實光乎其精忠大節至今爲然未不有武穆飛韓王世忠文信公天祥乎其文章開創流漢古今宋不有若歐陽蘇曾之屬乎而直曰有宋人物希文第一是舉希文以領袖諸大君子也得無張之過耶解之者曰呂氏所爲第一者非專指一希文之謂蓋一代之興自有一輩殊絕之品而詣乎其域者各以其所至升而躋焉蓋昔者溫太真於晉不在第一流之列故於時賢序談指數人物每於第一將盡

之時溫太真輒爲之失色噤聲由斯以觀趙宋第一人  
物其可屈指者自不乏人而希文直躋於中者耳何必  
遂凌而駕之者哉而或者又難之曰希文則誠宋之表  
表者矣然而亦不無遺議焉當明肅皇后垂簾之時國  
事捨懷呂夷簡爲之彌縫上下鎮定中外國是以寧是  
可不謂有識力之大臣哉而希文務與之立異自罹貶  
斥當時四賢一不肖之議幾空人國則非度也其後趙  
元昊反呂許公爲之棄瑕釋怨思用希文而希文亦遂  
歎然相結秉兵西陲則非特操也其帥西陲亦第能禁  
一城於某地修一砦於某津以捍元昊之不東耳卽有

息免齊集

卷之一論

三

軍中西賊破膽才謠然於元昊之僭逆兇悍曾不能得  
其要領禁其手足則排擊也已內召參知浸浸大拜矣  
而更張無漸人情洶洶竟不免自請行邊而宋事遂終  
於不派則非遠猷也如是而曰人物第一則何居解之  
者曰希文始於呂許公則豈僅僅立異之云哉當明肅  
富陽宋仁幼亦夷簡交通官闈執國魁柄卽曰夷簡自  
有機術非有禍心而權勢所歸究竟何極昔者召公不  
曾不悅周公而裴諷不曾奏劾郭汾陽王平故希文于  
此致命以折權臣之角而視其魄此卽召公表諷之義  
而用之于夷簡則不妨微動意氣者耳若夷簡之才之

識希文豈其不知之迫元昊之反仁宗已壯非復曩時  
局面矣相已釋怨思賢我豈容念舊觀望情在同舟胡  
越相救又何無特操之有至於元昊雖云小醜而當時  
足爲雄傑青瑋已異之於童子之時而希文安能便推  
之於用衆之日則身當逆衝使其自戩胷中兵甲何但  
數萬也其爲雄畧不已多哉若夫內召無幾遽請出外  
此自宋仁優柔之過有宋帝社之不幸耳而奈何以苛  
論希文也嗟夫士君子挺生菰蘆垂名千禩則亦論其  
志節若何耳其功之顯晦時之幸不幸豈可以相繩也  
當希文先生爲秀才時便以天下名教爲己任則其爲

息免齊集

卷之一論

三

一代殊絕人物卽此固已一見決矣又遑他論乎哉

一軍皆驚

有名非士之幸也而於立功之士尤不幸蓋豪傑奇偉  
之士酒之神龍然神龍潛于淵蟠于泥必不一露其聲  
光及時而躍遂天飛而沛霖雨向使其潛蟠之候人可  
物色而驚異之則其措身也必不安而其神靈襲矣故  
曰七年而後知者豫章之木也滅沒而難辨者千里之  
乘也甚矣名非立功之士所願有也鎮國之器被褐藏  
之千年之光一朝而爛斯以爲豪傑奇偉之士已矣吾  
觀淮陰侯信手定炎鼎扶轂赤帝卽其功業不克善終



然終不可謂文成文始兩侯能跨淮陰過之也此其  
定之異英雄之樂固自耕釣時養成之者遠而恩尤以  
爲淮陰得力始終在無名當其微時爲市井少年所侮  
俛出跨下無名也及鄴侯知之追之而又薦之已津津  
人口頰矣至拜大將軍而一軍皆驚亦以無名也已虜  
魏定趙齊燕滅齊如神龍之驤首風雲光焰已薄四裔  
矣而龍且數其受辱寄食之事猶易之弗爲備亦其無  
名也使信微時而名卽章灼若伏龍鳳雛之著稱則必  
且爲士大夫之所游處酒食宴會之所徵逐卽城下可  
無釣跨下可無辱而竒英勃勃之氣所消耗磨折多矣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論 三

又安能俯首練志以著其英華冠世之概也哉又使其  
登壇之日專征之時而漢廷望之爲麟驥龍且視之爲  
虎螭則比肩者亦能爲盜嫂受金之譏爲楚者亦能爲  
行金抵隙之間項羽必不緩於救趙龍且亦必不輕渡  
灑水而韓大將軍之所備左支右必多矣又安能內外  
相狎無猜無忌以著其直前開拓之奇也哉甚矣名非  
立功之士所願有也伊尹負鼎而開殷傳說胥靡而中  
盛呂尚渭津八十之叟而造周皆以含章孕奇隱而弗  
見致之皆淮陰類耳後之君子其有盛名者必多奇詭  
勿論其瑣者卽八龍六夔之號軍中一韓一范之謠其

究竟功業何如淮陰又不必下而推之卽淮陰同時不  
有陳餘張耳名重天下者乎成安君身死泚水之上張  
耳幸與淮陰俱故得少建事功耳曷嘗以其名重天下  
開國遠赦也耶是以君子名晦則能安之名盛則能避  
之名浮則能耻之名去則能任之凡以養其全鋒而裹  
盛烈也

思勉齋集 卷之一 終

三

三

論

君之所畏惟天

天下之治亂自君心始也蓋君者合天下羣動之命以成其身者也乃其神靈變化能宰制其命而張喻其權者則屬之心心一敬肆而理亂以分故古之明王詰后動必有所畏而畏則惟天吾有感乎富鄭公之言也今夫庶人十金之產其纖微甚於牛毛其得失懸於晷刻豈不至輕忽哉然而今日倣一長吏而明日破家辱身隨之此亦無所畏之明驗也又况人君挾神明之祚藉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一

天地之業可以康淫恣睢者為之哉然而人君之所畏則亦有分矣庶人畏吏吏制其命也吏畏其長長制其命也庶邦家君以至誓御卿士畏天子天子制其命也若天子獨無所畏乎如古者天子幽王畏褒姒妻烈王畏魏斯趙籍韓虔田和平帝畏王莽靈帝畏王甫曹節此尤其可嘆者也彼蓋不知其所當畏而迫之以不敢不畏者也嗟乎是曷不思也同人子也而吾尊同人世也而吾貴同食也而吾珍蓋同衣也而吾山龍華蟲同怒也而吾伏尸流血同喜也而吾拜祝抑吾力能自致之耶抑宗祖能貽其慶耶抑天下始私我而為之耶曰非

也蓋天與之者也天以我為能託天下也我旦暮出一

敬乃庶尹怠弗率則必怒天既全付吾以所覆而能任吾之岐獨狼籍漫不置可否哉必不然矣是故君必畏天也欽明寅畏以慎其躬叙勅服刑以贊其化燔柴禱燎以嚴其祀履冰隕淵以防其覆不敢知曰不其延亦不敢知曰永年不敢知曰神必據我亦不敢知曰殄絕千天左右之若陟降動靜之若遊衍祈寒暑雨之若震伐景星靈鳥之若作祟一何其畏之若此哉曰上帝實制吾以命我實懼靦顏愧其托以為天下笑今夫戈揮而日返稽首而火滅以彼一匹夫且爾矧天子設誠畏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二

天而天不降之鑿哉夫然後庶事康而賢才進泰階平而鴻運熙也若世主之於天則直藐視之耳矣吾譬之不肖之子甫離襁褓而遂不有其父母者也則父母亦弗善之又有稍知畏天者遂至封禪云亭升中告功徒以汚金檢玉牒耳則吾又譬之子弟之欺其父母者實禮之弗至而止故請膝下以取父母之樂父母其能樂之乎故曰天下之理亂自君心始也王安石何人哉乃敢創為天不足畏之說以欺其君其流卒至于徽欽畏幹離不粘沒罕而高宗畏兀朮劉豫悠悠蒼天彼何人哉

王者制人以道

論曰王者之制天下也其必有操必然之契而調其心者耶夫天下之必待於制也帝德已衰大朴已解而天下岌岌乎殆矣當是時而復桀之以所不便強之以所不能卽不然而狃之以所不敵人且駭鹿而我不得控人且狙巧而我不得施而強凌弱衆暴寡智給愚淫破義卽紛紛藉藉於三王之世矣又豈待其末季也哉惟三王灼見天下有必然人心有必懼以陰扼其要而陽設之故雖當淳漓升降之會而天下帖然各戢于一善乎中畧之言曰王者制人以道也請究言之夫道何物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三

乎是時勢之所不約而同趨智愚之所不應而同得者也如此而人志定不如此則爭角勝爭鬪捷矣如此而人志惕不如此則爭踏藉爭超乘矣如此而人志和不如此則爭露釅爭猜起矣王者酌時勢觀人心而恍然會喟然嘆曰已矣乎吾德薄上不及三皇不言之化下不及五帝象天之績已乎然則吾將操吾術矣夫一兔走野人爭逐之童子操金過市而勇夫莫敢攫也斯非有主之說而定人志之道乎太山之高而羝羊牧其上城堞不過十仞而慶忌不能踰也斯非峭壑之說而揚人志之道乎跳躍先登分均出後而盜賊歸于禮義豐

已畸人而兄弟尋兵也斯非怒行之說而和人志之道乎吾是爲之名義以示之分則夫君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圍圍臣隸以至官室服器之有等吾是爲之糾虔以示之威則有贖刑有教刑有官刑有賊刑有典刑有施于國中之刑有陳于原野之刑有撻伐四夷之刑以至蒐苗獮狩之必傷吾是爲之禮讓以示之慈則王畿不過千里甲兵不過萬乘師帥不過六軍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制用不過九式征餞不過九賦以至朝聘往來之適均王者以爲是可以制人矣非制其人也制其心也又非制其心也制其心之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四

必定必備必和者也是故城郭設而不必閉兵甲具而不必陳軍政明而不必試邊防峻而不必嚴國藉于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君無逼脅之憂臣鮮藁街之禍則所爲制之者得其術也蓋束水以隄否則滔天焉檻虎以柙否則噬人焉制人以道否則陵上焉是以都水治水虞人治虎而王者治人也嗟乎制人之與制于人也豈可同日語哉銜勒稍弛馬駘其御則有四牡橫奔皇路險傾而車左乃僨于轅下矣吾竊嘆三代以還去王者之世又遠矣其刀俎魚肉寧有極哉而制人之術又出於王者下是故朝三暮四所以愚之也而曾不知吾

極才張先已墮其殼中矣投鞭策囊所以陵之也而曾不知吾節已極忽已受其陰虛矣則豈非用數而不用道制人而反受制者哉必也管仲之內政寄軍令乎又如舅犯被盧之法乎則雖不成王其究猶可以伯也雖不能制人之心其用猶可以屈其力也噫德降而王王衰而伯而下此無術已

報君愛民人所當為

君子在天下不可以有已也有已則私私則為其利乎已者不為其害乎已者而自已以外皆如浮萍之適值於江湖而漫不相關也其弊遂至君不足報民不足愛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五

而自封自殖靡所不至則生人之禍其曼矣嗚呼曷不達觀之也夫乾父也坤母也人既父母乾坤而以子道處其中則宇宙內事已分內事也已分內事皆宇宙內事也是故有父母之宗子而為大君也者有宗子之家相而為大臣也者有兄弟之屬而為齊民也者人而為人臣則當報君人而為民長則當愛民皆宇宙內事也皆已分內事也人無所強也已無所辭也沈晦而為顯閭陸通私也諛佞而為飛廉妹喜私也即激亢而為齷齪奉先軫亦私也何也總皆借其君以自便於已者也頭會箕歛而為桑孔私也草菅斬艾而為申商私也即薄

取厚與而為齊之田氏晉之三家亦私也何也總皆借其民以自便於已者也是故一已之私與天下之君若民其勢不得俱有之於心其心有見於已則必遺所謂君若民矣而要之亦失其所為已其心有見於君若民則必遺所謂已矣而要之反得其所為已故為人臣而為所當為則冢宰可以負展阿衡可以放君六月出師吉甫不得言其莽十九年沙漠子卿不得言其忠者皆所以報君也為民長而為所當為則洛邑可以處頑民放辟可以悅天下陽城撫字不為勤勞黃霸寬和不得序績者皆所以愛民也嗚呼古之君子其自視也其大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六

其自負也甚不小天下一家也中國一人也故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夫亦為之自上者當如是而已矣夫惟為之自上者當如是是故太行之摧車不足為險也羊腸之曲折不足為動也鼎鑊誠烈刀鋸誠利驪龍誠不可探其領下不足為規避也金印如斗總贊物也衣紫而行總外飾也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子孫之億億而都美總虛花而暗蠟也蓋既有此身則為此身之所當為者為此身之所當為者而已事畢矣又安能舍君民之外而別有所為私已也哉

國家教百姓而親萬民

善爲國者必明於下豫附之理而後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天下非小弱也其敢與人君衛思與人君角者自釐轂以下要荒以外比而立也人君誰與爲圖而誰與爲往則非并收丘甸之衆莫使矣彼誠爲我死故能與之俱生彼誠爲我亡故能與之俱存彼誠爲我危爲我辱故能與之俱安且俱祭夫死亡人之所難而容養教育君之所易我新其易者於平日而責其所難於一旦仰父母不能得之於子矧君上之於百姓也哉若是則百姓莫爲使也百姓莫爲使則君上最病故善爲國者必講於下豫附之理也善乎吳子之言曰昔之圖國家者思勉齊美

卷之二論 七

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夫民有萬心則一耳上嚮之彼不謀而皆怒上煦之彼不謀而皆和上機之彼不謀而皆詐上信之彼不謀而皆情故曰百姓可教也萬民可親也以教爲親故其親慈而不靡以親爲教故其教行而不犯以親之教之之衆爲腹心干城故其衆有前死而不却以前死不却之士爲師故其師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錫之長刀嬰之者斷銳則若莫錫之利鋒當之者潰圍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而君乃虞勢至便以宰割天下遺德尚可以泣三軍餘威猶可以振殊俗則教與親之效也而虜使威劫之主以

爲我實制百姓死命而奈何倪倪佻佻反爲百姓屈抑哉是故按丘井而賦之則彼莫敢匿討故實而使之則彼莫敢後率什伍而督之則彼莫敢旋踵反顧而獨生此亦軍政之至善矣而奚以親爲于是掘墳墓揚人骸大衝車高車京除戰道便死路賈壯輕足者爲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于內厮徒馬圍輶車奉饒道馬遠遠霜雪兩集短褐不完人什車弊泥塗至膝相携于道於是伏尸數百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而內大潰矣明主知其然是故後威擾而先教訓去慘刻而務慈親也夫教之親之所以和

思勉齊美 卷之二論 八

之也軍有四和不可不知也明主知其然是故其在國也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仲夏教蒐舍遂以苗仲秋教治兵遂以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而又不時則戒不地則戒曰予不敢罷民力傷民稼也是謂和于國其在師也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而又投石超距以樂之吮咀摩劓以恤之是謂和于軍其置陣也徇於軍曰誰爲獨子無兄弟者歸誰爲老穉罷不任者歸簡汰之至精賞罰之至明而後乃審錯規慮設蒞施伏陳卒止前行選進退什伍

搏前後不相撚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眾是謂  
和于陣其合戰也矢石所及不敢獨避以共安危傷不  
及死鼓音不衰以一耳目而又進退更番奇正迭出掩  
節而斷劄因資而成功始如狐狸敵故輕來合如兕虎  
敵故奔走是謂和于戰此四和者得而威自伸於萬里  
之外矣是故鬼方三年東山累歲而百姓不以君爲黷  
武六月出師五月渡瀘而百姓不以君爲非時逐獫狁  
于塞北討蠻荆于漢南而百姓不以君爲窮征賦然而  
合若子弟之衛父兄忽然而舉若手足之捍頭目敵之  
所與來者皆市人也見利則遊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  
于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所與來者皆子弟也殺之不  
怨利之不庸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  
可因利趨便保固視可許其軍取其將若撥髮是非教  
百姓親萬民之明放大驗也耶然所云教而親之亦不  
易言矣齊人陸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金是  
其爲教也出質市備而戰之幾乎傾側反覆此亡國之  
兵也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爲之重負以試其勇爲之  
遠期以試其捷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其爲教也  
直割本實以奉豪民耳地大而稅寡此危國之兵也秦

人之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民非鬪則無所要利  
于上鬪而後功之則五甲首而隸五家是其爲教也干  
賞而蹈利幾於不奪不廢矣此不長世之兵也故曰秦  
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  
湯武之仁義則所云教百姓者又安可無辨哉若吳起  
之所言教與親者吾知之矣彼爲旌旗以習之金鼓以  
節之可以爲教矣彼爲投膠于流分其于泉可以爲親  
矣是以用魏則強魏用楚則強楚而終不能以和民心  
一天下此蓋戰國之名將也非明王之大將也

五十知天命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學至於無我而後與天載通亦必至於知誘窮意識盡  
而後我可無也嘗試論之夫人生而意識生焉意識爲  
主而知誘客焉皆我之爲也聖人與恒人第其我有大  
小公私之辨耳豈其能頓無我也哉惟是我之見日積  
日封其勢將寤寐夢想羹牆見之又其甚也一身之內  
其神支離剖判僂仰之間再撫四海而不得須臾寧又  
况能釋形氣而游清虛捐已慮而與天謀者耶惟是漸  
操漸繞我意平矣漸經漸悟我識靜矣當恒人消沮滅  
沒不可復陽之時而聖人乃若大夢焉大寤焉舉綱所  
爲日積日封千金之享十襲之藏者而一旦渙然釋然

脫落淨盡則夫我生之初天固宛然也命固各正也譬  
如亡子復歸舞蹈膝下凝眸瞻盼沒骨不朽焉已矣孔  
子曰我五十而知天命也吾始以爲遜言之也夫閭里  
之人得之不得輒曰有命豈恒人無日而不言者乃聖  
人五十而始知哉乃吾聞嘗試之矣既曰得之不得有  
命則其得也奚以喜其不得也奚以悲矣然而未有不  
喜未有不悲者也既曰得之不得有命則其未得也何  
必乞哀其已得也何必固戀矣然而未有不乞哀未有不  
固戀者也既曰得之不得有命則其得之也可以公  
人其不得之也可以無尤人矣然而未有能公人未有

思覺齋集

卷之二 論

十一

能不尤人者也若是者徒曰有天命耳彼知天爲何物  
命爲何事哉又况我聖人之得失直一身一家之得不  
得云爾哉固將合天下萬世以爲得失者也我聖人之  
圖得失直匹夫草履之智庸豎子母之權與商管陰陽  
之術云爾哉固將提挈天地經紀鬼神擬桐帝王以圖  
得失者也今夫青蠅經營不越階序騏驎伏檻志在干  
里亦各言其量也然則吾夫子少年如太阿之新出于  
劍如神龍之方騰於蟠亦安得遽責之曰周公幻夢鳳  
圖妄想期月三年虛願求志達道空言也哉嗟乎聖人  
者無意識而有仁智無知誘而懷道濟者也以道德觀

之則仁智道濟正天之所以縱聖人也以天命律之則  
仁智道濟亦聖人之意識知誘而聖人之我也是故天  
命聖人曰爾體仁而屯之而聖人若曰懷寶迷邦不可  
謂仁天命聖人曰爾秉智而晦之而聖人若曰成已不  
成物不可謂智天命聖人曰爾懷道濟而水鐸之而聖  
人若曰不見諸行事不可謂道濟天命若已潰之瀾若  
西曷之日無所不傾而聖人之意若砥柱中流若揮戈  
落日無所不力當是時而設有若微生畝者招孔子而  
詰之曰丘何爲是栖栖者歟無乃不知天命乎吾想夫  
子必戚然悲然無以應也然而天固莫厭也癘痔也

思覺齋集

卷之二 論

十二

草木也天命西牛必戴角馬必被髦鳥必黑鵬必白者  
也聖人呼之彼若甚其聲聖人叩之彼若益其頑豈惟  
聲與頑而已蓋至于身而身近于死者數矣所云聖人  
無死地者殆不然矣蓋至于家而家督天折衰翁穉孫  
子子形影矣所云聖人子孫保者殆不然矣蓋至于魯  
而魯亂于僭竊弑君逐君擅立君者種種矣所云聖人  
所居國重者殆不然矣蓋至于天下而天下大壞沿沿  
者皆足矣所云聖人作而萬物親殆不然矣嗚呼痛定  
思痛其痛更甚吾想夫子自十五而三十而四十而五  
十其間冥而氣化顯而人事所以竭聖人之心力費聖

人之幹旋用動用靜人謀鬼謀可勝道哉而茫如捕風  
竟無影響亦何痛也然後聖人始旋面而嘆御步而返  
規規然而自失也曰嗚呼吾知天命矣蓋至是而知東  
家之丘不得不賤喪家之狗不得不戚尼谿不得不沮  
喪葬不得不付二三子吾身之天命原無鳳鳥河圖也  
至是而知季氏不得不強公室不得不弱往歌來哭不  
得不驗齊人女樂不得不受魯國之天命原無均和與  
安也至是而知東周決不可爲無道決不可易周公之  
夢決不應西狩之麟決不全天下之天命原無關雎麟  
趾也乃遂闢其門敞其堂啓其室吾知天命以七十二  
息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五

收召散魂右命扁鵲治其骨髓陰陽相薄龍戰不休吾  
見聖人與天地兩相映而不相爲用也至是而聖人知  
天天亦知聖人以七十子爲天官以六經爲天統以千  
萬世爲天職居見龍之位謬萬古之蒙論功不在堯舜  
之後稱師反在三王之前則夫前之用逆者是共工之  
觸山也是伯鯨之堙洪水也而今茲之用順乃舜允若  
禹行水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矣然而必需以  
五十年者何也聖人之英銳非馴以三十年不柔造化  
之氣運非歷以三十年不透天地之面目非認以三十  
年不真也馴之柔故道德之純白全矣歷之透故終古  
之權衡定矣認之真故律襲之時措圖矣後之君子而  
不知天命者吾悲焉其自誦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至于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視也斯其用心殫力亦何  
異吾夫子五十以前也哉而庸詎知藏壑之舟埋山之  
壁已爲大力者夜半負之而趨而昧者猶拈花自托  
于隸人之力噫一何其知我不知天命也然而三代以  
下其蒿目憂世之君子多有之則皆聖人所不然者乎  
曰亦不爾也吾觀夫子繫易矣一則曰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而一則曰亢之爲言也知進  
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



蓋以不失正之聖人爲尚消息盈虛之大宗而亦以九龍有悔之一聖人爲逆天轉天之又一法斯又五十學易先天而御之者也

五十知天命

聖人卽古今難明之旨以實證其所至而後天人合一之理君子始洞然而無疑夫古今難明之旨則莫如天命矣天而天耳其形其氣其作用吾了然知其如此爲天也人而人耳其形其氣其作用吾了然知其如此爲人也而或者牽而合之比而精求之曰兩者之間有命存焉天主其賦人主其稟賦者若陶若鑄若火傳若麤思勉齋集

卷之二論

五

祝稟者若取若構若奉遺體若受簡書始吾聞之有怪焉則以爲古者聖人神道設教姑爲是不可稽之語以鎮人心而懾天下耳及讀夫子之言曰我五十而知天命則惕然畏亦默然思而知天與人果不可分而二也嘗試推之夫天地之間但舉一天而山河大地形形色色總該之矣天之外尚復有別爲人者哉要之總括萬有以共完一天而亦可細析天之所以各成種類而天命乃行乎其間矣然而天實不須命也舉目無處非天也其結而爲形體結以天也非天則鳥乎取氣而疾之其動而爲發揮動以天也非天則鳥乎取陽而運之

其妙而爲性情妙以天也非天則鳥乎取神而貫之其遇而爲成毀禍福遇以天也非天則鳥乎取數而定之以其可度量曰天則以其可游衍曰天道以其可抱持曰天德以其可次第曰天叙天豈須命者哉然亦有怪焉賦形卽定一成不易非命謂何紛紛膠葛算譬莫及非命謂何同是陰陽造成象形然繁氣閎氣以爲戎翟禽獸無情廣漠之氣以爲山河草木清氣升氣以爲在天諸象而獨以中和靈秀之氣治而生人尤以其中和而純粹靈秀而神奇者治而生聖人非命謂何且寧獨山河大地有命人物有命也卽天亦自愛命於無極故思勉齋集

卷之二論

十六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中庸曰其爲物不貳斯又玄牝之妙造化之根天亦抱之來奉之往得之生失之死順之清寧忤之震盪豈不亦至章明顯著矣哉然則無人而無天無天而無命有真聰者耳及之有真明者目及之而夫子獨曰五十而知天命則何以解哉噫眇矣夫子曩易曰乾知大始而朱子爲之訓曰知猶主也斯可以借觀矣吾嘗謂定哀之間無天何者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霸冬也冬卽蕭條窮寂乎然不可不謂之天也至定哀之間霸圖亦盡人心斷泯而日虞淵矣而天混索矣而人思勉矣而羣生草菅矣

嘉祥而成絕德史闕借馬何盛專而成曠古想其時天地神祇容與扈冶止儲精以爲夫子又散精以爲七十二子自此以往若一切任其惡氛雜氣推盪凝合以就宇宙而天若不與焉故曰定哀之間無天天在夫子也夫子十有五而志學是謂天開於子矣其象屯其卦爲復復夫子三十而立是謂天地定位矣其象恒其卦爲臨夫子四十而不惑是謂太宇定天光發矣其象觀其卦爲泰及夫子五十而後純陽充滿聖不可知剛健中正是其作用純粹以精是其命根其象大有其卦爲乾而夫子于是大明終始乘龍御天矣此時陽而委轡陰而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三

專成則天之魂魄非其故矣夫子乃修易以揭其乾坤健順而天之魂魄寧此時宜命而勢宜討而福則天之性情非其故矣夫子乃作春秋以端其好惡又刪詩正書以道其典常而天之性情理此時上而崩蝕下而沸騰則天之職官非其故矣夫子乃雅言經曲以章其貞觀而天之職官飭夫子之憤樂循環正其爲命不已也夫子之一以貫之正其爲物不貳也至是而定哀之時之天無以異於欽若之時之天一點昭昭而其中天地原是尊卑矣日月原是滌朗矣山川原是流峙矣百生原是阜成矣其效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凡在生育

莫不有以保合之整齊之卽橫達萬里其教愈明卽遊數萬世其理不易卽物類之中自有狹倫鑿齒焉封豕脩蛇焉卽人類之中自有窮奇渾敦焉樗枿饕餮焉然而如此爲天如此爲命不啻揭日月以行而其間晦蝕側眇第以證陰陽之幻變而無損吾常焉則天之所以爲天豈非一經夫子之割正而永無愆愆矣哉彼從古以來唐虞三代亦更迭知天命矣然未有光明洪遠如我夫子者也假使天自天夫子自夫子則天聰天明天精天粹何以悉會而成夫子而夫子從布衣窮老之中起爲天下萬世經綸三才又何以萬靈帖志神祇允若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六

若印之抑壚方輿之方圓與之圓也耶故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但隨其厚薄大小以自證於天耳是故賢者卽身以調天命于是有伸性以抑命則庸愚不肖亦證聖功於是有伸命以抑性則委形具體皆成神理斯其知天命也近取諸身以奉秉彝而君子謂之事天之學大聖卽天命以完其身于是以靜復爲天根則天子我乎潛神於是以動和爲天用則天子我乎顯道斯其知天命也大而化之範圍不過而君子闢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嗟乎通于夫子之知天命者可與微論道術矣夫道不變則天不變天不變則我亦不變何也

總之托天以戴竟乘天以效體因天以遊神則在在天  
在在我也時時天時時我也故孔曰樂天孟曰立命斯  
不亦塞宇宙焯三光與太虛相無窮也哉而或者曰修  
性以歸真空則爲人天導師又或者曰鍊氣以翕元神  
則與天地不朽斯二說者吾未知其究竟但見在一體  
之天而乃析之目前須臾之景而乃馮之吾懼其爲棄  
天褻天且陰而竊天也則之二氏者雖馮其精神各有  
所成就而吾意其眇細矣此與夫子五十知天命者當  
不同日道也

志士不忘溝壑

思勉齋集

卷之二論

九

君子處衰世而能伸其志者惟有所不屑于世也其能  
不屑于世者曰其神定曰其識達夫鎮之而愈搖者神  
也張之而愈局者識也而君子何以能定之達之乎則  
請循其志之本夫志未易言也非通于一鱗矜于一激  
憤于一逞便謂之志也曰有志則必自其天性之中胞  
固凝一意所不欲躬所不爲如日月之必燿如雷霆之  
必震非如世俗妄庸之人泛泛東西可沈可浮苟然而  
已及其讀聖賢書見古今事忽然大寤如亡子得親容  
嗟涕泗手舞足蹈俱不能已故或終夜以思或仰屋而  
嘆一欲見諸行事一欲垂諸文章亦不似世俗妄庸之

人縱書破萬卷學窮三冬而始終成就要不一瑣瑣  
不肖之人而已此所謂志士也夫天下陽與陰對吉與  
凶對有志士卽有汚世與之對斯亦從古之定局白黑  
之常勢也有對斯有反有反斯有仇今也舉一世而與  
志士爲仇于是一世之妄庸論誦訛協比其鄰而志  
士特立其間反若異物然者排之擯之斥之辱之君以  
誹謗異趨而罪之相以鳴仗斥馬而嚇之又或以鈞黨  
清流而錐之或以伯鯨梓直而呻呻詈之舉宇宙之大  
幾無以自容而志士自信自足自寬自解亦不求爲之  
容故常落落而處浩浩而歌則曰知我者其天乎而亦  
時低徊自傷慷慨擊節喟然嘆曰容我者其溝壑矣斯  
何其高潔伉爽烈日凜霜之概旣如彼而鼠憂闕恤支  
離飄泊之感又若此也曰此所謂志士也夫志之爲文  
從士從心士則盡乎品矣心則盡乎士矣今夫數仞之  
樹結根山阿猶足以凌風寒傲霜雪而矧士也仁義禮  
智根于心者乎是以獨立不懼遷世無悶蔬食飲水曰  
樂在其中炎瘴沙漠曰無所逃命刀鋸梟鏑曰吾事畢  
矣彼爾字鬼瑣之輩浪自勞神以相剪覆而君子以志  
歸我以身付世當下自明不煩再計故曰其神定而以  
士清明之心視妄庸醜觀之心何但徑庭也且霄壤且

思勉齋集

卷之二論

三十一

隔世彼妄庸一有染指耽耽逐逐戀不忍捨如赴火之蛾如逐羶之蠅不并命不已而以志士視古今宇宙之中何物不盡何物不同溝壑卽桓司馬之石柳秦始皇之驪山于朽骨腐齒何裨纖毫而獨此不忘溝壑一念耿耿餘神自長留天地之間鞭雷霆而駕日月耳故曰其識達嗟乎是所謂志士也

志士不忘溝壑

君子之志能必伸者不以世累身又不以身累志也夫宇宙之內有三品焉合榮華懋粹而爲世會痛痒若樂而爲身秉清虛高眇而爲志而人品亦卽有三焉有止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三二

見世者有見世因見身者有不見世不見身而獨見志者嗟乎無世安有身無身安有志而志士乃不見世若身哉噫此未易言也士獨無志耳有志則知之矣彼世之累身也如垢膩然着卽染染卽牢不可過也而身之累志也如厲崇然衰卽乘乘卽迷不可脫也是故志與身世不兩旺之勢也彼伊尹周公得時行志如曠日中天照耀炬赫世旣受轉身亦自泰丈夫遭際如此從古至今有幾哉而且不觀止見世者乎寵利當前五色無主角肩詔笑自國婢奴甚且新室符命石晉抽戈樓胥趨之恬若兒戲身家宗族浪付一擲正如商丘間之客

范氏赴火踏水捐命爲之而究所懷來原無所主此若糞蛆穢鼠目不知有身安問志哉而乃有見志因見身者姝姝媛媛陰類穿踰學一先生亦稱古昔托一權倖畧示異同而植根盤據堅不可搖玩妻弄子自喜得計若斯者小人也鄙夫也無志之徒也由斯以觀志士斷可知矣若夫時命大順上下交忻志士獨非人情乎亦寧必偶偶涼涼極身無二然後快于心哉則亦能金玉其身豈璋其望光寵其交遊昌明其子姓矣正謂千里長江逆折則沸垂天鵬翼以怒而飛耳是故世能使常者變我必欲使變者常世氣愈激盪則我志愈精明我志愈精明則吾身愈不可苟吾身愈不可苟則溝壑愈見其安帖矣蓋志士于此見之甚明思之爛熟彼以爲人世可以因我辱我擠我殺我者不過橫尸溝壑而止而我以一身塞世之責快世之愠者亦止橫尸溝壑而止人世豈有兩溝壑哉我豈有兩身哉我亦何懼况我適丁其窳矣父母生我之時天若命之矣我始先期于溝壑以俟天之定乎而獨是此心此志天以界之性以乘之誦讀以証之內省以白之以之矯世則世正以之措身則身安吾又安能下徇一陰濁之世淫慾之身而自喪吾寶也哉彼從古以來殷廷之竅首陽之薇孔父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三三

之色屈平之騷以至一切磊落奇偉之氣掀天揭地之  
畧通神泣鬼之誠皆此物此志也抑其身于溝壑之下  
者正所以伸其志于九天之上也嗟乎當其志與身世  
兩相衝盪之時假使罅隙逗漏世味少入低徊沉吟眼  
孔畧小則七尺之軀便牽引而去矣又安能得此至潔  
至穩之地以奉吾身而又使一身無主目安靡麗耳安  
淫哇四肢安華靡則一生名節畢世精神皆壞敗而不  
收矣又安能生爲志士沒爲明神卽千百載之下猶英  
英生氣結而不散者哉吁爲士者視此宜何從也

用莫大乎玄默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三

論曰大將之勝天下者必天下不知其勝者也夫我有  
勝謀而人知之則人必備之人備之而我行之則敵  
反爲主我反爲客而勞與佚飽與飢堅與瑕其局各換  
也是以大將之道日接幕下日訓士卒甚之日入敵間  
而獨于制勝之妙訣目自營之心自成之氣自注之而  
瞬而不語意而不吟若此其慎也卒之倏忽之間兔不  
及走鳥不及飛而颺起雷發疑鬼疑神士自錯愕我正  
談笑而敵已在吾掌中矣噫嘻神哉非古者神武之將  
孰能與于此哉吾甚有旨乎經所云用莫大乎玄默也  
夫兵而必出于仁義必主于不欺必謹于不殺二毛不

勢不成列也而後可是宋公不敗于泓子反不殺于楚  
而成安君不死于泚水之上也夫業已操兇器統兇人  
行師之日士大夫白冠而送我君以喪禮而處我矣  
對壘之日有我無彼有彼無我彼笑卽吾哭我笑卽彼  
哭矣而呼吸之頃尚曰我時雨之師也而不當詐不當  
詭也乎哉是以大將之用必在于玄嘿也夫邯鄲之路  
岐矣而兵出井陘不能出李左車之料馬陵之徑秘矣  
而日暮軍過不能逃孫臏之弩甚矣敵之善意也然此  
猶遠近之間趨利之勢可揣而知耳若夫使者目動言  
肆而吏駢卽知秦師之將遁夏人卑言請伏而范仲淹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三

卽策元昊之必來然則意色皆可漏洩觀望亦有兵機  
而可以不密也耶是以大將者握樞於心轉數于外敵  
可愚也吾以愚嘗之卽敵智將也而吾又借其智以反  
嘗之敵可滅也吾以滅當之卽敵勇將也而吾又借其  
勇以反滅之總之吾之料敵也若神我之匿形也若鬼  
一縱一收一閃一閉豈惟敵人不知卽吾士卒亦不知  
也卽我偏裨亦不知也又卽我謀賈策士慈子愛姬亦  
不知也是故猶子骨肉也以請計進而今曰別有旨此  
謝安所以成淝水之功也謀士腹心也以謀事進而今  
曰難助此曹操所以爲孫吳之亞也偏裨手足也下破

敵會食之令而尚有多殺兵之疑此陸遜所以有白帝之捷也他如陰陽顛倒以玩弄敵人攻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虛矣而示之實實矣而示之虛如贖之滅竈如詔之增寵如信之木罌如道濟之量沙如楊素之委敵斯皆有玄謀神筭未戰而先勝是以凱旋飲至策勳而成功名于天下也嗚呼玄嘿正難之矣法不曰其躁可激其仁可餌其怒可乘乎是故我藏之而敵且形之則藏之恐不固也我匿之而敵且多方以誤之則匿之恐不堅也又我覆之而我不勝其技癢也片其覆者而洩之我秘之而我不勝其陽堅之愛如姬之寵也并其秘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三

者而竊之則我覆我秘無乃反以其國情輸敵也故曰藏山于山藏天下于天下藏雷于澤藏龍于淵夫然後謂之真玄默耳然用莫大乎玄嘿是矣高祖光武同以銘達稱而得天下宋太祖將戰必鮮明甲仗令敵識之則又何也吁此亦所謂兵無常形者乎

思勉齋集卷之三

策

將才

為國之道有脩有機相端委而脩之廟堂之上將受鈇而攘之四封之外而後內順治外威嚴故俎豆軍旅道有本末冢宰司馬任有輕重而要以經常緯變國家倚注則將與相等古者將相不分為兩是故陳丹書之尚父即牧野之鷹揚者也定禮樂之周公即東山之專征者也自文武分而中外異相君職在調元儒者詳哉其言之而將術卒無傳焉孫武吳起之流各自著書以明

思勉齋集

卷之三

一

武畧而義不雅馴言鮮可取嘗總數六藝得其大者於稽將術不越三言周書之誓師也不曰尚桓桓如虎如熊于商之郊乎則將尚勇矣論語之言行師也不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乎則將尚智矣易之繫師也不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乎則將尚慎矣夫勇之言敢也計不旋踵義不反顧氣如飄風聲如雷電所以為敢也而恭迅則傷智智之言謀也勝定而後戰鈴縣而後動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為之以翕而應之以張若鬼之無跡若水之無劍所以為謀也而恭巧則傷慎故知也勇也慎也之三者妙用之則相須述求之則兩病托不御之

權則伸縮如意而事舉遭掣肘之勢則志意未白而禍至矣故曰行斬無疚于心不必其牽于跡事斬有濟于用不必其耦于眾斯為真能智真能勇真能慎矣古之人有藏大勇于知慎而旁或笑其怯卒之處女脫兔敵不及距而功名大白者有之矣則李牧趙充國其著也古之人又有寓知慎于大勇而眾或病其輕卒之使舜禹復生無以易此而家國俱泰者有之矣則郭子儀薛仁貴其著也蓋李牧之藏匈奴也計在徃之使不吾慮故令軍士虜入則收保有捕虜者輒殺如今且日市牛酒饗士為樂士莫不願得一當匈奴卒乃一舉大創終

思勉齋集

卷之三

二

趙世無邊患則牧之以智而勇者也趙充國之攻先零也計在被散之使不為吾後憂故自許無倫老臣馳至金城圖上屯田十二便宜即天子屢詔詰問不為動後乃羌寇自困振旅而歸則充國之以慎而勇者也郭子儀之却回紇也計又在奪其謀彼其視葉護君臣直以為嬰兒之可玩弄而頽之則喜斃之則啼故不惜以身為餌而今公朝來回紇夕解則其智而奪謀之效矣薛仁貴之定鐵勒丸也計又在折其氣彼其視驍健數十騎以為蕞兔之可獵取而縱之則患生急之則立潰故不復泥於小敵之不可食而三矢一發天山自定則

其智而折氣之效矣嗟乎必且謂虜擊爲是匿爪爲非則牧與充國之事去矣又安得此殲二虜而緝邊疆者乎必且謂持重爲是輕進爲非則仁貴與子儀之事亦去矣又安得此折馬捶而下強寇者乎以古律今其則不遠乃今日閫外一何乏才之甚也營伍少勁卒邊鎮多債帥撫劔疾視動輒脫中其勇也勇於犯上而烽燧一舉旋而悚息又何怯也權門太山自比走犬其知也知於依托而授之握筭罔知縱橫又何暗也帕首道旁屏氣磨折其慎也慎於逢迎而名實荒廢莫可致詰又何肆也故論將於今日寧獨乏賀若弼所云大將哉卽

思勉齋集

卷之三 策

三

求騎將千不得一矣卽求鬪將百不得一矣往者天子東憂倭北憂敵西南憂播酋當食拊髀願得頗牧而韜畧雄悍之士終不可得及遼陽一蹶失我元戎墮損國威莫此甚而王之爪牙於是爲貴矣乃今之議者則曰今天下非無智慎勇之將也勇有時折智有時昏慎有所踴襲爲故事以至此也此其意似專咎夫將將者夫趙之任李牧也市租悉以供幕府不從中覆趙充國有漢宣以爲君魏相以爲相所上計議輒得報可郭子儀三朝元宿閫外便宜得自制之薛仁貴時諫鄭仁泰二將協謀勢不旁撓則古人之得成功名者亦何嘗不

信心信意獨見獨知捐嫌疑之迹以就此烜赫之譽者乎今以四海爲網羅而動曰無將才吾不信也國初開天謀臣猛將如雲如雨茲不殫舉卽如土木之變天下幾分矣提兵宵往清風店一戰而邊騎奪氣者非將才也耶又如逆濠之叛天下又幾分矣提兵扼要南呂一感而叛人自潰者又非將才也耶乃至今日而東西莫支事勢掄揆卽見爲東存屬國北靜強敵南殲逆酋要亦惟是天子之鐘鼓實式靈之武夫其誰能曰實不佞力而拘諸原也夫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平居庸豎賈人盡得開幕府而握虎符一旦緩急錯愕不任

思勉齋集

卷之三 策

四

謂國家何然則何養兵之爲也愚以爲致此者下之病有二而上之失振作之術者有三下之病曰本業不肄也曰曠悍不馴也上之失振作之術者曰文吏太貴也曰倖賞太啓也曰束縛太嚴也請得明之杜甫詩曰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說者以爲誌變也非美也今日似之矣武弁子弟以純袴爲樂以蹋鞠六博爲能而以弓馬爲恥其一二稍黠者乞名士大夫妄意詞壇然則農夫不耒耜而文士不鉛槧乎是謂本業不肄蘇洵曰古者聖人絡馬而牽牛虎兕終不可用故放之于窮野蓋言御將之術也今文恬武嬉承平日久武畧厭畧畧



似庭羸間有粗力卽便跡弛上以要君下以陵士力卽  
扛昇於國家何有而蔑視無忌至此漸不可長然則宋  
萬不死于陳而呂布不誅于魏乎是謂獷悍不馴茲二  
者下之病也下業負其病而以要上曰上乃棄置我實  
難語曰敗軍之氣終身不復然則武事之貴養氣明矣  
今之文吏非有張奐孔奮之不欲又非有韓琦范仲淹  
之忠智也毋亦是朝廷之章服以寵異而粉飾之而情  
態頓異威福橫生踐踏介冑不翅土芥故將士之中卽  
有狄青張俊之才氣不奪于鞭撻之威卽消于奴使之  
下矣故曰勇有時折則文吏太貴之過也語曰末世之  
思勉齋集

卷之三 策

五

巧以其智多然則一心營職而良將出矣今日之事賊  
有狐社有鼠有援于內卽庸劣登壇無庇于中卽才能  
不叙然則偏裨之寶安得不在大將之家而鎮帥之穴  
又安得不在權倖之門乎力百役於營私而智復精於  
武備卽李光弼岳武穆不能故曰智有時昏則倖寶太  
啓之過也語曰孟賁繫手女子勝之騏驥縛足駑馬先  
之然則寬文法省條例而人得展布矣今且搖手觸憲  
舉足投網爲愚不肖於繩之內卽賀蘭進明受信地之  
賞矣爲賢智於繩之外卽陳湯服矯制之誅矣彼疆場  
將吏方兢兢循故事避彈章之不暇而敢窺敵制變以

立功名乎哉故曰慎有所踵襲則束縛太嚴之過也茲  
三者上之失也上業有此三失而鞞鼓一動輒歎曰天  
下無才愚以爲亦過然則今日而欲得將才必也簡汰  
精儲養裕而後勇知慎之將庶幾得乎不然俟百戰而  
後猛將出抑亦晚矣

保吳

常謂天下而習於戰非國之福也天下久不習於戰而  
遂至忘戰則亦非國之福也夫天下而習戰則不可從  
事于安彼其以翻焉勃焉之氣旦旦以幾倖我之有事  
而思用其所未逞則上最病天下而忘戰則不可從事

思勉齋集

卷之三 策

六

于危彼其以靡焉欲盡之氣聞叫譁則股栗見白刃則  
胆喪而曾弗能以一矢相加遺則上亦病是以爲國者  
當其習戰則能馴而擾之使其爲我用而不爲我難當  
其忘戰則又能振而作之使其不爲我難而因收爲我  
用然後剗述之道盡而國家可以長無事也執事發策  
慨然追吳昔日之強念吳今日之弱欲爲之規萬世慮  
永衛神京藩于東服甚盛念也愚請得揚厲其說而行  
一得焉夫吳故用武之國也昔在春秋栢舉一戰楚昭  
出亡黃池爭盟晉侯避席至於於越則固春秋耀吾軍  
士而以鞭笞使者耳此其強載於春秋傳者一也漢末

鼎沸羣雄並起曹操吞噬十有七八而赤壁一炬終身不敢謀吳卽以蜀之險先主之能而陸遜偏師搗破其營崩蹙七百餘里此其強載於三國志者二也他如淝水之捷淮南之勝又不可殫舉矣今天下共承一帝三吳生聚教訓二百餘載非如曩之日敵敵於干戈也又高皇帝爲三輔根本遠慮千里之間沿海衛所身臂鈞繩周悉無漏非如向之四面敵國支吾不逮也然其土綿力薄不能自完則今茲爲甚矣往者海氛爲孽王直跳梁虔劉我人民蹂躪我郊甸攘奪我玉帛吾意王直么麼小寇耳其所聚無賴烏合耳孤軍無繼深入內地

息勉齋集

卷之三

七

舍舟登陸去長就短當此之時老之可斃饑之可斃圍之可斃或邀之原野可斃或扼其歸路可斃而吳人惴惴健者鼠竄弱者血刃連年荼毒竟無匹馬半策之用嚮也北面與天下爭而有餘今也爲一寇敵而不足嚮也并人國而有餘今也聊以固吾圉而不足強弱相反前後懸殊此執事所爲疑而慨然有異日之思也然愚以爲吳之可慮者要自有在若此則不足煩執事憂矣當吳之強於春秋也則有如孫武伍員爲之謀有要離慶忌專諸之屬爲之戰是以南北蕩突幾霸天下倘此數公復起今日則謂吳能靜乎當吳之強于三國也則

有如周瑜陸遜張子布爲之謀有諸葛瑾徐盛之屬爲之使有凌統黃蓋程普之倫爲之戰是以淮南分割遂成鼎踞倘此數公復起今日則又謂吳能靜乎吳業不靜卽強矣爲豪用耳于縣官何有焉然則吳人之弱殆涵濡之餘太平之象而非主者之慮也然而吳之縱弛則今日爲甚矣士靡於文巧而剛毅之節不先民靡於機利而堅忍之性不立風俗靡于馴喻而同清之化不若今聖明在御六合同風幸而無事耳萬一桴鼓一聞方內稱警則吳且能爲漢之雍丘乎吳且能爲唐之睢陽乎吳且能爲宋之襄陽乎何者砥柱旣傾狂瀾自倒

息勉齋集

卷之三

八

則亦漸靡之勢使然也然則今日之吳幾不可從事于危矣固宜屢執事蒿目之慮哉茲欲四郡連衡自成首尾綏則地自爲戰城自爲守急則擊首尾至擊尾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茲法也竇融嘗用之于河西矣而光武以中興張寔嘗用之于涼州矣而元帝以分王吳苟能是不亦陪京之右翊而神燕之雄藩也哉茲有道于此請得執事之于前夫欲地自爲戰則莫如申保甲之法而厲其禁欲城自爲守則莫如慎守令之選而與其權欲首尾相救則莫如簡材官之雋而異其等何以明其然也夫保甲之法始於商君而成於王介甫其收

司相坐微似刻覈要以耳目互察奸細必糾爲善於家  
可得而賞爲惡于幽可得而誅不可廢也以高皇帝之  
神聖猶隨而行之况在季世而奈何弁髦無惜誠申明  
其制一區爲甲十甲同保賞有同榮罰有同辱出入相  
友守望相助而後村自團聚鄉自蟠錯則趙元忠殷州  
之事必復見於此故曰申保甲之法而厲其禁則地自  
爲戰也夫郡有守邑有令所以爲吾民父母師率也夫  
民之愛其父母敬其師率也舊矣而一旦讐之怨之不  
憚以其身與之俱靡無乃其上實甚若是則雖有金城  
湯池猶之莫與守也誠得慈惠之長明信之師拊循其  
思勉齋集 卷之三 策 九

貧者弱之媒也今執事亦念吳人之不聊生乎貢賦盡  
于天府機利窮于市廛農夫終歲耕而莫得飽紅女終  
歲織而莫得衣十室九空邪暴間作矣夫貧而趨于弱  
猶可言也貧之極而使民心動不可言也然則今日之  
事其亦寬租賦通津梁選忠賢詰奸慝而又峙糗糧廣  
儲蓄之爲兢兢乎昔人曰欲以爲繭絲乎欲以爲保障  
乎想主者必能辨之矣

吏治

慈溪王公視嘉定政甫月餘卽進邑諸生試之間所  
以安集教化之道而諸生迫於日晷困於經義弗克  
思勉齋集 卷之三 策 一

對也卽對弗詳也徐允祿曰古今共患苦俗吏不休  
今吾邑患遼天地之福以得明府若此士曾不知披  
情見慄挾藻摛辭以附於穎川門卒之義士之恥也  
祿卽異庠又推不文乎然師保臨之矣因言而就正  
譬之素躡而得玉祿又何愛焉於是作擬策對

今天下所大患者上下交弊也上下交弊者下多懷悴  
之民又苦無賴而上之經制失議論煩上之所以托國  
者下也而今也杼柚甚空澤骨甚積操行甚惡而萑苻  
甚聚十分民而窮民得其八又十分民而弊民得其八  
此時卽有堯舜亦難遽理然則上將不托國乎曰何可

然也是在上省議論脩經制以大黜民而後乃可圖治也下之所以寄命者上也而今也蠲澤而漢之冠虎而牧之廣爲阱而罔之多起工而罷之痛苦太息之士愈多於朝而疾首無告之民日增於野謀言日高商工日下近計有餘遠計不足矣然則下將不寄命乎曰何忍然也是在君若吏恤民之所以窮營民之所以弊曠然大悟真爲百姓請命而後經制可定議論可省也執事慨三吳之凋敝懷天下之隱憂進諸生而策之將圖所以起弊維風足國裕民之計生也陋不足以承明問廣德意然業已命之矣其何忍無言而處此夫天下所最

思勉齋集

卷之三 策

七

重者曰風俗昔者堯舜在上比屋可封桀紂在上比屋可誅惟比屋可封是以三后授受異姓代興而四海寧輯乃若弗聞惟比屋可誅故以累葉之主明聖之嗣一朝掉臂去之改事他人惟恐不速也此風俗之大較也今之風俗亦極敝矣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當家者不言農桑而言任俠爲士者不務誦讀而養交遊家無擔石乃飾冠劍親食半菽寧具賓客而又其甚者少年之聚長者見侮浮薄之會愿者得嘔貴少惟舞黃髮自匿矣無賴箕踞方正自退矣而又其甚者布衣賤賤持吏短長白日鳴集則切無憚誠有如明問所及者

然愚以爲不難治也範俗則用禮防奸則用刑也夫民誰無良心也彼其德色于借鋤諄語于取帚鮮衣而美食侮老而傲長或者非其性也韓延壽用禮教治東郡而東郡幾于三代何者動其良心也今周禮黨正州長之教自在方冊也皇祖之訓自在令甲也賢士大夫之家法自在遺俗也爲上者誠躬而率之時而訓之勞者賞之怠者罰之民宜有動也此執事所謂化誨者是也夫民誰無畏心也彼其小而穿踰大而剽奪任俠則殺人武斷則傲吏或者非其素也趙廣漢以鉅鎗治潁川而一郡之奸黨大散何者起其畏心也今刑書在籍可

思勉齋集

卷之三 策

七

案也刑具在庭可用也嘉石在市可設也爲上者誠不以深情而惑不以彼此而移不以喜而輕出不以怒而妄入民宜有懼也此執事所謂儆畏者然也愚故曰範俗則用禮防奸則用刑也如是而道德不一風俗不軌者未之有也夫國家所最急者曰賦稅昔者三代之盛則壤成賦三代之衰田爲汚邪唯則壤成賦故以戰必克以守必固水旱有備好用有需而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典樂唯田爲汚邪是以戶口日減盜賊日多軍國之出孔日甚司農之入孔日涸也此賦稅之大較也今之賦稅亦極敝矣民日輸而官爲府官日輸而邊爲府小

民一歲力耕幾何歲入幾何入口需之以養往來藉之以給國賦倚之以供而又以其餘潤汚吏之橐矣又以其餘待水旱之變矣又以其餘赴征繕一旦之急矣以故富者必貧貧者必窶矣而卒也民既大困國亦不舒司農少蓄水衡無藏民有必死之心國無自支之術有如明問所及者然愚以爲治之道也擇郡縣之吏以養民謹出入之節以養財也夫郡縣之吏於民至親也一郡各有便宜一縣自有風土民以告吏吏弗爲沮也而以咨監司監司以告六卿六卿素信吏之賢弗爲沮也而以許小民則賦役何患乎弗平稅課何患乎弗起

思勉齋集

卷之三 策

三

水旱何患乎弗裕此其說在劉晏之論理財以養民爲本是也夫出入之節所關于財不小也今日之毫釐卽他日之千萬今日之權宜卽他日之功令吾謹其出無縱也財終無自匱矣吾謹其入無濫也民終無自窮矣財業不匱何取其歛民既不窮何忍作慝此其說在蘇軾之論無忽其毫釐而積之是也愚故曰擇郡縣之吏以養民謹出入之節以養財也如是而恒產不立府庫不充未之有也愚獨悲夫言治者匿其旨也刑各之家喜言一切學士之論務爲迂遠是故所當出爲化誨者也而以刀鋸代禮樂則見爲酷矣所當出爲警畏

者也而以包荒遺馮河則見爲懦矣酷弗德也懦弗威也而風俗何繇而正無制之國貴在培克罔民之主恣爲驕泰是故郡縣之吏弗擇也樹其乳虎民斯畔之矣出入之節弗問也任其狼戾民斯疾之矣畔則敵也疾則仇也而賦稅何繇而定上下之間業已交敝而極壞根傷於內枝披於外而于是有救弊之臣不勝其慮而分之爲保甲之說者意主于禁民奸便也第恐惡少因官以市權而乘勢以漢民則奸更山積也然而糾司之法固鄉遂之遺也不可以熙寧廢也議更立社學者意主于道民善便也第恐習染已深視爲文具揖讓講習

思勉齋集

卷之三 策

四

之節適足以供敵民之笑增愚民之惑也則何益然而制助於聖祖而教諭于童蒙有司苟設誠而致行于禮教不小禪也又議西北水田東南水利者意主于業民而裕國便也愚以爲事勢最易明也夫東南水利具區在腹大海在東其利可知其害可見也今第大其浸令之可受疏其支令之可洩旱不虞復水不虞溢此有司按成迹而行之事耳而特設憲臣特費金錢憲臣已兩遣矣金錢已費萬萬矣而三吳水利卒不得其要領愚恐爲問秦之鄭國笑也則諸臣之計過也至西北水田又何可輕議也大役旣興連年未解天下一動不可復

靜昔者漢元成之間河決瓠子再決金隄至要害也至可虞也賈讓上策猶見爲神人不宜爭處直棄之便今日當事者何獨不此之慮而爲見卵求炙之計不大謬乎大約爲天下者猶爲室也作室旣成毋輒議改稍有移動損敗必多是故清淨治漢變法禍宋漢襲秦而久長新祖周而速壞又况創事之難五守法之便三也權制于中撓一難也議分于異同二難也機伏于未然三難也功藉于巨費四難也積底于曠歲五難也而守法者吏習而民安則便補敝而救偏則便少言而多效則便是故治不欲分也議不欲雜也寔心而主之隨方而

思勉齋集

卷之三

五

救之因勢而道之順時而行之真欲養民雖刑書何損于惠真欲教民雖獵較何嫌于同此謂寔心而主之者奢國則示之儉儉國則示之禮役苦西北吾劑其力賦患東南吾恤其財此謂隨方而救之者俗告許吾因而散朋黨吏舞文吾因而爲耳目不輕爲不重發此謂隨勢而道之者結繩不可以理秦何必泥古綿叢亦可以安漢何必非今以家觀國以國觀天下此謂順時而行之者如此而君民兩困上下交敝未之有也愚故曰欲天下治莫如脩法制省議論欲脩法制省議論則莫如恤民之所以窮營民之所以敝寔加之意也

終

思勉齋集卷之四

策

籌邊

敵無小而可狃也敵無大而可揣也狃則輕敵輕敵則自弛而其究也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夫毫末可斷也尋斧柯而不缺則折不可言也揣則重發重發則自擾而其究也未疾未瘳先成疴麻夫未疾無害也至疴麻而元氣內耗不可言也兩者皆國之大患而揣之患甚於狃夫狃者東隅一失而已迨至不可狃而赫然憤發可以桑榆收也揣則盈庭莫決衆議為政營營焉擾擾焉

思勉齋集

卷之四 策

以四海之力而不收一隅一鎮之用則不至潰敗糜爛也者幾希矣以今日邊事愚恐其以狃始而以揣終也而在事者曾不以為意也聞有告脩邊牆嚴堡堞者多虛文為護也一日鷓鴣豕突如拉枯折朽豈足怪哉此吾所為狃之患也東隅之失也然而已成事不說矣愚獨慮今日所以應之者非上策也夫今之在事者能如趙將李牧之人保脩我垣屯訓我士卒敵攻不足我守有餘敵入則我堅壁敵出則我追截敵急則我自衛敵懈則我搗巢此但一遼東將軍之任也即不必煩朝廷之遣將即遣將矣吾意受遣者能如晉將馬隆之討樹

樹能募材勇教車戰倍道兼程一發破 即不必煩朝廷之遣重臣即遣重臣矣吾意當任者能如魏臣司馬懿之拒蜀師守信地遇衝突但止敵鋒不期我勝即又不必重擾朝廷騷動天下矣而今也出朝廷之大臣集所在之宿將選各邊之銳卒竭司農之金錢分餉鎮之戎防噴廟堂之煩議無乃揣揣已甚乎夫一邊猖狂輒揣自擾愚恐兵聚糧竭將有內患也

兵食

大兵與食勢相待亦相盡也蓋無兵孰為守土而生食無食又孰為召募而養兵故曰相待也而兵之弊也食

思勉齋集

卷之四 策

必耗食之誦也兵必潰故曰相盡茲欲於相待者兩收其用於相盡者而各通其窮是何術之遵而可愚謂以裁制兵勿使其多以開制食勿使其少而已何謂以裁制兵夫同民也而吾以兵募之豈非謂其材勇兼人器械便習也哉夫材勇兼人器械便習者十人而不得一焉百人而不得十焉吾下令而募之必以是為準其弱者不得與則吾所養者皆其可用者也而就食於縣官者寡矣食于縣官者寡則食足以募兵養兵而兵不至於耗食何謂以開制食夫同食也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豈非謂其利孔可濬利塗可廣也哉夫利孔可濬利

豈可廢者屯田積粟得策之全焉入粟塞下亦得策之五六焉吾設誠而行之一以食爲務其凡耗食蠶食者不得舉則吾所開者皆其爲足兵者也而歲歲於縣官者多矣藏於縣官者多則兵可以宿飽而食不至以兵潰要之有治人無治法如上有英主下有計相內有憂國奉公之樞佐外有便宜利主之將軍則兵必精食必足中國常尊嚴四隅常懾伏萬萬無虞已不然而君臣泄泄如乘破舟聽其所之而畧不動衣袂之戒賤衛兵不足而召募額餉不足而破餉甚之兵日增一日餉日減一日無事則游手之人皆精兵有事則持糗之士皆思勉齋集 卷之四 策 三

選將練兵

市人也固不待問矣  
今國家所以雍容朝堂無懼于邇無驚於遠無怖於倉卒無憂於包藏者夫亦曰敵愾受事吾有將在披堅持銳將又有兵在也設使無兵無將而徒以虞階之干羽周棄之揖讓語于人曰此可以爲國也雖至愚者必笑之矣然使樹三尺統袴之子弁之纓蓋而建之牙纛曰此將也驅一市烏合之人連之什伍而比之干戈曰此兵也則雖至愚者亦必笑之何也有兵將之形而無其寔也然則兵將豈非國家之司命而選將練兵又非有

國者之上務也哉夫九方畢相馬而牝牡驪黃之不知爲相其神也吾取以爲選將法焉秦豆氏教御而二十四蹄所向如一謂設其準也吾取以爲練兵法焉選將而得其神是故禁中可以出頗牧臨刑可以識大將若蕭何之奇韓信直以晤語得之豈必太公八證始可以盡士哉練兵而設其準是故宮城可以赴湯火鄉人可自團結若李抱真之教澤潞止以弓弩制勝豈必晉文被廬始可稱節制哉今以騎射發策選將以步伐止者練兵吾不以爲不得士也但騎射發策爲容耳選將者必覈其途而後神之相也多則發策騎射而外盡通之以薦舉召募乎步伐止齊爲形耳練兵者必嚴其令而後準之設也定則止齊步伐之中盡輔之以賞祖戮社乎不然而吾恐東縛朝士者非債帥則乳臭子而紛紛比伍者於兒戲有餘於定用不足也夫國托於兵將而兵將出於選練當事者其勿以故事視之空文相漫而國永有賴也已

陣法

楊子雲嘗云斷木爲棊椽葦爲鞠亦必有法而况于行師臨陣呼吸繫存亡者乎是故軍必有陣陣必有法所從來矣吾所怪夫庸懦之將迂腐之士知法而不知法



法也今夫黃帝井陣風后握奇孫武奇正吳起鼓旗以  
至諸葛八陣李靖六花孰非陣法也孰非古之神武近  
代之豪傑所以制勝無敵于天下者也然而善用兵者  
辨其分數相其形名進以鼓麾以旗紛紛紜紜揮澤池  
池而實堂堂而實整整散而不可載混而不可亂弱而  
不可撼卑而不可乘未嘗號于軍曰吾今日為握奇為  
八陣為六花也然而握奇與八陣六花者舉不出此也  
善乎孫子之言曰兵形水也水之行也因地而制流兵  
之出也因地形而制勝是故兵不必言陣也而必有表裏  
首尾馬必有奇偶偏正焉則無之而非陣也陣又不必

思勉齋集

卷之四 策

五

言法也而必有所以為坐作進退者焉必有所以為攻  
殺擊刺者焉則無之而非法也將識敵情士奉將意左  
而左右而右正而正奇而奇方而方員而員變而變止  
而止而陣在此矣而法在此矣是故背水非陣法也韓  
信第知兵出背水斯可以勝趙而已矣亦不知其為陣  
法迫趙破矣諸將長跪問矣而後啞然笑曰曩者吾欲  
置軍死地耳不知其他雪夜竟襲蔡城非陣法也李愬  
第知兵行雪夜可以入蔡而已矣亦不知其為陣法也  
迨蔡入矣吳元濟縛矣諸將長跪問矣而後啞然笑曰  
曩者吾欲出蔡人不意耳不知其他以二將而推之耳

古今名將凡古今大捷孰非制勝于心因形于敵者而  
人或拘拘于兵法行陣之間此霍冠軍岳武穆之所不  
與言者也

賞罰

夫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故明君  
之馭下信賞必罰而已矣而要於軍中之賞罰為甚夫  
人孰不避死而鼓合旗舉蹈白刃而爭先者將帥為封  
拜士卒為爵級也夫人孰不願生而鼓衰旗靡見生路  
而不顧者將帥懼國法士卒懼軍令也故志有之軍賞  
不踰時使人速得為善之利也軍罰不待頃使人必無

思勉齋集

卷之四 策

六

俸生之望也其斯為鼓舞將士宜著國靈之要道乎明  
主知其然不獨自操其賞罰而又以賞罰予將軍是故  
推敵授鉞則便宜從事言賞則賞言罰則罰不從中制  
也不獨予將軍以賞罰而又以賞罰予偏裨是故千夫  
長則制于夫百夫長則制于夫夫有功不敢諱有罪不敢  
逃也賞罰嚴矣而又有數功罪之法焉則幕府記室不  
敢舞文朝廷文臣不得恣議其功其罪大者從大小者  
從小矣功罪嚴矣而又有權賞罰之法焉則文墨優叙  
計馬意色行沐何必收北其功其罪罪有可賞功  
罰矣惟其如是故王子圍不得奪封穿戍之功魏

尚不復絳幕府之議枋頭失利不得歸罪袁真南詔喪師不得更以捷奏蓋閩內闕外賞罰明而持議當也若今之賞罰愚不能無慨焉朝鮮之師救援屬國督臣蓄縮遠屯不前制將輕發碧蹄喪敗此如漢貳師伐宛之兵但可以萬里長征不錄其過足矣實無一功可論若夫寧平嘑賊播俘楊酋寧無勞臣力士爲國出死命者乎而經年懸賞廷議尚紛此亦何以激厲軍士爲異時使衆之道也今邊警日亟撫臣恒怯總兵死事大將出降爲之謀主紛紛又見告矣不知當事者將何以賞罰之

思勉齋集

卷之四 策

七

火攻車戰

夫兵重器械所由來矣今有兩人鬪於此一操刃一注矢而注矢者多勝何也矢及遠而刃不能也又况及遠過於矢而便利不假力又什矢者乎則其當專事而習之也奚疑此火攻宜講之說也今又有兩人鬪於此一持矛一挾楯而挾楯者多勝何也楯左右護而矛不能也又况左右護千百於楯而管用陣用又萬楯者乎則其當仿古而備之也奚疑此車戰宜講之說也火攻之說雖著於孫子之篇而古之用之也第得其畧而已故田單之用火也則以牛黃蓋之用火也則以船諸葛之

用火也則以燒屯羊侃之用火也則以斷道以爲用火如是止矣至今日而乃有火箭火磚火銃火佛郎機之屬其製之也彌巧其用之也彌殺敵而有功故曰及之於矢也十不得一矢之於火也百不得一此亦吾中國之勝技矣吾安知邇年敵人所以俛首帖耳交臂屈膝以受戎索者非忌我中國之有此器也哉車戰之法自毀於荀吳之崇卒而後之用之也第得其害而已故用之險阻難出之地則必敗用之上陵峻阪之地則必敗用之漸澤溝瀆之地則又敗用之霖雨道潰之地則又敗用車若是不可矣然後世間亦有武剛車偏廂車戰

思勉齋集

卷之四 策

八

車之屬馬隆不以之平亂羌而衛青馬燧又不以之當匈奴回紇乎故曰用得其道古亦有便用失其術今亦有拙然則車戰顧吾用之何如耳若夫塞外漠北平原曠野所以塞徑止衝任載營陣以車扞蔽以卒奮擊吾安知魚麗偏伍之法非吾中國第一長技也耶故議火攻則當多畜火器畜火器則當嚴闢出之禁而後吾常居其勝矣議車戰則當先議製車議製車則勿拘古避重之法而後吾常處其便矣嗟夫器械不利以其卒子敵此火攻車戰上將軍所宜熟計也

京營

夫京師堂奧也其郡國邊疆門庭也藩籬也今富人治家必居重於堂奧而門庭不當其三四焉藩籬不當其一二焉則豈非居重以御輕強幹而弱枝也耶唐太宗置府兵合天下凡八百所而關中自占其大半此亦富人治家之意也我二祖仿唐太宗之制立營於京師曰五軍營曰三千營曰神機營常居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為神機營又其外為長圍各周二十里此其為拱護神京震營與荒豈不至嚴重矣哉故成祖三犁虜庭張輔三縛交章當時皆思勉齊集

卷之四 策

九

在聖上專意而委任勿為投杼之疑勿受盈篋之誘而後清查則行伍可實也操練則疲弱可奮也揀選則老病可汰也總閱則六軍可齊也內衛京城又內衛宮禁外制郡國又外制四夷惟所用之耳若近歲汰兵募兵之說合授分授之議與邊兵入而教操京兵出而議戰之請俱可無煩紛紛矣

災異

嘗謂休徵之天人不可不合也咎徵之天人不可合也何者國家有道天清地寧其合也可慶也若夫盜賊有萌於內烽火告急於邊而天變氛祲適懸著於上我以思勉齊集

卷之四 策

十

庶幾仰天而籲之曰天撫祐我乎而在鳳陽則天鳴地  
震矣在寧國則蛟出水溢矣在安慶則犬生異形矣猶  
未也而蚩尤旗則見於天東南大星則殞於南都彗星  
則掃北斗嗟乎此何祥也而天災人異乃合而至耶詩  
傷赫赫宗周撫時君子殆不能不三嘆於斯矣然而所  
以致此變者其故畧可言也則其所以弭此變者對事  
而反舉之其道決可見也邊警之亟也為邊臣庸為邊  
防弛為邊民引也盜之縱橫也為有司貪婪為撫按充  
耳為警吏桁楊也今邊警亟盜縱橫幸教戎矣庸者易  
之弛者振之引者禁之乎貪婪者誅之充耳者按之桁  
楊者斥之乎若夫天心仁愛再四謹告則固在乎廟堂  
之上矣今議者日請枚卜日請批發日請補官日請臨  
御日請勸學顧誠不知可以答天心應天變乎否然而  
君子不云乎志一動氣如皇上之精神忽張皇震動於  
密勿之中而氣稜妖孽固消滅退伏於光霽之外矣此  
恐懼脩省之法禱天安民之道而柔遠能邇之事也

簡募

古之明王索聖人於胥靡之中按神將於屠釣之內而  
僅僮郡國材官內以備禁旅武衛而外以為偏裨一面  
之用者其何難得之有是在簡募之而已夫簡之為言

思範齋集 卷之四 策

十一

選也募之為言求也今夫馬同羖同蹄同牝同驪黃  
也吾何以識其孰駑孰駿哉銜而勒之乘而策之予之  
塗而觀其到而其良者可選也今夫人意有所欲忍而  
不言心想像之而不以告人即恒品瑣屑固不可得稱  
其物辨其類不惜金珠求之遠近而其所欲者可致也  
識此而知軍中良材其何難得之有吾以弓矢簡募而  
騎射之士出吾以材勇簡募而武健之士至吾以韜畧  
簡募而謀議之士來吾以膽氣簡募而捐軀之士奮蓋  
天下未嘗無士也彼其欲用於國家欲自效於知己更  
亟於求之者也吾已在事臨戎得專封拜其何求而不  
得李陵一偏將軍其麾下三千荆楚之士皆力扼虎射  
命中項籍暴起江東帥八千子弟渡江而西皆疾戰如  
風雨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者是豈偶得之者哉彼  
之簡募者有術也今所患者有簡募之名無簡募之實  
第以為奉行故事虛文而已矣豪傑當前而不識甚而  
望以常例矣奇士計事而不聽甚而怒其直慙矣其所  
昵者便辟儉壬與之為市者也其所惜者金錢賞犒彼  
所乾沒者也幸士之缺而冒其額賴利伍之亡而取其  
資貨嗟夫若而人者且不知有國家其何知有良材也  
哉是故當事者實心為國家則必思良材實心求良材

思範齋集 卷之四 策

十二

則必能簡募韓白之營必無懦士劉岳之募寧有賸材夫亦論簡募之者如何人而已矣

### 防卒

夫天下有卒至之變而無可卒具之防既已無卒具之防而意外之變忽起幸而支之則亦補左詘右移東借西一日蒼黃十年不復若其一震而遂喪七邑則以其國靡而已矣易曰濡有衣袽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皆防卒之謂也今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一方竊發賊軍殺將遂舉國張皇此豈可謂有防哉語曰鷲鳥將擊先戢其羽猛獸卑伏然後搏物夫未見其形先見其幾

思勉齋集

卷之四

三

智者已慮之數年之前矣即今攻屯屯潰攻堡堡破元帥陣殞士卒糜爛幾以天下之全盛而困於一朝當事者亦可謂厚顏矣今何不問往日之銓衡所擇紀綱之臣何人又何不問往日赫然著聲之諸臣所選兵將安居所脩邊堡安在也其欺罔不實縵上而市外業在通國之耳目則何不稍稍戒飭以爲不能預防者之戒而後招諭各邊宜大之窺伺無時延綏榆林之出入無制其固之盜竊無厭凡吾邊臣一切邊務所以制馭敵者其預設之以防其一且哉而又詔諭各省直撫臣貪吏虔劉民不聊生盜賊叢聚所在而有凡吾撫臣簡汰星

吏勿利同汚以發橫民於一旦哉則又匪直詔諭也嚴實行之與衆耳目之而賞罰繼之誠如是而邊塵一驚不旋驅逐草澤或發不旋撲滅吾不信也又何卒之可虞也耶楚莊王第春秋一霸王耳文之畏今日殺于宋而莊王之軍明日已成于浦胥之市越於戰國固屏國也長平一坑已盡四十萬卒而平原君起而撫循補戢固守邯鄲竟敗王薨數萬之衆于城下莊王以一怨而成軍平原以旣挫而能固皆其防之者早也夫卒者國家之所時有防者國家之所一日不可懈夫亦以楚莊平原爲鑒矣

思勉齋集

卷之四

四

### 奇正

今兵家無不言奇正而多不解奇正之謂者夫兵何奇正之有哉蓋兵主於殲敵而殲敵者必多方以誤之敵一入其誤而或感之以大兵或勝之以偏師則見爲札營安寨厚集衆戰者正也而多方設伏多方衝擊者奇也要可謂之分合耳奚有奇正哉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雄爲之名耳其實無不正無不奇正即奇奇即正大將提百萬之衆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有時分伏分間幽枚疾起而出敵不意以成功請問正安在也又有時敵行一道并力齊進而十圍五攻以破敵請問奇安在

也故奇正之說可不煩瑣論也卽今天下兵力皆集一方將則名將兵則勁兵器械甚利糧餉甚足然而雲翔四合頓兵不敢校者幾半年於此矣說者必以爲老吾師也而安知領事者不以何彼間也夫何彼間而擊之卽奇也說者又必以爲挫吾銳也而安知領事者不以養吾氣也夫養吾氣而用之亦奇也說者又必以爲廢吾餉也而安知領事者不以驕彼志也夫驕彼志而襲之亦奇也彼志既驕矣彼間旣得矣而吾氣又養矣然後揚兵而出如衛青霍去病之出塞直搗其巢穴殄滅之而凱旋以報天子則奇也卽正也又不然而駐大兵

思勉齋集

宋之四 策

三

於要害之地控扼肘腋而以偏軍突入如李愬之襲蔡李存勗之竟走梁都敵騎不及旋而元克之首已懸於幕下則奇也卽正也又不然而大兵厚集以示形勢遣一間謀携其醜類使自相屠如近日噶承恩劉東陽二賊故事吾兵不血刃而藏厥渠魁則奇也卽正也要之奇正可以無瑣論而無所不可用奇正此亦今日兵事之大凡矣

屯鹽

事有不相蒙而實相因而成者在周則獄訟金矢在虜則世祿井田而在昭代則鹽法屯田也夫鹽法屬之商

人屯田乃絲軍伍兩者何常相蒙顧我聖祖膺謨遠猷詔商人上粟於邊掣鹽於內嗣後商人遂墾田塞下以便輸邊故鹽屯軍屯兩屯相倚而邊軍不呼庚癸九邊皆成阡陌至於溝塗迂曲敵騎亦不便馳驅一舉而百利則鹽屯之筭得也自計區葉淇倡鹽課折色之議而商屯廢商屯廢而軍屯亦廢自是運東南之粟養西北之兵竭東南力作之脂膏飽西北坐食之谿壑而久之民旣困於飛輓軍復困於支支餒於伍民殲於野帑竭於上敵騎長驅莫之能禦而烽火或通於甘泉此皆鹽屯廢之效也今議邊者仍欲脩復鹽屯愚見其不得

思勉齋集

宋之四 策

十六

矣夫鹽屯非一日而成也聖祖行之至天順成化間始享其利耳奈何欲以通久之筭支目前之急也且商人旣便折色矣內外羣蠹亦旣便折之可乾沒矣奈何能以爲國之便奪此羣小之便乎豈惟鹽屯不可復卽軍屯亦決不可復何也宦戚占據無田可耕矣戎馬頻擾卽有田不暇耕矣火耕水耨力作煩苦卽能耕軍亦不願耕矣爲國者利在因之豈能奪彼所甘強予之以苦哉然則屯竟不可復乎曰何爲復也選赤心之臣清占據之額募江南之白丁墾九塞之荒土則又脩其序障賜之牛種以漸起科而隨以武功爵攷其成而次

第賞之則民屯必成民屯成而粟日流通軍自宿飽東  
南之飛輓十可省六而敵人之馬足不敢深入也蓋已  
廢之法任人棄之而惟新是圖以附先甲三日之義此  
固謀國之至計矣

安內攘外

天下之勢有緩有急明君良相審其本末而執其要是  
故不下堂皇而折衝于樽俎之間戰勝於廟堂之上也  
說周雅者謂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今觀采薇  
以下第薄伐玁狁訓定荆蠻而已乃咏鹿鳴棠棣之什  
抑何賢賢親親綢繆惇庸之無已也則豈非天下大勢  
思勉齋集 卷之四 策 七

內急而外緩內本而外末乎今日天下官府二體郡國  
披離邊事猖狂烽烟告警此固內外俱急之日矣夫庸  
醫之視病也涼者予之溫劑溫者予之涼劑以爲隨病  
補救法止此矣扁鵲倉公挾禁方能已疾則不然察虛  
寔而補瀉按色脉而處方而要以扶元氣爲主何者元  
氣強則邪氣雖襲而不能傷而寒暑可勿問也夫治天  
下者何以異此今皇上深居高處名稱聖耳盍自反省  
方寸淵微萬靈受成而能時敬天乎能時憂民乎能時  
念法祖乎能時念燕貽乎此四者無乃寬然有昏易心  
而後忠奸混淆羣下日闕墨吏遍天下民生日蹙矣而

後神氣不張邊防日懈債帥庸撫取侮啓彘兵端日起  
矣然則兵端非自起也邊防之懈招之也邊防又非自  
懈弛也羣臣之泄泄爲之也羣臣又非自泄泄也我皇  
上之昏易心啓之也今日而欲安內其道奚先曰先安  
皇上之心毋昏毋易而羣臣自振肅矣次安朝廷之臣  
賢不肖各得其所而民生自恬養矣次又安蒼赤之民  
此有邵父彼有杜毋而邊防自整飭矣次又安燔火之  
士比之伍之而敵氣自消蕩矣如是而九邊塵靜文教  
誕敷四夷革面王會再闡又何攘外之足云夫外而待  
攘也則猶漢武唐宗之事而不足爲吾皇上道者也

思勉齋集

卷之四 策

議

限田議

吾獨怪國家將敗之際呼者一呼而從者輒萬餘人也  
 隋煬帝曰天下人不必多多則聚為盜耳吾常笑其言  
 之至愚而悲其情惜也夫國家若令必曰反者夷三族  
 天下蠢然之衆豈盡英雄豪傑恒念崛起而為公侯君  
 相者哉而率忍舉其父母妻孥所待命之身一旦棄之  
 盜賊而耳為滅族之計此其故可思也愚嘗自一邑推  
 之大約一大縣之中不過十萬餘戶而丁男則不翅百  
 萬餘人其他邑流亡寄寓者畧半之是可見成戶者一  
 邑之中僅十一而無田者常十九也此什九之中復有  
 商賈醫匠諸人能治其生者居其半而自此以下則有  
 無能而為乞丐者則有自鬻而為奴僕者則有無賴而  
 為標掠惡少年者而前所言成戶之中田之多寡不同  
 地之肥瘠各異勢之強弱不等則其貧不能自存者亦  
 得十之三由斯以諱一邑之中其美衣食蓄姬妾雕彩  
 宮室隨從僮僕顧影而自妍者百餘萬人之中而僅一  
 二也其夫妻處室溫飽自足豐年足贍凶年足免宴會  
 往來不至垂橐者又百餘萬人之中而或二三也其執

思勉齋集

卷之五 議

一

伎事人飢飽常半稻梁藜藿口無常奉禮絕於交遊而  
 怨滿於妻子者又百餘萬人之中而有四五也自是以  
 外而有飢寒切體極身無二生死無依隨緣度日者益  
 凡四五十萬餘人也由此推之一郡而天下寧有紀極  
 衆之不為盜賊直其知術短淺不能首事買生所謂須  
 時者耳一日國運式微草澤之中英雄忽起則貧人自  
 念死等耳尚何暇為家族計而不荷戈以從之也哉若  
 然則何怪乎呼者一呼而從者輒千萬人也昔宋慶曆  
 之時王則以成都反而移檄郡邑曰吾嫉天下貧富不  
 均今為天下均之聞者響應是故天下大患莫大乎貧

思勉齋集

卷之五 議

二

富不均董子曰自井田既廢秦開阡陌遂令富者田連  
 千畝宮室奴隸跨城帶邑而貧者曾無立錫之田天下  
 大敵今聖人既遠井田已不可朝夕頓復臣請自限田  
 始嗚呼漢誠得行董子之言漢治豈在周以後哉而卒  
 不用歷代以來廟堂之上業謂井田為必不可行之法  
 而併無議及限田者愚甚惑焉夫限田制行則其大便  
 有四而人不知也蓋田有定分則富者不得以多取富  
 者不得以多取則僭侈無涯之志必絀僭侈無涯之志  
 絀則里右豪俠如郭解原涉之徒必禁抑而不敢肆而  
 院部詞牒亦必不至盈室填闕而不可窮詰此其便一



矣富者既以制而不敢多有則其所餘之田其勢必有  
所歸富者既蒙讓產之義貧者亦得養生之資天下卽  
有一旦之變而小民各重愛惜必不輕以其身委之萬  
死一生之路此其便二矣吾觀東南守令之難爲也莫  
難乎催科其故何也豪家巨室田輒數萬頃連跨州郡  
而小民苦役等復詭奇影射百孔千端卽宿官老吏不  
能詰也豪家巨室因蠶食國賦老子長孫根蟠株結莫  
知端倪刺史守令新從遠方來而踞其上客主之勢莫  
敢誰何卽有糞遂黃霸安能爲理哉故曰催科難矣今  
制已限田閭里小民必且凜凜奉法唯謹而卽有豪右

思勉齋集

卷之五 議

三

田有定分賦有定法曩時之弊無緣復施如是而糧額  
可清刺史守令可以不勞而也此其便三矣師儒學  
校讀法鄉飲與夫一切粉飾太平之具皆非饑餓罷敝  
之民所能頽首聽命而共襄其事者也惟閭閻小民既  
咸有可生之資而怨咨窮愁之氣不復好宇宙之間則  
既富而教何施不可而儒生學士卽端委而陳說唐虞  
三代之故天下莫不欣然奉之而王道昭明將遂滌漢  
唐而漂宋此其便四矣嗚呼限田制行則其大便有四  
而人不知也雖然今吾曠令天下曰大夫田限若干郎  
官田限若干士庶田限若干多者隨令與人違者死不

於愚未知天下果安之而不反也何也激之也世傳之  
法不可改也衆庶之怒不可犯也犯則激激則變矣然  
則限田之法竟不可行乎曰何爲乎然也其行之也有  
本末施之也有次第無所苟而已矣夫欲議限田之法  
當先議限奴婢之法蓋人類耳羣天下智愚賢不肖莫  
非上帝所生莫非大君赤子今者閭閻之豪一區區屏  
弱之夫而環珥粉黛輕裾長袖者列屋而閉居莫不竊  
窺其顏色以爲嘖笑至其一出而控馬執蓋奔走侍從  
者累纍若若擬於公侯卿大夫何爲者也夫豪右之家  
僕价既盛益得張其聲勢以肆兼併而且僕夫女子豈

思勉齋集

卷之五 議

四

果俯首下心欣然爲之從者哉無亦威力所劫而姑且  
隱忍以爲之者也今誠下令王侯妃主大夫士庶之家  
各以等級分限有其奴僕不得輕自鬻賣以犬馬其同  
類且其所有奴僕或以暮年免或以十年免又甚者至  
其終身免而其子女不復得一有所乾沒此令一下而  
其月之間必至於四達富豪必不敢動何也是法也蘇  
子所謂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而卽有怨議可以無惜也  
僕從既有限制則富豪之家旣已廢其爪牙羽翼而何  
弊之敢仍當是時也限田之令可議矣雖然愚未知行  
之而果無變也則又有道焉其道莫若先令公侯卿大

夫始也夫公侯卿大夫祿厚而家溫位高而望重且其人讀經史知古誼昔者魯相公季儀以織帛而去其婦以茹葵而廢其園古者各公鉅老其用心蓋如此今者僅僅損數頃之田而可以助成聖化爲天下士庶倡臣子又何容說哉則吾可以必期月之間海內大夫盡遵軌而奉法夫公侯之家既已各自損田則其所歸餘田仍許毋鄉耆老請邑公舉曰某貧而無田某田宜給之某貧而田少某田宜益之凡能以業自生者不許混舉舉不公者許地方卽正其罪或斬或流罔所縱舍而其受田之人隨卽占戶無得遷延自取罪戾公卿之家悉思勉齊集

卷之五 議

五

已如旨而後下詔曰朕視天下民庶皆我赤子富者厭衆肉而貧者不能精糲大非爲人父母之意今者著爲令甲士庶田止許若干而止多者卽公給貧乏可闕之人一如公侯卿大夫例其公侯卿大夫業已施青紵紫朕無加益凡若干士庶限田之家所在地方長官各旌表其闕終身復其家其奉義尤至者許賞送京師補官或蔭其子入監讀書違者以非王制論其罪誠如是也豪右之家束手惟命其海宇不及期年而熙然矣又何變之虞或曰子言信實矣第不知大夫田當限若干郎官田當限若干士庶田當限若干嗚呼是未可卽議也

平天下者變而通之化而裁之隨地而差等之因時而上下之又安可立談之間而遂舉天下之輿圖指諸掌也用兵者客主相搏金鼓填鳴呼吸之間事會百出巧變機智卽孫吳能坐定哉第曰其所可伏其所可戰其所可通糧道其所可突奇兵其大要有可知者而已故吾謂限田可行夫亦言其大要也

文體議

文章之體非一也日月星辰天文也而日月星辰各成其文也山川陵谷地文也而山川陵谷各成其文也故文章之體非一也天地毓秀篤生異人咀精含英發爲文章萬籟俱鳴宏細殊響於是六經墳典諸子百家分曹各奏其間此醇彼疵此瑕彼瑜千岐萬轍蒼素判然而均之號爲人文流光宇宙故文章之體非一也誠以人者天地之靈秀而文者又人心之精英虎豹不與犬羊同皮鴻鵠不與燕雀同聲而矧人之於文章乎然而巧者呈能於拙則巧者屈矣賢者獻技於不肖則賢者負矣標梓之美易知也棘棘之賤易知也而賤場師之所取者則棘棘也然則荒烟蔓草之間而美材之棄擲不採者又可勝道哉昔人相馬於牝牡驪黃之外而求所謂神也者是不獨相馬也相文亦然其文沉雅慷慨

卷之五 議

六

則志士也。蕭酒峻拔則高士也。典則爾雅則碩士也。和平冲澹則達士也。開朗軒發姿態橫生則豪士也。不然而丈夫也。若乞人棄餘以自贖自謂明經者也。乃舉其一而漏其萬。若韋固國家異日資之諫死杖下而北當敵者也。乃臨筆異儒爲首鼠兩端之言。此卽未視其人而其不肖必矣。今廟堂宗伯公之議不能操世外之觀以求文之神而僅僅爭文體於聲律之間。使天下智愚賢不肖之人必同一爛腐之調而後可嗟乎。而庸詎知文章之體非一也。

竟嚴議

息危齋集

朱之玉議

七

治天下者嘗之鼓瑟勿急其絃急則絕勿緩其絃緩則弛是故急則調之而和緩則調之而張又有時乎故急之而調之使清越又有時乎故緩之而調之使容與吁此皆治天下之說也。夫治天下者或習於積衰之勢而至渙散而不可收拾或狃於積威之勢而遂將橫裂而四出而莫之誰何此其勢非一日成也。勢旣成矣而復不爲之所是拱手而待亂也。則我調瑟之說勝也。愚常極覽古今之變與其御世之術或得或失今亦無暇更僕數矣。獨計今天下事勢則亦有可言者。高祖取天下於蒙古蒙古氏人民雜處法度疎濶天下相與爲僭侈

無涯之習而上復循循焉。日玩月愒苟其少定而已。延及百年天下大潰時聖人繼之除宿蠱革餘孽大號一新與天下更始于之者碎觸之者焦蓋其嚴哉。此在調瑟者所謂故急之而使之清越者耶。列聖相承以至今日則又幾於急而絕矣。今有去神京萬里之外建鉞開府威嚴若神一校縛之無不赴也。國家設有一旦之急須得金錢數百萬以佐縣官片紙徵之無不輸也。五蠻百粵古人所謂魍魎之鄉而中使捧絲綸之詔而至無不肅也。勢至是可謂積威矣。而說者猶曰方今吏治未盡清軍容未盡肅民生多困紀綱或弛四者皆寬之

息危齋集

朱之玉議

八

使然則非達觀之見矣。古者二千石專統一郡得以便宜從事不從中制也。今以一切文法束縛郡邑稍有越軼卽就吏議誠如是則豪傑無奇而庸衆顯譽又何異焉。以求賢者之得行其道難矣。而望吏治清哉。古者將軍出境天子親爲之推轂而復救之曰朕不敢復關閭以外事今之總督兵事者不攝於外監卽束於中制九羊十收勢無肥羊而欲冀軍容之肅乎。古者天子優養士大夫則士大夫爲之轉推德音以及小民。語曰君行意而臣象指蓋言風也。今廟堂之上業有羅罽吉縉之意則鸞鳳之吏決不在郡國民生安得而不困。古者天

子躬行仁義於上而吏職不犯天下化之今天下專尚法律而右經傳簿書俗吏專曰文例而引經斷事者即欲如雋不疑之悞而亦不可得則君子小人相與規避逃避苟若而可又何紀綱之顧哉古人曰大絃急者小絃絕此其時矣愚竊謂法者聖王所以易天下也今若苦之而遂曠然掃蕩之無餘誠不可也今若不離法亦不泥法惟求得聖王所以易天下之心而止則余以為莫若寬水之漂激而猛悍也為數丈之隄以障之始而障之者誠是也獨計堤必壞而水不止則不若漸為支流以導其勢今天下之事勢亦大類是是故成湯先罰思勉齋集 卷之五 九

贖田議

或曰吏治至今而菁精矣往者民間鬻田宅而又贖之官府弗獨不禁也又聽其訟而為之抑買者仲贖者即不然而為添價貼絕之說訟者亦且得氣去其貧人習知事勢之必出此也故有急則求售稍寬則求贖民間是以紛囂不已今為吏者明示以舊例五年之外即不得贖有犯者必捷之罰之即添價貼絕併不之許而頑

民無所幾望是以大家得安貧者喙息也可不謂吏治之菁精歟思勉先生喟然歎曰此今昔升降之徵風俗人心薄惡之勳也容且侈談吏治乎往者正嘉之時吏我茲土者豈不知不贖之止訟且重罰之可以止贖哉顧深念之相彼小人厥先祖父勤勞一生以有此尺寸農則祈寒暑雨戴茅蒲衣襤褸之所積累也工賈則衝風冒雨輓輅刺船與手口拮据之所經營也其以不勞而致且安坐享之者獨耶官大夫與門客僕隸及在官吏胥輩耳然其中亦有忠信才敏創業垂統之人焉而田宅既多徭役自集一歲之內什九在官其為鄉長則頭會其斂毫厘項屑心營催辦若等魂魄其為輸運則盤山渡河擔擲牽挽相望交納若謁鬼神且復職官顛倒怙富役貧猾吏留難牽時日計其一生盡力公家坐臥驚悸豈其在勞臣志士後哉是以此人據之曰本業子孫嗣之曰血產有急可賣寬則可贖爰有富人觀覲得之便思久據田中歲入之利沒而不稱而十餘年之間即妄言其屋已經增修無筭其田已經挑濬萬工期以蓋沒贖者之口而昧其本心是以為民父母原其本末漏勤苦之若此惡欺忍之若彼故買者不必盡抑而抑者多贖者不必盡伸而伸者多即不然而出于

深價貼絕要使得者之可安失者之無憾貧富兩得而後公道昭人心順矣夫當是時又豈無暴起里中富貴強有力可以得之大吏而力持不贖之說者哉顧以為貧富相代循環之理我即得之目前安能保之身後在今日信然之爭皆他日冷笑之具何不達也又鄉巷之中十親九友我無折閱之實而彼成恢復之名怨隙不關緩急有賴以此貽之子孫與陰賊自便利者孰多自先民之意淺恥而新發之勢日行紛紛貼絕紛紛告贖界繁囂也果無賴也于是縉紳先生之間多有此言其門客紀綱既欲獻詔亦陰自蔽附和讚嘆并為一談以息危齋集 卷之五 續 士

解 程子不言太極圖解 君子教天下之心無窮也使其說果足以教天下而天下之人果不可以一日不知其說則雖出於至愚庸賤之口裨官小史之書君子富不嫌其賤而况又大賢之所以垂訓者乎而况又得於師弟授受之間者乎夫其說果出於大賢之所以垂訓而師弟之所以授受則雖玄虛幽渺之論瑣屑無當之語猶宜時莊誦之以誌其泰山梁木之感而况又天地造化之樞聖賢相傳之意乎夫為其說乃天下造化之樞聖賢相傳之意有不易以語人也而必且秘之不言以俟後人則天下之妙道精義豈有加於六經之上哉而孔子顧修之贊之刪之定之以廣其傳而詔來世則孔子無乃自輕其道而後世君子衛道之意豈欲過於孔子者乎嗚呼此學者所以深疑於太極圖而莫能解者也蓋昔者周茂叔著太極圖而手授其門人程伯淳兄弟其後程伯淳兄弟次集後學發明大道凡聖賢之遺言緒論靡不抉其隱而披其幽而卒無一言以及太極圖說論者曰程子必有微意嗚呼此賢者所為深疑焉者也夫教人者必出於已之意以為說而凡先哲之言莫不陰取其精而陽擴

之以彰其自高是爲市井之道又有斤斤然守其說於師黨同伐異傳十餘世不變是爲巫醫百工專門之道斯二者吾敢指汚程子乎哉然則謂程子之不言也是則不得以并是太極圖也謂太極圖之言也是則不得以并是程子也而吾謂程子不言太極圖有未可非者言道莫辨於中庸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而道之大原舉之矣曰率性之謂道而道之作用舉之矣曰戒慎恐懼慎獨而道之脩爲舉之矣中庸不言無極而天下不以爲陋中庸不言陰陽五行而天下不以爲疎中庸不言二五真精之妙合而天下不以爲無據中庸不言氣化

思勉齋集

卷之五

五

形化而天下不以爲簡吁天命之謂性是亦足矣使天地之間其理其數果必自無而一自一而二而五而萬而無窮君子猶秘之而不言故曰天何言哉天不言君子又安得而言而况其所謂自無而一而二而五而萬而無窮又有所不必然者乎今夫水之發源於崑崙而周注之天下也其曲折吞吐委蛇盤旋甚者風遭之而震蕩噴薄洪波大浪渾浩流轉其變化不可勝詰者固自有不得不然者耶其脉絡條貫先後次第之間卽神禹之睿伏羲之聖也而固自有不能曉者耶何獨至於天地而顧欲嗷嗷焉挈其藏而明示天下也今試坐黃

髮孺子而問之曰何爲而天何爲而地何爲而人且物也則莫不應之曰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五行生人物也又試問之曰大塊之中一氣無垠太極何以自別於陰陽而陰陽何以自別於五行又試問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何以知其有太極而太極又何以見其有動靜何以知其分陰陽而陰陽又何以見其分變合又試問之曰陰陽五行總歸太極又何以天地河嶽草木花實飛走之不同又何以華夷聖狂風氣習尚之不同又何以彭殤富貴貧賤之不同則雖義孔握筭孟子持籌吾知其不能應也且八之一身其內府六藏至頭目

思勉齋集

卷之五

五

手足無不有以名之而其毛孔骨節卒不能舉爲之名夫以人一身而亦不能舉爲之名也而乃欲纖悉於天地之造化其得爲智乎然而人之所可名者其名內府六藏據內府六藏而言也其名頭目手足據頭目手足而言也如所謂太極陰陽五行云者其於天地何據而乃欲爲之支分節解以信其說其得爲智乎夫無極之名自老子昉也太極之名自係辭昉也陰陽之名自易昉也五行之名自洪範昉也諸書各言之而茂叔以次第合言之此其說是必有窒者矣而信之太深者遂欲等之於六經不亦過乎然而天下又有疑也曰圖故出

程氏以傳者也而余謂愛人者至愛其屋上之烏曾有我師手澤之所奇而竟委之不顧耶則其傳於程氏無疑也而余則更有疑焉伊洛之學肇自周子故以二程視周子不亦夏譽而殷美哉而伊川所以論叙其兄則曰出入於釋老者幾年而不得道旁求於事物者幾年而又不得道乃反之於六經而後得之夫以二程親北面茂叔而師之而茂叔亦時為二程稱說孔顏樂處其淵源豈不昭然哉而伊川竟不一言及之噫此尤學者之所深疑者也

王倫解

皇朝書集 卷之五解

七

按胡澹菴上高宗封事王倫本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者負緣宰相遂舉使虜誘致虜人以詔諭江南為名王倫辱國無狀罪當斬嗟乎晏同叔失之富弼蘇子瞻失之程頤胡澹菴於是乎失人矣吾觀王倫不受僞命以死至讀其北面再拜自誓之言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聞天下今臣使偽朝欲授以僞命臣敢自污以負陛下遂自縊死嗟乎此固李陵衛律之所驚而李希烈所為曠然而汗出者也今夫士當平居風霜在面金石在口刀鋒斧鉞目不識其狀心不知其慘即中庸之士狎之至及前刀鋸而後覺其貴反而自顧其軀頭頸四肢皆可

愛也且計挾人之威而內持其君父則父母妻子具得保全當斯時也即慷慨之士將隱忍焉而何論邪邪小人市井無賴者哉若小人耳而顧能死忠死孝則處鄭何以不死韓之戰巫臣何以不止晉之謀而中行說何以謀主於單乎也或曰王倫果賢也何以為槍使也和金之非許天下知之倫不能抗疏而諫又與之也噫槍相也小臣而為宰相使何以為非也如曰槍賊也不當為其使則孔子與季桓子何以見行可而仕也金即戎敵得罪中國然天啓之矣且高宗之父母兄弟在焉戰而返之孰與和而返之順故天下之請戰者忠而高宗之欲和孝也其志可痛也又何以不當和也吁則王倫果非狎邪小人也

儒釋解

皇朝書集 卷之五解

六

或曰天地之間山川城郭人物林林總總其虛者耶天地之間山川城郭人物之外泮泮洗洗其實者耶得其實而為儒見其虛而為釋吾又何為乎右儒也而又何為乎乘釋也且實與虛孰大虛大實與虛孰高虛高吾又胡為乎右儒也而又胡為乎乘釋也或曰天地之心斷可識矣天地不能實天下之虛而虛之佛氏欲舉其實者而并虛之無乃逆天也乎哉吾天所帥吾性而賦

吾形也故願從儒矣

解樂三條

或曰六經獨亡樂何也徐子曰天也孔璧之籍不焚伏生高堂生之屬不坑皆天也天謂五經足也故樂獨亡且樂亦何事經乎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其為樂大矣或曰孔子曰成於樂而樂獨亡謂天何也徐子曰天所不欲傳者經耳樂何常亡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謂之成於樂也夫

或曰黃鐘之宮律志與新書異說何也徐子曰嗚呼其聚訟也不既多乎玄酒非三千之始而土鼓非咸韶之思免齋集 卷之五 七

初乎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至矣

解禮六條

或曰月令載於記何也徐子曰古語也既辱之以呂不韋而又欲廢之哉人謂呂氏之客作之何謬也呂氏而得若人也不韋不為周公乎是故月令也樂記也皆古者聖人之言也

或曰曲禮之纖悉何也徐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欲無纖悉得乎有要乎曰有記曰毋不敬又曰先王之所有亦可以義起也敬義立而德不孤又何三千乎哉三百乎哉

或曰禮運非孔子之言歟徐子曰小儒之言也孔子讀文王之易而喟然嘆曰衰世之言則孔子得無慕大同之世乎哉莊周曰禮亂之首也其深於孔子矣乎而惜其激言之也噫

或曰古者禮記載大學中庸何也徐子曰禮之本也致廣大而盡精微二書有焉故曰禮之本也曰王制何如曰是大學平天下之事也其跡矣乎

或曰漢儒以還敢問有深於禮者曰阮籍哉曰阮籍之深於禮也奈何曰阮籍屢與孀嫂接而人弗善也籍解之曰禮豈為吾輩設耶大哉言乎故脩道而有教聖人思免齋集 卷之五 八 不得已也

或曰禮居喪毀瘠不形不期毀瘠而毀瘠焉則如何徐子曰嗚呼制禮者之自救其禮也其以寔天下乎為子死孝為臣死忠孰非禮也而又何要齋乎哉

解書四條

或曰讀二典有要乎徐子曰堯言欽明舜言允塞敬也誠也茂不舉矣以堯之時而有放齊之面諛何也曰器訟似啓明知人難哉卒使縣何也曰以其能使之九載不成績何也曰事難也復假之八載即以玄圭告成縣可也禹繇于也其治水或得之繇跡多也堯而先使禹



入載未必能竟也卒錄其子而誅之何也曰以其不德  
誅也其不德何也曰方命圮族也堯假刃於舜何也曰  
甚與未甚也以錄夫而天子曰予聞何也曰虞國嗣也  
九官皆讓何也曰薦賢也禹讓稷契皋陶垂讓益斯暨  
伯與益讓朱虎熊羆而不濫也舜欲若草木禽獸何也  
曰贊化育也夔教胥子而均不肖何也曰肖舜誠難也  
不立何也曰天也

或曰伊尹放太甲而自取之則奈何徐子曰是為武王  
而已矣又孰非之者哉湯誥以伊尹為元聖則湯也既  
師之矣湯於武伯之而亦師伊則尹也舜禹以來未有  
也  
息勉齋集 卷之五解 九

或曰湯於武伯之何也徐子曰湯誥之文何其質而自  
危也武王誥曰時哉不可失若利之矣湯伐夏而夏無  
頑民也豈禹德不若殷哉多士多方君陳召公之篇其  
周德之衰乎

或曰錄秦誓何也徐子曰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嗚呼秦誓猶錄之而棄七制三宗之文哉王仲淹之續  
經深矣

解春秋四條

或曰春秋賤夷狄何也徐子曰春秋天道也而易嘗賤

夷狄哉楚為亂而荆之善而子之即其待齊衛者耳公  
會戎於潛戎亦猶中國哉而易嘗賤之也春秋賤夷狄  
也則天不開魏元矣

或曰公羊以為春秋通濫而胡氏又謂名而賤之何也  
徐子曰賤之是也謂名而賤之非也夫黑肱何以不當  
名乎直曰來奔則盜賊之耳

或曰楚宋平而稱人何也徐子曰誌華元子反之功也  
稱人而兩國悉舉之矣如其仁如其仁

或曰桓公書大有年何也徐子曰史之體也非刺也程  
叔子以為誌怪耳春秋顧能加刑於天乎滕子來朝而

傳謂惡其黨惡其論亦苛矣哉  
息勉齋集 卷之五解 辛

解易五條

或曰易奇何也徐子曰否否易肆而備

或曰節之六爻上則苦何也徐子曰其道窮也比千不  
剖屈子不沉又何之乎哉

或曰易更四聖何也徐子曰伏羲氏君也文王周公其  
三公也孔子其冢宰也缺一不可矣

或曰孔子作繫辭傳何也徐子曰言其上下察也

或曰習坎入於坎窞何也徐子曰教之出也事有聖人  
而不可為哉唯入之則出之矣其湯之夏臺周公之東

乎

解詩五條

或曰風多婦人之言何也徐子曰婦人亂之首也常而為太似變而為莊姜申后未字而為標有梅字而為殷其雷既棄而習習谷風聖人以為足矣將欲苛求之也得行乎哉

或曰齊風多錄魯子何也徐子曰嗚呼其春秋之註疏乎公及夫人姜氏如齊其文隱也存之詩而其教彰矣或曰孰可與徐子曰巷伯白駒哉孰可觀徐子曰雞鳴昧且白華小弁哉孰可羣徐子曰關雎初筵哉孰可怨

思鬼齊集

卷之五

三十一

徐子曰黍稷正月繁霜哉孰為孝徐子曰蓼莪哉孰為忠徐子曰節南山哉

或曰朱子不取舊傳何也徐子曰謂其不醇也

或曰詩成於周何也徐子曰噫風之流也自周始也

解愠

戊子秋七月徐子復為當事者所辱不得與韓蘭之事秩穢為珍琦璋為礫能無愠乎向陽易茂處幽易零能無愠乎太阿不試大呂無聲威鳳受籠赤麟蒙刑能無愠乎誰賞媼母誰節秋茶誰脫左驂誰解絳袍能無愠乎而日斯邁我月斯征悠悠蒼天日月如流能無愠乎

或吉或凶何去何從心煩意亂不知所為能無愠乎徐

子遂買舟金陵之詩言旋練水之鄉趨瞻天塹之奔流

極目地平之突兀披髮箕踞縱酒酣沉思任性發仰天

訴陳反覆千言慷慨哀鳴久而臥去恍若見聞朱衣大

冠其後如雲軒車輓輓來即我云再揖徐子而言曰頃

司事者有所獲愠於先生先生復斷斷不怒數之以罪

僕不能為司事者遊說願陳往昔以為先生解愠可乎

徐子曰命有所制數有所窮陽無所饒陰無所乏生敢

誰怨然而欲垂其翅胡豐其羽既厚其翮胡薄其享則

鄙人陋願先生解之客曰吁先生何若是之暗也假令

小竟齊集

卷之五

三十一

先生少即通籍長日顯榮出入丹陛爭紫闥紅而目不

識世故明不辨西東何堪繁華無一暢通則先生耳之

平嘗被戮之陵溝漚之澤合抱大材工師採擇未精

大材計寧老其材於山陵乎將採擇於工師乎鄙人雖

愚願有言於古也李斯上藥布衣入秦而取卿相定天

下立律度而李具五刑頭足異處妻子就戮則先生願

之乎賈生洛陽年少蒙薦而起一歲四遷而大臣忌之

長沙為傳鬱鬱皇皇遂弔屈原遂賦鵩身遂死長沙則

以下原缺

思勉齋集卷之六

序

禮樂疏序

類宮之有禮樂自古昉也然而古者羣弟子之俊秀者肄習禮樂於其中而以施之朝廷登之清廟而已非類宮所得而專有也即有釋菜釋奠於樂祖先師之說然亦借是以習其文肄其業使得嫻熟於清廟明堂之儀若奏而特以樂祖先師爲之尸故其舉數而其事畧若類宮之專有禮樂則自唐開元宗孔子師顏子于碎雍昉也而類宮禮樂之有疏則又自吾師李夫子哀集列

思勉齋集

卷之六

一

代考哀本朝錯綜事儀而爲之若疏若詁若譜若辨昉也我李夫子之言曰今天下之書總歸六籍六籍者吾夫子手定之書也而書之紀述夫子者於言行則有論語於家世則有家語及孔叢子獨於沒後陟降之精神所以流行今古興起人心特令類宮之禮之樂遂分泰壇泰折太廟大廷之禮樂而爲之者曾不得勒成一書以示來茲此非予之責而誰責矣蓋我李夫子湛精道德被服仁義其精者大者既于先聖歷歷有統系若其旁串百家兼通器數若天官若河渠若律曆若兵農靡不精討熟究具有成書于胸中夫以類宮之禮樂其重

若彼以吾師之多能其該博又若此而不及其當世哀集列代錯綜事儀以爲之若疏若詁若譜若辨而勒成一書是滅沒夫子在天之精神而徒有舜禹之智指而

不言也此于吾師真不得辭其責者故曰類宮之有禮樂疏自吾師李夫子昉也抑思因是有概焉晉宗樂祖代不乏人其以賢士大夫而通其義兼習其學者於宋有范蜀公司馬溫公兩家此二公各執一見舉世不相服而朝廟亦不之用今第有其往來書疏存焉於昭代則有關中韓苑洛先生實精其說晚而得楊忠愍公以授之故忠愍公言樂天下其能難然而苑洛忠愍卒

思勉齋集

卷之六

三

不得施其說于太常而輒落爲野修之樂惜矣今昭代休明重熙累洽以啓哲人而吾師李夫子來矣天子幼冲東正即有條正在昔姬公制禮作樂之會蓋即其疏類宮禮樂者以通疏泰壇泰折太廟大廷之禮之樂而因以成均秩宗之任召吾師而與其三禮正其六樂以秩神人以和上下以禘天地以變陰陽使吾陟降之夫子依然莞爾而笑而地獨公諸賢亦得此一折衷以展厥施也又直禮淵之橋門也哉又直孟戒之絃誦也哉其雖不欲徵奉者所聞而請事矣

丘子成先生文集序

先生今年壽七十二矣室毀居陋敝衣儉介時踽踽行道上或不能絕往還于人又性重口訥言少枝葉以嚴禪俗故少年狹狎輒耳目之曰丘先生丘先生云爾其號爲知先生者無幾人然大約見謂一鄉善士者多獨余見唐叔達語及先生未常不嘆先輩風流不復有二此余不佞所爲讀先生之集而爲之惋惜流涕者也昔周之衰也先正既遠末俗益偷然其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啼噓想像若或見焉今幸先生老而康無恙也又幸同土日覲見而或不知信且不知敬豈可令異世之日傷陶元亮之死而問不我肯穀之人於今日哉嗟

思勉齋集

卷之六序

三

乎余得遍讀先生集簡什拔伍芟煩纂要其必傳後人無疑也余不復述往哲之緒論論余所知見昭代之文傳者據今人尸戶祝則李夢陽氏一人而已然余病其集之雜而間或出之易也其次則唐順之順之才識不逮夢陽遠甚然文即夷演不律而沉澁濃郁所得已足名家先生才不如李學未踰唐而折衷二家更爲典質讀其書忠孝慈儉之德根心生口若渴飲飢食者然斯亦斷然爲丘子之文而羽翼二家以行者也嗟乎余讀先生集所載廷尉公之德粹然也其叙再世而上穆然也源洪基厚幾十世之積以啓先生而放于歐辭北地

毘陵之所藉靈異代之所取道而迺曰丘先生丘先生云爾余甚爲世惑焉語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今丘先生奇窮不敢望里僧矧云素封但子雲旣往太玄經出恐聲銷景滅之徒此時欲附于廬下而不可得也嗟乎高山仰止吾黨其急之無忽哉

勉齋先生易學序

練水諸學士故多治毛詩言正統間五代祖中丞府君以易發解南畿尋中進士爲天順間延綏撫臣扞禦有功爲時名臣而高祖少叅府君繼起復以易舉進士高第於是已學士遂傳徐氏易學云舊言中丞公有易說

思勉齋集

卷之六序

四

若干卷不及梓以行世少叅公沒後子孫不復愛惜遂散佚不可考而嘉靖間邑儒殷氏得其說更手筆之後學莫知其自稱殷先生易義焉然今不可知矣先君子生少叅祖三葉之後世業幾過佚矣奮然起曰余敢自弁髦中丞數卷事業哉於是復以易遊黌序而造化數奇竟落落以及大故嗚呼痛矣先君子生平其所嗜好者莫如易其所自見得意於其中者亦莫如易經生滿坐問難百端信口酬答俱入理解卽負氣不可下者莫不厭其心而去乃其口吟手披窮朝徹夕則其苦心固甚矣旣已次第困有可試徐察之而其心愈和侃然人

已聞未嘗爲不義忍然生而人交歡之死而知者哭不知者歎息也則曷故哉男允祿曰固易道然與儻所謂神而明之矣祿不肖負罪顧得自脫以及先君子祿誠不肖顧良心不容誠居常咄咄自數上能揚榮父母則子次能捧一盂飯坐其父母而飲食之則子次能疾病祈代乃明神卒聽之而脫其父母於死則子乃不肖何如矣而亦辨人子距先君子没年餘而不肖欲生不可欲死不得則揮淚而起復理故業以期得當而報先君子於地下顧檢書籍而得先君子易說手澤猶新而親已永不可見矣竟哉天也痛至此耶而不肖復展卷太

思勉齋集

卷之六

五

洞庭紀遊序

吾友歸文休京兆試報罷去借幽淪之客以入太湖而登洞庭縹緲峯其入湖也據舷嘯酌曰今乃得震澤五百里水滌吾肺腸暨登縹緲峯又大酌狂歌蜀道難已而泣也歸而次所遊歷爲編寄余余亦適有幽憂之疾杜門面壁方得乘尻輪神馬以遊于霄窈之野而俄聞洞庭若至遂反輿以遲之已發編三讀徐命酌徑醉乃捧觴向西南而灑爲洞庭君稱慶也曰咄咄山靈填在震澤越萬禩以來卒無道術之客爲君開生面者而今乃發之歸生之筆點綴若生位置無忒能使君意色俱動也敬奉觴爲君賀得佳客已輕雲霧霧冉冉起西南

思勉齋集

卷之六

六

來曰吾盧恍知山靈意了不異人也嗟乎余因是而有感矣夫佳士神人之主也山水不得則木石無色朝廷不得則輿服藏光洞庭君知得歸生之爲幸而不知又有失歸生之不幸者歸生有筆能開衡山之雲而曾不能博角黍之收誰使歸生浮白狂叫去登縹緲峰歌蜀道難以自傷悼而訟京兆夫子者非洞庭君爲祟也耶敢浮洞庭君而罰之且祝之曰方今天下有道慎無更與朝廷爭客矣

孫續之次韻落花詩序

昔者老子以禮爲僞而禮受其誠歸誠矣然而當時之

禮卒莫之能解免也林放問禮之本蓋傷之也迨今日而爲亂之首者其詩乎人之君子亦何莫不問詩之本也詩烏乎本曰在虞書詩言志孟子知之故曰說詩者以意逆志太史公知之故曰詩三百篇大抵皆聖賢發憤所爲作也詩之亂風頗濫觴于杜子美子美詩曰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夫詩之爲道也而在句句好乎哉吾友孫續之自少稱詩晚臻其境以叩缶而鳴自喻曰缶中叩缶曰空中叩缶曰野中叩缶以誌其境之離又曰息境叩缶而一鳴曰同室叩缶而再鳴曰縣下叩缶而三鳴以誌其境之合而凡詩道并苦之異候身世思勉齋集 卷之六 序 二

安危之殊感莫不隱隱可尋於語次之間今次韻落花詩集則其所云叩缶之三鳴也續之之言曰夫天下一家耳方處堂燕雀微逼烟迷新羅未乾哀鳴難割此不似萬曆晚年遺左竹破六城山崩四路流血千里白日埋光之時乎哉已而聖主嗣興福徼天祐慮危得靜積薪未燃此又不似竈突棟桀之燕而忽熄之以霖雨仍奠之以舊巢乎哉而後我變也得緩帶于軍中即我勞人亦得伏偃在車下方且擊壤以成歌方且短笛以信口忽觸之以落花律重之以石田諸老後先之唱和而一百五十首之次韻以成故曰是叩缶之三鳴也續之

之自言如此吾謂續之之詩有本矣蓋其志不在落花杜子美秋興律云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此果咏菰米蓮房乎哉知其解者或鼓或罷或泣或歌矣而續之又以一生牢落之意胸中盤鬱之思萬物榮瘁之觀三教色空之悟一舉而發之落花之咏寄之叩缶之鳴不必與石田諸老論工拙亦不必不與石田諸老論工拙則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或曰續之既言志矣易不云乎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而必且詮之釋之何也曰詮之釋之續之具有憂乎今之詩亂矣不缶鳴而泉鳴矣泉鳴者道之氣也不缶鳴而蛙鳴矣蛙鳴者雜之屬也甚之不缶鳴而狐鳴矣狐鳴者媚之道也不缶鳴而蟋蟀鳴矣蟋蟀鳴者幽之景也有此四鳴者故詩道亂而言志之詩晦續之自註其有問本之意夫

送葛羅山歸洞庭詩序

余之知山人也以侯馭伯山人之交歡不佞也以詩余故不爲詩然善譚詩復自許知詩吾竊怪今之無詩人而詩更多也有所賞咏非爲喜也有所呻吟非真悲也而有所流連非關性也大要借性情之語以通津要假風月之致以行卑詔耳而妄自號曰詩稱之人亦曰詩甚矣今日詩道之可悲也山人氣冲而貌朴其心井然與

之言若不解者見貴人攢眉而去否則專直任雄幾不知人間有揖讓之節寒溫之態者而後以其靜觀嘿識凡天地萬物往古來今一觸于其哀樂喜怒之性而寄之於詩故其詩清而婉華而不艷逸而節余見之亟以告吾友徐克勤鄭閑馭江無際及吾弟女揚曰噫嘻吾今適見詩人諸君以予言也亟謂之而亟叩之則嘆服亦如予焉吾友唐叔達程孟陽聞予言也亟謂之而亟叩之則嘆服又如諸君焉故曰詩者思也性情之道也山人能不有勢利故性情出焉山人咏其性情故人之性情動焉而山人復曰洞壑數有詩社其兄震甫及孫思勉齊集

卷之六序

九

惟化陸化卿者皆隱君子也而托於詩噫嘻竹溪六逸其今日洞庭之謂乎會山人泊悟邑歸山中余因述大概作序而諸君繫之詩焉

墨卷評林序

國朝以制義羅天下士而天下士甫脫襁褓中即屈首受讀四書五經而發越其義以成一家舉業之言舉業之體字脩句比對偶畧仿六朝之文而詞語尚柔弱復似宋元時人語即有洛陽龍門之駿不得不降心以相從也二百年來青紫之境于是焉存業已家誦說而戶服習而間有豪傑之士見為國家以雕蟲之技束縛天

下太過士無絲見奇而愚謂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天下士自少而句讀義孔姬孟之文長而就舉業以抽繹其義即其志在從禽不盡雅馴於正而仁義忠孝之說既已熟其耳目而浸灌其肺腑安得人籍而遂芻狗相視也則國家二百年來安如太山而四維之也其根本或在斯歟孔子曰夏禮杞無徵也殷禮宋無徵也郁郁乎周禮之文哉吾從周矣聖祖神宗創為制義以登進天下而又明諾天下制義之體此在周人即造士進士之法而在漢人即明經茂才之意也丈夫生而志在天下思得一當四方之役而適丁此時則不於制義途進而

思勉齊集

卷之六序

十

更誰進哉即孔子而在吾知其必從焉然則奈何以為靡蟲之技而不盡心也不佞自少習庭教俯首從事迄今犬馬齒長矣而修辭鍊格鑄意卒不得其解顧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魏駟翁條上賈董遺言而天子信屏奉為名相孟子不言乎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明與設制科以來洪建永宣之間其時人文未茂制義苟若而可後世亦不齒之以至湮沒故無所考徵而遂泯泯也其可考徵者自王文恪公會試文始其後代有作者著聲場屋而論者互有雌黃議不歸一甚有謂場屋之文多腐爛而置之高屋其所翻閱者類取

隨時窻稿竊窺其詭誕不經之體而相詫以爲奇不佞  
心竊非之夫國朝以來仕籍中其擬魏科取高第者代  
不數人而數人抽精風簷之下其文之投有司而傳今  
日者人不數首此數首者業已建前茅舉旗斬將于中  
原而譚兵者乃敢舍程不識而學李將軍軍法不亦謬  
乎不亦謬乎故不佞自成化己未之年迄今萬曆丙戌  
之年其間墨卷無慮千首而精擇其遵制義之體足爲  
後學之師者梓行若干篇庶幾嵩岳在望其可以弗迷  
乎乃其精擇時所竊論辨取舍之意亦附錄後以爲墨  
卷評林云

思勉齋集

卷之六序

十一

文章會規序

辛巳秋七月殷子少方顧子春陽潘子仁卿殷子無美  
嚴子聚甫徐子汝廉集于印子之室而謀曰制舉義藝  
林第一技也業之者一如奕然勢有勝負着有後先觀  
者了了而當局者顧迷也迷則當有以通之通則莫如  
取友又如鼓琴然高山流水陽春白雪不下伯牙而三  
日不理則荆棘生也何者荒之也荒則當有以熟之熟  
則莫如時習又如張鷟然千夫援弓銳氣百倍及一人  
獨射而矢不能舉也何也與索也索則當有以勵之勵  
則莫如羣聚吾輩乘新涼之候兼以同志之雅盍倡社

乎否者迷矣荒且索矣悔莫及矣僉曰都殷先生遂主  
吾盟而立社矣及盟之日復有言者曰諸君不見制器  
者乎朝而居肆暮而市之方者方員者員無一人敢詭  
於度者規矩設也又不見將兵者乎日中受命臨敵而  
棄之解甲休戈星分瓜散者約束廢而號令弛也誠多  
諸君立社之意則奈何而不設社規僉曰都俞哉遂命  
不佞曰汝汝廉余社中惟汝明允遂以汝定社規不佞  
既謙謝不定衆復固請則諭於衆曰盟定乎曰定矣盟  
現從乎曰從矣他日無後言乎曰無矣乃議六條合前  
所僉議社規共得八條而謹書之因是有感焉曰嗟乎

思勉齋集

卷之六序

十二

吳伯霖制義序

吳越間吾友伯霖常爲學者導師十年前學者好怪爭  
爲牛鬼蛇神之誦以相誇張伯霖行卷獨雅粧淡掃一  
似孟章之遺韻人曰伯霖此法當失余曰得既而宛陵  
之所以提乙未者果此法也宛陵雋而學者喜稱平雅  
矣伯霖行卷又變爲沈鬱淵渺之格非創獲驚人語弗  
道也人又曰伯霖此法當失余曰得既而秣陵之所以



捷戊戌者果此法也戊戌以還學者事幽尋兼習俳語  
雜史玄半雅俗此道蕪穢矣而伯霖行卷獨先為秀潤  
韓麗之文趣必與衍律必整潔人又曰伯霖此法當牛  
余曰得既而同安捷以秀潤慈溪捷以韓麗今平湖之  
捷亦趣衍而律整也伯霖常開文氣之先而他人卒收  
伯霖之實其故有不可解者此伯霖所為排側於富貴  
在天也韓子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伯霖富有日新文  
凡三變而三扼其要以此爭時又何患乎終不得也天  
或以伯霖善鳴而恐其速飛故且少摧其羽乎先輩傳  
錦泉金星橋等俱以晚成伯霖又何不自信也且伯霖  
思勉齋集 卷之六序 五

今以時調鳴耳天猶且愛聽之而遲其飛異時在承明  
著作之盧鼓吹百代法備一王北地亡其矩矱濟南失  
其脩辭則其為善鳴也聲尤宏大而遠天又惟恐伯霖  
飛之不亟耳伯霖何不自信也余與伯霖別十六年而  
相見於婁江伯霖出其文題曰瑤草者授余讀之而慨  
然太息曰嗟乎同病相憐乎何以教我余黯乎無以應  
而知伯霖所為收其實者在瑤草矣因相與飲醉醉中  
作是篇貽之伯霖曰吾遂以子說序吾文

悅響序

今夫黃鳥之鳴春也千林皆嘯笙簧互答彼豈不悅而

若是故昔人以為友聲而當其百嘯嚶嚶豈惟鵲鳩反  
舌即羣鳥止啼戢翼林坐少或雜之而後乃風人韻士  
携雙黃柑一壺酒息于灌木廣陌之旁以聆其和鳴之  
意而仍有公冶長介葛盧之屬舉盃白眼辨其或豫鳴  
或不得其平而鳴也者而後短謳長詠天籟相聞而作  
斯乃春思之至樂悅響之極趣矣吾友虞山瞿本初錢  
受之集諸同志之文以行題其名曰悅響而索予言為  
引余惟悅響者友聲也兩君東南僑士冠冕吾黨凡屬  
交遊寧或在聲應之外則斯集也信乎其為嚶鳴之響  
矣吾獨懼黃鐘既作瓦釜不止則雜甚也願四座且勿  
思勉齋集 卷之六序 十四

喧可乎歌者自苦聽者自希則孤甚也願惠而能好我  
可乎且羣督繫繫取道一夫唱子和汝而非特見則混  
甚也願令德唱高言識曲辨其真可乎如是而吾黨二  
三兄弟以頃甍相屬考鼓擊拊合軒轅氏之律以為國  
家定雅頌而千載之下具知斯日也有數君子之善鳴  
斯為吾友題悅響之意云爾

姚孟常制義序

予於國門所懸制義鮮不觀也而觀之鮮有竟者予是  
吾黨之遊余者莫不盛知予之薄今而嗜古也前年春  
予讀書于虎丘山房友人姚孟常貽予以近作制義十

餘首一觀之而服其才三四讀之莫不有當於心而孟  
常來索歸迫予乃手自抄數通以緘貽同好者而因為  
之言曰君輩相謂予薄今而嗜古請試觀今予所為抄  
之校之累牘以登之遠緘而致之者此何物乎諸君觀  
優人之演古者乎今夫古人之當日其不俳且歌也明  
矣今優也俳且歌然而當其情境忽現笑貌儼如觀者  
不曰此優某而直曰此古人某也甚而為之拊心或惟  
智以流涕太息之也今經生以制義為聖賢之役亦若  
是而已而余又何薄焉諸君必以予有覆瓿之文觀而  
不克之篇為不可者予又請有以解之鄉人有為予言  
思勉齋集 卷之六 序 七

之為阿其所好也乎於是吾黨之遊予者釋然於予之  
非薄今者也則孟常氏之故也會有梓孟常之文以行  
者而請序于余余謂曩之言不足以盡孟常之人也而  
足以盡孟常之文猶憶往年徵茂苑之賢者于傅子晉  
子晉率爾而應曰姚孟常君子也詩不云乎惟其有之  
是以似之則予優人演古之說又非乎然而論制義之  
大致固具是矣遂書而與之  
陶逸則伐木齋稿序  
婁江陶子行其伐木齋制說寓書不佞曰非子不能序  
吾所以子其言之也余言之曰往日道婁江過陶子留  
思勉齋集 卷之六 序 七

也故吾謂子之道遠矣陶子曰否否吾能博取而一貫之試示子以一斑可乎於是盡得其制舉義讀之則見其奇而法婉而葩沈洋而深與果有似易者似詩似禮者與諸子相出入者余稱善不置於是陶子起謂予曰吾亦以取道之說復子也吳人有適京師者路遇異人謂之曰子今佻佻甚勞苦吾有術于此子且瞑目於是爲之施符水誦密諦其人但聞木杪風颯之聲不須更張目則已至京師矣後在貴人坐貴人遍詢客以江淮之險齊魯之修諸客亦競酬對其人瞪目不能出一言何則亦取捷之患也而子爲我願之乎予起謝曰子之思免齋集 卷之六序 七

離資社草序

予既以老宿顯爲時貴人所棄便欲用蘇長公居儻耳意漸喜不爲人口所錄人眼所識矣無奈雲間徐孝若相刺促之不休曰敬以離資園社草累矣不得子言弁之無以信諸識者而爲茲集光予既不能自固乃許爲之言曰所謂離資社者今歲徐孝若暨馮仲先何康侯同讀書於王子顯離資園二君子朝夕積有篇帙而子

顯與到間一拈筆亦遂斐然於簡中孝若華亭相公孫子年未弱冠寶氣新露若發穎豎而吳越間瓊瑋氣類各披函傾篋以效友聲於其前故孝若錦囊中不獨有朝夕兩君子篇什及其舅氏子顯文而若雲間若曲阿若鹿城若練川若婁江諸名家新製無不若拜成賦列頽行而聽指揮而是時適有南宮贖元之事三君子慨然嘆曰嗟乎信夫名不虛立士不虛附也且夫人有葉公之龍而好之而又有劉累者得帝乘之真龍而醜而食之是以大江之墳冥海之澁多有垂頭俛角爛死於泥沙之怪異也今也龍馱在茲我不可不少發其光怪思勉齋集 卷之六序 八

上谷三子稿序

先是侯豫瞻舞象之年已借其弟梁瞻雍瞻行其三試草吳中觀者共賞嘆以爲起東氏有才子三人焉越今三載以往而郡邑博士及守令大夫歲時之所省試直指使君與保釐大臣觀風之所甄拔又父師朋友朝夕之所劇程則三子無不哀然名占高等上出其玄黃白鏹之錫下亦不失齒牙間利也而鴻裁雄製亦既盈筭矣蘇子瞻云士如精金美玉不卽人而人卽之以三子

之才都鄙小試上下自厭今懸其文以問四方又安得有異同之口哉而後四方臭味聲氣自賞未遑謀面明徵厥辭一日立朝兄弟競爽而盡替之朋相顧驚喜曰夫翩翩鴻漸而來者即曩日上谷三子耶宿名妙年物望自協一旦攝恢誰掣子肘則名世大業於是焉在宗子相所謂朝趨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鷲不必鳴岐山而麒麟亦可爲構杙是在三子勉旃哉乃今日談者又欲規三子以處錚居後謂且無事徵名夫于將莫邪不謂則缺此亦立朝以後之弦章也春初有人自燕寓書予者曰足下文章之聲幾走淮之北嶺之南而問問宦

息勉齋集

卷之六序

七

干吳中及貴地先達則鮮有識足下面者而足下又且朝衣養食而聯語夫楊子雲落托守玄豈作秀才時事耶嗟乎唐人有詩曰有才不肯事干謂何用年年空讀書則予不佞既觀其效矣

趙以誦樂序

予與吾邑前後諸文人送往事居奉前提後項背手足之相應笑應馬之關生以助消日月於彈丸之上者蓋幾三十年而吾邑之諸文人無不于見也其不予見而經吾門竟過者幾可知已而後予乃得散髮狂歌以自托於寒賤而無怨焉則惟二三子之賜也夫逮予晚

論交而乃得趙子以調及侯豫瞻兄弟汪無際李縉仲徐克勤十餘輩李于麟曰天實生才不盡惟不盡而後揚扞千古臭味四海矣倚歎才之爲言也哉以調性度樂易能笑語喜飲酒與之交者溫如飲醇爽如啜梨其風流所宗蓋昔者郭林宗陳太丘之流而文情特敏妙領發於虛發頽於卓思渺而不僻語艷而不媚其冲遠超異似得許石城諸理齋之深焉以調于吾黨于所亟賞衆所推服皆曰如此于樂爲多方諸友言之者既見以調挺出衆流榮施吾黨而又見比肩以調十餘君子者其文其人皆有書然可稱者也

息勉齋集

卷之六序

七

題竺林院社蔬

吾邑勝遊有竺林院云今歲趙玄錫上公車歸而集其同志友暨門人談蔬於其中玄錫天啓風慧擅勝此道其於振華振秀殆有神解而一時友若問人皆騁驥少壯一日千里慮孰先登耳寧慮下駟哉不踰月而社草成帙不半歲而傳寫丐錄幾遍潤一邑矣諸友既不能禁其傳因合謀梓之題爲竺林院社業以問四方而玄錫則以弁端之語屬余余于此道不食其實而老宿于此久矣故當祭酒則請爲言竺林院之故而已矣往時徐大宗伯叔明先生暨張少司馬希尹先生少賤相昵

同誦習于此誦不四五年各成進士去爲時大官且列  
名臣宗伯以年及致政歸徘徊故遊俯仰感愴乃捐貲  
作院以志曩跡余猶記其祭張少司馬文云少與公周  
旋僧舍旬日一肉爭者爲快嗟乎希尹詎知至今日也  
其二云僧舍正此地耳余有異焉此地蒸薰頃誦垂四百  
年未聞有若石頭臨濟出于其中而第以宗伯司馬暨  
今玄錫師友爲外道證果又以宗伯司馬暨今玄錫師  
友制舉業爲枯花妙諦而又以今玄錫師友合往時宗  
伯司馬爲傳燈慧業則此地固善結文字緣者哉或曰  
子不遠務而近述何也曰叔明先生何容易言也其文  
思勉齋集 卷之六序 三十一

自題易義

當西漢尚經術之時齊魯間諸儒相與語曰遺子籙金  
何如一經而其家庭授受父子相期亦曰穎門一經取  
青紫如拾芥耳於是歐陽夏侯韋戴諸氏先後儒林  
纍纍如也然予疑其時豈無穎門一經累葉不振饑寒  
困頓取笑鄉里者是以朱家任俠卜式收種豪傑之士  
從吾所好豈必世守一經一誤再誤以內則蘇季子莫

爲銜恤以外則主父儼無從乞貸而後矜匹夫之不可  
奪志也哉然士而當此亦可傷矣是以韓愈三試禮部  
無成三上宰相書不報遂思排國門而東出尋幽栖以  
終老鼠憂闕恤爲賦憫初蓋悼初心之變化也又况縉  
紳閱閱先烈依然祖父遺書手澤猶在而遭罹厄運一  
旦思廢者哉史遷之腸一日九迴阮籍窮途慟哭而返  
乃今知其有由耳予不肖練水名家代有文翰義經之  
貽自我五世祖中丞公始高祖嗣經復紹甲科徐氏之  
易遂爲一邑冠冕迨我曾祖泮宮早頌家業遂零大父  
白首耆儒終貧且窶我父在苒一儒不克下壽義經貽  
思勉齋集 卷之六序 三十一

如爰及藐予小子予猶憶童時侍我大父於客前客笑  
謂大父曰公猶能記蔡虛齋易經正說乎大父笑曰此  
亦何能頓忘客因謂予曰若公少時觀易專誦正說口  
復心記遂至暗誦如流故今聊用戲之耳予時見書架  
塵土之中正有正說丹鉛滿部不下十萬餘言而紙故  
字漫殆將毀絕予正怪丹鉛手識既非吾父而手披口  
誦諒在積年何人嘔心之書乃飽此蠹魚之腹及聽客  
語乃始慙然而吾父之潛心是經則不肖已得於親炙  
折衷諸家彙成大帙隆冬盛暑不廢手抄迨帙經兩瀛  
字半殘缺門下執經頻次黠定而我父時已過瀕再嘗

經始披閱手錄復歷春秋今其手澤尚存經笥時發觀  
視但有痛心嗟吾家於易亦何下王氏青細之業越人  
不龜手之方也哉不肖駘宕之性有愧先人之勤然習  
見兩世脉脉之意遞流以及藐孤執書流涕何獨司馬  
子長爲然且少罹孤貧俯仰無藉亦詭頽經青紫少丐  
餘潤則橫經寒寒形影相弔解疑必求訓詁制義訪諸  
先達一歲之中何嘗竟展高閣偷取少閒友人汪無際  
曾索觀予易義賞嘆彌旬章章抄寫仍爲書報曰先生  
此書足爲今日獨步譬之唐人七字詩則摩詰娟秀已  
是起乘子英雄渾尚隔一塵不意經殘文弊之日觀此  
思竟齋集 卷之六 序 三

奇觀也憶予三十之外館於梁溪雨窓燈案作成易說  
流行諸名儒間顧叔時貽札讚嘆以爲深造自得之蘊  
予時隱心自付磨礱藉手是經遠紹先烈近酬祖父若  
夫上之達經術於世務下之垂素業於儒林侈念縱橫  
亦何不有而數際奇窮路必增燈天之机我若不我克  
歲月如流忽當知命又長兒夭折嗣經無主天人酷毒  
俯仰潸然嗟乎予殆讀易而不得其義歟所以俛延壽  
於京房有得吾道而殺身之誠也易不云平易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四世一經百年無告正在窮而變之日  
矣第韋編三絕已磨我於盛年尚俠牧種誰能習於既

艾第可投册塵架自同散人問農圃以謀生遊醉鄉而  
不返則亦屯之既濟君子幾不如舍之義也詩云逝將  
去汝適彼樂土予於斯語蓋有契焉於是特取尚書爰  
授中子易之陽九自予結其屯書之疏通有子肇其迹  
我祖宗有知憫既往之厄喜一變之通倘亦適然笑乎  
而予於義經既已去之遂成墮甕醜焉還顧終戀遺籍  
平昔周旋豈能恣然哉於是再取夙日制義手自選定  
爰得百有兩篇諸篇皆三十餘年之中燃髭瞪目之業  
耐有長短不同新陳亦異而神理無間新陳心機豈問  
長短如有隻眼定爲括目若將布示堪作世珍故重爲  
思竟齋集 卷之六 序 三

拙寫分爲二帙載之笥匣無殊有美玉于斯死之明几  
再嘆少知音於世庶使後之君子尚論不肖者不謂我  
輕棄其舊業云耳時繕抄之役日當乙卯之仲秋地在  
瑯琊之別業而瑯琊別業適有楮師裝書畫於前堂匠  
人築精舍於後苑予亦死死抄寫是編聽覽之餘不覺  
喟嘆嗟乎書畫方伎也園亭閒館也而方伎珍流人間  
不啻拱璧閒館巧營池際橫縵丹黃至若此一百二篇  
何行不挾風雲何字不當珠玉而孤客手腕自脫誰人  
過而相問咄咄各篇釀成五鬼昔殃韓愈今崇徐生撫  
此篇章憤然欲吐而孤客還顧又自悲也彼楮師匠人

區區一伎經營丈尺之間而擇術簡易俯仰寬然朝而受功夕便得樽俎額門經史之氏志拾青紫之人竟何如哉是以孟子與言於堯禪退之有羨於二鳥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而易以樂天知命爲不憂今吾子孫將何從哉乞靈一經揚名於世以顯父母上也苟其阨奇之運世世未復支離憔悴又且如予則亦曰儒者之子孫夫有所受之也改經不改儒其可矣萬曆乙卯閏八月書於婁江明志堂

侯豫瞻行卷序

今夫人世之難得而可貴者才子也然而有才矣而德不合若魏收祖奭之屬其才也穢卽有才矣有德矣而

遇不合若范丹陸羽之屬其才也瑣卽有才矣德矣且遇矣而早不合若馮唐公孫丞相之屬其才也鈍卽才矣德矣且遇且早矣而家世不合若伍伯市井之相諍其才也寒嗟乎人固患不爲才子也然而穢也瑣也鈍也寒也才子亦不易爲也哉而要之穢也瑣也鈍也寒也才子百人鮮不九十天亦難爲才子也哉今戊午秋南國放榜吾友侯起東之長君豫瞻爲登科第三人予不爲豫瞻喜而爲豫瞻能爲才子一吐氣喜豫瞻之爲才子也久矣九歲能文舞象之年入庠垂髫而試必冠

思勉齋集 卷之六 序

主六

軍老宿避席古今經史淵淵于心灑灑于筆此可爲上谷氏才子乎而資性澹穆出入孝友則才與德合也于邑冠邑于京兆冠京兆則才與遇合也弱冠而稱餽廉未三十而擢選科則才與早合也與高曾之弓冶服祖父之規矩則才與家世合也凡才子擅一焉以爲難者而豫瞻獨合收之以彰施才子之采豫瞻亦大愉快多取不讓也哉而豫瞻之季弟雍瞻又嶽嶽接武而起在晉機雲在宋軾轍此其兄弟際遇之奇又在才子不穢不瑣不鈍不寒之外者矣予始弱冠餘出而論交于里中而遂得起東爲昆弟交其時意氣相期不遠耳予亦

何才之與有而天之祝我如不我克以迨于今故見豫瞻兄弟才而休明蕃祉而喜爲之言以弁其行卷也然而莊周才矣而不願爲才願居才不才之間又何也豫瞻兄弟其勉爲十六族之才子也哉

思勉齋集卷之六 終

思勉齋集 卷之六 序

主六

思勉齋集卷之七

序

送熊邑侯擢戶部主政序代

萬曆二十一年春西蜀熊公由吾邑嘉定尹入為戶部主政戶部國家錢糧之司所以以上經官府之費下校山澤之供其責甚鉅四方即有水旱肥磽異故監司奏請故事不得戶部覆覈輒罷不行其為四方所望又甚大乃戶部自計相以暨諸曹悉自他官以入其會計之數非所素習而吏或盤其中長子孫故其弊實亦甚多論者曰其責之鉅也非勇弗任也其望之大也非仁弗慰也其資之多也非智弗察也是寧獨持文墨議論苟以塞責者所能辦哉故官惟戶部為難某曰若然則天子聖明所以拜公是職者甚當公益智仁勇人也吾嘉吳之下邑也而濱於海其人無所習機利有梗托以必吐而後止故其民似朴而悍國朝之賦獨倚東南嘉環六百里而遙故其邑似僻而重其地北隸姑蘇南隣雲間浸淫於虛橋而土實沙瘠宜雜種獨不宜稻故其俗似奢而貧先是為吏茲土者以為民悍則捶楚之而不憐其朴邑僻則夷治之而不念其重俗奢則脂膏之而不惜其貧以是民與吏兩相齟齬而兩至於弊上苦下之

思勉齋集

卷之七 序

一

難治下又苦上之難通豈不哀哉公以名進士來令於斯始進其父老與之講論其土宜而遂一定更始義不

令終瘠吾赤子溝中以為父母羞持之六年而教化行邑遂大治嗟乎始公下車時吾亦見公之難為也民悍而俗侈土瘠而賦重且水旱癘疫頻歲相仍寡婦孤子係繫於道而監司急稅移文盈閣司農復以催課無狀指名奏罰六年之中公以無俸居官者幾歷其半公曰吾知冰炭之操不負朝廷撫字之勞不負百姓而已不知其他迫掣肘益甚葛藟莫解則慨然亟欲上章自劾去終不忍催課殺人以媚主者而民輒扳號隨之涕泣

交流若失考妣公亦為歎歎而止當是時吾邑士庶眾口一談相謂公道盡矣幾無天日會天子仁聖賞不遐遺而得今擢予固知公之必不難於戶部也以治嘉定知之也然今公所治戶部乃前者稱四方所望甚大予不佞復敢畢其說焉吾邑土瘠不宜稻前令茲土者莫知為民請命監司例以他邑稅拔額徵之小民及期勢無所得米則不得不賤出其雜種者更轉賣糴於他邑以是轉運耗窳而僱戶逃戶十室九矣近年得公深仁地官習事以有折色之議而民用是少甦然吾憂後之繼公者或懈而司農之施惠者或倦也公仁且當事嘉

思勉齋集

卷之七 序

二



又舊治也遂以爲茲土定萬年之計公得無以見及於斯乎噫嘻吾誠耄也然東南國家之根本故不得不悉言以告也

送熊大尹權貳司農序

今夫物皆適於用也而貴玉人皆綱於使也而貴長者六府之用玉不與焉至以爲圭璋則弗得玉弗以爲長者之效或有時而誦矣而至寅亮變理之用保世滋大之功終非薰膏自喜者之任以此見玉與長者之貴然而辨玉不難也辨長者難又非辨長者之名實難也辨其如玉者難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未知君子之賤

思勉齋集

卷之二序

三

珉而貴玉者何也子曰夫玉其在石也精神見於山川而氣虹升於天迫其剖也清廟以飾圭璧以成上帝以饗其器則重矣且其爲物也其溫似仁其栗似義廉而不剡潤而不耀瑕瑜互見而不掩琮琕相振而不爭其德則良矣器之重也德之良也故足貴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是故如玉而君子矣由斯以談人而不比德於玉不足以謂長者始某見漢史所陳說未始不以長者爲兢兢則未嘗不掩卷而想慕其人迨壯遊四方而庶幾見之然踔厲廉幹有聲者肩立而長者終不可親也嗟乎珉多而玉寡則玉誠貴矣自某得當吾邑侯

熊公而知長者之效益可貴重先是今茲土者一以爲擊棠一以爲甘臨甲張乙地寬嚴相齋終不可成治而俗日以偷侯旣至進諸父老咨諏便宜而錯綜劑遂爲吏吏以濡沫邪翼之恩惠小人也而法不可借以摘伏擊斷之威緝豪右也而義未嘗過閭閻之遠不調而得所欲而馭胥史寧過於嚴堂簾之下不肅而教自成而待子矜不嫌於怨酌泉以自潔而不矜其名戴星以勞民而不居其德其爲催科之拙卽官可去而民不可殘極其無字之仁雖人以欺而我必以信六年之間不爲察察之政噉噉之聲而邑之士民莫不就之如日月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四

嚮之如陽春依之如父母吾乃今益知長者之所以可貴而非玉誠不足以相爲比也今者天子聖明察侯治邑高等權貳司農寅亮變理由茲以始長者之效亦旣著矣然某不佞復敢以玉而畢其說於前也夫玉一也置之三家之村則爲三家之寶置之萬室之國則爲萬室之寶置之廟堂之上則又爲廟堂之寶其在三家則櫃中之寶也其在萬室則玩好之寶也其在廟堂則必其飾爲瑚璉斷爲符璽上以祭禴祥下以鎮氛祲而後可以號於人曰國器今侯旣置之廟堂之上矣吾聞卜氏之璧其始秦趙國王爭之澠池之上其臣藺相如因

之以成名至後失於道而童子得之以易搏黍吾又聞  
黃次公之爲漢長者無兩也迨其爲宰相而不竟其功  
名語曰捧璧而履冰誠喻其貴而更懼其半九十也某  
旣慨慕侯之爲人什百而一觀而又竊附於君子贈人  
以言之義故始終以玉爲喻如此

賀胡邑侯考績馳封序

我父母胡公旣以才賢焯著保釐大臣心旌其能以移  
劇宰長洲矣而我嘉自縉紳文學暨父老齊民久而思  
不衰有蔽芾其棠之嘆乃縉紳文學猶知濱海僻邑非  
所以淹大賢而遷轉出自朝命故其思也猶可自解若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五

父老齊民則直以爲取諸其懷而奪其抱哺之母而已  
矣故其思也特甚今歲春公合兩邑三載考績以上太  
宰天子嘉公循良有成爲推本所自覃恩封其太公暨  
太母各如公秩公捧綸拜舞喜可知也而其時太母適  
舉七袞之觴於是遠近紳裾擗稱頌助公喜怍而我  
嘉父老若干人永懷懿德沉吟不已特走千里乞言於  
予以求致其禱祝之私予惟人子所以事其親者其道  
在聚順而古之王天下者推其至德要道亦惟是聚四  
海之歡以事其親而已胡公辭親事主分符吳邑俾百  
姓得職去而彌思是民順之天子予嘉馳恩寵錫是君

順之大臣推轂臺省虛席是士大夫順之公合君民士  
大夫之順以致其歡於吾親而太公太母固天錫難老  
齊壽平格舉一爵而北望闕廷百頓首謝曰臣兒幸無  
獲戾以使老臣夫婦得盡此觴也願陛下萬歲舉一爵  
以俯孩齊民若干人而再稱謝曰惟是諸父老不忘吾  
兒以施及老夫婦爲舉此觴也願諸父老永康又舉一  
爵以進諸遠近紳裾而再揖酢之曰小兒幸奉家教從  
子大夫後以得施惠老人願諸大夫各百歲則太公太  
母今日之歡已無不得而公之所爲聚順者卽他日秩  
進台柱祿養萬鍾亦豈有加於此也哉然而公所以致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六

此者有要焉亦曰俾百姓得睦焉已矣吾邑僻土也又  
敵土也又瘠土也或以其僻而繭絲蝕之曰是暮夜無  
知者吾得吾欲焉已矣否則以其敵也而虎冠彈治之  
又否則以其瘠也而傳舍漫視之則民各有心煩議靡  
雜卽謬爲恭順矣亦及同利之輩而止耳公旣赤心白  
質恪奉義方旣得吾邑惟力是視卽閭里銖兩之奸無  
不洞察亦無不立散卽小民纖悉之苦無不詢度亦無  
不剷除以人道畜揀史心不萌此輩無良之猜而揀史  
輸其誠以予翁視青衿口不道士風薄惡之言而青衿  
從其教至其褻躬清謹聽斷廉平勤勞民巖戴星出入

卽古循吏有不能居其右者嗟乎誰爲敵民人情不遠  
苟爲父母赤子自號此吾邑父老所爲見在瞻依去後  
夢想倦倦渴其順於公而卒之上下交孚旁皇周浹公  
乃得聚百順以事太公永母者乎

賀崇明令唐公臧承晉秩地封序代

崇明余州隣治邑也其邑賢士長者於余非姻卽友也  
故余得悉其邑之情始邑重民間銓部實得唐公來今  
崇明而交相賀也曰吾今始存父母矣蓋其民陵削之  
餘不啻枯鱗河潤之恩而唐公湖產也於吾吳爲鄰壤  
其家世脩德名世挺生此中稔聞之如公者高文淑行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七

望協公輔士民尤思得以爲父母師率若東人之親周  
公也公來而釐弊剔蠹則庭中清矣立甲戩伍則宇下  
肅矣抑強扶弱則境內平矣崇儒禮頌則上風振矣而  
本之以仁心標之以清節昭之以明鏡運之以神機卽  
魯恭在中牟卓太傅在密其何以加於公哉近者遼左  
征輸普天加賦崇明沙土產薄亦既勉爲輸將以急供  
上而主者一切督辦額加不止公遂毅然爲百姓請命  
謂邑沙瘠鹵瀉其生產比他縣不得什之三而隸從征  
例是無民也無民其何以有邑其謂締符臨斯土者何  
監司撫院知公不可奪今邑中訟議寢矣凡公所爲盡

心民瘼皆此類也其士民始以公來也而喜旣以公之  
哺之誨之顧之復之也而感旋又以海之風濤土之瘠  
博俗之椎魯恐不能久怡公也而懼則其朝夕未嘗不  
搏頰呼籲曰安得聖天子明燭萬里之遠察吾公治狀  
而爲異等寵秩之以娛公于斯乎乃者聖天子覃思中  
外異等恩數果下矣公以治行高第兩膺薦剡與恩詔  
合例得晉秩地封父母與厥配而邑之士民更手額交  
相賀曰吾今始得少援吾父母矣邑中士夫諸長者  
羣來擇言於予以爲賀予敬語之曰往者蘇郡七縣之  
中以崇明爲小邑今不得爲此語也遼海騷動諸島沸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八

然崇明北直淮揚南富閩粵是金陵江海之東門而山  
東海道之根窟也惡言藉藉妖氛無端予吳人也卽官  
江右詎能無桑梓之慮今得唐公之重吏於茲土文武  
備具人樂爲用葺爾海邑隱然巨鎮以爲我三吳之保  
障卽唐公且夕內召非久於斯然不在銓部卽在臺省  
地方諸事可以號呼板援也且今日所經書拮据厥爲  
世規可以長恃則崇明永安堵而東南半壁胥賴之  
然則今茲之賀凡在東南諸士夫皆當舉彼巨觥以升  
公堂而且頌且祝也豈但本邑諸賢士長者已乎  
賀車千戶掌印序

漢制非軍功不侯故隋陸無武至今猶惜然則大丈夫  
生必封侯死必廟食不以武也其曷以哉漢初豐沛諸  
將相其人恐有虜揚咆哮之姿感秦而殪項位亦當其  
能乃後孝明嗣武李敢公孫賀李廣利韋咸厥張材官  
之技其氣力不能過中庸而亦皆取金印封侯大者開  
國其次亦不失關內侯則豈非以遇哉如數子而非武  
者難以冀矣正德中王姚江將軍有功再破逆黨僅得  
爲伯成弘間王威寧在本兵亦累著勞勩終不得封侯  
則亦漢人之遺意而終不令儒者侯也夫以武則以蹶  
張材官之技而可以成功以文則雖以英雄豪傑而終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九

束於制然則丈夫而處斯世者將安從哉且吏部實掌  
文臣銓衡循資計歷而進卽復有臯夔之聖伊周之賢  
卒不得越魚貫雁行而高尺寸本兵之權武臣則有異  
焉苟真才畧之士不一二轉而能開府建旆故今世士  
多文少武余甚嗤之客言車君雲巖少習儒卒以父兄  
之廢而爲武其人韜鈴之畧弓馬之技無所不暢曉而  
要之雍容都雅以歸於儒夫新建威寧以儒而競武故  
無大就車君以武而劑儒吾知其必有成也車君勉乎  
哉且今車君之奇十不見其二而當事者業爲之國士  
相遇隆恩異數委之以柄授之以權又况當其泥蟠而

天飛處囊而脫穎則其勳績可勝道也哉生擒頡利頸  
係單于馘斬樓蘭王由是而飲至由是而頒賞則前所  
謂拜將封侯大者開國其次不失關內侯豈足以爲車  
君道耶車君勉乎哉

賀謝丞臺薦序代

治天下者不可有所忽何則遐遺者近之憂也細捐者  
大之累也是故世之治也爲善於幽可得而賞爲惡於  
室可得而罰則其君若臣無忽之效也亂國之政下竊  
而上奸於是巨奸山積弗問神聖伏匿弗錄矣今天下  
議者認認然有厝火積薪之慮謂國是未定國威未伸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十

爲大戚曩予在局則又不勝私憂過計曰夫已民何以  
弗罰罰又何以格也夫已民何以弗賞賞又何以壅也  
進而助勳拮据惟是爲大慮其不得行者退而佛屋藉  
嘆有不遑安處矣議者或謂余曰編衷曰狎狹然余寧  
受言者之譏實不敢有所忽巨細遠邇之間以負付托  
之重問嘗凜凜自盟曰無敢忽治本也賞罰治機也吾  
道是也余幸遊士君子之間輒過慮其多所忽然患其  
忽丞簿若職更甚其爲之者曰吾日暮途遠安知其他  
其監臨之者復曰吾安能二於小吏與吾善者爲善人  
與吾惡者爲惡人而已而後罷軟充位貪暴公行國法

玩而民膏腴則其爲也如儁李謝君之爲丞北潯陸君之爲監臨則余又奚患矣嘉定縣與吾州隣而地薄民敝又苦稅重其協令而理者有捕丞有糧丞又有水簿糧簿與典史而至地薄則生儉民敝則俗澆稅重則遭積協令則權輕僚多則事軋故曰爲糧丞難謝君謁選天官來爲之期年而令以爲能民以爲便其邑之士大夫以爲賢余聞之人有戶遺稅而鬻妻以償者謝君憐其情爲滄泣而捐賞代之償此其仁心爲質好善無已無論溪壑其欲鷹鷂其治者未可同年而語卽以視吾州之丞何如也余每對人侈言其事復嘆息格拘塗隘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十一

於今卽有廣濬翁歸之才不得自效以應國家拊髀之意而乳虎屠伯或得循資而需清華之選則謝君且休而責報於天乎余聞謝君有子曰錫教賢而才于公高顯門第其在是矣乃予近閱邸報侍御陸君政成而報命果以謝君騰薦剡若曰方今緩急異才則臣任縣丞可使嗟乎此余所謂無所忽者也以一縣丞賢至煩天子耳目之臣爲之明揚而論薦之而况其大於此者乎以謝君爲一縣丞賢而舉邑知之天子耳目之臣知之至天子亦知之而况其進於此者乎是舉也有三善焉爲國家廣顯俊之途一爲天下隔風勵之路二爲善人

昭公道之賞三故曰治天下者不可有所忽也

壽大宗伯太室徐公七十序

吾鄉之先生今休沐里中而有海內望者則吾邑大宗伯徐公也公以道德文章著能三朝而自致於秩宗之位天下士大夫咸謂克典三禮無踰公者逮乞身之疏三上而亟致其政歸也天下士大夫欲挽之而莫慰也而鄉之才俊之士歸焉奔走伺候莫不願得其緒論以爲樂然則公之出也天下宜之國與之榮公之處也鄉人安之家與之樂而今歲辛卯之仲冬公壽七秩高矣天與之慶公於天人之際家邦之間則寧非得全而全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十一

昌者乎徐允祿曰余幸得隨門下諸士之末時侍先生杖履於歸有園而稔知其致此者不偶然也始先生初仕世廟爲禮部郎而分宜相富國富此之時政以賄成官常滋慝忠佞混堦榮枯綠覆而公以泊然無營一心秉職以故不遲於富事者而久之出爲荊州守是天下之大節也其守荊州也時景藩以吾君愛子封國於楚而以窮人之言欲私沙市公不恤以身爭之爭之不得而歸之富是時也國本危於累棊龍子幾於富璧凡僥倖非望者孰不潛市翼戴之私而公以區區百姓之故不憚舉九族而付之一擲是天下之大仁也已而國是

既定公論既彰公以漸融顯矣至今上而大拜晉大宗伯而江陵相當國當此之時以櫻肉爲察以烹鮮爲政官既養息民亦勞止而公乃隨方矯枉因事輸忠爭則名高矣而傷國體故不爲去則遯肥矣而委君貺故不忍是天下之大忠也迨江陵罷而國是又一變矣大臣容容小臣察察褊心者爭阿黨者嘿一以揭日月以隨風波而公乃連疏致政浩然而歸是天下之大智也吾邑土瘠而賦重地生木絮而官徵粒米城市之外幾成墟莽矣公爲白之當事者而始得折色之議三四年間民得少蘇夫公鄉人也以鄉人而條陳其鄉之便宜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三

苟有一毫顧忌嫌疑之心者豈肯及此哉是天下之大義也吾聞壽者受也受必視其施矣乃今公之所施於天下者何如哉是故宦巧則貴可獵也術高則名可沽也譽盛則人可誣也然而一念千和一事犯順則天必不可欺乃若公者天旣與之慶矣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吾固知天之所以與公者不偶然也祿少困於諸生無所短長於世而先生不以爲棄令得遊於長公次公間習而不狎已次公濡殺仍進之於密友之數此其交托於通門義同於猶子凡所以祝公萬年者豈在他

人後哉而如岡如陵如山如阜公也自膺多福則黃髮

老成祿其上爲天下賀而下以賀吾私也

壽觀察大夫姚允初先生六十序

金陵姚公以前粵東備兵使者解組久間里中今天子登極二年之孟秋適當其六十初度之辰於是遠方碩人名士咸攜辭奉幣往觴而祝之於門而嘉定實其教澤覃潤之地其二子怒然有懷曰惟吾夫子之不忘二三子于斯也吾二三子其何日之不儀刑在心讚祝在口今天意永奠國家而儲夫子于棟隆碩果之用將天壽平格于是焉始而吾二三子亦永有畷依凡所以致祝爲壽其可後于他方則羣而請言于余余乃進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四

諸子而告之曰諸君子之于先生也旣善矣備矣予卽言其何以加此顧天之所以壽先生以壽國與先生之所以致忠于國而參報于天者則固有說往者生黎之爲難于瓊州也掠居人劫行旅其小可論其大可誅一時地方諸長吏豈不知蘊崇之當芟雜且行水哉顧一以爲傳舍也曰吾朝暮徙去以遺後人耳何爲創此難事又一以爲婦女也曰吾急則床下伏耳終不能介馬設弓以白刃戲矣公獨以鬚眉丈夫爲國家計遠爲平民圖靖慨然主剿而用其兵威當是時衆已耽耽于旁矣迨黎人喙矣行道兇矣而公遂以好事喜兵爲白簡

所論能于是婦女輩而僻丈夫繼而荒乃竟以粵東是役也釀成近軍遼東縮蓄之局則國家壞矣故今日欲蕩平遠左杜絕亂萌則莫若遍求賢者丈夫姚公等十數人布諸中外太位乃國家公卿議事終不能舍耳目所見度外用人則姚公等寥寥之士終不得天于是以岡陵松栢之壽永植爾姚先生以俟河清故曰天以壽公者壽國而卒以效忠于國者亦報于天也諸子中有言者曰吾師德高士姚元白先生之仲子也幼懷箕穎不屑世務中嬰纒冤遂陟華津而實非其好及粵東功成雖掛吏議許國已足今其歸也家舊有園樽自有酒

思賢齋集 卷之七序

五

而日亭之上方自謂三公不以易一日也而國家尚能望其來乎予笑謂之曰此昔者以安石之樂也識者知其既與人同樂必不免與人同憂而安石果出于東山今爾先生將無同乎且也天已植而擁之國矣人其能進而進請亮諸子喜起謝紀其言往為壽

壽尚宿海先生六十序

予初遊婁江而識周伯言欽崎歷落卓爾不羣之品也繼遊婁江而識伯言之弟玄仲溫克退讓之君子也而隱然風樞不減乃兄已與婁江諸名彥結社談文玄仲遂與余稱社兄弟時得朝夕焉則予心儀玄仲殆不啻

蔡伯喈之於仲宣孔北海之遇正平矣造次詣玄仲而適玄仲之尊人宿海先生儼然揖讓已現然接緒論題而歎兩君子之賢蓋有所本也先是余於文肅公座上再見宿海先生實以眾賓盛集無繇發其玄鑿則弟以為相府之倩風流韞藉有足多者豈意樂尹之側因是叔竇社所公之館實得蘇子美哉今歲先生年屆六秩於季秋為其懸弧之月社中友袁子在心既為玄仲文字之交又於先生有姻婭之雅集諸同社兄弟稍廣其戚黨相與操楫獻卮以祝眉壽而擇言於予予既熟知先生又習於其伯仲不能辭也予乃諗於諸友人曰

思賢齋集 卷之七序

六

吾諗先生言動無不合于壽者相即什伯未易罄而擬其大且顯者為今古必券之禎祥而諸君子次第其言以進卮也可乎夫弘農楊椿楊播皆璋大壘史曰友也先生與其長兄明陽公怡怡白首友愛備至可謂友矣燕山之寶宛丘之陳其諸子皆貴且解政歸而侍立養夔幾至期頤不替史曰慈而教也先生于父子之間恣其和愛之道正身範肅然不少假借可謂慈而教矣嗣宗沉醉安石捉鼻皆終其性命之情史曰避權勢也先生當婦翁當國時屏居一室泊然自守可謂不染矣他如靜者必壽則列子莊周皆人貌而天游先生息機于

居塵棲心於玄冥俗紛世翬刊落殆盡是謂靜者閒者必壽則榮啓期漢陰丈人皆處拙而奇傲先生抱甕於一園逍遙於三徑竹樹琴鶴聊與結伴是謂閒者適者必壽則歐陽永叔之集古米襄陽之愛石皆玩物以安神先生列三代法物於前陳晉唐名書於後偃仰與居自得玄賞是謂適者博者必壽則鄭國僑晉叔向皆遐覽以閱世先生正史識其本末稗官通其瑣與鑒定識別若具隻眼是謂博者又如中書舍人可謂清華之官先生一染指而不更顧也是古人急流勇退歸潔其身之義也少爲二千石子長爲相公子壻壯而有位列於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七

朝老而多賢子文孫玉立于室可謂百福之備先生隨遇安之而淡若寒素也是古人一童蹇驢蕭然湖上之風也凡此皆先生煨煨大節反諸心而自得問諸人而可徵布諸遠近而皆動格諸幽冥而必通古以此天壽平格於先而今以此永錫難老於後者也諸君子每進一觴卽每舉一德以侑之而暢行者九焉其誦之者亦九焉吾知綵衣之舞繞膝依依羽觴之飛獻酬奕奕衆賓宴安而先生之酒歆以醑也袁在心曰善遂次其語而授之

壽如庵于公五十序

代王子顯

今歲五月某日爲我外父如庵公五十初度之辰世俗於五十則舉觴致慶謂壽自此昉也我公惟嶽所降惟天所啓固將久生長視爲國家保世滋大易所謂碩果書所謂天壽平格五十而慶於世俗則宜而以施於公固亦太早計且又不識天生君子之意矣顧瑞璋知之而不能自後於世俗者亦有說也璋於天未生而孤定幸以家世闕得次曲阿于氏之後而我公人倫之鑒又素知先君子曰是善人也必且有後遂以就傅之年得托爲子壻璋由今憶往益不啻十易春秋矣其間幼而句讀童而操觚爲文章若而釋菜覺宮弱冠而受室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六

而歌鹿鳴何一日不繫公之心神何一事不得公之提誨璋習文卽訓以文曰文有神理小子勿寶厲鼎而索售也璋成人卽又誨之以人曰人有丈夫小子勿學妾婦而戴冠也璋凜凜受戒卽容容涕洟十餘年來所蒙提携擁植之孤子志有口進慮無退籌今日猶得自誌曰庶幾不負大人教乎則固世俗致慶之日而姑備以誌志於其側義之所不得已者也然又不獨璋之私而已我公而已行遊信心而往爲名教爭是非爲國家立砥柱然而出身幾三十年官不過郎署直聲滿天下處勢近孤危天下視其出處理亂而其身顧時奇人口



吻人一借其名卽爲通人而已效其實必遭忌嫉諱聞妖書之日羅織之網江夏幾陷於前公隨逮於後一二君子一何倉皇不得帖席也故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栖遲又曰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此豈真樂往而不返哉亦其悼世而自傷之辭也今公雖進退維谷然而枉直大明矣雖仕不得志然而家食惟寶矣南山頃豈非所宜歌左右遊敖是亦君子陽陽之致也則夫五十致慶璋又謂非公不可耳昔者文潞公九英之會諸耆老皆七十以上人也獨司馬君實以德重故年五十亦許入會五十入會亦猶五十致慶之意乎其後君實復出而成

思免齋集

卷之七序

一九

元祐之治爲宋名相璋稱蒙未知司馬君實視公何如然君實秉樞密辨新法非是我公固饒爲之而公特達明斷審決機宜表裏洞然賢恩咸盡又似得李文饒韓稚圭之畧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璋敬歌之以侑大年

壽諸敬陽先生五十序 代譚公亮

茲歲崑山敬陽先生壽五十某幸以通家子得從四方諸高賢長者之後而拜觴於其堂諸長者習於當世之大者其且壽且祝大指畧謂世入岷峨國是日亂元龍無輔折鼎覆餗於時封氣悖錯七政逆度外有邊患內

憂盜賊而當今托重定傾之君子實特先生先生忠孝之性得之天植屢挫折不移在晦冥而彌勵四海之內無問識與不識莫不頓首交誦願先生早相天子以拯斯民庶幾司馬君實之在洛則先生之壽非於國脉無有者也先生壽而國壽國壽而我子孫黎民逢其利其政不敬誦君子萬年以爲先生祝諸長者之祝辭畢而次乃及某某於是執爵再拜而言曰某嘗食者無能與天下之計以壽先生吾知誦吾私而已惟昔甲午乙未間余以輕於爲人不自愛重而當事者復不深察過以形影入之名掛爰書當斯之時身在葛藟命在覆盆

思免齋集

卷之七序

二十

仇人爭爲下石交遊率多引嫌而先生上控下援獨明其無他幸藉寵靈以脫于九原而覩白日夫某平日之交於先生至淺鮮也而先生於某又非有葭莖之親世講之舊也惟是道德高則無嫌于形迹仁義重則常切于救人而已矣某雖不肖每讀論語至何以報德則未常不低徊久之何則感成我者之深恩而恨私心有所未盡也今適逢嶽降之辰登先生之堂上先生之壽則此心此願所耿耿而不能已者卽傍觀之人猶可得之意色之表而况神明之監在者乎聞諸在昔裴晉公貴壽爲陰陽也宋祁公大拜以登蟻也今先生於某適類

此矣吾聞天道不僭不貳其命人所不能報神亦報之則夫貴極台鼎壽躋期頤而後日蕃大斯皆古人已試之效也其又何疑於先生也哉祝已再拜而諸長者復前致詞曰先生在朝則直言正色屢抗危章而天下服其忠在鄉則仁心義聞急援無告而邦人感其德斯固天所爲生君子之意而保祐申重有不能辭者也然則岡陵昌熾寧獨先生之福抑亦社稷實式憑之以單厚於不二心之臣者耶於是相與交觴歌天保之什而退

壽丘海門七十序

古者養親之儀雜載于紀傳者可見矣至孟子而復爲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七

之論曰守身乃可以事親不誠乎身未有能事親者也而宋儒復因之爲善養祿養之說于是爲人子者始知昏省晨定之節酒漿脯膾之具皆不足以爲孝而惟是兢兢於父母之遺體不敢失墜則所以比較於人子而無愧余誦古君子之論而有感也守身事親之論無全失亦無全得何以明其然也夫老者酒肉肥甘所以爲養也絲絮輕煖所以爲適也几杖茵緝所以爲安也今也易其養而與之以救水易其適而與之以菹禍易其安而與之以匡床繩席則子雖齊聖有遺種出類之美終不足以爲孝故曰無全得也然而夫子曰父母惟其

疾之憂苟人子不自脩檢有如晁錯令狐公冶鄒宗元之爲者以貽父母憂亦不足以數人子故曰無全失也然則善養之說蓋以歸之于親祿養之說則以歸之於子親之言曰吾惟願子以善養即救水菹禍吾適也而後可以安其子而成其孝子之言又曰吾親老矣吾卽德稱上詰竟何效于萬一而顧使吾親救水菹禍之御乎夫如是也而後能竭其力而養其志余不肖碌碌于世有一母而不能養吾衷無以喻之而吾友武陵龔道行亦侍其母河南丘伯華丘仲士沛國劉介伯則方侍其兩尊人二子俱蓬萊而行無能效鼎釜之養其朝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七

夕承事蓋亦有不能釋然者乎乃伯華尊人曰海門先生則吾邑之高賢人能不戚戚于救水菹禍之養而更以其子能道其義方之教遊于賢人君子也徐允祿曰海門先生則既于吾黨爲高賢于伯華兄弟爲慈父矣雖然伯華兄弟則固有不能釋然者吾視伯華高朗令淑其仲朴雅謹願責之以守身之說蓋不啻無愧而已而常不能釋然伯華兄弟朝而羞一七以奉吾親而退而吟哦矣暮而羞一七以奉吾親而退而又吟哦矣今我二三子亦知其所以苦志者乎則救水菹禍果不足以爲養而祿養善養有均不可廢者歟則二三子共

助之矣今歲之仲春爲海門先生懸弧之月而壽七十  
高矣道行諸兄弟曰吾二三兄弟辱在伯華兄弟之遊  
得無一言以侑觴而解其尊人之願余謂先生之安于  
善養父之慈也伯華兄弟之必期于祿養子之孝也慈  
父孝子先生之願解矣是可以爲壽矣

壽潘中岳先生六十序

我中岳潘先生於今歲之孟秋壽始一周甲諸布幣稱  
德者充闕而先生顧逡巡弗欲舉也若曰余方且吸日  
月之華保天地之和離下而龍生焉而余因以爲馬坎  
上而虎出焉而余因而馴之余方不知幾千年當易隨

息覽齋集

卷之七序

七

幾千年當伐耄也而願竊竊焉相與慶周甲之數以爲  
吾師安期王子喬辱乎敬謝客矣先生有丈夫子者四  
迫欲舞綵載拜進萬年觴而亦自愧弗逮前也曰吾父  
夙負經術爲咕嗶生之僑傑徒以吾兄弟能任遂棄而  
逃之以入於玄今吾長者疆少亦弱冠矣而名場屢頓  
不飛不鳴倘吾父見是濟濟緇冠青衿而雜裳者而慨  
然有見色焉則如菽水之權何以故亦自愧弗逮前也  
時先生之介弟有壻曰東海徐允祿者聞而颺言曰從  
先生之言則廣矣然不可語於方之內也從二三子之  
言則孝矣然不可語於方之外也請得劑二者以爲辭

而進觴焉于是執爵而趨前曰中世儒者之於業也罷  
則無所於歸故荀子著賤儒陋儒之目以處其罷無歸  
者而天下笑焉昔者嵇阮兩生罷儒而歸道蘇子瞻罷  
儒而歸佛皆著達聲流於千載今先生亦罷儒而歸道  
與嵇阮而三先生達哉敢以爲壽先生色喜曰有是乎  
敬舉一觴則又曰呼吸吐納之事儒家弗著其說然要

其大致存心養性靡弗同焉儒者韓退之不深察以爲  
逃虛之士皆未能平其心或有所感發故有托而逃云  
爾其言近是而非昔者東方生之教首陽爲抽柱下爲  
工卒以其旨爲天木公列於大真今先生行已亦清亦

息覽齋集

卷之七序

七

濁不名一端而其宗在不擾人心庶幾與東方生符先  
生成哉敢以爲壽先生矍然而笑曰美哉善言德行敬  
再舉觴則又曰不佞祿固先生之猶子壻也先生之世  
則熟詳之矣先生兄弟少失怙恃各依外家丁零孤苦  
事難測矣而卒邀先庇俱有成立且孝友施聲膾於人  
口先生諸子彬彬詩書比於韋氏亦似萬石卽未飛鳴  
翼喙固具而今先生之長孫又嶽然頭角見矣而後先  
生乃得稱莊列虛無之道與一世而澹漠焉昔有向平  
今有先生先生樂哉敢以爲壽先生乃悄乎其念忽然  
而憚也曰痛定思痛何子言之情也敬三舉觴于是東

海祿敬成禮退而戚若友之賜各堵牆進矣先生各  
飲一觴醉而相與歌曰方內外恣翺翔兮乘彼白雲  
朝帝鄉兮大人先生嗣宗非狂兮

壽張太母歸宜人八十暨長公大叅六十序

明初張公旬宣江右之三年既已德厚功著薦剡交推  
且暮晉陟孤卿矣顧以母夫人春秋高不便迎養意若  
嗾然不釋也中夜自念曰仕宦至二千石昔人所榮今  
吾階不翅驟之矣而猶欲違吾母之色養乎榮祿於無  
厭乎顧又念聲望已著公卿間在官而請必不予於是  
因入覲禮畢便道歸朝母夫人遂堅不出也疏若曰臣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三

母已老惟天子恤臣私朝廷知公意確遂聽終養公奉  
詔養母之再一年而歸太宜人壽八十公亦偕其夫人  
壽六十母子相顧煦煦樂也公若曰今日某乃得乞身  
於朝復爲太宜人子耳太宜人曰古之大夫尚有懸車  
之年不得謝者今天子明聖恤臣之私以返爾初服我  
心豫焉使我髮加鬢齒加固以撫爾於膝下則惟小子  
毋忘天子之德於是士大夫間相詡爲勝事操幣致祝  
以前而侑觴之辭則以屬不佞允祿余不能文也誼不  
敢辭則再拜而言曰惟公若臣母子之間其可謂兩無  
憾矣顧人知所以致是者乎余每觀天人之祚必儲於

有餘而陰騭之所爲有餘也者皆流俗之所爲不足太  
宜人及公俱少長富室晚服大寮施在閭閻壑陸簡在  
卽稍廣其意以弘用物不爲侈矣迺其堂室則無譁  
之美焉迺其常御則鮮醇醲之品焉迺其言則稱師稱  
方寧失而訥焉迺其行則成規成矩寧陷而恭焉其子  
弟修敦朴而後自賢其僮客奉家法而少不率若以視  
世之放意肆情貪饕弘侈以決性命者公豈直不足而  
已哉然而於天道實爲有餘矣儲於有餘則亦享其有  
餘然則太宜人及公亦猶推其有餘者以大庇天下乎  
一日天子詔公久不聞問者謂焉子大夫膺力方剛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三

其得終以親爲解也而太宜人亦且內爲勸駕曰天子  
實待子爲政我善飯且諸孫膝下繩繩也無用爾於此  
則明初公亦強爲太宜人起可矣

壽錢母顧太宜人七十序

吾友海虞宮允錢君受之以恩俞休沐里中而封母顧  
太夫人適以年屆七十壽歸於家母鞠子恃依依膝  
下相慶也母爲明紅之婦久而一日以古稀之年被太  
夫人章服朝其子子受之步武夔龍隱隱以太平宰輔  
舞綵膝前又相慶也而其年秋宮允君實始生長子家  
有鎮公子國有世臣而太夫人有文孫稱觴上壽厥惟

愷康哉又相慶也爲人子而僥倖一日鼎甲台柱何在  
茂有獨宮允君始以三吳名士臚冠天下而天下以爲  
宜爰及登朝卽以正人君子之望鳳麟昭代在濁能違  
逢清始見斯乃不負太夫人之有子而今太夫人適當  
懸悅之辰文章爛兮頌祝紛若斯亦不負承色笑之有  
儀又相慶也夫慶也者吉祥善事而相慰喜相怵舞之  
謂也故必自其家人上下間有志壹動氣之妙天休有  
至逾謝不敏而彌弗克違而後親識遠邇忻然相告雜  
然共進以萃爲堂上權乃謂之慶不然而玄黃盈目佞  
諛盈耳慶也君子有弗慶焉若我所數受之母子間之  
恩也

卷之七序

三七

相慶其斯以爲慶乎而說者曰慶有源焉在易曰積善  
之家必餘慶則言源也慶有委焉在詩曰釐爾女士  
從以子孫則言委也慶有流焉在傳曰明德之後必多  
達者則言流也宮允君實苗裔于吳越王吳越王有功  
德於東南甚大亦既泓其源矣余不及侍乙未進士公  
而及遊士興先生其伉直之槩望而識爲端人其敦篤  
之致久而知爲長者一時三吳人士鮮有儷焉宮允君  
承之而正直忠厚遂爲作求之世德今諦觀宮允君無  
問其在朝在野有公正不發憤乎有宵壬與比乎有仁  
親之不親而淪落故舊之不收恤乎是謂積善而太夫

人以高門淑媛好述君子胎教雖儀愛謹詁人而宮允  
君乃得獨翔天衢輝映今古也最謂慶從今而太母有  
文孫矣宮允君以強仕之年乃始爲子天實厚息其氣  
而毓之廉茲藉慶以鍾美於家之膏蘭之慎是謂慶流  
故曰受之母子間之慶乃真慶也而未也昭代二正之  
季實多匪人社政神祇晚年國最亦清天祐聖主暨之  
有端矣而識微君子以爲多有可憂今日廓清鎮定之  
青屬在鼎鉞賜大授慶受之蓋有推之而不能者矣使  
受之一日立乎其位行其所學天下底平而太夫人以  
老耄期頤之壽幸觀其子之成則又相慶也福與某後  
先慶也若君而慶則謂門人孫以未及人慶之則皆  
過家之子弟也主人樂自縷水書江蘇太夫人德視之  
期而慶也若子乃德其慶之說以爲慎慶之辭

壽王母袁夫人五十序

古以壽考爲子生福視之曰無非無德惟酒食是議難  
者曰壽子何何壽也則何爲不可有壽釋之者曰儀  
者壽也壽之實實也但古之貞婦慈母非家道之窮  
則不見以壽見壽壽家之福故且願其無儀也雖然吾  
未見斯言之爲過論也夫隆極而圯物理自然當其圯  
也天降閔凶主人去世老者已老血胤始生蒼白蟻復

止爭一髮而於斯時也不有貞白無貳之婦與孤并命之母爲之訓育孤遺徧護內外則保世定傾復光世業豈有說哉然則如之何其諱言儀也余始與瑯琊開仲特以文相知是時開仲亟稱亡鬼亭伯有才德而不克竟其志則黯然而然莫悉其家之詳也迨十餘年而婁江慶出一童子明秀而有雋才以問四方四方之士卽耆宿者莫不降行輩而願附之問其世則亭伯之遺孤子所謂子願氏也是時子願已自以聲氣習余間與揚推文字而又以爲開仲之友行輩稍前則請執贄函丈朝夕講貫者凡三年而子願領鄉薦想余三年中所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三九

聞於子願之言及所見於其家法而始嘆王氏有女宗此子願之學所以不肅而成瑯琊之業所以幾圯而振而亭伯之志所以旣沒而光也女宗爲誰子願母袁夫人也夫人以魯望先生之女嬪於亭伯甫十年餘而稱未亡人則子願猶在腹也男未舉而鼠憂闕恤庶幾先君之緒在此一姪非男歟則請速從亡人於地以無繫亡人之心男歟則請勉從亡人之心得當而後以報於地下男既舉而鼠憂闕恤庶幾先君之事在此一子珠則置之掌上矣而又不忍其以姑惜等之不成令器玉則付之彫琢矣而又不忍其以桎梏等之不免水火子

願時爲余道其母氏之苦節與其所以願復訓教之意蓋未嘗不流涕嗚咽而不能盡也乃夫人不獨有婦節兼亦有母才亭伯迄今二十年沒矣其蒼頭婢子日益謹潔其田宅日益增拓其奉事太安人日益悅豫其歲時問遺日益周匝卽使亭伯不亡其所以勾校出入權衡中外亦復何以加於此哉其節孝可著形管其勞書無讓丈夫而後子願以秀絕之姿承贖母之後一出而爲童子冠軍再出而爲南國振備弱冠成名天下風動而孝子貞母之聲不脛而走四裔卽瑯琊之美未易更僕以功業以文章以爵位以家世俱爲婁東冠冕而茲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三九

又以母子之懿爲國家勸風教語曰無寔寔之志者無赫赫之功殆謂夫人耶彼無非無儀者何但千百俱隨草木泯矣而夫人之貞白方鏤於金石著於宗牒聞於天子而垂於後世則其優劣又可同日語乎今歲六月初之二日爲夫人五十懸輓之辰四方名士與子願交者及其親黨咸持幣稱賀而侑觴之辭則以命余余不能辭也爲叙其所聞見者若此子願母子間無亦讀之而慨然有懷也曰予不易有今日哉則爲勉舉此觴矣

壽侯母陳夫人七十序

始予與侯啓東同學予弱冠啓東總角也兩生相視各

有意乎其爲人言而不糊唱和者少已啓東復進予以  
其內弟龔仲和曰是卽垂髫乎乃其志意能與俗遠予  
觀之良然三人遂相與遊焉爾也迄今凡三十年餘啓  
東成進士有公卿望其二子兼瞻雍瞻皆知名當世而  
予已老于博士弟子有不可復陽之意仲和亦多罹凶  
懼係然不得志也會今已未歲之孟秋爲啓東母夫人  
七十設饗之月仲和及其弟侄擬以錦屏書壽言以往  
而擇辭於予且屬之曰今啓東卽官貴功名交游滿天  
下而遺簪舊笠之思念至彌篤子筆不能爲貴人叙家  
門而當不新爲故人說生平使其母夫人有感于家塾  
思竟壽集 卷之二序 主

母夫人舉一子而貴鳴玉上食不虛其銜恤廢至之懷  
且啓東受書苦誦何必百倍我兩人而一日起家如在  
天上以爲其母夫人榮養卽吾所爲黷然不釋者以諒  
啓東之喜卽啓東之喜以知母夫人之喜此正仲和所  
云家塾素語而母夫人必爲欣然舉一鴈者也若夫夫  
人婦道母儀也脩與侯氏世德宣履之盛則余方借仲  
和效親戚之情話於前故未遑及也  
壽季父練崗六十序 代

吾族季氏練崗者系出方伯祖第四支而爲橫塘之孫  
幽貞之季子勉齋之弟也今歲八月十八日爲其六十  
懸弧之辰是日也族中爲練崗行者與其若子若孫行  
者慶宜舉鴈而侑觴當以辭先是茲歲仲春於吾爲侄  
行者曰嘗吾嘗吾壽七十舉宗致慶而辭出於女康女  
康者練崗猶子也今復以辭相屬則女康惶恐謝曰往  
祿兒時吾父教祿以事諸父之道曰汝事叔父猶事吾  
也過於道則辟立請所往或違從之行勿與揖也處於  
家則愉婉以將之舞蹈以樂之時其起居而致適之勿  
有小文曲謹與爲態讓也祿對曰禮歎曰禮也此所謂  
脫胎之仁父黨之無文者也祿惟師吾父之訓不敢忘  
今吾叔父舉鴈而祿乃稱詞以布於其側懼非吾父獎

者訓祿之意也予曰誠哉言也其不可拂矣然吾宗  
與腸練崗之堂而介之以文也又寧藉是靡辭也乎哉  
請三言其情者而練崗覺有率然當適然笑也則請三  
舉屬其一曰始吾方伯公晚年而舉橫塘叔祖橫塘實  
長於其姊氏而漸自成立爲邑諸生當其時橫塘故貧  
士也而又天沒幽貞公嗣之幾無家矣練崗獨能投筆  
自奮力修陶朱之業其陵遲幾及百年來而轉帳營息  
以復有室廬田井酒食賓祭得成其爲家凡爲人亂如  
吾練崗者是不亦祖宗之賢子孫也哉練崗盍一舉屬  
矣其二曰吾再從叔幽貞以孝友儉讓之道治其身而

息勉齋集

卷之二序

三

施於其子孫卽曩勉齋所以訓其子者其風致類可見  
也而練崗稟焉請相與術其可見者其養親也不爲竭  
其力乎其事兄也不爲盡其恭乎其撫諸孤姪也不爲  
致其慈乎其處族党也不爲推其惠乎卽齊魯諸生號  
爲賢行者未能或之先則吾練崗者是又不爲吾族之  
家人而鄉邦之隱君子也哉練崗盍再舉屬矣其三曰  
練崗始以少賤進素素儒之世業逐什一之經營語曰  
獨其利者爲有德則返轅向日之有練崗卒能課訓其  
子若姪皆在諸生高等今允壽允宜斌然有黼黻之具  
鼎膏之美直須時發耳孰非由練崗能教之則吾練崗

者又不亦兼制守該述作偉然成家開世之人也哉練  
崗盍三舉屬矣於是宗之人暨女廉兄弟皆以予言爲  
衷遂相與芟其蕪陋而次第之既又相顧喜曰是序也  
質而不俚文而不炫藹乎其情也昭乎其有徵也卽練  
崗由是而耄而耄而期願皆以此往也其亦可矣

壽李君六十序

余橫江明川兩兄蓋玩世而隱於酒者也凡鄉之不逞  
而麴蘖之逃者皆從吾兩兄遊而號爲酒人酒人之黨  
其人亦不立吟域豪於酒者卽入社其數可十人外其伎  
皆善聲歌其平居適爲談諧聞者莫不願解當其浮白

息勉齋集

卷之二序

三

引滿客主交觥賭酒分曹絲肉並奮則意興豪上跋扈  
飛揚直無人於五步之內而迨其羣居遊處則復恂恂  
棣棣雅謹相酬身不蹈打問之爲口不爲趨勢之語故  
人謂酒人之黨率多長者蓋畧比晉氏竹林之賢云而  
酒人所宗者曰李君少雲少雲君於今年二月爲壽六  
秩其奉卮酒上壽擊拊歌呼固其黨故態而弟謂不張  
之以文則無以志其一時相聚之勝而并以志李君之  
德於不衰於是余兄明川屬一言於予以爲誕辰祝余  
惟李君及其黨咸遺棄世故而得全於酒方其舉盃崇  
飲側弁倒玉卽王侯貴無以易之而余也不佞言又蕪



也則何足以張李君然余少讀王無功醉鄉記而有旨於其言故余不能酒也而知酒之樂王無功稱醉鄉其地無城郭山陵之險其時無寒暑燥濕之變其廣袤不知幾千萬里而遙也其人亦無窮通長少知愚賢不肖之等其德且飲醇舍和其世不啻在無懷葛天氏之上古人惟劉伶陶元亮曾至其國遂樂而不返故中國傳以爲酒仙余少酷好其言以爲風雅而唐人韓退之不以爲然作文非之謂無有於味退之則迂儒余恨其不生於今一當少雲李君之黨也今李君壽六十高矣而蒼顏勁質髮齒固凌厲綽約幾於後生謂李君不得

思慮齊集

卷之七序

三

醉鄉之助可乎漢唐以來世日澆訛高人達士有所不逞於世而往往托之酒以自放廢若阮嗣宗李太白之爲可不爲吾師哉余去年飲於城南張氏別墅得善歌者茂苑車君善蕭者薛君車君聲激林端而薛君吹竹和之縱橫合節時座客唐叔達劉伯清汝躍皆詩文名勝而擊節稱賞樂不自持乃知禮法之士祇自爲苦且薛君亦李君黨之一人也蕭復其黨之一枝也而一吹一唱足令吾徒亡歸又矧合酒人之黨履舄交錯笙歌迭奏清言滿耳飲如鯨吸常斯座者豈不樂哉孟氏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然則李君殆未艾乎然余

少從先君子館於李氏稔聞李君孝友之德洽於宗黨其子劬石君余亦夙欽其孝友則夫少雲之所以壽者又不止得醉鄉之助已也

壽命老序

今人相重以壽也豈顧問哉然而華封祝壽堯請辭焉則武者深怪而不解也以爲聖人不敢以私窺天又謂唯聖人能齊壽者皆非也書曰尚猷詢茲黃髮而特載衛武九十寔壽府聖是故四十五十而問協於辭君子鄉之爲不足畏或者以其人亂俗而毀於常則甚以不與之名加焉故高門顯姓也而柳玳是畏寵位通情也

思慮齊集

卷之七序

三

而單襄是疾邇筭五福也而聖人是辭此旨淵矣淺鮮者有能窺談以余不佞假以一日之選里中推爲外史而戶外之以壽辭請者屢常滿焉余既不敢拂人之請也又不能以辭有人則請祝者必嬰其繁求頌者必叩其情也而百人之中無十人留焉已或問所以而求其當或極所安而探其隱而十人之中無三人留焉吾以是益知非壽貴也所有以壽者貴也海濱羅溪之客有以俞氏龍泉之壽請于余余始辭以爲不習也而客曰俞老少年俠也而有聲俠者史遷傳之以諷王道之弗章也故余弗爲建也而客曰俞老衰也而愿又翩翩能

自解免遊於酒人也余曰氣平則愿窮則稱酒吾見比  
比矣請更有教矣客曰俞老事繼母孝無諸弟友處鄉  
黨和里中君子以為難余曰里中君子以為難誠難也  
請徵其實客曰婁江之勝實言弁園先生見弁園之隅  
有隆然而立若鬣封者乎此固俞氏先世之土而勢家  
不敢夷者也其不敢夷焉者重俞老也其重俞老何曰  
俞老俠也愿也而孝也友且和也余矍然起謝曰吾得  
之矣吾得之矣俞老非壽貴所以壽者貴也夫如是也  
而後吾可以為有辭

壽石翁序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五七

自孟軻荀卿以前之書俠之名未著也然而為俠者則  
自此時始孟荀故儒者排擯不道他如景春一言及公  
孫衍張儀之事孟軻亟呵止之以為未學禮故儒者以  
狎狹得侮而使於俠者則始於漢之司馬遷班固被其  
張皇朱家郭解原涉陳遵之事甚侈而博且以為其徒  
誦義無窮小儒公孫弘畧一言齟郭解人遂謂之曲學  
其尊重俠者亦至無窮也自是之後設鵠以教射畫塗  
以示趨故天下之彊有力者爭出於此而後王王道不  
行師儒備員直者或投嘉石枉者或受擊帶小民益趨  
遵不知所之莫不私相訟訴曰庶幾有荆軻聶政之義

以伸我者乎故俠者於古為亂禁於今為誦義其時勢  
相激使然者耶吾鄉人質重不為俠為俠者則有石翁  
石翁才幹局量冠冕一鄉周人之急濟人之困既已有  
亡定傾矣而不自以為功一鄉之人莫不愛而樂之敬  
而慕之凡石翁事莫敢不任凡石翁所處分莫敢不帖  
服上而州大夫又上而觀察大夫有所動不得石翁事  
輒不辦翁復惴惴奉法不敢有扞罔之為以負任使故  
翁之名益起而能傾動一時也今年翁壽七十而吾友  
某請文於余惟翁俠者俠者取精多而用物弘其強壯  
而壽非一世也樓護趙熹之徒其得年皆百以上石翁  
固當如之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五八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思勉齋集卷之八

祭文

祭李翰林文

嗚呼吾黨二三君子相與切劘朝夕無慮不為國士者居則曰不吾知耳迨辛卯之役茂才名在鄉書無不相顧而喜既聞舉進士而喜既聞儲館閣而喜咸曰茂才困頓幾二十年而一旦取前茅行矣吾黨之道今未知其若何而其文之果不足以忤世也審矣即茂才亦還書以相慰曰始與二三君子居約如蚤之於駢虛不謂人事參差風流雲散嚴伯阜竟化為異物君輩猶潦倒

思勉齋集 卷之八 文

諸生中而弟乃得博太常一第然君輩何患焉駕馬已取途千里矣而况於騏驥嗟乎孰謂此書之後君遂不復嗣音也哉吾黨出處尚在未定之天君甫定矣而適會蓋棺之日即有長才異能而觀於此者雄心固已大半冷矣嗟我茂才今有知耶無知耶有色耶無色耶佛言凡禪道稱員嗚然耶否耶天上玉樓果賀記耶地下修文果卜子耶幽明異路于焉永隔數年之交盡於一慟嗟我茂才能不悲哉

祭傅子晉文

嗚呼前吾二月過此子晉雖臥病不吾見然吾知子晉

在內也即子晉亦知吾從嘉定來相會甚難於床褥中再起再什再留客再謝客而終不能出乃歛獻以辭也孰謂今之來也而傷影響之消沉瞻空帷以延佇至此極耶凡吾郡中遊從莫非名下賢者然宜莫如子晉知我迂濶而莫能徑實愚憊而不曉時宜所恃子晉相倚為不孤而吾亦間有莫喻之懷欽崎歷落之語或以告人人盡笑者時於子晉多有當焉今子晉而亡吾孰與為學已悲哉吾得子晉內問三月於此矣兩日之程便宜赴之願以子晉兩尊人方彊年健於經紀而兄弟又相宜必無寡稱之慮素車白馬之義其可俟諸即今

思勉齋集 卷之八 文

二

祭諫議侯公文

嗚呼自聞先生長逝已半年於斯矣而乃今得以句曲就試之役便道錫山敬携酒榼一展拜哭先生其以不肖為漫然耶追惟十餘年前先生以顯宦高賢過有所聽撰辭具幣遠致不肖於家塾以從伯仲季三君筆墨之後緬思不肖言或幾遺先生是賞行或得蹟先生是憂此時所以爽藉藻飾先生固若謂旦夕青雲與諸賢嗣運翩鳳舉而不肖隱隱自圖所以為報稱者豈謂今日而猶難三日之程不能以時赴哭者哉我淚之沱幾

欲懸河而或不我知嘯歌之多我顏之厚幾欲施胃而或不我知匍匐之後要以耿耿而懷自可托於感恩之刻而成敗利鈍有不在我者又何足以傷君子知人之明也哉嗟乎我前之至奉杖屨而笑言今茲之來歸而鄉而彷彿嗚呼

祭王逸季文

嗚呼吳異頻年水泉湧溢我占其災道人當卒誰則云亡為我心惻詎意我友斯變是塞斷弦山水從此操息嗚嗟殄瘁如何弗泣吾迂且愚與子異邑初聞聊珮有季曰逸文章之胃珪璋之質豈不懷思瞻望弗及子則

思魯齋集

卷之八文

三

我知曰急勿失游揚推挽一祝其力沒前未幾吾來候疾猶呼異度哀我失職豈謂斯晤千古一日嗚呼傷哉玉毀山崩子不可起天不可詰德不可高才不可極坐使英雄塚硯焚筆吾聞至人闕世超忽道可蛻形血或化碧以子英英而神豈熄或還山川風雨呼吸或侍余州修文帝側我哭子笑謂我寡識神乎洋洋鑿茲寫臆嗚呼

祭侯爾濟文

嗚呼自予聞兄之無祿也未五日也始聞之而郵然以駭既而唾其言以為妄也以年以德以世兄於何而富

天也已而泫然以涕曰真也似不吾誰也以大諫公之

仁被於人以兄之敬承其世有吉事而人樂頌焉有不祥而人涕洟焉則斯言也胡然而傳於吾側也故曰似不吾誰也及見鄒公平墟於婁江則哭迎予曰痛乎爾濟死也余於是奔赴無錫謁所知而更問焉則痛乎爾濟之逝也且久矣嗚呼傷哉往申酉二歲大諫公薨鄒延予為兄昆仲佐讀以予之庸愚而兄昆仲我推也以予之直慝而兄昆仲我容也首尾二年情不啻親兄弟也及已別矣別愈久則愈思思而忽得一見則把臂惟語惟恐其復散也嗟乎友情如此者即行天下有幾哉

思魯齋集

卷之八文

四

而今予之來也見君發不見爾濟矣父哭子弟哭兄而孤殯且號咷矣傷心摧肝人世之慘有如是耶而後知孔老自贖之嘆屬生天問之作夫亦謂神理悠謬感憤痛悼有不能已者耳然兄業觀化而化及之既已儻然於往來之際而人世之事又有介弟之才賢令子之岐嶷足以成兄之志嗟兄之目兄亦可以自慰于九原矣嗚呼

祭余州公文

粵乃皇遠幾三百祀明聖拮据以莫不理世載赫濯文章或儼豈不有作流散佻鄙天祚明德余州公啓滌蕩

掃除裔追爰始更節易杜寧許里耳橫奔絕驅古則是  
軌文成四部爲世斐亶於燦昭明遂疇姚姒往代有言  
艾人行毀公惟儀準洵矣元美初試比部廳鼠宅揆爰  
肆厥毒忠愍用死公唾不顧爲死經紀卒逢彼怒家難  
姦起泣血籲天天爲轉否君也有臣考也有子惟忠惟  
孝終始是履往代有言文人相詆公惟篋墳同律連比  
嘉靖熙明有猗七子爰集高岡令音是矢公爲之冠共  
標厥曄以迄白首莫遠具邇交道之光罔極類泚往代  
有言文人墮事公獨勤恪不懈不嬉刑曹是清青州是  
庀耶襄留都載其寧救往代有言文人多否九命之窮

忠愍集

卷之八文

五

出此能幾公如麟鳳天厚錫祉再世上公開公之始桓  
桓介弟翼公而起車駕長君踵公之趾職登三事壽得  
上齒位祿名壽邈焉寡似世榮旣盡流焉解尸還於帝  
傍長騎箕尾天子悼德哀恤如禮賁公之逝惟神之喜  
辱在長君通家猶子人倫岳頌觀刑安倚爲斯世痛中  
心如燬敬奠一觴庶公鑒此

祭劉价伯文

嗚呼价伯其遂舍吾輩而逝也耶吾輩道否於時志鬱  
於世而老且衰矣所恃一二同人幼相與校量文藝長  
相與嬉遊議論者庶幾相與白首無恙乎則雖阨於世

而猶得相樂於吾徒亦云邀天之造也而就謂天竟奪  
吾价伯去也耶吁嗟价伯較勘羣集夜分不寐而今茲  
博識強記於何安頓乎辨究疑義懸河不屈而今茲卓  
見獨解於何孤行乎談咏聚樂竟席不厭而今茲笑語  
顏色於何施吐乎撫涕育姪勤懇不懈而今茲雍肅規  
範於何玄寂乎吁嗟价伯兄生有星曆堪輿之癖而亦  
有志大識淺之患吾輩當日所顯而爭微而諷謂玉之  
難於全瑜而孰知由今以思卽兄之疵類亦是流俗之  
盛德也哉吁嗟何草不玄何木不黃吾輩失兄幾成斷  
弦之山水而兄今脫去已爲不返之黃鶴此皆神理之

忠愍集

卷之八文

六

自然而何足過爲悲悼所望在陰亦修真性常湛在天  
在人決當重賤也

祭鄭閑孟文

嗚呼不信吾土之薄竟不能貴兄壽兄以百之一千之  
一稍稍慰兄遂兄而乃草草沒沒以長逝也耶往者視  
希哲之哭唐子畏也痛英靈百歲而一種種矣而又聊  
蕭浪蕩以散寬志士出世而得仇仇矣而多壹鬱快敵  
以死今吾輩哭兄與此意豈異也以兄穎捷犀利庶幾  
終賈可謂才子以兄與博洽蓄不減張蔡可謂文人以  
兄風流掩映在漢北

可謂名士此豈吾輩

之私評抑亦通國之公論而奈何哉百年強半一志不  
酬欄襍裾靡文章作祟而奈何哉二豎爲虐垂及二年  
平子之玉竟埋伯道之兒終鮮斯皆水土之薄莫遂楠  
梓之榮坐令八十之翁扶杖而哭長子同氣之弟憑棺  
而叫伯兄孤嫠之血淚幾枯愛女之髣髴堪恤至于攢  
眉相告爰多吳越臭味之朋行哭致言亦有兒女姻婭  
之戚若夫伐桂割漆之輩毀僑擯特之徒宋之問亡而  
喜于無壓士王武子死而視同羣隸者又何勝問耶嗚  
呼才人名士生已飛蓬流浪雋氣英鬼死豈墮落君今  
大還其在仙籍耶神座耶或夢武虬庶以語我嗚呼哀  
思覺齋集 卷之八 文 七

祭亡兄徐培之招神辭

維是大明萬曆戊子年九月徐培之就京兆試還而得  
疾死其一時同社友曰殷儒曰薛儒則培之生所長事  
也曰嚴日敬曰歸子顧則培之生所班行也曰徐允祿  
則培之生所呼從弟也變忽起于手足傷遂裂乎心胃  
乃相與爲少牢之祭而爲之辭以招其神曰哀哉兮培  
之渺渺孤魂兮今何之髮短齒落兮念爾獨翁之可思  
扶藜杖而哭子兮子知不知爾子童兮啼無依兮西風  
灑淚而悲嘶濟良朋兮縮衣而奠卮涕橫流之不禁

兮吾友吾友今何之嗚呼哀兮歸來歸來水有灘兮  
有臺山人去兮曉猿哀誰謂黃泉深兮黃泉可開誰謂  
白雲邈兮白雲可來爾來酒食兮爾來鼓瑟且以喜樂  
今且以娛日魂氣無不之兮爾今入室室中有人兮愁  
容黯黯爾知其故兮爲爾之永出永出胡愁兮爾子無  
依更爾父自食雖則云然兮爾無悲惻且笑且欣兮爾  
步翹翹爾目攢攢兮爾音嗚嗚爾手纖纖兮爾齒蕭蕭  
爾髮斑斑兮爾志嚶嚶嗚呼追爾生兮恍昭昭誰能令  
我不痛兮試聽哭聲之吽號歸來歸來兮我歌爾聽我  
哀爾歆古今交道于斯焉存歸來歸來兮且顧爾父唯  
思覺齋集 卷之八 文 八

陰保祐且顧爾男幽冥是助歸來歸來兮爾有佳竹且  
有禾粟守此禾粟依此佳竹哀哀嗟嗟歸來歸來

祭譚公亮文

嗚呼吾長兄三歲而反哭兄耶吾兄浩然之氣挺然之  
骨超然之識煌然之論懇懇者猶在吾心燁燁者猶在  
吾目琅琅者猶在吾耳而今遂曠諸太虛還之造物耶  
嗚呼天生之天毀之麒麟傷死豫章爲薪所以短英雄  
之氣貽千古之恨者往往莫之究詰而獨吾兄耶吾與  
兄早歲結交中年締眷文章意氣種種莫逆而晚來識  
議時有異同吾專主蕪兄意主進所以年來散髮閉門

吾饒貧樂而鼠雀對簿兄多事忙吾方欲息兄之驚則  
進兄以逍遙以共休於遂老之圃而兄執意遂始終於  
風塵執掌耶嗚呼幽明兩路從此際矣世短意長莫云  
喻矣茫茫悠悠吾亦半百矣從兄九京夫豈甚遙矣進  
三爵而淹涕彷彿親笑言之生平嗚呼哀哉

祭小松朱先生文

嗚呼人之生也網維之以太極而錯綜之以陰陽而經  
緯之以五行人之死也五行還之陰陽陰陽還之太極  
而太極歸之於空此吾儒論生死之大較矣而吾獨悲  
世之人太極陰陽五行生之既來也棄其初物若敝屣

小松書集

卷之八文

九

然更索之蛇蝎虺蜴之鄉以生其毒更索之豺狼虎豹  
之鄉以生其暴更索之狐媚蠅營之鄉以生其機智彼  
其死也天固不忍其戾氣而殛之者也戾氣散而人盡  
太極陰陽五行且一來而不復返也豈不悲哉如先生  
剛無憾於生死之際矣先生始之來也網維之以太極  
而錯綜之以陰陽而經緯之以五行其客寓於世蓋六  
十有餘年矣衣惡而食貧漱泉而枕石脩禮而蹈信履  
纓而濯足居米石而遊鹿豕六十餘年蓋如一日豈有  
所自改其赤子之心哉而今之死也先生復持其本來  
太極陰陽五行者以還之太空而太空試以今日復還

之太極陰陽五行驗之往日既降之太極陰陽五行不  
增不減無喪無得則迎眸而上凡山之峙川之流日月  
之相爭風雨霜露之出沒皆謂即先生既還之氣所布  
漫而流行豈過哉而不知者以為先生死也嗟乎庸詎  
知先生之死乃其所以生乎庸詎知先生之生不生於  
有面目形骸之日而生於其死乎庸詎知先生之面目  
形骸乃先生之旅寓而非其真乎庸詎知先生之真即  
所謂太極陰陽五行而小松先生云者弟太極陰陽五  
行之別號乎余於斯道見之甚明故知先生雖死而不  
死也於是與三兄弟持雞黍之奠以降先生而飲食  
思勉齋集

卷之八文

七

祭沈廷堅文

亡友沈廷堅才高而早死丙戌冬屢見余夢慨然傷之  
乃設祭於寢門之外而哭之以文其辭曰惟世情之浸  
薄難以生死而二心若我兩生之高義又何分一死而  
一生君弱齡而樹幟遂號東南之俊英祿也一見而論  
交遠期同心之斷金龍鳳並伏于新野自念左提右掌  
可以共鋤不險而底之平孰謂天之欲孤吾道君忽嬰  
羸疾而命傾祿辱君之同調弟飲泣而涕零我方途中  
之蟻螿無能經紀其喪事而妥其靈惟爾神之鑒知余

時想念其生平君雖死而不化亦時從我於夢魂嗟吾  
兩生之高義又何分一死而一生然而死生之大道豈  
謂君也而或不聞大凡天降之豪傑五行秀氣之所凝  
何爲天而速折天欲其含真秉粹而爲神何爲少而多  
阻天欲其動心忍性而成人何爲富壽以卒世天固投  
艱而付之以衡秤何爲窮餓而老死天實使之明禮樂  
而關六經是故生也吾不知其可喜死也吾不知其可  
悲窮也吾不知其可憎達也吾不知其可忻惟生昭朗  
而死英烈乃豪傑之所以離羣嗚呼君擅大名於未死  
神爽復聚於既昇余既蕪陋而可愧亦勉與傳君之懿

息意齋集

卷之人文

二

以垂後人是上帝之所以處君者不薄而箕山之巔岳  
陽之勝君何不逍遙自適以發洩其胸襟有酒在樽有  
菓在盤君其飲且食之以壯其行

祭曹母王太夫人文

嗚呼祿惟古人金蘭之契登堂拜母豈不以四海兄弟  
之義要亦有不容解者乎豈苟以爲文哉而古之賢母  
或截髮以贈過客或爲具而候遠人亦遂以子畜其子  
之友而相與勉卒功名爲友道之光蓋古之所謂朋友  
如此也嗚呼孰謂吾友周翰之母而不得允祿一從子  
弟之後爲壽堂下而遂至此也而今允祿旬旬而來也

素帷凄其几筵寂如吾友輟人號咷面墨殆不可辨而  
允祿遙太空而莫爵臨西風以涕斯嗚呼何其悲也不  
依於世未數數然也非吾友周翰之母孰爲可使予登  
堂拜之也余與周翰以國士交相知者凡六年於斯而  
余以鹽車太行之厄重爲周翰憂周翰雖年不加余也  
而惟力是視以極履盆之友昔甲午之役不佞小試再  
蹶周翰義急復爾以正發憤林檎坐上言觸鉅公曰能  
絕贊人不能負女廉嗟乎方今名勝之遊徒蒙耳赤心  
相向以矢不貳豈復有太孺人之子周翰哉而不佞敢  
取此意有懷靡已四海兄弟之誼已脉脉在形骸之外

息意齋集

卷之人文

三

夫一再過身江而過周翰侯太公履陽先生供客之具  
必旨必肅以違厥與無不如歸問之人知太孺人內爲  
政也則太孺人固以周翰之友許我乎嗚呼非周翰之  
好孰爲可使予登堂拜之也而豈意其遂至此極也太  
孺人未亡之前一月周翰寓書余曰足下新從容歸得  
奉老親體甚而不佞子母爲命無奈老母且夕呻吟兒  
心幾割也余謂吾友陶遠則是當無患曹氏世爲忠孝  
之家又太孺人明德未食其報而周翰純孝也天且柔  
之矣嗚呼豈謂其遂至此極也以余過家子弟之義尚  
不能兼流涕太息其心嗚然如有所負而則周翰哉嗚



呼吾知周翰之有隱痛也若太孺人得歸君子而有子如周翰則固可瞑矣嗚呼

祭亡室潘君文

年月日哀夫徐允祿投杖杖淚捉筆叙臆以文告于亡妻大娘子之几筵吁嗟傷哉我與君結髮爲夫婦二十一年矣我德涼不足以庇君延其命之短折亦不能久有此孝賢之妻以終事吾母而偕之老也中道棄捐莫我云顧致使我慈母號咷寡妹哀叫亡弟之發有啜其泣給事之婦亦摧其顏汝父耆而哭女吾子稚而失恃我飄搖類鶩屨之送篋淒絕若喉月之孤鴻吁嗟人世喪

息勉齋集

卷之八文

十三

妻其痛楚至此耶抑亦君之爲慟也而然耶始我以閨凶而受室蓋非禮之禮流俗之變云我時年二十君方十九人謂吾家故貧又新喪父也口不能再具粥即粥多糝糠批而濡之一嚙再噎太母方治家嚴紡織不中程卽夜不得休又小叔稱姑室中縈紫井曰露滌縫紉之事多責辦婦手新婦故買家女又獨子多驕也則君嘗不中吾家婦哉我猶記君歸寧來家而告我曰頃之歸也吾母持我而哭曰兒以爲歸我以爲流配耳嗟乎傷哉糟糠妻也吾今其忍一日忘斯語耶卽時我亦孺歎不深曉道理見君飢窘輒自念吾命固當耳亦何故

苦人之愛女爲而間或微睨視君君方歡其糠粃若無苦也治其紡織若所習也小叔宜之釋姑狎之若嫂也亦若姊也并白縈滌縫紉之事或能或不能吾母未嘗

有逆於心微於色也孝哉婦也殆恭而安矣而後我得無內顧焉以從事於經史文章之間則是君有造於我也嗟乎始君歸我五年而不孕君語我曰吾故血不足蓋廢人也不孕何婦君其別謀諸無何遂有身凡五六乳而舉男若女各一今男已讀父書女亦將習紡矣始君見我苦讀有進取之心以爲我患貧也時謂我曰人生亦安取富貴哉但使蔬食周于日布褐周于歲而毋得罪于鄉黨卽足耳今我歲受弟子脩脯幾二十年以來卽不爲衣食之周乎然鄉黨吉凶之會未嘗不得與也以視糠粃之粥紡織之夜有間矣始君見我盤蔬之餐率易款客每諫我曰知者以爲子貧而有度不知者卽用以爲罪不然亦且傳笑我曰不知者我不與之飲君曰吾窺子之容日新而几不加豆酒食不加議吾懼子之客或有與人銳者未必真相知也子終必悔之今我歲得脩脯少厚足以畧市鮮其較不貳盪不敢復獻賓矣嗟乎詩有之將恐將懼唯余及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吾妻不死我豈知斯言之真痛耶吁嗟嗟天不

息勉齋集

卷之八文

十四

可問矣逝不可返矣我亦無如何矣但我平日耿耿上不敢欺天下不忍負人者此君所知今與君訣其忍不矢我心以瞑君目君之姑我之母也君之小姑我之寡妹也君之妯娌我之仲若季婦也君之子女我之子女也其事之撫之恤之與教之室之家之者其忍不視我力行我素畢我身以無作君蓋至於君之父生平孝友既歸既獨天又不憖遺一女以終其貧老吾妻沒之日宜有付託然絕口不言微睇而瞑者君知我也凡事翁之生送翁之沒者其忍不知君在之日以完君之志嗟乎彷彿君生柔聲婉度倩口素顏少頃多喜笑語能使

恩勉齋集

卷之八 文

五

至若兩頰微起目皆時病標韻不無軀幹若斬此皆我二十年間所爲鷄鳴昧旦之相識縞衣綦巾之我員也而今竟忽忽付之一夢也耶吁嗟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雖有姬妾無棄僕悴倘君有神不昧我臆嗟乎傷

思勉齋集卷之九

記

大倉州大夫趙公去思碑記代

萬曆四十三年德化趙公以守六安州善廉能聲而時  
 太倉州守缺當事者以天下財賦半倚吳吳以吏治不  
 舉受其蔽而太倉屬吳巖邑不可以匪人任于是公以  
 調煩得請來二三年而太倉大治公以入觀考最內留  
 維時士民哀慕若失師率若失父母共謀樹石勒德以  
 志弗誼而屬言于余余曰固也余實長太常固得論叙  
 功庸紀之以詔來者即徵二三父老言尚容圖之而矧  
 有請矣其敢辭諸予惟今日長民者多郵舍其州縣鄙  
 夷其民人為不終日計而一時民人亦若嘗之誦之去  
 而遂寔焉忘之亦有二三宿猾其在事時相與為奸利  
 者四出糾黨勸分募施其什三建祠其什七屢廢故祠  
 建未成而垣廡有圯成祠無幾而夷為闕關鞠為茂草  
 穴為礎礎矣凡今所為生祠尸祝吾見其名實相應者  
 少而矯舉為誕者多也何獨公之去思偏得之我州編  
 氓婦子與青衿良士哀有為哀慕有為慕真若父母師  
 率之不可一日去也哉於是父老子弟雜然進曰信夫  
 子大夫之言吏治也公實未嘗傳舍我州鄙夷吾民公

與人無面背表裏洞徹吾思其直展出堂皇口盡手裁  
 程書未畢即夜不休吾思其勤曹掾察法伍伯少談市  
 魁勢豪敏手屏跡吾思其斷留心賦役夙盡蓋蓋在

記

惟正雖瑣亦登縱在雜通可捐即舍汗邪校勘是躬是  
 親歲行調劑是酌是斟泉強弗假單徵必護吾思其仁  
 而多畧兩造讞庭片語立解直者手額負者搏額吾思  
 其明而不苛青青子衿惠然來庭大夫欣然與談藝文  
 虛往實歸具吟德音一言入俗公為厲聲曰汝惟士何  
 為敗羣吾思其風流而整往公之在州也如師在席如  
 父母在堂弗違思其難得也於時吳越並邑者東呼曰

我無如突西呼曰謂之何哉而吾徐起而視我公於堂  
 于于如也雍雍如也則嗒焉而嬉遊以為天實坐吾春  
 風中今公去而或怒焉如搆詩不云乎非父何怙非母  
 何恃吾怙恃失矣而又轉望之後來者矣我是以不釋  
 乎心而欲假子之手以宣我之心而子大夫無意乎予  
 慮家老子弟言喟然而嘆已而喻之曰君等所為頌公  
 思公者皆是也而未嘗揭其要也夫予行四方久所聞  
 士大夫多常疑懸魚酌泉暮夜四知之類為虛言非敢  
 疑古人也然今之士大夫實少懸魚酌泉與暮夜四知  
 者也若所見稅不責羨訟不責贖庭無納幣私無苞直

者也若所見稅不責羨訟不責贖庭無納幣私無苞直

者也若所見稅不責羨訟不責贖庭無納幣私無苞直

者也若所見稅不責羨訟不責贖庭無納幣私無苞直

者也若所見稅不責羨訟不責贖庭無納幣私無苞直

者也若所見稅不責羨訟不責贖庭無納幣私無苞直

者也若所見稅不責羨訟不責贖庭無納幣私無苞直

者也若所見稅不責羨訟不責贖庭無納幣私無苞直

者也若所見稅不責羨訟不責贖庭無納幣私無苞直

者也若所見稅不責羨訟不責贖庭無納幣私無苞直

者也若所見稅不責羨訟不責贖庭無納幣私無苞直

者也若所見稅不責羨訟不責贖庭無納幣私無苞直

者也若所見稅不責羨訟不責贖庭無納幣私無苞直

者也若所見稅不責羨訟不責贖庭無納幣私無苞直

者也若所見稅不責羨訟不責贖庭無納幣私無苞直

者也若所見稅不責羨訟不責贖庭無納幣私無苞直

者也若所見稅不責羨訟不責贖庭無納幣私無苞直

者也若所見稅不責羨訟不責贖庭無納幣私無苞直

食菲衣敝而利是麾斥者獨公耳公既以凜清嶠白自置其身于偏黨姍阿之外而一意爲天子牧養小民整頓風教則又何患我才之不得展我膏之不得流而民隱之墮于場灶民利之分于各浦池也哉以此爲師率故淑以此爲父母故馳以此繫去思故永于是父老子弟進曰吾儕實欽公廉卽冰檠不足喻而不敢以爲稱者以爲良女貞靜君子清白自然之道也而今乃煩子大夫之發吾覆也吾乃知太倉士民之所以蒙休者以公清也遂相與歌之曰思我趙公活我吳儂何以活儂公酒清風官清于水儂安于里官不愛錢儂不賣田

忠節齋集 卷之九 記

太倉馬司訓去思碑記代

予拜命佐樞政之月而吾州學司訓馬先生以銓部推擇升廣西平樂府教授諸弟子聞之真若遠其師保而失其所朝夕則相與列其教績以走州若府乞留之而州若府難其事不之應也諸弟子業無如何則相與伐石爲碑而謂予爲之文以寄其思予乃進諸士而告之曰吾州之去思有碑皆州大夫之從政者也未有碑廣文先生者也自王司寇公記學正常先生之去思而廣文於是自碑然百年而一人蓋其難矣自吾爲諸生時多於行卷中見馬先生制業而知其爲各流今吾候命

里中一再見馬先生覲其貌之醇謹聆其言之正大而知其爲快然儒者則亦已心儀之矣但二三子遂欲躋之於百年一人之列而巧吾嗣司寇而奮其筆則予之遊四方也久而從先生遊也新其必有以啓予矣於是諸生羣然對曰秀水常先生去今三十餘年其事蹟什九湮沒而足徵在司寇公之文文載諸弟子贊而謂常常不問費而問所業業善則進之未善則誨之終不以替爲輕重今先生勤校課而盡卻貧生費不但不問文載常於諸生罪過持平或爲代理于州幾有父兄之慈今先生約束諸生開論禮讓州大夫朔望至學學中青

忠節齋集 卷之九 記

四

於學租餘例盡歸學宮公費卽祭所得胙亦易價賑貧齋厨蕭然久而轉甚文載常重名節敦行誼推轂賢長者今先生極重鄉飲酒咨訪隱德惟懼濫及匪人以辱大禮文載常飲酒樂愷獨不可干以非義今先生恂恂款款無敢易一童子而隱隱有中立不倚之操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賢者臭味而豈異豚凡文之所記常先生者合之馬先生如出一轍然而爲常先生有三易爲先生有三難亦不可不論也常先生以鄉進士乙榜來縮學政其於行善易而馬先生以明經爲齋博士其

伸縮不自由則難常先生以浙省來宦其於訓義易而馬先生以同壤司教其所諫弟子莫非其親若友則難常先生教澤在萬曆初政士習謹凜其於成教易而馬先生於今爲風靡俗敝之日其欲諸士敬業樂羣而親師帥則難馬先生業有此三難而仁心義質以洽之清操苦節以概之章爲規條以繩之朝夕不倦以肄之卒能以齊博士而行善也無以異于僑而縮學政者也以同壤親若友而訓義也無以異於遠而來宦者也以季世敝士而樂羣親師也無以異於察而成教者也故曰爲常先生易爲馬先生難昔者吾黨諸宿得微司寇公

思鬼齋集

卷之九

五

之文而于足常先生之德與二三子之誼百年如新今吾諸生之繫心於馬先生也視往爲甚而其去也適當先生暫解齋節而休沐里中之時足無乃天之哀諸士而賜之先生者乎而先生得無惠之一言余乃起謝曰吾土師席而辱之大賢是固不佞之所願爲役者也而敢不如諸君之意以紀之而詔於來茲

遊荆溪記

戊子當鄉試諸士之年正月始蘇守移文各屬邑集諸士羣校之選其尤以上學使者徐生諫郡庠社籍疑當事以此困生就學吏諜曰卷書社字醜哉府試故弊較

耳幸有以圖之學吏駭曰嚙危哉是行險耳遂止試而太守以三題校士徐生文山示具眼者俱指目首薦生獨諫謝謂久蟠泥途計誰能起我者越三日嘉邑庠案出徐生友嚴伯阜徐汝默歸春陽華俱報罷庠友張君實嚴雲卿過徐生曰吾董事可知矣將奈何徐生留之飯方飯而侯起東東徐生曰僕謂足下磊落丈夫耳邇日足下面肉殊削非所望也徐生覆之東曰足下謂孟子之不豫色非歟時唐叔達至索觀徐生試蕪觀畢盛爲鑒賞徐生與叔達故世外交不作謾語得其言甚喜已而張君實使者持案來報君實名署案中而徐

思鬼齋集

卷之本記

六

生與嚴雲卿皆屈徐生若不聞劇戲如故嚴雲卿不勝悲憤口中語刺刺不可辨淚墮數行下徐生笑曰丈夫非無淚雲卿似多耳張君實私語徐生曰不聞案中正領尚虧乎君趣行猶可圖也徐生難之張君實色微動曰喚孺子不足與謀徐生遂奔告徐汝默問策汝默曰府別駕胡侯與侯孟宣善得孟宣一札此事立辦耳會孟宣得徐生報卽草就手書令自致胡侯書中大畧謂徐生故佳士幸轉達太府勿使放棄所親俱勸亟行獨室人笑曰此天也奈何欲與天爭乎君言英雄結局半在江湖徒爲大耳徐生不省呼嚴雲卿同行行計甫辦

時已薄暮水關禁嚴不得出是夕就宿舟中連舉大觥飲醉顧見明月慨然念友生相惜之情微吟曰惟有春風最相惜慙慙更向手中吹遂欲乘月訪丘伯華因之見龔道行金子魚嚴雲卿恚曰君謂而孔皮鐵甲耶徐生笑曰予與人友豈在面孔皮者乎不果明日颯風大作舟不得上將晚抵外崗謁見大母頃之舟移而風息至太倉又大作舟不可行徐生就醉笑謂嚴雲卿曰風不良行人吾能息之遂舉筆作風檄曰維我生之不辰兮命與仇謀駕一葉而往愬兮信執鞭之可求何風伯之不良兮阻我扁舟彼江上之乞食果何人兮哀此季

思覺齋集

卷之九 記

七

子之敵裘一日駕風而歷覽兮馳八駿以周流今之發發而蓬蓬者胡然狂兮使我意亂而心愁天道慈悲兮願窮人之所投此檄之既出兮雲若掃而風爲留誰敢不如我律令兮小者竄而大者劉書畢卽投之水風爲稍息嚴雲卿盃酒未盡徐生輟筆復索酒飲乃風檄語語悲壯讀之使人增氣雲卿吐舌驚歎稱生謫仙也何憂不玉堂耶凡途中三宿而抵姑蘇先是蘇州守謂凌雲翼雖殺人身負不義然國大臣當從厚處以是與各庫士有御而是役也所在豪傑復多不錄士以此哄然不平其欲弇心而思逞者不下百人復有無狀少年五

六十八人奔撫軍告郡守不公狀郡守在撫軍前大見貶貶甚恨亟馳還府諸生又百餘人隨入堂上郡守亟趨入諸生復從之入笑語詈罵不復有上下郡守出榜曉諭未取諸生自備試卷約諸衛中復試而士論益不平相與言曰是辱我輩耳士固可殺不可辱徐生感歎欲東歸友人吳冢卿止生爲引之見胡別駕先上侯孟宣書胡別駕讀畢徐生長跪言曰生卽以不肖被黜顧念非久居人下者惟明公收恤別駕首肯徐生遂止吳冢卿處與嚴雲卿別而明日郡守續補各庠案出徐生復不與其與案者率不厭士心至以此相詬病而士論益

思覺齋集

卷之九 記

八

不平吐罵曰是豈故欲見吳下無人耶其中不經事少年作四六句如檄文體遍城張掛其大畧曰命守渾厚多而精明少寄耳目於諸司諸司屬託廣而冰鑑昏失趨拔乎豪士識者笑之是日得府案儒童報而徐生友劉价伯不與作詩傷之曰天地忽晦冥兩生連袂行坐須紅日出共聽鷓鴣鳴心煩意亂不知所之則從友人萬季鷹詣章刺史祠祈夢季鷹作祝文徐生作絕句投之詩曰玄說虛無禪說空世幻由來一夢中夢裏迷人復說夢指迷夢裏有神通是夕宿祠中方就睡而忽若有人謂徐生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爾生盡之矣

徐生驚晤解之莫得其說復暗祝曰神旨玄奧愚鈍不能暢曉章公能明示之乎再就睡而夢境雜亂不可盡識惟識同吳冢卿過危橋者二再醒而再祝曰豈其有遺念歟何章公卒不終教之也復就睡而忽若空中語曰若要收成須待雪中火若要慶表須待石裏虎徐生驚晤則曰白矣遂拜謝趨出而是日爲二月望日郡守來謁文廟諸生不逞而欲奮者悉集廟中凡三四百人徐生亟作一稟帖亦隨衆來集其帖大畧謂生淹貫六籍博綜百家以十年磨劒之功不效一隊偏禪之用所賴大人青衿提誦文章正宗韓愈不哀號於宰相更將

忠覺齋集

卷之九 記

九

望救於何人是以錐處囊中不嫌毛遂之自薦家徒壁立敢冀揚意之相逢云郡守視之不省而一時集廟諸生議論紛然其大旨謂當從公閱落卷不當議復試中有琴川生引申相公亦以遺才及第勿遂相輕時郡守顏色愈和邊謝再三盛氣者慙退遂命吳縣令琴川令務從公閱落卷而士論遂息徐生與衆散去道遇徐汝默嚴伯阜李茂才吳起龍遂偕之遊而茂才高才故不逞於辭見時款洽殊甚握手道故語綉繆不得斷時侯孟宣吳道生暨諸郎君西來肄業虎丘山房邀汝默徐生同事遂行是夕月色澄朗歌舞千人座者甚衆徐

生既與吳道生別久月下語不能休又遇友人龔浩甫相與勞問夜坐益久右目稍覺暈霧無何府中續取案出汝默得收徐生復不與仰天不知涕泫淫下也嗚咽嘆曰嗟乎敬父母兄弟之故我胡爲乎泥中乎今休矣吾且萬里浮萍矣已而吳冢卿投柬徐生曰僕與足下之辱何啻三刑也足下自愛養精神相與笑傲張公洞玉女潭又誰復禁我者乎徐生讀之豁然而東歸之興甚急汝默道生共挽留之且曰功名何常之有必往荆溪侯起東進曰足下歸卽對壁坐而吁氣耳丈夫固不當窮愁至此遂止時徐生目腫痛楚益甚而時時顧念

忠覺齋集

卷之九 記

十

老母食貧不能爲懷題詩壁上曰白雲渺渺水悠悠遊子常榮倚闥憂年餘二十成何事箕踞長松醉虎丘居數日而侯孟宣發舟至宜興徐生視不復辨合眼獨坐舟中而朝夕間又不能廢拳拳推遜禮以是益困汝默故喜言詩在舟多暇索和徐生虎丘丘字韻得六首孟宣得三首道生得二首徐生復次二首其一曰十年磨劒竟悠悠林下何爲肉食憂試看扁舟酬和處明朝回首又荒丘其二曰四顧天涯意自悠吾生舌在又何憂扁舟江上峩睨望指點中原有幾丘凡舟中唱和詩幾百餘首汝默與徐生居多徐生詩成汝默爲代書之汝

默見生目病益甚則顧徐生笑曰幸善調攝勿令萬一  
後謂有兩左丘明哉徐生苦目則強對曰吾方經營  
目無暇置對途中五宿而至荆溪至則寓吳氏園中園  
可百畝許時梅花畢發翠竹千竿流水逶居禽聲滿耳  
大是佳境徐生目病亦漸愈與汝默孟宣聯席而坐與  
來卽賦文一首未幾徐生友妻子柔張君實龔道行丘  
伯華先後至荆溪皆來勞問妻子柔以詩五首爲借書  
遺徐生笑曰豈所謂淫辭污龍蛇字者耶既反覆之  
其中模擬特工鋪叙的當嘆服以爲難及一時友人俱  
謂徐子以彼其才合自陳之何爲自苦徐生遜謝會各  
思竟殫身

卷之九記

二

庠續取諸生其前破例收考友人謂徐生機不可失不  
爲胡成勿疑也時已暮徐生就燈前草呈辭若干語其  
詞曰爲起拔久滯以弘道化事切照本生十二歲以易  
經補府庠生十六歲以變壞文體發社今年二十二歲  
府考復不錄竊念卞和抱璞亦止三別孟明立功不遇  
再敗今本生罹數甚奇遭時不偶前日或因一日之短  
而被黜今日又照前日之案而故遺種種相仍曷其有  
極光陰何幾已經蓋彌十年飄泊誰依竟負韋編三絕  
蹈窮餓之水火轉愈哀號採下體之菲藟周公吐握是  
皆事出于前人遂爾光垂於史傳恭遇宗師大人得沐

江東傳廣普羽儀之化秉東南學政實操造命之機  
所謂前有麟鳳觀者爭先一經品題便作佳士千載難  
逢於今爲烈者也竊聞橐駝種樹則鞭楯杞梓不在幽  
陰之側孫陽相馬則驪駟驟駉豈伏鹽車之傍今本生  
雖遭三黜之辱只爲孤寒縱非七步之才倘堪收錄參  
苓之物宜居狄氏之籠中駿明之言寧隱羊舌之座下  
李平失策非諸葛亮不能再收韓信雖奇因蕭相國遂  
以拜將本生所以慨慕前規有望今日蓋非常之人乃  
能格外取士而非常之士亦於格外求生宗師何惜階  
前尺寸之地不以慰子弟倒懸望解之心如試本生果  
有寸長致士便從隗始如真不肖黜辱亦所自耳云

卷之九記

三

明日徐生隨衆謁學院諸生言事畢徐徐擺衣而  
前長跪宗師却呈詞不受高言曰爾來前何言徐生朗  
然答曰生固有志之士也以久未識科場冀超拔耳宗  
師笑曰如子言我耳不勝贊矣爾不聞吾地有陳先生  
屢屈二十四年而連捷者乎徐生謝曰然弟願宗師破  
格以收植豪傑宗師閉目搖首曰格不可破破格而欲  
合之豈不難哉徐生更前跪曰本生願以不肖之身作  
宗師磨世屬鏡之具今若多其試目合三場並校之倘  
生也賢宗師卽無吝獎勸生也果不肖本生亦不敢恥



魏辱誠如是不肖者夫誰敢前豈憂破格之難合哉時郡守在側宗師數目之忽笑曰爾欺提調官太甚又各庠生和徐生語者翕然稱府庠生言是宗師色動慨然太息曰爾輩謂作官易耶吾印具在諸生自爲之徐生色變逡巡而退仰天嘆曰嗟乎天之阨人也奈何欲與天爭乎因吟古詩曰可憐寶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歸歌罷欲歎不已是夕候孟宣族弟中虛能以符召斗仙作詩徐生前叩之大書曰功名在乎雞犬莫謂得時尚遠鐵視猶然未穿豈負囊書千卷舉座大驚徐生遂遊石亭堠壁間有故太史沈少林字跡想其大志不竟

愚庵雜集

卷之九記

主

慨然傷之歸而登荆溪尊經閣見有太乙真人像徐生曰嗟乎此星而司文者耳烏知此星不爲孔子也者而又與孔子同燈豆哉果爾將天子祠紫垣而宰相祠三台乎必不然矣世之達人果鮮耶既遊周王廟聞松郡諸友共糾奠儀以帛故章文學徐生曰以余聞雲間多豪舉之士不虛哉遂買林盧齋三子口義韓昌黎伯文集歸明日遂發舟東還還而紀其事爲他日一笑也

痘記

丙申歲余在無錫其春無錫小兒無男女皆出痘痘多惡殺人存者十不得四其俗出痘之家必迎廟神於家

而供禮之洒掃洗滌燻燎戒容止斷往來惟謹病者瘳祀神而送之廟鼓吹旌旂一如官府之儀神既歸廟然後其家解嚴爲酒洽隣夫婦如初余始見其俗而怪之曰嗟乎此民之愚而君子之所爲易俗易易者也吾聞之人痘者胎毒也乘氣于胎感候而發譬如種豈先布種後甲拆故亦曰痘也痘始見則毒旺而病者憔悴之狀若亡若失旺之勢且却且前毒者氣也管氣者竅也毒方喜人之悴而竊其竅以盈縮腠側榮感作態乃一切外感如腥穢煎焚之氣又如歌笑鑿訇之响或觸之又或逆之或梗之又或沸之此如賊方踰牆以出而偵者忽值之也則其反闕於家而其心主人豈顧問哉故出痘之家欲靜所以安也欲潔所以平也安則和平則習而毒自散何則飄風驟雨不能終日毒氣卽盈縮腠側榮感作態而不舍乎然直養無害而徐俟之其力必有底也旺者漸鍊懣者漸蘇其元氣必可恃也是故治痘無奇法靜潔要也然以此告俗人弗解也卽解而戒心弗固也長者惟是弗忍活幼之仁壅而不布於是懼之以神曰汝必虔而迎之謹而事之俟其瘳而歸之乎而俗之愛其子甚也果聽焉而果有驗焉於是無錫有迎神之禮至今不廢其以是哉故曰此民之愚而君子

愚庵雜集

卷之九記

百

所爲易俗易易者也若夫乘氣有淺深感候有順逆毒發有輕重本質有強弱此皆先天之爲也而於神何與焉旣而思之以爲不然夫神之陰陽下民久矣賈充之子天太丘之後繁豈非天哉豈非天哉三代以前無痘何者其時比尹可封太和充溢天弗降之以不祥也自漢以還人始出痘何者人不迺吉腥聞於天則天用降之大戾遺殃至今然則人命至微鬼神陶鑄或者不忍其子之呻吟宛轉九死一生又無所控訴因極而後頓首號泣悔過歸善改行事神神亦聽焉此非其理之或然者與故曰無錫之俗亦是也無錫出痘之患漸少延

愚意齋集

卷之九

五

及茂苑茂苑之患亦如之而以及太倉嘉定夏秋之間二邑童子之歟兄計其不哭者蓋鮮而俗醫皆得獲臂胃利其活則曰我之功其死則曰時行然也或曰不信我而用他醫之藥也余兒果郎時年六歲未出痘余旣一子憐之甚而身在無錫歸程稍遙彼此消息動經累日家中又無明醫理精調護者可倚以是甚憂每有人從東方來輒先問聞小兒常不出痘否垂念如此秋冬間予歸自無錫老母迎謂之曰嘻甚幸祖考之庇乃小子隣家無不患痘痘者又多死而果孫獨免更爾健悍此天祐也余母子交相慶慰久之無何痘患漸息予亦

復之無錫去二月而解館東歸仲冬晦日族人喜慶之事醴分置飲而果兒是日身體作熱不肯飲食老母周視之曰此兒口燥而目光不揚體又甚悴其爲出痘必矣予晚歸抱視良久心謂痘者死生之關也父子之緣今便不知何底痛惋殊甚作熱再宿而痘見於額俗謂高痘見額中痘先面下痘先頰家人大小具喜予取痘疹心嬰視之則其言不然謂額者火位心火奔逸水不能制故額先見痘也其證爲下予觀之憂甚又恐感吾母嚙不忍言相與戒嚴塞堦薰滌惟謹越二日而痘不能發細視之則隱隱伏膚間醫者言候應密藥功難竟便託他辭遽去而更使一老醫來老醫取火詳視出曰此非下痘也無恐姑徐徐待之予暨家人少寬是夕老母夢壁間一筒貯荳幾三四斗其粒美惡相半忽有老人短衣而癯長竟來取荳去幾盡少留於桶老母呼訝驚覺遂起謂予曰小子痘不足患其殆初重而後輕乎頃吾所見於夢如此晨起予出中堂拾一小荳色美而圓滿予卽拱手曰神賜吾兆果兒痘亦必如之便種之地意取其長生而是日果兒痘復不盡發又顆粒密甚體甚悴不喜飲食老醫定方服藥以犀角爲主予閱藥性本草云犀角性寒善破血更閱痘疹心嬰言發痘

愚意齋集

卷之九

十六

藥性本草云犀角性寒善破血更閱痘疹心嬰言發痘

宜以溫劑不宜寒涼以此一服遂止疑信莫決復延  
醫來叩之吉凶且告之方他醫曰幸不多服幾誤公矣  
書云痘血熱者宜用犀角又曰惟紫紅掀腫者爲血熱  
今郎君痘色木紅非紫紅也其顆平小非掀腫也且天  
氣嚴寒如此痘又難發而又寒之郎君懽悴已極所患  
血少而又破之竊謂非宜余曰敬啗而家人且相向悲  
啼其意謂時日已多痘竟不發所恃者老醫之藥耳而  
又云不可用然則坐而待困也予曰不然吾閱書檢方  
故有疑於老醫之言適所云者乃其讀書熟而見理明  
非故爲異也且吾有兒痘不發而死是死於痘若死於  
痘吾痛而無憾焉如藥差之毫釐而死是死於藥倘死  
於藥吾之痛恨於何而極乎言已余亦不覺其襟之沾  
也老母曰汝輩言皆妄也天地無誤蓋請諸神於是余  
奉命走謁縣之城隍廟卜果兒痘吉又卜醫藥訣有營  
謀速改更語隨又至武安王廟卜之武安王廟者余朔  
旦所奉香火者也卜果兒痘吉又卜醫藥訣有小人退  
位君子得時語余解謂巫醫賊役小人也君子者猶言  
君之子也必小人退位斯君子得時是卽前廟營謀速  
改更之意便歸告老母暨家人必無服藥而余出卜時  
家人已磨犀角煎藥矣見余歸告曰藥已熟姑且飲此

痘之九記 七

予後已之余亦曰諾抱兒取藥飲之未盡一呷口噤手  
冷自云今死矣已而甚劇咬牙寒顫足冷幾及於股家  
人便抱持泣不可止老母走至先大人殯處泣語刺刺  
以祈陰祐余急取藥覆之對天頌曰是矣此吾之罪也  
神業命之矣而又服藥是証也是吾信神不如信醫也  
少頃寒氣漸散兒平復自是不復飲藥明日而痘發且  
齊喜飲食又三四日而漿滿痘作黃色又二三日而痘  
結痂作黑色又十日餘而痂落兒如常家始解嚴潔治  
品物以祀所常禱之神且用俗禮謝神之司痘瘡者又  
禘祭祖考告兒患平而吾友龔道行唐正叔鄭開馭龔  
仲和輩朝暮來問或以所宜藥物相貽者特以小設飲  
之而相與惟藥焉  
徐允祿曰疔毒父母惟其疾之憂也始予十餘歲時一  
日先大人忽覲余而咤曰祿兒面如瘡者何也翼宿而  
瘡大發床臥不起先大人遑遽迎醫求藥無寧日焉時  
家貧甚無儲粟而不肖每食必得肉如此者幾兩月  
始予第飽肉而耳之若謂病復不惡者而不知肉之所  
由來也迨長而問之吾母始知盡典質稱貸所爲耳痛  
哉父母惟其疾之憂也余痛又不止此也余二十歲之  
仲秋忽得瘡疾其疾三日一發發必大劇凡半歲而瘡

痘之九記 八

不瘞而先大人見背其見背之夕猶問祿兒今日瘞何如嗚呼痛哉爲子之不免於父母之懷也諺云養子方知父母恩以予念果兒患痘之心而因以推吾父母提携顧復之德欲報之恩昊天罔極尚可言哉尚可言哉而允祿年幾遲暮竟未得一當以伸人子欲盡之志覲顏負心生不如死蓼蓼者莪匪莪伊蒿何其悲也語曰父母憂子其長如路子憂父母其長如布其餘之謂歟

練溪四飲記

練溪四飲者謂徐子汝廉朱子伯魯張子明父劉子价伯也客曰四子何爲而稱飲也徐子曰客少間請陳其

公勉齋集

卷之九記

元

築嚶城壯邑也其東西南北延袤將五里環而周之得十里焉周城有巷夾巷有居肩踵相摩囂塵載車道又湫隘曾兩驟而不舒居其間者目惟屢踰之知耳多號呶之時追呼攘攘負販熙熙達者不幸而爰宅往往少擇而多悲吾里在清景塘之南而縣治之稍東先爲吾家中丞發祥之地旣多方伯纘緒之蹤里有四坊巋然以崇而人因以名其地焉其地道僻而事少隘爽而鬱蔥西矚則有河北來受劉河之濼泗而石梁跨其上禪刹翼其右風月之下可咏而徘徊東望則二廟斯華而當前是一邑所供香火也而路左折有幽人朱清父之

廬在焉南聯則室宇綿邈將百步而遵大道問其與吾祖同居者今不存十之一也而吾是愴焉以感悼北陟則百步而得曠焉又百步而得豁焉風雲樹木無不可見也而吾始遊于汗漫之天以一邑之大而吾里之勝冠之以吾里之勝而四子居同里閉得以攬而有之則夫風雨之朝花月之夕卽欲不飲於斯也而得乎客曰唯唯吾昔聞之商山四皓竹溪六逸旣傳其人并議其地有由然矣然而四人之外無可與飲者乎少樂不若與衆又何必西人哉徐子曰否否吾與飲者吾必其近者焉又必其貧者焉又必其賢者焉則彈丸之地而四

公勉齋集

卷之九記

辛

人吾以爲比肩而立也而客乃以爲隘客曰唯唯願聞所以必其近者徐子曰吾習見三家之村有蠢人焉其人不知先施之敬燕會之常東西之隣曾不得一露其酒漿一旦緩急錯愕徬徨逼邀五侯遠召劇孟與高陽而比日治具宰牛烹羊客畏途遠不卽相將僕夫悅悴於岐路酒肴陳設於中堂主人慙愧曾不敢施顏而見父行而亦有饜饜之子哺嚶之夫遠來流酸恣爲荒亡歸途修阻雨癘風狂十步一蹶困於道傍厥僕怨詈與人顛僵是皆遠之爲害也而左右之家一呼而來盡醉而回安有此哉吾所以必其近者客曰不亦善乎遠近

相取悔吝生焉劉季終幸盧綰以其近也敢問所以必其貧者徐子曰富人之家十日而潔具三日而肅賓無水無陸無珍不陳一朝而殺百生於天爲不仁一日而廢萬錢於人爲不倫賓客既集罄折其身偃僕其形法酒三巡滿堂幾化爲偶人而寒儒賤士或泥禮尚往來乏文或習未同而言之勤連朝請謁富人甫臨酒未三爵客顏已嗔再拜請故酒薄有貧幸而終席情狀紛紛朝方高會暮傳新聞而豈若吾友三子同爲畸人憂悲無端但願長醉而不醒山蕨園蔬率爾是陳村醪若醴黎羹比珍飲如鯨吸灑酒漉巾既咏既歸月朗風薰于

息危齋集

卷之七 記

三三

焉婆娑于焉論文融融洩洩不知晨昏吾不知天地之間何樂可以方此也而錢奴財虜又奚以稱客曰善哉齊大非偶古人所辭詩不云乎惠而好我携手同行敢問所以必其賢者徐子曰予聞之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隳頹器之人羣居終日好行小慧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若而夫者一介吾側卽令伊尹割烹易牙煎熬吾猶將心嘔噦而不樂神悄悄而不豪而豈能與之交觥飛觴共展而連宵也哉此吾所以必其賢者客曰善哉周公曰無以儉人其惟吉士孔子不見陽貨誠懼比之匪人也敢問四子之身乎賢徐子曰

客少問請言其大畧事親克孝處世無敖高懷實行以遵先教是朱伯魯之行也高雅坦夷少怒多嬉樽中座上北海之思是張明父之行也學博志篤美如冠玉不澄而清消之難濁嗜善常如不足是劉介伯之行也不佞則德涼才劣無得而稱焉客拊掌曰嗟乎以東西比隣而得四人焉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其然乎然其聚之故敢問何也徐子曰吁客乃見之晚矣語云天地相偶萬物必對於飲獨不然耶爾里誕孔乃生丘明孟子講學南有荀卿賈誼上策仲舒連衡文中譚道董常及門韓愈開佛籍泥服膺是故

息危齋集

卷之九 記

三三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阮籍劉伶同棲精丘汝陽太白金谷以游子瞻好飲乃有少游香山九老樂天之流遠公靖節方外契稜自古及今道同相謀而四飲之聚之故客又何疑焉客起謝曰敬聞命矣天生隕朋乃爲管仲吾今視子之無窮矣里仁爲美敢忘卜居於是相與賦

傳

獨行傳

今夫君山俗亂起于一人潁川多賢成于四長故聲陵詭辭之爲俗卽有大人顯者方且茅靡爾波流爾而乃

有獨行隱君子之德信古執禮躡躡涼涼年暮而名彰  
棺蓋而論定沒世之下猶能令聞者嘯歌感悼不能自  
已而曩所謂大人顯者聲銷景滅富貴盡于一朝頑諄  
留于人口此亦足以爲誠不以富之證而敝俗或有反  
轅之日也吾祖幽貞先生寔弘此道嘉隆以來隱者繁  
稱于邑中而祭願肝豫至有隨俗雅化者焉吾取其貞  
而不汙醒而能全者得二人爲之作傳

朱清父名纓其先華亭人也父松鄰名鶴者徙居嘉定  
因爲嘉定人松鄰爲陸祭酒深之客以高雅有名清父  
少而端凝以禮自持弱冠時有試之者暮置美妓於一

思勉齋集

朱之九傳

三五

室招清父入而鑷其戶至晨啓戶叩妓所爲妓笑無有  
聞者皆笑爲魯男子比長益自凜凜欲爲君子弟絃早  
死子爲他人所鬻清父飲泣自傷爲父無狀爲賣產贖  
之歸待之甚於己子一日與客同行歸途得其客所遺  
之金近五十兩清父急追及還之客政遑遽中持之感  
泣清父便掉臂去不顧先是松鄰精爲雕鏤圖繪之技  
所製簪匣人寶之幾于法物清父長而盡其術別號爲  
小松又善以已意變幻刻竹木爲古仙佛像絕肖鑿者  
至謂勝於吳道子所繪又間仿王摩詰諸名家所畫山  
麓雲樹就盆景中極其神理其所紆曲盤折盡屬化工

他人卽竭心力效之終不能及作詩不能工然亦能道  
其所欲言與人飲不醉不止嘗語人曰醉酒而死死可  
矣其伉儷如此郡中賢大夫好事者爭願迎置之于家  
王司寇元美徐宗伯叔明尤相知厚清父不肯數往往  
亦不肯苟一言笑貴人伺清父驩喜乘間言其願得公  
一圖刻或仙佛像清父曰諾貴人卽喜又不敢迫趣清  
父爲之須其自喜爲一運斤往往終年不成一器如清  
父闕茸遺忘便止不請不敢復聒萬曆初嘉定令欲得  
小松所製器爲賂遺當路趣召清父不往令怒曰吾能  
破家清父笑曰吾迺無家何破也便逃去令後聞清父

思勉齋集

朱之九傳

三五

賢名自恚愧不能容一士追返清父于婁江禹州徽王  
聞其名托客致幣召之清父爲書謝客曰臣纓井蛙耳  
鋤草柴門則有餘曳裾王門則不足王亦安所用之遂  
不應召而名益高一時名下游客自遠遺詩結納者無  
慮數輩沛國朱令署其門曰練水逸民云晚得疾嗜酒  
不止客間喻以酒不利于病人清父便高唱曰來本無  
妨去亦得何人不是遠行人彌留之夕召稚美教誡床  
下曰吾生平所得頗能立于嗜飲之場爾輩無忘吾志  
三子長稚美爲人孝友溫克有清父之風季子稚征亦  
好酒工于圖繪

論曰予童時從大父遊里中途遇客與語移時去而問  
大父曩客何人大父曰是朱小松有德行者余請其狀  
大父曰若夫能見利不愛見色不近余識其言近二十  
年不敢忘而乃今得雅美所列其父行狀爲極其大者  
著之篇焉嗟乎以清父之修潔不染可謂君子哉若人  
矣

王翹號小竹世爲嘉定人少爲諸生不遂去而學畫工  
草蟲其畫草花蚊蝶叢菁蔓藤而蚱蜢絡繹隱跳其間  
或巨螭踰險行亂草沙渚中蝦行鼓水作勢又水荇一  
帶羣小魚攢會其底大約運筆似粗率耳而生氣奕發

思危齋集

卷之九

畫

絕得其神勢雲間珠雪居極好之以爲逸品余嘗見王  
少梅言翹之初學畫月夜臥葦棚下細視莖葉隙處  
絡繹啼否時各何狀又日間養看蚱蜢草上跳已又去  
其一股看其跳又去其翹看其跳又羣集之看其跳於  
他小物觀之悉如是觀或得意時遂廢寢食其專精如  
此畫上多題詩詩在雅俗之間間得佳語爲人亦伉浪  
有氣不肯俯仰于大有富人延之家塾富人適有貴客  
布席降翹翹奮拳毆富人竟去歸家家徒有壁竈突無  
烟亦不屑意余家城東有懷石山房數楹翹先僦之居  
翹去而朱清父僦之居人便以爲高士宅兩人爲人敬

大率此類也然翹好男其修潔不如清父翹有子亦  
以書畫有名于時早卒  
論曰予傳王小竹畧甚以予不識其人且聞其事不多  
故其詳駁不得比清父然予所著于篇者觀其人其  
人亦非世俗之士焉

劉价伯傳

吾邑劉价伯名維藩初名重德以讀毛詩特取价人維  
藩之義遂易今名而字价予嘗問之曰古者惟山川方  
物及諱惡不以名子名重德其義遠而於號祥矣何煩  
易焉且爾大人之命也价伯曰非吾大人實命之乃蒙

思危齋集

卷之九

三

師云爾吾祖中壘侯中壘侯之父名德吾不可干之而  
詩曰价人价言大也人大而于以建侯奉天子其祥甚  
矣吾所以有取也凡价伯好古泥禮而不喜流俗聒耳  
舉此類也价伯髫而清揚玉立皎如瓊樹臨風又儻才  
有聲其舅王少梅者君子也而隱于卜乃通見之于邑  
長者及諸名流諸名流爭慕就之及見价伯伯伯爲談  
三代秦漢及莊老諸子奇字隱義聞者皆吐舌以爲吾  
師表也不獨不敢以狎進其高者結交而去庸庸者面  
頰口噤通矣价伯未弱冠卽識兩人于支離僕悴中定  
兄弟交而出入資給之又詩販盜之時太公悅溪長者

而裕愛价伯甚不忍拂其請也其兩人一為張君實一為嚴伯阜果以好學砥行皆成天下名士與价伯交有始終价伯又有書癖請其父貲遍置古籍十三經二十一史之外遂及釋道星曆醫卜堪輿諸書价伯亦遂校勘丹鉛矻矻無餘晷故价伯之學博而襟悅溪以教子貲稍窘矣又苦役為徙居上海乃上海之長者及諸名流爭就价伯講學更勝嘉定力不支客復歸嘉定而時嘉定令君蜀人熊小莪慕悅价伯名若慕古人於都試遂按置第一已復擯於學使者又力請於學使者得成諸生為諸生幾二十年以爭孔廟神道事直而仇幾得

思覺齋集

卷之九 傳

三七

禍而武林楊洪園先生以學使者來特以博雅見重為廩之學官然足時价伯華銳之氣不襲若矣獨其不喜流俗議論奇拘不改也而以無子心嗜堪輿家言為增瘠墓道改易門闥遂至力不勝而稱貸貸又不能時償而流俗之聲或及之晚年喪偶與妾居矣又時置婢或曰時亦講房中之術焉然以求子竟不效价伯素善啖饒骨力年五十六狀如三十歲人忽遭疾不起抑其求子之效與价伯身後事俱其弟維屏經紀之价伯弟二沒而其弟各以一子嗣之長思忠次思敬妾張氏有志操今依二子居

贊曰价伯病亟時顧予而囑之曰惟子不朽我予泣而許之今舉我所知掇其大者著于篇价伯固自豪可以不朽矣嗟乎彼庸庸者見价伯利名無所底相與誹笑之抑所謂不笑不足以為道也歟

北里丈人傳

萬曆戊子歲大疫因以癘疫積尸道旁舟車幾為不行有北里丈人匍匐南來止于古寺之佛堂比暮自縊絕寺僧得其題贊於衣帶中有曰六十年來遇六荒五荒不比此荒荒此荒自繼皇慶寺那管明年荒不荒邑子徐某聞而義之曰嗟乎是古所謂志士者也為文弔之

思覺齋集 卷之九 傳 三八

曰嗚呼悲哉孰為為之而歲大荒人通其罰丈人則僵呼嗟丈人我心悲傷世云不淑載胥亂亡衣冠盜國干戈盜鄉腥孔聞矣用弗降康達人先幾何用不臧鮑集顏闔於茲同芳丈人瞑矣翱翔帝旁然時徐子亦困于衣食無力不能窮其世第誦其義以增歎息又因而論列之呼嗟丈人彼何人哉予所聞于檀弓有不食嗟來之食而死者然來矣來且辱矣其謝也可食其辱也可死丈人其義不辱而死者與於陵仲子義薄齊國而伏行井上不忘一李吾取丈人之能不為芥蒂爰旌之死以不肯食狐丘盜父之食陳無已却趙挺之之衣而死



然使非狐丘盜父而道挺之也二子將遂衣食之乎此猶爲行乞之心者也不若丈人晉徵士以飢驅去爲乞人以侮世是與丈人不同道所謂隘與不恭者耶惜乎其不遇孔子而施聲也悲夫

### 錢貞婦傳

貞婦錢氏嘉定人父相邑庠生吳琦母嘉靖初守節死至萬曆丙戌年朝廷始聞其事詔表其廬先是太倉王元馭之母吳氏琦族姑風知貞婦死節事迄今幾六十餘年矣悲琦無力振之恐遂汶汶不傳乃乘間告元馭元馭歎賞奔告嘉定令朱尹朱尹更集琦族兄弟廉問

忠節齋集

卷之九傳

三九

得實乃聞其事於朝余與貞婦之孫允立善願詳其事貞婦自幼通女則諸書曉暢大義十七歲而歸吳緯吳緯沒之夕貞婦十九歲耳冲年妓好而傍徨於旦夕人之側緯視之固不勝慟也貞婦伏床哭曰天乎婦人義從人夫死而我以寡婦強顏人間不如死也既而復向緯泣曰爾父母老矣爾又死幸我孕或吳氏血食所繫乎我孰與立孤而死兩完也須臾緯死矣貞婦一號而絕者數矣舅姑強慰之曰媳婦儻有男耶緯不死也媳婦縱欲自完且爲我二老人強飯言已舉家相顧而慟貞婦收淚曰敢不如命未幾而舉子琦家人皆喜貞婦

撫無父兒益苦不自勝哭踊無節舅姑憐其少疑有他

念會里中有慕貞婦色艾者議再醮事貞婦潛知之憤

恚不已遂扇其室自縊而死其姑聞閨中啼聲大呼曰

亟矣亟矣排戶直入則貞婦僵矣衆竭力救貞婦貞婦

已漸甦對舅姑哭曰亡人是大人家宗子幼兒是大人

家家孫獨多一媳婦而欲遣之舅姑亦持貞婦泣曰吾

豈老悖不念亡兒耶憐媳婦少也今若此我二老人何

忍又有他念貞婦復如故者年餘會清明節設祭貞婦

方良號不禁琦時四五歲自外匍匐來以手取祭品啖

之畧盡貞婦忽大笑曰嘻兒已能自食乎其夜貞婦遂

忠節齋集

卷之九傳

三九

自盡閨中天府明貞婦已絕舅姑救之不能得嗟乎貞婦錢氏乃真貞婦也當貞婦自剖於夫榻之側其氣甚壯然死生長往卽行道之人憫之而况夫婦之間者乎則或者以一時意氣得之卒之持其言三年有餘而終不敢牽登自飲其言其立孤也歷受諸艱其死節也從容仗義卽丈夫子不易矣余讀晉世家趙宣子客程嬰公孫杵曰兩人誰非千古偉人耶然一死十五年之前一死十五年之後其完趙武功烈何其甚勝於貞婦一婦人功足當程嬰公孫杵曰丕休哉趙氏自程嬰公孫杵曰立孤而趙氏之子孫卒代晉國而爲之王當貞婦死

之時琦零丁孤苦其勢有不可知者乃琦卒成諸生而今琦子若孫率彬彬乎瑚璉珪璋之器也此孰非爲貞婦之德而錫之蔭者乎寧獨此也貞婦樹隱節於百年之上而百年之下竟得王元馭爲之表章無論貞婦望外卽琦亦豈意料所及哉噫孰謂無天道也

### 殷節婦傳

嘉靖季年民間倡詔選官人之說一時男女昏嫁畧盡邑庠殷儒女乃歸婁塘里徐其先是徐少狷不良邑人盡知之會爲訛言所迫故歸徐未踰月殷夫婦遂以女還還而母探其意女恚曰業與之醮矣母大怒罵之曰

息免齋集

卷之九 傳

三十一

爾卽淫私其夫不謂若遂能當爾意女飲泣不敢言其後徐某數至殷室庶幾見其妻母預戒其女不與見使人迎婦歸亦拒之如此者二年而徐某疾發死殷女爲哭死者數四無何會其母亦病死殷女愈哀遂絕飲食而病作將卒其父謂之曰噫爾死則何歸女愀然曰惟命曰以爾歸徐郎所何如女卽據床叩謝曰如此則死而生矣須臾死竟從其意嗟乎殷女倘所稱節婦者耶傳中著節婦甚多要之多藉其夫以成其烈脫也夫少不類則吾安能盡必之且世俗佳婦不少其夫冥頑則遂怨詈之甚

者以兩手掩其耳目而自適已事者豈鮮也婦人若殷女則真節婦矣余觀其將死之時永訣數語能令人流涕夫徐非佳偶也一邑盡稱無行者也殷女與之處也亦非有金石之約也特誓相倚者也然而死生俱不敢背則豈非正氣所鍾而能然也歟哉吁嗟椒山楊先生詩曰古來多少冠裳客有似宜陽婦女否

### 跋

跋吾友贖

附凡例五則并友論贊二十五條

徐允祿曰甚矣予之奇塞於斯世也而獨朋友一輩則不至于睽孤居鄉則有一鄰之善士與之鳴和武行四

小龍齋集

卷之九 跋

三十一

方則有四方之善士與之曼衍與之往復予之窮至于脫粟時開草蔬不繼繼袍籃屨躡道中又其窮至于客寄廡塾聲雖不揚都試每下遭損受傷又其窮至于往再斑白藍衫淹淡穎囊竟處風禪不出然而貴介賢者有志名流終莫之棄也進則橫經問難退常手札請事積之三十餘禩而笥箱滿矣今予年往氣情旣多息交絕游之思旋念自少至老所以窮矣而不落漠卽落漠矣而相與叫呼響答有可舒暢散鬱則皆吾友周旋之故也于是發笥箱詳書疏問有不情之語無稽之說爲刪其什之四今其存者皆其相誨相難相推相挽相

念相柳相嘲相諷可以噴飯發笑可以感極汎瀾可以  
愆愆而思可以熙熙而廣故予復之所以感時序愴心  
神而予垂之亦以動亂嗣觀來茲者矣爰題之曰思勉  
齋吾友牘而系以凡例次以甲乙云

詩曰維桑與梓必共敬止古人誠重父母之國矣故叙  
縣則先嘉定叙府則首蘇州

鄭康成曰孔氏四科不先閎閎故一屬友籍卽子產執  
政而兀者得以先生之門屈之所以縉紳逸人不復詮  
次

杜甫懷李白有落月屋梁之感矧好友而既沒矣生前

思勉齋集 卷之九 跋

三

武少大篇死後自憐片簡所以濡毅留其短札聚甫存  
以小言若夫生友寸箋時或問錄則以往還既昵亦欲  
存示後人故近邑則恐予齒之不待他縣則慮兩地之  
已遠

柳子厚于碑陰既錄先友之姓名爵里而復系以評論  
之言君子以爲近薄我則以爲直道故牘前開列姓字  
之下其生者未敢遽爲雌黃其沒者亦復小有論贊  
張廷尉爲故人子弟造請公卿不避風雨古人之重世  
誼若此故牘中有友其一世再世三世者其子孫牘多  
附其祖父之後

李茂實

李先芳字茂實萬曆己丑科進士官至四川叅議在陳  
垣屢疏論列少受春秋義于太原相公太原時當國屢  
有異同爲名給諫卒祀鄉賢 牘二

李茂才

李名芳字茂才爲茂實同祖兄弟萬曆壬辰科進士考  
選翰林院庶吉士年二十九歲予進茂才一歲茂才於  
儕輩中無所推讓獨兄事予斤斤如也嘗久不見忽相  
携出遊遂宿僧舍茂才便依栖于旁不忍去也其牘中  
傾注皆骨肉之語蓋非虛者書甚拙 牘手書八

思勉齋集 卷之九 跋

三

張伯隅

張其廉字伯隅萬曆乙未科會魁官至南京吏部主事  
伯隅儀止清雅望而卜爲貴人屬志攻文克以簪纓紹  
其父中丞公然識斷不足惜也汶汶而死 牘五

殷無美

殷都字無美萬曆癸未科進士官左遷南京刑部郎中  
有文學能推較後進居官處鄉皆自好不殖貨產蔚然  
名士風流 牘七

潘中岳

潘元輔號中岳邑庠生中岳於予爲妻伯父幼孤育教

皆倚族長者壯而與丁妻父心弦翁篤友愛飲食衣服  
子孫奴婢共而不分蔚有義問 廣五

徐孺毅

徐兆稷字孺毅太學生父為禮部尚書太室先生孺毅  
生而資穎氣爽能酒能色能詩能雜學又能收恤貧交  
張君實生而飢寒死而子有妻家粗立者孺毅力也其  
他為德于困友之事甚多嗜義善文蓋翩翩濁世賢公  
子矣然性簡直不能附炎凡恩仇賢不肖其中晶如也  
豈與世之鄙夫忘其父之痛而望高寄宿以觀名人顯  
貴一盼之榮者哉嗟乎賢哉孺毅矣 廣十

思勉齋集

朱子九 跋

三五

顧剛仲

常熟顧雲鴻字剛仲萬曆庚子科舉人以文知名而甚  
脩行死而常人士議祀鄉賢時崑山人亦議祀歸季思  
嗟夫此所謂桃李下自成蹊者耶人亦可自好矣 廣七

邵茂齊

常熟邵濂字茂齊縣廩生茂齊與星卿顧明仲瞿元  
初友契又皆以善屬文名高時稱拂水社四子星卿連  
發明仲亦脫穎茂齊與元初竟鬱鬱不得志死悲夫茂  
齊為人坦率能笑語予見之輒喜茂齊亦昵于予 廣四

譚公亮

譚應明字公亮太學生萬曆癸巳歲冬長興丁長孺以  
書幣來期予相見于虞山南譚公亮家而予因晤公亮  
別去不半年而江南諸少年狂逞事發發難者至欲坐  
之反逆而公亮以夙受諸少年害官欲藉之為左證亦  
收縛于獄獄事漸解公亮仍寧家肄業而要予讀書于  
家同筆硯久之又固要予以女妻我亡兒彙其始終不  
替情理有加悉見其二十六牘中公亮為人豪爽有進  
人加諸膝退人推諸壑之意人多畏之又小有機變為  
顛倒鼓舞之用則士益不親附嘗向予語機權予應之  
曰吾用機權與凡異吾必待曹操司馬懿親來對局較  
手段方覓出機權用取四五分若止目前碌碌只須謹  
行信言足矣安事機權公亮為笑去公亮動得俗人嫻  
笑而特多長者遊如崑山諸景陽武進沈湛源金沙王  
忠甫輩皆與叙兄弟交蓋其意氣磊落議論持正絕不  
為醜餽脂韋之態亦自足以致之也公亮性喜收書籍  
喜畜聲伎喜土木喜人附已喜嗜啜咤吒為豪喜交結  
知名士所以萬頃之家日就消削至晚年田僅千畝用  
額有增無減而歲入日少逋負日積公私日交累竟以  
抑鬱暴疾死公亮既出獄手時義復臥去自分非舉業  
中人矣乃納交予倦倦望予成名以為其光寵此念益

思勉齋集

卷之九 跋

三五

終身不替也而予竟不克酬之言之太息流涕

桑獻徵

桑孝先字獻徵先名士桑民釋孫也不習舉業而攻古史常熟有欲乞古文者之其門為人多言笑而不相察與予遇于譚氏園亭時已老矣耳聾嘗為予言其家祭先酒飯獻畢祭者即于祖考旁說近時事以及親友家事又次及時事旁立者見其望空呼爺娘祖父喃喃不已無不笑者予聽之知其為慈孝之家也 牘三

欽愚公

欽叔陽號愚公吳縣庠生愚公資穎嗜學下筆蒼鬱有思竟齊集 朱之九跋 三七

致為人駭快能笑語談諧具有名士風流始與張異度齊名士多欣附晚以處館非地為友人所咻竟不得意病死時邵茂齊在海虞以調停死友顧朗仲兄弟之間與二三友議論異亦為二三友所排擠鬱鬱成病予聞而笑之曰兩兄於行輩為長愚公自信其為貧茂齊自行其老成耳一二後生悠悠之口於我何有哉而自令至此 牘十

朱白民

朱鷺字白民先郡庠生今去學佛時從王孟夙行脚行行又歸云欲結廬花山未知果否也 牘五

傅子晉

傅康字子晉蘇郡廩生子晉少而美丰姿有文學與姚孟嘗齊名為人和柔可親與太倉陶逸則嘉定則予遊而昵予兩人至郡多飲其家子晉父孟博丈亦時名下父子之間怡怡若兄弟而母夫人有自捷聲肅于伉儷而特愛子晉孟博有所請於內必介紹子晉故子晉益自由第與外舍客款語而酒榼嘗從內出矣時子晉父子名士且暮發跡家亦不貧田廬粗足為同遊所羨迨子晉天死孟博老于太學家亦漸不如昔而游者相與滋慨矣 牘八

諸景陽

朱之九跋

三六

崑山諸壽賢字延之號景陽萬曆丙戌科進士官至禮部主事景陽天性忠孝懇直擔荷名教為諸生時聞穆宗登遐拊膺大哭眾笑其痴甫成進士即與同年進士無錫顧允成上論南直學使者房寰兇邪小人也彈劾南京吏部侍郎海瑞不當坐狂躁謫天下義之久而陞禮部主事尋論官闈冊立事遂罷黜終不叙景陽居鄉與眾怡怡不作直臣意色加人亦自孽孽營家然節縮衣食銖積寸累效田更老農圃所為終不以縉紳漁畋人以自肥獨聞邑有風俗民生事宜即時白之當道無

所嫌忌至罪者伏辜寃者獲救人嘿嘿受其賜而更或怨之以爲景陽口無關披發人隱如此類不獨在崑山凡景陽所經遊州縣多有之嘗試舉予耳目所聞見者常熟太學生譚應明以受諸處豪狂少年毒害官收捕之爲左證當忽收捕時不知所坐第云謀反當族誅方一二里居室多逃徙去景陽時在常熟聞之色然曰譚我所識此豈反者立駕至縣庭白之知縣張集義令小寬恤之以俟朱中丞後命仍舟至譚應明所居鄉呼其母若妻及族人家衆輩諭之曰我在此若輩無恐我料此事終不能染應明今弟謹管鋤時耕種而索餽獄者

息勉齋集

卷之九 跋

五

耳譚氏正蒼黃欲憤持諸大人一言立定後年餘譚應明事解出獄乃之景陽叩謝禮物不及十金時應明猶萬金之家景陽接之歡然勞苦終無所望其後景陽請譚應明爲銀會派應明出銀百兩人謂假道取虞在此舉矣及應明輪年收會景陽會銀先至其不足二十兩則船載王雅宜書法石刻凡十二方來抵憤應明覲石願見不足之色余時在譚館從旁大笑應明乃悟此皆予親聞之應明及目覩者吾邑舉人李時榮娶崑山魏氏爲繼室魏氏於景陽中表兄妹之遠者魏氏嫁時景陽送來邑人士聞之皆謂景陽此來無當也直以李時

榮多藏可欲耳或人以告景陽愀然曰李氏富我窮叔貧嫁貲不備直欲借我紗帽以塗人耳目我不忍違其意故來也未幾士榮老死妾有子穉而魏無出吾邑士夫議以貲產盡歸之妾子母而魏自歸崑山聽其便魏氏不服訟于官景陽來佐之得割田百畝去其時邑之與議者與景陽面質于公所景陽之言曰諸君義存立孤惜乎君子之說也而無識夫今日安魏氏乃所以安其孤也時邑中不問智愚皆嗤笑諸景陽於他邑與人家事陰利已其後將二十年魏氏守志節于崑山甚苦田在嘉定都又爲其孤所鬻乃以教刺繡自養在友

息勉齋集

卷之九 跋

四

人金子魚閣中自叙其本末乃知景陽始終以遠中表一系賠飯折工夫而來以蒙此詬初不識李家一錢也嗟乎賢者固不可測哉世人動以己之心度君子之腹則正心誠意之學固難免于今之世矣悲夫景陽他事大抵如是所以特受管議不減于流俗貴官其時崑山又有給諫張棟號可庵亦凜凜清修君子然而義疏不及人故時人爲之語曰張君子毛乾脚弗濕諸君子施泥以帶水此豈鄙人之言乎抑亦兩賢之定評矣予嘗館無錫侯氏景陽聞予名特來訪予而刺不及主人土人與景陽鄉舉同年有後言景陽弗顧其後每見予語

舞合以是知愛予爲甚吾則以景陽太丘道廣而予乃窮士何必數數近之故常累歲一見乃景陽於予則未嘗不切切憫也 續七

侯少芝

侯先春字少芝萬曆庚辰科進士官至戶科都給事中  
以論稅闕罷官又叙平播功陞南京吏部主事少芝爲諸生時行其制義爲士林傳誦予夙習其文而慕之忽焉遠使以書幣至曰無錫侯繪諫請爲來歲兩郎筆硯友則異之發書而曰涇陽言之不佞洞野言之涇陽則益異甚洞野不知何人而涇陽鄉試解元會試會魁諸思勉齋集 卷之九 敬 聖一

墨卷則予少所寢食思服以摹仿其意調者何由而轉展推及于府案未嘗署名之徐生乎故曰文章有神交有道杜子美不吾欺也去則少芝款接盡禮一再會文而少芝傾洽若故兩郎爾濟子競皆愛敬若兄弟是秋吾郡錄科少芝一日語予曰今貴郡試士有期當爲兄弟第我他郡鄉紳但走一薦札與主者必疑其賈矣乃特雇舟抵蘇冒雨謁請署策朱芹同知而托之余時已三十三歲府案錄科始一取而因得復入庠中附學籍嗟乎有斐君子終不可誼今其予與少芝先生之謂哉少芝行已在清濁之間而氣爽意厚肫然長者時顧涇

陽唱道學于錫山少芝獨不肯附會曰我性純不解講鄉人以爲口實然而長厚若少芝卽不講道學亦可矣 續十二

魏斗虹

魏德純號斗虹無錫縣庠生斗虹與予同館于侯氏甚相得出遊必偕有笑語必相和蓋其人坦直少機而樂道人善與予資性爲近予去無錫斗虹亦轉館于孫少宰栢潭先生塾顧時時爲少宰公父子稱予才行少宰公耳熟予名見吾郡大夫朱恒岳先生卽推予以爲吳士第一朱先生故知予名又見予爲其座師亟賞遂拔思勉齋集 卷之九 敬 聖一

冠郡庠嗟乎予友朋中紛紛相結也亦有如予得斗虹而友之者乎斗虹晚歲不得意發狂疾死 手續五附錄 栢潭廣一

鄒平墟

鄒鳳光號平墟以貢選太倉州學訓導平墟在無錫家居察其意多所感慨而不言時呼予小飲飲中語次忽吐忽茹想以貧故官太倉時忽見予踴躍留飲蓋多情者而太倉友或言其有機云 續三

顧涇陽

顧憲臣字叔時號涇陽萬曆庚辰科進士官至光祿卿

涇陽以文章氣節道學領袖一世幾于王伯安先生但以官止郎署功業未見耳天下仰爲正人君子其偶道之處號爲東林東林中諸君子間有受彈射者而終不能及涇陽也蓋其氣魄大造詣細操守定卓然昭代中人矣 廣五

顧涇凡

顧允成字季時號涇凡萬曆癸未科進士官至禮部主事以論册立事竟罷不復叙涇凡與兄涇陽同志同學天下仰爲錫山兩先生幾若河南二程然論者云涇凡氣魄遜于涇陽予未知若何予在無錫時一再見愈覺其和粹或曰予未見其嚴察時耳問語予曰今天下賢者止留得子路一種學問予請其說曰子路但信心而行不須博學審問者也 廣三

陸孟祥

陸文麟字孟祥太倉州貢生孟祥與弟仲鳴皆以文知名州人稱爲二陸以配機雲而兄弟皆不得升于鄉書晚年以年資次貢貢牒未下而暴疾死矣命之能制人如此然孟祥家世窮儒少時窘困晚而兄弟田各千畝稱素封則文學亦不負此兩兄也 廣四

王房仲

王士驥字房仲以父元美先生尚書蔭爲官生房仲生而俊才妙文意氣凌霄晉昌唐叔達目爲昂昂千里之駒然以不自愛重内外交誼至於蔭落早死而人不之恤也晚而有意于予每中坐嘆曰早友此公當不至此 廣五

曹周翰

太倉曹申錫字周翰太學生周翰生于累世富貴之家早著才名王元美嘗見其書牘辭多古儻字法綿秀亟嘆爲才子與予年各三十遇于崑山東寺會各縣名下士擁予求誦試文予爲誦之周翰于衆中默賞遂介吾 廣四

邑張君實定交交幾三十年情義彌至具見其三十牘中周翰氣傲交高意不可一世而能緩急人以是友輩樂其施而怨其侮解所終交者至晚年避讒于遠方施稍高矣久旅而歸臥病一荒園中門可羅雀也獨予與遊無間予不能逢迎人間聞其所處内外事有不審諦者未常不面折盡言周翰卽怒甚必霽而笑曰癡癡迂迂旣而問其事常以予言而改者什九也然周翰亦自明達持太體有孝友之實而不知飾貌求名故于正言爲易入嗟乎周翰于予可謂交之有始終者其二子時夏時亮皆予門人牘中手書三十六附馮開之祭酒手



廣一馮開之名夢禎萬曆丁丑科會元官至禮部侍郎

陶逸則

陶其情字逸則萬曆庚子科舉人逸則夙慧長而嗜學為文典秀遂名重士林為人清遠和暢無跡可尋初丁在曹氏園相視而契遂分香訂交逸則始終推第予以為大兒東海小兒海陽也以不知治生初鄉舉三四年行事便如貴人死而遂至無家 廣八

程龍驤

程登雲字龍驤應天府江寧縣庠生父程文進士寧波府太守龍驤貴公子有文而近俠亦微游也此其大國之風賦侯少芝嘗稱其多伎然未暇試之 廣三

袁了凡

袁黃字了凡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萬曆丙戌科進士官至兵部員外郎了凡甫成進士中外望若宿老鉅人蓋其知名天下久矣出仕不久無所建明施設獨喜攻擊朱子講究制科 廣八

徐然明

徐昭泰字然明縣庠生總角時即以文知名交一時名流人亦俊拔有致此崑山一寶也而竟天折哀夫 廣三

跋蘇長公真蹟

先是萬曆丙戌年冬予在吳氏館中夢與蘇子瞻先生有涉籍而以爲異遂識之於簡後戊戌年春予館於

虞山譚氏有客持蘇長公手書玄覺經下卷求售人莫

應也予故曾見長公草書手蹟悟其非贗遂索主人是

年束脩金之半典之以歸據客言此冊由興化李閣老

家轉入常熟嚴閣老家會嚴氏子弟欲出以換他家米

元章手跡因得賺人此客之手也予業携歸嘉定諸富

人以予爲癡其中有黠者以客言微訪之嚴氏熟客果

驗而嚴氏時政以失落蘇蹟大索之家內外前客蓋倖

得之者諸富人俱喪無及則共嗾客來贖一日客於清

晨爲蒼莽可憐之狀自常熟奔赴嘉定以爲嚴氏追失

踪跡及客今不完璧而歸將有性命之憂又欺予仁而

愚謂乞哀可動而冀徒手得之予因念子瞻先生有言

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亂

失其本心也哉遂坦然無留之之意顧又念之此冊一

去安知究竟十二年前之夢先生已若隱隱托予守助

或者在此遂語客子在難吾何忍深求於子然欲清士

而唾手棄卿五十餘金亦甚難吾今割取册前七葉子

能如約來贖吾必相還否必沒之客唯唯依教乃於自

如有人聞此至變化種種力隨順止割裁之筭中乃客

實以富人所嗾得其厚賞而來誑予非真為嚴氏蹤跡  
及之也後竟不復贖予乃得珍之永為書家法寶云

萬曆乙亥歲吳趨傅康與予交善為丐蘇字兩行鎮

其書室予為割後三行與之天啓二年壬戌歲予呼

袿匠裝成冊乃識之於此并書丙戌冬夢於後

十月二十五之夕夢入蘇長公之家其家由東甬道走

可五六丈許開一角門而橫入其樓下道為石階濶三

四尺花竹夾道景色幽麗予時心念蘇老泉西蜀終身

布衣耳然其家固不貧入樓下聞無人若空室然其几

上有一瓢余取之出啓蓋視之中有念佛珠若干又有

思勉齋

卷之九 跋

片紙書云與徐汝廉有

有僊風道骨今果然也

於旁曰子固知汝廉

思勉齋集卷之十

墓誌

孝子王震溪墓誌銘

明天啓癸亥嘉定邑東王翁震溪以八十八歲壽終于家其子有道有德十以是年十一月日喪葬事有道時亦年七十矣手持其從叔父伯雲所著震溪行實請介紹詣予盧泣血稽顙以乞誌銘曰惟子喜論列孝弟自附于閭史鄉老之後今我父行實具在其獨能遺諸子既重孝子之行又不忍違衰白孝子之請而伯雲君又吾老友也素著悃信其言不欺乃拜受狀爲之次其事

息勉齋集

卷之一

一

而系以銘按行實嘉定洋涇西王氏始于五世祖諱江者自崑山徙嘉定江生連舉生杲杲生陶陶號東樓其家始大東樓生三子長子諱鍊號懷田次子號懷耕季子號懷山懷田生翁諱涇字清之別號震溪翁生而凝重質直不苟言笑時東樓爲邑東者姓縣中一切徭役計議悉委重東樓東樓老矣又舉所委一付懷田翁甫弱冠不忍父之艱辛卽愼然于弟子服勞之義自棄學業而出身翼贊其父故懷田爲縣任使事事克舉則藉力于子實多父病癯幾危醫莫能救翁泣曰涇聞人肉可以療篤疾乃于夜分焚香願天刀割臂血肉淋漓翁

不知痛爲之制作羹湯持以進父父飲之覺壽氣真然

而解久之漸平鄉黨稱爲孝感所致事聞之郡守蔡公

蔡公召之庭見容嗟良久以彩聯鼓吹導遊城中曰是

能爲太守風勵合屬者撫按上其事旋奉恩綸旌其閭

曰孝子之門自是使者行部歲致禮焉懷田晚而樂園

林翁卽爲闢圃蒔花以娛其意懷田得優游末景考終

焉翁中年以糧役綱運破其家田廬盡鬻于懷耕之仲

子震川震川居積素封老而無子其嫡兄震峰又止一

子以禮應立大宗次子則翁子有德其應嗣也時主議

者以本支震峰一子不可以嗣叔而有二孫可以嗣叔

息勉齋集

卷之十

二

祖於是爲兩羅之說以翁舊所鬻田廬歸之有德而以其餘授嗣孫翁初亦不能無言旣而自悔尋復歡好無間翁有好友會仇家以憲訪陷之親知無敢援手翁獨仗義救解卒得保歸死于闔下翁性堅執無依回亦復精敏有識議往往以一言爲人排難解紛萬曆初柄國者急賦稅凡黎庶逋負多者輒加大辟邑人幾什三輩當坐翁以耆老見邑令婉言曰小民無賴積逋若干誠應碎但上司見待決者鼎鼎得無嫌主者催科無法幾罔民乎若稍寬時日責其輸將幸不及重辟則小民得生而縣亦免于吏議令悟立從其言其他奉公守法不

若一德有可方便惟力是視蓋鄉里中恢然博大長者焉伯雲有慨于末流之波蕩也而歷叙其伯兄仁孝節義之行曰當于古人中求之有以夫銘曰

孝者生人之源義者生人之路惟是王翁酌于其源而遵于其路以考終于八十八年而奄然物故後之君子過于斯者其尚瞻封樹而式于其墓

潘中岳先生墓誌銘

嗟乎古之君子其修身以見于世者弟表其一節以砥俗師世而於士行足矣豈必論其淳備哉如孔門曾閔以孝著尚矣他如薛包王覽之于兄弟邛君章朱暉之

忠貞齋集

卷之十 銘

三

於朋友宋弘李衡之于妻皆以一行肫篤誦義無窮則可觀矣然五倫之中友于尤難不曰關伯實沈自昔尋亂周公大聖亦傷閔猶乎以余所見近世兄弟弟恭怡怡無間則未有若我妻伯中祿潘先生與我妻父心絃翁之懿者也先生爲儒心絃業賈各儆居亦各謀生然兄入束修不知非弟之資本也弟得貨貨不知非兄之經用也其或買饒儒乏買勞儒佚兄子女五而弟女一彼此了無較計之嫌始末絕無先後之異即妯娌畧無纖芥之帶心絃質直坦懷曰弟當如是不知其他先生豈弟慈愍曰吾季勞苦得寧何日以余所見先生兄弟

之間即推之於韋玄成劉愷之事未知若何至若薛包王覽之行固其所優爲之而無難者也嗟乎此寧非砥礪薄俗師表來茲之兩君子也耶今讀吾妻兄應鯤所著中嶽公狀則他行固稱是矣按狀先生諱元輔字仁卿別號中嶽曾大父文學諱士聰大父翁源縣主簿諱標考文學諱燈配孫孺人繼配印孺人生二子長卽先生次諱元弼卽吾妻父心絃翁也先生十一歲失母十三歲父以倭亂走死家室蕩毀期親有而不可依弟時九歲去依外家侯氏先生束所誦書負之傍徨行泣倚市以望收者族叔祖少隱見而驚惻收歸撫養或曰孺

忠貞齋集

卷之十一 銘

四

子可教卽又擇師教之時大中丞沈公未貴聚徒闔塾遺先生稟學當是時先生學少休卽走尋弟于其外家輒引于無人處相抱泣相誡諭也年十八學子頭角露矣其婦翁莊某乃尋舊盟聽少隱言納之家爲贅婿焉二十三歲乃成諸生凡歷庚午癸酉丙子己卯四科苦誦績文勵志進取自期必得先輩陸公繩禹常稱之曰聽潘仁卿議論可謂雖柔必強然屢試京兆輒罷罷於是心絃翁亦能買自立矣先生以授徒所得歲脩及弟所積買貨爲買田造屋於先世蕩毀之地而自莊氏徙居焉先生夫婦養于莊氏有年然爲之解難禦侮功亦

不細及是脫身歸而已自是改葬父母議立宗法迎養  
寡姊資婚從侄皆恢恢賢者之事也卽力薄事微然而  
仁心爲質見一班于此矣晚而游於酒人入於二氏於  
玄門能識其大於釋教亦涉其涯徐叔明大宗伯特愛  
敬之延之賓館而先生自是亦委順隨化矣然獨以不  
能報少隱公德時耿耿焉莊孺人質樸敬慎無違夫子  
勤苦勞動長育五雛和諧有禮與我妻母侯孺人及寡  
姑曾無間言斯真君子之婦而佑啓賢子文孫之振振  
者乎公生于嘉靖壬寅歿于萬曆壬寅享年六十有一  
莊孺人生于嘉靖庚子歿于萬曆癸巳享年五十有四

思勉齋集

卷之十 第 五

子四人應鯤應鯉應鯪俱邑庠生應鯨嗣心絃翁後孫  
男十二人曾孫男一人應鯤兄弟先以公門人金兆登  
購地于項涇祖塋之傍立爲新阡今卜吉于天啓二年  
癸亥十二月庚寅奉考妣柩合葬焉以戚故來徵銘于  
予予惟生平之誼有不忍辭者且其篤于兄弟煥煥大  
節書之可以勸世銘之可以安逝也乃爲之銘曰  
於戲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胡世傾危莫念同氣兄弟怡  
怡惟有潘公我特揭之誦義無窮至行可師安茲玄宮  
大行殷熙之墓誌銘  
嘉隆間吾邑有方齋殷先生者以經術德行爲鄉之學

士大夫所服迄今已四十餘年往矣而學者山斗之仰  
一日也惟是春秋祀典之請匪獨其子孫圖永其先德  
卽吾通邑輿情以爲先生未祀何以勸善蓋不翅望歲  
矣而望者自慙當事者自緩屢舉屢闕有可慨者先生  
有才賢孫二曰進之曰熙之人士咸目矚而心期之曰  
賢者食報其在茲矣迨萬曆乙卯丙辰熙老拔起諸生  
中連擢巍科選授行人司行人人始釋然于積善之慶  
不謂熙之績學工文宜爾也而謂方齋先生之世宜爾  
也則亦庶乎有天矣然而熙之成進士僅五年皇華銜  
命僅一使而竟以勞王事死進之狀其弟來乞銘而致

思勉齋集

卷之一 第 六

疑于天不可問嗚乎天于殷氏真不可問也已按狀不  
具世系云詳于熙之尊人少方公狀中熙之諱懋新自  
幼聰穎而有至性當舞象日失其母侯孺人哀慕爲孺  
子泣無已時會見其從兄進之早歲游庠泣而自奮曰  
兒非此無以報父母遂發憤下帷晝夜苦誦竟與進之  
接踵成諸生爲諸生試輒冠其曹旋受餼學宮爲博士  
高等弟子年來士習褻薄相率奔競其卑者炎門則造  
請月旦則通刺司衡則搖尾益靡靡矣卽自命爲豪者  
而風花之狂浪詩酒之流連亦枉耗其精神熙之一切  
謝去惟兩忘夜燈披吟不絕一意精攻舉子業或以爲

激或以爲愿樸論者有兩端乃熙之不獨以浮薄之習性所不近實亦有苦衷私自念父老矣而食貧吾苦學庶幾一微以爲老親惟卽不然而以勤能著稱歲得講席孰謂脩脯非卽我其旨也以故熙之絳帳所至無不延請亦無不敦留者而熙之得是藉也少方公晚年稱適喜飲而酒常滿樽左右顧而庾常稱給矣少方公晚又納室龔熙之私念安龔乃所以安父也其曲承龔之豫以龔父之一惟大抵仿方齋先生孝奉繼母之意此尤近世孝子之所難少方公已瞶而熙之以身溫之寒入骨痛不可忍卒不去親窠盡哭爲牽之起熙之一

思齋集

卷之十

第

七

慟幾絕也嗟乎此所云至性者耶旣成進士有養不逮親之恨觸事輒陰泣其爲行人也奉命冊封當得泰有同官阮者秦人也以其母夫人春秋高亟欲畫遊貸之熙之庶之泫然曰是吾舞象時所心期而不克致之吾親者也今有人能如吾所心期以致之親而乞之吾而吾乃斷不成其美乎竟慨然許之而已得慶府嗟乎孰知以此竟殞矣慶去秦千餘里而於諸府爲最細熙之羸弱不任馳驅而又以蒸暑羊腸征行靡及重以套虜俘掠時傳警報故役方竣而疾發在小鹽池七晝夜病殊劇醫家不辨水土用腹肢劑過甚病雖強起而元神

消矣慶府勞藉之數亦舉大凡執事膏命者越數百里必致之熙之卒堅謝不受於丁巳十二月抵家而病遂淹纏不已至庚申三月而沒矣附梓無十金之棺附棺無殉斂之被傷哉貧也此亦足以見熙之於貴賤之際矣按進之狀稱曰世多以弟旣發跡不知享用徒歎啣自苦爲笑端噫享用之爲濫觴可勝道哉弟之不愧於賢者後賴有此耳若夫福急則誠有之然病也非性也且以百年之種德而無解於一日之福急天之報施竟何如哉予讀其言而悲之然要熙之始終而論之其所豎立有不止如進之所稱者賤而食貧而能脩養志之孝貴而奉使而克敦同官之誼且孤窮崛起自致青雲章服已殊無喫寒素卽曰性稍福急然下公王令自昔所稱而不聞以此損高致則于熙之又何求多哉狀曰不愧爲賢者後則誠然矣予爲之銘銘曰

行畧

侯孺人行畧

思齋集

卷之十

八

萬曆甲申春僕孺人卒享年四十二孺人夫潛心絃名  
无弼無子育其姪應鯨爲子女一余婦孺人自幼開靜  
有女德暨爲婦盡婦道心絃公業陶朱之術以生孺人  
內以勤儉佐之常念爲生之難至不暇寢食而斗粟寸  
帛亦不妄用曰吾命薄當自惜福耳故是時家稍裕及  
孺人得痼疾而家遂落矣自傷幼失舅姑不得盡頌禮  
爲恨乃以舅姑禮莊事其長伯夫婦曰吾如此而示其  
女庶幾知爲婦之義乎乃心絃公亦與兄敦紫荆之好  
意無彼此或有從間言於孺人曰若無子奈何不私自  
殖爲異日計且安見兄弟可以久托也孺人謝曰噫吾  
有鯨爲後足爲異日計矣兄弟骨肉吾以婦人言難之  
不祥言者羞沮而退余最僂寒不偶時或謁孺人孺人  
曰勉之爾少壯乘風卽振翅耳且余家世儒習於清苦  
予婦時歸寧孺人曰安之榮枯更代事耳有積學篤行  
者顧長貧賤乎其德性純淑識見卓朗類如此孺人葬  
而家貧不能得長者之文以賁幽石余述其大畧記之  
使後或有傳焉

東海氏世畧

允祿間得奉教于君子矣每見其述祖父之事未有不  
樂詳之者也卽其所不知矣而老者或告之以其家遺

事未有不樂聽之者也又匪直其祖父之近也卽五世  
以上君子之澤盡矣而苟其廟祏有次譜系可攷則事  
在國史而縉國史事識野老而詢野老有不能自己者  
此胡爲而然也哉嗟乎此人之所以樂有子孫也是故  
同一警欬也而曰父兄親戚警欬于其側則人于此變  
矣同一歎息也而曰祭之日周旋出戶必愴然有聞其  
歎息之聲則人于此變矣蓋性天胞至百世一體不期  
其然而然也自允祿而上我祖宗之可攷而知者邇至  
十世祖道瑞公而止據南陽李文達公誤我六世祖橘  
軒贈公神道碑曰公姓徐諱宗字茂宗世爲蘇州嘉定  
恩龜齋集 卷之十 世畧 十  
人曾祖道瑞祖廷玉祖妣張氏父公衡母裴氏公以子  
貴累贈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妻累誥贈恭人王氏公衡  
以註誤謫戍貴州奉幹歸而母已沒遂哀慟卒贈公時  
少貧特走北京爲哭泣求祭酒李古廉先生墓誌銘以  
葬據碑記如此然吾宗家乘已不見古廉先生誌文嘗  
徧覓古廉先生文集考之或僂得焉其文集亦急不可  
覓此於吾宗爲一大闕也今吾里中尚相沿誦我七世  
祖實以註誤行其陰德全活多人故其子孫多達者然  
則我贈公萬里匍匐必乞誌銘於賢人君子以安親之  
魂魄將無重有感于此也耶贈公子爲我五世祖都察

院左僉都御史願貞公公諱瑄字子敬五世祖妣爲誥封恭人李氏公沒于成化辛卯年天子爲遣官諭祭淳安商文毅公諱墓誌銘江右彭文憲公諱神道碑僉都公長子爲我高祖湖廣布政使司左叅議告致仕足廬公公諱嘑字以質高祖妣爲誥封宜人封氏庶高祖妣爲孺人黃氏公沒于弘治丙辰年長洲吳文定公諱神道碑誤墓誌銘者今未攷按自我高祖以上今可知者凡六世雖其事有詳有不詳然皆所謂廟祔有次譜系可攷者也我高祖官南京刑部時納我庶高祖妣黃孺人于宦邸生一女一男女嫁宣氏男卽我曾祖橫塘公

忠勉齋集

卷之一

世界

二

也橫塘公生而寄養于長姊適楊氏者生甫期而父叅議公六十七歲歿矣今吳文定公神道碑中所載公四子季子灌尚幼者是也橫塘公幼孤寄養艱難乃立幸立矣乃于嘉靖八年忽焉天沒年纔三十四歲我祖時年十五孤苦伶仃孱弱無告始終手一經與相食息始而家窮終而無家老而我父暨兩叔稍能供晨夕而我祖逝矣少孤則不能周知老貧則無暇述次是以我曾祖考及我曾祖妣俞孺人陸無誌墓無嗣家無狀其流風遺事幾如也是非我子孫世世所太息而不能已已者哉顧允禱以爲閭里脩士卽有醇懿至行然使太丘

之後少紀與牽弘農之胤無震及秉必不能越世而望知于其鄉之一人今吾所爲流涕太息者正哀我世或有樂詳之樂聽之緡國史詢野老之子孫而茫然無貌于心若遺腹子之上冢也若我子孫而外我何知焉則吾又幸矣我祖妣陳孺人未笄而爲養媳于我家於我曾祖考妣自少至沒歷履哀樂目見耳聞什識其五已而我祖妣亦老今昔人事大變覆矣然于心切切不忘當子婦聚會紡織作苦必爲之灑灑叙述往事他聞者不省卽省不識也我母徧能識之老而復語家人而熟於我耳故于先世外之行事卽什不得二而家常瑣屑則縷縷可條今隨聞筆之以貽後之人使無迷我橫塘公之世焉

忠勉齋集

卷之十

世界

十三

我高祖妣黃孺人之生我曾祖橫塘公也我高祖老矣長子曰湏次子曰漳三子曰沛皆已彊壯自立子或就傅焉而我曾祖乃生我高祖憫焉亦慮焉遂名之灌字之澄夫而小字呼之貫郎其長女適楊經歷公者封宜人出也經歷公一切婚學與爲生田宅皆倚婦家我高祖造堂室以居其女與諸子等而特與楊氏約曰倘吾女徐孺人無所出則此宅仍還我家已長女愆期而無子而我曾祖適生則遂命長女抱養焉乃吾長曾祖姑



之愛育其少弟真若掌珠矣今猶稱其相擇乳母之法  
惟而坐之坐久而呵欠者不用乳而滴之滴水而乳散  
者不用貌取其端而重步求其輕而穩凡五六易而後  
乳母入選我曾祖生僅踰月高祖爲詳視之喜曰是兒  
易養遂于所居大宅之東別創一宅其土木之事一視  
三男所分凡年餘乃成呼曰新宅以擬他日居貫郎及  
宅成而我高祖逝矣高祖既沒吾曾祖姑所以持護少  
弟者動息在慮或曰此時而無長姊之護決不活矣曾  
祖孩提而慧呼經歷公父呼長姊呼三兄爲母舅呼  
三兄子爲兄弟獨經歷欲易其姓則曾祖姑決不肯曰  
思勉齋集 卷之十 世界 三

吾父自其初生卽以次而名之灌何也我曾祖當舞象  
年之上下隨經歷公宦于遠方將宦遊之前曾祖姑爲  
鎖鑰其六箱三兄弟家各寄其二曰異日貫郎婚學生  
養之資在是矣無幾曾祖姑卒于宦所經歷公謂我曾  
祖曰今汝長矣可扶汝母喪歸歸而索諸舅籍啓之自  
足辦汝事于是我曾祖扶喪歸不復父呼經歷公於諸  
兄亦各正名呼之而諸兄子之相呼兄弟者遂不復正  
以延至我父之世猶有呼叔爲弟踰坐越行者我曾祖  
歸而嫡母封宜人以其爲長女所愛弗忍異視也則命  
我曾祖依生母黃孺人居于新宅且分之田業什器男

女曰此襲者汝父之志也及索六箱發之則皆空箱矣  
我曾祖學資穎甚未弱冠成諸生乃娶我曾祖妣俞孺  
人俞吾邑西外岡之巨姓也無幾而家沒于徭役今無  
人矣然其荒園山趾我少猶及見之今獨不能詳我曾  
祖妣父母之名字可勝歎哉曾祖考妣少卽自操家供  
養黃孺人孺人性嚴夫婦事之常稟稟也黃孺人將卒  
遺命自爲墳藏之曰我夫人生而多禮我九原且圖逸  
也我曾祖不忍遺命乃自起墳于祖塋之西取父恭議  
公衣冠配葬焉我曾祖貫業既少徒廓然有新宅耳又  
性甚豪喜與親友聚食于家以是日寤計嚮新宅時吾  
思勉齋集 卷之十 世界 四

宗彊不能卽售于人乃計屋估值零星拆賣之其地  
已宿草則任宗人占有之而自徙居城西之近郊西郊  
以我曾祖居之故人各其里之橋曰徐塘橋我曾祖亦  
自號橫塘橫塘公居西郊其喜賓客議酒食猶之城居  
也有老者爲我言橫塘豪時蒲川龔公以尚書家居一  
日輿過州橋橋有大鱗魚大近百斤公意市何以得了  
及歸遣使割之則云有人全買去矣公因計各親識家  
誰辦此者乃謂使曰此必徐官人家耳試踪跡之果然  
而橫塘公與尚書之長子深元公特交善探元夫人卽  
我曾祖姑所抱養兄瀨之女也我曾祖素呼爲妹而呼

擇元爲妹夫然自以氣類爲知愛楊經歷公將沒以我  
會祖不復父之爲憾欲背徐氏無所出之約然燕許之  
不可乃以爲與貫郎非其心也泛而還徐氏又無謂也  
如歸楊氏則貫郎所必爭不能安也蓋歸之採元採元  
吾婿亦徐婿也以徐之前婿授徐之後婿非有背約也  
而且幸貫郎之莫逆交諒其必無言遂舉宅歸之龔氏  
我曾祖果惓然不復置齒頰以是尚書公亦愛我曾祖  
而嘗愛其不繼云橫塘公每置酒高會我曾祖妣每于  
罷酒微殺分賜僕從之後必以餘殺混入一鍋少調劑  
之而更熟之火羹成則盛之五六磁甕各封其口而遍  
思勉齋集 卷之十 世界 一五

送親戚之不給于鮮者天暑則羹成入甕而沈之井明  
晨馳送及啓之羹皆結凍如冰天矣凡張宴之日以此  
爲常嗟乎此亦貴風流之致也其古之人夫我曾祖  
晚年用日窘不能如意又我祖有弟呼三郎秀慧父母  
愛之將十歲忽病死我曾祖忽不樂遂感疾不能起  
年僅三十四歲然此時田宅僕口猶千金之家也我曾  
祖妣以一寡婦支持內外往往爲用事家人所欺既以  
一兒一婦護恤有加而又嫁一女于宣宣婿曰從吾宜  
今有孫而微嫁一女于馬馬婿曰存省馬有子無孫今  
絕轉輾賣棄凡十餘年而家罄矣我曾祖妣年四十九

歲而卒卒之時家貧不能成喪葬時吾長姑受侯氏聘  
吾次姑受姚氏聘受姚聘者遂往爲養媳焉我祖藉手  
聘財棺斂母入土我父幼而能憶矣故每逢正月朔三  
日其忌日也每設羹飯必拜起哽咽蓋有所傷也嗚呼  
痛哉

嗚呼允祿不肖貧賤而老矣已矣乎其終不能若我先  
世祖考求所謂李祭酒公李文達公商文毅公彭文憲  
公吳文定公而闢揚其先懿矣乎然于俯仰無聊之中  
妄挾一說于此夫允祿獨不肖不能若二李與商彭吳  
諸先生早致青雲鳳麟當時山斗後世耳然而允祿行  
思勉齋集 卷之十 世界 一六

年六十矣而行無作于里黨手未嘗釋于詩書筆亦未  
禿于江夢即使二李商彭吳諸先生九京可作亦必進  
而坐之左席決不如江墩之移床遠客周嵩之批斥同  
省也夫祖考誠忠少文質彬彬之子孫也業有子孫諒  
不爲君子之所棄而猶苟自菲薄終不肯論次其先事  
以俟君子是遠則腐史不當叙列司馬談而近則李獻  
吉之祖若父終泯泯也是以允祿既瑣拾祖妣之遺言  
作橫塘公小紀仍以已所見聞述我祖父二世之行事  
以附于後而統名之曰東海氏世界云  
嗚呼我祖幽貞公之終也允祿生十三歲矣允祿少而

語缺我祖慨然八九歲頑我祖怒之十歲餘而讀書有解悟語亦漸可辯我祖乃愛之時出題試以破破當意輒于袖中摸袋爲賞我祖之沒也允祿從父母後大痛哭一頓焉允祿憶幽貞公面方大微黑有一癩贅不鬚而莖種種也形中而胖吾叔父謂允祿絕肖之我祖諱傳字道卿生十五歲而孤時我祖妣爲養媳于家齡年奉母命成婚而母孺人操其家我祖從師姚公需負于縣之東鄉遂饗殮于館所于讀書之外一切不肖也我曾祖母大家內主一旦孀而貧亦不知爲生弟就所遺田宅日剪售以買衣食且諸費皆出于其中而兩蒼頭

思德齋集

卷之十

世界

七

往往外媾而內欺以規自肥及俞太孺人卒時我祖年近三十而家蕩然矣我祖爲學于經書本文箋註暗誦若流于晉江蔡虛齋先生所著易經正說亦能暗誦之友人隨帙摘問應答若響也然考數奇至壯不能成庠生郡試亦嘗優錄第一至院試又罷乃遂棄舉子業不爲自號幽貞而于里中投徒自給時已無家則隨館遷徙我猶記吾二叔父少貞公之言曰我父製時何有哉有食碗十餘器煙薰書帙三四束行篋竹簾一扇而已今年館在東則挈之而繫繫以東明年館在西則挈之而繫繫以西以是養生以是度日而至于今吾兄弟乃

各有數椽各有一頓飯以養我父母也允祿每憶斯言傷哉貧也幾若痛定思痛矣我祖雖貧困然見相熟親友卽惟喜笑語務日不厭獨不忍見人作門客意態見卽唾之時吾族伯祖雲峰公爲里中巨室族人里人雜沓坐上有時爲幽貞公設飯雲峰必擇言始言而座上人亦各獻然務爲大雅相戒勿觸幽貞怒也我祖教授里中幾二十年晚以我父能堅忍稍立家五叔父練岡公各應教者竟以賈致富二叔父少貞公各應教者亦有餘于居食乃散徒而就于養時兩叔父居邑西外岡我父城居我祖什七在外岡什三在城優哉游哉凡十

思德齋集

卷之十

世界

二

餘年而終我祖生以正德甲戌沒以萬曆丙子得年六十三歲我祖妣陳太孺人世爲邑東鄉月浦里人嘉靖初有陳公者與我橫塘公同遊于邑庠而相善也遂以少女許適我祖女卽我祖妣也祖妣生而失母育于其孀無幾陳公卒家業敗歸爲養媳于家年十七乃成夫婦時我家喪賾矣語在吾祖紀中然卽無家矣我祖妣能自藏傷井曰以時惟謹終不失士家風範焉我祖一生窮困亦竟不知窮困入而蔬食菜羹亦充如也出而布衣葛屨亦整如也則纖悉皆我祖妣經紀之至于身自糟糠

子女不免凍餒則怡然自甘常不使我祖知矣我祖母性方而辭色和知大體而用柔我母嘗問祖妣曰今族人分在猶子而自躡居兄弟行者何也我祖妣曰兒耐之所從來矣且人情孰不樂自居大者我母笑曰人樂自居大而我家獨樂自居小乎我祖妣曰不然父即我安不是即他不是祿每憶問答語祖妣殆聞道者焉我祖妣後我祖十三年而卒我父先七年亡吾二叔父亦先亡我祖妣久病于我家亡之時我母子視其含斂允祿爲承重孤孫云今作世畧之年我母沈太孺人壽八十四歲吾五叔父壽八十三歲我祖考妣孫男共五人

息胤齋集

卷之十

世界

九

允祿允位際允壽宜曾孫男七人

我父勉齋先生我祖幽貞公之長子也生而有相有資人謂幽貞公仁者有後其在此矣十餘歲即能文章時邑中名士若徐公靜川楊公丹海又浙中名士翟公明玉我父皆從之稟學焉學既成將弱冠未克入庠則從吾族伯祖雲峰公于山西幕邸以章句授其子時平陽府考儒士我父以隨任讀書例三試皆優拔遂爲府庠生在山西久之思親甚謁學道告歸學道爲牒送之南學院院不允而我父是歸也雲峰公計脩餽之又爲資贖之時我家艱苦之中爲稽不淺焉留少資以擬行聘

爲擇世家而貧落者乃委禽焉而我祖故識西城滕公滕公與吾外祖沈長公中表兄弟也夙知長公有季女擇婿不輕許人因遂爲蹇脩而我母于歸則我父年二十五矣我母來二年而我父入庠又一年我祖以爲生益艱微示三兒以析箸各自謀生之意于是我父母偕居于城中吾二叔父五叔父各携其內僦居于外岡當是時兄弟赤手茫然而散居城者聚徒居外岡者爲農爲賈以漸至今日嗟其艱哉我父始城居則讀書邑東偏之僧寺以直諒有肝膽特聞于友朋間凡邑中近裏着已之友爭前納交不下十餘輩而我父于姚公恒貞

息胤齋集

卷之十

世界

十

唐公望雲尤知愛遂沒身不替焉我父于易經四書無不了通其義隨叩響答其爲文從理順與與如也絕不喜險怪之調奇僻之理即從遊者爲之亦每戒曰秀善之謂文工文以取青紫之謂業奉博士功令之謂舉子今賢輩爲此軋苜語欲何所作然故無所知遇日月省試不落人後亦不稱領廩三年大比試我父能至萬曆丙子歲仲春我祖沒我父年已四十一乃哭語允祿曰吾初入試闈中或題號房壁曰一舉登科日雙親未老時吾見之喜以吾雙親未老此吾識也以是每科必竭厥焉庶幾應之今爾祖逝矣吾即登科何爲哉姑且

以此事付汝而吾佚耳自是不復理舉業與里中交遊相浮沉酒人中我父舉孟有與致能笑語每飲常徹洽四座焉我父勤幹有畧然性廉直不屑醜醜俯仰于人自弱冠時每痛家貧責至墓下田曰焉有子孫上祖父墓而取徑他家田中者予以故城居甫再歲即稱貸求贖墓下田凡十二畝時田主乃宜婿從吾也富而無親不肯與贖乃難之曰若欲贖田則併贖爾父先後賣我之田以省他日之再言乃聽若贖不然不可其先後所賣田僅四十畝有奇耳然以零星稱貸一舉辦此固難矣我父然不能應也而友朋聞或問之則皆嘆曰天下

忠貞齋集

卷之一 世學

三

豈有至戚而不成人之美若此者于是羣爲濟援乃得盡贖之而我父始有田先所做居破屋數間耳其基地畝許正我曾祖新宅棄田之一偏時屋主姚氏也以戚故相爲遂舉屋券售之而我父始有居有田有居則已無家而爲家矣我父歲以筆耕聚徒鄉塾我母以茹苦習幼佐之祿猶憶少時或竟日無米但炒麥磨之祿及兩弟或噉末或團餅以相娛樂爲飽也至我祖沒時家始粗具三餐焉家即困甚我父峻然終不以一毫負人至其事二親則徵色承志必求得惟不忍言貧也卽朋友間有當自盡者宜力則出力宜財則施財則日有同

飯之客無月無樽酒之治了無所愛以故我父母堅苦一生竟不能成中人之產者蓋幹畧饒而廉耻勝節高至而好用多也我父孝友自其天性祿猶憶我祖自外入嗔怒見于色我父問之不應再問之不應于是涕泣橫流長跪請罪我祖乃曰人會有怒時于汝何與我祖沒後言及常泣思及亦泣常携祿讀書于妻壻時初夏矣允祿覺我父于間壁有飲泣聲及出堂無聊久之乃野眺去祿因入室檢視帳中寫一聯云椿顏寂寂于心老萱色芊芊與夏長祿始知泣之故歲時設祭無不哀泣或便竟日舉家爲慘焉里中或乘我父入郡壘以叔

忠貞齋集

卷之一 世學

三

名職縣倉役五叔父以急足要我父歸我父卽置郡事不丁冒寒雨入解艇透一日達家爲宛轉脫其役其于父母兄弟間心力交至如此我六世祖在當時里中號之曰橋軒孝子我父真不愧其苗裔者耶我父晚年以舊居湫隘而祿兄弟多乃買地造屋費將百金又于縣之西南鄉買田幾五十畝乃謂家人曰有此則吾家一歲幾得餽粥三之二矣二取諸田一取諸紡績以此固窮窮可忍乎嗚呼我父一生所得名利亦眇矣然而爲子孝爲兄友爲父慈爲友信爲祖宗文孫爲鄉黨長者使得遊聖門其在季路卜子夏之間乎我父號曰勉齋

是足當學者之師稱曰勉齋先生矣我父諱應敏字原  
遜身中鬚鬢年四十九歲以感寒疾殂于萬曆癸未歲  
之二月十一日時室中孤貌允祿年當二十祿以下有  
弟三人有妹四人次弟允位天幼弟七郎殤長妹嫁而  
天餘殤今男存者允祿及弟繁女存者一人有孫男四  
人

允祿既叙次我曾祖以逮我父遺事而不禁愀然悲復  
肅然以恐也夫道有消息運有否泰時有通塞物有榮  
瘁故時歷百年則人事苦樂必爲之轉矣我家獨逢其  
抑鬱不開之運而祖孫父子以及夫婦或孤或天或寡

思勉齋集

卷之一

世界

三三

或窮于百餘年之間曾不知造化之有陽春人世之有  
亭塗也者其弗可悲矣乎然而百餘年中其驟發而旋  
零落如電光石火焜耀須臾而頓滅沒者比比也卽無  
待遠論論我家外氏金陵之黃則遠不可問矣若俞若  
陳皆鄉望里長而倏忽消亡無復影響則他可知矣我  
家百餘年卽日在永懷陰雨之中然而孤者亦長天者  
亦祀寡者亦老窮者亦延而且身其禍甚而且口稱詩  
書以自託於里黨之間而爲祖宗守墳墓其又可弗知  
神之相之也哉我是以復肅然而恐以諗我子孫古之  
言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嗚呼嗣人其奈何不念

說

寡婦說

記有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則弗與之友也說者曰以  
是爲遠嫌也非也又說者曰寡婦天民之窮者也爲寡  
婦之子而不克自立以見於世則凡庸決矣又何友焉  
斯說也以激藐諸以康寡娶吾有取焉然吾又因其說  
而衍之曰世未必多苦節之婦也如有苦節之婦而子  
自見矣而友自集矣若孟母陶母尹母斯其爲母子之  
煥煥最著者非耶而吾因以概諸見聞中百無二三謬  
也旣曰寡婦天憐之矣旣曰寡婦之子天啓之矣予始

思勉齋集

卷之十

說

三

于友人子魚氏壘中見其壘之師郵人朱君錫者而酒  
然異焉已又有意乎其人而托友焉曰有意乎其人者  
何也曰是少年而有雋才妙筆者也且高才而脩恂恂  
君子之行者也已習焉進而請焉則君錫者寡婦之子  
也君錫有母桑孺人身未分而父汝脩以遊沒於梁山  
桑孺人已前得二子或稚或孩矣及舉君錫而破涕一  
喜曰吾夫死矣舅姑老矣庶幾多子而有九一者出乎  
其間以慰老親而報地下亡人乎於是矢死靡他攻苦  
服勤一意奉老訓孤其奉老也卽貧而養葬不失禮族  
黨謂婦而代子其訓孤也卽慈而朝夕不廢厥族黨謂

母而兼父益提携拮据者凡二十年餘而二子以幹  
稱君錫果以文學超異彪然自拔于諸生中鄣號多士  
然未有亢朱季者也於是桑孺人再破涕為喜曰吾有  
子矣君錫遊學遠方孺人時時以書告誠弟勉以交與  
氣類博習無方而已終不以君錫未祿養為介也吁  
嗟若桑孺人者斯以為節婦耶孝婦耶慈母耶賢母耶  
而遺腹子若未君錫者其斯為寡婦之子能自有見者  
耶予故曰既曰寡婦天憐之矣既曰寡婦之子天啓之  
矣君錫遊於吳友人習其世者費子柔為之傳金子魚  
為之文而君錫猶乞言於予將歸而為壽予為作此說

述

宣禮卿述

余友宣禮卿名和邑人呼為宣六禮卿勇於為人幼習  
舉業即謂青紫可立致陵遲不偶至二十五六歲居常  
愧憤恒不欲見人時有乘軒經其門過者急使人掩其  
門而自投於內或問其故慨然太息曰彼肆然者何知  
而至此我乃不當乘高軒而羅呼擁耶姚江余太守來  
錄儒童禮卿以邑中第三人送巡按督學使者是年復  
不成諸生怒謂人曰吾不謂督學有無目者乃今其直  
替如是哉遂訕詈之不已然其試文實無奇也一日禮

卿過余言曰丈夫生而不王即當霸耳我將去書而有  
為也余不知其旨復觀其髮立面色盡變驚謂之曰足  
下安見去書者能有為耶去書而有為足下顧慕赤符  
黃巢乎禮卿曰否否郡畜千頭而膏田萬頃吾慕素封  
也余不答復掩口笑禮卿怒曰君腐儒耳不足與言遂  
去而身率其僮僕力耕不自憚勞瘁又時出其彙中物  
汝什三之息牙籌會計寢不能寐又收集里中蒙弊致  
之句讀日不暇給余過禮卿見其煩苦謂之曰君以英  
雄之姿而為市人之行吾今不忍見君矣禮卿復曰足  
下腐儒耳安能知吾事未幾而禮卿嘔血至垂死之時

述

沈廷堅述

而余過之顧念予言而流涕不禁也嗟乎世人多少無  
志者乃禮卿竟以亟富貴而殞其軀假令禮卿亦如里  
中少年踈弛不羈甚者落魄無賴豈至是哉豈至是哉  
嗟乎妻幼寡而父母以垂白哭其子可哀矣

沈廷堅十三歲而就邑令試即以文冠一邑邑中長者  
俱奇廷堅謂為李西涯程墩尊之流余時長廷堅一歲  
想慕其人直欲執鞭從之會從容處得讀廷堅文雖心  
奇之意謂常在余伯仲之間常自念以我兩生左提右  
挈整步閑學而並逐於中原未和孰先後也明年郭學

院校士於荆溪余成郡庠生廷堅成邑庠生兩生自是始相見於文廟日視久之各自憐同調遂定交焉一日余道遇廷堅適一妓過之廷堅目眩而神若飛也余始心薄廷堅謂不得爲豪傑迨廷堅始而閉閣之愛甚至父恐其成疾則遣之讀書城中廷堅獨處未三日情不自禁中夜興而其衣冠拜天蓋發狂也余時過從屢勸之寡欲廷堅仰高唱曰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廷堅自知高才謂人言不足信故卽余言亦不能入未幾得怯病一嘔血卽數升然淫欲猶不能絕是年春遂死年二十歲無子廷堅名紹侃邑人呼爲沈七云嗚呼七閱

忠貞齋集

卷之二

述

三

信陵君有功高之懼故多近婦女而死彼廷堅者何以死哉且古今傳張京兆畫眉郭令公多妾閨閣之愛古人有之然胡爲而至於死也才子名姝如廷堅者不少矣蘇子瞻稱傷生之事而獨甚好色高才者胡不聞焉

像贊

鍾馗贊

嗟乎是爲終南山進士者耶進士唐開元中人或曰不第而憤死殆謬聞耶豈其惡浮雲蔽日蟾蜍食月而不經者耶甚弘之且三年爲碧固宜進士之不化而爲神耶嗟乎進士之沒能見夢于玄宗乃其生而奇窮能判

疾瘧之二凶而不及殄濕陽之訖能與神茶鬱壘同而不能參環而班崇則進士或有恫耶而孰與貫天地之始終

王慶長像贊

倚歟宛如斯弁山氏之慶長乎以其家則百年卿族以其系則大宗鳳雛以其才則文武惟具以其姿則豐下而腹乃其志厭勢利喜寂寞其道尚剛方賤齷齪始亦慕投筆以乘長風究乃感彈琴而招歸鶴于是解襪自放花塢酒鄉人生適志妙舞清商高陽幾徒可以爲伴貞園十畝可以徜徉而厥先之卷帙簪笏一切付之十

忠貞齋集

卷之一

贊

三

自題像

嗟乎斯人也安分守己心直口快如是六十年而天怒人厭衆叛親離吾不得其解也解之者曰不是前緣六世之孽卽是世衰道微之故徐子曰前緣六世吾不能知也世衰道微吾不敢言也惟是天怒人厭而吾不怨天不尤人始終居之以安分守己衆叛親離而吾放者聽其去離者待其合始終行之以心直口快如是又若干年則吾不會闕羅天子于鄴都定朝玉皇大帝于上清此兩先生者其必有以詔我而處我矣

卷終



思勉齋集卷之十一

雜著

好辯

或曰子之不得意於辯也甚矣竊願子之已之也徐子曰客之謂我不得意於辯也有說乎曰有方今之時以議論行者五有雄鳴之言焉有應聲之言焉而有美疾之言焉有狙詐之言焉有斗筭之言焉雄鳴則雖伏順風則聞遠是故堂下方囂人挾電舌纓綬之子一呼堂上而堂下不敢復聲其間豈必無議禮之家黃髮之叟哉然而莫不頓首謝不敏厭其心而關其口者何也昔

思勉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一

人所謂係籍聖賢者也善擬者遂因是而為應堂上曰呼簾前應之曰呼堂下之人不敢違也簾前曰呼堂下應之而曰呼門外之人不敢違也何則虎後狐前并狐而威驥騫蠅附并蠅而遠則所托者然也有美疾之言則鳴必不雄也聲必不應也和光為耀調口斯烹是故虎死而刺莫或傷焉鹿走而逐莫或妬焉稱之家而家悅稱之國而國誦則鄉愿是也狙詐者反覆其口而已矣陰陽歸其類舌黑白易其面背若此者莫不工於揣摩權于流俗故妄人述焉君子則否而乃有農圃之流局於見煩於辭終口與言鄙倍盈耳然而君子喜其情

言小人佩其法語是故九流之言並傳六藝此其效也今子之於辯也僕亦竊聞之矣不雄而鳴非和而唱法而多忤信而過執大而無當自處於五不行之地而後乃動天下之口聚萬人之訟黨同者伐先鳴者忌害已者惡口給者禦小言者啞而子方且盱目而爭持衡而斷塞路而求廓如效固難幾矣而遂舉國為難謗言四流重損望失其不得意於辯也甚矣故竊願子之已之也徐子慨然曰子豈好辯哉然容命之矣請敬從南容之後

與府藏諸神教

思勉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二

孤矧一切耳鳴暖氣俱是氣逆此皆府藏諸神不共厥職所致傳不云乎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今孤百年之事亦惟爾二三子為政孤即不德自度無能邀引天休壽齊平格然二三子與孤朝夕有年罔所不悉用孤之心行孤之事求孤之祉其亦何至頓隕厥命務踰壯有室之年而竟溘然者乎今爾若曰顏子賈誼之事君豈不聞焉而直此凜凜也若為此見者尤謬也顏子得仲尼而師之朝聞夕死自不難備然於往來賈誼即未可死乎若治安一策固足據其憤懣矣矧一人知已可以死以文帝吳公之賢也具曰賈生賈生云則孤謂弔

屈原賦鵬之文適足明誼之不知量而貪生之甚也今  
 二三子謂孤與二子者何如也孤即愚陋豈不知二三  
 子皆諸天之貴神一旦相屈以都護府職從事於孤則  
 其急欲解匏繫而去也又何怪焉然恐二三子之不終  
 帝之命也緬昔孤之降於東海實靈承上帝之勅勅實  
 曰朕畀爾蒼龍請貴神以奠爾丕丕基帝勅猶在孤豈  
 有誑焉孤亦惟是受帝之勅死帝之制不敢以險夷貳  
 厥心以至此極而蹈窮餓之水火歷九折之畏途不然  
 孤亦有玄都清府自足逍遙豈其前因墮落以能屈致  
 吾二三子而爲之長今孤猶是帝勅之凜凜以整躡於  
 思勉齋集 卷之二 雜著 三  
 風塵則二三子其尚爲吾守此府也二三子其各慎厥  
 職安心辦事同寅協恭以成和衷之美則孤惟亦爾嘉  
 倘其論之不改聞教愈甚孤亦何敢動用非罰忘爾三  
 十年佐理之勤以脩小怨則惟介黃帝岐伯之雅以求  
 成於二三子二三子其大用憫哉孤今遂與二三子約  
 今而後孤所不嚴於四知三不惑以致諸君之失所者  
 罪在孤罪惟不赦若其出入不報恃力侵官苟快其私  
 不顧公家者則罪在二三子願得與天下公論之  
 喻齋文 弁序  
 癸巳之夏徐生允祿試而受辱於有司歸未一月瘡鬼

爲祟寒熱時作茫茫變變僅乃支床目四肢皆失故  
 常妄意人多冥頑鬼惟聰明可喻以文乃作文喻之其  
 文曰  
 嗟爾瘡鬼來前爾無跳踴其聽我喻爾來瘡我我不爾  
 頃我遭陽九百兇斯臻續學廣文而得教刑彼其之子  
 駢跣建鈴桃李於門詩禮於庭亦昧其目捷我用荆爰  
 人爰鬼爰鬼何靈矧我有客五窮是隨楊雄逐貧并來  
 胥居爾羶我義亦乘我危扶筇蹇裳千里逶迤爾知其  
 一未知其二詔汝喻汝俾罔世迷人蠢鬼聰無諱靜思  
 茲方主文御史曰位彼嗜軋苗我文典質彼展試卷社  
 思勉齋集 卷之二 雜著 四  
 仍作祟彼哉彼哉曰吾老矣簾之汰之如不我克執我  
 仇讐亦不我力迫見降止有覲罔極爾鬼太古出自顛  
 頊其時帝典渾渾穆穆我如當年蒼頡同祿豈其在爾  
 亦不我足冰之炭之視朴加酷有唐韓愈作文送窮五  
 窮大賢不苟所從飄泊十年甫與我通嚶嚶相語韓子  
 眼睜主人賢聖因亦可宗我歎其忠復悲其窮是用假  
 館俾究彼功楊氏貧鬼首陽之客公子旣死客靡與宅  
 入蜀失道假宿執戟薄言往宿逢彼之嚇亦越千年歸  
 我則憚是六物者彰我令名示我周行天地定位翼我  
 與京爾乃不然稔惡性成獨喜人瘁不喜人生爾雖遠

亦我則震驚乃寒踈踈乃熱大烹乃形霧霧乃聲雷  
乃眼乃瞻乃信乃淨爾與我妬幾有旬日我有美醜爾  
鑿罔失我孝我友我心則一我信我義德罔不實我誦  
詩書志入孔室厥有暇類我所自悉日至者仁未融者  
質我爲此愧屋漏是懼耿耿小言煌煌燉日謂予不信  
雷霆所扶爾既我知胡爲我疾卽曰暮義一見可出且  
爾華胄水帝之系若或騁爾昇爾大戾爾爾雖虐刑當  
爲惠譬如雷霆豈不成厲擊必孔甲伊誰云沴我用詔  
爾俾罔世迷亦有人臣高官大祿蠅營狗苟狼貪虺毒  
爾則瘡之俾不種育亦有人子出入顧復好貨私妻厥

思勉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五

心不穀爾則瘡之俾不種育亦有人兄不恤弟窮乃有  
厥弟傲情若兄亦有至交而背不同乃有名勝而事容  
容爾察若者災及其躬爾行天下若我幾何我詔我論  
爾無用頗爾所不悛周公有讎是日瘡不復來

貧病

屢空子貧日食不再冬衣不襲有一乏二備薪闕粒冠  
敝屣穿旒罄壁立妻謫兒啼而菜氣邑隣里不通交際  
不及傍徨周章感極而泣向里先生過而弔之曰傷哉  
貧也然何用泣哉吾聞徐子善譚最善散痞解結起沈  
發滯盍往見之必有得焉屢空子攢肩捧心來見徐子

頓首再拜乃敢致言函丈之下曰鄙人困憊窮自訟生  
不如死之日久矣子將何以教之徐子曰生不如死盍  
死乎曰不忍也曰不忍也則奈何言若是曰無聊耳徐  
子聽而笑曰子終不以無聊而殞其生天終不以子之  
無聊而易其命而子猶戚戚然嗟生而樂死然則子真  
大愚也哉子何不之廣莫之野突兀之巖散髮躡踵長  
笑而歌曰嗟乎悲哉季子未富不禮于妻季子既富車  
裂於齊文種雖貴不如范蠡端木雖富孰與原思於是  
足癩不能行腹飢不能前則仰面白眼再笑嘲天曰蒼  
天蒼天爾奈我何堯舜亦死况於其他歌畢便拾橡栗

思勉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六

負薪芻于子而歸誠不知哀樂之故又豈識貧富之形  
哉屢空子聞是言也仰首伸着整纓捉衿再拜而退以  
見東隣幽憂氏而告之故且曰幸矣我之遇夫子也昔  
我不勝憂今我不勝樂矣幽憂氏大悅亦往見徐子曰  
鄙人有沉痾之疾調醫弗瘳調巫弗愈子有至言妙道  
可以說而去之乎徐子曰至言去病吾則弗能雖然身  
子之身也子之身曩以大喜大怒過哀過樂和佛風藥  
是生厥診名之曰病身猶主也病猶客也主可來客亦  
可謝客主不克謝客客已通主之內據主之處而乃復  
試藥是以挺逐客也挺中客則客斃挺不中客客更制

梗則主斃此之謂戰又曰請巫是以怪嘗客也怪當客則客竄怪不當客客更造怪則主竄此之謂孽是故太上不疾其次御疾不疾者無雜賓也御疾者拒損友也二者皆主之自爲子其識哉幽憂子曰客不素習其來何以知之徐子曰語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孔子主蘧陽貨主趙然則府藏之感召風邪之掩襲豈難知哉於是幽憂子再拜謝教積月而愈十年之病

原病

王子顛病京邸而歸歸而抱病以居又年餘矣而不肅客不理舊業家人杜門惟謹若猶以爲病者然也或曰

愚覺齋集

卷之一 雜著

二

若或祟焉之疾也余曰否否吾見祟焉者矣愚夫愚婦蠢而易惑故其浮濁之氣物或借之而去則有祟又或斗筭之夫冒于貨賄利市溺而不歸於是其清明之神誓不與處而邪淫之鬼入焉則有祟若子顛通朗開于性地恬淡得之謙力今夫虎脛可以止瘡明鏡可以辟魔又况道積諸躬者哉故曰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則知子顛之病非祟也或曰是積滯得痰積痰得眩以成斯迷惘之疾也余曰否否心竅空虛必非積痰可眩若其受眩卽非一時可解且眩惘之時旣由積痰及其旋解消歸何處余亦見病痰者矣或由性情煩亂氣脉

受屯則鬱滯之氣氣便化痰其爲痰也能令人善躁善忘易喜易怒蓋以性情受病病亦現於性情是謂痰暈或由食色過差精血受損則損虧之血血亦變痰其爲痰也能令人嗽蝕其肉火鏗其津蓋以食色受病病亦結于食色是謂痰瘵吾與子顛處有年矣吾見其性情和食色淡陽氣不寃陰氣不縮卽無處受痰痰又安得積而眩之而惘之故知子顛之病并非痰也或曰是先天不足之疾也或曰是氣太清心太醒物忌于太太而激激而還則其狀反類于迷惘之疾者也余曰嘻二說俱得之矣雖然是不可不推其故也若必謂子顛爲遺

愚覺齋集

卷之一 雜著

八

腹子先天之氣必有不足者則古之君子若孔孟以下多未孩提不見其父而後來彊力壯于河山者何也要以生氣一點人自取諸乾坤父母蓋陶冶我者耳若必父壯而壯父尪而尪則彭祖之父卽不聞先爲彭祖殤子之親吾未見必無毫釐者也此其語之不然者也若謂子顛心氣過清理有激反者談理則玄覈事亦謬夫上知下愚稟有不移如曰過清者有時激爲眩惘則亦有過濁者有時病而神聖者耶此亦不然之語矣然余曰俱得之者何也夫子顛之病決非祟也又決非痰也然而於京邸不可謂非病於今年餘不可謂非抱病

以居也其京邸之病不可謂非迷惘其今之抱病不可謂非迷惘之餘也然則非先天之氣不足無所歸咎矣先天之氣業受其不足而氣又甚清心又甚醒於世間一切物情事理是非得失無所不知解即無所不觸發而後神以不恬故遁氣以不給故弛則所謂理有激反清清極反昏者政未必不然也是故日氣清而雨龍肉豐而飛事各以其極相推為變已矣由是言之吾得所以療子顛矣不足則補之其道莫如喬老子云夫惟喬是謂早復此之謂也獨醒則渾之其道莫如嬰兒老子云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此之謂也故曰人之病也各於其黨有君子之病有小人之病小人之病於是乎符呪禁水針七湯劑以治之若君子之病獨可以至言妙道說之而去也此所謂國醫是也

胎養仲和古鏡書

徐子之去客深溪也以龔仲和下帷苦讀不之見將行以古鏡遺之乃作胎古鏡書

曰仲和我惟大鏡爾古者君子恐底弗類以明厥德則匪今之鏡實惟古鏡書曰學于古則有獲台桐人因識往受君子之訓具曰出女否心瞳女神志則有大問我初亦是冥頑弗念聞出見紛麗悅若弗克得久之見厥

醜甚厥併優已惟當世大人之慕當世大人不令若言事轉謬不令大傷我心我時皇皇詩曰碎彼舟流靡知所屆已惟靜求古人古人實若棄我攜我大不列我我惟靡恭弗即寧曰寧死無二乃憐我罔見界若茲鏡台始也侗苦蒙已又病寐情弗克拭藏鏡乃埃翳嗟仲和念哉其為我寶此鏡也茲鏡虛納美醜大哲古今乃作世寶拭之用明藏之防缺柔克者防缺之道也靜晦者用晦而明之道也嗟仲和念哉仲和今惟扁戶誦則有得于吾言

武林靈隱寺重刻妙法蓮華經引

吾聞西竺王舍城中彼稱香閻崛山者華云靈鷲山也乃武林靈隱寺所當之山亦名靈鷲山其先人莫識所自漫云山形如鸞故名後趙宋時有神僧慧理禪師者遊至山下凝睇久之太息謂人此何不名之為飛來峰此山實從西天十二巫峰中陶輸一朶於此或曰曷徵諸師乃從山罅中呼一白猿出尋授記去而入于是知師之非妄也師退就山中建石幢數十遍刻妙法蓮華經于其上迨今未五百年盡燼于火亦云劫緣也今寺僧勝上人者復欲踵理師之舊選石勒經而構李項貞玄氏故遍通晉唐書法適感道受戒為捨書之以完其

率余方外友邪溪高座以弘闡三乘施教練水而過乎  
謂曰吾佛有言見人勝果則讚歎成之應知是人當于  
百千億佛出世今以貞玄之勤行勝上人之苦志而予  
寧斷一言乎嗟乎是不待予讚歎者也吾嘗一日夕遍  
讀妙法華經既卒業恭手作禮而白佛言是一經皆言  
緣法也夫王舍城中名靈鷲山而此亦稱靈鷲山名緣  
也且西天十二巫峯中此一朶何以獨陶輪而陶輪復  
何以值茲也地緣也又從古人不識也而慧理師識之  
又至其下而名之又呼白猿而證之道緣也石經既火  
矣慧師沒既久矣而繼其志者復有勝上人其善書而  
思鮑齊集 卷之一 雜著 十一

書李于鱗文集後

李于鱗故爲軋屈不可讀之詩而自詭于修詞好古夫  
古者修詞之家于今可觀焉則有若干鱗氏者乎哉然  
則于鱗直有古齋者耳非真古也雖然其文高秀深奧  
亦既成一家矣其博其厚殆非庸庸者所倖得而窺焉

試以置之歐蘇間吾未見于鱗之不可掉臂而往也王  
元美推以爲今代一人則爲阿所好若近世大不列于  
鱗之譚吾又譬之于夏蟲  
或問于鱗之於元美也如何曰于鱗文高健耽耽有英  
雄之氣元美文翩翩媚秀殆如婦女而俠者耳然于鱗  
固非元美不能配或問于鱗持論遂無古人不亦妄乎  
曰文士固妄子瞻于荀楊何敢望焉至極口醜詆則妄  
也甚矣退之則幾于道矣故其文曰吾乃今知孟子之  
後楊雄之前又有荀卿者也

書集刊文後

人鮑齊集 卷之一 雜著 十二  
刊文皆非予意也或爲友人所強不得已授之文而遂  
入梓或其文流傳朋友間朋友因取而梓之記其刊布  
者自初及今遂幾八百篇予嘗嘆自幼性不近名又數  
遭陽九碌碌無可名而文章一種若或無翼而飛者此  
物有神不受業塞也予見友人顧朗仲自憐其文凡文  
之梓者無不彙而集之蓋因歲月以驗已學之消息且  
因評選以著天涯之知己其意有可念者予家貧又性  
懶不能多閱坊刻以集我文弟用朗仲之意以集其偶  
見者焉

投江陰神疏

恭惟大神受勅上帝陰陽江陰正直聰明幽有恒德  
惟允祿姑蘇庠士編戶非屬于神司而江左名流簡在  
諒齊于天視茲因旅寓特申鄙忱當今士風濁亂機利  
公行上賞其奸下賈其巧豈惟人怨固亦神恫而祿也  
夙稟顯愚學成介性皇皇白首尚懷孔子周流之心望  
望穢塗實守孟氏鑽穴之戒雖友朋頗爲道地念切緇  
衣然尺牘究竟空函事同畫餅苟欲進取乎末路與必  
待護于明神是用頓首塔前祈蔽賢之無黨投誠臺下  
願冥相之有天倘因請而遂被鴻庥將由茲以大普道  
濟在今神不怙亂于後儒敢神羞伏望洋洋鑒此懇懇  
思勉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七

岳王廟

崑山建岳王廟于山麓華亭陳仲醇爲作一聯于其柱  
曰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小朝廷豈求活耶孝子死孝忠  
臣死忠大丈夫當如此矣予謂小朝廷大丈夫旣非岳  
王口中忍出之語卽異代之人書而納諸其廟亦恐岳  
王所不忍受也乃爲改之曰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此乾  
坤何等時孝子死孝忠臣死忠是男子當爲事如此乃  
免怒張傑仇之氣而後學可獻岳王可受也或謂小朝  
廷乃胡澹菴上高宗封事用之何傷予曰在當日胡澹  
菴自上封事則爲忠烈在今日人或對澹菴而稱之澹

菴決變色矣千古君父千古臣子總一情耳

覺夢軒

丁叔寶題其軒曰覺夢軒而或乞釋言于余余嘗讀劉  
子覺夢代爲真之說而怪其幻也乃爲釋之曰  
以夢爲覺無有是處乃以覺爲夢覺始得半必也以覺  
爲覺以夢爲夢乃愚夫婦之所同然而賢知者之所不  
能出其樊者乎

隱言 十二則

君子不謀食非真不謀之也故曰學也祿在中矣儒者  
好高直爲不可謀之云耳若令頽路飢死顏淵豈能獨  
思勉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十四

樂哉

君子誠能身織屨妻耕織不亦樂乎然或者不能也不  
能則賴人賴人則生得失塗形垢面向穿踰之人而乞  
其餘也悲哉  
陶元亮三旬九食飢極而行乞也豈不哀哉是時五男  
兒翟夫人無恙耶所以西山之餓子貢曰怨乎爲貧而  
任卽折腰可也  
酒有中聖中賢之稱誠然哉苟非酒也曼倩旣生寺何  
托足吾讀酒誥輒思得三觥以觴周公而面數之曰若  
乃欲醒死首陽二生

小人仁急於智君子智急于仁小人多知而不仁故常極其惡君子多仁而不知故常不遂其善

君子進必思其可退得必思其可失壯必思其可老為人謀而不忠者不可以處窮

君子未當官不欲揭日月而行若混若濁一以適已一以盡人盡人之情者故能理人

君子不窮人之辨不極人之情不虛人之望不逃人之穢故曰厚之至也

君子貧賤尤不可以無友有文友有酒友有談友有隣友有方外之友是故老而不衰貧而不困

思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二五

貧而尚衣食者其無恥甚于乞人困而乞又何恥焉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君子鄙之

君子居室之道尚為大寶顯者持之又為大殃然顯者多尚貧者多侈尚者取侮侈者取困

論史

智果

智果諫智宣子立瑤為後不聽別族為輔氏言而不易之謂經行而前知之謂聖吾謂史中亦有纏語如智果稱瑤以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必立瑤也智宗必滅至哉言也可謂經矣迨不聽而別族於

太史為輔氏及智伯之難智宗賴以存其一綫又不可謂之聖乎

趙簡子

宋宣公兄弟之讓國為名也故釐再世之禍趙簡子父子之置後實為宗祚擇人也故啓百年之基此虛名與遠慮之辨

聶政

盜殺韓相俠累觀聶政心迹未誠哉義烈士也惜也為法受惡書盜可矣

蘇仲子與俠累之曲直聶政必有公正發憤者矣不公必覺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二六

正而屠人以私劍不足以為聶政

公孫鞅

彗星見西方衛公孫鞅入秦天人相應之機至不可誣也彗見而鞅入自此秦日強而東諸侯盡掃滅矣三代聖人遺法一切芟去而典籍且界烈焰中矣比而書之卓哉大手筆乎

中不害

韓以申不害為相楚悼王之於吳起秦孝公之於衛鞅韓昭侯之於申子俱可謂灑落君臣契

七國



六國合從憤秦蘇秦為從約長當蘇君時秦一而天下  
六秦若為的于天下天下爭射之然天下卒無如秦何  
而終折而入于秦者何耶秦得時局之要而已夫時何  
局局何要哉曰關智力也秦智專于進取而力齊于公  
關且歷百年而其父子祖孫規模不變斯固六國之所  
不能支也而終折于秦已矣當時欲對局反之真無如  
孟子之仁義而以湯之勇智出之故當時天下猶奕局  
也惟商鞅能定局惟孟子能讓局其餘儀秦諸人皆屬  
商鞅所役喝采助勝之人不足道也

楚懷王

史記卷之十一 雜著

七

秦使楚襄王武關執之以歸楚人請  
太子橫於齊而立之自春秋昭公十一年楚子虔誘殺  
蔡侯般于申始有詐誘之事聖人深貶而名之然蔡般  
有弑君父之罪在所當誅而春秋猶不之與者惡其誘  
也至昭之十六年楚平復誘戎鬻子殺之春秋亦直筆  
而書以著其惡去之二百載其孫槐乃誘執于秦出關  
反讎是豈無天道乎彼秦人肆其虎狼之暴既伐取其  
城又脅誘其君置之死地而後已異時楚雖三戶亡秦  
必楚天道尤為益明嗚呼曷不相畏不畏于天

田法章

淖齒之亂潛王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家傭  
奇其狀貌因與私通齊亡臣求得之立為齊王以保  
卒復齊國以大國王太子而猝能自藏于家傭惟奇女  
子識之人莫識也則其能飛能潛宛乎龍矣光復大業  
再延田祚不亦宜乎

蘭相如

蘭相如獻璧於秦蘭相如之識廉奇矣其奇在能料秦  
昭王蓋昭王明主其不以一璧殺智勇之士而輕失趙  
權也明矣

樂毅

史記卷之十一 雜著

八

燕昭王卒燕使騎劫代樂毅將教奔趙而燕軍破樂毅  
直于呼吸間下齊七十餘城攻二城而三年不能下乃  
知七十餘城名耳非真下也齊人之情一彼一此而燕  
軍久客如寢關晒曠非有須臾寧也若燕昭樂毅謂仇  
報耻雪功能已暴著于天下無所復須而能如孟子置  
君而去之之說則齊所置君必斂衽以朝而燕坐享其  
成矣貪不知機前功盡喪即非騎劫代將而燕師已老  
不可復用齊人方憤願得一決諸國忌燕而哀齊必多  
意外吾恐樂毅之難為終也故知望諸君蓋戰將非大  
將也

蘇代

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韓魏所以先并於秦者蘇代知之矣其制地制壘之言得其憤亂之情其抱薪救火之言得其削亡之勢其用知不如用梟之言得其恫怯之形也

黃歇

黃歇使在秦聞秦約韓魏伐楚上書說秦善楚而先并韓魏黃歇之書計在安楚而不知其貽患于後也楚今免伐齊偷目前之安韓魏既亡即楚剝膚之痛而一蹶不支矣然勢已至此不可如何偷安目前亦可也

呂不韋

呂不韋獻美人于莊襄王期年生子政今說者以秦始皇為呂不韋所生非也何以斷之曰始皇足為古今豪傑若知不韋是父竟父之矣其處此決不在霍去病之下或曰始皇不知如何曰呂不韋足為古今盜俠如與秦太后初媾實生之而不能使所生者知之又何足以為呂不韋

秦始皇

秦孝文王柱六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伐秦皆敗諸國并力而無如秦何而終折而為秦者說者以為秦得地利

與勝謀者皆似而非者也天之曆數在秦故嚮之祐之非人之所能為也若云地利異時沛公以懷王一將軍將烏合萬餘人而攻入之者非即曩日函谷關耶如云勝謀秦自孝公以來凡六世矣而代有英主勝謀猶一日且猶一人也此誰為為之乎故天之所主君子有弗論焉君子獨論天道好生而繼周獨以殺運何也

郡縣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罷封建列國君長郡縣亦君長也但郡縣迭為君而列國世為君異耳世為君者即至愚不肖不可廢而迭為君者必由于朝廷選擇之賢鮮有

愚魯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

敗類則郡縣于民便也世為君者必有世臣世民漸成私聚罔上侵鄰而迭為君者但有為君民之心別無私子孫之計則郡縣于君便也世為君者貴貴妨賢即孔孟不得越陪臣而迭為君者公孫弘以牧豕之老拜相封侯則郡縣于士君子便也三者皆於天下便之大者其他尚未可枚舉椰子厚封建論得之矣胡氏之論封建始好古而不求之心者乎然其言曰物有其根則常而靜安而久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自秦罷封建而海內蕩然無有根本之固則有天下又可低徊思已

張良

於皇東遊至陽武張良徂擊誤中副車張良以五世相  
韓而報仇是千古前義之識以一椎擊殺秦始皇是天  
下英雄之膽

張良秦始天生此對手英雄故良一椎有殺之之理不  
如環柱無成之七首耳其誤中者始皇護神高然天  
下大索十日不得張子房護神亦不低矣君子之有此等  
處須歸之天人識力不至于此

### 陳勝吳廣

陳勝吳廣起兵于斷三代以上未有匹夫起而橫行至  
稱王且為天子者何也列國各據其地且各恤其班其  
思免齊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二

勢不得容忍以至此也若莊躑盜跖則匹夫橫行矣而  
卒不成一侯亦其勢然也故胡氏之言曰封建者政之  
有根者也秦郡縣之後而陳勝乃起稱王沛公至為天  
子則以地無相連之根班無相恤之義而大勢蕩然潰  
決不得不聽其所止也然則何以曰郡縣於君便也曰  
陳勝吳廣及其徒眾其發憤為逆其棄身家非一世二  
世之故也秦蓋于驅之萬激之至於理窮勢極上帝震  
悼神鬼交怒而勝廣於是不得不起者也若列國而悖  
入第須天子一言之悖出而已矣何也其為逆便其藏  
根固也豈若秦之於黔首千驅之而萬激之也哉故就

變較之亦不若郡縣

### 項羽

項羽大破秦軍于鉅鹿虜王離秦之所以敗漢之所以  
興皆此鉅鹿一戰分之假使章邯滅趙而旋軍其勢必  
擊破沛公於南陽或燒關而伐秦之師潰矣何也沛公  
當時雖曰懷王將軍其實烏合羣賊也此豈秦將大敵  
之對哉惟項羽奮死一戰而後天下勝負之勢分沛公  
乃得乘勢而入關三傑乃得輔沛公而滅秦蹂項矣故  
嘗以為項羽乃漢家第一功臣而三傑皆其細且後者  
耳高帝見其頭而流涕又王禮葬之有以也

### 秦楚之際

思勉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三

項籍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于新安沛公遣兵守函谷關  
藉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塚大掠而東秦之  
父子君臣日夜謀吞六國秦之民狠鬪疾戰得六國父  
兄子弟首虜者凡百餘年不知其幾萬萬人而民局結  
于新安一坑二十萬君臣局結于蒙恬李斯馮劫等之  
誅二世子嬰之獄始皇帝冢之發掘嗚呼此天道也君  
子合秦始末觀之可笑也亦可涕也

### 田榮

齊田榮擊走齊王田都遂殺膠東王田市自立為齊王

田市乃開國齊王田儋子儋死于秦軍國人擁立田假  
僭弟田榮逐假而立市則榮與市叔侄之誼亦不淺矣  
今項羽王齊將田都而徙市膠東市盡謀諸叔父何以  
待都何以應羽已宜徒不宜徙都宜王不宜王則榮必  
有以處此矣乃以畏羽遂竊亡之因其負榮不已甚乎  
况榮時已擊走田都又何惟怯之甚也榮追擊殺之固  
亦人情耳

漢王

漢王如茅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說者謂漢王  
此舉得萃漢之道吾以為萃漢王假有廟皆謂王道中  
思魯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三  
哀九廟失序即振起之子孫當先以此康其先靈而展  
孝思也漢高匹夫暴起存亡未卜老父及妻且受繫他  
人軍中而於立廟祀先不尚可緩乎若以立國而示必  
死無二則亦可矣

陳平

陳平受金請將護甚王召讓平平曰臣始聞漢王能用  
人故棄項工來歸然驟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王但顧  
臣畫計有可采耳使無可用金具在請封輪官臣得乞  
骸骨王乃謝平陳平自謂多陰謀者乃其對高帝言已  
去留之意又何光明磊落之甚也此所以稱豪傑今夫

軍中三人之聚有兩人昵昵耳語而惟恐此一人知也  
此為宵壬又待問哉

范增

綱目書亞夫范增死或曰以其臣事弑君之項籍愚以  
為此說本之蘇子瞻然而不識增甚矣范增本項梁私  
人其立義帝乃其奇計為項氏兵號云耳而實非為楚  
也鴻門注目沛公必殺不再計以成項籍之天子此時  
曾有纖毫為楚懷乎江南之徙江中之弑吾謂皆增為  
之何也增但于楚王子孫中覓一牧羊奴立之以為名  
耳而牧羊奴一立便英英露頭角不肯碌碌受人處分  
思魯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四

以為項氏心腹之患此固增之奇計所不及料者也於  
是芝蘭當門不得不鋤而徙以都上游為名弑以江中  
盜發為計種種陰謀皆非項羽所及故曰增為之也而  
孰知增之妙算反借為漢之義聲漢軍一編楚氣索然  
此又增之奇計所不及料者也增已結義帝之局除項  
氏心腹之患而刺目牽腸於漢王究竟不釋下吾輩終  
為虜之患故鴻門危失必期危得之榮陽而孰知反間  
陡奇項王心貳此又增之奇計所不及料者也而於是  
一腔為項熱血灑落無地而乞骸骨疽發背死矣增之  
為項本末如此而子瞻乃謂羽殺解子冠軍時增為當

去此漢高所屬豎儒者耶

張良

張良謝病辟穀楊龜山與程子之論張良事漢本未非也人自有感恩亦有知己知已累世不一週感恩則如張良于韓成是矣沛公天授而良為之投分豈僅感恩之比耶而乃謂良心在輔韓成事高祖非其本懷也又謂良始欲併漢高於漢中故教之燒絕棧道而獨與韓成馳騁于中原及成又為項羽所殺乃復不得已為成報仇而事漢則是漢高之神武開天與韓成之翩翩一佳公子而張良目曾不能定也豈其然乎

愚屬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五

霍光

女醫淳于衍以霍光妻顯謀當許皇后免身後取附子合九飲之煩懣而崩諸醫收繫詔獄顯恐告光光欲自發舉不忍光卒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女成君於宮論曰霍顯事已至此欲光自發舉誠難忍但即此見富貴為不祥之物而弑逆之罪誅夷之慘種種由是矣當日黃門圖畫之托光已無負則何不於此時驚定之餘便稽首歸政已得請而黃冠野服飄然去之而處海濱以老焉庶幾心事寧而夢寐清榮華空而家室保矣計不出此而更納其女為皇后子婿親黨根據顯要則是樂

子欲也而天尚得祐之哉惜乎大豪傑於此墮落坑塹矣

蓋寬饒

蓋寬饒剛直公清然深刻好刺譏論曰君子而公直者多有深刻之患嚴延年曰死而幼大將軍廢立為不道又曰此蝗豈鳳凰食其子公直之非采譏論也然而即公直即深刻之何也公直之心事可原而潁川之治理固當成其美也公直之機伏於此矣趙禹廉平而號文深惠亦公直蓋寬饒君子也而自有殺道悲夫

卓茂

愚屬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五

宛人卓茂雅實不為華飾行已在於清濁之間哀平間為密令嘗稱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以誘化民教化大行道不拾遺上卽位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論曰大凡士大夫行已必清者偽君子也不然則亦偏君子也其必濁者真小人也若果仁人君子其行已自然在清濁之間何也必濁之惡不待言矣其必清者亦能少恩亦能害物故君子清而不倚於清所以全其仁也若卓太傅者其仁人之徒與然其謂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則又未免為鄉愿之語非至言也必如賈太傅之言曰禮者天之然之節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乃為名言若

者坐視民庶之家大者可斬小者可論而第謂禮順人情惟其所爲而不之禁此豈爲民師率之道也哉

馬援

馬援交趾還會匈奴寇天水扶風援自請擊帝使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貧賤也卿等始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論曰伏波馬革裹尸之志固是烈士之心抑亦不祥之器夫天地四時尚有消息而况於人乃純以強陽行之乎卒之蕙苒與謗妻孥草索相連使光武不得爲明君而朱勃乃成爲死友其爲不祥孰大焉吾又怪其貽書誡兄子嚴敦記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也夫翩翩俠骨就有過於援者其細者不具論公孫述卽妄庸不肖不儼然蜀中一皇帝乎以皇帝下交一徒步匹夫而罵以井底蛙去之宣德岸幘之帝有何生平而一見便欲死之二十餘年之間爲帝說隗囂使隗囂罵隗囂皆可死也不死隴西而守武都繫畔羌又可死也又死而浪泊水上跼跼而守武都繫畔羌又可死也又死而以當匈奴又可死也又死而據鞍顧盼誓掃武陵至於壺頭穿室曳足仰觀而援真死矣二十年來之志竟遂矣請使質之伏波問此行徑何等也伏波俠矣而竟

不許子弟俠且其言論風采往往有合於中庸者呂种以伏波爲神人亮哉

曹操

當時袁紹據冀青四州袁術據揚州劉表據荊州孫策據江東韓遂馬騰諸將分據關中劉璋據益州而劉玄德呂布張繡與曹操共徐堯豫之地日相角逐若楊奉韓暹張楊郭汜之徒耽耽帝傍好亂樂禍於斯時也而操不入朝卽入朝而不移乘輿於許維持擁護之帝猶得安枕一臥而漢廟猶得有奉二三十年也哉今曹操所以得誦罵於後儒者操但不當以曹丕爲子曹叡爲孫耳設使操之命中無此子孫而董承金禕之事或幸一中收操殺之屠其宗族此時庸愚之下豈少奸雄奸雄之文雅明決決不能如操而其梟鷲無忌或有甚焉則獻之狼狽宗社之殘滅當不須臾而後儒之哀操憐操誦操嘉操者吾不知其當何如矣是以君子論人恕以原之公以平之褒之而當之者不愧聞之見之者慨然勸焉非之而當之者心折聞之見之者悚然創焉此爲順天命而已

荀彧 沮授

荀彧於曹操沮授於袁紹皆有興王定伯之策而或得

其四授得其二或一策兗州爲據根本再策迎天子以  
從人望三策操十勝紹十敗四策官渡軍不可輕退此  
皆王霸之上策也而操用之如不及此操所以成也沮  
授一策西迎大駕卽宮鄴都再策按兵務農以待操敵  
此亦王霸之上策也而紹吐棄之亦如不及此紹所以  
敗也大抵袁紹失之頑大曹操得之機警

諸葛亮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論曰韓信登壇之對鄧禹杖策  
之對與諸葛孔明隆中之對皆豪傑之士擘畫天下具  
有成筭而鑿鑿乎言之者也然亮於荊州則曰此天所

思慮

卷之十一 雜著

三

以資將軍於益州則曰知能之士思得明主而已是時  
荊州劉表已老二子不立而玄德已得插身於其中兼  
之收衆漢南部曲已盛荊州若動舍此安歸則若天有  
意資之矣若益州於先主則風馬牛不相及但相其人  
情國勢亦可圖一際會乘機下手故且懸空言之而未  
能卽著其圖之之方畧也嗟乎孰知益州乃天之所以  
資將軍而寧下之荊州乃出諸懷中而以與他人哉豪  
傑計事大體不遠而要之天決不爲人弄如此

孫權

孫權劉備分荊州以湘水爲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

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先主使關公守江陵權使  
魯肅屯陸口論曰夫州豈可借人之物一借與人人豈  
有復還之理今俗謂借書一癡還書一癡而况州乎故  
以荊州借劉玄德者權之癡也但孫權君臣桀黠異常  
而竟以荊州借備蓋亦有說孫權君臣據在江東但與  
小小寇盜相爲攻打周旋而未之見大敵也彼聞曹操  
北盪南除則以爲如雷電鬼神不可嚮邇之物而獨以  
劉豫州慣與操狎賊且素爲操之所畏也今姑藉其居  
前以當之又如左右翼以犄角之此卽趙太祖不卽攻  
河東以借其敵金兀朮且立劉豫以管中國人心之意  
也所以竟借荊州而不吝耳及至濡須之戰曹操自却  
皖城之攻朱光爲虜操之兵畧已自可量於是孫權君  
臣不勝其冷痛熱疼而今日索之明日討之宣揚前借  
之名色以爲今攻奪之兵端其君臣自以爲巧矣乃劉  
玄德以分荊州之說應之使吳人心雖不慊而口不得  
開是亦一妙着也但吳人規圖荊州如此其深至而蜀  
之君臣以益州爲可恃有舉荊州一半得慮得雉浪爲  
一擲之見而不甚顧恤所以舉其半而亦失之嗟乎虎  
據江陵勿遽以孤軍進取而前瞻後顧慮萬全而出之  
何至他日漢丞相之師終於徘徊五丈原而不得進也

思慮

卷之十一 雜著

三

故堪爲太息矣

思勉齋集卷之十一 終

思勉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



思勉齋集卷之十二

書

擬武功伯徐天全先生與政府暨樞部二書

余閱國史至己巳之變徐理倡南遷之議于謙以為可  
斬卒排其說死守力戰京城復安論者遂謂理為邪妄  
遺毀至今愚謂理亦知勇功名之士豈邪妄者其所云  
南遷史畧而不詳然諒其必有說也于謙之功雖成而  
俗儒苦不知變其患將見于今日故予送侯給諫詩有  
云嘗恐于謙能誤國北京行在舊為邊今遼東已沒可  
謂剝床以膚夫而論者終不敢言修葺南京以待巡省

徐武功有知亮其九原之不能安也故特于暇日行其

必然之情擬書二通亦草野芹曝之獻云爾天啓辛酉  
秋日識

擬上陳循閣老書

翰林院侍講徐理再拜啓相公閣下理聞忠臣愛君必  
圖其萬全知者計安為規于百世茲者上皇蒙塵邊烽  
正急此固忠臣愛主而圖知者計安為規之時矣夫勢  
皇者趨事急者號理敢竟陳之而無曼衍其辭也夫以  
賊虜遺君父古人于孤軍遠戰客主相搏之際猶萬萬  
不忍為也今日之勢何異迫君父于險以待敵而臣子

尚忍視之理誠憤懣誠怛惻撫膺而慟數矣理少有

方士指授頗知天文夜占乾象數年之中紫垣未安法

宜變動中懷惓惓擬陳之方在蕭沐而內相金老太

監適至叩問目今所宜理以因迫易難內侍易達便推

所懷直陳要者謂宜南遷金內相然拂衣而去理謂

為馬總校豆勳士不免况此輩哉稱疏正具而謗議四

流則兵部請斬主議南遷之疏上矣夫理之議非由風

狂非出嗚嚙論算其有必然者耳昔者宋真宗初年契

丹南下舉朝震驚王欽若主遷濂章陳彭年主遷西蜀

丁謂主遷三吳以奪寇萊公親征之議此真可斬也今

兵部正不解理之所謂南遷者也閣下視今日之事大

駕復可親征者一君亡復立一君而引一君復蹈前轍

以為正統之續此非復有賊振敢輕任之則親征之不

可決矣今謂大駕不可親征而獨謂大駕可以死守則

理也愚未之數知夫親征死守等死也其在博等孤注

也今何以大駕有活路而必置之死地諸臣在初局而

遽出於孤注也何以明其然也夫宋都汴梁一日邊警

而逃議賈於蠻夷之地以搖撼朝廟故曰可斬也我朝

定鼎本在金陵北京駐蹕向稱行在此僅二三十年事

耳豈諸臣便不知耶兩都並建朝廟互設天子起居可

南可北此猶唐之關中洛陽謂之東西都天子有時居關中以示重有時幸東都以便漕何常之有今國難方新敵氛又証諸臣則急主上主上又急聖母皇太后于戒嚴北京建帥分守而蒐乘具官以奉聖母皇太后南謁孝陵而愛止焉邊警則歸重根本烽息則時巡北平以威重則不失以宸居則安固以目今則可以救急以子孫則可以嗣行此之謂忠臣愛主必圖其萬全知者計安為規手百世是豈與王欽若陳彭年輩之說可同日語哉故曰大駕有活路又請言今日諸臣可以無孤注也夫宋之契丹非僅若今之也先也宋之先契丹

忠貞堂

卷之十二

三

三入中國入孤曠君威震中夏久矣其地東北盡鮮卑松漠西南奄薊燕宣大猛將林立控弦萬萬長驅而下如屋建瓴別無抵禦非若今也先之寇中國有邊牆以關之破牆而東則又有宣府居庸古北等關以捷之破牆而西則又有大同紫荆保定等處以扼之也故為宋真宗當日計以守無人以走無地止有親征一策可制其僥倖以圖尊處欽若輩壬人織人也安知大計故曰可斬也今日事勢全異于此今之所以重畏也先諸酋者以六師新沒太上被拘而已其實金甌未缺京勢完壯計也先諸酋即乘請邊之敗餘可以橫關而入矣獨

不慮當諸邊之怒氣無以負橐而出乎且彼所以致死深入者不可以不知也彼以主上在此萬一微侍南北之大一日便舉薊燕大同無復藩籬故揀命越關歷鎮而下也若聞夫駕已南失所懷來送死有餘生歸無路則也先之氣不戰自索而于是鎮守北京之師出其偏師與諸屯犄角而感之豈患也先諸酋不授首軍前懸之逮上而今直云六飛一動則京城自潰長驅直下則南北便分此必今日諸臣俱鬼魅俱蟲螳而後可若猶人也理決知有氣男子鬚眉丈夫諸臣中未必無一兩人也而何遂適慮若是王振前日以上皇親征為孤注既失之於前而今日在廷臣子又奈何欲以主上死守為孤注乎若夫寇準之出于孤注也者固其見之甚明筭之爛熟而為人臣子萬萬不得已之極思也故曰今日諸臣可以無遽孤注若理區區之意惟欲以萬無一危之地奉安主上與皇太后而留守北京之事則擇一忠勇大臣全局付之聽其便宜行事以俟也先授首北京平安而後車駕旋軫或遂移宮南京以應玄象皆無不可敢具初議本末上之相公其可斬與否一惟相公主張上請理不勝懇懇惶惶待命之至

忠貞堂

卷之十二

四

擬與兵部尚書于公書

翰林具官徐理頓首頓首理閱邸報見門下具疏議重處南遷者夫建議南遷者正理也卽今敵騎躡入邊鎮諸處下矣京城決可保其不拔然孰能保其不圍也天子太后尙在圍城中惶懼對泣數時望解寢食不安卽使敵圍一日便去萬萬無事然爲人臣子視君父若此而映顏視息已愧古人穀鳴自刎之義又况敵圍必經時日震驚易于喪七一君見留敵中一君又使索嬰臣子苟有人心能不痛割五內理之愛君不敢後于門下度其時勢將必至此頃者內相金老太監親枉敵寓叩以目今所宜理卽告以邊烽旣急玄象又異天子南歸

忠節齋集

卷之一 二書

五

爲宜也時內相拂然變色卽對理曰死卽君臣一處死耳理謂斯言謬矣夫君臣同俘之時則君臣一處死爲忠今當君可活臣可死之日而臣且必要君于一處死卽門下評之此爲豪傑之忠乎爲婦寺之忠乎况其親戚廬墓皆在順天若南隨駕繫戀難割故出此起信險膚有今無後之論其一處死之言特借耳理謂宦寺之識止此耳不足深誦乃不謂足下方今大忠臣大豪傑大賢者而亦效其流言有乞斬建議南遷者之疏也夫門下欲斬建議南遷者則誠忠矣門下得毋謂主上初立受敵恐喝驚魂未定南遷議入則主心搖南遷議定

則人心動人心一動一切潰散則幽燕一路拱手與賊此爲可斬乎又得毋謂主上非次而立原爲社稷國君死社稷而奈何南去棄之此爲可斬乎又得毋謂敵騎已動則處處充斥六飛盤護舉止煩重倘彼有輕騎之追我少斷後之將則道路咫尺亦成羊腸此爲可斬乎又得毋謂周之東遷王室以弱晉宋渡江南北分主今國家一統全盛忽開裂壤端謹執其咎此爲可斬乎若此數者皆忠臣之慮也門下高明易悟僕請爲門下一一解之也夫我朝定鼎原在南京其社稷宗廟之制視北有加太宗居北自有隱衷今主上誓以邊烽奉太后南

忠節齋集

卷之十二 書

六

遷一朝孝陵此歸也非遷也其歸之日亦必戒嚴北京建帥設備自有方畧大駕卽南市朝無改官署軍容十留其七危則歸南平復幸北何得一時便成崩潰此其不足慮者也子舍弟立誠云非次旣以社稷有奉便宜同捍頭目若父母勢可出于生塗子弟必欲置之死地此于人心安乎若夫死社稷之論自可施于屋社夷廟之時豈其計安之會卽有此膠柱之法此又其不足慮者也東周之弱也以諸侯非以東遷也晉之弱也以漫天之五胡宋之裂也以滅遼并夏之女直也此皆非今日也先之比今但見其一戰之勝偶襲乘輿邀駕北狩

昔邊境長之若虎狼其實殘邊遭孽敗亡餘息蜂蟻幾  
何以僕計之彼尚不常漢呼韓唐回紇之什三而遂憂  
其大舉一下可裂乾坤則必吾百餘年訓定之文武士  
卒皆化為鬼魅木偶而後至此耳此又其不足慮者也  
大駕若南一月可達醜類匪茹遂能內寇則吾東西諸  
鎮或清壁或堵截在在列屯處處蛇盤彼豈飛軍能過  
去路此又其不足慮者也以數者之不足慮若此而圍  
城之中君父之多凶多懼若彼則請問門下忠臣愛君  
將安所置之也然則主議南遷者可賞也未可斬也抑  
又聞之忠臣愛君必圖其十全知者計安為規于萬世

馬融集 卷之十二 書

七

今足下循腐儒之論倡死守之說幸而成則君臣同其  
憂危不幸而萬一蹉跌則高而為商辛之自燔不肖而  
為懷愍徽欽之慘辱以坦坦蕩蕩之生途柴柵之以成  
幽阱此其于愛君也已不得為十全之忠臣至于我後  
之人美門下之成功習拘固之曲說謂唐明肅出走之  
必非謂宋徽欽待執之必是則足下今日之功適成我  
朝萬世之誤夫邀天子目前而基禍于後亂忠臣之所  
不忍也斬計安百世之臣以絕後賢圖君之路智者之  
所不任也僕今請為門下一究言之也以門下之說而  
支也先無根遠關之寇則亦可矣若夫元良吟三衛則

我北京良背之處也女直遼東一帶則我北京左肩之  
方也之二敵者門下能保其長弱乎能禁其必不出豪  
傑乎漢索戎索能料其必受羈縻乎萬一之二敵者禍  
心忽發長驅傳關一日整兵不十日而至于都矣又不  
十日而薄于城矣以糧則自可轉輸不假抄掠以兵則  
自可抽添不憂消潰何也以其密邇也此其為東西隣  
輻輳之勢也勢無主客彼張則我困設門下是時而統  
元戎操國柄則亦將如今日之議君臣惶惶閉門死守  
而畧無變動求活計乎夫知一而不知二非通人也第  
前而不顧後非謀士也故程區區願門下且後議遷之

馬融集 卷之十二 書

八

詠而上竟主上聖母之憂且以大鑿我後君子也事係  
宗社非身家私敢直布之惟門下裁釋毋忽

招隱書

不佞乃太上隱者也竊怪足下有特達之姿鳳圖之美  
而顧自竄處于汚泥塵垢之中而莫之省也汚泥塵垢  
之人入其中而不省則宜獨于足下不可也足下有特  
達之姿鳳圖之美者也足下將謂舍混濁也莫與見奇  
乎不佞謂有奇不必見也且何患乎奇之不見也譬如  
足下舌能嘗味目能悅色此舌與目之奇也然而舌與  
目則不必特色味見其奇也何則誠者天之道也然足

下猶未解此喻也譬如楚狂茹草帶索而歌子常食玉衣錦而戚足下試思子常且戚楚狂何樂而獨歌也故曰有奇者未有弗見者也且楚狂之奇近耳猶足以成歌發響又况人有特達之姿鳳圖之美者耶是故汚泥塵垢之中足下之不常眷戀也審矣然汚泥塵垢之中俾乃得揚着吐氣崢嶸其而而雷霞其舌則亦猶曰井蛙禪風會須適意耳之二蟲又何知則不佞告之言不省也不佞亦不敢以言進也吾微聞濁世之遇足下也亦甚矣汚泥塵垢之人前歌後舞而來足下竄而自匿矣三十年來足下終不敢向汚泥塵垢之人言榮辱較

愚庵齋集

卷之十二 書

九

皓八公三嘯之徒可以往來朝夕有茂林奇壁歧角飛鳴日月風雨千態萬狀可以玩樂田器有耒耜桔槔鋤犁穰穰之屬可以習勤而書又有孔釋老子關尹之籍可以風咏不若汚泥塵垢之中有得有失有榮有辱有利有害也又無有前歌後舞之人與竄而自匿之人也足下弟來足下來而南隴北澗列岫攢峯古栢蒼松老梅脩竹莫不懽舞喜笑以為是特達之姿鳳圖之美之人來也則將有醴泉獻潤朱柯騰色鳳凰覽德而下麒麟遮寶而遊兩岐之麥九畹之華稊稊之禾秭秭之麻莫不畢致其能以願頓大有道君子之駕斯時足下喜

愚庵齋集

卷之十二 書

十

人焉於是蹶踵相扶携頓首流血而號于前曰願先生舍所樂而急救吾曹也而先生乃若愀焉惻焉於是別嶺獻放猿鶴辭雲樹而翩然出也出而掃其污泥拭其塵垢紛斯淨矣乃復辭簪笏而尋芟荷去冕旒而就麋鹿故曰大直若訕與道委蛇足下今者更持其特達之姿鳳岡之美哀號於魍魎狐狸之前而冀其收若曰爾收吾與爾必且兩利嗟乎又奈何而惡衆裸蟲之不晉且辱也今幸足下聰明識道理尚無忽不佞之言味楚狂接輿之歌後井蛙禪風之見求山阿泉石之樂審美玉待價之訓語云東隅已失桑榆未晚詩曰人涉印否

思勉齋集

卷之十二書

二

印須我友願足下再思無怠

與友人論葬大父書

頃辱足下顧大父之喪又辱教祿以不知禮遂感激欲死然詩不言乎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况禮之在祖孫之際者弟亦安得不辨然非弟急急乎欲自疏其知禮也顧不知足下以何禮責弟也我大父潔身脩思砥行一生曾不得幽石之銘以圖不朽則足下以祿爲不知禮我大父論行結交友朋故舊崇崇與邑中曾不得受其一顧以爲大父寵光而遽奉之地下則足下以祿爲不知禮我大父積仁茂德若子若孫振繩繩曾不得厚葬

以安先人之魄則足下以祿爲不知禮然而不然也夫葬而銘之銘古也然必也死者季札銘者又孔子死者孔子銘者又公西華則信乎其能不朽足下獨不觀今日世俗乎藉令乞丐兒而驟有千金也則其人葬之日卽有墓誌銘又令淫樂大逆專犯忌諱之徒而或者其家饒足又或其子孫尚文則其人葬之日卽有墓誌銘又令長厚篤行之君子旣沒其子孫庸駕不曉大義誤謂青雲之士可托以不朽則遂顛號佞倖而爲墓誌銘然則我大父之所恃以不朽者當自有在而墓銘之有無殆不足爲大父重輕也古者杜季良葬父而致客四郡陳元方葬其父太丘而送葬者盡天下名賢當時後世共傳以爲美若此者古昔民風樸茂尊賢尚德四方豪傑不招而至豈杜季良陳元方二子區區之力遍計天下而致之哉近有京師來者言江陵歸喪之日公卿無不編素而鄒吏科以言事得罪卽同年三百餘人不取一人祖道世道人心業已至此而弔客之多寡與大父又何重輕也就令弟一日得志遍江以南諸賢盡爲大父執紼而出然以此增輝生者可耳與死者竟何益祿與足下共宗孟子孟子卽曰謂厚葬其母亦曰棺槨衣衾之美止耳記曰死三日而殮比附於身者必誠必

思勉齋集

卷之十二書

三

信勿之有恟焉耳矣殮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  
信勿之有恟焉耳矣今大父五寸之棺以三和土爲瘡  
足矣卽衣衾弟所不知然我父忍薄其親者耶則我父  
殮於未葬之前允禱葬于既殮之後皆可無悔於記合  
而於孟子之校等也又安得謂弟薄其大父哉若弟之  
自歎爲不知禮者則自有在禮哀不致毀弟葬大父之  
日毀而幾絕禮不當爲孺子哭爲難繼也弟爲孺子哭  
號而幾絕禮葬而返也入門弗見也入堂弗見也入室  
又弗見也亡矣喪矣終不可見矣故寢苦枕塊哀親之  
在上也弟當夕不能寢苦枕塊禮立身修德以顯所生  
思危齋集 卷之一二書 三

與友人論考試書

有客過舍盛言足下所以愛不佞狀不佞自惟賦性迂  
拙莫適知已今幸遇矣而不一吐露情慄孤負同心此  
不佞所爲大懼也乃敢貽書左右侍者願垂聽焉僕少  
且愚賤邑中士辱以文交不佞者類掩其瑕而揚之而  
不佞意若曰無實之聲君子弗處也今歲崑山之役果

以不才落莫則邑中士辱以文交不佞者又掩其瑜而  
抑之而不佞意若曰乃知造化愛我矣造化之陶鑄人  
物不差銖兩冶人不有一鑄而成者乎此其器可知矣  
若太阿之劍廟宇之洪鐘則必經累年之火而就虞人  
之養鷹潔其羽毛時其餉食其奉之也惟恐不及胡爲  
者若曰其技在獲雀而止奈何而失其歡心項羽氏得  
異馬而鞭之三月故曰憂患者生安樂者亡此其效可  
觀矣且僕之意非直鄙薄小試而不肯妄投語曰誰爲  
爲之孰令聽之蓋重知已也蔡丞相出楊中立巖壑之  
中而登之九列惟然相得此豈非人之所稱奇遇耶而

思危齋集 卷之一二書 四

楊中立用是不得爲醇儒語曰君擇臣臣亦擇君言士  
托身之當慎也前友人有以書來頌不佞寬者不佞復  
之東曰不佞偃蹇久矣人弗識也識僕者必非常人可  
也僕固惟恐當事者之識之也今固弗識也而僕且幸  
其弗識也冬之春而夜之日固可待者也且僕少也天  
欲增益之者也大任之將降固然也時友人撫掌曰狂  
奴狂奴而不佞實非狂也不佞持此說久矣而不敢以  
告人夫邑人士非得志於有司之豪少年卽嘆老嗟貧  
者耳豪少年意氣軒舉方揚揚自得而告之以我說則  
必髮豎齒裂嘆老嗟貧之徒聞無幾異語卽相顧吐舌

而况斯言也哉則邑士之中而可以此言進以一泄其  
魁壘奇崛之氣者舍足下其誰足下方今豪傑也不佞  
獨惡豪傑兩相持而兩不相下者也故敢筆區區之懷  
獻之左右以示降服也而且以求正於足下

與友人論邑中諸友書

來教所論諸友足下欲遂爲月旦評乎然與私心悖謬  
者十之三故不能無復其有僕不甚相習者僕亦不暇  
論辯惟是三四布衣窮交僕已鑿其五內而見之自當  
爲確論也張君實孝友之行刻苦懇惻而抑遇壅蔽不  
著其聲其交遊畧盡邑中富貴而試問其家有無儲三

思勉齋集

卷之十二書

五

日霖而過夕者乎伯夷採薇而陳無已却衣張君實優  
爲之唐叔達出利名之外放浪任誕遊富貴而不忸怩  
交貧賤而不嘔噓僕嘗私恨之以爲夫夫也狎侮一世  
而書中深以爲誦足下不知五胡處士有不拜西秦天  
子而如禮見夏王勃勃者乎程孟陽開風而起踵武後  
塵江湖廊廟自是丈夫兩塗如必橫金帶結紫綬然後  
可則巢由受禪而嚴子陵不披羊裘而釣矣潘汝躍雅  
澹絕俗未流砥柱足下欲望其迎合脂韋乎謬矣劉价  
伯性高潔而酷志古人悠悠世俗罕見其比得在程門  
則游定夫謝上蔡之亞懷玉不售人任其咎不當以是

苛論之嚴伯阜理學之邃吾黨讓之而議論多稱道學  
使得成陳獻章胡與弼之倚其生色海上可勝道哉而

足下以爲怪譁何容易也吳道生居家孝友可方張君  
實而厚於朋友表裏洞然僕以爲篤行之君子書中甚  
少其文彩夫文勝而史又何貴歟嚴聚甫袖於謀生遂  
至落魄然泥蟠而天飛丈夫反掌間耳伍子胥乞食而  
李布爲奴卽賢者奈之何哉足下深詆之豈亦太史公  
羞貧賤之意乎此八人之外則足下之論皆當然所評  
邑中富貴之人氣稍激而論亦未平弟於其中亦有習  
知之者但高言之足下無乃謂我諛也哉卑言之又恐

思勉齋集

卷之十二書

六

玉石無辨也是以不敢置喙昔者子貢方人而孟子亦  
曰尚友四海英髦千古豪傑皆吾儒平居所當劑量而  
熟嘗之矧此區區彈丸之地而不盡知其人亦足羞也  
然古人不云乎士固有日相處而不知其心有異世而  
相爲感者此言知人難也僕試揣足下來教之意大都  
狎富貴羞貧賤復泥形跡以此而欲知士品拙矣足下  
謂富貴可狎也則公西華不乘肥馬董仲舒不對大廷  
足下謂貧賤可羞也則子貢不友原憲牛衣不慚王章  
足下謂形跡當泥也則蔡邕不與董卓同朝而武侯絃綰  
不與武三思同族知人難哉自古嘆之惟願足下虛心



澄念以鏡人品則知不佞之言非贅辭矣

與金子魚

昨見孟陽乃知兄施德于不報而為善於幽頷念身非木石感愧并中五內沸熱若復鬱而不鳴恐遂成積滯之疾樞衣調謝又以氣塞口噤為懼輒敢做古作書少布頌私焉曰北山愚公之里有異物焉其物建挺撞之不能成聲調采施之不能成色烈日暴之不能為溫澍雨滋之不能為潤然巨靈咆哮亦弗勞禹疆輓負亦弗移國中以為是欺魄頑塊也久之過而弗暇愚公大怒曰豈有吾里而出欺魄頑塊者乎遂至其旁撫而哭之

愚拙書集

卷之十二書

二二

錦而蒙之號曰嗟夫吾聞在昔后夔擊拊一石鳥獸率舞若殆其是乎而今乃辱于羣替也悲哉因謀獻書闕下若曰明廷而計備雲門咸池之奏者非得此里中物不可於是其里中人粲然大笑不以笑異物而笑愚公何者為其昵於里而暗於物也僕又聞孔文舉之交彌衡不終何則始文舉私奇衡也謂為顏子不死殆後試薦之魏武魏武以為不才放之劉表劉表又以為不才放之黃祖黃祖試之鸚鵡賦大怒以為兒啞蟲鳴卒幽而殺之孔文舉喟然嘆曰吾以才取人失之正平蓋至是而孔融亦以衡為不才也故曰古虎成于三人曾母

走于再至此言望者未已施者已倦也今僕非有正平之才也而垢耻戮辱又甚于北山之異物兄卒後孔文

舉之聽而自附愚公之義此僕所以感泣而不能解者也國語云無過凶人之門解者曰凶人不祥之人也惡其不祥故弗過也至讀洪範又曰無虐憚獨而畏高明解者曰憚獨凶人也君子抑強而扶弱故高明弗畏而凶人弗棄也是二說者將安所取衷哉足下欲採古以鑄今御天而裁物又將肉白骨而起死人然則洪範之義為正歟僕又聞之語云以水濟水不過成川以水濟涸枯谷為淵此言施期于當恩感由于合志也是故罕

愚拙書集

卷之十二書

二二

虎死子產撫尸而不哭或問之曰非夫子實薦我我實庇夫子以得沒于鄭也故子產舊為亞卿則罕虎雖舉以為鄭而子產弗德管夷吾以三戰三北謀事多窮之故感鮑叔之知己則雖以死報之猶以為薄也此感恩施德者之大較也今僕至愚極陋何敢自謂管子足下獨推鮑叔之分急國士之知雪覆盆之冤回幽谷之照靡欲而好無為而為是驅人于荆軻聶政之歸而侯生朱亥之所以接踵者也嗟夫同調相憐愛莫能助自古而然即足下南宮之敗豈無故焉大抵否泰俱值則拔茅彙征各於其黨足下且蹇于前茅僕又何望于後勁

那感于君子之高誼不能自同於木石故輒著其鬼瑣之辭以自托于木桃之義云爾童心未盡有意異常兄即靜攝焉知不發一大噱耶

與姚孟常太史

吾兄潛伏已久士林闇無氣色往歲旋南宮對大廷有兄一人兩榜增光旋以館選得儲殿閣識者莫不伸着如已得之此不獨兄之才名氣魄能服天下亦以愷悌好士與賢者同憂樂之誠誠信于士君子也君子在上則爲善者有恃弟以此自喜欲作一書爲賀且以自託乃吾兄于青雲之上玉堂之中讀課公餘遍以手札存諸布衣兄弟而不佞弟乃得先捧鼎札讀矣札中推譽過當非弟敢當至引弇州公春風拂面寒雪刺骨諸語若不勝歔歔感慨于弟者弟自分老而窮矣自甘糜鹿踰躪山林已矣捧讀至此不覺顧影自照亦吞聲不能竟也然弟淪落所挫不獨以相忌者冷眼毒腸必不援手亦爲當事者麴心眯目漫無識別耳但今國事倉皇如兄輩鬚眉男子詎少隱念烈懷而弟以老儒寒士偷得自便則冷眼眯目之諸公於國則爲不祥而於弟實祥矣弟又于誰乎尤也會豫瞻計偕北上因前手翰相念聊此爲復

息勉齋集

卷之一二書

九

與錢受之編修二首

弟自分世緣淺薄便當以老腐儒閉戶終矣天下事自有大力者負之此弟近年本懷也前時得兄及第報不覺有勳舉酒自賀曰是我往年輒吐知己之言于崑山西寺中一宿而不我外之友也是我往年嘗贈書於其落第後輒以養成鼎鉉之業相期而驟然一笑之友也且質且弟竟醉矣而又自罰也曰新貴人安所與老腐儒事而作此沾沾態則又黯然傷矣後益復窮愁膠固不忍施可憎之面目於人即兄奔今先君子之喪至自燕僅能附一名於諸通家之末而已追思南京句曲中相見契濶至今至于茂齊物故尚欠一赴哭意見弟爲怪焉否則置之度外不復齒錄焉矣乃弟近遺見變過雁兄憂遠貽手札諭以西河之非以寬譬之且徵其悲秋之咏以寵驕之慙慙高誼緬然感交道之不辱會少便鴻未得申報項在崑山旅見新任翁學師於公寓學師一見即稱兄以賤名再三相托是何君子之情于故人一至此哉即日兄開東閣其視昔人不違故人之語其厚薄當何如而弟爾時以衰老腐儒更自婆娑發舒以仰托于青雲之士弟有望矣其爲慶幸一日千古因兩若兄之便草草附此

息勉齋集

卷之一二書

三

其二

往歲得乞吾兄一言之印許以引世畧而不肖自信得  
 為人子今歲秋中備聞吾兄面與孫學臺陳論考校事  
 宜而弟得復還為諸生吾兄於弟則洵有大造哉然弟  
 拜兄一言之引世畧不翅拱壁駟馬且不翅起枯而肉  
 骨而至為故人觸忌申說復其故物于既禿之餘弟謂  
 兄斯舉也更似山巨源之于嵇叔夜何也青青子衿弟  
 何止七不堪而於世不能數數然則亦有所不可也然  
 天既削吾以儒墨而鯨吾以仁義矣叔夜躍冶故不祥  
 弟豈敢效之乎則有嚙嚙低頭就之以拜兄等之明賜  
 矣還籍後偶成一律既志感復詠懷錄一紙以為兄一  
 笑時事奔黃國步多艱想在持世大君子度內耳草莽  
 老迂不復及世務會豫瞻計偕北上敬此附聞

復唐叔達二首

弟某頓首頓首於四月初一日得吾兄手書書中情詞  
 真懇瞻顧有加中間更及時事廣其所聞弟自惟從兄  
 遊久啓告弘多以底強立今去兄雖遠聯教日長而能  
 不為事物所勝鄙吝亦不作於心闕議論好勝偏嗜宋  
 儒卽兄終不能得之於弟兄記往日清言之會眾口一  
 譚牢不可破而弟時起孤壘以受四面之攻圍者乎兄

皇覽齋集

卷之二 書

三

以弟好奇無饜輒用得晒而弟不為俊來書謂相從之

樂思之神王謂此時耶兄既北征諸子各散孟陽喪兒  
 子柔喪女君實价甫亦並離波古者諸侯放縱復思桓  
 文葵丘河陽不有主盟誰屬部署先生長者於斯為貴  
 來書復索弟一題七義之作弟辛卯歲冬實以内外交  
 困計不自聊意無所託而發之是義苟以自廣不敢示  
 人誠恐人謂小兒饒舌無所取裁辱兄固請以置裝中  
 而頃者賤名婁江籍甚或詰其故咸謂辰玉延譽傾其  
 邦人弟私自慚孺子何知乃以辱名賢之盼睽又以枯  
 稿沉溺為日已久至發其聲響者獨得當世大賢為之  
 皇覽齋集 卷之二 書 三  
 吹噓則復私自喜而頃兄又以相公聞而未見手札兩  
 及嗟乎才非長卿乃逢楊監感愧交并至于流涕實不  
 忍辜負兄義輒更錄呈然以是潤相公之觀則甚不可  
 弟草茅豈儒無所知識操斧班門古猶為笑况相公道  
 德文章百代師表下里何語乃瀆其聽卽相度無涯無  
 所不可而晚學小生何不自量一不可也聞之道路儲  
 議邊計迄無定策相公殫忠竭慮天日鑒之而九重未  
 俞外廷不知端居深念未究終始兄固謀王體斷國是  
 之才不以此時效召平陸賈之謀而亟亟欲聞其所私  
 文章之士二不可也且弟所作之題一曰有命一曰在

天而相公方今當造命之任回天之時安所取此兩言而陳之哉三不可也故弟不願兄以涸相公觀也辰玉先生好士樂善名聞天下而以弟不肖輒不自意亦收齒頰知己之感中心慕之乞吾兄轉為致謝以見鄙私三日前見令姪孟先云舉宅平安初二日書此并拙作七篇附中翰李先生使者送覽餘不一

其二

別時匆匆弟意兄有西湖之癖一嘗所慕即便旋軫耳不意頓作如此分別睽違半年也得讀十四日手書荷愛至厚及備勞語便潸然矣兄謂弟作文必欲求至于

息齋集 卷之十一 書

三

古之求弟非敢如此也舉世好竿弟亦何能獨自操瑟且與俗浮沉通其狂惑而不謂芳澤雖妍美者自美一為艾封一為明妃命也如何不可強已兄愛弟深至遺書誦讀且曰往年為佳今歲為拙但恐改瑟為竿而齊王忽又好瑟北轍而楚取道更遠耳古人計無所之總歸之命弟惟是不敢暇選以貽二三兄弟羞至于窮通貴賤且聽之陶鑄我者兄托身幕府放志西湖庶幾杜甫之在蜀但年非天賈人非嚴武則其世之治亂人之疎密又自有可言者古者以進為憂以處為樂今人浸失古意願倒言之弟每自省知其無視鮀之侏子朝之

美也長沮桀溺弟與兄共之兄亦許之乎

與侯起東給諫二首

去秋於南京邸中匆遽寄一札北來計得徹覽嗣後弟於吾兄平安信中論起居又於邸報中屢誦大疏見其廓清黨議酌處遼事其剴切當主心其侃直協輿論可謂近日真諫議矣嚮使神祖晚年即有如兄之識議以奉國是何至內紛外訌致成今日之勢哉今日神京千里之外已成敵國而我戰守遷三議迄無主持之人節草茅之士具知其危矣又况朝堂之上有官守言責者乎兄今忠義憂勞想見百倍常日勿論時危勢亟無

息齋集

卷之十一 書

三

緣得一閒卸即可閒卸而計兄必出宵愚必不作葦鱸想矣但豫瞻方侍兄于北以平日之仁孝推之當此恹恹必不肯舍兄而南聊代兄晨昏之慕也然豫瞻自銜至情兄自當勉決大計勿聽其留連速遣之南下以少慰老伯母倚閭之思斯為兩得耳以兄高明知於此必有長筭而弟猶不能已于言者勉勸以斷也幸兄採擇毋忽

其二

接手教知吾兄苦瘡瘍其得無毒氣必發始盡今乃漸次平復也承兄念弟而教之曰善為體驗善自主持諒

兄於謝攝自精矣第一疾幾劇今已什去其六幾將以  
入口累故人今似可不至此言之爲慘承教以還廩事  
及諸書草稿豈天于三十年前定我兩人之交而又一  
升一沉分塗置之者政爲今日耶吾兄既懇懇爲痛痒  
關切之語而諸丈亦藉藉爲同聲之和弟于平日凡百  
遜謝而茲獨不敢與聞亦不能相阻者蓋亦有說弟積  
文砥行自少迄今老矣以弟今日自惟所學所識以言  
以行卽使再續文中子之經更定朱晦翁之註亦知不  
爲過任而乃一旦以文理不通削其士籍此卽弟氣運  
之劣反以貽累宗主然自來視天夢夢之說到此極矣

思勉齋集

卷之十二書

三

所以公書之舉弟初不知俱出吾兄與諸丈爲文運爲  
公道爲交遊之至心自有此舉可以不至抹殺吳下讀  
書種子可以稍見吳中賢士大夫行徑其中又有不可  
知者可以使主者改過不吝無負簡書則此一役議論  
一番事體自於此中賢者爲不可少而於弟則且老而  
待木矣又何知焉有聽之而已

與李茂才進士

別吾兄後二三千時晤言俱念兄遠征爲勞顧以爲泥  
蟠天飛出處之路於斯奇矣則二三子又未常不憮然  
自念也得兄南宮之報所以增弟輩之光寵者甚厚然

樞府布衣昔人所慨而青雲故人乃肯于東塗西抹之  
餘更間關萬里之外作書記存有加慰藉論交得此不  
辱古道弟嘗妄謂功名將相時來爲之但欲進無珪組  
之累退有賢友之樂則不可強此中庸所以戒變塞而  
李克又稱居視其所親也今人徵侍一第附羶者蟻集  
畏拊者鴻冥耳不聞田畫之言而座嘗滿翟公之客此  
卽窺科應仕亦竟何益今之王公大人率不得聞此言  
矣何者貴者言之疑于弔詭賤者及此又涉借資故弗  
言也弗言弗聞獨吾兄淵心朗識明于古今得失之林  
而弟不敢自處元行冲之後以辱兄交道故敢以言進

思勉齋集

卷之十二書

三六

以兄之德之學當謀謨廟堂之上當事者必能處兄當  
不以簿書相煩然先正劉東山辭館職而就下吏忠義  
之士至今爲美弟願兄立身揚名當作劉東山政不必  
作狀元宰相也且聞尊公先生自兄捷報之後厚自勉  
以益大其福德而茂初令兄及令弟又各淬礪必期後  
先起家不欲令萬石君家獨擅其稱然則兄之今日蓋  
順風而呼矣名世之業自今日始兄其勗哉道行价伯  
諸故人無恙幸不爲念

與須君美

弟每見足下之駿發則未常不自慙其懦也乃足下又

若有意于弟者屢進而辱教之弟亦自負也幸得與里中賢豪遊則亦踰蹕而行彈冠而高議以期二三子不辱也既嗒然兀坐則百慮內生羣塵集耳誠恐一旦失圖則進退維谷文士多厄古今所痛寧可復踵齊門之瑟再獻楚王之璧也故願與足下商之文以會心時何必從時苟以射策而已則過求者計大謬矣足下與茂初兄弟同事必有定計于先者弟亦道中人也詎可必之耶有便乞罄所業以示并祈轉致茂初兄弟也

與沈秀才

以弟所聞江東有兄弟輒不揆私便嚮往而頂者把

息免齋集

卷之二 書

三七

臂果遂所圖延津合劍果不虛耶弟風狂故態太山可擲而私心誦法服膺宋儒赤子真心幸尚未斷今之學士如鼠如狗穿踰之類攘臂爲之而其心操戈乃在往哲惡其害已遂去其籍豈徒去之又從爲之辭如此之人天地不載弟旣得侍于兄誠願同志共分此憂故遂披猖及此而若乃聚黨講學寢食太極之圖臥起西銘之下不務得意專事集言聚訟終年竟成齋餅此又賤儒之事而弟之所深嗤也兄制義明秀軒豁取青紫無疑然稍嫌其秀而近嬌軒而似浮則似兄平日之取道未得其徑弟願兄取五經諸史時置案頭不期淹貫亦

宜涉畧則膏遂光輝行文之際便自覺別矣抑豈止助于舉業更亦有資于事功兄他年入仕思鄙言不謬也然弟愛兄之深不自知縷縷至此如兄之志處願鄉愿山思具臣者則弟言爲不知所云矣

與翁紫璇進士二首

某嘗聞之韓愈三試無成陸宣公拔之謂爲得士蘇軾名在歐陽公貢舉之第二則上書自比于仲尼之徒不與易周公之富貴然則君子於文章之知已豈偶然哉倘陸歐二公在事不得士如韓蘇者而薦之固負天下士卽韓愈蘇軾不得大人先生如二公者爲其舉主而

息免齋集

卷之二 書

三八

蓋收于好竿之門狠錄于昧日之長縱緣以藉金閨上玉堂亦弗足貴也已某童而入庠迄壯而無成其貧不啻蹈韓愈窮餓之水火而坎壈困躓命與仇謀殆甚於蘇軾之詩獄然而其志弗爲沮也讀書行道不敢自後於人亦不敢望知于人自壬午以來屢爲主者所擯窘然某不之尤也曰是固當耳側聞先生受命師率敵庠而某喜何則先生天下士也徒以直道信心不能俯仰乃至遭回仕路淹爲郡博此亦於道近者於俗遠之效也而今且儼然振鐸中吳君子有與爲善學者有與爲模將無有彌中彪外奇偉卓犖之士先多士而稱入室

者乎故其喜也乃羣校弟子而拔異等而某不自意獲  
廁第二仍聞獎借有加過爲延譽某也捫心且愧且喜  
夫馬在廐而伯樂弗睨木在山而匠石弗顧者此駑駘  
朽散之醜而天下之所棄也某之淹辱於青衿有日矣  
其過而睨遇而顧者且不敢望於衆人而茲且有伯樂  
匠石以當其前而卒顧之睨之而刷抹之而青黃之然  
後信大賢之果不見棄而其人之果不爲駑駘朽散也  
是豈不足沛然而樂也哉退又思之夫孔子於顏淵子  
路其師弟相知契樂愛慕豈直家人骨肉之誼已哉然  
又曰盍各言爾志者所以盡彼此之懷極異同之致而

思勉齋集

卷之二 書

三元

合於心神之喻也今其徒以一日之文偶當於師慈而  
不附於孔門言志之義以竭鄙衷于左右則終無以自  
托於大賢之相知而爲韓愈蘇軾所笑故敢薰沐再拜  
敬陳其愚惟先生裁激而教之

其二

翼春初晉謁不覺披拂于春風中遂至霑醉想先生能  
恕其狂率也邇日逢太府季考某以目眚不能赴願亦  
謂年往矣不復能與諸少年爭日月省試利鈍直養勝  
待明秋冀取平津侯印耳想先生亦復憐而然之也茲  
有敝門生王瑞國以大賢在邇不勝樞衣門下之願敬

託某言爲介紹冀得一瞻師範此生爲麟州先生之孫  
孝廉開仲之子幼稱神童年未十五出試州大夫陳公  
欲冠之爲其幼姑置第二今太府爲拔第一讚嘆奇絕  
州大夫趙公邇日季考通庠亦列第二乃其年纔十六  
耳倘先生許進而教之不敢謂龍門之下此足方通家  
童子孔融至若李賀爲韓退之先生賦高軒過意此生  
亦能見一斑也特此引致

與丁長孺中翰二首

曩者有遠方童子直入某之室發其書幣則丁先生及  
譚公亮之既教也展讀書詞反覆數四驚喜欲狂則亟  
奔入告母氏以故且跪請曰男燕石耳而辱當世大賢  
之知男懼其發襲而笑也且陽爲疾而自匿也可乎老  
母念久之曰咄小子行矣小子無知而忽焉動大賢之  
盼是天以小子潤先生大人而不棄徐氏也丁先生天  
下士也而條有辱于小子非得之于則夢也卜與夢亦  
天也天而作合爾卽燕石必得矜焉且爾不讀綿蠻之  
詩乎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在此行矣小子往  
哉某得是命也乃買舟隨童子而西又念相見不可以  
無費而某也貧無所得玉帛珍羞則手錄近作舉業四  
首曰此吾本業也不可忘也又錄雜著五篇曰舟中造

思勉齋集

卷之二 書

三元

次錄不能多然而某之志亦見一斑矣庶幾先生哀憐而賜之教乎復念吾母之教至言也不可以不識也丁先生之知真千載之遺也某不可以居荆犇之後也於是遂次第其言而錄之以獻長孺丁先生以方蘇軾之上歐陽永叔書焉

其二

去年見先生于常熟蒙先生特達之知國士之遇周翰兄許飲別後猶憶先生夜半明燭僂僕而入小舟起不肖于解睡中而勉之千秋之業即蔡中郎倒屣王粲未足方斯某也不佞望不及此感愧之懷至今耿耿今春

思勉齋集

卷之十二 書

三

見邸報知先生有中翰之拜詢北來者知先生有留中之疏已見周翰又知先生有閩中之命會某今歲復歸於府試周翰高誼爲勉謀桑榆之計適操舟過謝則先生之价在焉因知先生取便道朝太夫人皇華之役復得將母其樂可知吳越隔衣帶水恨寸步不能自致徒誦彼美以增歎息兼念先生泛愛容衆率川一夕懷不罷已畧陳鄙衷誠授使者企念之私固什不得一焉

與劉侯仲郡博

某聞豫章之有侯仲劉先生也久矣往不自揆以爲文章有神契合有期高會有地不須亟也迄今年事非矣

而乃得操贊稱弟子伏謂先生于博士臯比之下此何期何地也吾道非耶不獨自傷兼爲先生太息矣乃先生甫到吳庠師席未煖而首問徐生徐生云學臺推第薦屬第一此未見某時也執手惟喜兩窓細盃此乍見某時也手札文引敝帚千金此又既見某時也某曰惟不佞寂寂老矣何以得此于高賢大君子哉臭味同體敬日誓誠何啻韓吏部之于籍湜蘇學士之于黃秦某知所皈依矣年趣而往羞對筆硯舉業一路荒蕪實久今得教命容更儲思稍積篇章以爲受教地道山近業懸國門之日某卽老其何敢不拜莒邾之賦知己在望

思勉齋集

卷之十二 書

三

卽千里重趺猶當竭蹶况程在信宿其敢憚此跋涉也暑氣稍清秋風襲袂便當齋素業而前謁矣

與范長倩進士

不佞某伏在東海之隅不苟昵于世世亦棄之以爲畸人而去年冬姑鄭丁長孺先生忽爾惠書兼之珍贖發書讀之謂僕制義鄧定宇以來無有也則錯愕自失不勝慚負知己之感末乃稱僕不能知足下范長倩是真知足下者也彼且盛稱足下爲國士而以責我我爲下願因長倩之誼而托末契焉爾時不佞某大怪也夫非雲間范長倩先生乎則安所從而得么麼徐生哉徐生



幼而不喜讀時菽喜觀三代之書以暨史記韓退之李  
 獻吉文於詩亦稱李太白而非其好先時典客之年曾  
 一讀王元美序行范長倩制菽則津津乎其不忍釋也  
 曰此天籟也氣一噓而百竅鳴吾于此得天倪焉則又  
 曰昭代文章無兩獻吉事業無兩于少保而道德無兩  
 文清夫夫也聲發於心誠不可掩豈所謂天假之善鳴  
 者耶寤寐賢豪私心願之僕少也賤無緣自通憶君家  
 之先正孟博與吾家南州馮子傾蓋莫逆上下千古方  
 茲覩顏矣乃足下故世德之裔人倫之雋而青雲之士  
 也不知何自而胸中亦有嘉定徐生伯樂匪石之說古  
 書集卷之十二 詩  
 之高賢矣所以發憤吐懣者往往而是此平原相之所  
 以涕泣而張悌以之殺身者也僕自得長孺書后卽無  
 日不想念長孺何如人哉長倩又何如人哉以其不佞  
 三家之村方視爲東隣之子而當世大賢非有親故之  
 雅結納之素也徒以夢寐恍惚之間若或啓之而若武  
 信之嗚呼士死知己僕業已身許兩人矣而不能審知  
 兩人行事不可故凡所接四方之士且莫不詢范長倩  
 云其中有識長倩者爲僕具道長倩高雅密博是夫也  
 展于今而合于古遠于俗而通于道者也在羣從之中  
 則神王氣揚手舞足蹈不能已已人或怪其然而僕亦

不告之以其故邇日以應府庠試至郡中以僕落魄之  
 久不敢遽望收之於人捧讀充虞之間以深嘆息故試  
 畢之後常無好懷兼念老親展昏益不能久留圖謁長  
 者輒敢自托燕巖之詞以方古人上書之義得賜覽觀  
 以求其志則僕謹固陋終身不恨  
 復請景陽禮部  
 相士唐某來蒙先生賜手札獎進踰涯但有悚愧又蒙  
 賜教大稿所以留先正規範端後學法程者皆在于是  
 敬襲藏之用爲世珍然文章藝也某平日所爲山斗先  
 生仰止景行仰窮困且老矣而用能自立粗不負名賢  
 之知者政以先生忠孝大節又愷悌作人私淑一二便  
 覺去魯遠也是彷彿是故固不止文章一事矣捧讀前牘  
 知某在先生台照之中已非一日而不依舊及此者正  
 欲自見願依君子策勵末路不敢不成終始耳惟先生  
 更進而教之  
 與曹周翰三首  
 囊受足下書辭讀之抑何磊落善出奇也於是知周翰  
 古文辭豐次第取寡尤草按節奏之又何恢乎其遊刃  
 然其有中也是知周翰經術循循省鹿城觀止足下  
 見其僥倖仇恨如龍翔驥驥絕無人世轅下能意其爲

必高簡自喜不可一世而徒以君實之口私一故人  
曰某奇士卽又弗問弗詢曰某奇士而貽書披條自達  
風期發書朗讀侃侃古道照人顏色於是又知周翰天  
下士也然周翰奇徐生而未必遂能盡徐生卽君實之  
口恐亦復未能盡徐生丈夫一言相合便訂生平知己  
之前敢盡披露之僕少不佞剛毅木訥時時揚扞百代  
器籌指數古人版築之夫檻車之子吾黨哉吾黨哉而  
有時陪奉俗子鄙倍盈耳籛條在目卽復傲情簡默不  
出一言以此得狂名里中然其中之實無鱗甲氣之實  
能善下則吾友唐叔達龔行之劉价伯知之而其中之  
實無鱗甲氣之實能善下而才之實可黼黻則吾友張  
君實微廉其狀而時時陰以語人人以不能信僕并以  
不信君實言而微察君實之所以嗜僕者則日益甚乃  
不謂君實旣爲舊歡之嗜而足下又修循聲之好恐人  
以僕之故謂足下爲逐臭卽足下高才負士譽而或者  
乃謂不知其人視其友則兩時足下何以自解柳子厚  
蘇子瞻二君子皆曠世逸才也俱以落落無權之故至  
自號爲不祥之物輒不願人通其姓名亦不敢自通其  
姓名于人以二公少壯登朝才名冠世猶尚顧忌諱揣  
彼我如此矧僕以沉溺枯稿之人復出之以說講俗侮

息免齋集

卷之二 書

三

爲皇中所大怪而顧以臭味相合有累足下知人之明  
正如東施效顰奇醜殊甚貧者學家去之富者閉戶不  
出若真以爲醜魅倚閭逢之可惜而復有耐醜者無鹽  
受憐于齊主德曜備御于伯鸞黃女見擇于蜀相此尤  
其不可解者也聲聞相應氣同相求雲必從龍風必從  
虎有由然矣然足下書云如女廉以僕爲可與言舉義  
者願終介君實而締好焉僕已察君子寥廓之外而足  
下猶求僕於樊籠之間哉且所示寡充草足矣其文理  
嚴而筆勁稍損骨以就氣而冠兩都如援矣僕誠心嗜  
之輒留置几頭以爲師保未便附往足下議貴里中有  
陸子字懷者乎彼亦於舉業有得焉是僕之所畏也  
其二

息免齋集

卷之二 書

三六

以口語責望兄而弁以罪徐生無賴則若何矣異哉周翰之爲徐生也幾不惜其身以成其諾徐生非木石乃知士死知己政是不容不然耳來教朱司理書兄已得之而弟所恨寸步不能自致止有兩蒼頭而一奴老農一奴老兵彼安能辦此大事龔仲和固是俠骨慕兄義甚高期于到京便謁萬竹園而初二日已發舟矣弟所處之地正如啞子得夢心中了了畢竟不能告人遂至辜負大義自墮坑塹命也如何然則兄自曰朋友有信弟自曰富貴在天各成其是可也先軫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誓而免諸國此是千古英雄大恨然而弟不

忠勉齋集

卷之十二書

三七

可如何矣

其三

受讀手教二紙感極悲咽讀不可竟自分此生遂已則安所藉手以報知已弟惟自少負江湖傲骨獨以二親戀戀不仰乘桴不謂盲官人必欲促之上道一腔熱血灑灑墮地瞻烏爰止郭林宗之憫不可再聞弟受辱而歸畧以微情奠喻老親而終窆且貧室人交謫不孝有三痛心欲死矣兼以葦起東北玄象告變光怪之氣終夕閃爍天下事已大半爲盲人輩所壞而弟累世簪纓受貶不賞天隔其衷倘得一朝領事則淮蔡之功安知

其不出于龍鍾秀才之手是以強顏對人不復知耻任人呼馬吾意自龍胥靡作相誰復能料若必聖人有福無所事弟則當以兩試爲期少盡親心然後陽狂披髮逃之山澤之中而是時足下正金紫貴人沐浴之暇時揭于旄循婁水而西指雲水之深處曰此吾故人隱者徐君子之廬豈不千古生色之事而足下與逸季乃計出貲以贖僕似又愛弟之過矣足下故彼中豪傑當無所唾棄弟言而弟發狂語一破寂寥亦不敢對他人道也故人愛我其亦什襲吾言哉

與王房仲

忠勉齋集

卷之十二書

三八

忽從友人王巨卿所得兄所示不佞僕書讀竟莫任驚喜蓋兄才名門第僕無一敢望焉且不佞又欲崎歷落閉戶守株之士也其安所當于大方而顧先施獎借之若是且驚且喜莫知所裁先是僕聞人言瑯琊仲氏也才而以才自入于法會去年幸以盃酒譚笑從兄于郡邸竟日其時僕形神似邈而實愛兄高雅密博不如言者所傳悠悠蒼天誰爲此禍致使國家急不收一國士之用而更以誣讎弇州公之世乎退而三歎則僕自謂心知足下矣來教盛稱弟知兄兄未必知弟者豈謂弟有蓬之心而皮相天下士者耶若夫兄自許知弟則弟

自顧實無可知兄自謬愛耳新歲作客虞山亦時操觚以自遣興然不敢出之兄誠恐小巫氣盡若兄大方則不妨以名山之副時一教不以共參彼此之懷也來教所云豐城牛斗茂先着目語所以爲僕容嗟嘆息爲意甚厚然僕得已也乎說咄咄房仲文章大業見今無統天以方外奉兄而縱其才力之所之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所爲作屈平史遷放流宮刑之人而至今名懸日月名山石室待人之藪房仲勉之聞兄與陶子逸則習此兄與僕曠爲相知僕言多迂逸則所稔知勿以爲怪有便乞嗣音

與王蓮季二首

三五

襲侍兄兩日遂得離杏牛消茅塞漸茂大慰披雲方今哲人萎謝文統無主吾兄有代典才復負代興望海內同志爭欲得收名定價於門下前者飛輪後者竭蹶而不佞弟方守株弔影自放海隅文章無成便其沒世而兄以不遺封菲猥及下里遂使固陋之姿得薦名友之稱兄又以愛之之至每憂無成噓枯潤涸唯力是視卽無論往年秣陵聚首兄與周翰異度誼薄雲天卽邇日奔圖雅集凡一切遇弟禮意有加無已卽陳太尉下榻皇甫將軍倒屣曷以加茲弟初心望不及此孔北海亦

知人間有劉備以英雄猶泣下况不佞弟哉况不佞弟哉弟卽驚下何敢負名賢之知弟亦先世名臣裔也或者徵先人餘靈以得終寵于門下是乃所以爲報耳日以兄命歸檢詩中得文若干首不能盡致錄得九首輒上記室伏惟兄慎擇而去取之

其二

自瑯琊氏有足下而天下共謂鳳洲先生不亡僕微聞足下之所以信天下者又不獨文詞之美其人潤達多大量一日當事卽爲王文成于少保功業而無難僕自恨寒劣無由自邇而顧不知對菲之采足下何以及不佞然足下所以游揚僕者至矣而今茲之役僕之所以爲足下辱者亦至矣乃足下顧不謂僕不能也曰時有利不利耳子柔具道足下有泣血相明意自惟不肖戮辱知已足下又忘其辱而爲之謀士死知已夷門之劍不佞請爲公子劉矣僕爲老母戀戀卽未能披髮入山應世之技足下將何以教之

與徐岳生

僕愚且老矣因緣寄此得與此中賢者遊所見少年穎妙踴躍發者莫如足下乃竊窺足下待僕之意畧不鄙夷至禮遇之若先生長者僕且自慚此不宜得之于

庸常人何幸乃得之岳生哉人之相遇如是而僕但引  
愚且老之分有所懷而不盡見足下舉動之失聞足下  
流議之歸若胡越人之視肥瘠邈不相關是所謂愚而  
詐老而奸而天下負心之尤者僕是也故僕不自揣敢  
陳其狂瞽而無諱也夫見足下舉動之失者何也足下  
以顧明夫爲何如人哉若以爲愚不肖則宜辨之於早  
不當以師禮事之今既頓首側坐儼然奉之爲師矣則  
明夫卽愚不肖足下卽大智大賢不可不圖其終也足  
下試謂人倫有五何者容人揀擇要以機緣湊會適然  
而聚儻然而合是故犂牛仲弓不可謂非父子也劉禪

忠堂書集

卷之十二書

四三

孔明不可謂非君臣也孔子大聖終身不貶老聃爲適  
崗一問也荀卿著書上薄堯舜下非子思孟軻獨推所  
謂子弓並于仲尼爲其爲已師也其間可離可合獨朋  
友耳然且交絕不出惡聲義盡猶收恤其妻子以不忘  
往日握手之意故曰一言既定不可改矣且僕視明夫  
固非不可爲人師者也其氣度甚夷其學識甚博僕每  
叩之如響明夫所稱則僕所不知者甚多而顧不足于  
足下乎僕于稠集之時晤對之頃輒見足下於明夫輕  
忽狎侮之意多恭敬惻怛之情少僕以爲足下殆失此  
舉也記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匪獨僕以爲不可也乃

遂聞足下流議之歸矣昨于友人座中有言明夫橫罹  
此侮何淹遲不去者則袁在心黃經甫也有言岳生明  
達姑且規之以冀其改但法言恐不堪異言又恐不省  
者則顧安徵汪無際也以足下明賢之世又挾出人之  
資而直于一生關節行已大端煩他人退後之言歷知  
友撫心之慮僕甚憫之僕甚異之且足下改此易耳蓋  
明夫長者想其中苦矣而未遽言又欲隱忍終此歲之  
事得少資而歸以贍其家足下因其徘徊去就之間而  
忽更其弦轡加之禮貌師弟之間固當釋然耳若足下  
自此細求明夫之爲人遂結深知固賢者之事也卽不

忠堂書集

卷之十二書

四三

然幾月師生之禮易爲耳足下慎勿使其聲揚其迹露  
也且足下尚未詳讀乃祖文貞公年譜乎一日某歲從  
某師一日某歲某師卒捐若干銀葬之又曰某歲某師  
子某貧甚割田幾畝業之益文貞公亦以此爲平生關  
節大端故父子之恩君臣之義並載之以志在三之節  
也今足下若不省改萬一聲揚迹露卽令克嗣祖武鼎  
甲元輔奈此一事他日何以自著之年譜哉足下其深  
思毋忽

與張太易

弟之得幸於兄乃在句曲道中爾時風塵之士星奔川

詔雖接軫同席幾再晝夜而遷若秦越不相識問獨弟  
與兄倉卒邂逅而相視無逆遂定至交弟猶憶何曲逆  
旅積雨初霽泥淖及尺而弟半夜秣馬披星取道此時  
足下正僕夫悅瘁淹留旅中獨以念弟深至顛倒衣裳  
急來相視臨岐悵然誨言保重弟馬上自惟此張郎者  
果何人哉與徐生非有盃酒之歡慙慙之雅又非聲名  
聞望相慕悅也張郎茂苑之卑徐生練水之曲而一言  
之投傾益如故日擊道成于此信之夫張郎直以當么  
麼徐生耳若果有豪傑之士卓犖之夫得一相觀則李  
膺郭太之仙舟孫郎周喻之要結何足道哉弟乃知國

忠義齋集

卷之十二書

四三

士異人不乏于世耿耿此念懷之二年而逝者復得觀  
兄于崑山其時各以俗冗相羈不得晤言一室而執手  
道左共言往事神爲恬暢弟時試文實以高雅之甚不  
當于江西先生而江西先生又強爲解事大抹其文而  
撻之時貴友張異度爲弟鳴屈好言慰藉弟中心藏之  
不敢以忘而新又於李長蘅處得兄手教憐才至念情  
言滿楮弟愧甚感甚自惟驚下玷辱故人而復以雁故  
人之念越地緘書惠之好音喻人無狀何以爲報哉近  
瑯琊王閑仲以書相慰而弟答以邇來夢境率多泉石  
之趣吾衰之嘆慘不可言今復以告兄世途甚險功名

甚幻徐生骨相甚賤青華之事了不爲涉村膠一壺  
琶一曲便是此生事業徐生已不堪世用矣足下場之  
吾爲其易足下爲其難可也

與馬惟任

弟所謂長于三家之村者也而夙有侈心焉見漢臣鄭  
常時傳其交遊盡一時長者所推轂賢士大夫滿天下  
也讀輒不能休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君子修德不孤  
以友天下之善士不常爾耶而借乎常弟者甚少其脂  
韋潔極之黨弟旣嘔噦去之不能一朝居卽有豪傑自  
命狂簡成章者而輒好侮慢佚遊如奔車逸馬不籠馳

忠義齋集

卷之十二書

四四

驅者焉弟亦甚弗取也而邇日理學之儒稿木其形死  
灰其態一隱一顯或龍或蛇孔子曰未知焉得仁弟又  
弗敢進也而弟於是乎子子哉孤矣癸巳歲之冬長興  
丁長孺謂弟曰梁溪馬惟任其人也足下卽思取友乎  
急之勿失此人弟不自意徵黃門侯先生夢卜之知而  
來客梁溪弟私自慶曰幸也當不失惟任於斯明矣而  
吾兄之採葑菲也一似亦有東海徐生者然先之禮之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緝蠶後車方斯爲劣矣而後相與  
謀兄弟之誼訂久嬰之盟彼此情事若係若維不繩約  
而結不關鍵而牢矣弟今數日之內將去梁溪而東東

其復來與否遂不可知而弟與吾兄今歲周旋之義亦遂托之魚腹雁足有不能數數見者矣故敢寫此寸衷以達侍者以附古人各言爾志之義古詩云何況雙飛龍羽翼從此爭願言崇明德皓首以為期弟敬三疊斯語以要後日

與欽恩公

弟於五月初虞山歸而後得讀兄教并所寄示歌行樂府之作其距筆賈王道章去敝邑時已十日外矣以兄所托之客而弟曾不得效地主之敬大為相負如何如何樂府二十解妙甚幾無漢魏矣但持比太華蓮之句

忠勉齋集

卷之十二書

四三

卽不失為詩中之信史而未免為伴姬之罪人此君子所以惡不成人之美也一笑歌行太饒舌弟以為兄幾于惑溺矣然吾輩窮愁如此政不得不有所借以消遣送日但弟又不作如此解往歲三冬弟多幽憂之疾而李長蘅貽書做弟以自得之樂弟復之東曰弟所謂子擊磬于衛者而樂亦在其中矣知足下輩直是無才無德癡頑而已而何足道耶長蘅得弟言大歎服以為名通今并以相告發兄一笑聞之傳言者異度席之二兄若上倦遊而歸果然乎古人言神龍可參養而騏驎可羈縻卽何異乎犬羊今日兩兄浩然之歸是矣卽人以

為不可近何傷乎見時望為致弟想念時見子晉孟常二兄否此二兄弟各有一言致之孟常前致書于弟微一言以序其稿孟常異才弟無能為役而又不可使孟常有不文之友勉為駢蕩無端崖之語以應之兄索觀之當發一笑更得為弟攷定甚善也前見吾兄及子晉孟常教皆曰於秋涼當到敝邑秋涼卽當在八月矣幸卽于八月中訂一日令弟可歸候且得握手圖一快樂耳餘情不能一一短楫公決能亮之也

約友人作文二首

唐人相聚卽賦詩為樂彼所業者詩也今我二三子之風流不在唐諸賢後而所業經術足超乘而上之足下得無意乎不令孟郊李翱獨擅其樂也

忠勉齋集

卷之十二書

四六

其二

諸友平日莫不高譚石鼓岐陽文及驅之登壇皆作轅下駒所見唯嚴伯阜差強人意耳天下英雄獨使君與操不覺慨然

代友人贈朱巨川

僕每讀書至朱劉兩生著論絕交及韓子誌子厚墓文遂不覺氣塞口噤感慨而流涕也以斯之故張衡擬弔於青蠅尚平志迷於五岳晚世趙生行役以雀自隨倪

子丹青唯人偏棄乃知素交絕而千載同傷淫朋與而三光爲礙以今揆古知其有由也僕以通家之誼托未契于執事幼失先君遂涉人世天牖其衷得當女廉向年曾讀女廉所貽執事長言語多激昂言皆肝膈千載之上獨取陶潛交遊之中乃嗜執事豈無過情之辭實存微諷之旨爾時僕就其文彩雖嘗三復其篇亂于羣言未能過信其實迫僕家禍有萌羣小爲難先君之客化爲翟氏之賓觀察之孤幾作任昉之子而執事乃獨燕霄流涕仗義發聲利不可移威不可劫僕乃知徐孺子之非欺感陶先生之可作嗟乎嗟乎世路太行人心

思覺齋集 卷之十二 書 四十七

河海揚善之士無徒譴惡之家羣吠况復枉直異黨奸惡乖方伯夷可索其罪展賧可廉其能是以北海蹈于將之戒叔夜應孫登之訊人譽既殞于黨中清流復葬于魚腹是故金人所以三緘牂堅亦爲示戒豈不悲哉今執事執直道以遊世而不動慮于濁世之未流也僕竊心悲之矣方今雄飛一邑必須勢力之家筮使四筵定非孤高之子而執事乃今年歲漸老家計較空佳兒未見其頭角勢交日至于凋零執事即稍重聽心固不慧而目固不見乎向日唯喏于執事之側者今而唐突矣且曰其法當矣向日奔走于執事之門者今而稀少

矣且曰不見幸矣來而備嚙去而傳笑矣面而諧謔背而詈罵矣而執事方且張雌黃之口執月旦之權使酒或類於淮夫放言遠效乎夷逸正人或以執事爲避小人必以執事爲非相知者固皆習執事之固然相化者即能中執事之不測嗚呼人世風波執事不畏乎而其心踏之也則彼朱穆劉孝標韓愈張衡尚子平之數公者盡爲汨彘叙而越謨訓乎又况多言則傷神鬪氣則傷肺亦非老者所宜有也誠不勝區區之念推女廉未發之旨以附于虛蕪用之義願下執事實圖利焉

示彙兒 思覺齋集 卷之十二 書 四十八

養病讀書其理正相資以其皆主靜主恬也靜以內觀即是養病靜以玩理即是讀書恬以馭氣即是養病恬以漸進即是讀書養病而必于枯坐非養病者也讀書而至于勞心非讀書者也養病之靜其靜也翕讀書之靜其靜也專然而其靜一也養病之恬其恬也病日去而不覺讀書之恬其恬也境日妙而不知然而其恬一也

思覺齋集卷之十一 終





紡授堂集詩集八卷文集八卷二集十  
卷

〔明〕曾異撰

明崇禎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紡授堂集序

天下遂可移性易面乎曰可悲啼  
愉笑能自任乎曰不能此曷爲然  
也世所欽鬼神者燭幽變鑿奸欺  
而已則諱慝深瑕必鬼神焉悔禱  
之嘉利慶宜必鬼神焉陳乞之矣

李序

君平季主輅璞之流談機祥測善  
敗射覆微中而已則莫不握粟而  
卜暴誠以祈喜懼逡巡昏然莫必  
惟策之是睨天下夢夢固得理累  
而情羈也故曰性可移若夫曾子  
弗人之詩若文也則鑿燭逾鬼神

而中覆不啻于策筮自吾所見彼  
哉夫已噤喉陷筆昧昧不白惟曾  
子白之親知倖暱忤忤不發襲險  
鑰陰惟曾子發之長夜大昏群瞽  
共闕惟曾子決之飛走木石累億  
萬世頑默不得訴惟曾子訴之于

李序

是山言水答天咲塊噫泥升雲墜  
灰錮鐵飛枯骼起舞化人把臂蓬  
島列于戶闔王侯夷于僕隸割溝  
焚棧之雄埋輪離首之毅鹿洞馬  
帳之儒懷沙賦鵬之鬼或喟或歌  
或嘆或涕騷騷屑屑紘紘濟濟懽

者忘死恨者腐齒愁者墜天慚者  
入地吾乃披卷而入窈目而視忽  
而援枹束伍從上至天從下至地  
忽而擁雪閉扉山鳥絕飛晨煙不  
泄忽而載酒彈箏捫虱借箸撼王  
撓霸脫畧衫履忽而歸風送遠哀

李序

三

蟬落葉嗚嗚咽咽謔浪兒女忽而  
周游萬里星河瞬夕漭漭荒荒凌  
風鼓翼排天閭駮帝馭俯瞰滄田  
營營細碎爲馬爲埃爲蠅爲蟻忽  
而灌圃鋤畦辟纈服車旭散雞豚  
簿疏鹽魚瑣屑分明纖微周致忽

而選神課鬼左馬無譁班范屏息  
兒立操丕孫侍杜李忽而心踴脅  
飛養搔涎溢如失拱壁忽復得之  
如離魂復合如慈母遇亡子如燕  
太子之死而更生之也忽而心痛  
首疾神傷貌瘠如積冬不春重陰

李序

四

無日烏黑雪霏虎耽狐搯于是仲  
尼泫然狐援當斯郤模號市賈生  
太息當爾之時吾仰天笑也已復  
泣呼天泣也已復笑哭泣相續至  
再至四吾其狂惑之疾歟胡爲至  
斯極也則哀樂不能自任也故曰

性可移面可易曾于胡不遂易天  
下乎胡不懸若詩若文戶稱之使  
瘖者以吟呻者以息墨者以玉鼠  
者以磔野梟幻鸞飢狼變驥胡不  
使舍田爲阱檻金帛爲溷穢優伶  
咋舌醇醴化蘖胡不使僵王腐卿  
李序 五  
爲診爲厲國殤毅魄擊胡殄黠胡  
不使墜星復升枯蘭見榮隱鱗縱  
壑伏蟄乘雲朋友膠漆天下和平  
曾子能乎不能也曾子將不能是  
不如窮鄉附草之神一市下簾之  
蓋恐挾吉凶而更翻夫世人之趨

避也嗟乎倒心失性顛覆是非施  
不如嫫謂天蓋卑子雖搖嶽而倒  
峽奈何破笑而迴啼故曰天下遂  
不可易移也

崇禎壬午霜降之晨寧化社第李

世熊元仲撰



李序

六

曾生詩序

詩自三百篇至今作者如林物以多而不貴邇其所始而尊古潘子曰古非其詞之謂也古之人其於君親夫婦友生之間近而不濼疏而不狃近而不濼故天子燕饗臣下

本一

歸美而君相見使臣出疆征夫遠戍莫不有詩以相勸勉疏而不狃於是孤臣棄婦羈入旅客哀怨悽惻之詞出矣天下有無情之人而能詩無有哉凡詩之纖悉不遺者皆其情衷也有禮義以閑其情、不得騁發

以為詩益厚以悅人、能知詩天下無復事矣請以時徵之昔

神宗久道化外晚節務調物情而崇大體臣下批鱗射隼之章率不報希俸膏試殿爭如聚訟近之而濼者也

本二

景宗初止人滿朝尊牙其間內外水火之形起維時福唐烏程當國欲化同異討求國故脩舉廢墜一二亮節之士曰不去內姦無以用人遂急攻之攻之而不效縉紳犴狴詔諧典兵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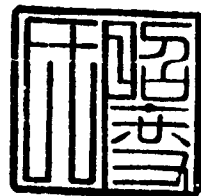
今上袂武掃除不疑、漢季乎哉  
疏之而猶者也其間憂時愛君吊  
死唁生之言可以觀詩可以觀時曾  
生一諸生可犁然古今興感於時其  
詩幽回不可多讀今遇

神聖之主生方有盛名而詩仍如是

序三

或曰詩人多感慨騷屑或曰生所與  
游必出人畸士所居山水必奇僻本  
母至孝壯年喪偶不娶慕元紫芝  
之為人詩亦似之潘子曰否、生故涼  
情人云

西吳友人潘曾絃書



序四

紡授堂詩集目錄

卷一

四言樂府雜體十九首

卷二

五言古三十九首

卷三

七言古四十五首

卷四

五言律一百一十一首

卷五

七言律一百七十四首

卷六

五言排律五首

卷七

五言絕句四十九首

卷八

七言絕句二百六十六首

七言絕句二百六十六首

紡授堂集

目錄



紡授堂集卷之一

詩部四言集

短歌

同牀不必知心共語不必知音我誰與談畫指語謬

二章

短短尺劍撫之心長與我追隨不為身防

三章

杯淺寸許引人情深我不能飲酒光照心

紡授堂集

卷之一

天啓丙寅酷暑中靈巖之麓有杖者行汲井上

擊竹而歌曰

竹寒而高井寒而深倚竹踞井熱夫凉心

二章

竹之清上貴可以杖井之寒潔貴可以汲

古怨歌

儂愛蓮子郎愛荔子

二章

郎愛荔子其口相嘗儂愛蓮子相心同房

三章

荔子其甘荔子丹兮

四章

蓮子生兮房中蓮子熟兮房空

天啓丙寅初秋病客曾與撰同友人張達可薛

汝儀施辰卿飲于靈巖酒中倚取高之峰招

日而歌曰

紡授堂集

卷之一

二

醉與客兮倚高峰天倒翻兮酒杯中杯蕩漾兮浪排

空白髮數寸兮支天風年未莫兮衰成翁日將西兮

日復東西日下兮匆匆與子期兮行從容隨汝而東

復成童

讀曲歌

奈何許祈雨燒黻猪活活為暗死

其二

昨日與歡約許我不見來雙足共隻屨只有一半鞋

其三

寄詩一百紙一紙百行啼竹馬生翅飛翩翩但無蹄

其四

入門歡裁衣手勿剪刀巧伸手歡手上倩歡修手爪

其五

歡意如燈花引人不成卧相對恨無油明明心易過

其六

提壺擲歡面壺破剝耳嘴有口但無瓶誤儂此邊耳

詩投堂集

卷之一

三

一至

其七

夢歡來上牀面冷背儂卧千手撥不轉無心一扇磨

其八

冷我傷衣薄箱笥恨無綿無茵和衣卧淚拭素衣前

其九

雙燭鐵作心難燒霜夕永一邊心難明一邊心易冷

紡授堂集卷之二 詩部五言古

閩曾異撰弗人著

客中問梅

城角數株梅幽芳若處女梅下一隻鶴孤高而清舉昔有孤山人妻梅鶴為子恠我不思家我已家於此

題龜湖寓齋門徑

六七月之間日日坐幽徑亂草破石几擁膝青沒脛栢小而陰繁其下可吟咏微風吹清陰松花挂鬚鬢

方景少子

卷之二

彈多不覺喧聊以流塵聽開戶見雙峰一塔與之並杳然送夕青紫翠遠而近矯首玉瀾生輕航載秋興墻頭重棗榴楮碧互壓映充榻與病梅無花亦老勁對此欲成詩清吟不覺瞑

感舊寄里中諸子

醉中忘老態少年氣莽莽憶昔十三四穉兒初出融讀史至荆卿掩卷發深想氣次不論年結侶三與兩耳熱呼市中市兒從抵掌人世不足俛青天不足仰

握手歌熱心憤氣激雲壤三日不推暑靴中雄劍痒冉冉十年來出門徒攘攘新知日以新故人日以往相面不相心安貴交遊廣知我者誰與嘔肝寄吾黨

靈石山中齋口占示諸衲子

入山必題詠斯亦近於俗入寺強持齋何異於酒肉我非愛作詩宵然中有觸口與手從之如山應以谷我非喜素食偶爾亦蔬粥非有酒不醉非有肉縮腹偶無肉與酒澹然亦已足知此食萬錢無以異辟穀

紡授堂集

卷之二

二

知此入城市無異此中宿佛子吾師乎是予此言不寓齋僅有黃花一本予甚愛護之而採摘者多客子殊不能禁乃芟而貯之甕中無使婢僕之手得而辱之於是而歌以唁之焉

知已在草木寓人共叢菊晨夕相晤言怡然寫幽獨移文懲掃花客子今不肅繁英受剪拜粗婢將惡僕挿帶醜女頭脂膩不可沐譬彼陶先生叩門破曉躡愛護既不能芟鉏付一束藏諸瓶甕中高株一時禿

寧使世謂予花刑一何酷古之清高士可殺不可辱

乙丑開歲

除日與開歲索句代酒肉雖云彼善此總未能免俗  
開澹聊復爾觸口句相續新歲舊人閱舊欠新年贖  
生平欠者何開歲重致祝願友天下士猶以為未足

其二

貧子謀卒歲偶然瓶有粟饑鼠瞰暴富爭食開寒屋  
春夢清且新攪斷不能續恒饑富為累一飽睡不熟

新投堂集

卷之二

三

無寐守瓶甕高眠聊縮腹擇於斯二者寧使吾睡足

冬日山居

山居不思家家居山在念去之秋涉冬自然看一變  
衰柳如燥髮冬荷掀敗扇霜橋冒始條青隱朱顏倩  
山菊當花時欲開不肖先遲遲殿霜英寒籬意高稍  
嚴氣汰豐條勁風搜梅前心知花未開繞樹日百遍  
衆木次第疎林外山漸見散步草堂前日日開生面  
燃餘寒木喬暮鳥認巢便冬月勝秋月習於山者辨

長病荒酒盃畏寒達筆硯添爐顧松于霜夕閱茗戰

丁卯送友人燕遊

才子三十餘落落困鄉舉舍此而去之扶策謁天子  
都下集名雋為予先寄語英雄安在哉天下事如此  
訪莊聞修之夜夢中得句醒而足之古云夢哭  
泣者旦而飲酒苦樂之相反如此然則夢好  
友也者其反之則旦而索居者宜也

我訪莊聞修片玉立其後未問立者誰知為高子厚

新投堂集

卷之二

四

悅君未敢言翻然不可就我居城西樓相思憶西岫  
夕爽遲我來女壻漏高秀雖未至山間山情已相投  
乃知把臂深不在相左右譬彼無上飲蕉葉不濡味  
又如解讀書非以親句讀以此日神交尚多一邂逅  
送張達可歸楚

獨居鎖竹戶衰綠閉秋圃柳病懶娟月蕉老欲駭雨  
病耳無休閒紙窓用風怒此際有行人瑟瑟江之澗  
扶病一送之滿目西風苦居者猶不堪客何以堪此

况子尚棲棲未能卽歸楚長歌立江頭子步何踟躕  
我今爲君揖子揖春不偈子今爲我笑子笑齒不齟  
嗟乎行路難直帆曲風阻五載客閩中悅君僅可數  
持此尚安之今人不古處楚客乎歸與一笠楚江浦  
而我之楚遊君作瀟湘主

清明命童子採茶李右宜澹生至山中製成之  
先春茶一筐深春茗一車莽眼窠清明筍尾未見了  
入手不受摘切舌雀閉牙二谷火釀之潔竈古石遮

新授堂集

卷之二

五

生火動草性驚雷發龍蛇熟火勾芒中善風安春芽  
沸雪醒其瞶甌香一睇奢少年勇茗戰大敵百甌加  
病飲戒在鬪馱閒亦替茶壺中琴意似肺子共陶家

容石巢觀諸神功課

釋子課朝昏斯禮定省類旣以志歸依亦可省眠聒  
乃至諸鬼祇等受法食施我聞大儒言禮樂斯焉奇  
首座衆所瞻中乃住持位悅意肄好音肅心無怠器  
亦有小沙彌合十失行次咒讚音未成隨聲雜瞋寐

肅者齋慄心玩亦等萊戲佛性父母如悅慰意無異  
我家母倚廬晨夕廢隨侍親在而達遊半爲口腹累  
譬彼世俗僧捧經走市肆舍共大悲親爲人作佛事  
佛有繞足兒遊子以爲愧

容石巢八月十六日鄒瑞麟自清溪相訪同諸

門士觀月分體兼寄曾玉立諸子

海客千里來于石焉處處爾之父母那在我爲羈旅  
百里相思車入山叩石戶無論邇與遙先者爲地主

新授堂集

卷之二

六

深桂結香光山月白能語恰好共中秋望不在十五  
客何以款客門士斯焉取山醴清不嚴齋厨肅蔬脯  
小戶觴政恭大敵酒力武病客杯杓巖壁上觀漢楚  
餒則助謹呼素斯節旗鼓浩浩落落然從衆勇可賈  
酒闌感慨生中天月正午慷慨十年前舊遊仔細譜  
嶽嶽裴其爲九年已塵土曾咥老而迂生今意近古  
屈指新舊交肝腸白可數醉裏發醒言病人作豪舞  
杯酒倒白天明月懷中吐

送病有序

昔人以文送窮肺子以詩送病病不去而肺

子之窮未有已也天啓丙寅秋日

病人蠢如虱稍能動與食坐起項領曲梳頭腰脊直

一茗三升汗一飯十回息隱几坐猶疲偃卧眠不得

有時試伸步扶杖倚牀立心癢聊開卷揭書指無力

撰著既不能又好弄紙筆心知荷扇香噀者見空碧

聞有客在門倩人代款揖見說月夕佳紙窓穴一隙

紡授堂集

卷之二

又六

漏月到牀頭又畏風入室病中思所嗜客身誰知癢

主人雖細詢告之不敢悉問華與勸方明明知無益

聊復嘗試之幾幸萬之一病乎歸去來汝於我為客

主既不汝留胡為君我即吾末如之何移文勸他適

和別山和尚見寄韵

活佛已成矣成人常謂活天外羽冥冥鈍夫方省括

傷鷹弄疾眼草間兔已脫古之英雄人自家有本末

空拳撓狼棒冷晒付熱唱佛說優唱等斬斬不可奪

白手皇釋道儒究竟浴門鉢

和董叔會韵示別山

不喜聽甜舌不能嘗苦膽孫子撫魔民嗜膚不覺憐

煌煌燒佛燈俱是陷人坎猛虎沈消一拳從他鈴在領

澗邊新柳

水淺春半未初鷗辯新羽短柳風薄醉鶯言定可數

一客澗之中山空日停午暖燈莫過樹逐條蹴新樓

深春綠陰成鶯酣濃樹嫵柳音賤如媚滑鷓成老姥

卷之二

卷之二

所以賞及今閨人未學舞

唁殤詩為門士丘小羽次君作也

南風吹腐草依人暫熠燿囊之帷帳間那能得常照

去歲見兒郎霍霍鷲如鷄亦知畏師嚴揖我罷叫跳

伊昔馴懷中今同野草燒幼小省罪愆非以閻羅召

喜不累修文詩書未鑿竅譬彼太倉米後來得先糶

餌鮓驚脫鈎漁者號其釣彼固依然逝失魚乃足甲

無乃巨人哭而為小鬼笑

崇禎庚午九月十九日爲陳母八十佳辰其長

君子合命某執筆而頌之

崇禎三年秋九日風色美陳子呼我來爛醉黃花裏  
語我十日後介眉酒方醜吾母若母同我觴子志喜  
曾子聞斯言感心懷有泚小人有老母萱盧借湫市  
鰥子母下厨小竈缺爨婢幼女十三四未能辨旨否  
六十擬稱觴母也徒勞只是以花甲週今春廢斯禮  
陳子與我同稍能具滌瀝多我屋一椽有婦堪酌醴

翁松堂集

卷之二

二一

觴客老瓦盆伏雌當執豕松石圖一箋爲壽言一紙  
登堂稱觴者二三窮知已賤貧壽其親聊復如是耳  
富貴不可期君有其具矣豈有我輩人長貧賤而已  
我聞大春秋八千一歲比八十謂之耄大年曰童子  
無嗟爲壽遲爲壽自今始俟子九鼎養記年方屈指  
送蔡子威董德受北上公車

精梁得疾羅巨魚得先釣天子走伯樂龍友視日蹕  
吾社精銳集高秋鷺雙鶴子感於我長董生於我少

長者學既醇火者手英妙而我伯仲間白鐵未出鞘  
好奇乖正聲墨守失高調以此跋躡行文章遠衆好  
感子今疾驅乘勝揮大燾桓桓天下英崩角雷發號  
壇坵稜莠驕英雄事酒掃大宗蕭中原一時祧奧竈  
庶幾後來者在茲跋前導予也執筆從踐子迹所躡  
小騶踵怒鵬三年息亦到

客石巢丘環生納新姬戲爲花燭詩已逸其藁

李元仲口誦歸我存之

翁松堂集

卷之二

人

四月晴陰半露罷朱明首梅子絕深黃滑鵬流暗柳  
紅燭綠陰交玉色碧如藕入室琴聲添幼桐鳴花牖  
三日悞下厨子任非井臼共此一牀書以君爲小友  
君看玉笋尖小大共一手小者偏得閒挈携乃在拇  
以此置新姬不宜事箕帚長夏厭添香茗爐文僕守  
有時擎香旣勸讀漱頰口不識有諸乎我問君曰否  
何以由中人日來不見久

癸酉春送周子立北上時予有南州之行

杏雨香春江柳花上行李立馬兩書生感時涕江淚  
握手話中原茫茫不可視今 上古武丁鼎鑄缺鑿  
耳大川擢腐楫勁弦控撓矢翰林養相望棊枰酒杯  
底何不習吏事而但討文史言官無大諫徒取 聖  
聰鄙是以越職言或從小臣起太學古成均諸生與  
胄齒今爲鬻爵肆群蟻奔羊市 高皇重積分中典  
復古始司成冢宰爭 王言置若屣周以選舉積分嗟古舉  
賢良選擇勵廉恥晁賈公孫文猶云累科舉胡乃各

新校堂集

卷之二

九

世才時義斯焉取孔孟雖皇自亦當事訓詁而况帖  
括中安得伊與呂安石乳天下種毒今未已記誦欺  
王司田宅遺孫子大車誇問巷竿牘害鄉里養士三  
百年功效如是止齊寇比 帝京寒齒附唇比因獸  
思決藩恐其渡遼水西賊秦抵燕較齊稍緩爾亦畏  
比走胡二寇互表裏卽我閩海中大鯨相銜尾百城  
一叅戎騎角將何以墨牧嚼人骨大吏倒賢否清惠  
被彈文交章薦狼豕犯怒長官邪乃云肅綱紀雖不

非大夫亦當計桑梓子昔感 神京 帝棟礎則地  
萬虜城下薄無人應拊髀 天子自登俾朋分撓國  
是寄書太息言天下事如此以致 聖王疑有臣不  
敢恃大鎮工戶曹中官坐協理 王旣疑益深臣乃  
化繞指間有誇誇然千人而一士此行又三歲抱膝  
熟摩揣努力經世務 明明天子使若乃逢年事其  
道在故帑黃口拾進賢沾沾亦自喜得之不必才况  
子已才美何事立春江喃喃話知已

新校堂集

卷之二

一

劍浦驛題壁

天地哲匠祖大冶精鐵聚鍛者爲矛鋌方者爲戚斧  
短短一尺刀屠市亦可鼓乃至寸半錐囊處不甘腐  
而况水土精與人共心腑當其磨鍊時意匠經營苦  
豈欲使之閒當與英雄處我聞虎騰上不用則如鼠  
胡乃沉深淵何異埋於土神物知求雖豈不能求主  
或已化爲人桓桓輔 聖武東西南北間斬鯨蕩胡  
虜或爲文士筆勞荒劃今古燕之名山中猶勝淪江



澣不則躍于淵上天作霖雨龍精見文明 王者之  
蔽黼安有古英靈寄托但一所笑彼刻舟人皇皇視  
南浦

道過武夷山下馬上自嘲有武夷君在我鄉里

四十年來一箇交之句未成詩而復口占以

解之焉

頑山如鄙人在頰閣塵睡藍輿一千里到眼方有異  
堂堂大王峯直方起跛倚正襟望必式下車易以騎

續世堂集

卷之二

二

稍近嚴氣加攀躋夙念置玉女峯遮半莊莊意相待  
隱約似欲前欽容却立避以知山體正自然遠嫵媚  
乃至窈窕姿亦能矚瞻視我聞勝遊具高屐與詩思  
名妓好友兼登踏乃云備而我未携一徒以雙眼至  
造次入其中何異失交臂譬獲古異書讀者良不易  
與其艸艸觀寧可藏篋筒况在鄉里中一葦後可跋  
是以重斯遊先之數言贊

題畫者陳某卷 有序

崇禎六年秋杪病中過友人林叅夫因游印

林寺有客科頭瘠瘁然神氣殆不猶人詢之

知爲陳君某曾有丘壑固可摸索而得也某

出行卷索題走筆成此詩予嘗謂左丘明司

馬遷班固此千古畫家神手山水人物草木

鳥獸無不妙者范曄多買胭脂濃描靚抹此

官廟畫人物手也子書中惟韓非子神于畫

鬼莊周如蒲永昇善畫水兼能繪風他如韓

續世堂集

卷之二

二

退之書張中丞傳柳子段大尉逸事亦英英

寫生筆子厚諸游記絕妙山水吾欲展而大

之陳壽三國志歐陽公五代史花卉翎毛耳

晉書尚有一二筆他史無足入譜者因與某

論畫附記于此時同游者爲叅夫叅夫之侄

元躍士楷皆文士而不能畫者也

能畫不讀書圖形雜其理胷中少萬卷筆下丘壑處

匠手無正性擅長亦畫史墨氣卑如娼燕市倚趙女

亦有負潔癖區區眼如黍一丘自謂過安知大山水  
惜哉鶴輪袍朝川亦蒙恥畫師闔與吳無文筆可鄙  
雲林意清高精微伯時李墨筆如其人小小泉石耳  
我有幻妄想欲起千載士太白與仲連與酣筆落紙  
爲我圖五岳滄溟沸十指以此稱畫家乃不名曰技  
沾沾叱毫者未足與語此于瞻稍近之能事竹石止  
寥寥今古懷把詩似陳子

靈巖山居同薛汝儀移菊冬深矣

菊投堂集

卷之二

十三

秋菊有佳色此句亦何好萬耳食一言作者應絕倒  
南山一時興寄于籬下草遂令千載人道謾不可了  
譬彼懷奇情偶然食羊棗而我學其癖祇爲狂士惱  
孤山梅爲妻亦自樂綦縞何事問梅人催妝頌窈窕  
奇人萬里心濯足千仞島我乃承其流挈瓢啜行潦  
可知後世儒胸中少懷抱尋香逐臭同踐迹邯鄲道  
寒圃有深意花開不肯蚤冒雨關重陽白衣徒擾擾  
不但遠俗好亦畏高士翽自媚悅山空深籬來者少

兼之花事遲避人一何巧所以我與君繞叢勤灑掃  
選土移高株把鋤及霜曉更約法三章花下禁醉飽  
依人莫題咏摘拜慎手爪相賞不爭時傲然物之表  
或謂我遲暮賤火而好老

至日梅有信

薄雪媚長至山客何所思搔首梅信未是以行遲遲  
高枝意蕩漾自來視水溜嚴氣却賞譽狎近非所宜  
暗香疎影句我亦能爲之林逋老秃翁安得強齊眉

菊投堂集

卷之二

十四

孤山非吾偶雙鶴非可兒美子不肯嫁伎媒勞言辭  
長松掃天帚寒竹曳霜枝矜香欲割席友安用三爲  
以此每相訪欲前還自疑相思不敢言躊躇未成詩  
雪閣開南窗遙望立多時一磬和古歌悅君君不知  
梅下

正性樹妙香草木之伯夷清不可有二高韻偶則卑  
僕雪月侍婢聊爲盪沐資林暮自生光大白揚潔姿  
獨往從孤筇猶恐清性細放杖倚林外不將一物隨

詩思欲衝喉稍躍旋過之屏息聽微氣恐其潤肺脾  
獨與香來在默斷思惟受想深相入莫遣山月窺  
寒味啄懸冰鏗然落浣眉

客木侍居將歸阻雨

主人留客勤更倩山作主猶恐客不留益以瀟瀟雨  
客一而主三寧復有去理况我留更易無援亦自止  
此主兼此客山中過歲矣

其二

紡投堂集

卷之二

十五

失意遇友生籃輿餘百里出門謂家人十日之遊耳  
生平耐作客濡滯無遠邇卽我與我期自疑未必爾  
往往訂日歸不信於妻子果爾秋徂冬牽挽方未已  
固云我好遊一半爲地主一半戀山中一半滯病裏  
一半待梅花一半阻風雨其始則乘輿與盡終後始  
謂近不當遊遊孰過於此

立春後二日董叔會韓衙之林守一小集紡投

堂同賦九佳韻

寒戶借欸客新酥潤一街將詩謂春瓊雪耐霜蔬借  
屢集何所有濁醞浮槁鮭食庖肘易見釋慚雜詭諧  
謂客酒食困寬以一日齋掀簾請拜母籃縷苦竹釵  
孤也鮮兄弟朋綵佳填階 帝命坊婺廬湫牖萱房

注客爲勒 天語方尺綠地屏

時老母 詔旌

深話當瓦爵

沉面見霜慙感懷今古中何所置吾儕把觴澆青天  
灑酒濯臆霾我謂姑聽之無與衡升埋堯舜周孔董  
逢場亦類俳但彼非偶人借面抒所懷實則蒼蒼者

紡投堂集

卷之二

十六

未嘗有茹哇造化既俳我油然與之皆日前凍風厲  
今也谷風嗜強名曰冬春亦人自推排大塊一呷耳  
安計編與芟人生苑枯遇何以異此哉司命卽寸累  
能無至丈差茫茫謬誤海馬能邇其涯訟理與之競  
章步跋鐵鞋譬彼頡作書一畫漸以加岐一而爲二  
架二而爲又乃至窮巧曆琴如五組縞若使一畫止  
蚪蚪亦死蛙錯漏盡補縫煉氣無閒媧天地惡伯樂  
故夷貊與駟安事數米炊銖兩稱枯佳大業橫古今

質以一角蝸區區較遇合失爽獲亦乖杯燭深淺間  
凍僕軒荆柴出戶簷留遊泥巷榻醉鞵

病中柬崔際熙醫儒

病身減著作千載無我位志士生死輕惟此中所畏  
淹儒驅草木爲吾屏大崇礎而無述焉是則我之愧  
皇皇今古心秉爲知己累敢曰與斯文後死逐前隊  
或者一家言他年用相慰

答贈錢塘錢股求

綺樓堂集

卷之二

十七

有客來杭州瞪目視今古上天下地間山川佐揮塵  
語我西湖上白蘇作湖主二公山水淫登涉准歌舞  
飛來朝雲腰湖心樊素口瓜山老鰥夫雪滿寐寒巖  
我爲湖作媒將湖嫁林叟高士梅好迷艷妻非吾偶  
錢江吹大聲號天志覆楚越藤響吳廊破舌老臣苦  
英憤不可吞氣挾江山吐千年西子湖乃傍錢江渚  
西湖四時笑浙江千載怒激折寫鳧毅濃淡關眉嫵  
志士擇於斯二者知去取胡乃無冬夏六橋續蕭鼓

錢塘濤蹴天秋涉停江泚寒寒避大川厲揭狎兒女  
交友與論文繇來盡如此語我者誰與錢江有錢子  
我無以題之錢子錢江似

病中柬陳雪澗醫儒

鮎鮎服鷓鴣網罟匪所畏凡物怖其天如疾取以啄  
草性於人身無形氣相對至人大創加窮追剔腸肺  
負固豎失險駭矣弗遑象子謂我懸師斧入黠戎避  
客主攻守兼并力攻則倍砭飲自攝半聽醫受學類  
冠盜退食色譏偵恣眠睡武怒內樹敵伏戎起逐隊  
酬接多一言寶蟻金湯潰牛背授五千玄玄亦爲累  
中散論養生鏗聃失淵邃胡乃刑東市吟詩訟近愧  
譬彼虎食外而我養其內以知尊者能言非所貴  
感此汗通身永矢德言佩

綺樓堂集

卷之二

十八

佛日步月過法海寺觀談口佛事示雲柯禪者  
四月浴佛夕澄月矚如晝病步訪鄰緇瞑衲定哦呪  
云有饑鬼呻煽喉酸燒味大士現肉身危壇直北首

手目兩化千森然坐管救彈指香燈果撮空幻塗糝  
不但燕餒酪果然飽登豆亦召仙祇神普以佛法授  
待坐者髡四護壇諷左右壇左曰雲柯舌本藕花幻  
上座跌止觀血穆語無漏左右宣揚之猛獅繞壇吼  
譬彼大師嚴道尊冥唱誦侍者卽導師苦口申句讀  
我息諸見聞屏氣立其後蕭蕭器鉢間如有物可觀  
瑣細餘子竟但能歆勤侑亦有毅鬼嗔騷鎧蹴天騷  
拔山蓋世雄投戈懺爭鬪韓彭何英英迅盧鬪罷符

勅授堂集

卷之二

十九

辟穀負前知救頭齒臨極乃至才鬼流亦悔章句陋  
命屈吟騷介雉詡輦離腐史酒肉簿鼠肝大刀鏤  
李杜俯三唐開荒趙縛榛太白趙女舞甫也瞽曠奏  
莊周稍通達堯舜遭厲詬道家之儀秦五十步亦走  
丈夫秉精靈三立闕小就借彼五月蠢動股爭氣候  
譬則萬石弩乃爲小廳發大千厝火寐高懸淨瓶雷  
我亦七年病方將畜艾灸

示養生行脚兼訊舊遊諸巖壑之六予讀書山

山中時養生十四五沙彌也

今日老行脚昔日小沙彌因知古山川亦有孺幼時  
大瀆濕所化喬嶽地胎之其餘阜出土苗如卵字鱗  
天地四生等如鹿曾爲麝以此知河山始生若嬰兒  
有生必有長誰者胚乳茲而後漸壯強雄秀蒼鬚眉  
我摩崑崙頂生髮尚有遺撫之或未燥今爲壯髮垂  
奇言丘與壑勿矜古老姿我曾見其孩苗地裏初離  
云我生也後何以先彼哀

勅授堂集

卷之二

三

菊月爲社中鄧戒從母壽

蛤之腑娠珠璞之裏離玉或剖而出之甲坼璞斯辱  
石旣委泥中介亦劍其肉譬則寶沽諸誰復顧敝匱  
惟彼寧馨生人日姬詒穀如果樹所胚實乃華其木  
如海胞大川永永母巨瀆如瓊酌黃流飲醇頌旨麴  
鄧生天下士美子媚母腹菽堂畫父書致身何不速  
志士惡佞售高媛耻庸福所以澹稱觴養志惟啜菽  
開榮會有時秋室傑霜菊君子壽其親清河勤伐輻

喃喃九如篇無乃近巫祝

東沈英多齋

好友五年別爾進我日退衣冠債未了既受菩薩戒  
澹茹除葷血其道曰兼愛在君為小法已能使我愧  
為子泚通身感心問至再天地產禽魚乃為眾生餌  
譬則施在藥飲人嘆其醉夫子省釣弋酒脯乃不廢  
軻也遠庖厨亦云畜豚彘儒者讀其書文彼殺業熾  
不欲勿加人孔曰近取譬一無罪勿殺孟氏言之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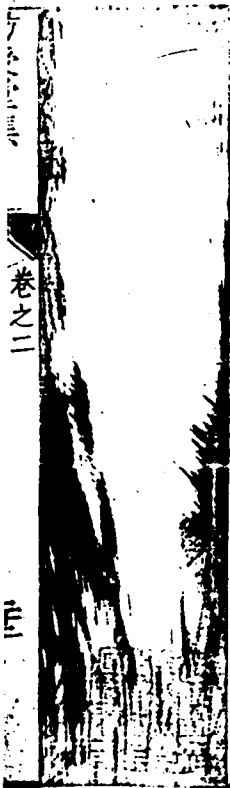
續校堂集

卷之二

三

胡乃肉食者民視等菅芥或者殺心頑於人以物例  
是以大悲心惡死例一切我今達所恐橫創生無異  
謂彼草與木亦應胞與視欣欣各向榮有性必自遂  
藻荇濕所生菰化壞木耳瓜菓花孕育胎生樹焉寄  
蔬穀子入土如卵伏而宇天喬匹生同天折匪其意  
豈不畏鎌鉤蚩蚩弗能避至人觀我生森然萬物備  
蠕動吾分身植亦爪髮類何以一體間彼此觀則二  
若云彼無聲可以加斬刈未聞動能言而以暗者代

若謂物有情刀俎省寬慙則是殺無知有所畏而貸  
矧彼動與植輪迴有時至腐草螢前身現在湏挿翅  
憫念見未來怒然慎踐刺豈特于方長勿剪與勿敗  
以此廣齋心葷肉食俱礙不但罷生殺亦且屏蔬食  
霜晨汲寒井一瓢待相對



卷之二

三

紡授堂集卷之三 詩部七言古

九日

我有好詩一萬首携向人家欲換酒言辭未拙拙叩  
門行行無之虛重九揪書三徑不須開一卷陶詩素  
心交陶潛籬下採黃花我不愛花愛五柳黃花寂靜  
老籬邊楊柳風前大放顛

麥熟歌戲張二松

紡授堂集

卷之三

誰家兒矜狂癡朝也書暮也詩貯粟瓶珠交絲鼠子  
移家住甕底婦呼何怒兒苦餓孔孟饑凍之嚙矢開  
箱索卷欲焚之婦無悲兒無啼阿翁釋卷學灌畦南  
山綠浪麥離離老雉穀穀呼晨炊三月正當麥熟時  
小麥滿筐大麥滿箕小麥釀酒大麥糜麥槁燃薪麥  
寔米蒸黍燥脾烹伏雞全身治蕩沒酒池婦歌烏烏  
兒跳嬉婦媚其士兒呼爹老農之樂今乃知嗚呼噫  
嘻老農之樂今乃知早不負和事鐵基諄諄然孔氏

之學而

東邊日出西邊雨

東邊日出西邊雨東邊花好西邊苦西邊涉蟻啼東  
邊乾鵬笑也莫笑也莫啼東邊日過西乾蟻升封椰  
濕鵬

高蘭引

清齋高蘭高入雲蘭旗揚揚招雲君雲君出雲踏龍  
來紫莖縛篲掃塵埃掃却俗紅千萬品緇蘭為席惠

紡授堂集

卷之三

二

為枕深蘭光露流滿觴留君蘭間十日飲

戲張二松

弗人詩二松酒不甚高趣則有飲不論雅俗吟不聞  
好醜那管醉無醒無心垂不朽劉伶未忘骸李杜亦  
敝帚弗人淨二松丑騷壇麴社吾戲場隨意登塲齊  
拍手

送施辰卿遊雁蕩

閩人言山尊武夷君昔遊蜀登蛾眉試訪雁蕩浙江

西三山較之孰更奇爲子仔細一評之無爲成說定  
高低錄來山水待相知康樂風流繼者誰康樂遺踪  
世共追自携雙眼欲何爲名出定論待新詩知君不  
爲名所欺

放歌示薛汝儀

爲人不能使人愛爲文不能使人取知我猶有薛汝  
儀時時勸我無復爾我非有意愛人憎強勉逢世顏  
有此我今且學之愿而買歡喜我今學爲應世之文  
新投堂集 卷之三 三  
章濃脂厚肉多且肯我今換却飢饉之頭顱步步折  
腰笑齟齬汝儀乎汝儀乎女應不願我如此不願我  
如此安得世之人盡如吾與了

吾客木侍居三年去之而未有詩主人薛汝儀

氏以書來責予詩逋走筆答之山居舊名石

可予謂山中之石未有可者題曰木侍取古

人閒居草木侍之語也

福廬之山皖而依巖若稍清早而隘二山偶爲世稱

賞粗沙凡石也堪拜登臨貶我佞時名山水之間亦

世態我來遊山異所聞山下一園差可愛一園萬木

娟如眉稍爲山間開壑曠園中又有佳主人晨夕能

與我相對天下名園不可得主人半在客主人

善醉客善狂慢罵愿山奴俗壑與君簡較衆木中花

有典刑樹有格手種蓮花百八高共松未老亦典則

千樹天桃佞倖花半供使令半剛斤衰蘭瘠瘁礪石

間有時作詩慰落魄麗園宜春我愛冬卧雪梅坪坐

新投堂集

卷之三

四

竹栢深春花煖磬聲香亦賞其韻非以色三年草木

待吾居一房當柳臨清泉對此如何不作詩別來衆

木應相思

問劍

匣中尺劍夜夜吼不報恩仇不屠狗劍氣昏昏似病

人欲沒不沒數星斗我欲開鞘再重磨其奈無人可

贈何

贈楚荆醫人張達可



荆州自古英雄地楚有儒者荆門至盡讀人間未見  
書軒轅素問資遊戲我非杜老年未衰長年高枕亦  
病肺當其氣激火炎時有似三分互鼎沸盤胸扼吭  
據孫吳心腑之間角操備火攻水戰策紛然諸葛周  
郎竟誰是楚人談笑立奇功一劑排之水火濟伐病  
居然當大敵擲却方書出奇計驅使草木如驅人參  
苓俱帶英雄氣

薛朝猷餉我梅醬走筆答之

翁投堂集

卷之三

五

寒歲灞橋出高手欲折梅花春釀酒熟梅作醬意近  
之門士餉予當紅友食梅猶似記花時樓西小窓雪  
浣眉梅花難寄醞梅子遠莫致之共所思

題清壑餉芝圖爲施逸仲君壽逸仲爲吾友施

辰卿忘年之交吾亦曰辰卿而友逸仲也

人生不得行其志雖生百年猶爲天吾嘗以此論高  
壽期願者多壽者少於我逸仲乃得之年未及衰稱  
逸老少年名士老未售向人不宜說懷抱繇來才子

失路悲盛壯雄豪衰潦倒逸仲意中何曠然少則春  
華晚秋潦老當益壯窮益堅蹀躞是翁亦喪寶詩書  
肯作逢年具不待至今飛鳴早我寧願爲瘦地窮谷  
之寒柯不願爲糞壤肥田之小草一壑足宇芝足糧  
文福數奇清福飽世人食芝如食肉口齒高香心腑  
俗至人食肉亦餌芝肥梁刺齒等樂饑世人潛壑即  
入市凡心摧山作平地至人壘市自幽壑貧無所求  
老知足門外有車容之無屋座上有客享之無粟我

翁投堂集

卷之三

六

家有書十萬卷父能教之子能讀多富多壽多男子  
與之不與隨造物飯松衣薜毋令神仙我學退之自世  
間以此爲壽觴四筵坐客笑之君謂然客中唯有施  
辰卿舉一觴曰誠哉言

山竺有衰蘭數本瘠悴糞壤間余心欲護之而

不能爲力是余之過也偶見膽瓶中插新蘭

一箭皆蓓蕾未成花余哀其莫爲愛護方其  
穉而傷焉歌以閔之亦以告乎士之強作花

癖者使知花事與刈麥殊科無徒以鉅刈自

附於瓶史也

風吹蘭芽芽初茁一箭十花未開一九曉嘯聚劫花  
賊不問花時亂摘折譬如草盜掠香閨不待十六與  
十七世間那有賊風騷但有淫行非好色又如水米  
聲未叟盜甕村翁舖甕脚如此安得稱酒人不知其  
味徒舖啜可知清事屬雅流俗人學雅增醜拙移文  
俗士莫愛花名爲愛之寔花厄願言坐卧守花間惡  
新授堂集 卷之三 七

客防掠婢防竊新蘭漸與秋風深蘭旗插天高牙子

題柯無瑕書

高溪懸山樹尾吼割山負石老樹走危峰牙牙山腹  
中趨而避之立溪口何人可以置此間千仞圓頭一  
狂叟我將呼曰柯無瑕手中尚欠一杯酒

客中送春

春風與我俱作客携我舟行春水碧二月三月共客  
中四月同歸不可得世間何事最愁人草滿花關客

送客

其二

春風故把濃花掃留待新年正月好何似休食新歲  
新省得今年一回老留春不任聊送之遠送于野歸  
來遲春風毋我謂我別留將一片梨花屑

容石巢五日

吾笑昔之爲賦以吊三閭者猶享海人以乾  
魚而脯鹿以餉山客也

新授堂集

卷之三

人

節物驚人客心覺菖蒲上門黍生角欲尋舊事招古  
魂荒船龍卧鱗甲剝山深水淺魂不來把酒讀騷與  
勸醉英雄節義無文章垂世猶之虎豹韜龍逢比干  
傳者稀麥威微吁國風格孤情獨醒以爲文風雅頌  
詩等醉濁千古風流第一人騷賦門壇楚囚作宋景  
述子賈馬孫毅殺魂呼之衆曰諾才子蓋代相豪誇作  
者張羅繼者縛振高文人羞舖醜應耻後來啜其粕  
特舉一觴毋鬼雄餘子護壇前且却傷心不忍慟懷

沙把其文章以相樂

今日喜作詩偶於籠中得友人索書董愛試筆

書七字其首信手足之喃喃然遂不覺滿紙

兼寄董子叔會韓子晉之憶數年前亡友表

亦入謂予子文不如詩詩不如字然則無法

音勝也然乎

松江董家雲母箋十帙一束百文錢猶勝案頭塗惡

札爛墨冗筆斜可憐吾鄉草聖鄭善夫外孫陳勳頌

翁授宣集

卷之三

九

肖焉先後之間吳文華述祖懷索兄張顛邇來雄俠

張閣老鴻筆如帚欲掃天敵以高閒深而秀筆帶佛

相曹學佺抵掌賀監莊奇顯細不能大亦鮮妍吾見

其進林中書惜乎天不假以年吾友韓錫善古文石

闕畫指竹書鉛董子養河老禿翁髮短手幼妙娟娟

二子謂我太無賴胡不能正鋒用偏我聞斯言謝不

敏蘭亭古蹟翻未全書皮扇面爛紙尾意在取適非

必傳當其縱筆無所本我自讀之難竟篇學醫費人

書費紙安能如此拘拘然唐碑晉帖鄉古獻護子與之相後先

雨

深春渴秧兒失乳官督老巫代秧歿肉食祈天巫翔

舞薄言往愬逢彼怒四之日雩訖三月風雨或與人

意遇冠蓋紛然謁上帝日天雨粟緊我故去年海上

賊捉賊臣曰我武飛露布 謂鍾捉李

薛會母挽詩

翁授宣集

卷之三

十

我聞昔人之言曰君子曰終小人歿歿則宜吊終宜

賀孺人女中之君子孺人何以相其夫老擲烏紗遊

鹿豕孺人何以教子孫曰士之子恒爲士登母之堂

遶素幃林立孫曾餘百指古來七十人生稀母幾百

歲少一紀即使母自爲造物所以自置寧過此戶外

弔客掩面啼母應笑之何乃爾前山深壑魂來遲楚

些俗聲夜洗耳

林篋卿花燭詩

吾門之中三林子伯吹屢卿與鼎甫三子少年天下  
士闕筆春山待辰女伯吹佳期清明候正月便思寒  
食兩山居二月至十月居內半續鴛鴦譜拚雨花燭  
十月初七月八月學歌舞十客扣門九不開花窓折  
花調鸚鵡熠熠文鸞呼竹間翠雲高鳳不肯舉屢卿  
車牽後兩生一日威發之初五前此三十初一日屈  
指佳辰近可數山中相對閒閒然柔情不肯上詹宇  
丈夫不爲兒女歡乃能不受兒女苦盤盤羞作池中

翁投堂集

卷之三

二

鴛鴦翔翔出戶龍與虎高筆橫架五岳巔安能屈曲效  
眉嫵雙玉高花紅燭中催妝之詩爲此語座客曰惡  
是何言誰首肯之吾與汝

王子催粧詩

時予有石巢之行

渴蜂憶新葉未香魂透藜有士三十餘自稱曰梁鴻  
伸足示月老乞我一牽紅必得益代姿才兼與我同  
城市不可得求之村落中有女十七八隱居郭之東  
待年讀三易不嫁占春風王子晚得之未娶先請疑

才子矜佳人賣畫買新詩佳期三月前嗔我催粧遲  
對客指書空學畫八字詹鴻筆寫細翠老畏不相宜  
正月換桃符招婦貼門楮正月花筆鮮邀婿共臨池  
正月澆春酒雙面沉一卮正月剪春燈芙蓉燒竝枝  
王子乎催妝之詩題滿屋雪老鸞初春睡足我方別  
子出門去春江明花照獨宿

客以日月兩輪天地眼索對阿昕以風雨十條

雷電演應之口號自嘲或謂我譽兒也

翁投堂集

卷之三

三

我家阿昕年八歲弄筆杜撰七字對嗔我乞與墨紙  
遊更惱先生梨栗貴風雨髮髮雷電演摸着雷公三  
尺喙比我四十而無聞如此後生亦可畏

武夷春旭圖歌爲建州吳兵使壽

代

九曲深溪春雲裏山腹玲瓏出山尾正月漁郎吹洞  
簫舞眼未醒寐春水中藏換骨古靈丘仙人成館鶴  
成市前有王子鸞後有白玉驄張子一呼仙二六希  
夷破夢日三千武夷山君幔亭王春滿壺中集仙于

玄龜膾細白鹿脯鮮三姑拍手玉女撈絃袖中弄出  
赤彈丸酒闌一擲飛上天煌煌東方紅玉然千尺龍  
燭爛華筵晶晶日出春桃娟灼灼華明上鬢邊武夷  
王人笑語誼云是秦時拋核聊記年二千餘歲開未  
全曼倩小兒偷不得呂政劉徹空流涎仙子催花動  
鼉鼓三姑停歌玉女舞須臾控鶴仙人至口能出雲  
雨可致群仙笑謂我有使君沛然能作霖母爲作此  
逡巡雲雨兒戲之小枝無恩乃公我且揚觴葫蘆自  
紡授堂集 卷之三 十三

倒春未深三十六峰杯底翠紅輪投轄駐山中招日  
酣歌且停轡

送潘昭度先生擢藩江右 公湖州人以河南學  
使觀察閩中

半壁天下開兩目彭蠡震澤君百谷茫茫大江挾漢  
流蜀頭吳尾荆楚腹三江經紀吳東西流漱越中舒  
百足出納彭蠡具區中巨口噓之如細瀆當以異人  
雙巨眼二壑坳中瀉兩盞經綸節義文章兼於人未  
嘗許以膽孤高少年立中朝嶽嶽強項不可俛帝曰

中州天下樞以公宣鐸作之師炎海鯨吹海波搥斷  
斷持斧來臯陶大江以西控三楚鎮以方岳帝浴汝  
洪都藩鎮連武昌滕王危閣騎鄱陽明之彭蠡漢塚  
下天鉞斷蛇真龍翎後此鄱陽攬龍子大儒按劍孽  
龍死二百年來龍戰塲莽蒼蒼宦游今子長滿目近事  
千古意吾代何可無史記大川濡筆名山藏彭蠡之  
中峙康郎天目具區不肯許曰公挺生我地主公謂  
名山且莫爭傳之其人曰曾生小子何敢與于斯入  
紡授堂集 卷之三 十四

山且讀十年書

讀兩生菘 有序

崇禎六年冬客遊福虛吾友施辰卿以其長  
君大斯文見示方生宜閣亦因吾社施有敦  
以文來質走筆書此吾讀今人文章每得一  
笑子未嘗不太息痛恨于王半山也吾門有  
張子可標者亦以此示之

詞賦壯夫羞不爲而况區區事訓詁英雄氣短無奈

何一半從今半學古史遷班固大文章踏足慢行循  
八股安排垂臂削鼠肝馬用丈夫力如虎三百年來  
王制嚴糊目經生無所視青苗剝肉未糊心不過當  
時小民苦帖括封錮天下士甚于坑焚王介甫志士  
強顏負起衰區區聊復齊變魯我今屈曲鬢成絲安  
置此身何處所一時出處千古名二者計之十去五  
老牛踟躕觀快犢兩生奇文燈下讀大昕崎嶇縮鴻  
筆士元百里抱案牘方生手勿心清效慎勿過求彈

新授堂集

卷之三

一五

古調暗啞叱咤亦自喜逢年則迂曰張子

客玉田鄭體乾餉我其家季卿書扇支提茶程

君房墨蒸奩梳合翫肩肺肚入物予受其墨

茗扇梳合走筆答之

客帳煩雨朝未已蒼頭叩門餉入簋鄭子手啓書蒲  
箋持向牀前睡驚起生平不曉看圍棋與我奕具非  
所宜短髮雙梳缺數齒裹以悉帟爛書皮檀香合子  
斑竹簌雖不相稱試櫝之我聞季卿人懷爽何以臨

帖稍病肥結客無家今已矣把扇親如新相知支提  
山茗程氏墨鮮如雪白古漆黑病肺老饕釀作賊沸  
雪搜腸戰必克洗硯試筆句未來磨墨湏之未可追  
生致羸足及肺腑客處不設爨與釜寄之庖人非敢  
辭我欲大嚼自過汝

題松石圖為張擎宇前輩壽

幹樹耆根羞附土負天高棟石斯礎古鸞族居茸脯  
戶千人萬人避風雨視蔭百草凍不腐撐日扶月互

新授堂集

卷之三

一六

隱處怒龍撼空騎蹲虎雲鬣霧毛相仰俯笑踞科頭  
無處所羽客盤桓不敢撫卓卓霜傑誰與伍張子阿  
翁曰擎宇

豫章署中送羅無美燕游兼柬社中周子立

我來諫章如處女窺樊野鶴堪足鹿膝王高閣彭蠡  
湖愁坐相思去盈尺衙齋揖客軒軒然驚見故人羅  
無美儒冠半舊青袍鮮我笑謂君安有此君云鬱鬱  
鄉里中大湖安能逐鷄起我今一上黃金臺神龍出

雲壑先徙子虛詞賦帝京篇當世大人雷轟耳丈夫  
五十名未成安用王侯空倒屣富貴吾徒自有之肯  
向交游乞牙齒長安車載進賢冠子但易之以糠粃  
無美乎無美乎我不患君不青紫我聞朝中有君而  
無臣惜哉遇此中興年少 聖天子公孫曲學稱大  
儒何如海上老牧豕吾友周即今賈生爲言遲我歌  
燕市

題松石圖爲余玄同前輩壽

新授堂集

卷之三

二

長松吾欲與之語古石吾欲與之處當世所謂大人  
先生者高風典刑未必爾下有虎窺松光起玉生其  
中石之子天地日月煉其髓千年萬年長如此

醉中放歌呈施辰卿時有約同遊福廬作此詩

崇禎癸酉十月十三峯下也

海天寒館風作威指冠短髮不受吹老生未肯自稱  
老知我已非少年時君少於予纔二歲四十封拜亦  
既遲况俱失路鄉里中子猶豪健吾已衰相視高歌

莫懷古丈夫不能與世違喙長三尺何處開蹙縮眼  
睚眦鬚眉我學蠅聲控舌語世人聽之曰太奇我欲  
作賊賊不可爲我欲登仙肉重難飛我將爲今世之  
女士今世之文觀者舉肥作者救饑瑣尾而不可垂  
茫茫千八百年間龍門大筆繼者誰英雄醜殺醋甕  
底神龍夫令醜雞欺白登鐵城困龍隼不藉巾幗難  
解圍我今騎王半山之拄杖借朱夫子之門槌望門  
敲碑拙言辭于嗟乎目長的短矢往往正移乞巧柳子

新授堂集

卷之三

六

送窮退之送之不去乞不來七尺一半土中埋談深  
不覺歌自哀尊中酒空淚滿盃明朝觀海共登臺百  
尺天門眼好開酒坐莫有少年客白鬢老生狂不得  
重遊靈巖走筆示得之和尚時予病背未瘥也  
仙佛常住之師友山川無壞之吾廬松花不水旱之  
田竹子不耕種之蔬我雖別此將十年丘壑于我未  
相疎山僧應老而不老我年未衰雪滿顛長松喜我  
去復來盤灣作聲相歡呼禪和嗔我老頑皮金刀爲

我割霜鬢我今長與仙佛居  
我病背金臂舒夜來  
作癢搔麻姑

讀魏武詩

其人爲霸則有餘其詩爲帝非不足  
大風之歌秋風  
辭祝之魏武竹弟肉數千年開魏有唐杜甫曹操相  
低昂白也慷慨孫郎比東西爭帝將雁行虎踞龍盤  
天子氣曹魏終有并吞勢少陵野老目無之大聲不  
肯引車避

紡授堂集

卷之三

十九

九日陳道掌昌基李元仲余賡之小集紡授堂  
續叩帖之十七章也有叙

甲戌九日四子集紡授堂時昌箕賡之罷公  
車歸也李子又買舟還汀水矣蘇子瞻云人  
生惟寒食重九不可虎擲四時之變無如此  
者寒食之變而勾芒也大夏也變而之昌明  
者也重九變而寒洏凍涸矣黃落矣今文章  
之變也無類於是乎哉夫已食獨拳者難千

食菽今得氣之文非直菽也殆強人以茹敗  
醬食糠覈矣程明道曰新法之行吾黨爭之  
太過亦當兩分其咎自厚而薄責強忍而不  
爭是所望于今之善變者吾黨則何以處此  
也某并識

杯無茱萸徑無菊深巷無山舒遠矚席門折簡遲友  
生小摘霜芽飯脫粟蕭條寒話過重陽王人乃謂能  
免俗四壁附耳聽小儒大言振瓦破湫屋文章力與

紡授堂集

卷之三

二十

天人爭在山爲嶽水爲瀆何似卑卑狎跋羊畝滄利  
揭鳧可浴焦釜晨炊涓涓泉十尋纒探一尺谷索絢  
甕姬何皇皇寒汲還將百尺纒秋士窮老未懲心燕  
客別餘雙捫足相看失職送將歸游子還遲客去速  
甲戌秋林挺甫五十初度效白記年吾少挺甫  
六歲誕之辰後十日也

陳亮五十始登第落拓林生未得意屈指君如陳亮  
時老猶未進後三歲眼花秋室啞蠅聲安排誦話頭



小試蒼頭折柬謂我曰九月十三初度至更調爾生  
亦是月似憶其期至耶未因君問我方慨然我生之  
辰不欲記蒼茫忽覺十日間老來迫人何處避一時  
千古事如何人生有幾四十四雖云社齒以肩隨拈  
鬚比君白數倍

劉薦叔以洞山九潭誌索題歌以答之

未至其地咏其勝譬則於人未同言好以文字附山  
水亦等餘子趨龍門名山大川惡夫伎知已必在神

紉校堂集

卷之三

廿

氣接吐吞未許草草未識而徒以酬應文章相攀援  
曾生幾乎把臂失劉子豈無一時千古事可論山更  
水換天地死古來我輩人長存何必隨聲載筆於洞  
山拔地之秀削與夫九潭高水之潺湲或云山水以  
人重或云人與山水傳我今逢君豎雙眼大瀆一勺  
獄一卷一丘一壑姑舍之未足展踴翻鸚鵡之脚槌  
碎黃鶴之拳區區洞山誌可焚十千巨觥三寸燭吾  
馬子歌遊之新詩爾爲我補平生之奇文

送右伯申青門師入賀崇禎七年冬也

皇帝元旦開九閭八年新政敷明堂踴躍金烏來萬  
方如日之升依明光闈南牧伯方東裝有士五載居  
門墻送行感時涕淚滂指冠壯髮不能長欲行無車  
渡無梁尺二頭巾裹深霜于差乎今世雖有孔丘之  
道管仲之才司馬子長之文章不能安章排句事科  
場出疆無贊徒皇皇白身且揚言一匡史記姑俟名  
山裁我觀古來多事秋俊傑車載而斗量卽我高

紉校堂集

卷之三

廿

皇起一旅從龍如雲相翺翔何乃今日 聖人年少  
問未央英英側席四目張腹心手足視茫茫吁噫嘻  
舉朝之莊莊無一士之可王天下之猶猶無一生之  
能任生今不敢高論乎農黃救時甲之言富強 帝  
京胡馬春風 來自去何洋洋輪邊千萬求倉箱  
數入未聞驚大創秦晉燕齊同楚鄉行屍揭竿驅流  
亡三吳人心如沸湯誰益薪者勢漸猖決川導火珠  
可忘滇蜀黔粵介蠻荒有金如粟馬如羊蠹賊剗肉

憂成瘡汀贛蜂結山作房一窠飛螫四省忙閩浙粵  
東步海防尺澤之鯤亦缺折 帝謂不勦波屢揚數  
撫誨盜胡可常公今觀時中感愴入對我 后昌言  
颺 天子曰都留 帝傍元首明哉股肱良天下加  
額頌平康閩人夢思親繡裳问我婦于怙甘棠

爲老功曹而能醫者壽

人生不爲宰相則爲名醫宰相可以治天下大醫起  
人之顛危獨有寂寂老書生糜棄歲月無所爲著書

新校堂集

卷之三

三

白頭秋室中草木之年記者誰似君橘裏介眉容傾  
杯倒甕填軒墀上自大人先生者乃至里巷諸旄倪  
謂君有年彼有命二者脩短數相隨各欲自與以鏗  
聃願君亦與鏗聃齊人之祝君以自爲君則自祝爲  
世需彼此懷中意相反兩願併爲一期願蕭何造律  
能殺人君文無害人舒眉乃知烏喙猛毒藥仁人用  
之如餌芝如君斯不負齒髮驅使草木天不違我不  
乞君肘後書我不借君竹杖騎左手勸君酒右手捋

君鬚但願君壽百千歲舉夫白千歲之人而壽之重  
日橘中之千歲翁今爾尚憶天下事身出而爲蕭曹  
之事業隨爾百里之寄一命之司而沐浴千萬衆之  
呻湯吟火於浩蕩無際之上池身不得爲漢丞相惜  
乎爾生不遇時

同趙十五張行子諸君小集肇荔卽席口占贈

小鬟祥卿

十四歌兒聲小小病眼看之不忍飽管如四月擘荔

新校堂集

卷之三

三

枝幼色妙香未入口破林小摘挂牀頭一顆綠玉涎  
數斗樹頭已老人食新紅塵熱趁一騎走火山燒手  
腹果然老饕者多知味少

爲陳惟秦山人八十壽

吾於今世稱詩者未嘗一言題贈之我所著作逢彼  
怒彼之所喜我不知惟秦山人老詞客把吾詩卷詫  
曰奇笑謂今時之高士俯僂貴游覓鬚眉入門不迎  
出不送俳諧焚掃侍琴棋齒縫風吹入官府巢由馬

首跪致辭大蟻升封小蟻聚樹壘負固重插籬高棟  
 正聲陰韻府塵垢囊中行相隨側肩曳足入朱邸熱  
 竈附釜舌舐脂識字媒僧有鬚妓伺候文酒兼談詩  
 李白猖狂杜失律韓愈鬼魅元結癡輕俗寒瘦如舍  
 是彼哉中晚體格卑吾徒正宗唐初盛自以為是居  
 不疑今之言詩者如此所以老人意不喜八十稱觴  
 詩滿囊曰壽我者惟曾子我不頌君膝上之孫曾我  
 不頌君口中之兒齒我不頌君黃花霜鬢能高歌我  
 不頌君毛書夜眼堪細視喜君能與貴人游不許貴  
 人稱知已喜君難老而能貧子擲扶老走入市龐叟  
 苦吟孫讀書小甌糙米城角寺我聞人言富貴乃吾  
 所自有善所不知者壽爾如君真可以長年上牀一  
 榻下牀一屣剔牙香殺青萊想摩足未瀕赤脚婢不  
 仙不佛老布衣兒視老彭弟李耳  
 余希之賡之編選社旅普訖賡之書來告成答  
 之

續桂雪集 卷之三 五

丈夫何事不可為而乃區區事訓詁聚歛函臂編排  
 之爾之所樂我所苦希之四十弟三十頭雖未白唇  
 已腐胡為乎浩蕩拍浮於章句之中今不成今古非  
 古一代英雄化蜣螂摩詰雲林坊糞土眼中天下事  
 何如八股功効乃如此賡之手書謂我曰伯氏筆耕  
 仲書買季也不得已而捐捐然瘠硯代食濡渴釜  
 放歌為林挺甫節母壽  
 人可以不富貴有親在而不可以不富貴吾與挺甫  
 新桂雪集 卷之三 六  
 堂上俱有辛苦艱難之節母吾母若母俱老矣而未  
 有一命以相慰吾母與若母則時進吾二人而言曰  
 兒不學以為愧遇與不遇時也兒奚慰於是崇禎八  
 年長至後之四日林子之母於斯辰也設帳林子則  
 跪酒上壽而不成醉男兒五十未成名母今七十有  
 二拊拊然而含藥哺糜晝紡夕緯林子之母則又進  
 林子而言曰兒胡皇皇吾能須爾以期願之歲兒不  
 見乎夏有蓮秋有桂桐竹不先時而實橘柚不背霜

而翠林子於是再拜長跪舉一觴曰兒有母而不可  
以不富貴兒有賢母而不可以不富貴而可以無爭  
遲早於旦晚之榮荏瘠瘁今亦不遲矣蓋秋以爲期  
勿謂五十孤兒之報母也未

送董叔會偕長公德受國博還朝時今上以流寇脩省

正月柳眼醒尚眠春水瀾瀾柳繫船有士將爲萬里  
別風吹髮短霜滿顛問爾胡爲乎遠行曰予送子官  
一童子嗟董子今祖生吾與爾對牀起舞十有五年

紛樓室集

卷之三

廿七

來胡爲遲遲其着鞭中原流血土未乾南北之間  
附咽 聖人罪已方求賢于嗟乎董生爾曷一痛哭  
二流涕六太息于少年 天子之前胡爲乎白頭落  
魄泛于于燕道逢柳榆之鬼大笑啞然董生乎無歸  
爾曷投筆焚硯仗劍之邊東刻女直西縛于闐單于  
繫頸比關頭懸不則五嶽名山從此逝散髮于衡霍  
之巘箕踞于恒岱之巔嵩峯華頂排闥上天安能俟  
婚嫁之畢而後昇仙于嗟乎子臯比父縫掖子乘車

父戴笠快駒追風老驄鳴歷黃金臺燕三千年老生  
過之背負笈董生董生遲我來無爲獨立臺下泣

吾友周亮如贖妓嫁之曾子感其事而歌曰

天下男子之淪落而不得意者多矣未有過而問之  
者失路鄉里一筆髮周子邂逅雙淚灑明珠十斛贖  
蛾眉暫借鄰家金屋鎖愛人以德禮明微坐懷不乳  
曰未可召灼選士須其人美子剩衾且虛左我觀古  
來烈士辱泥中命彼後車載者寡解衣推食間有之

粉樓室集

卷之三

廿八

踞廁洗足雜慢罵索女不坐柳下懷小兒呼將寧勝  
下無禮豈如縲縷中妝而賤之等拋捨英雄或仁而  
下士長綆汲心取爲我千金不惜買同牀連城釣淫  
猶注瓦我重周郎一片心賤殺江州淚司馬于噫噫  
市或估相牛飯青車亦檻羈凶衣赭願將周子明明  
如月之肝腸張爲彌天萬目之羅橫九野無使世有  
落拓丈夫失意類巾幗琵琶遮面鴟絃啞

一有烏篇爲門士陳子鴻謨之母壽也陳子有兄先逝

有鳥有鳥生兩雄大者將母翅繞叢網牖塗雨戶墜  
風小者矜毛養翻自東西翔翔遠志隨所之大者中  
道隕繒繳小者朝亦哺母暮亦哺母嘒嘒垂臂股橐  
芑秬大鳥遺雛黃味哆哆陳兄有瘖瘖養羞吐糞分  
漣抱母出谷餘脩尾時陳方彼鳥彼鳥爾非無八表  
之奇翼可以橫縱十萬里爾胡不負母上天飯母瑤  
池核飲母金莖水千年萬年母無死不則舜母且飛  
去啄東海之鰓肝銜北溟之鯤子麒麟細膾白龍脯  
笏投空集

卷之三

七

母也啻茶償以薺區區漁佃於蜻蜓之六足四翼詩  
根於沼沚之暇鷺蛙禪弱肉小鮮瑣甘細旨凡鳥反  
哺鷺鷥所恥彼鳥望天刷翎聽雲側耳翩然試翻投  
予懷曰待涼秋大風起

紡授堂集卷之四 詩部五言律

閩曾異撰弗人著

晚來

徐徐步草堂。倚樹借微涼。惜月遲燒燭。驅蚊早閉窓。  
鼠喧攻米甕。僮斲鬪茶鎔。坐覺輕風扇。新蘭習習香。

孤山塔觀海 塔俯永安衛為泉南關鎮

八月遊氛淨。升高及此時。一山屏郡縣。兩岸極華夷。  
地盡單拳豎。天寬四角垂。孤城憑麓小。寸馬立桂旗。

紡授堂集

卷之四

鄒五催教詩

教成方十五。恰好婿齊眉。我錯新昏過。人非二八年。  
如鴛三月暮。纔抱一枝眠。安得比雙玉。高花紅燭邊。

其二

瑟書今有助。文事入閨情。問字親夫子。閉門獲友生。  
夜闌時讀罷。茶熟與香清。燈下人如玉。遲若再一更。

福廬石丈

石以側而媚。亭亭立獨危。丈呼吾豈敢。我拜爾為師。

朝市知難任。林丘卧不宜。但存袍笏意。習作漢官儀。

鳳巖

佳麗雖然少。空山一味清。寺何嫌小築。石亦喜無名。  
徒省供全約。游稀累愈輕。試看金布處。盡日苦逢迎。

送楊吉騰北上公車

勁隼秋高出。翩然毛羽豐。劍光猶半匣。雲翼已開籠。  
逢世才應爾。達人致不同。看化頂按轡。莫亂踏春風。

寄柯爾立兼訊林若梁師

每憶君前歲。題箋屢寄予。似回無去札。近亦少來書。  
吾有師多病。山中問久疎。時時相見不。漸老態何如。

送張一遊武林

丘壑盛名下。須經巨眼過。西湖聞好景。問爾果如何。  
若以常時尚。吾知賞者多。悠悠山水意。相視一長歌。

客樓問梅作一詩別之

客子去何忙。梅花漸漸香。小樓時獨對。幾樹正當床。  
行李明朝發。寒山驢背霜。又添一離緒。牽掛我愁腸。

客中同諸子坐月早久矣

閱旱客愁中無田亦願豐杞憂分藿肉菜色混英雄  
現舞雩成戲天呼聽愈聾炎陽驕未足夜月暈添紅  
久不見山公髯矣

漸老一相晤此回有異否居然僧髯髻添得影颯颯  
毛髮殊消長機權見去留到頭髡得盡纔放此心休  
浴佛日過法海寺

深巷雨疎疎讀書聞木魚因知近寺梵宵過靜人居  
新樓室集 卷之四 三

茶罷請僧去蘭新浴佛而蒲團容定客暫許習心除  
董子叔會以詩來許我月夕過謂月樓次韻遲  
之

所思十步近病亦懶相求約我先呼月遲君共上樓  
茶藏三伏水蕉老一園秋以此同予美猶堪永夕留  
客中初度日過即公

出門無所適于野忽逢君衲引閒行客鴻依失伴雲  
伊蒲僧俗共觴政酒茶分不是緣初度偶然一斷葷

林衷石雙壽詩

凌霄豈無具雙雙戡翼眠斯人有隱德其道可長年  
明志稱觴澹讀書食報廉自然留與子雲翼已翩翩  
方具蒙花燭詩

相識纔童子今朝稱曰夫似因予老大不稱爾歡娛  
古有閨中秀居然女可儒玉顏何待問才得比君無

病客

客久不思去病頑不畏頰鼻觀香出入神與茗清新  
新樓室集 卷之四 三

事佛親高士翻書閱熟人祇於妻子淡處得自錄身

山居病中

隨意聽山鳥譯之語語新佛前稱揖客花事富貧身  
暫寄蒲團上聊觀得病因却非無所見亦畏繫閑人  
客木侍居梅詩八首

梅有信

遶樹探十日寒林繞一花細尋香處得暗記其枝芽  
梢長漸勝月條空不碍霞盡情看未忍留與立昏鴉

再訪

雖是花猶未高枝已漸開  
病人扶對雪山意遠親梅  
賞不宜多伴看能日百回  
淡然無酒累時共茗壺來

十四夜坐梅

尚未至林下高枝意已狂  
竹間如可見松裏亦分光  
花重鴉聲白月來人影香  
坐闌深袖手懶拂兩眉霜

雨後

昨日寒兼雨梅間少一行  
今朝風未已且及曉來晴

新授堂集

卷之四

四

嚴飾矜新沐高香樹聖清  
出幽乾鵲喜先我選枝鳴

梅閣

山居樓百尺可以卧梅林  
光薄絕恣透香濃清磬沉  
一鴻醒雪客千樹寐霜禽  
但覺重重白迷人寤語深

梅坪

獨有梅枝信時時問不忘  
一從開至落日在竹西庄  
次第風霜月商量韻色香  
近來無事慣幽賞却添悵

梅花別

梅花底事者臨發向人清  
不忍折枝去聊為繞樹行

何能香且已無撩別時情  
從此幽尋夢家園夜夜輕

又

客以梅為王出門應別之一  
竹孤影共雙展片鴉隨

猶喜及今去何堪見落時  
幽香避馬首似問再來期

董叔會七夕初度即席分韻  
兼送王周父參軍

之楚

四十子添七吾生稍後之  
撫杯看壯髮君短我如絲

新授堂集

卷之四

五

年閱頭來去人應累合離  
雙星歡恨并故照手中卮

山居贈定生和尚

佞佛性殊癩長齋苦不能  
病人一半死獨客幾分僧

以此山中意對君塵外朋  
頭陀吾是否搔首髮蕭蒼

山居遲林鼎父不至

霜與月俱好詩成人不來  
星明深樹透鐘破暝煙開

濁酒市非遠山僧沽未回  
蕭蕭疎竹裏獨坐獨徘徊

戊辰元日



三十又添八漸於強仕親年開春正立曆換帝方新  
貧賤何時已干戈滿海濱詩書衰病裏憂世亦憂身

三月晦前客中同陳聖謀柯爾立招李元仲遊

石巢時有警報

烽火雖云惡山情不肯賒以君貧少累似我客無家  
伴已三人共遲於一水涯明朝春又盡試問石巢花

是日阻雨不至

此際登臨少偏予得伴齊關心忙裏事遲友竹橋西

續投堂集

卷之四

六

未損雨中興明朝展又携新晴遊更好水滿寺前溪

其二

濕濕已林坳山行去未停沾花展齒鈍過竹雨毛青

杖倚詩方渴泉添水滿餅風聞從警急聊作沸爐聽

秋日樓居

百尺挂城頭何人許上樓到門山是客當水閣如舟  
柳短不勝月醜譁未分秋索居寥落甚猶得病相求

芭蕉

芭蕉有何好盡日雨聲留對此無端綠杳然方覺秋  
琴停挂壁穩老去逐情羞安得人如月徑來上客樓

清明日李右宜澹生過山中製茶

茗摘友生至藍香竈恰紅雲雷方甲折草昧建茶功  
飲必選人共氣將名士同相思君不見只在一甌中

舟行同陳聖謀却憶吾家竹樓

桃花倚店幽未肯入溪流一笠暝牛背雙篙騎水頭  
人乘破浪興鷗玩濟川舟却憶城西竹蕭蕭方滿樓

續投堂集

卷之四

七

病客山居

客裏又山中無塵但有空石為常侍者佛作主人翁  
病省交遊累閒當藥物功只餘雙鬢在大半與僧同

孤鶴

鶴峻不受黨稍宿懶成窠瞑與定僧兩清嫌一影多  
何為行踽踽自喜舞雉雉擬以於陵子辟纒不似他

其二

鶴態何高簡矜孤舞未降意中群少可吾與子為雙

行好隨琴侶讀宜共易恣更憐一影白月步立清江

其三

一鶴鳴何意却非失伴號我將師猶立松亦效孤高  
選樹如觀主無朋不損毛鷲群嗔獨醒君試共哺糟

山居不寐

習靜晝未覺更深自不同獨醒午夜後一寺四山中  
暗記某峰雨細聽何樹風愛他僧睡熟聲殷小窓空

贈慵生和尚

新授堂集

卷之四

八

詩者禪之末僧非以此高雲心懶成綺鶴意不矜毛  
功滿有餘慧情閑亦廣騷吾師遊戲耳人乃共稱豪

題松石畫

蕭蕭穆清容疎疎筆墨中意孤慵屈曲石簡耻玲瓏  
世必泰嶽漢生惟岳與嵩科頭箕踞者未許仰高風

客石巢東孺生和尚

秋山如雋神骨秀賸枯禪客以閒相得居之病亦仙  
此中寒谷口桂後菊花先那得無僧影時過一水邊

不眠感事

鯨吹海氣昏高浪蹴軍門白日千艘救晨星五寨存  
貪敵押出兇蕙閉笠招豚曷以旌降賞材官仔細論

其二

短劬夜峯摩傷時枕上歌兵強招是惠戰敗撫名和  
勛跋救唇筍鯨投強項戈疆場臣事畢其奈國威何

其三

愛錢文士癖邊裏有同心大帥懸須價渠魁撫責金

新授堂集

卷之四

九

低基爭得食借渡不憂沈莫竊舟中潤揚波海外深  
客石巢得伍秉樞書和韻

數行來意外秋士感何長空谷桂成路一龕佛對牀  
無端從衆老漸悔學人狂回首十年別山中半偈香

客石巢夜坐

紅燭鬚看影蒼然不忍看夜蟲親客久饑鼠話山寒  
老至著書急燈添認字難如何三十九今歲又將闌

施蒙冲先生挽詩

吾友施辰鄉尊人蒙冲先生始爲醴大夫有  
清政于蜀林下垂二十年近以新命出山卒  
于韓藩之司理其哭先生于堂而爲詩三章  
以挽之焉

海內方多故林居自不安人思公去蜀帝命爾于韓  
大國城宗子王家肅理官空遺袍笏在留作典刑觀

其二

登堂不忍問一問一沾襟旅櫬他鄉製家僮異國音  
叙揆室集 卷之四 十九

旌銘帝子誅棺蓋老臣心欲覓魂歸處前山洞壑深

其三

林卧已多時官閒隱亦宜飄游韓土樂人作異鄉悲  
何不杖於國留爲王者師通家未見面神想倍凄其  
客石巢山寺李左宜中秋載酒相過卽席分得  
莊字時左宜有浙西之行

山淺桂成莊更深月也香門槌觴政借佛國酒徒狂  
客于歸猶未主人去不妨但存寒歲約言別莫淒涼

客石巢逢李元仲限韻時元仲遊嶺南 四首俱  
叩帖

不是羈縻久他鄉亦可留師生文父子仙佛病交遊  
客思篋竿尾人情酒甕頭歲寒須我友空谷共涼秋

其二

嶺外韓碑在文人載筆留山中好伴去獨客爲誰遊  
楓老醉如眼霜深白上頭那能看俗面坐過一溪秋

其三

空山萬木收寒谷一人留未省客何待或云我好遊  
行投室集 卷之四 十一

潦乾溪縮腹遊倦筆髡頭不敢嫌秋惡嫌予錯過秋

其四

知爾里中少他鄉故久留劍雄羞入室物異喜單遊  
此歲不添閏今冬已過頭好來谿上別山尚有餘秋  
吾遲元仲有限韻叩帖詩十一首已元仲自潮  
陽歸至汀水而先以書來語其客况索居之

餘日走韓昌黎故祠中指目相語湯湯大江  
在祠址下因有韓亭見懷之作元仲之客爲

韓退之留也元仲之歸爲曾子弗人歸也會  
子弗人之遲遲於此亦爲李子元仲而棲棲  
不能去也吾兩人之去留如此則雖有大不  
意於世俗者其亦可以已矣於是和元仲韻  
復爲詩一章以附于中帖焉

海天何蕩蕩覺覺馬頭回韓子千年後閩南一士來  
荒祠勤尚友古獻識今才指目堪相語路難且莫哀

九月晦夜

紡授堂集

卷之四

二

客枕歌無寐風窓偏向松憂眠寒捉虱淺夢醒先鐘  
秋去三更後貧僧一歲空愁心真似繭緒滿又加封

庚午元日 阿攀小女名

侍母失中饋阿攀學薦辛年強身未仕王聖國無人  
有賊誰思難何官不患貧爲言當事者可惜太平春  
過薛老梅庄送李白生還綬安

有興梅庄去到門心事違看花還未發訪友又將歸  
燭盡雞聲渴霜深鴻影微明朝江上客紅樹共帆飛

其二

高士來千里山中卧却宜梅花留與我霜夕坐同誰  
木落去帆現溪乾遡水遲小橋寒望遠扶病立多時  
哭監利丞廖元真先生

衰世無寒宦君緣宦破家人皆尤產盡天似長官邪  
早以清爲累仁胡壽不加相償賢有後廉吏尚嫌奢

寒夜

欲覺懷人夢寤言四壁聞月窓寒天醒霜枕曉雞勤

紡授堂集

卷之四

三

憂集心無地緒分愁有群那能管鬚鬢任爾白紛紛  
林伯吹携素秋問梅遲我不至書懷

翠袖梅間好閒身病不宜寒君此夜約憶我少年時  
月去霜無影燈親花上眉相思坐達旦待爾寄南枝  
林伯吹報我梅信猶未答之

爾問梅無信一尊獨上臺林鴉先客探霜月後人來  
莫作看花去聊當訪戴回寒枝怪有意應待病身開

壬申元日

日月樓樓裏安居似陸行舊家三宰相流寓一書生  
老覺春光賤貧看年事輕髭鬚從白盡懶共歲華爭

其二

纔惜舊年臘忙過半月春席門深巷雨少婦布裙辛  
謂老未成老言貧不似貧女兀癡黠半衣屨共矜新

其三

明聖勤思治焦勞已五年萬方依帝武多難問時賢  
山海真安未恩威孰後先太平天子在何以尚憂天

新授堂集

卷之四

三三

水口舟行

曲曲換溪容舟行雲鳥從爭灘輕櫓勇蹲石小漁恭  
駛水兼山走香風對峽衝目前難應接未暇數青峰  
春莫同趙十五張時乘小集張大受齋頭試茶

同賦

深巷似寒村招尋喜出門魚浮聽鳥弄花動共琴言  
茶品泉兄弟笋香竹子孫春光怪五日忍放手中尊

夏至聞新蟬

瘦島敲還澁高山意始絃新聞來舊友朱夏至今  
年  
虱語小儒竅鶯言老妓咽清吟誰似爾入耳便仙仙

其二

蟬聽雖幽事群鷺却謀人乍聞松下弄輕濯耳邊塵  
名士談初試高僧梵恰新欲將桐引擬清露正流晨  
開正二日林守一携書過斗中園次韻

開正纔二日選勝便移牀門閉四邊水橋通一角香  
寂寥兼雨靜空曠稱詩狂拍拍鷗群白分來几席光

新授堂集

卷之四

三三

其二

出郭新春雨避人折脚床苔紋親展切梅片夾書香  
天地還吾老文章讓爾狂好耐千頃綠妝作筆花光

其三

携具尋幽去無他書一床柳嫩通體媚花厭盡情香  
斟酌鷺深淺追隨蝶穉狂南園春事未正好記年光  
鶯鶯日過守一斗園仍次前韻

掀書引話長倚硯布糟床雨范鶯言冷雷驚草甲香

屐遲隨竹遠花靜厭人狂莫捲疎簾起從他漾水光

其二

出城無健足脫屣便登牀沾柳輕衣重簪花白髮香  
琴平詩險澁奕定酒顛狂明燭不須秉清池夜有光

徐橋次周中槐先生韻

徐孺子嘗過此橋也在進賢縣

漢代相終始徐橋共圮橋千秋兩孺子易地一高標

烏盡仙能去鳳哀隱莫招至人無近事顯聯總冥寥

循靈巖之左而下及半有壑或題曰澹如酌而

新授堂集

卷之四

詩

咏之

潔丘屏溢空清出意磴磴脉細泉調息歌塵汲定爭

山狐石眼白月正水心平試看青蓮種無根也自生

其二

循源不受汲少許何嚴冷定可踟跌對流宜屏氣聽

鶴供濡潔味蟬浴雪輕翎得此纔相稱几心慢挈餅

山居病中方生宜閣雙酒相過方小字敬君

空山來小友載酒問先生為爾當杯起勢予試杖行

病蘇人欵欵菊澹我卿卿再有林間興何妨趁月明

燈下山妻為予捉虱戲謂予咏之

恐癢此生慣處禪心事違夜寒捫又懶人瘦虱偏肥  
敗絮吾相得病身爾共依小奚搔背瞋影觸荆扉

其二

但使減吾病饜餐汝亦微喜無當世務容爾在禪肥

瑟瑟何生事勞勞也救饑却慚餘瘦骨飼客北山薇

同張大全施大昕讀書七松樓

新授堂集

卷之四

詩

懷古携雙友觀書對七松時文渴字女乾視輟耕農

柳引將來月烟留欲斷鐘自無田舍客高臥笑元龍

雨中施辰卿來同樓居

我被荔枝惱憑欄不肯紅漢唐千載上風雨一樓中

山限天難大雲忙眼易空半窗今古意坐臥待君同

秋深陳洪仲曾玉立鄒瑞麟瑞足陳石丈張雲

將楊公毅同范佩蘭琴集紡授堂兼以茗

來試次公毅韻

細菊瘦寒屋巷無秋可尋到門人共茗入座客兼琴  
霜氣清詩戶風流暢塵林却慚粗糲王能得滄杯深

咏海外紅鸚鵡之六

慧禽日國東冶日豔衣同共笑噴花啞擅粧妬鏡紅  
華夷天地隔聲教羽毛通 聖世來重譯能言鳥在

籠

至後過法海寺爾和禪房同慵和尚次韻

訪衲問梅信閒心不記春蕭然吾與汝同是世間人

紡投堂集

卷之四

七

祇覺添些髮便如多此身欲將妻肉淡特共佛爲鄰

其二

入寺冬新霰寒輕似早春百年天下事此日佛前人

閒失忙中我病分僧半身不辭來在數家只在西鄰

因問恒如閉關信息仍次前韻

未有梅消息或云天已春此中無腳線欲問度針人

落木觀花事生香見死身四邊泥水障誰是一僧鄰

春日重過爾和禪房因觀種蘭是日驟雨仍次

前韻

乍習山光靜方知錯過春欲尋前日事已是隔年人

爐陷除香味花分減色身晦明從變幻吾共一燈鄰

二月十五夜過法海寺同慵生爾和坐月仍次

前韻

春三病失半并夜准三春一容兩僧影聞鐘倚樹人

茶香勻石氣月鬼在花身靜對聲光滿方知佛有鄰

過芝山寺訪空生達權二公仍次前韻

達公善琴

紡投堂集

卷之四

七

入塵頭易白訪衲借青春暫得觀真我還如憶舊人

詩書慚佛面天地誤傭身瞑坐聽琴罷聲猶殷四鄰

妙香和尚投我新詩仍次前韻報之

奇情如筍螭慧苗籜驚春畫指心言手矜聲影和人

易三佛變相詩四偈分身莫以頭顱異同堂謂隔鄰

病中無寐聞法海寺晨鐘仍次前韻

世無病老死譬則卉長春地不長他樹天惟閱舊人

祇應生便已何處有吾身念此省貪怖晨鐘發比鄰

其二

鐘淡烟花氣已深  
天地春徑來近寺  
宅先覺獨醒人  
頑倚空爲舌聲  
因聞有身樹頭鷓  
又醒一枕寂喧鄰

其三

只此消晨夕  
敲殘歲歲春  
回頭前日事  
洗耳五更人  
來暫哀偷夢  
眠清病剩身  
一鐘孤遠甚  
特共睡鄉鄰

其四

百草隕霜殺  
因之歲復春  
死薪生活燧  
舊鬼長新人

翁授堂集

卷之四

十八

驚詭萬錢味  
鶴矜半李身  
清奢貪着等  
減讀殺嬉鄰

其五

正好愁愁寐  
寒敲睡破春  
漸生醒後事  
忙盡夢回人  
瞑去觀無眼  
聞來耳累身  
似於孤枕畔  
多此兩邊鄰

其六

老失書之長  
驚如耗一春  
聽餘三萬遍  
淡過百年人  
日月能盲眼  
山河傳肉身  
况於吾齒髮  
禁得苑枯鄰

聞備生妙香  
達權過守一  
晤菴次守一  
韻因柬

三公

居士園能好春  
深衆木榮開軒  
來靜侶觀物說  
無生花殷琴言定  
苔親塵影橫  
莫嫌委巷俗  
供佛有鶯聲

丙子秋深陳不盈  
徐叔亨李元仲小集  
紡授堂分得五歌續  
印帖之二十一章也

劔老試重磨  
朋來開鞘歌  
大風吹耳熱  
時事上眉多  
日闌酥街雨  
簷帷衣瓦蘿  
滔滔詩興在  
貧賤柰予何  
送劉黃脩北上時徵兵入衛

翁授堂集

卷之四

一九

王事棘如此  
送君游帝鄉  
所爲分一劔  
不敢咏同裳  
龍臥方辭  
空駒鳴恰履  
霜道逢入援者  
爲語莫窮翔

乙亥元日未有詩  
足桃符竹聯句補之

二毛畏我剛霜滿  
不容頰動髮  
未忝符裏乾坤里  
巷間少開雙眼  
潔難皺兩眉  
頑何處安脩尾  
籠邊問白鷗  
虜警息再次前韻  
送劉黃脩

此去烽烟靜  
帝鄉卽故鄉  
同文新釋褐  
聖武已



垂裳蛤剖一胎月鵬輕兩翮霜寒江動目送北雁共  
飛翔

奇董叔會

特叔會從長公國博還朝  
其先人亦嘗官國子也

老友能知我胡爲乎遠行成均家作迹天下爾才名  
蓬髮慚兒子白頭憶弟兄好歸春正及江上耦而耕  
多病

多病成輕世無徒省杜門坐頑雌伏子捫懶虱生孫  
鞭怒倦蹄影鞍欺敗肉髻恩警燈下淚滅燭滴黃昏

翁披堂集

卷之四

三

至夜燈深病吟指影些惚數千年作者森森立  
四壁間不知吾友李世熊枯坐千里外谿上  
寒屋今夕作何想也續叩帖之二十五章

名位文毛羽翼之翥國門草鸛綠耳稿敞積夜光昏  
腐電鑽盲燧騷宗禘雅孫不知誰後死能使古人存

紡授堂集卷之五 詩部七言律

恭謁關祠

感懷聊詠昔賢祠忠憤英英猶上存天地不能回蜀  
漢古今何意食華夷千年入廟成三歎四拜於公得  
一師青草夕陽碑欲斷蒼茫誰能立多時

題平湖秋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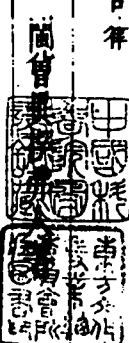
湖光秋月濕離巖湖面全開掃敗荷只有漁舟閒遠  
渚喜無歌舞湖清波遙知楊柳蘆花外此夜行吟不  
寐多我亦蕭瑟澤畔客細看畫裏似曾過

雨中懷方具象

獨自倚樓獨自言離群白雁濕高原霖霖有雨似無  
雨數數開門難出門得意詩文看也厭向明窓几坐  
如昏知君此際還相憶滿把黃花立小園

客中寄林若梁師

樞中視日何翩翩一顧恩深木着鞭知己許為天下



士布衣依舊十年前索居益自慚高足小築無能過  
及肩白髮門生憂老至數行題罷獨潸然

甲子除日

把酒蕭條醉舊書勛名剩得數莖鬚苦將歲守臘偏  
盡未分年來日便除往事細思成獨笑春明敢擬欲  
何如爆聲驚走柳榆鬼載去吾家滿一車

乙丑元日仍用前韻

春甕初開覆舊書難將生事慰眉鬚因過在歲思來  
日只似新正又迫除欲與少年時逐隊自然老態不  
相如應門潦倒從癡僕殊懶途迎過我車

得曾玉立書却寄

故人書寄看應喜病客愁生惱畏開總是心傷千里  
別何如君與片帆來人前深語誰能聽燈下長歌不  
敢哀欲睡有懷聊出戶三更無月自徘徊

丁卯秋林若梁師至

老驥秋高尚據鞍負鹽萬里不躊躇長貧多病七年

別草屨單衣八月寒已見門生雙鬢白依然國士報  
恩難慙慙細質文章事久矣無人拂拭看

佛泉詩有叙

吾客翠華遊于泉上下之間志曰其地以溫  
泉名也吾訪溫泉不可得泉之上有仙泉泉  
之下有佛泉二泉正堪名其地耳仙泉屋之  
仙騎其坎需者必禱而後汲佛泉墟之泉之  
下萬家比茗釀藥物皆需焉來者不請而抱  
甕以去水曰佛泉坎之上無佛也二泉皆其  
潔不枯肺子曰此仙與佛之異也崇禎二年  
五月十二日同遊者爲友人丘小魯門士丘  
環生小羽陳聖謀小魯小羽先有詩予和之  
環生方納新姬未暇索句聖謀次日遊石象  
菴續爲佛泉詩苦吟馬上始遺屨已墜馬傷  
足

轟雷四壑自騰奔靜挹衆生豈恃源十里好山爭二

水仙泉無佛亦稱尊龍蛇一勺莫須有魑魅千年不  
敢渾汲定還來觀夜氣石心月澹數星存

其二

苔影空游布底明一規長似月盈盈水當法施流無  
盡其許人同耻獨清佛祝民胞泉是乳石開道眼液  
成睛泓然止止聲聞靜罷却千溪萬壑爭

其三

勺水傳燈衆壑孫何須星海遡崑崙貪人抱向舌頭  
嚼癡子烹將熟後論過去已歸諸茗釀未來猶是石  
精魂一泓自在觀無味繞上壺馭味便渾

山雨

草堂煙裏白重重停午尋聲未見鐘愛客不來來不  
好拋書還看看還慵雨無處宿惟歸寺雲懶上天只  
抱松我亦閉門高枕卧閒心偏耐滴淙淙

澗邊新柳

淡烟輕碧恰勝鷗春水山梁淺挂絲暝裏未醒微有

眼鏡中欲畫似無眉自憐幽澗誰能媚懶嫁東風不  
肯垂待看月明泉上影愛他濯濯少濃枝

過裴恭靖祠

新朝王聖庸臣多難起斯人奈國何帝廟百年典禮  
樂軍門一顧靜于戈銜銜照屢無疲鏡南北流分有  
定波爲報權璫殘熱客踏共祠下莫經過

印帖  
七言詩七首

已巳之春吾遊石巢爲李子元仲來也吾未

新授堂集

卷之五

五

至三日而元仲有汀水之行已元仲以書來

遂遊嶺外客子遲元仲不至秋深矣爲五七

言詩各一首書懷懷之不已踵其韻而至於

十首焉題曰印帖取古人印須我友之意也

其六

三徑秋深滿草萊空山獨自笑顏開文章得意輕身  
藥書劍無聊醉後杯何事木犀香不去有心好月勝  
遲來蕭條竹榻微霜下一夜相思度嶺梅

其七

足音空谷斷蒿萊無信燈花爛漫開歲晚殘書親短  
禍客深醴酒厭長杯中千里寒誰待嶺外一人佳  
未來蘭秀菊香懷已負遲君向有石巢梅

其八

詩思荒荒付草萊待君仔細爲鋤開客心說與青銅  
鏡冷面熱將白酒杯遲我只爭三日去經年但見一  
書來篋中檢點燒燈讀聊作相思望裏梅

新授堂集

卷之五

六

其九

何人把酒慰蒿萊刺眼金錢且慢開我有所思千里  
外不知誰共菊花杯病身扶到絕高處海角看將一  
馬來兒說庾南寒最晚歸與我待嶺頭梅

其十

文壇誰肯劈汗萊門戶驚人獨開相賞奇情如中  
酒不須能飲也傾杯躊躇秋老未成去惆悵春先失  
蚤來萬樹木犀香待爾看花何必嶺南梅

遲元仲不至留詩別之仍次前韻

霜溪棹渴閣深萊淺挂風帆慢飽開莫說連牀談永  
夜且湏一見共離杯遲君寒盡無端去約我今年何  
故來春水但期船蚤發惱人休寄隴頭梅

別矣不果行而元仲歸仍次前韻志喜

立雪門前十丈萊閒將笑口向誰開村醪暫買殘秋  
醉醇甕遲留最後杯山水高寒兼我在文章摩擦待  
君來一年幽事今方始未歇黃花又看梅

續校堂集

卷之五

客石巢秋中鄒瑞麟自清溪相訪同用秋字

瑟瑟懷人搔白頭美人空谷正相求十年知己五回  
見百里名山數日留多病強將扶好月有君那忍負  
中秋對牀且慢言歸去萬樹木犀香未休

讀書

薊門大鎮推重險胡騎長留敢歷春閉戶常將今擬  
古讀書方歎國無人是非難信通言路戰守燼聞換  
老臣兵食詠來天下足虎符纔發又憂貧

送羅無美還豫章

羅生別我執手勤滕王閣迥明高雲文中龍虎惟陳  
亮天下英雄有使君落地弟兄原四海大江左右欲  
三分巽然建鼓無端甚子試登壇一解紛

不雨

鶯囀二月枯棹聲月照乾農徹五更當事持梁忘米  
價豪家銅粟祝天晴謾言餓眼看秋飽且乞今春有  
地耕我亦無田偏望歲摩挲疑蹇繞牀行

續校堂集

卷之五

其二

打鼓驚雷聒地呼老秧渴死性書符荒無奇策巫爲  
政魁喜貪人農自零市肆不須禁酒肉官家且可達  
庖厨誰爲祝雨人城去逢着家胥索舊逋

病中喜雨

好雨嫌遲尚未遲插秧四月小當時病身水濟苗相  
似患氣春濃暑不宜乞火乍澆枯茗盃開樓額看小  
荷池明朝握粟無高價粗糲加餐莫作糜

其二

閉閣猶懸殘雨脚出材忽聽神秋歌禰生槌渴新蛙  
鼓西子心蘇病菱荷此夜不停繞既足明朝且止莫  
傷多無眠較量陰晴事其奈愁時易老何

自南郭移居城西

八年數口學萍棲米甕泉瓢負小奚移得新居仍是  
借携將老母已無妻慇懃隨我入簾燕辛苦啣來出  
郭泥未省飄蓬能定否圖書今日且城西

新長堂集

卷之五

九

五月閒居

五月蘭芽獨自紛沸爐霏水共晴新每因病劇常思  
過偏為交多却畏人老大割鬚聊學少文章強項未  
稱臣楊雄奇字無端甚惹得門前載酒頻

其二

閉戶公然節物更矮簷照眼石榴明救貧綺語三年  
艾賣老文人五月鶯故事無心嘗角黍虛名膠齒似  
餽錫出門擾擾誰知已一任靈忿未肯晴

其三

鳩鵲分朋角雨晴新暉舊燕榭時鳴鬚翳助我追前  
輩勛業者人越後生索句欲來嚴茗苦息交易謝冥  
裘輕閉門貧病吾真老又道強年老未成

其四

謾言妻死累身輕四十鰥居事事并未替葛衣需母  
績無多角黍信兒爭苜蓿上屋蜻蜓立艾虎當門小  
犬驚却憶去年逢此日雄黃杯在異鄉傾

新長堂集

卷之五

立秋雨

中天高鶴曼遜空未許庭堦吹小蟲惡雨不須催一  
葉新涼正好沐雙桐神龍潛壑需秋水鷺鷥看雲憶  
大風雄劍欲隨金氣躍燒燈勤撫七星銅

周子立自都門寄書

愁時遠寄數行書抱膝憂人正索居萬騎薄城君自  
守百年養士報何如几鱗樂處無波水曲髮新加利  
齒梳且道腹心誰視得謔言土聖戒淵魚

上董崇相先生 時先生病足

累朝養士報悠悠海客何心向狎鷗兩奕互爭餘敗  
局一壺自渡信虛舟少年天了思耆老許國元臣恐  
乞休萬里長城坐鎮足謾言逸步繫驂驄

為孫子長先生壽

多士登堂稱兪觥新秋涼雨入尊清一身進退關文  
運四達門墻引後生若肯出山還未老翻然經世却  
須行赤松黃綺他年事虞室卿雲正待展

粉樓堂集

卷之五

七

送陳道掌遊吳越

河梁相視話深霜立馬寒枝未有香我亦無家君作  
客誰憐故國等他鄉文章寫坐人爭霸傀儡張燈各  
闕場排難魯連休佐關登壇笑把一尊商

借居

蕭然萍泊又過秋慣是浮居不甚愁朋友依依兼主  
客身家草草等車舟未成便去聊須任莫說吾廬且  
當遊大笑出門何處往蓬蒿我輩合淹留

續印帖皆寒夜書懷寄李子元仲之詩也

十月度深霜近人杳然懷望百憂親獨醒一榻五更  
雨半世無家有病身老至著書傳未得交多求友認  
難真暗中搔首商知已不覺雞聲動四隣

二章

病身無伴慰琴尊夜半誰家春杵繁霜欲到牀先上  
屋月將排闥正開門此時我亦閒相憶那得人來愁  
共言倚杖寒塔暹閉戶紙窓風透一燈昏

粉樓堂集

卷之五

七

三章小至夜

不耐幽憂更索居勛名強仕問何如偶然對鏡疑非  
我強自親燈錯認書愁閱曆頭從靈損畏看白髮倩  
人梳可堪明日又長至道是吾生四十餘

四章

寒燈吹暗燭雙眸劍動身傍不肯留歌枕悠悠家似  
店依人泛泛陸如舟意中有友相看老夜半伊誰共  
說愁起坐便思出門去一窓霜氣到牀頭

同林伯吹夜話有懷元仲續印帖之五章也

四十年來貧賤身愁心霜夕二毛新相思海内存三友  
寒話燈前深兩人千里雁鴻沉雨氣一時龍虎寐  
風塵慢言李杜詩名在應世文章錯認真

之六章

五更寒柝動愁城書劍無聊老已成迫歲鰥居兒女  
苦四隣婚嫁鼓吹明感懷一飯心徒在回首多端事  
不平欲話百憂人又遠曉鐘鴻外兩三聲

翁授堂集

卷之五

三

之七章 一首次林伯吹韻

欲斷憂來學坐禪憂多仍似擁愁眠一寒未許輕相  
惜漸老真慚強放顛浩蕩恩讐澆不盡蒼茫鬢髮白  
無邊琴心半死相如病那得閒情續古絃

之八章

蒲團挂壁懶逃禪隱几霜深人未眠病到頑時不畏  
死才富老後獨餘真感懷眼冷橫天下經世心長看  
鬢邊半夜開軒憶知己新相自譜自聽絃

歲晏閒居

歲晏殘書讀也關蒼茫四望眼開難千金欲報恩誰  
感一刺空懷字已漫酒盞有時上耳暖儒冠漸老稱  
頭寬臘深真懶出門去道是病身苦畏寒

除日移居

一年再徙卜居頻陋巷蕭然亦四隣瓶甕不多携去  
易圖書已舊載來新無家到處依朋友有母何人代  
水薪猶喜春風隨我至明朝還肯慰閒身

翁授堂集

卷之五

四

辛未元日

但覺疎慵漸勝前車邈長者卜居偏壯心老至羞避  
老寒戶年來不侶年棗栗女兒嫌買少文章門士欲  
爭先回頭四十春如許聊付深杯一醉眠

開春東林伯吹試筆兼懷李元仲續印帖之十

章也 有叙

閉戶著書已是無能之老者開春洗硯敢迎  
可畏之後生十日爲期二人對壘使君與椽



我非天下英雄門士勝予且作燈前楚漢李

子元仲若在茲則鼎足固可成三吾有伯歛

其相須亦兩手不能去一惠而好我賁然來

思

鶯初柳淺弄新條洗硯溪明花上橋春水子懷日渺

渺交情舟子畏招招文章與竈人爭媚壇坫吾徒位

不祧漸老據鞍心已懶綸巾遲爾試輕軛

雨中同林伯吹晚望通津樓樓爲閩王舊城時

新授堂集

卷之五

五

火後方落於神兼有海警驚蟄前換甲日也

舊日山河入望新如霞丹閣落佳辰千年今古橫雙

眼百尺樓臺上兩人雄霸已曾覓故壘關梁尚欲俯

全閩危欄極北長安杏倚遍五爨時草莽臣

其二

深巷蕭然高卧身白頭望遠可傷神英雄割據灰難

死土木風華國未貧城市四圍原郭外河梁十字古

關津無端欲下登樓雨遮却凭欄携手人

其三

搔首相看滿目春登樓欲共更何人屯開天造雷先

動地鼎風流甲亦新草創千年思虎踞民居十萬俯

魚鱗感時望眼觀清海雨氣南來暗暮塵

其四

墜屣橋頭未老身登臺春望共門人兩山在郭層層

面一水分層齒附斷大鎮雨中猶晚市太平城裏任

通津蒼茫說遍殘唐事還憶無諸不帝秦

新授堂集

卷之五

六

得之和尙僧臘

欲進霞觴有道前正如負石培山然命門羞向神仙

問壽相看同坐卧緣雙鬢喜君無白處萬松對爾失

青年相期千歲岩中住莫往人間慢上天

其二

戒食釋子道家廉乞與長年也不嫌火內選丹枯打

坐風前燒燭厚加簾死生看到圓還碎人鬼和成水

裏鹽海屋持籌買菜事如如無減又何添

雨中同董叔允泛海登白雲山

萬里風吹衣上塵輕舟高屐信閒身大言觀海豨三尺在雨登山我兩人寺老門開從虎入天荒壁破失龍馴佛前拍板猶堪借茗飲時兼酒數巡

海上閒居

海角通來一繫袍山花谿鳥苦相嘲文章路失思游俠著作書多廣絕交里社笑人矜黍肉霸壇羞殺問包茅風騷競長非吾事寒瘦閒爭鳥與郊

步長宜集

卷之五

苦熱

北窓無夢上羲皇但乞風吹到牖鄉渴想蟻肩千歲雪病身雞骨四圍湯數莖短髮猶囊垢滿面白鬚空帶霜結長偷閒閒未得蒲葵不任扇匡牀

白雲山觀日處

城市籠人乍出樊長風萬里應狂言四圍天下海無角半夜地中日有跟細數鳥夷青點點羣來雲物白奔奔等閒放眼觀魚鳥尺翼纖鱗鵬與鯢

海上送董德溫小試建谿兼東德受時德受為

建谿廣文二君社中董里叔會之子

霜容鴻影不曾分帆飽長風羅唱動出海龍翔蛟更勇在山虎蔚子皆文高灘躍去方為劍近岫群飛豈大雲謾說橫戈羞小敵旌旗已換岳家軍

清溪裴其為客於三山於其櫬之行也詩以送之嗚呼傷哉

維舟暫當食場鞠楚些慢勞估客呼南北東西無不

新投堂集

卷之五

二八

可妻兒朋友亦何殊高灘倒載詩魂去旅櫬孤行明月扶猶有遺編兼子在尚書劍履未荒蕪

燈下讀林伯吹文因憶李元仲續印帖之九章也

茫茫天下誰堪語忽忽燈前何所思獨有意中林與李說來餘子信還疑和基未下先求穩險着誰看不道癡我服追亡識將眼築壇人亦等呼兒

歲晏閒居

追年兒女短衣單繞膝居也自歡詩酒未深媿病  
足文章不驗救貧寬交情過眼併優回舊事捫心劍  
戟癡殘欲除猶暫借鬢邊且作四句看

雨中書懷寄竹嶼鄧戒從

相思書卷讀還拋求友情深更寡交風雨人誰過小  
巷清明花但好東郊黃梅未分先鶯老青草無聊趁  
馬跑我亦洗泥閒點檢舊梁吳有燕尋巢

春莫小集丘懋旦邸中夜話

書劍無聊共拂塵客中倍覺往來親久居異地誰知  
我但說鄉音亦快人俗面交多餘病骨白頭搔罷兩  
貧身一簾風雨深燒燭尊酒榕城又送春

許嶽甫予同外祖兄也況已巳六年愴然念之

蒼茫想像美鬚眉骨肉文章事事悲兩姓書殘外內  
祖六年草宿子孫誰生平愛亞詩中句何日題君墓  
上碑逝者引人傷不盡椒漿亦未哭亡姨

其二 嶽甫號佩雨

委佩塵埋韋與弦尚書家學日餘年才應逢世常居  
後亦不讓人却占先僅有生妻存嫁女稍留古屋食  
無田門生未可忘通德孰爲成志八篇

其三

莫說天親天可憐卽云知己亦潸然母同舅氏稱子  
好常爲傍人笑爾眞繼長弟單纔一子哭兒母歎又  
三年及歌恐惹空堂櫺出戶吞聲細問天

其四

渭陽伯氏天無兒仲氏飄零夫所之三舅僅存殊歎  
別十年一見恨生離李家姨寡貧垂老二子英多數  
又奇骨肉筭來愁滾滾憶君逝者倍淒其

聞李元仲移居詩以寄之續印帖之十一二章

也

笑爾似吾生計拙頻年徙宅未能休寒門少下雜賓  
榻平地高如百尺樓不可有石無水意稍移近市亦  
溪頭相思室遠兼葭夢只在竹中但遡游

其二

古風借屋今誰繼志十依人處不安天下才名餘陋  
巷世間田宅忌儒冠但容妻子無妨窄為滿圖書却  
愛寬知爾經營相稱少囊中難剩一錢看

李元仲丘懋旦小集紡授堂夜話續印帖之十

三章也

此夜新知兼舊游相逢未暇說窮愁天涯兄弟星難  
聚地主茶蔬容易留懷古幾人堪屈指感時何事不

神樓堂集

卷之五

三

搔頭談諧更喜雜賓少無復寒暄思唱酬

為李元仲尊人恬菴羽五十壽續印帖之十四

五章也

達者寧須介壽杯詩書養志亦顏開戴將烏帽從先  
進揮盡黃金看後來醉眼觀人田宅在大言謂我子  
孫才行年半百稱觴罷為問生平醒幾回

其二

杖頭入市日婆娑開逕佳及酒伴過謂是老人年歲

未齒於後輩子孫多文章譽世吾兒在薪米愁予奈

醉何遠膝成群萊袖動阿翁顧影亦傴僂

吾友綏安陳不盈削 諸生間避雙亡命詩以

訊之

乾坤納納涵風塵亡命羸將五岳身天下豈無投宿

處秦庭誰救倚牆人儒冠醜亞何曾顧龍性習繁不

肯馴知爾尚留雙眼在詩囊四海未憂貧

客玉田初秋遊極樂寺村落中能看琴酒之僧

神樓堂集

卷之五

三

即事次壁間徐修和韻二首

秋爽山中塵話長佛龕旁倚小匡牀與雷松路一肩

雨桐引梅花十指霜病客不辭茶事苦老僧親汲酒

泉香醉鄉淨土隨游戲未省何如南面王

其二

荷柄沿階尺許長也能分綠上胡牀百年棋酒無多

四十四鬢眉一半霜醉眼不知佛國大語言時聽木

犀香清池顧影從吾老未肯遮羞借醜王

謁林劍溪先生祠 有序

崇禎五年夏秋之交晉江曾異撰容游玉川

寓於西山之麓旁舍危樓百尺林劍溪先生

英祠也先生以明經為御史 建文皇帝遜

國先生與宋夫人自經死自先生死三百年

今當事者始以先生祀於鄉學夫今日學宮

之俎豆幾於鮀不給祝蓋已猥濫極矣愚謂

數仞官墻而使饔夫郵子以情面牽臂而入

之則與屠市酒肆無異此即鄉黨自好之士

尚以不入為高矧如先生固所望望然去者

然而學官一席地在今人入之何易而在先

生又何難也昔者革除之際作人未幾死事

至數千人日來權璫煽處自倡言諸公慘死

朝士之稱頌功德者不可勝數不有天幸則

美新誦莽之事幾於再見蓋國家養士已三

百餘年矣豈士氣如鋒在昔日如新礪之亦

卷之五

逮其養既深遂鈍缺而不可用耶抑挫於

靖難而不復振然人士沐浴膏澤則何可為

是言也異撰感於是而為詩三章以告於先

生之靈焉

建文皇帝出都城易主依然是我明背闕舌甘輸十

族懸梁頭亦掛簾貞車書已供 今天下冤鬼猶非

舊北平遺恨幾時流得盡劍溪石怒尚砰砰

其二

卷之五

殺鬼饕懸日月明龍淵霜氣滿天橫雉經北闕今夫

婦馬首西山昔弟兄人到百十誰後死事無兩是愧

先生危樓南向忠魂在三歎時聞半夜聲

其三

作人 高廟未多齡士氣新如劍始礪絕脰斷無生

御史捫心肯負昔明經革除忠憤星從月翊戴功名

草化螢羞殺斗筲從祀者與公共食薦芹馨

客玉田贈楊孚先令君吾未嘗投詩於不相知

之貴人亦非欲與言詩也喜其不苛而貧耳

二十年前識大名風塵搔首幸山城典將銀帶還新

求惱殺烏紗疲送迎書記但抄千古史吏人閒聽一

琴聲秋谿抱郭澹新月欲與先生說宦情

其二

清風六月蒲城吹棠蔭親人拂面垂薄示蒲鞭猶泣

罪稍完花押便題詩籌邊加賦今無術益下獨租貴

有司盡說欲寬寬不得縣稀通稅却因慈

卷之五

其三

花滿日長鶴步移訟庭翠條坐聽鵬文人薄宦多懷

古傲吏閒情亦感時九鼎小計烹便熟十年宰相効

還遲自然清政行如水不為家風畏四知

其四 時有海警

聊為百里解煩苛經世心長奈世何 天子憂貧官

盡富民間加稅耗偏多敗軍將告邊無備受賞臣傳

海不波欲借清陰遮四國南薰吹徧靜干戈

三月三日雨中宿大橫驛次里中黃大司馬蕉

文忠諸公韻十首

溪行雲走萬山低回首延津貫氣迷隨馬鶯動聊一

宿選巢鶴潔未成栖書殘篋底兼沾雨劍老腰間待

拭泥四十年來頭白盡青袍綠樹共萋萋

其二

山形隨水互高低淺夢溪迴歸又迷雨細清明連驛

路花深上巳暫羈栖酥蹄馬快三春草霑足人遲數

卷之五

其三

寸泥燒竹試茶成薄醉一甌綠意亦萋萋

其三

寒食風烟籠樹低一畚雲綠舊紗迷奚奴用窘縱橫

臥巢燕樑分上下栖竹裏整冠新折角花邊試展佩

沾泥詩成安得郵亭女壘汗冠兼翠袖萋

其四

祇覺蒼茫四面低青天捫着向偏迷長行人但入雲

去暫語鳩知何樹栖闌水新茶爭似奕帶糟新酒濁

於泥停車不為尋芳信青草無端滿驛萋

其五

迎人驛樹故低低挽我前途雨色迷燃竈未能因客  
熱停車暫當入林栖罷驢句遊鶯言雨古壁書狂跡  
印泥為問輪蹄綠底事一塵盡畫綠萋萋

其六

湯天風色撲眉低欲照塵容鏡也迷倦馬歸郵拖水  
臥孤舟避驛隔離栖二分春去一分在小半花開大  
半泥莫怨芳菲前路損登樓猶見草萋萋

其七

溪橋拂面柳條低未遠家園望已迷蘊笠雨深行似  
蓋笋輿山直坐如栖磨人鐵杵針垂頰知我龍泉玉  
作泥屈指秋新歸正好竹花開滿實萋萋

其八

隴頭三月熟梅低折到驛間歸使迷壁可留題兼有  
竹遊雖未倦亦堪栖梨花自發白成路春色誰看賤

似泥却憶芋原江上別一樽綠影漾萋萋

其九

我友不來暮色低招招舟子古津迷大夫言志肯能  
賦獨客憂時未穩栖鳳欲矜毛終礙網龜貪曳尾也  
拖泥行藏莫定知誰問一上危亭滿目萋

其十

觀奕誰人肯認低纔拈碁子便癡迷可憐四柱高軒  
去未省哀鴻惡木栖天語頻聞寬物力周谷何以  
淡沙泥使星一照郵亭草地骨枯時也不萋

其十一

宿車盤驛次葉文忠公韻各一首驛在分水關江關之界  
搔首中原去渺茫青袍長劍望吾鄉輪蹄無日停冠  
蓋南北何人靖犬羊過客莫須商出處經生且慢說  
文章前途可惜英雄路擾擾徒為田宅忙

其十二

驛路春深漸破寒眼中無物似閩山鄉風全異歸郵  
儉高水初分關石艱車馬但欺未慣客冰霜難損已

衰顏此行不是棄縵去纜到南州便入關

咏豆腐 有序

道過鉛山訪峯頂養菘和尚道場讀家常語

有咏豆腐詩走筆和之予謂此物有二種人

不知味托鉢衲子不知味咬菜根秀才不知

味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要知此味除是將來煮魚煮肉要魚肉是魚

肉豆腐是豆腐又要魚肉渾是豆腐豆腐渾

續集卷之五

是魚肉此等滋味恐大衆舌根嚼破咀之不

出除非斷却舌頭即老和尚在時任他一副

八十一歲嘗盡鹹酸苦辣牙齒總靠他不著

也和尚門下有博山雪關者嘗至吾閩中而

余未之見并以此示之崇禎六年三月十日

出世長依佛子鉢百年多伴腐儒齏澗將輩血還清

素隨爾方圓却整碎瓊液磨來石有髓銀刀削下玉

如泥祇應煮雪除鹽豉供奉孤山處士妻

南州署中三月晦日次林守一韻却寄

殘鶯三月弄他方坐看花泥蹴燕忙覓句送春兼寄

友索居無病亦支床閣留帝子文人去劍失豐城寶

氣戴一尺素書千里道蕭條安得遠鴻將

南州署中書懷次徐巨源韻柬之

欲來彭蠡泛輕楫滿載閒情數落霞一閉衙齋成遠

夢但聞鶯語似吾家病當客處誰堪此愁到殘時未

見花却笑予懷非道阻眼中何地不蒹葭

續集卷之五

潘昭度師招游南州孫子長先生有詩送行次

韻答之

老生豈有字堪酬爵祿因知已游貧賤驅人背水

陣文章應世上灘舟入官氣短三千女出匣刀卷十

二牛縱是大風能負我鸞翎何以驚高秋

南州署中送凌初成遊吾閩兼柬孫子長先生

社中張道羽諸子亦次孫送行之二意韻也

輕舟處處泊江花却寄閑愁載到家文體益旋龍內



鳥詩心清苦雨前茶欲留鶯在勤澆竹纔送君行又  
閉衙爲爾懷人鄉思遠微茫夢挂一帆斜

潘昭度師亦次韻送行予又續之

五月蘭深一路花解鞍下馬便爲家文人知己延津  
劍廉吏交情惠水茶江上作詩方送客朝來傳語悒  
排衙滕王高閣目千里渺渺予懷日已斜

滕王閣別張異卿南歸

未忍便行不可留登樓淚落大江流難將爾我三更  
話共載湖山六月舟求友心中成笑笑定交名下總  
悠悠孟深惜別兼懷古似有伊人欲遯游

挽丘侶雲翁

誰能百歲復成童但與人間憶古風枕上惘然生老  
死禪中忙殺德言功詩書無恙還諸子仙佛隨緣付  
醉翁爲語客來將絮酒不須洒淚哭虛空

重游雪巖

十年松路幾回經聞有木魚竹戶尚剛剝一頭從衆

自特留雙眼對山青懸崖舌廣吞全寺小壑心明定  
數星自笑息機甘友石老頑爭得比巖靈

其二

不覺風塵半世忙暫來佛國放顛狂百年怪爾僧能  
老千尺嗔他松未長巖勢空虛山口腹竹陰輕適石  
衣裳閒房脫屣踟躕跌穩敲盡齋鐘懶下牀

癸酉初冬爲得之和尚五十三僧臘予適至山

中卽事紀年和尚長於予週一辛也

先辛僧臘後辛我我少於君君已先若在世間過五  
十便如大半失青年老休功課六時懶閒枕楞嚴二  
覺眠清福飽堪分座客滿瓢白水竹爐然

鄭志將有杖頭寄施有敦訂予鳳巖觀海病起

戲柬

當杯不見一尊傾却是從來酒債明柿葉已黃梅信  
未病身半健荀興輕居山服熟還思海兀坐心慵便  
憶行爲問杖頭猶在否莫教空負鄭先生

至日喜施造仲過木侍寓齋兼呈王人薛汝儀  
百里籃輿亦當游閒身輕似信風舟黃花未罷梅相  
接山客忘歸王肯留病起忽聞當至日到來總憶是  
殘秋行吟正爾動鄉思又得伊人共上樓

贈施造仲游戎

身是書生曾拜將家無捨石肯揮金吟詩火遣霽消  
淚縱酒難洗革裹心玉塵尾停鼻火冷唾壺口缺鬢  
霜深牢騷醉尉誰知爾一劍相逢說古今

卷之五

爲曹能始先生壽

北山之北南山南六十著書臥小菴却老身輕方御  
女侍兒年火尚宜男達人厭聽三華祝拙宦從吾七  
不堪爲壽客來商出處江梅花發冷朝簪

過袁亦人墓之二兼憶亡友楊吉騰

尺許荒堆亦漸平蓬蒿容易瘞才名英雄無可奈何  
死貧賤有時不欲生楊說百年吾未老譬如速道爾  
先行九原草宿來楊子好當他鄉兩弟兄

謁李忠定公墓 有叙

余嘗謂李忠定公綱爲有宋吾閩人物第一  
諸道學先生次之他如著述無聞僅附晦翁  
門下稍答問一二語幸而厠大儒之列此昔  
人所謂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在鄉里中異  
撰亦無取焉崇禎癸酉臘余以送葬過桐口  
始得與友人林異卿趙十五謁忠定公墓翁  
仲石馬肅然墳似塔形石數尺篆之題曰後

卷之五

宋開國李丞相墓非大書深刻也不稱當易  
墓旁祠堂新毀或曰風什之或曰人假手什  
之異卿憶舊游失高宗手勅石刻初疑毀于  
火大颺撓棟不宜失碑蓋毀祠者盜碑人假  
手是也先生邵武人聞其子姓繁昌然墓下  
猶名李府似亦有子孫守塚也嗟乎微矣或  
曰祠實什于颺其子孫負石刻藏之也墓去  
郭近四十里雖載在祀典祠之存毀當事者

不必知卽知亦不問然而鄉里士大夫其田宅聲妓之流固不足與語此少通達別異于錢虜者稍分其佞佛囿緇之土木爲先生租豆地無論懷古深情不能已已而鄉有先正能存三百年幾墜之社稷乃不保一畝之官甚而縉紳嫁惡于豪民使夫銅臭朽齒侵陵古獻亦有志之士所當痛心疾首憤然負他日狐死之悲者也夫今天下異南宋 主上

卷之五

神武異高宗然而區區金人之遺種跳梁于一方而莫可誰何今日所少者獨李忠定其人耳然當吾世而更有一忠定則先生祠堂必不至坐視其榛莽如識之以俟其人而天下事亦以祠之興廢卜之也

渠屢將顛支獨木倒瀾欲障流同舟勳名差勝文丞相魚水還思蜀武侯南渡朝廷大勢去中興社稷老臣留不能天下取河北往古來今貉一丘

其二

祠堂碑失故基蕪鄉里蕭條彼丈夫墓石猶題開後宋江山終恨倚東吳當年女直今遼左以我全明異一隅何事胡兒南牧馬未聞定策掃穹廬

臘殘董叔會招同張鍾筠林茂之韓銜之陳伯熙林守一小集西園山鏡堂觀紅梅遲死霞麗人不至分得十三單

卷之五

歲晚城隅花事酣閒身僻地稱幽探高香寒挂紅水動冷艷全欺白髮簪玉雪襪露如并一風煙和水却兼三美人月暗來還未搔首林間秉燭譚

其二

清池瘦樹紅相涵背市幽尋此獨堪竹裏香深通竹外城西花遠過城南胭脂還帶神仙氣禪意時兼綺語黍燒燭已殘月又上霜林莫有抱琴探

癸酉除日

臘殘欲去尚徘徊此歲那能守得回干謁救貧終失

策文章逢世又無才病魔舍爾誰相狎笑口娛親也  
強開雙鬢不留容白處莫須白盡黑重來

甲戌元旦

乍聞呼叟聽還嗔呼到頑時漸即真 天子少年方  
換甲老生無恙又逢春茫茫四十更添四草草人間  
未似人霜鬢久拚慵看鏡偶然看也一番新

其二

春風過我太無端閉戶辭他好暫寬有病可遮疎禮

卷之五

數無交堪息罷追歡且教穉子徐迎客未許家人便  
薦盤聞道入春還七日開年聊作舊年看

其三次董叔會韻

管盡椒盤未覺辛殘書次第趁年新雖餘白眼懶輕  
世不信青春肯老人暫借貧家三日醉稍停露市一  
街塵却因禮俗閒來往又絆幾柑斗酒身

人日同董叔會集林守一晤庵觀迎春仍次前

續

祇合明朝纔薦辛雖過七日歲方新都無事可酬雙  
鬢只有春來閱舊人牛未出關猶土塊驥思歷險別  
風塵七年為政 今天子可惜蕭條滯此身

送林澹若北上應甲戌武舉

感時孤憤起從戎痛哭中原內外訂長吏但驅民倡  
亂書生能害將成功干戈兩歲秦連楚烽火三邊北  
池東 天子聞聲方用武莫教虎韞閉形弓

其二

卷之五

吾恥為儒爾挽弓商量經世事無窮書同輪扁讀方  
快劔笑莊生說未雄老我意中六太息送君江上一  
哀翁 聖人愛火如相問為道憂時鬢易蓬

送林弘景游金陵

隱几聽鴻氣沈家秋懷因別倍蕭條感時開創思吾  
代恨事風流誤六朝 二祖衣冠分去住百年官殿  
具官寮灑將滿掬憂天淚為寄鍾山頂上澆

宿芝山寺禪房

非山也似在山中塵念無多却易空暗認樹聲聽落  
子欲聞霜氣辨來鐘活煤爐眼誰知煖定火香明不  
見紅一榻獨醒還渴寐紙窓又動落梅風

秋深送山木和尚還江山萬竹菴

爾憶霜林笋漸肥可堪秋士送將歸一天雁白橫依  
錫千里楓深倒上衣平地豈能留鶴在閒雲且優背  
人飛雪中擬躡江郎屐萬竹寒山獨叩扉

初冬過林用始迂齋次韻答之

續松坐集卷之五

相思不覺又霜初離索三秋一病餘青鬢共看白幾  
許新詩却比舊何如交情閱熟難開眼時事傷多畏  
讀書悞說似君迂絕火更無迂癖過於余

其二

年來曾似定交初狂態刪多懶有餘似謔也莊跡柳  
下不文善病半相如蒼蠅笑爾談經世磨蝕僧人愛  
者書見說一秋高臥慣暫時開徑却因余

其三

桐竹凄然十月初歌聲漸放引杯餘刀逢快處鉛能  
割鐘未鳴時瓦不如天下蕭條千里目懷中湯滅萬  
言書感時搔首誰堪語易老憂多爾共余

用始出亡友韓晉之手書詩卷讀之因論晉之

諸賦去沒時尚未卒哭也文章一事吾欲與

晉之言者無窮今已矣夫仍次前韻

爲人之卒鬼之初生氣孤高想像餘九辯豎醜優宋

玉千金賦賤僧相如神龍鬼鬼飛成劍老靈行戮死

續松坐集卷之五

在書却恨平生言未盡夜臺難起一聽余

喜慵生和尚至七年之別愴然感舊和尚棄諸

生時余諸生之始也仍次前韻

人火合離猶噉蔗雖甘偏覺味無餘七年一瞬三生

似瘦士吟僧兩鶴如老至莫看新齒髮別深細閱舊

圖書柴門病後開時罕獨有文殊許問余

其二

漸出籠時我入初回頭一十七年餘勳名指下秋枰

響身世篋中紈扇如戀雨神龍猶蛤蚧費炊塵飯是  
詩書仙仙雲水真無礙且問行藏孰置余

李元仲選試見落歸仍次前韻送行續叩帖之

十八章也

柳根水長趁潮初深閣霜帆挂尺餘握手歌還三唱  
未當杯人宛一方如市中蹄賤羞齊足各下言尊慎  
著書倚着離亭楓也老那能此際不愁余

同慵生咏董叔會海外紅鸚鵡仍次前韻

卷之五

折花調罷欲言初霞袖橫披曳翠餘紅線乳堆縵不  
得胭脂多買盡難如。縱經全。薛西來語問字先傳董  
子書忽憶綠窓教讀史入秦目比古由余

其二和林守一

憶伴深春病欲蘇銀鞵故落情人扶猩璣紫馬馱胡  
女霞筆花壇梵道姑燒燭海寒寒共睡臨池朱鯉醉  
相呼水精屏透玲瓏語愁殺他鄉貼鷓鴣

其三

大霞萬里曳天長倒入滄溟蕩綺粧舞袖灑紅寒殿  
煖花恣送話出簾香龍泉劍閃殷人血虎鬼杯沉奎  
酒光莫怨此鄉非故國也強胡地嫁玉嬌

其四

南溟一羽渡危橋盛飾來觀上國光文物半分虞漢  
火離明全學漢冠裳身經赤縣日堪對影靜紅波海  
不揚乍倚鏡臺還懊惱蓋同兒女闔宮粧

其五

別島姝禽伴古仙赤松樹底隱身眠剩開白眼看几  
鳥懶曳紅綃話綺筵惜影有時嫌燭酸矜毛無意受  
人憐飄然天半朱霞似安得辭鞵到日邊

再送李元仲續叩帖之十九章也

匣底雌雄相待飛滴殘淚洗劍星微長歌白石飯牛  
瘦大業名山養蠶肥。觀世可能將眼冷抱懷未忍信  
知希河橋裏柳牽人慣認得年年失意歸

過徐羽此寓園譚雨憶李元仲曾宿於此也續

叩帖之二十章

交游徐子半天下，落拓伊誰拄眼中。孤憤說難消涕淚，婦人醇酒晦英雄。名場意氣優塗面，帖括文章鳥在籠。客舍蕭蕭風雨滿，入林還憶李生同。

徐羽出感時和韻又次谷之時

今上以流寇避殿脩省

舟楫材虛涉，遇風賈生涕。隕塵談中冠，宸墨盡誰知。白世界雌多却笑，雄腐草化螢窺。玉燭言官養鳥話，金籠臥龍莫有塵埃裏。安得伊人事，王同。

其二

罪已言兼痛士風，聖人肝食避官中。邊才唇缺從寒齒，國是烏焚不辨雄。枉養蠹肥群撓棟，鷓鴣馮颺未歸籠。恰然相視憂天劇，新膽誰能共。王同。

其三

才名閒似耳邊風，蟻戰無端滿日中。蘭譜踈慵能害霸，文壇老大恥爭雄。因人鴻但燃孤竈，坐我鷺堪共一籠。塊壘填胸磨耗盡，暫時感慨與君同。

乙亥冬送張雲將遊金陵

送行寒望立梅邊，愁鬢兼花白更先。晉代風流餘舊話，中原近事問時賢。長江天地南分壘，聖祖英靈北顧燕。君去都門休吊古，直須慟哭孝陵前。

丙子元日予於是年四十有六矣

去年年至畏題詩，今歲聞鶡一補之。老向文壇諧笑罵，祇將優唱耗于支。憂天劇甚鑄無耳，在世閒如面上眉強仕已過衰，尚未白頭遇。王正當時。

丙子春為董崇相先生八十壽

時今上避殿脩省公萬曆戊戌進士也

嶽嶽人間八十春，朋尊歲歲稱鶡新。此生富壽多男，子天下安危一大臣。聖主不須憂昃運，老身方許侑佳辰。回頭釋褐年來事，為國擔愁已四旬。

廬陵慵生西湖效香白下達權同空生爾和諸

衲過紡授堂再次林守一韻戲呈

十室才名二月鶡，分朋占樹也爭榮。眼中不敢無諸

佛天下誰能識老生三錫卓來江左右一桐揮罷塵  
縱橫竹爐灰死山歌挂且聽寒壺沸後聲

感事

釣亦多奇網豈疎 皇家麟鳳近何如華陀不投剖  
骨術烏喙雜投伏闕書冀野有金償死馬南陽無水  
應神魚側肩忙殺日中市又是徵君北上車

其二仍次前韻

前席頂殷遇却疎低基奕國一枰如橫元天下賈生  
涕爭食侏儒曼倩書儉歲猶駭碩鼠乾河養橋牧  
枯魚蕭條攬轡埋輪者莫有伊人上使車

送余賈之北上公車

三百年來制盡更 聖人思治恨無成建言敢說科  
名賤當事徒令 主上輕逢世未須慚學究知君原  
不是經生對床共起中宵舞北望愁多又送行

其二

雖盡雙眸抱一經逢年蓋亦化爲螢可憐夾手渾桴

黑但把賢書當史青天下事如支老屋中典才似登  
新硯感時莫道艱危甚好趁在殿試勁翎

贈某薩使

西北軍輪但唱籌司農仰屋 至尊憂民間物力炊  
無米天下皮毛負反裘獨使官中諸膳減何曾地上  
有錢流割雞游戲平離政佐漢還須待鄴侯

夏日同林守一李元仲陳昌箕社集萬歲寺陳

道掌寓園分七虞韻

半里籃輿病暫蘇所思侯我古城隅文壇渾一東西  
帝佛國消除小大巫風篠有心當戶立早鳩無賴學  
人零席渴醉吟選石留題去山月隨筇影未孤

鄰甕初香吾友薛汝儀至主方擊壺客來荷鋪

問天容吾一醉擺地歌者二人詩曰

江楓倒壓鬢霜逸借我衰容紅欲然豹焉用文賦却  
霧馬輕一顧老辭鞭信陵失意求死博浪成名易  
學仙便死未甘仙未得且傾醇酒醉君前



丙子秋送朱馮仲比上

送行望闕共愁時。代病無方數易醫。齊傳楚咻。君  
左右。秦肥越瘠國安危。蒼生自昔清談誤。天下從今  
馬上治。大對好教。明王重年來將相等呼兒。

其二

剝到無膚肉尚剝。索居易感獨心寒。中原誰灑登舟  
涕。陋巷徒纓閉戶冠。草野釣奇封事賤。聖人多難  
納言寬。長安忍放看花眼。海內頻年目未乾。

續集

卷之五

甲

丙子秋深陳不盈。徐叔亨李元仲小集。勅授堂

次韻之二續印帖之二十二章也

閒心轉讓任詩磨。畏貯牢愁且放歌。醇麴拍浮窮減  
半。酒杯深淺淚添多。誰能觀世從豺虎。可忍裁衣付  
釋蘿。市駿即今燕使在。驪黃聊復問如何。

丙子秋送李元仲省試見落還汀水續印帖之

二十三十四章也

席門深雨滴離愛。相送年年淡過秋。臺時黃金終小

市城沽白壁也輕。酬倚蘭美于風霜老碩果。文人天  
地留渺渺。一帆楓路遠。眼中誰可共仙舟。

其二 時汀一郡無入彀者

江流雁影客船邊。滿酌離杯懶問天。八縣才寧無一  
士。千秋事豈在三年。雌雄誰辨俱予聖。雞犬能飛便  
是仙。千載知音懷狗監。子虛解誦漢皇前。

丙子冬送陳昌箕北上

昌其少我鄉。舉先鬱鬱公車十五年。已信開猶花早

續集

卷之五

甲

曉誰能甘似蜜。中邊但看時事難。如此豈可當今。爰  
著鞭。大對好言臣有友。白頭無籍每憂天。

又次陳昌箕留別韻再送之

灑酒為君流寶刀。短衣至衛咏同袍。白頭話到髮俱  
指。烈士心如瘞處播。訟國紛然綠磨蟻。擎天誰是駕  
山。鼇此行多少焚舟意。慢把文章論價高。

又次其二韻

慢計逢時拙。共工杞憂未暇。恐途窮國無一日戈。能

止朝比三星留更空越使見輕寧碎壁鐘期已死莫  
栽桐送君自笑冠堪溺錯怪當年龍隼公

過董叔理寓齋觀月

水邊雙屐近招尋引話杯長稱量樹四壁影多生  
意一庭尤滿養花陰小橋能使寒河廣明月還添老  
樹深薄醉共君聽澤畔古來憔悴有行吟

感詩

瑟瑟霜風助挽郎陳鴉成陣噪表楊衣冠繞送出東

卷之五

郭曉蟻也隨往北却骨在沙場淘更白屍惟馬革幾  
能香不知何故庸庸死自錮荒山待夕陽

贈忘機道人 蜀人與予同庚

無機可忘意悠然蜀道飛來行地仙施藥有時兼換  
米買山到處不須錢縱橫天下杖頭去潦州人間莫  
脚眠相對忽慚吾俗面蕭蕭蒲柳也同年

病中夜坐

偏當愁疾下嚴霜隱几爐寒夜未央千古以來誰善

病此生自謂我非狂舌徒取印羞言在髮可衝冠莫  
論長枯坐聞鷄聲惡甚引人欲舞耳邊忙

病中次董叔理來韵兼答其臆子之餉

鑪春龍吟奈爾何壯心日夜枕呻過本無文采頭寬  
責不合時宜肚懶摩四壁試橫雙病翅百年未死一  
詩魔表頽妻肉難兼斷閉看危孫又出窩

病中得董叔會都門手書謂間關江南北所見

吏情民况萬無可復着手正如樓危若之上

幸長風未起耳士即能得志亦何所為感念

其言仍次前韵時丙子迫除也

憂世其如齒髮何今年錯料又將過生平已分身屍  
裝窮賤還思頂踵摩善病需金終惜賦苦吟無杵可  
降魔天津忍聽鴉啼血安樂木須豈舊窩

臘月二十四日同陳伯期小集陳道掌艸堂

發寒輕兩東風吹欲透疎簾碧絲小飲成狂祀竈  
酒苦吟不驗送窮詩問年漸損思眠食與歲俱增老

病癡暫借閒身閒未得擊壺歌罷又愁時

丙子除日

明日吾將四十七始表相去僅三年文章無底履霜  
屢臘酒新裝御雪綿竟句澁如償冷債營書急比負  
官錢抱懷經世今何似心熱難灰溺更然

其二次陳道掌韻

柴門深閉穩垂簾懶共時人鬪舌尖天下才名除夜  
爆中原旗鼓酒家帘熊飛東海徒媒老龍卧南陽不

游投室集

卷之五

耐潛已信奕高着便拙行藏人免逐年占

紡授堂集卷之六 詩部五言排律

蘭曾異撰弗人著

癸酉元日

簾動谷風新鶯啣漣酒巾席門 天語至時老母 詔旌 願

巷聖居鄰家近 學官 文體因陳粟科各積滯新蛾眉過四

十馬齒失壬申傳粉火年夢停針老婦紛蕭條看鏡

罷何處嫁貧身

宿薛老峰梅莊有懷林伯吹和壁間韻

卷之六

卷之六

山半春探未愁眠傍古城寒僧遠梵寺哀柝近郊營

樹動香如有心懸夢易成帳深從月透恣靜覺風平

衰意睡高足夜心畏大名聽鴻思馬齒捫虱待雞聲

舊話三更密霜鐘獨榻明杳然醒寐半推枕起相迎

哀亡友李右宜兄之詩

崇禎己巳九日之中李子右宜竟死矣其友

人晉江曾異撰為詩一章哭之而門士晉江

柯子宗楨候官陳子洪謨亦附而誄焉右宜

有遺孤子二人一三四歲其一今秋始生享

年僅四十有二始右宜病未劇喃喃然已自

知死牀席間皆生寄死歸之言蓋右宜嘗與

予商榜殿大意于死生之事非木然無所入

者也異撰客石巢二年右宜於異撰友善而

右宜之伯氏左宜子曰世輔從弟元仲子曰

世熊皆與異撰為莫逆交而篤于手足之愛

者二子又皆達遊不及與右宜執手而訣異

撰為右宜志慟兼為二子分痛二子歸而讀

異撰之誄當飲恨哀歌而和我也傷哉

我聞生歿事不與厄窮同賢者方知死安之如固窮

惟君忘惴慄易簣語玲瓏未化能先覺臨危見定功

彭喬仙不屑左馬鬼爭雄憶昔秋將半添新桂一叢

稱勝携二子揖酒賀成翁凋擬經寒栢病為倒樹蟲

撫牀相省視指舌漸朦朧四十二年事却歸一枕中

黃花身後色蘭谷眼前空仁者壽無信天之聽不聰

讀書食福淺祿善失年豐鬼國貪時彥松楸宿古風  
帳啼生二室絃啞死孤桐浙水兄阿輔潮陽弟世熊  
野鴻猶肅羽中澤已號弓自古人同盡他年子代終  
管如鳥既沒逝者且還東舊器鑄新器成銅即毀銅  
遺孤伯仲撫後事有無通胎脫子猶父形銷冶任工  
化機無斷斷平理在膏膏不以賢私厚方爲命至公  
寄歸君所曉徒使我忡忡

乘月摘雨後桃花同斤小魯小羽和慵公

蘇東堂集

卷之六

倩影踏花泥烟深月尚迷及晴先倚杖明日便成蹊  
悶破初臨鏡浴新輕着綈展來嫌齒軟柳近共眉低  
數日誰相問新妝怨竹西親人便欲笑入手有餘啼  
拭淚并辰女懷春待流溪鮮疑燈下靨豔夾竹爲妻  
損樹嫌多摘濃枝折共携刺紅且莫怨留伴晚妝梨  
同施有敦張時乘施辰卿何未信張大從施孟  
殿鄭志將施君虞辰卿子大昕方生宜閭游  
福廬不至此山近十年未省吾顏面若何但

林木蔚然覺山容少於昔耳癸酉十月望後

扶筇虎避關時聞山中有虎把酒叩天門三天門松長衣山裸

瀑枯訖石言岡身臺拊背山脊有臺空尾月穿臂飲虹吐

納地多肺追隨雲有跟躡雲徑玲瓏連小大大玲瓏谿小玲瓏谿

止間清渾芝勁漱仙齒芝石香凝欽石覓異香洞天長

受峽束滿天霞集築場潘霞石玄戶扇爐冷饑鷹問

昂翻古仙岩石宇傍有鷹磔石爲泉複道水作榭周垣剞石泉

亭巖蔚方招鶴林新未挂猿居人占壑隱山長特祠

尊葉文忠祠佛面金銀氣銅飾仙丰斧鑿痕石仙大

臣遺笏正石丈賢者聚星存翠星蟾欲出山去鈴石

象能佞佛蹲香象玉鳴古女雛鳴玉苔落俯僧髡拜

石杭兩騎龍項虎溪半扉雙踞後踏獅隱文出則豹

隱豹負畫處非龜龜山或譽之過石加名太煩品題好

必察開闢恕堪原散却呼皆應聚如景在盆筍輿過

半里累子怡前村客滿僕爭龜游多衲避軒蒲團分

酌兕香積借煨鷄飲戶權輕更沸壺續曉昏新交醇

蘇東堂集

卷之六

易飲小友謔堪餐興發全無底談長襟不根大言優  
佛國高步踢崑崙遲暮羊亡策行藏虱處禪眼空聊  
共指舌在未湏捫回首十年事入林永夕論對淋吾  
且任携榼王更番欲去登山半亭蒼茫海可吞

方授宜集

卷之六

五

紡授堂集卷之七 詩部五言絕句

閩曾異撰弗人著

早發常思嶺

白雲流鬢眉清露澹眼耳搔首欲問天天在芒鞋底

語石山房口占

壁間題古字搔首問青天我試登臺問何人是謫仙

躡雲徑

雲以石為室躡之不可即人從徑裏入雲從徑裏出

紡授堂集卷之七

木侍居雜詩三十首

山居日久意有所觸時得一二句隨筆而納

之麓中其後稍足之為詩不覺至三十首走

筆書之以詒主人而索和焉主人為吾友薛

汝儀醉翁常大言謂予世無酒人者也

門徑

杳然千樹底或有美人來不設應門者柴扉長日開

荷池

清池卧榻前牀與菱荷連一日荷衰後幽人只獨眠

魚池

方池泉脈疏澆菜亦種魚客來自垂釣主人摘園蔬

清磬

鶯花相與狂清磬發花光晝眠深欲醒似覺磬聲香

花禁

不禁採花實但畏擣花香菱荷君莫損任君摘蓮房

靈岩

紡授堂集卷之七

園為巖之目巖為園之眉日以秀而美眉以聳而奇

薄暮

相思望林外刪竹放林疎忽元竹間月所思月不如

樓居

下樓即凡界欲語呼前山前山對人語呼我住山間

種菊

肥菊大如拳瘦菊大如錢瘦菊耐霜後肥菊鬧霜前

僧至

深林一僧至望之已悠然有時與來往不必爲參禪

溪聲

溪聲來枕邊夜與清溪眠雖然隔里許似在臥林前

爐香

古僧畫大士寄我懸草堂堂上巢雙燕燕泥落爐香

聞鐘

風鐘肅而越雨鐘靜而疎烟鐘淡而幻霜鐘清而孤

秋山

山至秋方醒情多病是醫楚辭閒讀罷題卷欲遺誰

蘇花堂集

卷之七

三

山歌

開門千樹裏清嘯百花中林外忽相應山歌吹來風

客至

豈有居此間而猶憶人世主人不出門有時佳客至

松石

片石不必佳喜在長松下月出坐松間月落談未罷

竹石

一石疎松間一石深竹下松石夜宜秋竹石晝宜夏

聞梵

瞑坐對前山隔溪聞夜梵幽亭在山間林下分一半

花榭

愛此數種花日行百餘遍聞有客在門竹深人未見

醉

主人能醉酒客子能醉茗主客相與酣不知誰醉酣

出門

出門隨所之沿溪到山寺山僧偶出山客來自掃地

蘇花堂集

卷之七

四

葡萄

我聞葡萄酒藏之可百歲主人不能待摘實便思醉

雙柳

陶家不絃琴得意無求備圍門垂五柳聊復種其二

讀書

有時獨閉門我與書而已命酒相歡呼酒伴殘書裏

選杖



雖有清直風亦貴勝倚仗一杯十萬竹選之僅一林

茶事

主人時勸我病肺省茶事似我勸主人病眼毀酒具

觀星

併作一亭涼四出草木意清整定數星跌坐習夜氣

梅坪

名林矜其香蓋人愛以色不是孤山人梅花妻不得

梅樹

紡授堂集

卷之七

橙黃橘綠時好景不可記主人家政寬僕子摘盡矣

古意

幼小懷古香佩之未肯釋不敢持贈君墮地與君拾

贈曾得之 善寫真

雄筆畫俠士墨氣結肝膽不舉古荆卿能自出心眼

李澹生為我製清明新茗次韻

出門賤春色千里浩無涯獨之前谿茗矜香未肯奢

其二

水濟釜斯潔爐紅火莫加乃知酒德賤殊在釀人家

其三

有時坐松齋恰恰一甌滿詩心汲不來蕩之添一盃

其四

好茗如好色淫者求腹滿茶事之登徒盧仝但數盃

石巢山中得伍秉樞書遲之

獨寐懷雙鯉空山擬對床恐有佳人至木犀且慢香

題春草圖

紡授堂集

卷之七

芳草來無已香蹄去未停畏他春馬蹋故上石頭青

山居

一對白頭翁飛來啄枸杞山鳥學古仙食之能不死

曉行峽北

煙暝鳥亦暝煙醒鳥亦醒猶暝寐間噴語微可聽

無患谿

垂釣無患谿中有千歲魚鱗餌上山去飛入仙樓居

戊辰巳巳之間予讀書寧化之普光巖近地有

仙佛二泉有瑞華巖有龍嶽洞皆予遊適處也崇禎丙子夏義生禪者自瑞華至喜其來而爲詩六章貽之兼志舊遊焉

夙昔經奇丘因君憶其處何不袖之來隨爾袖將去

其二普光巖

普光佛布舌百丈石齒齒或有古孫登屈曲巖齧裏

其三瑞華巖龍嶽洞

瑞華別山耳龍嶽鑿地鼻佛刀雕垂然偶爾學兒戲

新於集

卷之七

其四佛泉

滄滄視古今佛眼開石趾日月盪其中皎然重瞳子

其五仙泉

凡夫貪道液挈瓢守勝下仙子臥不醒遺漫出石罅

紡授堂集卷之八 詩部七言絕句

落花

惜花何不記花辰繞樹枝空剩作茵  
最是寂家宜慰汝開時相賞豈無人

籃輿

籃輿四折板橋橫秋潦平畦汨  
泪行雨後鷓鴣分外白水深稻子尾頭青

九日

不須三徑追元亮何必龍山學孟嘉  
是處黃花是處酒謾言秋色屬誰家

異香洞

自然天際一山房竹受風驕倚壁狂  
世路行來多掩鼻此間那得不聞香

過西園別裴鼎卿

去去青山一路寒離筵忍放酒杯殘  
不須說到主人

好幾樹芙蓉別也難

客中送春

春光欲留不可追客子欲歸未有期  
那得客如春去急可能春似客歸遲

客中答友人

作客長年如地主欲歸空說又寒深  
直愁馬首無佳况故待江梅白滿林

客中病起口占示薛瑜卿

呻吟客子那堪聞晨夕相勸我與君  
病起不知人悴否池荷已老兩三分

靈石山中

靈石山中數日齋黃花爛漫浦山開  
若為愛菊恨無酒先買前溪一醉來

贈良融和尚

良融上人美少年清通了了曾參禪  
朝來頂禮蓮花座出相阿難拜佛前

贈寶燈和尚

僧家於世已為客况君又復客僧家作祖傳燈真我  
事看來五葉亦開花

客中問梅

三年未見梅花發喜得花開客又行小樓倚罷三更  
月猶覺看來未盡情

梅閣有別

永夕無眠只話愁不知凍雪滿枝頭西窓昨夜梅開

卷之八

未今日同君試上樓

其二

幾點疎疎香未闌小窓共倚恐霜寒真嫌樹底花開  
少花蓋開時只獨看

其三

別意無聊看亂雲分飛似我怕離群對君小閣深深  
語除是梅花與共聞

其四

月冷前山欲上遲一樓香浦正相思知君猶有梅花  
伴馬首南行伴是誰

重過梅閣訪吳東有

樹底清芬尚可聞幽香細語未曾分重來兩種關心  
事半為梅花半為君

元夕曲

雖然燈月與年新又過今年半月春無意看燈燈不  
好趁人且看看燈人

卷之八

其二

女娘三兩試輕統濃粉深脂笑語關只為日中看不  
好故來燈下與人看

其三

街頭纔見行遺屐街尾又聞聲落冠添得酒人兼市  
女元宵又倍一分看

其四

稚子擎燈夜夜忙纔過十五便淒涼明朝漸漸愁燈

盞燈盡還愁坐學堂

感懷

向晚無聊聊縱酒昏昏睡去免愁生無端忽作封侯  
夢一夜悲歌不得明

其二

蕭蕭髮短寸心存拔劍自歌心自論浩蕩出門何所  
報生平未肯受人恩

其三

不欲向人談意氣有時獨自論離騷青天如許那堪  
問白首無為醉後搔

林聖木花燭詩

看鏡羞儀頭暗梳起人未見理琴書雙眉準擬待郎  
書本自織纖畫不如

其二

少婦三朝試下厨夜深女伴尚圍爐新郎不敢呼人  
語只說天寒凍着姑

其三

瓦冷星霜綉戶開平明不速客將來郎今莫作通宵  
飲載酒但言早看梅

題畫

樹底飄然杖者出近見竹籬深見屋意中似嫌雞犬  
聲我將去之訪空谷

丁卯送陳道掌遊西湖

湖海年年求友勤何人意氣得如君相逢慢向蘇堤  
飲先拜于墳與岳墳

其二

見說中官湖上祠巨公此筆誦功詞不須說到千年  
後便是當今墜淚碑

斗園問梅

疎枝淺水蕩寒光水畔橋成試踏霜梅片拾來和茗  
飲不分花氣與茶香

薛祇卿催教詩

新妝未慣畏郎催金粉猶嫌心鏡臺  
最是懶人花燭  
關綺窗琴友一瓶梅

冬日送黃子周遊西湖

湖上春風花作堆遊人都解醉  
化開雪中別有孤山  
意不為桃紅柳綠來

丁卯元日

百事畏言過歲月三年纔一換  
桃符春風有信殊無  
賴冒雨掀簾徑到廬

卷之八

其二

到處人逢稱伯叔同年呼我亦為兄  
追歡但喜隨前  
輩龐史叢中作後生

其三

拜年人作少時看乞與橙黃共綠柑  
五歲阿兒十歲  
女入門齊向袖中探

送薛瑜卿

未老情多已白頭意中人又見孤舟  
青青眼對青青

柳但送君行不敢留

題書

樹樹山山隱所思小橋流水荻頭詩  
水窮山盡無人  
處我試留題一補之

遲林鼎甫

猶有病身寒對月可無好友夜登山  
三更四點未成  
寐試一開門深竹間

讀史

卷之八

讀史聊當三斗酒深情欲寤五更天  
半開雙眼半成  
夢似有人來似獨眠

其二

過梁懷古祀春秋一個淮陰竟不留  
龍隼若為魏公  
子英雄宵共赤松遊

其三

一寒猶作舊交論丞相選教御使君  
若使知為天下  
士紛紛可是故人恩

其四

辟穀仙遊了此身何如博浪氣吞秦無端地上老  
子教得英雄似婦人

其五

丈夫立功豈望報只我恩人不可忘一飯千金真快  
事藏弓烹狗也無妨

其六

蕭然四壁耐閒居家有文君伴著書人與文章俱得

意那能不作病相如

貧賤羞將遊俠掩窮愁惟有著書宜無端忽憶郭翁

其七

伯不覺拋書欲豎眉

其八

無端舊友欲相臣拂袖猶慚洗耳人帝腹還污高士  
足清灘歸濯客星塵

其九

有夙不用馬韋收有身不肯百金酬燈前滿眼恩  
淚未得分明漸白頭

其十

長星勸汝一杯酒天子繇來萬歲無秋草茂陵聞醒  
語悔教方士覓蓬壺

其十一

功成袖手入山眠千古留仙與鄴仙學得英雄前半  
截不須畏炊便昇天

靈石山中走筆山寺過客皆如僧律同遊薛汝

儀連村落中作畢吏前謂我五十步相笑也

佛前戒酒懺詩狂免得閒中詩酒忙醉裏逃禪殊不  
可偶然題扇也無妨

觀劇有贈

看君作戲纔今夜笑我排場四十年同在劇中吾更  
老相逢那得不相憐

往翠華雨中守風示柯爾立陳聖謀二子

花朝舟發及花時花滿猶嫌月漸遲但有月來遲也  
好帆開又見雨絲絲

其二

底事三更雨打篷無端吹入滿船風扁舟一榻連三  
友未信愁能到客中

其三

作客繇來慣石尤溪花蕩水漾船頭春山處處留人  
住莫算行程只當遊

續校堂集

卷之八

劍津

見說津頭劍氣雄停舟望氣認芙蓉朝來不許舒光  
旌吾有雙龍在匣中

其二

千古空餘氣燭虹何如出水傍英雄今宵開鞞灘頭  
卧或有龍來就匣中

同柯爾立陳聖謀谿行二月晦日子舍舟而陸

夜宿白蓮道中書懷

舟展難將人意同山花驛店五更風出門二月又三  
月纔覺今宵是客中

溪行口號寄林守一

不耐春濃舟又遲客心漫漫水瀰瀰別來病况君知  
否半月溪山未作詩

題紅菊花

白者獨清黃者瘦糟容爛漫鬧霜籬不堪醒眼看花  
醉恰是無錢買酒時

續校堂集

卷之八

三月晦日子方作送春詞丘小羽遺我水墨花

一籃子題之而索和於小羽氏焉

濃花三月漸分身半入提籠半作塵似爲春風不肯  
住一籃留與送春人

其二

繁花雖老入籠新猶惜其餘碾作塵未省執筐人底  
事陌頭忘却一提春

其三



春深獨自擘深紅去歲猶多文伴同欲覓提筐人不見提筐人在置筐中

過表亦人口占

好句君堪審我讀放真我不畏君嘆千秋遊戲兩人  
在一個亦人一弗人

其二

嘻迨今而文字之交吾亦難之矣亦人乎亦

人乎簡詩傷逝依然志之壬申春日

書生擾擾自相豪握手文壇氣誼高若使英雄不識字還將何物結同袍

花前睡

昏昏欲暝似聞香花氣薰人引夢狂我有睡魔高百丈奪將花園作花王

張小天學詩戲柬

倚語空巷張小天酒狂且慢學詩顛醉鄉直恐詩魔攪瓏脚妨君一覺眠

中秋

月光欲去慰人愁許我明宵又上樓明夜月明能再好更須還我再中秋

戲書友人扇面所謂好八者非我也

福州雪扇白於綿厚紙多風不費錢為有好人詩句  
在手中袖裏已三年

雨後看山

一日陰陰一日晴忽然山隱忽山青長在目中何

意暫別相親倍有情

題大士像有小兒持空膽瓶侍立

打却鸚哥擲却瓶盡情翻倒似惺惺兒童拾得無端甚傍佛喃喃覓柳青

偶成

安能簪簪久居此繫虎神能如歟鼠天風上我百尺樓直入懷中吾與汝

題獨鴨立秋風畫

免教獨自怨秋風  
寒殺蘆花少伴同  
沽酒烹來成一醉  
芙蓉亂插滿頭紅

八月十三夜坐月  
遲所思未有其人而遲之此

遲之無謂者也

未至中秋月已明  
美人誰是但多情  
月中莫有登樓者  
樓在城西窓面城

其二

西風吹柳柳陰輕  
樹底玲瓏葉葉明  
何處屢聲隨月

方

卷之八

至竹窓開盡聽人行

中秋

病身獨有月相關  
此夜誰家酒伴閒  
猶喜四隣歌舞寂  
沸爐聲在竹牕間

其二

呼僮鎖閣閉竹戶  
月色盡情為我留  
我與明月正相得不許一人來上樓

城角

芭蕉墻裏半開門  
城角誰家小小園  
橘樹待年香未得  
柳條易老短還髡

西湖訪董叔會不遇

七松島風吹客衣  
客子到門欲去遲  
湖上主人歸也未  
衰荷亭畔讀殘碑

題畫

孤舟一客獨相思  
秋水茫茫望是誰  
未省有人深竹裏  
萬竿題遍一林詩

新

卷之八

其二

閒身江上却無閒  
意在深林萬竹間  
選得漁竿兼作杖  
寒溪釣罷好登山

題蕉石畫

猶憶前年月滿園  
芭蕉花下正黃昏  
太湖石傍蕉陰否  
似有垂楊挂板門

己巳元日

但畏病魔不畏貧  
不求多笑莫多呻  
開年未省身輕

否試展梅間走數巡

其二

正月桃花隨意開竹邊橋外引人來無端臨水見雙鬢又飛春風惱一回

其三

但覺春風到鬢邊霜毛春草共芊芊拜年漸見門生老還說先生勝去年

其四

霜鬢頻看鏡也頑聊將多病解衰顏逢人畏說卅添九只道年猶四十慳

其五

小女剪出紅鯉魚偷竊墨楮兼學書嗔他弄筆還自笑若許讀書父不如

其六

去歲阿昕讀論語開年七歲教孟子但祝明年正月朔誦得詩經兼讀史

其七

到門長者任車回省得閒拈新話陪只是避年非避客辭將客去歲還來

其八

浪說移家家也無七年流寓計全迂空言卜宅未成去誤被春風作主呼

清明

紙灰着樹帶樓鴉醉卧白楊是處家我學齊人都已似牀頭只少妾如花

其二

王侯面上草青青對此如何恐獨醒高塚斜陽原顯者未須兒女泣中庭

題美人圖 有序

美人倚蕉石題詩侍兒抱琴于蕉陰之外或作此畫遺肺子肺子非好色者也吾有此猶其置書然不讀之而亦有時枕之而卧也

題將詩句寄誰看囊閉新桐誰解彈未省伊人稱得  
否待兒琴抱意蹒跚

無題

離中那可連三日眼裏何能少一人記得黃昏燈市  
別分愁苦踏兩街塵

其二

獨榻燭猶餘一寸開門月已去三更願歡如燭莫如  
明夜夜留心對我明

其三

數日未來來便去有時含怨怨還思眼中若个堪相  
恨不惱伊人欲惱誰

山雨

四圍何樹不籠鍾泉響雲中若箇峰宿雨不知何日  
去寒山還我一窠松

其二

樵斧聲來不見踪出門展齒花烟封蒲團少憩香

爐又是山僧午飯鐘

其三

濕雲尋伴宿山中一片模糊千樹籠獨有小桃三尺  
強半邊烟裏半邊紅

夜坐書懷東林伯猷

好友入山我閉門雨中燈夕坐黃昏白頭深巷三更  
燭春水伊人五里村

其二

柳得無言便入山小門花滿讀書闕明明馬首相思  
路青草遮人去又還

無題

枚成拭淚怨晨雞難碎香車縛馬蹄但作尋常相贈  
答也應償爾數行啼

其二

銀刀一尺白於霜揮斷臨行淚數行見慣意中人看  
我偶然負爾也無妨

送興業令林鏡台先生重遊蒼梧卽席分得蕭

字

再入蒼梧萬里遙客情宦况等蕭蕭一琴載去猶多事携得詩心上小刀

其二

衰俗鋤蘭多種蕭湘灘有佩莫停橈堂前鶴認舊時主傲吏今來已挂瓢

海上七夕同諸門士限韵听見九歲命之磨墨

續長安集

卷之八

亦復自請試筆故詩中及之

危樓客子倚涼天秋信先來短鬢邊但乞三更風雨過不須牛女到尊前

其二

不因乞巧獻茶瓜夫戍邊州望眼花紅縷暗針穿便過雙星纔度僭歸家

其三

小兒呼我作詩翁弄筆也來思乃公誦得銀瓶畫燭

似巢鷺正月試喉嚨

程永子渡江相訪兼訂予遊龍湫爲詩二章送

之

多情四十滿頭霜畏見秋風舟子忙載得人來又載去一曉江月挂微茫

其二

千尺龍湫挂石淙萬山遲我看秋瀧送君還約黃花後一半詩心已渡江

續長安集

卷之八

海上閒居

蕭條塵尾不曾揮自續爐香掩竹扉茶罷懷人詩未就門生江上載蘭歸

其二

佛經亦是古人書酒脯時兼茗與蔬佞佛不能謗也懶一尊大士共閒居

其三

小棹歌回載蠣房麻姑酒蒸石頭香一分米汁九分

水到口三杯也發狂

其四

頭殺俗髡與腐生出門洗耳答三聲  
近來閉戶雜賓少清磬相思時一鳴

其五

六月黃鯉七月農黃芋稻子帶泥春  
瓦盆香殺肥魚飯爛醉先生酒一鍾

其六

拋却道書與佛經  
焚香續懶信門生  
一燈趺坐三更後巷汲明明月下聲

其七

老畏窮經時讀史  
病無酒力偶當杯  
船輕月引從浮海屐重人扶亦上臺

其八

茗盞旱天未放枯  
渴燒松子者誠壺  
海人第一關心事  
溪友船回載水無

其九

文字羞爲應制體  
詩名畏作盛唐聲  
此身今古安何處  
不任霜髭日夜生

其十

穉子自携教掃地  
山僮初買課烹茶  
暗窓月夕勤疏竹  
渴井霜籬罷種花

其十一

虎眼墻頭兩樹傾  
垂垂纔似小貓睛  
猶堪秋後供高枕  
亂落空階雜雨聲

其十二

移得新蘭供大士  
祭將社酒醉門生  
佛前我亦澆三酌  
未許看人便獨醒

其十三

當南竹戶掩松間  
有人問不出關見  
說夜來秋水壯  
開軒一上後門山

其十四

霜毛四十鬢邊來百歲終須白一回猶喜及今先老  
至免教陰老更相催

其十五

登山濯濯坐難選觀海茫茫立却宜知已眼中何處  
是無端獨自望多時

其十六

竹下安爐築小壇養風通月沸聲寒三分茶事除消  
暑半洗新桐半養蘭

其十七

扶竹教無苦節意選松嫌有老人形亭亭屋後鬚眉  
秀未損風流也典刑

程永子過我即事口占 驪書山館名

驪書侍我能磨墨永子過予喜作詩江上明朝吾與  
汝輕刀更載一僮隨

觀劇演豸園記

千年劇口尚如蘭朋友君臣兄弟看盡道豸園結義

好那知但作戲場觀

無題口占

牡丹有艷而無香薔薇雖香多刺芒有色有香又堪  
把不知何品足相當

追挽葉文忠先生 有叙

憶八年前葉文忠先生偶見某試牘謂是吾

世子瞻時某守布衣之禮未敢以一言知已

曳裾于三公之門迨先生墓草已宿某猶以

生未識而挽章絮酒有待于懷庚午春公孫

君錫氏相訪以先生墓錄見遺某謂公前後

奏草及蒼霞諸集觀者難於卒業請合刪之

行世使人人盡讀公之文今君錫没于武林

又三年矣病中無絲知已之言明明于心枕

上為詩四章以志不忘他日過先生墓下則

書而焚之也崇禎五年穀雨前

布衣未肯謁三公欲俟他年一刺通宿草已深知已

墓老生誰信似坡翁

其二

相業三朝垂疏草詞林八代起蒼霞大臣不肯文名  
世慢擬歐韓某作家

其三

門館當年罕報衙三槐影靜晝眠鴉未須感慨令非  
昔一樣蕭然宰相家

其四

後生何以謝前賢文棟文章選大篇一自公孫湖上  
沒蕭條諾宿又三年

與丘懋旦夜話憶亡友楊吉騰

滿堂坐客俱談劍志士交情在蓋棺不朽文章先朽  
骨何人猶作舊時看

過亡友表亦人墳

一尺荒堆三尺草廿年知己十年墳半生只爲才多  
苦地下逢人莫論文

過試劍石

風塵三尺老青鋒欲共鉛刀一割慵忽到前人開匣  
處腰間仔細看芙蓉

其二

鋒行脊隱身無厚口過頭平血不紅直爲聖人戈倒  
戟故藏英鐔試山中

其三

人到石邊方信劍鐵於冶內已成龍直湏飛去從天  
下劈斷崑崙最上峯

玉田山居

睡起占詩爛湯題數聲山鳥向人啼黃鸝舌老還如  
妓猶勝村姑鬧竹雞

車盤驛次吾鄉許天素鄭繼之先生韻

山作圍城石作門秦時皇帝舊關存何因通得無諸  
路鑿破山深不似村

鉛山道中



過橋江曉女袍浣立馬酒香店未開岸樹綠齊分路  
去溪花紅浦上山來

靈巖山寺湯題

直爲死生來見佛却因山水得親身半巖寒磬無相  
與一壑長松自結鄰

其二

我識靈巖巖識我十年前是此山人振衣擲向石頭  
上自有松濤來洗塵

續集

卷之八

其三

世界只添三不朽英雄能得幾如來百年行腳家何  
在十字街頭店莫開

重游靈湫

十年白水寒依舊一尺神龍臥未醒猶喜山空蝦笑  
斷有時定壑戲蜻蜒

木侍居同主人薛汝儀買菊口號

客子欲來先種菊主人未暇傍開花花開客至主無

事爾醉新醅我醉茶

山居漫興

九年肺病嫌多食數日醫來禁作文開室凍庖移飯  
鼠陰池寒硯倚僵蚊

其二

遣興成詩多近體逢僧問藥試單方牢騷有病避吾  
懶寒賤無人嗔我在

其三

續集

卷之八

好句失全追憶半舊書拋久午掀新一規夏至蛾眉  
雪萬里燈前青眼人

將出福廬與諸君別於三天門之上口號而行

施辰卿笑謂予子龕成當從子乞一片薄屠

豕就三尺許白玉蒲團吾便買一侍兒携來

山中晨夕頂禮大士并志之

直上天門一二三海風何怒酒人酣此山我欲袖之

去貯以玲瓏白玉龕

別靈巖

一尊古佛共閒身千歲寒松高四鄰巖又相說僧又熱何因肯作出山人

其二

十年別去入紅塵鬢髮公然歎病身白髮暫停身漸健何因又作出山人

讀施造仲詩口號

老驥暮年心未已高鴻千里志誰知把君詩句難相似惟有斯言可贈之

山居不寐有懷吾友李元仲續印帖之十六章也

懷友備當長至夜聞梅恰是獨醒時四山霜白客開室一鳥眠深月歷枝

由客將歸施反卿聞有悔信以二詩送行有此際去留君細酌恐勞逸夢到溪花之句送行亦留行也次韻為登水志別意亦與梅花別

耳癸酉至後

莫說深情好友關也因花信未思還明朝薄雪蕭家渡直抵吳山梅下灣

其二

疎枝寒挂小樓斜連爾連床使抵家話別更無他事囑為予數看一窓花

其三

自有梅花窓不關香魂深入暗難還重來遠夢易尋路添得前溪月一灣

其四

客床寒待雪枝斜纔得開時却抵家直恐出山人易俗也無閒夢到林花

其五

不到林間意也關閒情眠坐逸叢還梅花未放詩心罷引我深深更幾灣

其六

月挂霜條前路斜有梅開處便爲家寒林百里香隨  
馬慢到吾廬且看花

山客將歸阻雨

自入林來無好雨欲歸家去却留行山中佳事今宵  
補剪燭空窓聽到明

山中聽雨

十年不聽山中雨此夜依然竹裏聲只有舊時燈子  
影燭深分外白黃明

卷之八

山中雨無寐憶十年前有人寒話於此也

總是客床眠不着却教寒雨聽還宜無端梅動三更  
後忽憶十年深話時

雨後出山

竹榻冷吟三日雨籃輿香插一枝梅前途也有花堪  
折不是山中帶得回

磨石道中卽事

未成名人逢嫁女急思歸客下罷驢叩門薄雪買無

酒何處梅香聞讀書

峽江投宿

寒山倒照大江紫梅嶺暗衝白路光無店可收猶立  
馬誰家開甕已聞香

曉渡峽江烟深無所見惟半江微聞梅氣舟人

以此尋岸耳

此際一帆兼一客四邊無樹亦無山微茫江氣通極  
氣道是林間却水間

卷之八

桐口道中

籃輿十里菜花黃似有江梅過水香寒橘一船紅小  
市白魚三寸弗衰揚

紅梅

未能免俗聊爾爾借於堯杏前無同薄雪醉梅梅醉  
我枝頭人面一般紅

其二

未損高安加艷矣還他水骨較肥些香嚴却入時人

眼不比寒郊瘦岳詩

新正雨中東林守一

清新雪耐茁霜蔬賤殺糟雞隔臘魚深雨不妨過小  
巷好商開歲著何書

林守一過我因東董叔介

林子來談深巷雨云君應有記年詩春街烟淺籃輿  
潤好過柴門一誦之

登樣樓

何處蒼茫寬睥睨登高容易豁窮愁數千年事在雙

眼十萬人家第一樓

其二

感懷目遠惟青草讀史情多易白頭閉戶有時三掩  
卷呼人共我一登樓

甲戌為孫子長先生壽

五年前作介眉詩感遇依然似舊時尚有東山人徒  
起老生未恨出身遲

其二

國老大年三不朽布衣上壽一相知蒼顏除為憂時  
改未有官情得上眉

其三

雙鬢蒼蒼未有絲四朝大老出山遲安危倚仗人如  
詐可是留仙辟穀時

七夕

未必臨河是女牛乘槎閒惹古今愁東鄰恐有人惆  
悵今夜月明莫上樓

其二

月樓無酒佐茶灰不分西風初長斜露上輕衣螢漸  
重蘭花香入四鄰家

七夕戲為董叔會壽

玉盞傾霞稱夜涼水晶屏透雨行媚人間釵鈿填橋  
浦晒殺天機下七襄

其二

五十書生子大官如雲扇底眉灣更番上壽三千  
客夜夜朱門不上關

立秋樓居七月十三日也

高梧歲歲落樓頭見慣人間不甚愁獨有天邊機上  
女別離五日又逢秋

其二

桐奕空庭淨少苔秋容次第四山開殘鐘出寺烟遮  
斷好月登樓竹曳來

觀劇有贈

金粉叢中孰認真鴛鴦燕燕任分身未須刪却蒼髯  
演若人鬚眉不婦人

其二

四十年餘一病身舊書養蠹劍承塵半生錯料真成  
戲獨有髭鬚白是真

其三

問爾俳諧戲幾回自憐笑口可曾圓生平打點逢場

面不道白頭未上臺

秋興

瘦矜秋老人兼竹病為貧深樂費錢浪說千金償渴  
賦何曾剩得杖頭懸

讀香山集

可以神仙可以佛千載知音曰白俗生前老嫗後子  
瞻常絲陶竹香山肉

施辰卿生孫走筆戲之

大母弄孫大父前合始閒數洗兒錢戲膝孫成幾  
織留待家翁少子穿

其二

姑撒金錢婦洗兒銀刀生髮如絲回頭忽憶廿年  
事纔是伊爹剃髮時

其三

留鄴二仙貴未富令公富貴不能仙蠶也功成翁願  
汝揮金仙隱五湖邊

辰卿名共孫阿蠶

邊詞 有叙

八月一日余肺氣乘秋復上湧鬚屑哉厄矣

隱几蕭條為邊詞之恣者越之又稍為其象

上者起之而胸中所咯咯然無處可說而茹

之逆余者亦附而出焉七日氣稍平凡為詩

六十章門士錄之以紀病况蘇子跋醉後書

云不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予患氣善感

亦善轄夫言踴于喉舌茹于口言停口爵閉

蘇軾詩集 卷之八 廿五

之搏躍則崇人于膈以上余內閉之拂拂然

稍出于是詩也百之一矣崇禎甲戌吳撰識

于七松樓

破產無家鄉思灰裸身一劍背人開感時淚滴芙蓉

他鑷作深紅透春來

其二

背戟腰弓橐裏糧不携圓鏡度沙場征人休想形依

舊漢月臨邊色也黃

其三

雪出關前舞始酣征夫和馬劔兼三北風莫道無情

甚苦苦吹人但向南

其四

宵行何處是沙場萬騎無言馬踏霜水眼淚懸揮不

斷橫風界作許多行

其五

短草光來掘地燒大風吹雪夜颼颼莫言車下三飯

蘇軾詩集 卷之八 廿六

酒不及中軍八尺貂

其六

匹馬隨行便是親劔同生死我分身閨中莫道無相

件也有分啼鏡裏人

其七

啼粧孤影淚痕加看鏡征人愁鬢華安得鏡中雙換

過相思但一對菱花

其八

月中何處哭星星  
試向明妃墓上聽  
人到無情曾似  
草君恩不及塚能青

其九

胡天草淺鬼成窠  
隨路彎弧獵滿馱  
行到李陵降敵  
處腰間齊探箭還多

其十

積裏嵒肥春有草  
霜中血死仗無燐  
踏破乾顛微礙  
馬聽多鬼語不驚人

其十一

下馬哀歌招國殤  
欲追殺鬼臥君旁  
但聞鬼哭未聞  
笑想是沙場骨少香

其十二

從軍但畏出關來  
却怪入關雁肯回  
盡道沙場人易  
死北邙白骨也成堆

其十三

七尺欣然送虜庭  
暴骸白白史青青  
人生有骨與無

骨不在留屍待墓崩

其十四

醉來曬腹枕胡沙  
笑擬泥封墓在家  
總是一堆黃蟻  
飯輸他幾樹白楊花

其十五

柝苦烽高塞月圓  
霜花蝕透鐵衣穿  
明明夢裏還家  
易自到邊城不得眠

其十六

自出長城不擬回  
十年懶上望鄉臺  
枕邊聽熟胡姬  
語曲曲琵琶譯得來

其十七

胡婦引兒學戲馬  
胡兒隨馬也騎羊  
鞭羊近母抱馬  
脚手指馬乳索酪嘗

其十八

閒看胡雛彎竹弓  
跨羊逐鼠快如風  
走到前頭跌馬  
處也將隻手控瓶駝

其十九

百萬征人盡在邊，爭言老將出幽燕。  
白頭肘後無侯印，馬革隨身立陣前。

其二十

見說胡來自請行，兜鍪書姓劬題名。  
丈夫不畏行間死，但畏行間死不明。

其二十一

塞上塵清劍氣灰，消殘解肉獨登台。  
龍淵淬罷枯鬚

看秋後單于又不來

其二十二

同出蕭關命不猶，博徒大半已封侯。  
卽今腰下蒙茸

袴猶是當年賭勝裘

其二十三

長狹軍中也倦，彈誰人肯作將才。  
看待邊除是來天

子將將方能議菜壇

其二十四

驃騎軍中功易成，得侯天幸愧生平。  
數奇偏事老猿臂，肯受人間福將名。

其二十五

十年塞下白身回，拘折龍泉心願灰。  
忽到終軍棄繯處，又回馬首出關來。

其二十六

年少從軍君好老，逢君好少已皤然。  
身今未老亦非火，恰在行間二十年。

有名何處不堪掛，豈必凌烟閣上題。  
憶是閨人臨別語，和衣又馬寄遼西。

其二十七

鐵甲隨身蟻虱肥，雪深月苦以金微。  
黃綿襖子何曾看，分付閨人莫寄衣。

其二十八

十萬何奴羽檄飛，偏師隨意試軍威。  
弓刀但擬郊原

其二十九



猥首虜聊當雉兔歸

其三十

擒王射馬費遲疑未是刀酣手滑時盡屠醜虜連王  
剗偏射胡人奪馬騎

其三十一

蹶不礙輪敵似草墮猶躍地自尋身踐虜蹄腥蠅趁  
馬斬胡口快劔甘人

其三十二

願骨應鋒遇有火目睛迎鏃墜如星養刀血飽枕為  
魅悻鏘覓擊招不靈

其三十三

丈夫同命卽同各把酒澆刀取件行合圍戮割名王  
殺身未受封讓友生

其三十四

殺敵歸來開酒樓金錢賭盡賄人頭賢王一級為孤  
注幕府上功輸便休

其三十五

立功爭願從龍隼拜將但言選虎頭自笑生來無骨  
相白身出塞也封侯

其三十六

許負由來解誤人試將賸骨死邊塵心肝一片君看  
取但相誰人肯捨身

其三十七

家書昨日到邊頭兒子能揮二丈矛記得別時方在  
襁于今正好替封侯

其三十八

雙懸鵲印久專征大將門中不記名昨日上功添賜  
養侍兒剛報小侯生

其三十九

盆中送笑胡姬淺燭外弄輝垂雪深四壁貂温驕方  
藥六槽馬怒豢人參

其四十

載書出塞覓封侯落拓儒衣不耐秋十年斬得名王  
首露布執書筆未投

其四十一

書生有意勒燕然不分將軍玉帶懸入相還兼出將  
好中書且請劔自行邊

其四十二

十年訓詁博科名見說邊才試論兵昨日尚方新賜  
劔武經纔買出邊城

其四十三

安邊須福不須才白面經生幕府開若比推屠丁未  
識也曾讀過四書來

其四十四

大寧何事肯南遷宜府遼東斷接連一隻臂分兩隻  
臂內三邊作外三邊

其四十五

套河殘虜若無妨從古何因染受降一自關邊人斬

首至今誰憶舊封疆

其四十六

漢金出塞幾時回瘦馬年年切市開却似千金債死  
骨何因不見涅洼來

其四十七

生息遼陽二百年伏戎破竹勢無前盡言獻策因亡  
將將未亡時曾在邊

其四十八

孤軍五萬沒邊塵鬼繞大刀化鶴鶴英覓羞比明妃  
肯死處不教霜草青

其四十九

有敵徒能推廢將成功還欲讓文臣但得功成閒也  
肯害成又是掠功人

其五十

邊才曾試鐵錐鋒斬首梟傳出帝京我問大夫曰  
可殺也言功罪未分明

其五十一

千營無骨一聲雷馬作紅泥人作煤便道火攻非下  
策匈奴秋後上風來

其五十二

秋冬風色也南回總是南人探陣來畧去還堪驅試  
火胡兒一个未曾灰

其五十三

羯奴突陣蜀兵堅另有川軍賞級懸寸心燕趙今何

在頭比苗桐不值錢

其五十四

邊牆節鎮遠君門內使觀容行爭尊幕府若裁開  
李郭 聖明原不用朝恩

其五十五

欲戰無兵款少錢民間輸鎚買安眠樞臣縱得無見  
去緹騎風聞已到邊

其五十六

出身腰帶郎橫金可道君恩受未深纔到關前金

便賣立功先買上官心

其五十七

近海警多惟議撫叩關虜閔且偷和軍門依舊傳邊  
報塞上無烽火不波

其五十八

邊裏文輪費往回載金出塞又將來盡言劔印探囊  
取纔到疆場心便灰

其五十九

大帥腰間懸白玉健兒幕下探黃金丈夫一飯便思  
報莫問人恩深未深

其六十

徒步還邊別校中聖人召對未央宮單于不是生擒  
得但取頭懸蓋論功

七松樓中秋雨

風鐘濕濕遶秋燈獨上山樓第一層免得月來吾負

汝竹窗無酒也無朋

哀亡徒林伯吹有叙

甲戌之秋獨坐七松樓霜新月靜指影相言

忽憶門士林子墮沒二年矣吾於友生中獨

畏寧化李世熊顧吾門伯吹莫能測其所至

他日當相遇中原鄉里中多印攝吾此語也

愴然傷逝懷友因之

三年忽憶亡林子四海誰能御李君由我愛他由我

恨未須餘子齒穿斷

其二

大招本是宋哀原痛殺師招門士竟南北東西君在

否月樓開盡四邊門

其三

早知死別在分手悔不深深馬一番招得鬼來還大

馬屋梁月去一燈昏

其四

是我負君君負我謂生嫌死死嫌生燈前舊話從頭  
悔纔憶燈前悔不成

閏中秋月不甚好林守一招我不赴答之有序

甲戌閏中秋予於是年四十有四憶前此乙

卯予年二十五初學備經又前此丙申予六

歲方入學於今八月几三閏矣計予未字而

孤已極貧苦今則病老賤兼之夫孤者恃母

病者恃藥貧賤者須時富貴獨老者無所恃

而須死老大而復少壯非若孤之待立病之

待起也且孤賤貧病造命者實有此法耳若

未哀而老則非命非法之加殆蒼蒼之倒行

逆施於予夫志士可以安非道之貧賤而獨

不肯俛首而甘受未應至之老此予不能無

補心斷斷然力爭之造物耳感時隱几適林

守一招予觀月走筆為答有若為更得三回

遇未省還能對予否之句已復抹去恐守一

笑人謂老生何憂之承始吳牛之喘月也守

一少於予九歲是月也見兩鬢髮亦有數莖

白者矣

四十四年爛漫愁錯過三度閏中秋且須更到三回

遇狂舞狂歌共上樓

其二

剛逢三夜剩看秋苦恨無端老上頭怪底媚娟白未

得月光半被粵邊偷

續搜堂集

卷之八

其三

三回較爾一回浮卅五年前九月不剛剩一回難算

得幼年未省愛中秋

甲戌秋送林守一游清潭時守一自吳門歸

匹馬新從白下還滑蹄自愛踏秋山橋邊楊柳關何

事折到哀時不得閒

其二

故鄉經爾馬蹄遊子辭家已十年携得母來先隴

在送君時節又霜前

秋日黃可遠太史道過三山納姬姬為鄭解元

之後幾淪落吾友文忠公孫葉君飾收而嫁

之走筆為花燭詩紀事

恰恰離黃第一花摘來新插鬢邊斜留眉掃待詞臣

筆試面粧成宰相家

其二

道是他鄉也近家琴言枕語未全差撒來天上金蓮

續搜堂集

卷之八

燭燒作通宵十丈花

其三

晚粧玉鏡卸行臺扇底蛾羞口怯開細問科各郎第

幾先人曾領解元來

其四

藕碧玉紅粉面開女中也是解元才文人好句佳人

續官史新書閨史裁

紡投堂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四十四首

卷之一

記二首

卷之三

誌銘傳行畧共六首

卷之四

策三首

卷之五

書牘二十一首

卷之六

表啓疏告文祭文共十三首

卷之七

題跋十首

卷之八

贊頌偈銘共七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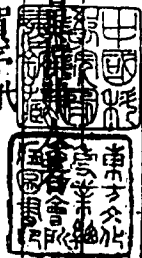
紡投堂文集目錄

紡授堂文集卷之一序

晉江會

送屯鹽使者申青門公入賀序

賀序



今上御極四年 天子萬壽之期姑蘇青門申公以  
 入 賀行里中二三子矜屬不佞執筆為贈公蓋以  
 屯政鹽法監司吾閩地者也而能旁及於教誨子弟  
 之事且公建節三山能使海濱人士不遠數百里擔  
 登執經于公之門余於是歎公之清靜為理而政有  
 餘閒也蓋自我國繹騷縣官加賦無已則軍興之最  
 急者莫如鹽法屯政而其積弊而最與立法之意遠  
 者又莫如鹽法屯政夫昔之屯而耕者軍也自軍廢  
 而委其土於佃則耕者非軍自軍益貧而棄其土田  
 於不可知之人則有其田者又非軍此則其政之紊  
 自下者也故愚嘗謂清塞上之屯易清閩地之屯難  
 邊地之田其卒伍饗於豪帥而又役其軍以耕其地  
 若閩田則民質於軍軍利其值而自與民夫較其榮

則與其民有之而田已在營伍之外不如帥有之而

田猶在營伍之中也然而參以情事則軍不願而豪

奪於帥孰與其軍若民自以其值相授受而軍亦欣

然而與之之於情近也故夫清邊屯則奪之帥而還

之軍易易耳今欲盡奪民之允田而與軍還之值則

軍無所取不還之值則民實以其值而受之軍然則

軍民之爭起而凌競無已訟獄滋多甚而刁軍猾吏

因緣生事而不可究詰然則為今之計亦惟漸防其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二

豪奪而貿易之後則姑聽便女於軍若民而後此則

徐而為之所若鹽政則壞自上今欲盡易今之輪幣

而轉粟于邊則勢既有所不能而愚謂閩地之鹽法

其利孔弊竇又與他郡國異而可以疎節濶目理也

吾總天下監計滇蜀有井蒲陝有地燕齊吳越閩嶺

表諸澤國附海計鹺司中獨八閩食鹽之地淺是以

鹺利薄而豪賈少且夫利博則奸叢賈廉則弊寡夫

閩鹽雖不能無小奸而其亡命煮海諸作奸不逞之

鹽徒較諸郡國可無大患也前此關中鹽課歲不過  
二萬有奇自東事作而增引增餉行鹽之地猶昔經  
三加而賦五倍夫加引則買多買多則鹽積加餉則  
鹽價貴鹽價貴則山民之食鹽者省民食省則鹽愈  
積而課滯當事者始法外累罰以督責商商未遑輸  
課而急輸贖則重費累負而滯課益甚且夫民之買  
于鹺非若地着服畝之農舍此則無復之也今征徭  
苛暴民猶有賣犢焚耜而徙業者吾恐誅求之已甚

續校堂文集

卷之一

不惟滯課且無商夫當加賦而鹽利薄當事者尚當  
有法外招來之仁使吾民樂趨而辦課徒事峻法伐  
毛洗髓而誨之通非錢流地上之善計也故愚謂閩  
地之鹽法與夫屯政要在清靜無爲坐而理之而已  
而公之以監司使者來也其屯而耕者晏然狎于野  
而軍與民相安其販而買者嬉然煮于海而市于山  
而其商若鹽丁龜戶與其官若吏相安臺署中間一  
稅事外此稍一報衙則闔戶端居間進諸子衿執經

問道而已若不知其所司之有屯政而隸吾官者之  
有鹽法也者而公又司水利三山城濠自武林葛公  
始聚糧調軍既導流惡屬方視成而去蓋寢閣者數  
年迨公繼其後前此山海匪如徵發騷然卒伍不堪  
再役諸庫藏又耗於軍興是以當事者有所未遑公  
乃屬其事於縉紳先生於是不費一鎰不役一卒而  
河工告成公第一循視諸沿河小戶間稍稍俸賑貸  
使之扶携避地無蕩析宵啼之號而已蓋他人所爲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四

起大事動大眾而縮手不敢讓者公處之安裕如此  
公爲文定公文孫文定公相業在 國家予莫能踵  
其後塵猶憶公休容坦蕩古大臣紳笏無爲之風今  
公自年少登朝予意當有豪喜風生銳於功名者而  
公能世其振振之德昔者曹參之相以清靜寧一爲  
理其治郡國亦曰無擾獄市而已然而子宙不喻其  
意至笞之二百今公能繩其祖武所謂獄市爲寄者  
能已見於治齊矣已監司吾閩公又靜治如此不佞



於是而歎文定公之流風遠也公行矣今 天子綜  
嚴為治前者藩臬入覲 天子謂我閩海氛未靜臨  
軒召對今山寇螳怒未已 天子如前席於公昔人  
所謂安之耶抑勝之也公其必有以對愚謂今日之  
閩事與弄兵佩犢者未易同日語意必有以大勝之  
而後安之者可以 天子且拊髀假節公則秉鉞以  
來撫吾地則閩之庇公宇下者又不獨屯鹽水利之  
政也已

送長樂論劉漢中先生教授廣信序

吳航介在海濱雖絃誦相聞然其地瘠貧而士朴諸  
長吏廣文凡為賄與勢來者類非其所好而漢中夫  
子顧欣然樂之蓋雖彈丸僻處嘗為晦庵先生聚徒  
講學之地宜為有道者所樂居也今先生移絳信州  
信州當吳楚閩越交會為文人墨士之都居而其溪  
山之勝自葛洪鬼谷許遜陸羽張道陵諸福地洞天  
在焉斯固不得志而拙於宦者所樂隱於是然而先

生非其人也先生以高賢躋公車優游臯比於魯衛  
間一行作吏遽謝病去迨今自吾地歷信州青蘊舊  
物世稍有知公者不宜輾轉至是顧首荷暇水四易  
地而耳之然公一為楚宰三代閩庖所至有清幹子  
惠之聲竹馬迎來畏壘送往時抱膝一壘與諸門士  
抵掌當世慷慨而歌梁父卓然有斯世斯民之志而  
所司者作人之事又身履大儒倡學之鄉信州鷺湖  
古朱陸辨論同異處也自孔子之世教學大明而及

門不免有本末之訟是以或支或簡雖大儒亦互證其所是朱陸固訟於道中所謂不失和氣而相爭如虎者其於聖門則亦師商之互爲磨礱而游與夏之相商也其角立起於門士篤信其師說深溝高壘而不肯相下而流至於尋聲之徒目不辨朱陸何人闕然而佐闕而腐儒里師狗傳註而反之者執而問之亦不知作何語無自衛之力而適足以招侮益自弘正以前則朱勝陸萬以後則陸勝嘉隆之間朱陸爭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七

而勝負半然其下流莫甚於萬曆之季至於今日之後生小子餐蒙於傳註齷之權而倒戈實則非有所深然於陸弁未能有所疑於朱者也第以爲世既群然而排朱氏吾亦從衆而擠之擊之不如是則無以悅衆從俗焉耳蓋昔之爭者起於過信其師學而今之附和而詬先儒者求一能疑之士且不可得所爲愈爭而愈下者也今先生敷教於古獻訟學之鄉其人士沐浴於大儒之膏澤所謂食耳吠聲者萬萬無

之諸二家子弟得無篤信之士深溝高壘如昔日之建鼓而爭者乎先生則何以平其訟也吾鄉有蔡介夫氏者昔嘗與學江右王子伯安者公之鄉先正亦嘗建節秉鉞倡道學於車貢之間者也介夫執經引繩爲朱墨守伯安跌宕意似左袒象山二公以倡學相後先言人人殊然而宸濠之變介夫拂衣於前伯安戡定於後斯二君子者一則幾先立節一則談爰建功蓋先正之談道倡學者不務爲口舌之爭卓然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八

皆有以經世而砥俗如此而朱陸二公荆闕江右之政巨儒治蹟去今數百年所磊磊與道脉並行今先生雖不樹道學之幟然自實菴公三世言易居恒與弟子言循循依于孝悌無頃刻忘其家學而又有清惠之政於閩楚今又司鐸於閩南江右之交其游宦所至錯趾四先生間而行能近之所需者晦翁經筵文莊成均之召與文成公新建事業耳天子方勵精思治幸學臨雍載色載笑儒臣更直入侍講誦無

曠日坐而論道前席以頃而頃自疆場弗靖儻然拊  
髀夢思不次而推轂壯猷當吾世則必有建文成之  
業桓桓爲天子使者是在漢中先生夫先生固非  
出於宦而陸沉吏隱者也

壽陳母蔡孺人序

某讀二南而有感於樛木逮下之詩其窈窕之化成  
至於江汜小星國無妬女四友十亂朝無妬男以爲  
淑女之所以聖者不外於是已觀古今載記自左氏  
春秋迄于宋元諸史凡孝義貞淑之懿間有之矣至  
所稱樂只而通寵澤者不少槩見豈謂其非有貞烈  
之奇行傳之者少抑其人之尤未易也以予所聞陳  
母蔡孺人歸蘭谷公旣已佐讀偕隱光大其先業已  
紉授堂文集 卷之一 十  
爲公嗣續置媵母遇媵有恩禮不啻女弟兄相視諸  
子孫皆媵出也母拊畜教誨納諸腹中怡然滿膝振  
振繩繩誠有如樛木樂只之云者今夫語婦德者莫  
大於孝與貞夫立節者以義制情逮下者用仁割愛  
二者皆其正於性而廉於色者也且其廣嗣也通於  
孝然則妬女而能孝與貞者吾未之嘗聞且夫家餼  
於妬婦國祿於妬臣愚嘗謂杞檜之奸始不過一妬  
男子遂至以人之宗社國家徇其一念之媚嫉其扼

腕近事十數年來其大者莫如遼事與璫黨遼左之  
事初未嘗不可爲也始則廷臣與邊臣姪再則文臣  
與武臣姪已而邊臣又自相姪是以糜爛而不可復  
支璫焰未煽一佞倖小黃門耳自臺諫宰執中分朋  
爲枝而佞人之推捧政柄而授之中官諸朝紳競因  
熱以遂枝咸屬有天幸不則燎原之勢過漢唐今一  
天子拊髀思治不啻廣嗣者之望于也朝端臯誥噲  
沓諄若婦口逮乎我圍孔棘寇壘于郊諸縉紳猶嫉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十一  
能妬事信信反辱至於明聖積疑徬徨四顧欲手足  
視臣而一無可恃且夫妬男之媚忌者富貴功名耳  
世固有滲忍於功利能忍人所不能忍而獨於牀席  
兒女之愛重于一割者然則妬女之難忍也深於男  
况夫閨閣之內無詩書師友之羽翼無青史竹帛之  
驅誘乃以士大夫之所難而婦人女子顧易之使朝  
士之恟恟而盡如母之視媵妾太平不足坐而致也  
今母通于期願冒熾吉康子子孫孫螽和鳳翽樂只

君子福履成之則何必振振繩繩蓋離有莘氏之裏  
而後乃誦百男哉某是用舉一觴且以告夫今之立  
朝者

送林守一重游吳越序

今世之所謂游者我知之矣其卑卑曳裾者無論高者挾一囊一卷往而師一先生謁當世大人數輩投刺名下士數輩歸而索贈言十數通評文滿紙膠膠然揭揭然建鼓而號於人曰某吾師也某吾友也今世之所謂游者如斯而已矣吾友李世熊者奇士也嘗雪棹泛西湖半月不見一人而歸異撰者碌碌不能奇拙而善病者也客歲游南州亦不見一人而歸

紉投堂文集

卷之一

三

守一兼李予之奇無予之拙而差有其病自髫髻而吳楚滇貴竹粵東西無不游其目中不見有一人而其氣量可以盡交天下之士今且再游吳越吾知守一之無不可也夫蓋今才士而好游者莫如司馬子長吾觀其自叙歷覽之奇未聞求一友訪一士吾謂子長而與一人交必不能成史記無論餘子不足交即使更有一子長而與之交亦必不能成史記夫其獨徃獨來於千百世之上下使有一人馬在其目中

皆足以礙人氣決而撓其著作之權柳子厚不知此

意惻惻然詆退之之不作史也使退之而作史無論人非鬼責吾謂非而責之者必自相友善之子厚始而其他之大得意則大罵者又勿論矣且夫古之著述者前乎子長則有丘明後乎子長則有孟堅今觀史遷記載不必盡徇左氏班祿之於腐史陰用顯棄義例若炭與冰夫使子長而有如丘明孟堅者以爲之友亦可謂得其朋矣猶不能無抵牾若是吾故曰

紉投堂文集

卷之一

四

使子長與子長交亦不能成史記夫史遷者取聲氣於泰山之高禹穴之深以自廣其尚論之心目蓋以游爲交非以交游者也使其目中尚有一士必不曰藏之名山以俟其人矣守一行乎哉天下之大豈無有士焉欲俟如守一之一人者而友之然則守一雖不以交游且以游獲交雖欲不交一人而不可得也守一行矣崇禎甲戌花朝後

壽張警宇會叔六十序

崇阿之曲有木焉負百尋之岡臨千尺之谿水泉溉之風嵐養之樵蘇之路遠而游牧之牛羊不至也壽則壽矣然竦而無枝上不能巢一羽下不能庇一人蓋自遠於世而其材質亦僅足以自壽而止若夫巨幹撐日遠條垂天蔚然于五達之衢過而獲者負者御者徒者踴渴陰者行願息者與天暑雨之所侵襲風日之所干犯群然而憇於其下雖其美蔭足以庇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十五

物不能屏處於無人之處八世之剪拜時及之然而尸而祝之者朝旦而為焉時而墟之者暮夜而不能去焉則雖有偶然之剪拜而其德足以自榮較之遠害於巖谷者均為享其天年而又有及人之德知此則可以壽吾警宇先生矣先生有用世之志其學足以致其身連不得意於鄉舉挾策游成均間與天下士相翔翔今花甲週矣客歲猶負笈都下以庶幾於桑榆之一遇而警警以歸也夫古之君子不得行

其志於時則退而處於鄉閭里之小民卒然有不能

平之事則往往想於其家至有望門而反寧加於吏議而不為士君子所短者則大里閭之獄訟風俗之澆囂不必有司治之而其潛移豫釋於善士之鄉閭者蓋亦多矣昔者東漢之末天下紛紛多事矣王烈陳寔之徒間巷老布衣耳而能使訟者平爭者息故漢季之綱紀敗壞而民俗猶醇者則在野之賢人君子扶而植之者衆也雖然愚更有說於此今夫上有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共

元禮孟博之流相與持公議於朝然後在野之彥方太丘得以維風倍於下夫士大夫之清議明然後州縣之有司有所忌憚而不敢恣則夫鄉曲之公道易以服人訟者望處士之門而反也知夫短於士君子未必免吏議之加也士生虛今世有為民父母而曲法殺人以自媚於豪無賴者矣士大夫之橫暴者無論有素喜負為大人先生而不免為數惡助虐之事者矣夫國有奸吏為主司而里有縉紳為窟穴則雖

有百太丘彥方於此無論噐子獷夫不肯舍曲法之  
有司而就持平之處士而爲士者不幸而有持平於  
鄉之譽先以其身爲貪虐之餌矣先生處鄉里間其  
移換風俗衰息訟爭者固不爲少而時有意外之加  
愚益歎今古之異昔之有道而居於鄉者可以善美  
諱倍而補助吏治在今日而身之不免蓋先生既不  
用於世又不能閉戶絕物爲緩急無足倚賴之人故  
夫一朝之患則有之矣而終不以小挫而損其大年  
行授堂文集 卷之一 七

蓋挫先生者一二人不能勝庠頌而禱之者多多也  
先生長公綸爲異撰十五年筆硯之交異撰又因長  
公知次君先生之誕也執筆稱兕長公不以屬他人  
而命異撰異撰不敢從衆頌九如爲二君歌棠棣之  
三章也已又舉一觴咏秦風之志同仇者矣

爲鹽商賀右伯申青門公壽序

夫古之仕者有數世而爲是官者矣有少壯耆老而  
官於是地者矣故其人之視其上也如嬰孺之親其  
父母不能自離於懷抱之中而上亦得伺其啼笑時  
其疾苦長慮却顧輾轉而爲之地是以民愛其上躋  
公堂而稱壽觥非徒俗朴而親上亦其腓字之久樂  
享乎君子萬年之利也自古制不行而其遺意猶有  
晉秩之法使人得久於其職賢者無墮壞其所規爲  
而中才亦可以漸習其事無苟且之意而上下相得  
迨今日而人數易官官數易地求不傳舍遽廬其職  
當事而賈怨咨者蓋亦鮮矣况其官已數易而猶取  
已謝之事曲爲之地使人悅愛頌祝之無已者乎姑  
蘇青門申公之宦吾閩也蓋五年而四易官去之亟  
亟矣然愚猶幸公之改官而不易地公之自離使者  
而觀察也自觀察而分藩也又自分藩而牧伯也而  
爲離使者最先又最久今官已三易猶閱念離政之

窮敝方議蠲其高稅又稍分滯課於食鹽諸郡邑上其事於直指使者今且敷奏行之愚謂公於昔日視鹽之時其於商則赤子之輾轉於懷抱中者也公且哺之乳之而其人亦怙恃瞻依惟恐已之一日而釋于懷其願公壽考辟則孺子於父母之年也今雖猶公宇下然已脫于毛裏哺而乳之者有人矣公顧取於後人之懷中而顧復之無已使其人猶無異於屬離之始而孺慕不衰此慈母不能得之於子者公顧

訪授堂文集

卷之一

十九

能得於熙熙攘攘側肩掉臂之流樂只君子胡不萬年嘖嘖有是聲也豈不謂難哉且夫語分位則與其

既離是官而爲之所不如當其事而寬繩弛網之勢易也然而 國家當患貧之秋司其事者雖蒿目民艱慨然思援溺解懸猶疑於在職而曲庇其下恐其議格不行則避忌次且不敢徑情而直遂就與夫稍脫其事權其職司在局內外之間可以推恩與下而無市惠之嫌可以直請於上無偏芘曲護之疑沮而

徑行其意蓋藩伯司一方財賦則釐政亦其一端而公昔以饑使者并理屯政今又以右伯司軍伍清勾夫屯田之與鹽政二事相表裡者也清軍之與屯田又非二事而相表裡者也今之屯政軍伍蓋與鹽法俱敝三者合而籌之而國家之兵與食俱足蓋惟公之久於閩地是以官雖數易猶得徐而爲之所愚益嘆夫積敝之餘惟久任之法差有補於吏治而深惜其不行於今猶喜公之數易官而不易地是以職事

訪授堂文集

卷之一

二十

屢遷而膏澤未艾猶起人詭頌如此而銓衡者得是說也亦可以行古意於今法之中矣



爲福州海防聶公壽序

夫防海者非防之於海者也凡海防之職守三曰島夷也海寇也奸商也斯三者存則島夷急而海寇奸商次之在今則海寇奸商急而島夷次之乃愚則有說於此夫爲民與爲寇孰樂卽爲民而商則適市與蹈海孰樂必曰爲民而適市焉樂也然則曷不爲民而爲寇不日中爲市而販於海也此其說有三焉其一曰貧驅之也夫自頻年加賦穡人秧苗於土而

坊授堂文集

卷之一

十一

稅已輸官豪惡吏樂於賦重而耗羨多且曰司牧者用催科殿最也不崇朝而歲之三征必旣勢不能無通於是而官府之鞭朴煩輿胥之叫囂惡斯二者費又與加賦耗羨等夫民自常供而外而加賦輸其一耗羨輸其一善楚追呼之費又輸其一三者費又與常供等然則是民一歲再賦也而公府尚不能無餘通夫民則安得不入海其二曰饋餼而颺去也夫小民有不能平之事牽率而謂之官官之聽訟者又有

三焉貨鬻獄也豪奪理也官不暇使民盡其辭威尊而倉卒意斷也民冤抑不得理則懦者駢首堦前而其點而悍者憤憤不能平聚不逞之徒而搖揚海波其三曰窮而無所之也夫閩之食地淺則負海之民食於海自鮫鱈燭處而海爲寇有則罷罾之漁等於懸耜其不甚貧者苦於闕市之讓征不獲已而逐什一於魚蟹之鄉倖而不盡餌於寇則游徼之邏卒逮之曰此爲盜齋也勾夷也逮而之官官利其沒入亦

坊授堂文集

卷之一

十三

曰此真盜齋也勾夷也夫商於海者之不能無奸也固也然而立法者在於摘一以懲十而行法者必至於禁一而連百然則賈湖之隱與走越之虜俱俘夫驅適市之民而使之商於海者闕市之苛政爲之也驅不得適市之民而弁使之不得商於海者防海者之苛政爲之也且夫附海之民不得食則其始也商與盜讐已而計無復之則商與盜僮迨其後則無漁無商而胥化爲盜海有積盜則必至於勾外夷而江

內地則夫奸商與海寇慙而畜夷亦急故夫防海者非防之於海者也吾第寬徵平刑與之以仰俯之事有無擾之獄市使夫農者狎於野熙攘來者樂藏於市也彼則何樂於販海而為寇愚故曰防海者非防之於海者也我聶公之防海於閩也內之為督撫監司之喉舌外之為叅游營衛之綱紀甫視事而大獲者以歲計俘虜者以月計矣邏卒之以海禁逮者公為別其奸與良郎在不可貫之科亦第摘祭其豪大妨授堂文集 卷之一 三

盡若此則夫防海者可以吹浪無鯨而鈴閣不驚此夫不防之於海而深於防海者也某生日吾於籌海之道知尊生焉夫尊生者之不能無所彈治也適然而驅之以藥餌攻之以針石此夫不得已而出於是者也若夫端居願養則第節飢勸時寒煖省焚伐而攝生之道盡於此防海者之繕卒伍而慎譏偵也此藥餌之類也不防之於海而第防之於深耕之暇日堦前之尺地使之悍吏不羈獄市為寄則雖黃帝廣成之寶其生無以過於是公之防海也若斯則夫養生長年之道固可勿問而得之矣於是執筆記之以為公壽 妨授堂文集 卷之一 廿四

送運副周公歸養序

自國家多事患貧而臣子之勤乎君父屬吏之事其上  
上官者莫甚於催科督餉之說顧縣官經賦自土田  
稅畝而外離政爲急而愚以爲二者胥失之夫急田  
賦則敲朴繁急離稅則贖罰系敲朴繁而民有鬻杖  
催杖之費贖罰累而商有輸罪輸賦之苦斯二者皆  
於正供之外重困吾民實於追徵無分毫之益而通  
益深然而郡縣以司牧爲事者也頃雖課吏者用催  
科殿最民牧皆緩教養而急征歛然間或十暴而一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十五

慈至離司無芻牧之寄而但以財賦爲官則益從事  
於敲朴追呼以媚 功令謂是奉公守職云爾且夫  
繁敲朴者病在下此時重而時輕者也累賦罰而敲  
朴亦因以繁者病在下而利在上一有開端遂著爲  
令而不可議改而毘陵周公顧反是嗟乎閩之商至  
今日而敝極矣愚嘗總天下鹽課計之今天下自燕  
齊秦晉吳越滇蜀嶺南則莫不仰給鹽官以佐軍儲

然此數地者其平壤依山之郡倍於負海而又當四  
達之衝是以鹽官之流貨及遠而商利溥夫北平之  
鹽行於山後諸鎮齊鹽行於中州吳越淮浙之鹽行  
於河以南行於全楚行於大江以西廣鹽則西行百  
粵北行南贛秦晉滇蜀之鹽池鹵井較之海邦勺水  
耳而亦行於貴竹諸西南夷行於沿邊數大鎮閩地  
最小而負海之州郡五旣爲鹽所自出而賈利溥行  
鹽者獨上流依山四郡四郡中汀又近廣而食鹽於  
五嶺以南而又僻處陲絕諸鹽官不能踰仙霞分水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十六

杉關而外是以閩商獨貧自萬曆末年而東事作始  
議增引增餉計 國初課不及萬經三加而賦倍於  
昔夫以無加于昔之地而有倍徙于昔之賦而又有  
十百於昔之奸夫昔之透越者負販亡命之徒耳今  
則豪右勢家連艘啣尾奪關而上又其甚者遊遊諸  
當路官船藝奸爲市莫可誰何有司防商密而防姦  
踈坐此滯課則法外累罰以督責商商未暇輸課而

輸罰則商負重而課益滯公至則惛然曰嗟乎商病  
矣雖然商滯課則病官且病國夫剥下以完吾官仁  
人不爲也滯課而病官并病國義於終事者亦不爲  
爾商勉之矣蓋泄事以來庭無敲朴吏省追呼載色  
載笑若諭家人稍一視衙則委蛇自公若不知其司  
之有離政也者而商顧踴躍子來樂輸恐後曾子曰  
拙於催科者未有若今之從政者也夫司牧無緩征  
民窮而無所之則挺而走險司離無緩課商無所措  
手足則逋夫爲人上而以苛急爲政非所以爲名也  
急賦誨盜急課誨逋弁非所以爲實也使人盡如公  
不但無病民且無滯課公今以將母歸身處脂膏若  
愀然不能終日者蓋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夫家有  
孝子而閩則奪一慈父矣吾懼諸商之稍甦而重踏  
也公世爲循吏先是司理嶺南以平反有去後思夫  
刑官而緩於法與離司而緩於課固無二道是宜公  
之所至見思公今暫舞綵膝下 今上固以英銳爲

政然昔者漢宣之世爲治尚綜覈矣而終不以才吏  
掩循良然則朝廷且大用公而食公之德者又不獨  
吾閩一路之商也已

爲宋母趙孺人六十壽序代

不佞某成均之小吏也太學古天子養老之區父三老而兄五更大宗伯司成襄其事某小臣例得與祝嘏祝嘏之末下此則自天下郡國亦歲時行鄉飲酒禮禮高年有賢行者于鄉學有司執醕醬上壽以風尙有德也而此禮顧不得行于閨壺夫其身爲女士則雖學傳韋逞之經躬有陶母之行其聲名不出於里閭尊養亦不及于費庠則夫閭閻閭閻而猶勸行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七

之者非有所動於風屬而然即坐而須福履之償亦非其意是以造物之報施或舛於男子而不爽於閨房亦限於典禮而以必然之數補所未逮也宋母趙孺人自及笄歸蜺水公其事翁姑以孝聞事蜺水公以敬聞視妯娌族戚以親睦聞待賓朋師傅以豐飭聞教誨諸子孫以勤肅聞撫臧獲僕妾以慈惠聞或者謂母卽孝養致於高堂粟帛及于寒戶門皆四簋之賓室無二隴之僕母非有脫簪截髮之艱難也行

其德蓋力能爲之而不知夫世固有力能爲之而不

爲者矣夫有力能爲之而不爲者則夫能爲而爲之者必其不能爲而亦爲之者也母不謂賢哉今母花甲一週諸子姓戚屬謀所以爲母壽宋氏席先世留餘厚母益用勤奮廣其業母丈夫子五人多有文名於諸生間今且視履吉康者艾方始則是古所稱富壽多男母業以一身備三祝顧登堂稱觥者似有所未滿於造物使人而盡若母則造物者疲于應願之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三

求與章步競日何異蓋夫世有德不必如母而食母之報者矣則夫稱觴者責報稱于造物固未爲過乃愚則有說于此今夫行善於身而食福於天譬則有所寄於人而彼則時而償我者也今有所償而不逮於所寄焉者償者媿所償而溢於所寄焉者寄者媿寄者與償者相當兩者俱可以不恨矣然彼此皆意盡而無餘則何如旣償而尚有所寄於彼使夫報施者嘗若有所負於我而傾貯以從我之不暇此則以

我而揜挹被注茲之權又豈應量而受區區投勸相  
之柄於造命者哉母之寄於造物者多矣客爲母責  
負於天繞膝者之未鳴未躍於階庭也蔚變雄飛跋  
予望之矣余第某爲母愛媾第婦用內則相夫子門  
以內井井然則吾家亦食母之餘德然不佞之執筆  
而誦者又非以予家人席母德之餘已也

御授堂文集 卷之一

爲備兵使者徐雲林公壽序 代

今有尊生者於此而謹節其眠食省嗇其營勸深居  
而簡出澹嗜而慎思斯則衛生之事盡此矣乃或以  
通之治道謂爲治去其泰甚庶幾寬和清靜無爲而  
民自理此當夫承平無事固亦老氏治天下若烹小  
鮮之說而其道亦可以養生可以長年苟時事多艱  
而猶坐鎮養安拱手以頌庸庸之福則是孔明王猛  
舍其所以治獨治秦者而效乎獄市爲寄之曹參吾

御授堂文集 卷之一

三

未見其可夫持梁豈續命之劑特粥非伐疾之斧當  
事者而欲起衰於積弱張廢於旣弛則雖以黃帝爲  
之君而廣成爲之佐亦當瘠口譙羽脰手薰面罷勸  
其筋骨而焦苦其心志此於昔人不以天下易吾身  
之說若逕與庭然則以經世之道尊生在今日未有  
不相謬者也我雲林徐公以名家子年少成進士始  
爲閩同安令屬 神廟靜攝之餘區內又安海波不  
揚已更調莆田東北脊脊生事稍見端矣吾海邦安

堵如故公是以一琴自寄來往繁衝二邑間揮絃而盤錯迎刃已剔歷中外十餘年自東粵監司來視閩海尋以斬鯨上功擢閩中備兵使者此十數年間海波屢揚賦歛咸加吏道衰而郡縣之殿最清軍實皆而將領之功罪倒今之視昔非休養卧治之時也公先後職司又兼防海視傳夫水師驛卒斯二者在上之裁省已極而下之冒濫無已樓船則減餉而備多置郵則簡餼而差煩公拮据粵閩中蓋無日不茹糲

新溪堂文集

卷之一

士租茶之苦此留鄴二仙所為自遷於辟穀輕身以爲尊生之道固不出乎此者也愚則更有說於是昔者郭汾陽之經營唐室也天下攘攘多事矣子儀以出將入相之身平章四朝間關百戰身繫天下安危者數十年夫以位極人臣備嘗險阻之令公而視乎赤松白衣之流斯其養生長年之術亦已疎矣而享年歷筭未必無加於彼乃弟祿祚胤固已過之公且貴雖登朝二十餘年介眉所荷今尚非其時也而苟

徙以瀚海無波大憝授首爲我公躋堂稱觥則今且比清中原東復遼土天子方殷憂拊髀昔人云天下事當爲尚不止於是若區區一隅之馴鱗誅鯨譬則羽獵上林而射一雉睪一兔遂以是揚我公膺徽之烈無論非所以視我公而爲壽者之立言如此則其人之自暨亦可知也已

新溪堂文集

卷之一

為某令君配某孺人壽序 代郡公祖為其治下  
年家

大邑長吏則一邑父也邑長吏內子以長吏貴如其  
官則亦一邑母也父母皆以慈為其道而家獨稱慈  
母今有父於家必不聽豪貴子為他子請而加鞭箠  
夏楚於其賤子者也其養於諸子必無不時無藝責  
苛慝之供於其子者也二子訟左右祖必以情必無  
豪惡勝而弱負者也高曾祖父母有所督過於其子  
其父為子請必勤請不得不已者也一或不然則母

躬投堂文集 卷之一 廿五

必諍於其父故母之慈或勝父若一邑父則不爾父  
欲慈其子而部下權貴人撓之監司堊使者撓之舞  
文巧詆猾賊胥饕史撓之險健大行財熟買獄豪訟  
者撓之甚而催科撫字間急損下緩害官課我者白  
簡援功令撓之不聽撓而必遂吾慈有一於此則不  
能一日安於其位而室諠闐然夫為縣邑母也者其  
不利於其夫之為邑父而慈者也故縣往往有慈父  
而敗於其母吾年友某君再為縣長吏所至落落行

一意必遂其慈內子某孺人則往往贊某君毅然行

之故官不甚達而舉案怡然庶幾三已無愠之風自  
令君宦清豐棄世孺人稱未亡人五年今年五十有  
三客登堂為母壽言人人殊或謂孺人始寒苦待某  
太君至今太君年八十有六一俎一脯一屨一縷孺  
人無不咀而哺紉而衣孺人之致孝敬於堂上如此  
令君親兄弟六自貧薄逮令君登第孺人通有無於  
其妯娌昆季無怠令君有弟蚤喪弟婦依令君孺

躬投堂文集 卷之一 廿六

人不敢異苦樂門內外突待黔者孺人出帛粟於橐  
既橐中乃已孺人之睦恤於其弟兄娣姒諸子姓姻  
戚如此孺人丈夫子四人始令君為諸生食貧多耕  
視遠游已數上公車最後宦四方子趨庭少暇日比  
堂授書荻楚交下諸子皆少年雄駿有父風予從諸  
生中摸索得之今次君舉於鄉豹蔚鶴起後勁未艾  
孺人之能督責其子如此愚謂孺人父儒官為儒者  
婦數者在他人固為難然固門以內女士風範也士



抱膝陋巷守一經稍得伸眉願落落行意志不在一  
官此卽士大夫素讀書喜有道義猶不能無顧惜况  
於婦人予故舉其大者亦以見今日仕宦之難也而  
予薄宦茲土幸而撓我者少間有之于斷斷不能忍  
輒憶吾友然而孺人尤不可及矣

爲郡縣壽汀漳備兵使者吳公序

夫富貴福澤有以其道得之者有不以其道得之者  
以其道得之者人之所謂宜然而彼之所固有也不  
以其道得之者人以爲倖而非其所宜有曰不宜有  
而有彼猶得而有之也乃愚則有說於此有富貴福  
澤而有其實者焉有徒有之而不有其實者焉不有  
其實者猶之乎無有云爾今有千金之家於此或積  
而能散歛而能施其待而舉火者若而家其貸而焚

券者若而人此有乎千金之實者也若夫身擁厚貲  
而朝暮持籌粟紅于庾而腐之不出錢鏹于匪而錮  
之不用此奴虜代人守財者耳而得謂之有千金者  
乎古之聖賢得行其志於天下而道濟蒼生澤施於  
民貴而與人以位富而與人以財壽考而與人以生  
若此者受福而有其實者也乃若身躋卿相而徒席  
榮膺顧身家田宅以爲富貴視息以爲壽考澤不下  
流而利封於已此夫自有其豐亨豫大之福而自膏

之自棄之則富貴壽考與夫貧賤天闕者同實愚故  
曰有而無有也毘陵吳某某公數世爲天子大臣  
自年少偕諸昆登朝甫壯歲而備兵齊魯間今又建  
節吾閩也公於世之所謂受祉者不爲薄矣吾聞公  
權關武林身處脂膏而潤在賓旅無羨餘一緡入懷  
今專制汀漳一道其地爲江閩楚粵之交谿山連數  
百里寇出沒無常公至而繕城壕練將卒威惠並行  
箚帖服黎民又安公府鈴閣蕭然晨夕啜汀水數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廿九

杯不費民一蔬一蕪有百城之尊未嘗享一日之樂  
夫世有猷畝之子垂老博一第而恣睢驕貴若不知  
民間有疾苦事者矣公名家子少登臚仕而練達簡  
澹下悉民隱揚休布福於數十城之內嚙若公者可  
謂富貴福澤而實有之者矣且夫宜於民者未必宜  
於吏夫剛潔方正者吾恐其廉倨而持下急也持下  
急者雖意在惠民而上下相激將有澤不下究之患  
而其反是者則又徒取包荒而未必出於樂與同清

之雅夫汀之父老子第方羔羊朋酒酌兕而躋公堂  
而郡邑長吏乃不遠千里將爲壽而乞言於予夫諸  
長吏固非徒樂公之寬者也然而當此吏治不振頽  
鼠成群之秋乃公獨以廉惠帥帥而諸長吏亦相與  
宜化布德承流於下予於是而歎乎遐陬重鎮一時  
之監司守令獨能相與以有成也詩曰宜民宜人我  
公有焉夫是以受祿于天哉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卅

余中拙先生鄉賢序代

夫學宮一席地其虛左以待鄉之賢人者至今日而  
鮑不給祀矣吾不知其賢焉否也其身歿而後有顯  
者與焉鄉賢也不然或其同年生若故舊僚友門下  
士宦於其地焉鄉賢也不然而宦成滿載歸其身後  
之物力足以流于上下援譽多而內交廣漫然而舉  
之漫然而許之焉鄉賢也此雖油油如柳下一入其  
中殆不啻衣冠而借祖禡未有不望望然去者吾獨

續綬室文集

卷之一

聖

無譏於余中拙公中拙予同年友始筮仕爲縣令量  
移貳郡守已再爲令晉南水部郎出守虔州已復貳  
郡守以歸其別歷皆劇邑邊郡所至有幹辨聲司空  
董崇相公尤嘖嘖中拙水部時築浦口城扼江北要  
害至今流寇不敢犯此以勞定國之事宜以名宦舉  
尸視於其地者也予獨謂中拙之祀於鄉其許可于  
聖人之門者二其合于祀典者四而宦跡不與焉中  
拙年少登朝宦不甚達又掛冠早強半家居未嘗有

一言之謁於公府此偃室非公事不至聖門所許澹  
臺生者也孔文子非古昔之賢大夫也第以好學下  
問吾夫子許以爲文中拙自宦遊林下坐卧萬卷中  
于七十二代諸史撮擷紀異凡星象律曆五行徵應  
之說鑿鑿窮其蘊奧及他所論著刪潤靡不涉筆成  
書又好引進後生相與揚推古今治亂興衰得失之  
故津津不啻口出其不倦於問學之事蓋其天性然  
困多遺行春秋譏之以此不滿於端木氏若澹臺子

步綬室文集

卷之一

聖

羽窮巷束修士耳其潔身隱約孤立行一意固宜乃  
若身爲士大夫而但亢厲守高落落墜戶愛鼎無建  
豎爲德鄉里間則是以縉紳而躡鄉黨自好之行君  
子亦無取焉中拙雖簡潔自愛其里居而繕城濠廣  
學宮出粟賑饑憫涉爲梁皆以身先一邑士民未嘗  
費公帑一鏹蓋於祀典所謂禦大災捍大患勤事而  
施於民者在中拙皆可以無恨焉則公又非斤斤節  
取僅而許可於聖人之徒者此予謂公之俎豆於宮

檣者宜也吾始讀古田志公里人林御史英者建  
文君遜國時與夫人雉經死且三百餘年矣近當事  
者始以先生祀于鄉學而世之養夫鄙子稍有權力  
朝而屬績則夕歸泮林竊歎學宮一席地在昔人入  
之何難而今之十百爲輩者入之何易中拙蓋棺論  
定其亟舉固當諸子皆能讀父書不宜滯諸生間及  
其未颺去而有是典今當事者又皆於中拙非夙昔  
交特以邑人士固請報可夫當官墻濫觴之日其可  
以無譏者少拙見予不必以年誼載筆亦當於身後  
附緇衣之好蓋喜吾中拙之稱賢于鄉與漫然而舉  
之漫然而許之者異也

紡綬堂文集

卷之一

里主

爲三司公賀閩督撫都御史蕭公報政序代

今天下東苦虜中原楚蜀苦羣盜齊魯吳浙苦饑吾  
閩海邦處一隅號稱小康爲閩撫者易矣哉愚則謂  
撫閩未易也夫督撫之職事二其提督者兵而其撫  
治者民愚謂閩之難於治民者三其難於治兵者亦  
三夫全閩山海之郡半山郡不患人滿諸海邦食地  
淺人溢於土雖大穰僅足當他省下歲其難治者一  
中原北地地重民心難動提吳浙柔帛沃土大室多  
妨授堂文集 卷之一 四

蓋歲雖兵荒水旱民猶強忍耐饑苦閩地水淺土輕  
民易制易動大戶少兼歲之儲米粟價稍踴則待哺  
者嗷嗷省會今歲米未及千錢一石較之大江南北  
價不能逮半民情洵然非威惠並行賑恤多方張  
口求食者幾攘臂而起其難治者二諸大郡負海民  
出沒易爲奸地豐歉不一豪大爲鄉里請粟名爲無  
邊糧當事者不得不聽或漏以養寇泛舟之役幾與  
緝盜糧無異其難治者三閩地南抗粵北連浙寒游

衛所大牙相緯南北中三路將經之聞枹鼓則衛所  
守而寨游戰守者居內而戰者居外此祖制也今寨  
游移內地矣寨游昔日艘卒所部不下千餘人合五  
寨三游可萬兵領以三副將其號令一而卒伍強也  
自萬曆之季議省餉而兵不及半或僅餘三之一實  
又不能減也昔之游戎叅將三今之題授添設者又  
幾矣減寨游之兵而添設內地之營名爲一軍實不  
過百夫長者又不知其幾矣夫以強威之兵分而爲

紉授堂文集

卷之一

聖

奇零之兵非策也又以不及半之兵而領以數倍於  
昔之將愈益非策也此軍實之難計者一武臣之不  
能純用乎武舉也非若文吏之自科目而外而參以  
選舉則吏道禱也其來自樞部者由武舉其簡自巡  
撫者起材官二者兼用之而後撫臣可以嚼啜簡練  
授之所向而適其短長今自百夫長以上樞部按簿  
而授之官其來也巡撫不知其爲何人其人亦不知  
其所任爲何事逮不稱職又名爲欽選舉府未可遽

行其黜陟比及叅奏而軍機已誤矣後來者又復然  
此軍實之難計者二閩海昔日但防倭二十年來不  
畏倭而苦寇近歲海寇靖而山藪村落之鼠竊又往  
往嘯聚無畏遊陬僻壤官畏攘剔難縱寇通都大邑  
長吏惡言剝吏攫金縱寇豪有勢主藏官懦避負嵎  
虎莫敢搏縱寇甚而民牧賞竊法官鬻囚民賊賊民  
比縱寇積此四縱者將恐小寇養而爲大盜且夫海  
上之禦倭盜以兵若夫出沒之奸民非兵威之所得

紉授堂文集

卷之一

聖

加也正其罪不過越販耳未至於勾引而爲盜夫越  
販者未必盡勾引而爲盜者也卽其勾引而爲盜者  
其越販之時非有意於勾引而爲盜者也特其販海  
而窮無所之則從賊從賊而窮無所之則勾夷吾欲  
窮治則罪止越販與禦貨而引夷者殊科及於寬政  
則無以懲後不至於禦貨引夷不止是非軍實也而  
皆兵端此軍實之難計者三東粵蕭公之來撫吾閩  
也二三年間閩地饑饉不一公使人滿之鄉化爲樂

土屬省下米驟踊饑民待食兇頑望屋思倡亂公哺  
其饑者而鋤治其頑者倡捐徙粟禁戢豪大海無漏  
艘饑凶用又自水陸餉置而兵分公下車割俸已設  
策搜伏利得備用裕金五萬緡歲給軍需餒弱之兵  
宿飽而奮樞部新授諸將領公量能器使巨盜授首  
小寇潛踪渠魁投戈如撫赤子鈴閣肅然而山海晏  
清海人越販爲奸利公先後沒入其賊築治城樓大  
颯境垣烈火災雉經營不日奸慝而守固公聲色不

紡授望文集

卷之一

四七

動而絮已率屬弭亂制勝殆昔人所謂載其清靜民  
以寧一者然而曹相國守成於全盛之世我公起弱  
勢於衰敝且夫寧靜而理古入臣但以之治民昔人  
以治民喻眼以治兵喻齒謂治服者當如曹參之治  
齊治齒者當如王猛之治秦公安坐無爲而能使兵  
食俱足無論獄市無擾卽綸巾羽扇亦可以無煩指  
麾公之德量才氣可謂卓然於古大臣之上者矣公  
今三年報政 天子思公治效南土衮衣行有日矣

閩藩臬諸君屬予一言爲贈詩云之綱之紀燕及朋  
友公提其綱者也綱舉而紀自張朋友之燕喜有以  
也夫而二三大夫亦可謂能相與以有成者矣蓋翩  
翩乎皆卿材也哉崇禎辛巳臘

方氏曰三二七 卷之一

為長樂夏緩公令君毋顧太

杜松林

夫當國家多難官邪賂彰之際而

雖矣何者其卷廉之具衰而上官之善事不易也且

大廉吏而安可為也夫其為吏而廉也者則必聚室

人之謫而犯親戚友生之對夫廉吏第有益於國家

耳外此而妻孥族戚鄉黨朋友皆無所願於我之為

吏而廉者也故夫謂廉吏可為也者則兄弟弟有角弓

之怨友朋有谷風之嗟姻婭甥舅有乾餼之責甚而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四

目前之子孫亦早懟其他日有負薪窮困之苦雖然  
室適可任也窮乏得我可已也清白吏子孫可為也  
又甚而懟我適我者誦將毋之義陳捧檄之情謂我  
廉潔養名而空乏及於二人非牲缺於堂上然則其  
父母而非大賢亦未必謂廉吏之果為孝子也愚是  
以三歎於陶士行之毋夫士行之為吏也而毋却其  
蚶鯪之餉魚梁吏郎貧何至不能為毋供一七之鮓  
卽一鮓而何必盡出於官物夫士行卽極味以養毋

固不害其為士行也渡江以後士行身係晉室安危

者數十年而區區以廉吏稱非士行之意也吾觀士

行之毋其截髮剗薦使其子交結天下之英雄殆慷

慨烈丈夫之所難其子而僅為庶吏尤非士行之毋

之意也何以蚶鯪之却似教其子以涇涇自好之所

為嗟夫江左人士其豪縱而靡靡也不堪言矣夫其

毋而可以受一鮓則亦可以享三牲毋可以享三牲

則子亦可以食兼味至於兼味而萬錢下箸方丈食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五

前與夫官室聲伎逸遊荒醉者皆其濫觴所必至夫  
天下有膏梁裘馬之流而能汎竹頭木屑之辱事矻  
矻日暮運甓與粗頭養望諸名士爭分陰於偷安一  
隅之日者乎故夫却鮓之毋使其子為名臣而非徒  
使之為廉吏者也而吾緩公先生願顯是夫先生以  
滌悴巖邑而能使函歲有餘糧罷民樂同善善負者  
鞠善誑者情一掌之城拒而蕩蕩涉醜之豪塹而湯  
湯而又役不及民錙不出帑且非素有絲毫贖緩之

積也此其撫循庶惠而綜理微密大有似於士行之所爲而推本言者則謂有陶氏之母而後有陶氏之子然而士行固經世功名士耳夫自東漢以後而經學衰熄晉人尚清言而諱談經何晏王弼言易不過爲釋老之談助自荀氏受經於其母而天下始知有經術愚謂荀廷特幸以家學得官耳謂窮經之大儒則未夫逞以區區一周官其母氏開闢守殘以一婦女而背負父書於亂離流徙之間此其筭路籃屨崎

衍授堂文集

卷之一

五

嶇而牽廢朔之餼羊考斷鐘於追蠹殆與興滅國繼絕世者同功非僅僅漢初伏生諸大儒比也逞席其便而官爲太常卽身以家學行世斯其難易較之母氏者何如而當時之博士諸生顧受音義於其八十之老母吾不知逞之所傳者何經而以經術者經世又無責矣今先生用尚書起家夫周官持尚書百篇之一耳愚嘗謂周禮雖爲專經而六僅餘五尚書中周官寥寥不數語而六官皆脩其半尚爲訓誡之言

然則周官尚有待於補苴而尚書中之周官固歸然全書也或者謂姬公縮全經而槩括於此則第宜煩簡異耳制度而何以有抵牾此其同異之故愚請折衷於先生之家學也愚少而學易叔氏又以春秋世業與諸君執經於先生愚謂治天下之法度在周官其機括在易法度失而正以天子之刑書在春秋譬諸射者機括存乎胸中而非有審固直體之成法則雖發而不必中逮夫失諸正鵠而後揚鞭以示罰則

衍授堂文集

卷之一

五

又周官之王迹熄不得已而救以刑書之謂也愚於經術經世俱未有知而又學袁錦於先生之鄉今且從叔氏之後而問周官之法度於先生然後從一篇而推及於唐虞夏商之所以治夫韋氏之母不負其父而逞負其母然使士行而僅爲廉吏則亦不稱其却鮮之母夫陶公者其於母則可謂能不負者矣而先生之治行經學二者俱可以無負於太君且以陶韋二母所不能兼者而先生之母顧兼之然則余輩



之舉一觴於終下也固將以受之先生者請益於太君而太君之教我者又非徒周官之一經也已

諸童生爲沈其旋邑侯壽序

代

夫昔之爲壽其長上者固不必於其誕之辰也肅霜  
滌場之際惟其暇日則羔羊朋酒躋公堂而稱兕焉  
然則無疆萬壽之祝蓋出於于耜之農人乎曰是不  
然古人士之未舉于鄉學而升于司徒者皆農也故  
其勸農之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謂士之髦而待  
舉尚伏處于田間者也客歲沈視履公來侯五百巴下  
車而殖田疇教子弟政新民樂途有童子之試於數  
萬人中得士三千有奇簡其尤異者始某至某拔選  
鋒三十人皆上駟也新秋雲漢倬然于天及門童冠  
樂此佳辰謀所以爲公壽其說在雅之咏棫樸者矣  
其詩曰芄芄棫樸薪之標之枚樸者其材美而未卽  
爲棟樑之用故薪標而蓄之以養成其材夫今之棫  
樸卽他日之榿楠豫章也當其參天蔽日則工師之  
得之也易君夫芄芄始生無以別異于蓬蒿蕭艾之  
中於斯時也而能因材刈楚以收其用此其樹木樹

人之智計固非匠石離輪之所能喻也故其詩之四章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謂其人尚在小子成人之間其作而譽之髦之也惟今日而異時之禦侮奔走疏附先後皇皇然夢卜而求後車而載者胥有藉乎是實賴壽考作人之功而愚謂二三千之壽我公似之故因某生之請而爲之言某生於兒某俱有國士之遇於我公然愚之頌美乎公者固樂公得人之盛而非徒爲某生兒子言之也

續授堂文集

卷之一

七

叙鄒石梯引經釋義

容問六經之真偽孰斷愚應之曰以同異爲斷其錯見於他經而無同異者真也判然異者僞也間或同或異者訛淆而失真半也夫易以下著之書偶脫秦焰其別見他書而無異詞也回矣若夫尚書所記載而錯出於語孟諸書者其文皆小同而大異此或口授於既耄之伏生而訛脫多然孔壁既出之後何不考而訂之也卽曰駢野古文後人不盡識然詩則安見其非古文謂藏三百篇者獨書以秦人之小隸又無是理也而何以訛淆者獨尚書且夫詩三百十一篇所亡者南陔白華之什六篇耳其餘錯見於他經者無異詞或曰南陔諸篇笙詩也有聲無詞然則詩未嘗有一篇之亡也予不謂然夫天下有無詞之樂無無詞之詩果爾則宜隸之樂而不宜隸之詩夫其存者真則不必諱亡也書百篇而亡者四十有一幾失其半矣其別見者較之本經又同異參錯如此然

續授堂文集

卷之一

七

則詩書皆非僞書而尚書之亡者幾半訛淆失真者又半其存者僅半之半耳乃若禮經自曲禮而外皆漢儒傳會補苴也固也史遷謂自孔子時禮已無全經子曰夏殷禮吾能言之又曰吾學周禮然則夏殷之禮猶全也所苦者無微不信耳矧於周而曰無全經則夫夫子所學者何禮傳所云周禮在魯者又何謂也且予所最疑者祭法其篇末則全引魯語謂左氏之引禮與則不宜謂展禽云云也謂禮而引外傳

續經堂文集

卷之一

三

也亦應曰此展禽氏之言也不宜直載之爲祭法且夫祭法云者紀一王之法與王制月令等非如檀弓及他篇諸問答之可以援引他書也吾所尤疑者王制其記載爵祿朝會巡狩諸典禮與子輿氏所云者絕異卽曰惡害已者去籍然去於孟氏之世而何以獨存於漢以後也且去籍而曰聞其畧則亦詳畧之異耳經制則何以不相侔且吾讀詩而不能無疑也夫淇澳抑戒諸什而大學魯論誦言之則衛武者聖賢之徒也史記謂弑君而篡之國吾卽信經不信史然史遷豈盡無據也或曰遷之時三百篇未出是以附會至是然吾觀其叙述周家自后稷始生迨公劉遷豳古公遷岐之事皆以詩經繙其中而後此乃備述秦誓武成諸篇則詩書皆爾令之史材也且夫申公轅固韓嬰之屬皆以言詩與伏生並列儒林間史遷承其後豈遷讀書不讀詩而獨誣一衛武惜乎其事在春秋以前未得取衷於宣尼之筆也吾讀春秋而又不能無疑也五霸齊桓爲盛桓之霸葵丘之會爲盛然孟氏所云五命左氏傳何以不無同異也卽內傳偶不詳載何以外傳公穀俱不詳載也左氏於列國諸瑣事吾有病其過詳者矣此霸者僅事何以踈畧至此且孟氏於齊桓晉文其罪之深矣未有無是事而溢載其美者乃孟氏又何所考也然則三傳亦未必爲全書不則春秋之六事而三傳未載者尚多也吾讀經而不能無疑者猶什百千萬於此姑舉

續經堂文集

卷之一

三

數端與鄒子商之鄒子浸潤十三經中其於諸經之互見者無不詳說而究其義則不能然但一涉之耳而疑端多多如是鄒子其有以發吾覆也夫

敘陳雪潭醫約

三代而下之天下不可以三代而上之治治人也近古而下之人而可以中古而上之治治病哉夫唐虞之治法已不能無小變於殷周殷周之治法又安能無變于漢唐以後漢人之言曰漢本霸王道雜而其時亦小康然則雜霸有時而致治也若夫今之攻岐黃氏者而欲以偏霸之業求勝夫七日後混沌之餘生則其殺人之禍慘于攻城戰野其去率獸食人者無幾則何也上古之人寡管而嗜澹神農嘗百草夫亦粗舉其大綱黃帝岐伯踵之其時猛毒峻利之劑與參耆歸朮並用吾觀其品藥之分數一劑之中藥皆以兩計多至計斤其量水以升計或一二斗雖未必一呷而盡或病止而棄餘然謂之湯劑非如丸散之可以久服也夫今人日食升合之米古有一日而食數升之藥者而其中病也殆不啻珎往芥來磁呼針應此霸王道雜而可以致治之例也未世之人方

幼而婚渴甫少而宦熱及壯而閱歷已闕未衰而齒  
髮先敗嗟夫思慮爲鼠竊之穿窬聲色爲火攻之大  
盜眠食甘則開門而揖寇憂怒閉則扃戶而留賊於  
斯時也而舍續命之膏礪伐病之斧譬則秦隋而後  
湯火遺民爲治者顧嗤省刑薄賦爲無奇而立威各  
於棄灰厲法禁於徒木嘻吾未見其可且予又有疑  
焉夫古人之藥材不多著作寥寥而世多壽考今之  
醫書廣至百餘家本草加至千餘種而人益脆弱此  
醫多不如醫少之一說也深山窮谷之中生不識盧  
扁爲何人口不知參耆爲何味而龐眉皓首之人多  
遁都大邑舟車之所覆轅王侯之所都居五步一藥  
局十室一國工而天殤橫死者比比此有醫不如無  
醫之一說也陳子之爲是書也而約言之夫亦謂必  
不能無則寧取其少之意乎陳子於予友善予未衰  
而老今年五十有一而嗒然成翁已在十數年之前  
君親師友之恩毫末有報碌碌然逐隊于生老病苦

蘇東坡文集

卷之一

蘇東坡文集

卷之一

蘇東坡文集

卷之一

問陳子每苦口相諍謂子無貪著作之名則病可已  
陳子之爲是書蓋生人之事非有所務於其名而爲  
之也夫黃帝之內經素問可以配易神農氏本草雖  
毒草惡木能與五穀同功舉後聖所烈山焚澤去之  
惟恐不盡者皆可收之而作使此其才氣識量高出  
開天諸聖人之上卽識其名者而鳥獸草木亦爲四  
詩爾雅之開先愚嘗謂二聖之書其功德文章皆當  
與六經並峙陳子之爲是書也夫亦二皇氏之楊雄  
王通而非徒輔嗣之注易毛鄭之箋詩也夫

蘇東坡文集

卷之一

蘇東坡文集

卷之一

蘇東坡文集

卷之一

自叙醫約代

夫醫卜儒者所謂小道也而其書皆踞典謨誓誥之前伏羲氏作易得居六經首位未嘗以爲卜筮之書貶之也獨神農氏本草黃帝素問內經萬世所必信必從顧齊之方技而不尊何哉且夫古聖賢之達卜而吉者比比也若夫違悖藥性而寒昇苓連熱投烏喙此萬無一生然則卜有時而不驗至夫事之朝卜而夕驗者又可以無卜者也若其大者必俟數十年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而後或至卜世卜曆之長且遠夫其未驗則不可知已驗則不必知非若醫之効不効立見其術不可以幾倖而售欺也世之以岐黃之學欺人者投劑之不詳生人之無術嗟然而語於人曰我能多讀書嘻世焉用此多讀書而殺人者爲也雖然讀書之不多而能投劑以生人者又無是理亦在乎知約而已矣夫子曰以約失之者鮮使人人知約則世自無病人使病人而知約則亦可以勿藥而愈此醫約之書所爲

不得已而著且謂施藥不如施方施方而以其煩且

難者又不知以其約而易行者可以見之而輒用用之而必効也是書也觀察徐公力贊予行世觀察明刑之官也今將刑一人於市舜曰殺之三臯陶曰宥之三然後垂涕行刑以致其死中求生之意今三指之下一七之劑畧無條澹經官之苦毅然投之或意縮而漫然試之夫病人無死法顧纍纍然枉於三指一七間而疑讞之無從平反之不得斯亦淑問之指一七間而疑讞之無從平反之不得斯亦淑問之臯陶所慨然食不下咽者也夫于公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寃噫愚恐夫醫門之寃以多也觀察公之留意是書也其亦祥刑之意也夫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卓珂月藥淵蟾臺二集叙

余與卓子珂月皆爲時義而不易售者也夫爲時義則時義耳爲不易售之時義則學爲易售之時義耳。嗚呼然而詩歌而古文辭奚爲且夫今天下之人才帖括養成之人才也今日之國家亦帖括撐持之國家也吾觀三歲取士名爲收天下豪雋當事者舍經義而外弗閱再三試闈牘偶有通達慷慨之士不以爲觸犯忌諱而不敢收則謂是淹滯老生反不如

續集

卷之一

疎淺寡學者庶幾爲習秀堂所之彥夫人士皇皇祿養不幸處今日而應制之束論之表之判且不可爲况嗚呼然而詩歌而古文辭此與博奕好飲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幾爲臧穀之下羊乎雖然古爵爵不得意之流且有不得已而至於飲醇酒近婦人者矣珂月之失意未至如古人之甚然在人士中則亦不可謂之得意者也卓子之爲詩歌爲古文辭無乃醇酒婦人之類乎哉夫明明不朽之業使人士不敢爲

而相戒爲博奕好飲之類者時爲之也且使人士不得已而爲之而愴然自喻於醇酒婦人之類者亦時爲之也且夫飲醇酒近婦人者在今日富貴利達之士大夫以爲是得志而不可不爲之樂事此夫事之極猥庸而不足道者也然出於千古之英雄則借以行其痛哭憂畏而消洩其無可如何之感憤愚嘗謂酒色鄙事今古人亦不相及若此然則醇酒婦人倒行而借用之則亦窮愁而著書之類也故夫離騷天

續集

卷之一

問者屈子之醇酒婦人也說難孤憤五蠹者吃公子之醇酒婦人也史記者司馬子長之醇酒婦人也雖然之二者有異焉夫沉冥酒色與夫立言著書固皆不得意而窮愁者之所爲然而飲醇御女者此古人極苦之心不出此極樂之事則感感無所之者也苦而苦者也著書立言者此古人極苦之心而行以極樂之事翔翔而無所不之者也苦而樂者也夫窮愁著書此其說始於捐相位之虞卿子吾謂虞卿之窮

愁不係於相位之捐與不捐也使虞卿不得行其意而爵鬱於卿相之尊則其窮愁也更甚於是舍而去之摺古撫今縱心獨往放愁理憂此如羈人怨婦幽閉一室忽而脂車秣馬涉水登山極目所之而幽憂去矣嗟夫若虞卿之類者窮則窮矣而其立言著書者乃其不窮於窮而行樂於卒愁之鄉者也故夫屈子之書怨極矣不極怨則不極樂吃腐之書憤極矣不極憤則不極樂使此數子者而不為離騷不為說難不為史記則其窮而無所之當更有甚於求死不得者又安得不出於飲醇酒近婦人者之所為哉夫飲醇御女此古人極苦之踪而今人倒用之以行樂著書立言者此古人極苦而極樂之事今人泥窮愁著書之說而但見古人之苦然則今人事事為古人所欺讀是集者勿為卓子所欺焉可矣

紛擾堂文集

卷之一

叙施造仲將軍詩

夫詩風雅之事也今世之為詩而自號正宗專於其業樹藩插籬而私其壇坫者莫如山人之為詩然而奔走於縉紳之門伺候於棋酒之間當途為仕宦之媒妁而林下為士大夫之牙儉此極倍之事也然登壇而自號正宗者非此則無以衣食其間而其業不利此雅事而為之惟恐其不俗者也諸生言詩以飾其訓詁之陋武人拈韻以文其劔槊之粗甚而托鉢之僧倚市之女亦雅附於聲詩以自遠于不韻無文之俗髡凡妓此又其為之而惟恐其不雅者也然而為經生者本業不足以致身則遁于詩以售于王公大人之門武弁起行間力單援寡亦復依附詞壇不但博雅歌之譽亦以廣其交游連其輿援身名俱泰金多而取大位乃至吟僧詩妓亦因以仰衣鉢于冠蓋來門前之車馬此夫為之唯恐其不雅究與世之登壇而自號正宗者無異猶之乎俗者也異撰者諸

紛擾堂文集

卷之一



生而偶爲詩者也然不能爲投贈貴人之詩有之則  
彼倡而我和或選其人而慎與之間有之者所謂未  
能免倍而不爲之者亦非能爲不俗蓋自知其技之  
不足動人欲贊以求售而不取也造仲者武人而爲  
詩者也造仲詩什倍於予操足以動人之技以顯昆  
太史爲之兄又無事借聲援於人然而仗劍行間旅  
進旅退肘後之印不啻元亮五斗不屑以其詩爲致  
身護官之物若造仲者乃爲自遠於俗非若予之倖  
以拙免無所以俗之具雖欲不與俗遠而不可得者  
耳且夫詩能窮人古之爲詩者其窮足以自崇不得  
已而遜之醉鄉而縱酒亦足以自樂吾逢麴車則頭  
目眩暝徒負竒窮無能詩之實而造足以攫其患造  
仲窮差損於予然於仕宦則亦不可謂之達者也造  
仲讀騷痛飲座上長滿尊中不空從軍而種秫塞下  
家居而棄產酒中拍浮引滿浩浩然若不知身世有  
窮達顯晦之事蓋得全於詩而杯酌足以自衛并非

詩之所能窮此則予與造仲爲詩之同異有其同者  
造仲所以與予友而其異者則予與造仲俱爲詩而  
工拙不相及其取償亦差別惟造仲者詩固不得而  
俗之亦不得而窮之者也

徐叔亨山居次韻詩序

有喜負言詩者好爲深鉤苛析以難致人之論其言曰今試取昔人一語沒其主名吾覆而射之其爲漢也魏也六朝也唐初盛也中也晚也宋元也明也可應聲而摸索得也徐子聞而輟然曰嘻然則自有唐而後上下近千年其間之爲詩者數百人以其詩行于世者千百卷遂竟無一字偶合可頡頏三唐間者乎此妄人妄言且而之謂宋與唐奚辨曰宋人率而唐人練宋人淺而唐人深也吾以是爲斷徐子曰如以是爲斷則夫寬心須是酒遣興竟過詩此杜少陵語也子以爲深乎練乎宋人之詩乎唐人之詩乎猶曰此非少陵佳句李白問余何事樞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諸什佳矣哉雜之邵康節白玉蟾集字子以爲有以異乎無以異乎卽如陶元亮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之句使出自宋儒口中子能不以爲此晦翁諸君子道學

方集卷之三

卷之一

十一

之詩乎吾讀高岑諸集其淺率平行者甚多驅而納

之王介甫諸公卷中宋人猶不受也其人無以應則

又曰溫厚和平者詩之教不可爲劉四之罵人徐子

曰若者當以三百篇爲斷必也詩三百而盡味緇衣

歌鹿鳴則可子試讀乎碩鼠碩鼠不罵人乎鴟鴞

鴞不罵人乎南山崔崔雉狐綏綏不罵人乎蜉蝣之

羽衣裳楚楚不罵人乎猶曰此托物罵之耳子不見

夫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罵人也子之不淑

云如之何罵人也乃如之人兮懷昏姻也大無信也

不知命也罵人也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罵人也維是

褊心是以爲刺罵人也中菁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

也言之辱也罵人也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罵人也燕

婉之求遽條不鮮罵人也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

有情兮而無望兮罵人也猶曰此風人之致非大小

雅正聲二雅中如惡惡之巷伯無論他如此彼彼有

屋簳簳方有穀罵人也爲鬼爲蜮有靦面目罵人也

方集卷之三

卷之一

十一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既微且尫爾勇伊何  
爾居徒幾何罵人也廢爲踐賊莫知其尤罵人也具  
曰予聖誰知烏之嶋雄罵人也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罵人也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罵  
人也蝨賊蝨疾昏椽匪共罵人也人有土田女覆奪  
之此宜有罪汝及脫之罵人也乃若赫赫師尹不平  
謂何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呼其人而罵之矣家父作  
誦以究王訓自呼其人而罵人矣庶曰式滅覆出爲  
紉授堂文集 卷之一

得已之鳴傷臣子忠孝本心耳生于衰末之世而章  
奏之褒彈無定考課之殿最失平甚而朝廷有忌諱  
之實錄郡縣皆情面之志書至於科場制策本以作  
天下敢諫直言之氣人士苟一語稍涉時事旁及權  
奸主文者救頭護官掩耳閉目甚於誹謗妖言之科  
於斯時也有士馬而事刺于目心語其口痛哭流涕  
之莫聞撫膺洒血之無地噫嘻不奇之孤憤之詩歌  
而誰寄乎盛唐中如白眼看他世上人下士大笑如  
蒼蠅聲無關係而罵人者更不可勝舉杜少陵石壕  
吏諸篇尤極其怒罵者爲此言者無論未嘗讀三百  
篇弁未嘗多見唐宋人之詩大其學問不足以自信  
才氣又無以過人姑爲巧詆高勝之論以欺乎鄉里  
不學之小兒使之尋聲縮舌以爲夫夫之爲言如此  
此其中非無物者而不知其恫喝矜佞奇釣危餌實  
則聲詩中游譚之巫祝耳曾子謂徐子曰甚矣今之  
人其不可與有言也語爲詩者不必極其性情之所

至意興之所之但相率爲温厚和平氣息纒屬及半而止之唐音語應制之經義者惡言人所不能言而但比擬先民模稜以爲正體句且以爲志發要以畧似八股足以諧視肉之主司塞吹毛之磨勘而已至語爲人者更無取於危行危言之士顧相戒抱頭畏尾次且囁嚅袖手處鋒張口以噉庸庸之福而曰此臨谷之恭人薄冰上之君子也嗟乎以此爲詩將無詩以此爲文將無文繇此道也以爲人將無人且夫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七

世之務爲苛刻勝人之論者極其効至於使人拘而多畏爲細謹庸常之人而止若者子惡其致人以難而吾其鄙其尊人於易也曾十蓋題徐子之言詩而因以知徐子之爲人與其文山居次韻者徐子所爲詩十之一百之一也

叙李谷叟律詩

夫其人而好言文武全才者必其文其武俱無足觀者也其人而好言文章經濟兼通者必其文章經濟俱無足觀者也古之兼而備之者不爲少矣然意在於以全見長則吾弁其偏者歿之醫而宵兼卜者必非倉扁之醫匠而肯兼陶者必非公輸之匠古入事事情而不必求全今入事求全而不必精卽以文章一道其在古之人屈原宋玉司馬長卿但能爲騷賦之文左丘明史遷班固但能爲叙事之文韓非晁錯蘓秦陳軫但能爲辨駁籌畫之文彼固不必求備世亦未嘗以不備皆之自後世人各有集有詩而無文或有文而無詩謂不成集其文必有序記有誌有狀有傳贊頌誄有策論表啓書疏銘偈書後之屬而後成其爲文集而其爲詩又必具四五七言古近諸體而後得稱爲詩家信斯言也蘇李曷不爲三百篇猶曰偶一爲之而未嘗有集也陶淵明何以無七言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七

古卽曰七言至唐人而始具體然漢武栢梁晉魏以前先之矣此猶有可言者杜少陵何以不能爲四言詩然固不害其爲杜也卽少陵不爲諸體而但以其一體行世使淵明之時諸體已備而陶令但爲五言古要亦不失其爲杜與陶也鹿門朝川使但爲五言近體王孟不孤行三唐間乎哉吾鄉有陳昂者僅以五言律五百首成集而已成其爲陳昂之詩或曰昂尚有全集在某所寄某家此鄉里小兒之見但使五

紉綫堂文集

卷之一

七

言近體中不可無陳白雲一位而昂之詩已傳矣吾友李谷叟自昔喜負爲聲詩乃今而僅出其五七言近體以傳夫詩文之不必具體而遽行之者必自恃其可以單行而無事於求備者爲也會子曰李子其可謂能詩也矣李子曰曾子其可與言詩也矣或曰李子於諸體無不妙貧不任棗梨姑以其體之不遠於人者先之也

張友有詩集序

唐以詩取士或曰詩莫盛於唐也會子曰唐之能爲詩者有之矣而其可與言詩者三百年間吾少見其人夫唐以詩取士者也唐以詩取士而謫仙少陵顧不在科目之中然則唐之開科以詩特爲禁鋼李杜二人而設也吾不知其所言者何詩而所取者何士也使一代應舉諸生而盡李杜其人則三百年間號爲主司文運者安所得入彀之士而取之不反謂備

紉綫堂文集

卷之一

七

代無詩而令三百年人士以李杜文章爲戒乎吾讀唐人詩其佳者大抵撫事感物諸什而其應制鎖院之文欲求一語之不令人嘔噁竟不可得則非唐無詩而以詩取士故無詩也自唐迄今或又謂宋益早早至明興而大振豈非以宋猶兼聲律制科而吾代之爲詩脫然無科舉之累乎然而明詩之能爲累者又有之矣其一爲詞壇之詩開民無所得食而建鼓樹幟投贈於王公大人之門以自鬻其身命題分

韻送送嘯嘯起趣感感靡騁鄭重其言甚於唐人之  
應制而達官顯者之褒彈進退遂爲彼人肥瘠枯潤  
之所關此其得失亦與人士之科舉等其一爲詞林  
之詩雖其人雅負雄博英異之姿曳足木天遂有館  
閣二字橫其胷中而不得出強項之士稍不受其羈  
紲則搥手相戒以爲叛體離宗而教習者亦因而去  
取於其間則其拘而多畏亦與科舉應制者無異若  
夫舍二者而外惟其人之能爲則爲之不能爲則止

紡綬堂文集

卷之

七九

能爲之矣惟其意之所欲爲則爲之不欲爲則止此  
如剡曲雪舟乘興而來與畫而歸或千里命駕或到  
門不入任其所之而行止惟我斯則明詩之所以  
超然無累蓋前代之金注昏晉世之瓦注明而吾爰  
張友有氏所爲掉臂游行揚眉吐氣於退之長吉之  
間者也友有少年名家子自垂髮爲文所投無不如  
意殆與窮愁著書者異昔人云詩以窮而工予謂詩  
工於窮非自然而能爲詩者也倖而窮耳使不幸而

不窮不工矣且詩必以窮工則是鄙鄙而下有風而  
二南無風也板蕩而下召旻而上有雅而魚麗文王  
無雅也吾故曰詩之窮而工焉者中士也古之愁時  
感事而慷慨悲歌者是也詩之不待窮而自工者上  
士也殆有友氏其人乎若夫愈窮而愈不能工斯會  
子弗人之詩所以爲下之下譬則灼艾者之痛不可  
忍無可如何而呼號呻吟以止其痛今以所向無不  
如意之友有而獨喜與我談詩得無與愁人言樂事

紡綬堂文集

卷之一

全

無論其工拙之不相如而亦近於逆耳之歡會子顧  
樂而序之者無乃舍其痛而擗友有氏之瘵乎夫曾  
子痛而爲詩者也友有瘵而爲詩者也子瞻云忍痛  
易忍瘵難痛與瘵有苦樂之殊而其中各有不可忍  
者吾二人政復相闕此友有喜與子論詩而予亦喜  
論友有之詩也崇禎十一年穀雨前

叙霞與述游

夫詩者其人之史也吾觀元亮杜甫諸什無俟讀其傳而伊人之懷抱身世歷歷宛在目中故曰其人之史也詩以述游又其人一時之史也吾至其地而交其人爲其詩游某山水爲其詩以其事與某人唱和聚集爲其詩且入其疆而其風土之豐瘠人民之苦樂與其當事者之政治得失亦具見於是又非特一人之史也然而紀游之詩至今日而難言之矣夫今

游綴堂文集

卷之一

全一

世之游者不盡如吳季子之歷聘四國必如齊之嬰鄭之僑衛之遯史而後定交也然不能無交游則不能無酬接應對因而有得已而姑爲或不得已而強爲之詩夫相見以爲脩葺之其愧遺以佐筐篚之實饌飲以償酒肉之債於是而不識一丁者胸破萬卷矣持籌鎖核者揮金如土矣河麋微燠者烏衣王謝矣其四境之監司守令雖賊汚狼藉皆羊不入廐粟不入懷矣雖重賦以流辭人爲瑞皆陽城撫字桑麻

被野矣雖有勢者奸如山不犯皆強項之董宣破柱

之元禮矣雖巧詆擊斷渭水盡赤皆解網泣罪民自以爲不寃矣若是者皆以詩借交而於當事之顯人爲甚彼則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禮也吾且姑舍是而言詩則吾未聞夫魏之號碩鼠者爲唐人之風曹之刺赤芾者出於檜人之口也且夫在禮不非則不非之耳不非之又從爲之辭而培克在位者投贈引瓊琚之報豺虎不食者曲筆獻緇衣之頌此又何禮

游綴堂文集

卷之一

全一

也今昌箕游清漳清漳爲海邦都會其山水浩蕩而雄深其人士豪上而有文其上大夫重經術而下士而一時之官其地者又皆於昌箕爲文章聲氣之交昌箕游斯地選其人而與友焉不然則寧無友選其人選其事而爲詩焉不然則寧無詩故其言皆慷慨磊砢悠然自得非爲人而爲之是以有吟咏之適而無得已而姑爲不得已而強爲之累昌箕其蓋賦詩而樂而述其樂以示曾子曾子亦樂昌箕之有是游也

於是執筆而序之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全三

敘庚午程墨質

吾生平不喜讀墨義每闕牘出勉閱三四省輒罷問  
強自卒業大部累牘中不能得二十餘首每閱訖輒  
有棄日之恨嘗謂人昔日之程墨掩時義今日之時  
義敢于侮程墨憶少時閱行卷房稿凡三年較士諸  
目一出坊刻遂廢間有之亦不入選卽入選亦終無  
以踰鎖院之文而今之行稿社義與程墨爭道而馳  
無引避意甚則人士故爲擬墨公然建鼓而揭于天  
下至于主司程式昔之偶然擬作者惟馮開之鄧文  
潔一二先生而日來試錄一出無論能與不能凡紗  
帽加首輒復泚筆擬程若以爲不可已之事夫擬墨  
而無以十百千萬于墨而僅與新貴之翹楚者無以  
異墨可無擬也擬程文而無以頡頏于先正諸君子  
而僅與勦腐庸弱之程差有以異程可無擬也且夫  
擬程墨于程墨敗壞之時雖勝不武然亦有所狎而  
動而未信彼之逮有以勝之故夫使今之擬程擬墨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全



紛然而行于世者無論其勝與不勝則今之爲程墨者之過也若夫程墨之選其失有二其一則淺學腐生以爲是已信之貨雖糞穢瓦礫咀嚼而拜跪之此如小兒盲子聞辟人之聲見輿皂之來無論堯桀夷跖則相與弭耳屏息而俛首降下之也其一爲摺落諸生喜負不偶耽耽然幸夫闈牘之一有瑕釁則相與摘伏發癥正告天下以洗洩其不售之憤耻而要其闈中自爲之文未必有以勝人使幸而售人亦將

紡投堂文集

卷之一

全

摘發乎彼如彼之所云矣且夫闈牘之作者閱者則兩難之矣今之猥庸者無論即真有雄才博學之士一入闈中而上之脫限體之 功令下之慮盲目之主司內顧而又有賤貧失路之感稍欲抵掌而談則瞿然蹙喙次且蹙蹙靡騁夫雖有奔塵追電之雄駿而伏漚顧後失馳虞前俛然若暗若壓遂巡于四達之衢而危得九方之一眎夫相馬于驥黃牝牡之外此國工之所能也若夫箕踞絡口之中而欲以摸索

神駿雖伯樂顧岌岌乎難之吾觀于近代名雋雖其後懸書國門卓然可垂者而其逢年之牘雖經改頭易面僅出行世當世尋聲之士亦怵于其名諾諾不敢出一語然有識者平心而眎謂終無以逮其平日之所爲而碌碌庸福之流天亦與之一日之長以偷取終身之貴富此則造物之公而仁不欲使科舉一途盡爲文人才士之所據而主司亦無如之何者也而論者苛責輒以爲衡文者之罪亦已過矣且夫世

紡投堂文集

卷之一

全

不盡可以服人之主司而其爲都人士之標質者則恃夫選者之目夫主司之目可以考試人士而賤之貴之選者之目又得以考試夫主司而是非之可否之則吾社憲發之續有是選也夫亦不得已也夫

序癸酉闈牘抄

歲在癸酉 天子近七年為政之期廷臣少當意者  
一切以綜覈為治屬當舉人士於鄉先年嘗釐正文  
體有所黜落連及有司主司意不在得士而先救過  
搯手閉目受卷如立層冰恐文士之艱與而失則詭  
也則依倣百年前行教養立柱之體而拔乎耳目  
聰明心思睿知開股者以為正恐文士之疎散而失  
則莫也則拘牽對偶駢儷之體而拔乎一起語而排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全

比六者以為正諸如此類其所為及正之技止此而  
亦可謂不遺餘力矣雖然吾更有說於此夫文體奇  
表固 功令所禁也以賢書為市非 功令所許也  
闈中之登賢書者一人作文者又一人亦非 功令  
所許也甚而登賢書者場中之人作文者場外之人  
又非 功令所許也以耳目所聞見豈遂無其人乎  
不此之問而徒使人士薰鼎束胸苦繫縛其手足無  
乃放飯而問齒決乎且即以文體言之如今日之所

謂正則必謂排蕩高深者不正而整齊淺儷者正也  
然則是六朝正而西京不正也其在唐則王楊盧駱  
諸人正而起衰八代之退之不正也且夫科場而正  
文體此其說始於歐陽子其所取以鵠人士者子固  
子瞻也今不能得曾蘇而徒取腐生萊傭以充數何  
以謝軋苗之劉幾乎且歐陽子之砥文風則其力自  
足以正之非有所顧畏於功令而然也今主司踳踳  
而眊 功令猶人士之踳踳而眊主司蓋上下相毆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六八

勉強從事不得已而為苟免讓官之計譬則孱子操  
舟無破浪迴瀾之力而但收帆牽纜一篙沿岸是以  
于不正而正之以經經不正而正之以史漢唐宋諸  
大家史漢諸大家又不正而正之以淺弱之程文猥  
庸之墨義與夫首鼠多畏羣主司之眼嗜亦可謂本  
之則無矣故夫有憂文體者而又有憂乎當世之正  
文體者舉文士之售於主司者而更次第之夫上之  
取舍當則草莽可相安於不議闈牘之編次亦不失

爲上下相維無所諱忌之盛世然必其人之力足以  
議之夫茲選也固亦議之有其本者矣

方集卷之一

元

王有巢裏帖序

今世蓋汨汨相導爲諛哉而文章  
者也敘文者諛選人者也師之諛其弟子也門士之  
諛其先生也朋友之交錯而相諛也失此三諛者朋  
友以爲不可交先生以爲不可教而門士亦始慕終  
棄望門却走謂不可宗王子貌木而舌訥其不能爲  
諛蓋可望而知之而喜爲選事王子其諛人也哉南  
山之棗何罪王子則髡以爲佞也王子不爲佞也者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本  
則請自王子之知交與所畏愛者始王子先行意於  
知交與所畏愛夫然後可以號召側目之餘子雖然  
信斯言也害王子之選者必自王子知交與所畏愛  
者始王子之選事難矣哉且夫選人而以諛人王子  
不爲也王子則不可不諛世夫時文者諛世之文也  
今世自黃口鄙儒則莫不附耳抵掌而稱前輩王子  
而選以諛世亦必附耳抵掌而稱前輩夫先輩之文  
足以奔走號召乎今之鄙儒者以先輩之名輔之也

今使掩鶴灘諸公之主名而號以今人之文則孔子  
 腐生又吐棄之恐後矣且今之自命司世而挾其可  
 以賤人可以貴人之權藉以遏抑文士豪縱之氣者  
 莫如南宮之牘能已見於前事矣夫日者南宮之役  
 司命者未嘗不欲得錢王而收之也然使今之世而  
 有真錢王者出未必不在搶落之中而適以瘞人讀  
 書之氣骨今其逐隊者無論試取十八人中選天下  
 之精銳而先登者其卓然可垂者誰乎卽一二知名  
 秀長堂文集 卷之一 九十一

士誤入彀中試捫心自問謂非羈舌縮手舍所學以  
 取世資不可也夫上以正體起衰爲名而下以曲學  
 阿世爲實然則是救世云者亦上下相驅爲諛也王  
 子又不爲無已則姑舍之而目諛王子而自諛則可  
 夫王子身不爲諛而欲使天下之人舍其自有之心  
 目而諛我王子又不能則曷正告乎觀是文者第掩  
 其爲文者之主名與王子之評閱先入之詆諛漠漠  
 然無所適於中蓋以文爲翬而已則虛遊而射之不

諛人不諛世不自諛不諛王子夫然後知選者之不  
 能爲諛也蓋曾子則已望而知之矣

秀長堂文集 卷之一 九十二

序龍虎吟

庚辰之春吾友陳子舍偕道學氏選程墨弧文事也  
蓋有奮武之思焉曾子異撰尉方北遊示諸同人  
朝苦書生滿文兼武事行之句已貽書諸同社吾一  
船中左擁時莠右載弓矢 官中夢卜方勤生攘臂  
逐隊自附鷹揚龍臥間夫以時文為文非文也以弓  
馬為武又非武也文不成文武不成武持此出草廬  
謁 帝名為應華渭之求須言甫之選何異搏塵飯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七三

兒戲噫可笑已仲夏北歸子舍又有龍虎吟之役蓋  
取諸顓頊氏之神劍謂其騰上而指則所向克敵藏  
之合中時時作龍虎吟也陳子言之詳矣夫古之以  
說劍雄者莫過莊生其言有天子之劍有諸侯之劍  
天子之劍其為鋒其為鏑其為脊其為鐔其為夾諸  
侯之劍鋒其鏑其脊其鐔其夾其不能盡同而皆可  
以直無上而舉無前以此異於庶人之劍今天下內  
訖流寇北閱強胡所需者卿相士大夫之劍耳夫今

當事者之劍以三歲鄉會試之闈牘房書行卷為鋒

以分門別彙摘句割股碎金雜錦之大小題試牘為

鏑以學室訓詁之傳注講說為脊以坊刻纂輯鉅釘

之經子史秦漢六朝唐宋諸經文綺語為鐔以歷科

沿習傳誦彙括二三場之論策為夾而以誤國喪

邦學究鼻祖之王半山為鑄劍之歐冶以荒耄固陋

夏蟲正體磴臂起衰之主考眩目簿書糊心帖括以

賢書為市之房師為選劍之雷煥張華兼以吹毛洗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七四

垢因緣報復舍大奸利索小瑕疵之磨勘者為之拭  
劍之士淬劍之水以此內蕩寇而北抵胡嚙吾晒其  
不如庶人之劍尚可以割羊而刺豕也莊生曰庶人  
之劍如關雞絲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愚謂今卿相士  
大夫之劍如戰曠雖然一代之 王制在是矣三百  
年間具文武經緯繫社稷安危者有之未嘗借才異  
代也皆繇此道也以進選而用之其亦天子之劍材  
也哉茲選也夫亦其鐵中之錚錚者淬而用之則恃

有。今天子之神武命曰龍虎吟易曰雲從龍風從  
虎合中之吟夫亦思有求我者而從之爲是選者其  
亦有所思也夫時崇禎十三年七夕

叙旅晉二集

古之著書立言者皆選其才性之所近而選言以出  
自選非選人也司馬遷爲史記則選其人而編之人  
選其事初未曾選其文間有之文亦因其事以存核  
下大風之歌豈選詩之謂乎漢書踵之遂有事文兼  
收之意故其帝紀之詔令多而列傳之奏議詳他如  
鄒枚王褒終童之屬人以文存亦漸銜衍損風氣東  
方朔客難楊雄解嘲古今人自口予謂可無載也使

孟堅傳屈原必無載離騷不但懷沙一賦其傳管轄  
必取材大小匡孤憤五蠹諸篇不但採仲之逸事非  
之說難夫賈誼之鵬賦未必過於治安策也然而太  
史公之去取如此寧使後之讀賈生傳者謂選之詳  
贖不如班而必欲孤行其屈賈合傳之意此其踴涼  
獨往絕不作選臆割多俗想卽此一念便可藏之名  
山之中明知後世之必有班椽不屑爲之耳愚嘗謂  
廉秦而上之史記尚書左氏國策之約畧也武皇而

前之漢書史記之補遺也史者選事之書而約畧主  
棄補遺王收乃二書位置之高卑亦具見於此豈非  
以選事與兼選文者異乎范曄後漢書始以文苑極  
目因文而傳其人矣其他所記載之文章亦倍疑前  
漢梁昭明別爲文選則文徑離人以存識者謂濫觴  
於范曄而愚則謂芽孽於孟堅唐文粹宋文鑑皆其  
苗裔也承流爲西山氏之正宗乃至謝枋得文章軌  
範其事至瓊尾猶得爲里社學堂所不廢而所選者  
方是也

卷之一

與選者其人與文皆相麗以行凡諸所搜輯少科舉  
之文也間有之矣然應制之體當時僅以爲時文有  
意立言者無取焉董江都應制三策班史至詳載列  
傳太史公尚以爲無足存先已畧去僅以經術附儒  
林間嗜使後之傳王唐諸公者而以吾代應舉諸大  
篇附贅其內無論爲有識所矚笑卽黃口小生有不  
謂引用失倫者乎故夫爲文而至於帖括之經義此  
文章之至猥瑣者也選文者而至於帖括之經義此

又選事之至猥瑣者也旅誓之有初選也希之兄弟  
俱未脫然於樊籠也二集之選希之或不得已而爲  
之爲廢之者是亦不可以已乎嗟乎廢之四年宣城  
介扶父觀歸至三山不能自前入城屬于貸十金以  
行歸而無田自食兄弟作苦爲瑣事希之廢之坐而  
選仲氏羽之賈而行以自比於梓匠輪輿坎坎河干  
之苦行仕宦而至此在我輩爲固然亦異於未流之  
志在田宅事園溫飽者矣若其選事之佳固無俟予  
方是也

卷之一

賞譽卽稱賞之亦不過以爲子長復生而爲今世之  
文選今世爲文之人要亦等於古之磨鏡賃春無可  
奈何而自食其力之鄙事其獨行則可佳其事雖絕  
工亦僅與賃春而不批磨鏡而不替者無異斯亦無  
足譽也已

敘王有巢文

王有巢氏異人也向人朴訥無一言中無不能能詩能文能畫顧不能自食其友韓晉之爲有巢謀于曷賣詩文以食有巢詩文不售會弗人爲有巢謀于曷賣畫以食有巢畫不售有巢氏詩似李賀古文詞似揚雄畫似小李將軍古之人有一焉皆足以傳在有巢方足以窮其身弗人于謂晉之曰有巢氏必有深犯乎世者世嗔其所犯而移其嗔於其詩其古文詞

紛授堂文集

卷之一

五

其畫也有巢氏出其制義示弗人于弗人于樵然曰得之矣有巢氏坐是故窮也有巢氏制科義兼有長吉之幽險楊子雲之蘊奧而更以其小李將軍之筆意而刻畫乎古先聖賢之鬚髮蒼面與夫毛孔衣褶之微靡不精至三者有巢有一焉皆足以不售而有巢之制科義兼之宜乎其犯世之深世之人蓋嗔有巢之制科義而徙其怒於詩與古文詞與畫也有巢氏曰然然吾必行世且夫世之嗔吾文而行之也猶

之乎譽吾文而行之也但使世人之心中目中各置一有巢氏之文於其前而嗔之詈之則世面已行有巢氏之文矣韓晉之首肯其言命余執筆而敘之有巢故有夕菴草吾友董叔會有巢氏之桓譚也與晉之序而行之世儒目攝於有巢氏且移其嗔於叔會晉之之眼信如有巢氏之言以其嗔于世者行世也則夫叔會晉之之眼與夫會弗人之敘文其亦附有巢氏之制科義以行也夫

紛授堂文集

卷之一

五



鄭義先制義序代

夫文章一道雖云日化然其始莫不守其大常而後乃屢遷 國家自洪永創制彬彬同文而上之所以取士士之所以應制者近二百年而一道同風迨世廟繼統而文體始有同異至於萬曆初載體格再更約畧三十年而一變蓋以世計也自萬曆中年以後而文乃十年而一變不及世矣吾義先鄉舉之年爲 神宗末季浸淫于 嘉廟之辛壬稍見其端迨甲子乙丑而一大變至丁戌而又一變迄今庚辛而變愈數昔之變以從時今之變以學古變而趨時此壯夫之所羞也變而學古則雖有志之士亦美於其名而與波俱轉然要其所爲古者其徼濫易厭乃更甚於從時是以前其變愈疾而從之者亦不能期月守義先自戊午迄今雖日以老湛沉雄然而興來獨往未嘗爭時躍冶以阿世而速售而世亦不能外之夫文章之運其表裏于治術也久矣自 祖宗開國立

後漢書

卷之一

五

政二百年來較若畫一正嘉隆萬之間稍有通變而不甚紛更蓋自天啓以來舊章會典變置紛然功令之下晨煥夕收今國家多難 英辟銳然有爲當事者不能守 祖宗成法以治天下徒支吾紛更以徼倖於旦夕而希 上旨朝端之士雖其卓然自立者亦岌岌然有朝文暮質以自潰亂之憂而文章之氣運亦隨之夫當文章多變之日而能以不變爲文者天下之真文人也當朝廷更變之秋而能以不變立於授堂文集

卷之一

五

朝者國家之真臣子也計今之時既不能不因時而偶變要當有落落不變者卓然於中此予因義先之文以知其人固予所願學未能庶幾筮仕之初因義先以自勉也

閩邑父張恭錫玉蘭堂稿序

自選舉而外代各以其制取士則一代之巨公偉人出其中然往往用是致身而不必以其業著房狄裴郭不必以詩賦著王李富韓不必以策論著卽明興誠意正學文清肅諸先生不必以經義著也雖然唐宋諸名臣之不必以詩文著也固也使房狄諸公而能竝驅於李杜有稚圭彥國之事業而兼以子瞻永叔之文章此數君子者未必恃其有足傳者而舉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頁三

其可以竝傳者故遏抑之使不傳可知也然則誠意忠肅諸公而能奪濟之應德之席其不賓賓然恃此以名世則有之矣而曰我自垂於後者是區區者不足存則雖有擅長一代之業而諱以此道行於世無是理也且夫文章之行世則其人其文之自足以傳非待人之爲佞而傳之也腐史班掾自序之而傳者也李漢不能傳退之退之之文拔李漢之序而傳者也楊雄左思卽微譚謚亦傳今有其父書師說而

其門士子孫揭揭然號而徇於人此則昔人所謂誦

其父之言於隣人之子而曰吾父之說如此吾恐乎

信者寡而疑者衆也雖然使其父書師說而果足以

傳必因其傳之自子弟而遂不傳又無是理也然則

恭錫先生固不必以經義傳卽以經義傳亦可先生

之經義固不必以邑子弟傳卽邑子弟序次而傳之

亦可且非特此而已今天下日鯁鯁然以文體爲憂

功令靡戚不下每三年鎖院大比大宗伯飭諸典試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頁四

者此則一涉而已毫無損益於人士之學問者矣外

此則宗伯責成學使者學使者敷教百城僻壤亦不

下五十城所部士以數萬計率閒歲一試而又師嚴

道尊自學宮文場而外士執經問字不數數邑長吏

於人士親大縣不能踰千人可晨夕集而指掌數也

其文章端良諛窳人得指授而嘖嘖之故愚謂欲正

文風當自縣長吏始而學使者受其成夫室有子弟

其父母先教之於家則夫立於嚴師之側可以省夏

楚捷記之威然則茲刻也其先爲閩子弟趨庭之型  
範若夫文之行世而傳後先生固以爲餘事矣

周亮如制義序

今士之以其文行世者有三焉有自信其文而傳之  
者如得氣之行卷房書諸文副其福者無論卽其猥  
窳逐隊者亦復誅梨刑棗傲然信貨此如跛鱉入肆  
着艾而驗則亦仙蔡聖龜山節藻稅居之不疑矣有  
不自信其文而傳之者河干伐輻出戶轍語未能罷  
僕徹馬問道於大海之東西長江之南北則亦布然  
疑於天下以廣其素心與析天涯比隣之意若予輩

之偶而不自護其醜是也若夫賈善貨信時尚有待  
而有必可以自信之文憤憤然惡夫偶而弋獲者徒  
以一日之合示信而吾自出之自傳之使天下之信  
我者知乎一日之合不足重卽其後而合於一日吾  
亦不恃此而始信於天下者其周子之文之謂與夫  
自里婦村媪牽臂入宮芋蘿左角梅標鶯嗟搖曳三  
寶鴉媯啣出村矣於時雨閉二家勞媯裹足絮眠一  
路佞約無聲彼姝者子悄然而紗擲溪頭綠響林外

驟隨香步草引微行翩翩然行越國而叩吳官使大  
將餘百兩寵冠三千者顧我而隕邢夫人之涕也雖  
然吾爲美子計之曷及而自閉村中花晨捧呻谿午  
浣影草滿鶯闌之候梅子可傾紗筐不聞於斯時也  
有士馬獨往而遇之斯誠美人之知己也今也捧其  
心而入而昔人云夷光雖美烏見之而高飛魚見之  
而深逝吾恐夫側肩掉臂之巾眼無以甚異於烏與  
魚也周子曰否吾非以吾文造市也今有待年者於

翁投筆文集

卷之一

七

此才不然而頰水語溪抱臺許鏡夫庶士不可謂矣  
於是而圖之繪之影留紙上針停杼罷指繪相憐枕  
刺衾餘攬盡同夢隣女問釐則共我而三夕鉉添影  
則侶人兼二亦聊以寄吾孤情云爾茲刻也其亦吾  
之自圖自繪也吾藏之以俟其人夫天下之大歲月  
之長豈遂無獨往之一士如吾子之所云者乎吾留  
影而秘之非留影而傳之也此周子極孤之踪且不  
受同悲又何心同賞哉曾子輟然而笑曰嘻周子抱

其文而獨且亟亟然出而示曾子夫周子未結襦也  
然久已目成於我矣

翁投筆文集

卷之一

八

序劉子厄艸

夫古人之文章期於能爲簡者也。今之時義不能爲簡者也。古人之文有二端：曰叙事明道而已，古叙事之文莫如子長孟堅，已不能無繁簡之異。是以平準書簡於志，食貨河渠書簡於志，溝洫貨殖傳簡於志，地理天官書簡於志，天文封禪書簡於志，郊祀律曆二書亦然。然而平準河渠貨殖地理溝洫食貨諸書則禹貢一篇盡之，夫地理食貨河渠前人一之而後

務叢堂文集

卷之一

百九

人三之前人，合天官於曆，盡於命義和數語而後人分爲二書，宜其伸縮之不相遠也。他如本紀列傳班氏往往欲以詳瞻勝子長，亦自知其簡潔不能如遷。姑用周詳自勝實以見長者護短耳。然腐史諸記載自周秦而下，漢興高惠文景武五朝耳，惠又不永，乃至十數萬言尚書典謨五篇而唐虞夏后之君相官收備其中，乃其時二帝一王之典禮樂律刑法五行災異之故亦具志于其繁簡又相懸若此，若夫諫

理簡要則世稱道德五千言，愚謂牛背口授後人自分爲某章某章實則猶龍氏一篇之文亦如伏羲氏之六十四卦，後人演一卦爲一篇，在庖羲氏不過以六十四字成書耳。夫老子之文一篇而其言至五千，尚安得謂簡然自青牛出關而著述僅僅於是。故夫老氏者謂簡於著書可也，謂其文之能爲簡則未惟以六十四字成經則庖羲氏簡於文，周孔子孔子簡於魯，子魯子簡於子思，子思又簡於孟子，夫明道至

務叢堂文集

卷之一

百十

孟子而詳叙事，至孟堅而詳循之乎，不能爲簡然較於後之遞降而遞繁者，又爲簡潔之至者耳。且夫以一言而包舉天地萬物之理，道以一典一謨一紀一志一傳而櫛括乎一代數百年之事，與其入終身之行業文章，此夫能爲簡者也。今世之時文其命題僅四五字多不過二十餘字而展之爲破承又展之爲首尾又展之爲中央前後之八股，此夫不能爲簡者也。愚嘗謂古人之文如縮地，今之時文如廓華，夫廓

革者以廓之而極其大爲能者也使廓革者而僅如其革之木然則無爲貴廓革者矣爲時文者以極其所長爲能者也使爲時文者而僅如題而已則但還其四五字與二十餘字而止而時文可以無作故夫今日之經義無論其不能爲簡也簡之則遂無經義雖然廓革者而極其廓之所至大則大矣然而愈廓而革則愈薄故夫時文而以極其所長而爲之者吾惡其爲近於薄之道也夫以不能爲簡之經義而能爲簡以古人縮地之意而行於今世廓革之文此子有取於劉子而欲與之讀古人之書若區區於時文宿室中較量繁簡此子所廢書而嘆自稍有知識以來所爲太息痛恨於王半山而久欲付之不言者也

福安令君章爰發父母制義序

吾友劉薦叔喜負練達善縱談天下事嘗扼腕謂予曰今之立朝者欲爲好官則不能爲好人欲爲好人則不能爲好官已又曰今之未立朝者欲科第應舉則不必爲好文章欲爲好文章則不必科第應舉予喟然聽其意然私謂是言也而出於得志於時者之口則不失爲感時救世之談若夫潦倒下僚窮愁失路者而倡爲是說雖其言未可盡非吾疑其中伎而

辭懣近於落拓無聊而嗟卑嘆老薦叔之爲官尙有待其於文章之遇合蓋亦未售者十二三而已售者十之七八不妨其有是說也雖然吾且謂薦叔失言夫章爰發先生者薦叔之縣父母也薦叔亦不可謂不知其人矣先生來三山顧予於窮巷之中尙未及他語而歎息於謝臯羽之未有專祠於其縣且問李忠定公墓在三山其遺址安在墓祠堂墻屋修不予集中嘗有謁忠定墓詩有序於前竊歎其墓存而祠

圮先生尙未之見也夫今世之欲爲好官者問其民之愚懦易服誅求樂輸官不耳鄉士大夫之豪大難問者若而入上官之饜饜易悅喜爲伎操下者若而人吾巧伺而謹事之已耳不此之問而寄懷於數百年不可復起之陳人往事嘻斯言也無乃與薦叔之所謂欲爲好官者異乎然若爰發先生者又安能使之不爲好官也吾且以先生之文驗之先生自戊午舉于鄉則以文章名天下丁丑之役世之讀懸書者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五三

莫不嘆其晚而信其必售夫先生之文固薦叔所謂能爲好文章而於科第應舉之道遠者也然則是薦叔之言不驗也薦叔之論文不驗也者則是薦叔之言俱不必驗也雖然先生之爲官始於今日先生之爲文止於今日矣夫已成仙者惡其尙已成龍者棄其蛻吾窮賤老縫掖耳自八歲學爲文奉楛此道中垂四十年度舍此則致身無路尙耻以帖括爭鳴於世士旣爲經世長民之事顧守其紙上旣蛻之朽齒

詡詡然號而徇於人無論爲存心天下者所不屑而亦慮有蓬萊之老生抱膝而啞然其旁乎吾固知先生之敝屣乎此也姑附一言於先生之文之前于以識先生之爲好人而不必不爲好官而驟然於薦叔觀世之言有時而不必盡驗而爲薦叔者亦甚無樂乎其言之多中也矣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五四

徐文匠制義序

士何事不可為而必為文章士即俛首為文章自  
史騷賦詩詞以至巫書小說神呪優唱亦何事不可  
為而必為今日之帖括經義夫德功無可見而但以  
文章立言此三立中之最卑者也文章而至為帖括  
之經義此又立言之最卑并無足齒數於文章之  
列者也今以無足齒數之文章而氣隘者拒戶而守  
意廣者建鼓而徇某曰某派吾地開宗某曰某派吾  
徒祭酒而不自知其為螻蝦之轉戰蟻之鬪甚而當  
事之公卿大夫不曰今日之繁賦何辭輕食殘吏何  
辭去兵多而悍懦食用窮感而冗漏何辭足疆場數  
千里地何辭恢復虜頽來何辭大創天下士大夫酒  
食聲伎裘馬僕妾阿堵田宅諸風尚何辭正賢書銓  
選苞苴何辭衰息兵荒流民何辭寬恤招聚立朝何  
辭守正不黨忘身忘家使 朝廷敬信臣子除猜察  
省刑獄不此之問而今日議正體明日苛限字此又

徐文匠文集

卷之一

頁五

事之至迂極倒而可笑之甚者也雖然今即有孔孟  
之道德伊且之勲業而舍此至迂而無足齒數之文  
章則雖周孔無以自見其德與功於天下夫士于祿  
今世譬則巨鵠峻鶴不生於海濶天空之際而俯巢  
於闌闌之葢篁飲啄於農桑之田圃其性氣不除者  
時而抗首唳唳視翅翔舉稍露其高寄不屑之態而  
其不然者則亦安然而卑棲俛啄無以自別於稻梁  
之雜鶩亦相與接翼於桑頭籬下已矣曾子老樊籠  
問徒以父讀書蚤喪生世胎而孤毋七十老寡婦寒  
賤不可無祿養不得不株守一經以附於古人為親  
而抱闕擊柝之義而又自分其才無以與於古來左  
丘明屈原司馬遷李白杜甫韓愈蘇軾關漢卿王實  
甫之間是以陸沉淩溺中行年五十鬢髮白盡而未  
忍去徐子父祖為大官無俟升斗為養以徐子之才  
而為古人之經史騷賦詩詞歌曲投之所向而無不  
可顧俛而為科舉之文吾讀徐子所為經義雖其引

徐文匠文集

卷之一

頁六



頤而鳴振翻而上氣決而目返可以無所不之顧時  
俯而視決起而盤旋趨然回翔審矚若有志在千里  
無可如何之意嗟乎徐子何自苦若是哉或曰徐子  
方將自致於三立間不得已而寄於此者也崇禎庚  
辰五日

自敘四書論世

異撰胎而孤母二十一抱孤子在襁褓中則喃喃教  
異撰讀父書憶六七歲時毋篝燈於床展書於枕吾  
毋手新口授異撰偃臥而讀之去今三十年所毋老  
矣異撰多病早衰年未四十鬚髮鬢然已似老翁  
而學未有成也蓋異撰十歲而學爲文諸父急小子  
逢年課異撰爲不達於時之文十六七歲而異撰私  
喜爲縱橫排蕩之文十九歲始知讀古書始吾四歲  
紡投堂文集 卷之一 頁八

焚廬火及寢母弗去狗父柩僅以襯免諸父書已火  
不可讀偶於外祖舊篋中得抄纂胡傳易禮記三書  
字墨而句冊之而時發爲文章而又學爲經術之文  
已庚戌房稿出讀丘毛伯王芾如先生藁其縱橫者  
業已先得我心而尤喜其清率靈快之文以爲無應  
削肥酒大肉氣而又喜爲清真之文二十餘歲而授  
書備食私念不可以我法爲教法時時拈濟之應德  
及歸胡湯許諸先輩稿讀之初以課童子熟視而有

所入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語於文而又學爲定氣  
矜格認脉摹神之文已乃嚙啜等分之其論事論人  
之文則爲排蕩經術之文而其談理講學之文則爲  
清真快逸與夫定氣矜格認脉摹神之文是以世之  
知異撰之文者見其論事論人之文與其談理講學  
之文則判然以爲非一人之文已又和合之其談理  
講學之文猶之乎論事論人之文而總之爲論世之  
文私心以爲言理而不適於世事則爲腐妄不可用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五七  
之理言學而不於其人之世參之則其學亦爲頭巾  
帖括糊目而互相呼拜之學日夫所謂論世者又非  
必以四書之言論四書之世也吾意有所感則以四  
書之言論今日之世吾讀學唐語孟而證以漢秦以  
後通鑑十七代諸史則又以漢秦唐宋之世而論夫  
唐虞三代與夫孔子孟子之世私謂不深觀乎漢唐  
宋 明之世則其論唐虞三代孔子孟子之世不戰  
不確蓋異撰之爲文艱難而屢遷如此昔人云孤者

易傷貧者易感異撰貧然不能言貧吾流寓七年無  
屋以居借一椽如掌漱置市肆間毋常諄諄謂異撰  
小子寧傭經負米無如古文章之士嚶嚶然以其貧  
賤而歸於當世知已之貴人也嗟乎異撰不貧獨吾  
年時邁矣而所學如此益貧矣貧於是是以自傷其  
孤而失學試出行世焉以求益於海內之細論吾文  
者當世其教之誨之異撰不敢不勉以庶幾於學之  
有成也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百十

叙馬君文

文章有家學乎哉曰有之三家村之子帷絕燈烟戶  
斷屨跡貸書於人寄目於耳則往往所學無成間有  
一二孤往之士亦復過都越陌賣傭執爨僅而通經  
成名以歸蓋獨學之難如此吾鄉馬達生先生自壬  
子癸丑閒士多用綺靡速售先生獨簡遠靜寄默而  
深湛若無意為逢時之文而時亦不能外之今先生  
課諸子弟往往隨其所之不盡繩以門內之學昔人

紉授堂文集

卷之一

百廿

云子弟亦何與人事而必求其佳此語固為過於作  
達若子弟自能佳而苛求其似已斯則士大夫之通  
蔽吾於是而歎達生之善教與其子弟之善學非喜  
馬君之能與先生同而喜其能與先生異也昔者蜀  
之詹蘇可謂盛矣然其父子兄弟文章若出一手使  
人喜其家學之妙而予甚惜其為文之不善變使明  
允自為明允餘二子者一為韓退之一為司馬子長  
一家之言雖立而三不更為千古來不可有二之快

事哉知予此語者吾與之論馬氏之女矣崇禎戊寅  
五日

紉授堂文集

卷之一

百廿

余玄同先生詩小序

陶淵明不能為官者也。以三徑無資而不能不為官。今讀其詩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使此五男者有能捧檄祿仕，則彭澤可以無出而歸去來辭似多。此一篇文字，故予嘗謂淵明數十日縣令，不好學之兒子累之也。余玄同先生自為諸生時，則已畏受其羈縻，若不得已而為之，其不樂仕宦與淵明同。蕭然窮巷中，好以詩酒自遣，不問瓶粟有無，又與淵明同。膝下五男，亦與淵明無異，但諸子能讀父書耳。今廢之，令宣城先生就養於敬亭，宛水間無折腰督郵之苦。有葛巾漉酒之趣，而吾友長公希之與叔季諸君，又將繼中權而起杯中物，非為天運自遣也。雖然，磨之令宣城僅啜宛谿杯水，此間種木無公田，恐先生救水如故，無以甚異於無錢對菊之時。爾先生之詩，其高寄自得較之陶令，昔人所謂足舒其逸，固無事以五斗賦歸來也。兒貧宦巾無可漉，且當味止酒。

紉投堂文集

卷之一

五十五

矣

紉投堂文集

卷之一

五十四

董叔會詩義小序 時長公德受已成進士

吾友董子叔會登毛鄭之壇三十年所矣或曰董氏非能爲詩者也董氏之子能爲詩者也小董之貨信大董之貨不信也今有隋侯之珠或已抉而出之矣老蚌者持其胞而泣喃喃然張其甲剖其腹號而徇於人曰我能炤十乘嘻則吾恐夫世之人信珠而不信蚌也卽有撫而憐之者曰是炤乘之所從出則亦因信珠而信蚌猶之乎信珠而不信蚌也董子姑徐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下

徐而出其業以俟人之大信我哉叔會曰然吾自有珠胎是纍纍者不剖盡且崇吾腹吾非寶而出之蓋賤之而散擲於人間或有信而收我之棄餘者晶晶然其亦秋室之燈夜窓之炬也哉曾子持其袂而隕涕曰嗟乎董生三十年腐心而僅爲人秋室之燈夜窓之炬也哉

黃蓮生制義小序

古今之以文章行世者必選其人以序之譬之文則其人而序冠也夫裸身刺船則雖冠玉丈夫而人不知其爲美三尺侏儒必故高岌岌之冠三家村儉父其有所之也必倍整其冠而後出將以文其寢也蓮生之文固時髦中之冠玉美子昔人所謂粗頭亂服皆好者也安事乎序而冠之况以曾子之序而冠其文無會弁瑩星之偉度又非有臺登繙撮之風流猶之乎粗頭亂服者也蓮生其不可以已乎哉雖然人之美者無敝冠漉酒之巾不能寢元亮郭林宗入市避雨而巾折其角巾折角則亦猶之乎敝冠也美其人者雖完冠必故毀其角然則文在蓮生固林宗之人也予之序幸而以折角之冠加于林宗之首冠雖敝也人不敝之矣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下

陳皇生歷試草小引

有學醫者讀素問而茫然授之難經而眩然已棄去  
時較勘本艸一物而或曰寒或曰熱或曰有毒或又  
曰無毒至易辨者味白木曰味甘咀之而未必甘也  
蒼白二木今人異用本經為一物偶舉一物猶如此  
益齋亂而靡所適從讀書甚多勘方甚勤也而未嘗  
生一人或告之曰子曷觀醫案太史公之傳倉公傳  
其案也近代朱震亨薛已諸君多叙述其案某病投  
某劑某方活某人其脉如此其症如此其方如此合  
之而藥必中病其人從之而以醫名是篇也夫亦陳  
子之醫案也當有讀之而以文名者曾子老諸生間  
試或不甚居人後知己之感藏諸心而少存其文此  
則庸醫之適有天幸自知其不能如陳子為文中之  
倉扁不欲存其案以誤人也故曾子之試牘無專刻  
辛巳雪夜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五十二

瑞華巖義生行脚募化華嚴經小序

余褊性苦畏求人口踰於乞少受人施與亦寡施與  
于人也然方外緇黃間有募化亦時乞言于曾子曾  
子咲謂其人吾寡施與于人而勸人施與是予不怒  
于檀那吾不欲受施與于人而為爾勸人施與是予  
不怒于爾不怒于檀那則是余自嗇而耗人之財不  
怒于爾是予不貪而遺爾以貧也此其作之不順尤  
甚于貪人而誨貪自耗而耗人者義生禪者自瑞華  
至瑞華余舊遊善地既喜其來而為詩六章詒之義  
生又出此冊請余弁數語化華嚴經一部余以前言  
告之義生曰如此則居士財施客言施亦客其身為  
客于人又誨客也予為一撫掌走筆書數言與之但  
世有嗇如曾子者和尚勿出此疏于懷耳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五十二

晉江曾

過董叔理河上寓齋觀月記

予家古芙蓉園小巷中出巷沿河而西板橋騎水上  
 老樹涉河與橋首尾河淺小意渺然深廣橋與樹實  
 使然樹里中謝在杭大夫手植也先生喜著書其言  
 詩不甚前鄭繼之吏部或稱引鄉里中猥庸熟客要  
 為博雅君子也攀執條枝如老成人度橋有樓倚樹  
 左扉臨水入戶登樓樓居淺橫之廣可步樓南面宜  
 夏晝春宜雨秋冬宜霜月夕倚雪朝宜臥聽宜水滌  
 大至艇隨潮集橋下百尺高奇則水引目逝山接心  
 遠仰俯遙邇美眺自來樓背當廣庭花木石竹滿之  
 庭內小堂不甚深房左右翼石房面庭與樓俯仰左  
 為董叔理寓房背樓北向周以籬落蒔花障其漏籬  
 外清池僅方丈傍跨石橋橋不逮尋僕背下趾穹然  
 作勢有小軒橫臂巨堂背東面臨池池外森樹立當



軒軒半受荔陰籬右畔即堂後庭亦峙竹石廣殺前  
 庭三之一庭右隸小榭繇榭逕軒騎扉階五級而登  
 軒趾類臺俯池而釣竿可七尺絲長倍竿魚乃受餌  
 籬左角石橋東町疇即池外荔園圃有潔井小口不  
 渴耐及宜釀當軒荔熟則紅池赭井豎倒競殊而寓  
 齋盡於此偶過叔理所小飲行月主人朱君談蜀道  
 鬼物如見予笑謂數千年來安能有剝魄至今其堪  
 為鬼者惟屈大夫一人餘瑣屑小魂不足道也叔理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二  
 熟視予顧謂主人曾生乃目無宋景司馬長卿輩死  
 齒生無賴大言醉矣時崇禎丙子十一 望前也叔  
 理與予皆有詩

謁李忠定公墓詞記

余嘗謂李忠定公綱爲有宋吾閩人物第一道學諸先生次之他如著述無聞僅附晦翁門下稍答問一二語幸而廁大儒之列此昔人所謂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在鄉里中異撰亦無取焉崇禎癸酉臘余以送荏過桐口始得與友人林異卿趙十五謁忠定公墓翁仲石馬肅然墳似塔形石數尺篆之題曰後宋開國李丞相墓非大書深刻也不稱當易墓旁祠堂

香齋文集

卷之二

三

新毀或曰風仆之或曰人假手仆之異卿憶舊游失

高宗手勅石刻初疑燬於火大颶撓棟不宜失碑蓋

仆祠者盜碑人假手是也先生邵武人聞其子姓繁

昌然墓下猶名李府似亦有了孫守塚也嗟夫微矣

或曰祠實仆於興守塚者負石刻藏之也墓去郭近

四十里雖載在祀典祠之存致當事者不必知卽知

亦不問然而鄉里士大夫其兩宅聲伎之流固不足

與語此少通達別異於錢虜者稍分其佞佛圖緇之

香齋文集

卷之二

四

下事亦以祠之興廢卜之也

士木爲先生俎豆地無論曠古深情不能已已而鄉有先正能存三百年幾墜之社稷乃不保一畝之宮甚而士大夫嫁惡於豪民使夫銅臭腐皆侵陵古獻亦有志之士所當痛心疾首憤然負他日狐死之悲者也夫今天下異南宋主上神武異高宗然而區區金人之遺種跳梁於一方而莫可誰何今日所少者獨李忠定其人耳然當吾世而更有一忠定則先生祠堂必不至坐視其榛莽姑識之以俟其人而天



紡授堂文集卷之三 誌銘傳行畧

晉江曾異撰弗人著

貢士薛靜台先生暨配施孺人墓誌銘

異撰自生髮未燥則知福唐有靜台先生以文章問學負人倫之鑑為人士師表諸人士負才失路或倍蓄而學未成者往往贊其文于先生先生一寓目凡許以告者射覆無不中其不可者先生亦指路授後人人得所請以去里中生皆喜相語謂先生文章物授堂文集 卷之三

之許負也然先生知人世少有知先生者故先生蹶躓諸生間使世復有一許負則先生不至以明經老予不獲見先生每讀書公家塾未嘗不太息於先生之不遇使目論者謂許負但能相人不能自相也先生薛姓諱泉字時達學者稱靜軒先生靜台則先生晚年易之也先生先世為晉河東之薛已入閩居于福寧之福安自太傅令之公以廉名其村則為廉村之薛後靖公徙于福清至元監鐵副使榮公始為西

坑之薛族居福唐里龍山下其業非士則農自榮公至六世祖侃傳公裕公裕傳永純永純傳世鏡世鏡老于儒孝友篤行君子里中薛民即嘗為立傳世鏡公先生父也先生舞象能文甫就試輒踞高等弱冠補邑諸生再試而餼凡冠軍諸生者二高等試于鎖院者七試鎖院而危得之者一諸御史臺觀風郡邑按季比試先生輒前茅先生未可謂不遇也然知先生者輒恨先生數奇而尤受知於學使宋公宋公每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三

謂人吾蘇薛二生津津不容口蘇即吾里紫溪先生以文章理學名當世嘗督學浙目所至無遺士先生與蘇同受知俱負人倫永然先生鑒賞不出鄉里中予益歎人士不偶無論不得行意至縮其目懸權不衡帷鏡莫照無論先生不遇天下士何不幸不得遇先生也先生嘗入一里塾有生方髫先生視其文曰小子有名士風然非信員生後遂有文名今猶困諸生中一日名士大集座中推先生祭酒飲半酣

諸時髦各避席問業先生顧謂某曰獨此爲青雲器  
公等才或勝某然悉非某敵所許卽里中某學憲也  
他座客皆名下少年相視愕然目攝然攝目生竟無  
顯達者嘗從試牘中讀某文曰是爲闕榜首矣已爲  
榜首又讀其闕牘歎曰惜也此君不第矣已竟不第  
一日從數人士游有老孝廉詰問口誦所爲文于先  
生先生歸謂子弟曰某孝廉無所知名今老矣尚可  
博一第已而果然公奇中類如此王進士錫侯者自  
窮困從先生游王自少年跌宕人殆類其文不爲同  
舍生所喜先生謂同舍生王生名進士也子無目攝  
王生每讀書塾中歸輒過王生所謂其父而子名進  
士也無棄學善視而子陳公堯道施公一臯者皆以  
里中生游先生門下先生曰二子皆才然陳所就殆  
勝施已而陳成進士施舉于鄉先生性峻整諸門士  
雖已貴每過從遼遼侍几杖負墻脩執經禮然皆不  
得大位未有以報先生先生又簡潔凡生平受知諸

芳授堂文集

卷之三

三

當路未嘗一曳裾其室卽於所知士亦夷然未嘗望  
國士之報我也而受知最先者莫如葉文忠相國先  
生於相國父太傅公有筆硯之好嘗過太傅所相國  
方稚幼學爲文先生摩其頂曰後生當以文名世戲  
謂太傅公而寵卑不足跨也萬曆乙未丙申間先生  
以歲貢士謁試 大廷相國方在詞林脩父執禮西  
席虛左以請先生辭相國先生故人子且惜先生以  
積學困明經又感釋年一顧之遇相國固請謂先生  
勉留都下庶幾桑榆一戰北地不則謁選曹以百里  
資先生三徑先生固辭相國再三請不得又與學士  
余公共留先生學士疑先生顧念兒子又欲屬次君  
於闕學使先生再三辭相國竟不得請至有抑而行  
之必發狂疾之言先生謂人吾以老明經謁選卽幸  
得知已力官不過縣令府佐度不能行吾志卽不行  
吾志徒白頭拜跪圖子孫橐中金使人謂薛生日暮  
途遠寧還我老書生也爲諸生時嘗見一貧士以脩

芳授堂文集

卷之三

四

庸薄窘於廣文故亦恥就教職先生竟拂衣歸歸而  
內子施孺人以鹿車待先生于門孺人自始嫁困頓  
牛衣中先生垂老當得官孺人且計日分榮一命先  
生拂衣歸孺人無幾微見于顏色先生不偶於世顧  
舉案有知己先生足以隱矣先生孝友篤行脩先人  
世德年少失怙與施孺人奉老母崎嶇兵荒間十數  
年未嘗離左右始貧薄後稍用授經自給未嘗一日  
不極其旨常恨力不能置義田學范文正公家法從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三

五

子弟乏絕歲時周郵如同產無怠從兄弟貧不能祭  
先生自營大父祀田命子孫世世自視大父凡所施  
與經畫蓋施孺人搢搢手紡裘先生帷帽爲之孺人  
後先生沒子讀書先生家猶及見孺人時已八十餘  
猶提挈諸子婦賓朋觴豆楚楚也先生生于某時卒  
于某時享年幾孺人生于某時卒于某時享年幾于  
諸生鳳翔孫某子門士也曾孫某亦子門士將以某  
時合葬于某山負某趾某山去家五十里鳳翔徒步

深山中經營閱四載而墳成可謂竭力以葬其親矣  
先生之葬也鳳翔自福唐來三山以墓石命異撰異  
撰不文且賤然以通家子不敢辭鳳翔於異撰友善  
每從予飲酒酣短髮數寸輒大言謂世無酒人先生  
處家嚴整門以內肅若朝廷然未嘗呵鳳翔酒失異  
撰益歎先生能知人蓋特以酒人許其子也銘曰  
如公之以人文不可知而可知如人之知公文可知  
而不可知七戰七北游以壯之老生謂 帝馬用官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三

六

爲擁懷返廬室謫謚如椎髻又衣九原齊眉萬山之  
中二人曰宜孝思無遠謁祀以時

謝叔康暨配陳孺人墓誌銘

吾社周子立恂介其循謝君貞正偕弟貞奇踵子門而泣述其父母之狀曰嗚呼人何不幸而為孤子也為孤子者或生不面父或面父矣而賀賀襁褓中逮稍長而所為如見其人如聞其歎息之聲者僅寄音容於母氏之口又其不幸則母亦見背而詢吾父之生平於先世之親戚友生至或大不幸而不能無風雨漂搖之危苦撫孤者熾於白鳴雖尾護口瘖而諱

楊長堂文集

卷之三

七

言其蕭子之憫而在孤子則又有所不得言者然而不言之則是母一生之艱難嗟瘵溢然蓋棺而不得聞於人夫是固吾母之志而又非人子之所安嗚呼言之而傷吾父之心矣傷吾母之心不言之而傷不肖孤之心亦傷吾父之心嗟夫言之而心傷不言之而心傷與其傷吾父母之心也寧傷吾心嗚呼人何不幸而為孤子也先君諱某字某別號曰某年僅四十一有九生於舊曆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卒於萬曆某

年某月某日某時卒之時貞正甫四歲貞奇尚娠未生先君庶母朱出也先君事嫡祖母陳淑人至孝事嫡兄利溥約所公至恭其少所嘗受學在門以內雖於分得以雁行怡怡父事惟謹遠先君易箚愆矣終不替父事禮惟其所施遠遠無弗忍也無弗受也以沒先君席先世留餘澆然蔬布無裘馬梁肉事凡交游族戚待先君舉火者終身無倦意德色始為弟子負既數躡舍去入太學又蹶於太學也然不以屢蹶

紡長堂文集

卷之三

八

荒於學問性好營書自墳典索丘逮俳諧史方伎道荒諸秘笈未得不盡購既購不盡讀不已又喜古名書畫凡晉唐墨榻及宋元以後繪事諸名家匿其主名射覆無不中然一涉而已於羣書則終身坐臥酣縱於其中惟乾木釋卷嗟夫貞正兄弟所記憶於母氏傳述之什一而詢其大槩於先人之親戚友生者如此而已矣先妣陳孺人自吾父在日其事嫡姑者猶吾父之事其嫡母其事嫡長嫂者猶吾父之事

其嫡兄其澹忍而好施者猶吾父之布衣蔬食而傾  
藁於待舉火之親戚知交不倦在骨肉間或先君所  
屈曲將順柔忍而不敢失異事之禮者母亦不敢不  
以相忍爲禮逮吾父沒則母氏曰吾夫在則我婦人  
也夫爲婦人者固以隱忍爲爭我則安能違夫子吾  
夫歿則我寡婦也夫爲寡婦者則以立孤爲事夫其  
利於吾孤者吾親也其不利於吾孤者吾仇也我則  
安能忍夫以隱忍立孤則是無孤子也無孤子是無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三

九

吾夫我則安能忍憶貞正始就外傳丙夜篝燈熒然  
上塾中所授書畢毋輒出小學一篇指某事謂貞正  
曰孤如此則能有成又指某事謂貞正曰孤如此則  
不能有成間嘗語往古忠臣烈士慷慨事君父殉社  
稷之事指其幸而濟者曰立孤如此則能有成功其  
不幸而不濟者曰立孤如此則不能有成功已又謂  
貞正曰爲孤子難爲而家之孤子尤難夫辛螿集蓼  
之事非未亾人所欲言也又非小子所得言則俟吾

蓋棺與而父言之耳言已母泣貞正亦泣第貞奇在  
懷抱中未省所謂亦泣貞奇者父在時母爲父廣嗣  
續所置騰程氏出也蓋父沒三月而貞奇始生貞奇  
生而庶母程又沒母以一寡婦將二孤子持門戶新  
堂構於毀室取子之中羽脩室翹之詩貞奇偶肄業  
及之母未嘗不撫膺涕歎泣數行下貞正前跪問其  
故母嗚咽收涕不復言第曰小子勉之夫我不能立  
孤負歿者小子不能自立負歿者并負生者小子勉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三

十

之勿問我爾第無兩負已戊辰而貞正始得隸第子  
員謁廟歸毋跪貞正於前泣曰而嵩山自有元宣義  
公諠以廣信文節公冑裔從建州入三山此嵩山有  
謝氏之始也蓋四傳而爲翰林簡討公虞簡討公生  
戶部主事進士公瀚又生澤澤實生可嵩公贊可嵩  
公以進士給事禮科議 肅宗大禮廷杖謫官一庖  
爲太平守沒贈奉常世所謂可嵩先生剛方端介而  
不名者也可嵩公又生孝廉蒼莨公啟元與鄭繼之

吏部俱有詩名已蒼賈公又生刑部主事養庵公蒙  
亨始贈蒼賈公如其官而父給諫公之曾孫孝廉公  
之孫而主事公之子也自謝氏世以經術起家而父  
始不得志以沒又不長世是別而父之命也夫寡婦  
之子非有見焉則禮不與交謂其生於艱苦危墮之  
中而不能振刷自豎立也小子勉之夫讀父書繩祖  
武爾有見自今日不能有見自今日夫吾撫爾瘁矣  
吾告爾盡此矣蓋未幾而母氏棄世時爲崇禎某年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三

十一

某月某日某時去生之辰爲萬曆某年某月某日某  
時年僅五十有六外祖少保人司空培所公長祚哭  
之慟母少保公令泌陽時生于官舍者也生甫彌月  
而外祖母李夫人沒撫於外入祖大司馬文峯公瑞  
之某夫人先大人卽司馬公所選婿許之刑部公者  
也母少失恃與舅氏某公俱依司馬公夫人逮稍長  
而事繼母如所生少保公憐母之早失恃而能孝也  
又幼與某舅俱喪母相依故外祖逮舅氏所以左右

貞正兄弟者母既沒等於吾母焉嗟乎貞正兄弟之  
所以狀吾父母者如此而已矣若其稍詳於母而不  
得詳於吾父者言其所聞與言其所見者不能全也  
夫吾父之所得言者既言之不能詳而母氏之可得  
而詳者又恐傷吾父母之心而言之有所不敢盡嗚  
呼人何不幸而爲孤子也言訖泣不能自已頓顙請  
誌於是異撰傷其自狀之苦退而序次其言執筆而  
誌之遂銘之以告二君曰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三

十二

爾亦孤子子亦孤子惟予傷予是以傷爾吾母立孤  
庸庸而已誠如爾言爾負生外爾無似我以報父母  
則爾二人目瞑于土

張對廷隱君墓誌銘代

余始困于諸生以試事來三山始獲交懷愛公父子  
懷愛公余丈人行也長公對廷君子莫逆兄弟也懷  
愛公父子既不以予寒賤使得附鄉里聲氣中適予  
微天之幸十數年宦游四方顧心念懷愛公父子迨  
余以艱歸取道三山知公父子已卽世屬予哀遽疾  
歸車過腹痛增涕益毀今年夏服闋復自三山北上  
始哭公父子于堂予泣曰吾不復見公父子矣乎公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三

十三

諸子則亦泣曰吾父吾况不復見先生矣乎君遺孤  
則又泣曰吾大父吾父不復見先生矣乎已詢之知  
君先懷愛公卽世也孤可性父泣而請曰先人不幸  
不獲侍先大父以沒沒又不獲與知已訣先大父雖  
旣營先人塋地性不敢卽以安于土敢藉先生一言  
先人志也亦先大父志也惟先生哀念兩世之交小  
子性則何敢請言訖復泣予亦泣不敢辭誌曰君張  
姓諱一策字時奇對廷君別號也張氏先世自耕隱

公始居福清之牛田十世至愛齋公德景德景生一

憲憲卽懷愛公也愛齋公以積學貧困諸生間懷愛  
公始發憤棄業事計然居積爲養懷愛公遂雄于貴  
公族大祖地隘生齒溢幅族又殷富凡問舍非多方  
圖之不得懷愛公長者惡陰謀君始爲懷愛公計曰  
第吾世世婚姻必於故土志不忘所始耳何必拘拘  
戀此土誨爭也始從懷愛公策移居三山之楊橋  
張之居三山者不一楊橋之張則自懷愛公父子始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三

十四

懷愛公負琴劍吳越間君少從乃公游懷愛公用廉  
平致富君曰吾父以廉致財吾以廉守之懷愛公重  
然諾君亦重然諾懷愛公與人共財多讓少受君亦  
多讓少受然益拓懷愛公業君非但不失富已也已  
懷愛公倦游諸弟皆少君任事久囊不私懷愛公一  
錢其視諸弟不啻懷愛公視諸子諸弟事君怡恭  
謹不啻事懷愛公也懷愛公雖雄于貴顧念愛齋公  
隱約至老蔬布徒步君惡傷懷愛公意終身衣食不

兼味不曳綺雖遠涉必屏車騎至罷病瘳歸曰奈  
何使里中父老謂懷愛公有裘馬子弟也其佐懷愛  
公營新居密覆而深址外無峻閤中無廣堂曰吾不  
欲大棟殖庭爲子孫高會張樂地也其教子弟選良  
師友絕不營貲媒進曰吾但無斷書種不則使讀書  
知禮義耳吾甚惡銅臭兒持梁袴統強而納之黷庠  
中則是以青衿拳楮其子弟不如琴劍江湖之爲適  
也且非吾祖父家法其營新居故主數求多不已君  
紉授堂文集 卷之三 十五

得長年僅四十有九而沒其沒也懷愛公勵之甚曰  
必爲此子營墓地乃瞑君不但爲幹子凡懷愛公一  
言一事必商之君乃安卽懷愛公不言君先意爲之  
無不可懷愛公意蓋沒而懷愛公毀悴無歡居恒慘  
慘謂喪予也

銘曰嗚呼吾其忍銘君也夫吾其忍不銘君也夫吾  
銘君于墓憶定交于廬吾執筆而泣蘇蘇第以君之  
爲子勉君之二孤嗚呼

紉授堂文集 卷之三

十六



吳敘菴先生暨配陸恭人合傳

贈督學少參吳敘菴先生尚倫者字觀揚其先卽漢河南守吳公舉洛陽賈誼稱治平第一者也吳公蒞于浙秀州崇德之八道橋子孫守丘墓里中自漢迄今世謂之千年吳流風遠矣敘菴公少而餽于庠試輒冠軍連不得意于鄉舉遂以明經游國學戰又屢北始謁選爲信陽州別駕非其好也然不欲傳舍視一官剔奸釐蠹所部肅然顧時時進諸生論道講業

新按堂文集

卷之三

七

謂吾以老書生陸沈下吏青氈我家舊物吾在家則課子信陽皆我子弟朝廷給吾俸錢爲諸生十朕吾治民信陽別駕也從諸人士游我信陽老廣文也已以艱歸服闋補永寧則又曰古人士且澤及于鄉有亭長而行其德者矣別駕雖一命固官也吾爲諸生鄉里中不得行意固嘗歲祿焚千金之券或無產給吾田價吾哀其窮不復問永寧固僻小猶有數百萬生靈能行吾意不猶愈爲德於鄉乎屬境內大荒

公亟請發帑單騎村落中移粟不移民無使待哺者

出鄉流民至者量人置壇場穴穴養就場設粥坊無使就食者詣官府大端放富鄭公青州荒政悅近來遠民之饑骸者舉火易子者抱哺越一歲穰矣而時長君邦維公之屏已成進士初試新城今已調南城公亦宦游倦旣量移中都叅軍公棄去不之官從粵西買一棹抵江右曰吾將視吾兒治狀新城在江右旣江極南公未至江右有旰人旅于境上者輒問曰而

新按堂文集

卷之三

一八

旰新城君何如人也其人曰新城君之治民冬日之日也其治猾胥豪惡吏夏日之日也已入江右境內舟輿中見有自旰來者又問曰而旰新城君何如人也其人曰我有田疇我公植之我有子弟我公教之新城君今之子產也惠人也吾不知其他已至旰問其人曰新城君何如人其人不知公卽新城君太翁也曰客何爲至於斯公無往見新城君新城君爲吏且晚毀旰水一杯糜菽茹生菜十數本公無往見新

城君恐累客啜水茹菜費令君王不留行公始疾驅  
入衙齋新城君跪上治狀于所傳聞無異于所聞無  
異于所見無異公則莞然曰吾老書生雖雞肋非吾  
好猶不能棄一官者吾意在及物也今吾兒能如是  
吾掛冠晚矣吾歸借而母閱耕課諸弟讀書爲樂耳  
蓋歸而陸恭人製芟衣以俟恭人者與公偕脩內行  
其事堂上皆以孝其教子皆以義其御膝妾媵獲皆  
以慈其視內外諸戚屬賓傳皆有恩禮先後佐公宦

游所至皆有廉能聲者也

游所至皆有廉能聲者也

元

論曰語云救荒無奇策閭中容歲未大饑也而米價  
暴踊長吏造請諸巨室勸糴多觀望錮粟未肯出一  
稊于庾里中惡少年揚揚芋衣紕裳橫目望華屋豪  
借錢入手輒持去大嚼屠肆中羣飲真饑民顧墟戶  
忍餓不出長公方爲備兵使者亟下令縛城中惡少  
械治錮露狗于道民亂心適沮已多方倡捐移粟隨  
里巷哺諸下戶屬海舶漕粟至已後期不售備兵公

移驛傳待輪名錢積米三千石備今歲興發今春又  
有泛舟之役發數千緡轉粟上流諸山郡民不患遺  
糴矣公里中亦連年饑民間涓糧無所出公孫孝廉  
君爾壘始創議捐粟二千石爲一郡士大夫倡餘各  
差次其產出粟官始不患漕傳云饑而不害如備兵  
公之于閩饑不害民如孝廉君之于浙饑不害官夫  
亦述求寧荒政哉吳公之守河南也舉一賈生耳備  
兵公先督學閩地及門者人蓋洛陽年少也蓋亦家

游所至皆有廉能聲者也

游所至皆有廉能聲者也

元

學然矣敘菴公之治信陽而喜進諸子矜與游也有  
以也夫其流風抑何不替也

卽凡和尚傳

卽凡和尚者俗名某本方姓共先爲趙贅婿有舉明  
 經孝廉者遂姓趙至和尚家落貧薄強項不能俯仰  
 備經試童子又屢挫遂薙髮訣妻子去雲遊十五年  
 歸妻竟不嫁與子緯牟麪自食和尚意惘然不自得  
 念兒失學趙氏世業益陵替遂不去亦不蓄髮偕隱  
 闌闌問賣藥其醫尤善治瘟疫闌俗病瘟獨信巫謂  
 謁醫必死雖至親懼傳染不相顧問死亦不發喪和  
 尚獨撫摩病人同卧起示無畏勸人相省視投涼劑  
 輒愈闌病瘟不忌醫自和尚始也和尚爽朗善謔喜  
 大言其問病視手後抵掌言笑不恐喝主人能散病  
 人懷抱吾友林守一嘗謂予吾病請卽公醫相視談  
 諧不服藥病已減半居恒皇皇營書尤喜讀史所居  
 近市然背市臨清池池外平野數十里曠然面山中  
 庭養雜花桐竹池上小圃有仙栴荔樹種極佳橫縱  
 周短垣中插籬爲小樹籬下種菜蒔藥草嘗月夜與

方受堂文集

卷之三

十一

予誦史記至垓下之戰和尚歌虞歌起舞大呼曰楚  
 人勝楚人勝項羽失天下猶有美人頭繫烏騅馬首  
 漢天子威加海內狼狽榮陽成臯間生妻安往吾寧  
 失天下不爲季和尚與予交二十年惟此夜見豪上  
 意氣外此皆勸我止觀澹妻肉矣和尚有子三人浚  
 潤演母緯牟麪負之適市者浚也稍病痿能醫潤演  
 皆儒雅篤學潤少跌蕩偶釋卷嬉和尚大罵曰生兒  
 如此尚不如賣菜傭命荷兩條跣而徇市中不肯行  
 和尚操荆條訶其後市中人兒荷蓀者不類園丁兒  
 從一棒僧篋且罥愕不知所爲或大笑潤至今猶滯  
 諸生問也

新投堂文集

卷之三

十二

資曰華表鶴猶羈旅巢有雛弗能去朝佛梵夕訓話  
 無顛毛有妻子斃維摩禪李耳

家母節孝行畧

始異撰先大父南渠公以嘉靖戊午倭變挈祖母吳自晉江來寄居于南郭之斗中瑣尾矣蓋以鸞鵲爲生然喜好儒者每大比諸吾采省試賓朋皆主南渠公公輒命諸子挾策出揖客外祖張賓槐公名士也一見先君許以女已先君垂髫而補福州弟子員先君諱唯自少有文名于諸生間爲郡守江續石公所知先君二十而娶吾母母時年十七始賓槐公負才名自許必售棄業與諸兄弟意不治生產後數奇垂老家益落吾母歸至不能具一筭而祖母吳頗嚴急母年少適吾父吾濱槐公驟貧母自爲女子足未嘗履井竈凡薪臼浣澣之事皆竈而後習之毋踏躡懼祖母督過凡事事捧負惟謹也越二年已丑而有先大父之喪已辛卯四月而先君歿先君歿年二十四吾母年二十一始祖母視母嚴母自合卷後希得見先君問先君屢聲母親自匪否則誰訶且立至卽

身表堂文集

卷之三

十三

先君病床禱間母亦屏跡少得侍左右間一二見而先君疾革矣先君視吾母似欲有所言者母泣曰吾生而家婦吾死則而家之上也蓋先君再三呼難難而瞑而祖母吳及諸姑姊尙不知母有娠也諸姑姊稍微言嘗吾母母不應又欲以伯氏子爲繼母又不應至九月而異撰生母始忍死稱未亡人依叔氏撫孤子自先君在母與先君異處先君沒母則移卧內設一苦依櫬跪而披髮殆不類婦人卧起幃燈間左撫孤而右撫極蓋足鮮踰闕者四年而甲午有焚廬之變適吾叔歸晉江火逮于鄰母度家無男子父櫬且火則抱異撰授祖母祖母負異撰避火走園中母狗父極勸弗去火且及寢隣人謂火迫矣無與櫬俱處母謂吾以四歲孤與姑以吾身與櫬號火中竟弗去而隣人有馬姓者義士也聞號聲則率二三男子負父極出火中賴以免已異撰六歲出就外傳朝旦適館夜負書歸母篝燈于床展書子枕吾母手紡口

身表堂文集

卷之三

十四

換異撰偃卧而讀之非丙夜不休也夜漸艾吾母起異撰亦起母紡于房異撰讀于簷聲稍懈母輒操尺筆以從未嘗有偷竊之愛于異撰也逮已酉而有祖母吳之喪吾母自始嫁時頗不意得于祖母母事祖母謹然竟不甚鍾愛然祖母有疾苦則母未嘗離左右祖母亦無刻不需吾母逮易簀之年吾母摩頂踵不解帶者月餘凡食飲湯藥洩便浣澣之事四五十日床褥間諸婦中獨出母之手也蓋祖母亦自易簀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三

十五

時獨彌留不能訣于吾母而時異撰適歸晉江歸而吾母持異撰勸幾絕謂姑以一子易一孫乃今竟不及未訣其篤于祖母也亦謂姑以一子易一婦未亡人留應死之身下則立孤上則報母亡人二十四年未償之願復雖有婦勤不如了養之足以不恨也蓋終三年喪母瞿瞿然有兼人之慟是年冬異撰與吾母歸晉江又二年而異撰娶施氏母始有婦始吾母撫孤依吾叔諸紡績麻餘十餘年頗有數金之羨遂

異撰十四五稍學爲文章事文游賓朋之費筆楮之需母斤去盡矣是以歸晉江而異撰貧益甚先人遺薄田四五畝異撰鬻其半以食又吾泉年數數款異撰執經耕硯落落無所如間傭舌爲蒙師時袖升米歸養然不能給母或採薯葉合糠覈食之又濱海薪責不給炊母時時携一女孫負畚往園中鋤乾草以爨每稻麥熟母常與施婦爲諸妯娌擊枹受其稿爲薪也然有賓朋之至文章之事母雖二黼不充未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二

其

嘗不欣然立辨不消飭不已也至丁巳而荒疫大作諸妯娌僵卧一門中母匍匐循省至自廢眠食又歲儉自食不能充每左右諸妯娌不欲食妯娌之食饑幼困憊中諸妯娌稍起而母亦病矣于是異撰年二十七始得爲候邑諸生自異撰爲諸生而執經稍能自食然吾父弟兄七人祖居隘自異撰娶多傭經居于外母與婦共床而卧至癸亥而異撰後移家三山借從兄一椽仍居斗中然湫隘甚于祖居也蓋自癸

亥移家逮今八年異撰與母不能具一床帳自今年徙宅始得買一床製一帷卧吾母亦借居于友氏也然母嘗諄諄謂異撰小子無以貧故有所偷苟故異撰至今雖數年來間以文章受一顧于當道然異撰負硜硜小廉未嘗敢有一言之謁者皆吾母之教也母性慈仁諸妯娌子雖素有詬誶之加者凡有疴瘵疹瘍之苦未嘗不推循于吾母之手也母喜急人之難丁巳之歲母且不能自食有姑氏告匱諸叔母自

紡棧堂文集

卷之三

七

解衣質之寧自忍凍而不忍以空乏辭人之急也其解衣推食蓋其天性其在晉江村居凡村嫗里婦母有所需未足不竭蹶以中于母母少有疾苦未嘗不奉侍所謁事吾母如已之父母也自吾鄉荒疫中雞犬之盜紛然諸凡吾母所畜飼無事補牢觀則雖盜賊相戒無犯以爲此曾母之首也始先君薨度不起嘗有嘗母之言母則引刀自剄謝先君幾絕命而蘇至今刀瘡二寸許刻畫喉吻間已逮異撰滿月凡

附身衣履之屬母私濯滌以俟生男則立孤生女則死蓋自異撰六七歲時母丙夜授書之餘抱異撰燈影中母子相視言之自異撰過十歲稍有知母絕口不言矣自癸亥移家母携施婦來三施婦年而施婦夭歿施婦有子七歲母二十一而撫無父之子逮今六十而將無母之孫母自始嫁至異撰成立其艱危摧挫尤有非異撰所得言者蓋母自少逮老無日不在奈苦中異撰今年四十窮厄諸生間無論顯

紡棧堂文集

卷之三

十八

揚祿養卽萊戲階庭猶假友生雖尋嘗啜菽飲水母未嘗享一日之安也蓋四十年苦節母之食報者如此雖吾母處之怡然異撰則何敢無一言以告于當世之名公大人夫苦節不求人知者吾母之志也雖使寒戶幽貞當與行之世而泯然無聞者亦教者之事也

晉江曾異撰弗人著

士氣文體

乙亥拔貢落卷

今天下所總總然憂其江河之日下者曰士氣曰文體而已二者皆以正為其說思以為正之者是也而其所以持以為正者非夫正士氣者在於養之使醇然而剛方之槩不可挫而不養也正文體者在於養之使厚然而雄杰之度又不可挫而不養也舍此而言

紉授堂文集卷之四

一

正則但抑之折之而已夫抑之折之其不足以言正也甚矣今夫氣之行於天地間也蓬蓬然勃勃然四時得之以成其寒暑兩圓得之以分其晝夜山川得之以流峙草木鳥獸得之以榮落蕃鮮但使之不為沓腐無災霜雹而已而必盡鬱而塞之則何以克質於天地之間且失士氣而抑之太甚則必至於頽靡而不可振推敗而不能自伸夫氣矜之過其失猶不過為東漢之末流一流為卑弱則愚不知其所終如

明問所謂今日之包苴相尚洛朔相攻者非矜氣者之為也乃自挫其氣以附倚於人者之所為也若夫體則在人之一身而是矣今夫人身而有頭有足有耳目有口鼻有筋脉心膈頂圓而趾方眉上而鬚下鼻垂而耳側背後而腹前六腑內而四肢外如是之為體矣然則所謂文體者亦曰吾無使兩頭而四臂焉爾吾無使首居下足居上焉爾吾無使前背而後腹鼻橫而目豎焉爾若夫東南之人秀而文西北之人雄而武雖有肥瘠修短之殊然要不害其為頂圓而趾方眉上而鬚下鼻垂而耳側背後而腹前六腑內而四肢外也今必欲縮其股者而瘠之截其長者而短之挫其嶽嶽者而平之以就其所為正體之說必曰長者不正而短者正也然則是十尺之文王九尺之湯在比體者必以為如長狄之非我族類也必曰人所不常有者不正而常有者正也然則是堯眉之八彩舜目之重瞳在正體者必以為是牛鬼蛇神

紉授堂文集卷之四

二

明問所謂今日之包苴相尚洛朔相攻者非矜氣者之為也乃自挫其氣以附倚於人者之所為也若夫體則在人之一身而是矣今夫人身而有頭有足有耳目有口鼻有筋脉心膈頂圓而趾方眉上而鬚下鼻垂而耳側背後而腹前六腑內而四肢外如是之為體矣然則所謂文體者亦曰吾無使兩頭而四臂焉爾吾無使首居下足居上焉爾吾無使前背而後腹鼻橫而目豎焉爾若夫東南之人秀而文西北之人雄而武雖有肥瘠修短之殊然要不害其為頂圓而趾方眉上而鬚下鼻垂而耳側背後而腹前六腑內而四肢外也今必欲縮其股者而瘠之截其長者而短之挫其嶽嶽者而平之以就其所為正體之說必曰長者不正而短者正也然則是十尺之文王九尺之湯在比體者必以為如長狄之非我族類也必曰人所不常有者不正而常有者正也然則是堯眉之八彩舜目之重瞳在正體者必以為是牛鬼蛇神

而望望然却走等於三足之鷄兩角之兔也然則是六經之後必無左園左園之後必無屈宋屈宋之後必無班馬班馬之外必無陶謝陶謝之後必無李杜李杜之外必無韓柳而韓柳之後又必無歐蘇胥天下萬世而皆爲一父之子一鏡之面若是則相牽而爲依倚匪弱之人耳旣而苦於不售則又相牽而學爲折腰步齟齬笑巧言而令色誦笑而足恭耳爲文者如是則愚者亦曰之包苴相尚而洛朔相攻者又未必非此輩之類之也何也謂其以庸弱爲體者究必至於有肉而無骨倚門之倡優是已已不自立而附人以動當場之偶人是已貌若端重而寔無所爲里社之士偶是已且夫所謂君子小人之辨于文而世道人心之邪正係焉者彼固謂醇正者爲君子則愚未見夫庸而弱者之爲君子也彼固謂險僻者爲小人則愚未見夫奇而杰者之盡爲小人也今夫人心之邪而爲世道之憂者莫有甚於鄉愿者也夫

文章而不敢出於嚶嚶蹻蹻之一途以踣夫流俗汚世之所忌而闌然爲佞以自匿於非刺之外者此正體針砭之所不及而實則文章之愿人也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也然則夫子之四教而以文教人必不願其爲愿文矣正體者不此之正而又惡乎正且夫國家有事而得乎全軀保妻子之臣與夫奮不顧身巖巖不可犯挺挺不可奪之士則將安取夫有文章中

之胡廣孔光焉若夫玉璽爲文若拂衣之魯連龍門之元禮氣節而正百折而不回艱苦而不避有世道人心之憂者於此將何去何從愚之論文者如此而要所謂士氣者亦不外乎是然則如之何相士者亦聞乎神駿之說乎今夫神者行於氣與體之中而游于氣與體之外者也是故善養體者以梁肉善養氣者以參苓夫神者固非膏粱之所能爲也又非藥餌之所能爲也并非導引採鍊之所能爲也食內不食外視與不視晴渣滓日久而熾之不稠腥羶霞露



而唾之不餐其爲文也如面壁者之影留石上鑿之而血濡濡然出也其爲人也如定于枯樹之腹中數  
十百年而寐無醒鼻無息頭髮久而髮長被體指禿而  
爪長包身也蓋如是而血血然仙仙然神足而氣正  
矣氣正而體亦正矣然非以神相遇而何以得其人  
於體之外氣之中則夫相士者亦先自相其瞳之能  
方眼之非肉焉否也

五

制科

庚辰科落卷

自古國家之取士其一代必有不可變之成法而天  
下之英雄豪傑皆萃於此雖其數百年之間人才之  
自盛而衰而成法亦不能無敝然而極重之勢既出  
於此則其庸才凡品固不能不俛首而受其籠絡卽  
其杰然自異者亦安意此一途以爲致身之地而舍  
此則夷然而不屑以爲國家之所重固不在於是而  
恥錄他途以進有國家者亦曰乘其敝而爲之振其  
衰剔其靈以輕其極重之勢斯可矣必曰盡舉一代  
之王制而變之更之則無是理也昔者三代以上之  
官人雖不能無繁簡之異然其要不外於世官而其  
時之名公鉅卿盡出於是至其間之舉于鄉而升于  
司馬以俟乎論定而後官者則亦散處下僚而不必  
有公輔之寄至於夢卜之事間一行之雖有小變而  
不失其大常夫使世官之法而復行於今日政莫有  
敝於此者也然而三代行之而天下治者其勢之所

越而二代之制使然也自茲以後則漢以選舉而唐  
宋以科目斯二端者漢較爲近古而人才差盛然而  
唐宋之鉅公偉人亦復足一代之用者其數百年之  
間自祖宗以至於孫子其上之積以待用而下之伏  
而思奮者未嘗有他途以起人僥倖之心故無俟借  
才於異代夫使其選舉之行未幾而易以科目科目  
之行既久而忽更以選舉懲宜廢食而相齟齬朝文  
莫質以自潰亂則漢不成其爲漢而宋唐亦不成其  
爲宋唐矣我國家自 高皇開國其時從龍將  
相皆投分握手之臣固無俟論其後則選舉科目間  
行間止已遂 開科爲定制夫以 祖宗之神聖  
非不知選舉之名美而科舉之文章不足以盡天下  
士也夫亦謂草昧之際俗樸而人淳是以二者可以  
兼行而無微不至於後世而人心不古則恐夫穴隙之  
鑽多蟠壘之風長鄉舉里選不如易書糊名之爲公  
也且夫科目之中固未嘗不存夫選舉之意也今合

開科所取之士三年報政而考課之黜陟之此非選  
之舉之之法而行於科目既收之後者乎而或者不  
察乎 祖宗以來數百年之名卿碩輔盡出於此  
而但見乎積衰而不振之餘士之取富貴而來者徒  
以文章而負科目遂以科目而負國家負 祖制  
乃欲舍此一道而藉保舉以稍通其窮無惑乎愈雜  
愈亂以賄來而以墨敗一舉而遂廢也且夫國之有  
賢才也無事則積之有事則用之其積之也如燧其  
用之也如火其積之也如井共用之也如泉是以平  
居則有所恃而一有大故則素所未嘗嚙吸之人不  
得徒手而要取吾之富貴而恩竊謂積與用又無二  
道也昔者漢唐宋之盛也其所以積賢之道要不外  
於銓取常法之中逮其後則舍是而外而時有茂才  
異等之羅奇士屠釣之科其意謂破格而取庶幾可  
以得蕭吉翮羽之用而積賢之道莫有善於此者也  
而要以異目而羅要亦不甚異於尋常之選舉與夫

詩賦科舉之所獲卽我 國家日者保舉未行而前  
亦嘗有意外之拔擢矣數年前虜薄城下當事者亦  
嘗破例而推轂布衣之士然不旋踵而敗而徵辟之  
典自 高皇帝開國以來 列聖間一行之然  
而阿衡傳呂之賢得於三聘之求夢卜之載者何寥  
寥也則夫善積者固不必求異於用之取之之外乎  
且夫用賢者銓部之事也而積賢者似非銓部之事  
也愚以爲惟善用者爲善積則何也今之宰相則史  
九  
節之積今之節鉞則監司之積今之臺諫則內外初  
試七品官之積而今之六卿之長與夫公孤保傅之  
尊則外之節鎮內之諸卿貳之積也夫能慎用其史  
節則宰相之賢積矣能慎用其監司則節鉞之賢積  
矣能慎用其節鎮與諸卿貳則六官之長與夫公孤  
保傅之賢積矣夫用賢卽積賢之事則亦未始非銓  
部之事也故爲今日積賢之計者亦在於善用之而  
已而其積之用之者又莫過於久任之法所謂久任

者又無俟於歎積薪而謂鼓舞之無術也今使負  
鈐者在邊而自州縣而監司而經撫而無他徒焉  
使任村循者其中而自州縣而監司而撫換而無  
他徒焉則夫十數年與數十年之間雖有韓范之經  
畧龔黃之撫字得以回翔審處不遠去而久爲之地  
斯則豪傑異等之士無以異於久任而亦不至於嗟  
卑而歎老不出於此而使人之自負異等之才者傳  
舍其官而取大位以爲鼓舞之機權必出於此此與  
夫舍科日而事選舉均爲美於其名而未必有當者  
也  
十

海運

東南半壁之天下我 國家之胃也漕河一線 國家之咽喉也胃雄能納食而非此徑寸之喉則食不下咽而其人無以自存恐夫一線之喉有時而梗而於胸腹背脊之間另鑿一竅焉以納食而其人益無以自存然則如之何亦曰常養其血氣時其飲食以調治其喉焉使之瘦不附於外疾不壅於內而已矣

畿內沿邊之仰給於漕也前此則但恐內訌之寇聚而為扼吭之謀此為梗於喉以內者也疾也若夫往歲之胡騎搖曳於臨清德州之間使有中行說之流道之翱翔河上而睥睨漕儲此則瘦之潰於外者也斯二者決之不可而彈治之不能於是而深謀遠慮之士乃思以海運而佐漕運意外之變此不必有虜警而前人固嘗言之前代亦嘗有行之者矣而愚以為可行之前代而不可行之我 國家即可行之我 國家而決不可行之今日者也夫放洋而揚帆海外

歷萬里諸島之險萬一不虞而上任之則損餉下償之則病民此必不可行之道也若夫避外洋之險則必沿海而迂入於河又沿河而更入於海而所謂河者又但有其說而故跡已連一旦而開非常之原則必役十數萬之人力糜費數百萬之金錢將河之成否水之通塞尚未可知而人心業已動搖財力業已耗竭矧當左支右吾之際則是附咽之瘦未長而吾先鑿胸伐胃以自戕其生愚未見其可也且夫今之為海運避險之說者謂膠萊之間有可濬之馬壕焉南北俱可通海口避險者可以從南入而從北出也問馬壕何以濬則曰分水嶺有水可濬也附近有支流可引也而不知夫元人之計此至熟矣夫使馬壕而可通則元人通之矣分水嶺而有可濬之水則元人濬之矣附近諸河泊而有可引之支流則元人引之矣我 成祖定鼎幽燕豈不為子孫萬世不必然之慮且其時之物力何如乃計不及此而俟今日

言之哉且夫所謂膠萊河而自馬塚以達於新河者  
不猶然在燕齊之間哉夫其清於臨德者而虜騎可  
至則其河於膠萊者又安知虜騎之必不可至也日  
者奴蹂齊南聲言直抵登萊而航海以歸也則斯亦  
未可恃爲萬全之策矣若夫主於河而協以海歲一  
行之以防夫萬一之變則亦庶乎其可然非熟思而  
審處之生亦未敢必其可行也

紡授堂文集之五 書續

上申青門師書

晉江傅

異撰

書

異撰少而讀韓退之之文觀其上宰執諸書猶謂進身之途不得不出於此蓋庶幾古人委曲以行其道之意至其疾呼哀號嗷嗷於貴人之門求其一舉手投足以希冀於升斗之潤竊謂士雖窮困何乞憐至此是以十五年來雖數以文章受知於當道即其蹤

紡授堂文集之五

然顧念如平湖陸公幼瞻其人者亦未嘗有一言之干而武進陸庶愚公至於一見而咨嗟歎息謂異撰何貧苦至是若微示以苦節之不可貞而愀然欲為之地者異撰雖感其心然竟諾諾而退卒無所謂蓋自去秋擯落之後前此借居友人勢不能不移徙始謀居而假貸於友生蓋至於唇焦舌腐難以知已之交遊得意之門士其貸借不能過二金以上聞有一二欣然而應者而其甚者至於呼之而不慮應之而

與庾與釜其去嗟來者無幾而異撰亦不得不忍隱而貸蓋自秋杪謀之而歲亦已暮矣僅能足二十金異撰始扶携老母苟且移居擇其巷陋而價廉者而所居適在沮洳之中雨水時至則井竈汜然與汗池沛澤無異蓋異撰之竭蹶假貸名為諸門士知友為異撰合力謀居者僅僅如此於是始慨然發憤自非其昔日硜硜之廉以為知我者吾師交我者吾友與其遍告諸友而受其不得已而應之貸寧以其情而

紡授堂文集之五

一告於知已之名公大人當有欣然而知吾之非苟苟而求者而其所以應我者亦異於世俗之與庾與釜不得已而應之惠昔人所云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又况周之則受君可以行之於其民而門士以其急而受周於吾師於義亦無所慚也而又異撰自己已喪妻一兒一女老母手撫口哺家既無孳婢女未成長蓋六十老母躬井日之勞者三年于茲勢當要一貧女為養而聘資又無所取蓋今年春始毀戒而

有謂於景毅趙公時方府試戒嚴士之以試事調者  
百十為輩異撰逐隊執調鞠躬立甬道周公直過不  
受謂公蓋知異撰之素無所求嘗不詢於學師而自  
以異撰之硜硜小廉言于直指公者也然其時諸生  
之執調者閔然公安得從百十人中以為此素無所  
求之曾生也而特受其調蓋異撰之汗背面赤欲止  
者再而終不忍以老母饑飢全異撰二十年潔身修  
行之名竟廷其調而趙公亦遂破格而欣然受之異

卷之五

撰始聘一貧女為老母代薪水之勞而今冬又有娶  
妻之費閩俗非貧家子不肯為人繼室而其肯為異  
撰之繼室則尤其貧之極者一帚一箕一針一櫛盡  
出夫家又異撰從癸亥自晉江移家流寓已近十年  
諸凡日用坐臥之需一無所有新婦入室凡一切牀  
蓐几席井臼之資一一辨於臨時家既迫仄室無兼  
房雖復汜濫沮洳勢難速徙亦當稍廓旁舍為內人  
寢處之地此數者計非數十金不辨異撰自四歲於

廬父遺書盡火諸篋中點閱者自六經周禮左國公  
穀老莊管韓史記而外如漢書則借抄於友人今年  
始從門人所得熟閱范氏後漢書私謂一部二十一  
史既已困於貧病不能全置遍讀自史記漢書而外  
如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北史新舊唐書歐陽公五  
代史斐然各有所長與宋元以後諸監史不同而司  
馬氏通鑑與朱子綱目全書二書為讀史同異眼目  
其不可缺與六經等而又多病早衰熟視良久則眼  
中有暈計所買書非多值而善本大書者不利目而  
皆以貧不能致每過書肆則喟然嘆息自傷以貧故  
空疎鄙俗如此又異撰自乙丑而中肺氣之病醫者  
謂氣虛上騰法當多服參耆而今之參貴於金雖復  
裁縮薪水之資扶續性命然藥功終不可繼蓋貧而  
使人不能有其身命如此異撰既以病身傭食又坎  
坎蹈小信梁童賃春之意常懷於中每誦說至半氣  
湧于內摩胸少憩輒復盡所欲言時有所見如胸中

有餘物不盡吐不已已罷則民然願息稍欲料理已  
業輒復棄去而又性不能詔曲於文章之道未嘗以  
一筆媚人末世子弟狎於佞師稍一引繩則愠然見  
色雖信心直遂或能得之於其父兄而不能得之於  
其子弟既不能尊事其子弟而又不可過求於其父  
兄使之盡舍其子弟而信我至於曲徇則不能直行  
則不可欲去而彼未嘗有顯然之過則又不情而又

舍此則無以爲養是以載色載笑而中實鬱鬱凡此  
皆加疾益疾之道是用每中夜而思偶一省視鬚眉

業已皤然成翁母氏四十年苦節未嘗享一日甘旨  
之奉至於踉蹌起坐十數年間諸知已先生大人靡  
歷意中生世四十餘年親師之恩毫無所報而自顧  
多病早衰又以貧苦至於糊口廢業圖報無地每一  
念至潸然涕零近始發一念欲以情告於知我之名  
公大人得買田數十畝便可謝傭經負米之累一意  
養病讀書然而與之非其人異撰雖饑困亦未肯飽

然而受度當今之公正情慎素不苟與而與之可受  
者莫如吾師竊謂求仁人之粟以養其母於禮有之  
而門士有求於其師以爲圖報親師之地於情亦可  
以自通非如古人之叫號於不知已之前欲求升斗  
之潤而不可得者也如以爲不可亦惟吾師之命或  
者謂十數年潔身修行惜其以病困有所改悔則亦  
以不與之者教之矣

皆加疾益疾之道是用每中夜而思偶一省視鬚眉



後潘昭度師書

垂教謂宋史殊不足觀異撰未有其書嘗於友人處稍一流覽雖愚昧管窺亦知其冗矧於吾師宜謂不堪覆瓿也史既煩濫是以踵之爲通鑑續篇者亦復繁冗難讀丘瓊山續綱目差爲彼善於此今吾師一大芟正不但宋有良史而後之踵爲編年者有所藉手更合丘氏綱目一裁酌之通鑑亦庶幾有定本矣至於天官律曆二志太史公惟天官書最爲奇奧律曆二書便已索然班孟堅天官律曆五行諸志猶未甚破碎後漢書劉昭所補零星之極諸志皆然不獨天官律曆也三史如是則後此者可知矣愚意謂太史公封禪平準二書卓然大篇天官書固妙雖諸星各有綱目然亦未免逐條敘次遂損大觀竊謂今之志天官律曆者似當各滙爲一大篇其整者如尚書之禹貢而其錯者畧做古大家如管子問韓子亡徵屈子天問韓退之畫記及左國中諸長篇之錯綜奇

變者爲之蓋以封禪平準之筆力而叙次天官律曆

之事庶幾卓越諸史非吾師其誰爲之也至如艾之

職方外紀每國畧志數行酒肉帳簿中之稍有條目

者耳以備顧問則可何得便與作史之事且作史傳

信與著書談天者不同據彼說謂天有九重日大於

地大地形如圓毬四面皆在天中凡上下四旁皆山

河人物所附麗使彼參考天官當必堅持其說則是

西域天文志非中國志也雖似有據而可喜然此以

俟後之脩明史者附之西域傳則可確然爲傳信

之史則不可爲宋史則尤不可以宋未嘗有彼國之

學也且曆法歷代相沿間不能無小差小差積而大

差遂不能不一變或數十年一小變或千數百年一

大變大抵變而無差之時卽爲後日差錯之端蓋以

法正差而差卽生於法但其學淺者差立見其精者

如洛下閎僧一行之類其差見於千數百年以後是

以宋曆之差其抄忽鉢黍之參錯業已積累於唐後

之視今則元曆之差亦積於宋然則諸志中曆法雖  
爲一代之史實與先後諸史相關非如禮樂兵刑食  
貨諸書但以紀一代之事也宋曆至元而郭守敬一  
大變更其參差積漸元曆所以當改之故亦當於宋  
史中備言之方於前後諸史脉絡貫通尤非艾所能  
辨也至所命宋史天文律曆二志屬與西士商攷是  
吾師憫某之空疎不學而以命之者教之也燈下畧  
閱二書天文志則二曜衆星目爲綱目大約踵史記

卷之五

天官書而衍之而以三百年中薄蝕災青之變附記  
于後此無俟問者也所商確者獨璣衡天儀歸餘歲  
差之事耳竊謂渾天璣衡未見其器將何以詢其事  
至如律曆志中所云積若干損若干餘若干未識其  
數將何以叩其學鄙意謂欲叩彼國之曆當先有中  
國成曆了然於中而後可互相參考今以夙所未習  
者而執書以詢無論彼答之而其不曉而其先已茫  
然而失其所以問容某今抵海上徐將二志細閱熟

思然後可相詢訪或吾師一召見而問之推步之學  
非面談不能悉耳至於制筆一途雖某之困躓次且  
其茫然無得正與推步捫天無異然既童而習之倘  
猶多讓於吾師之前恐師臺亦以爲不誠矣容卽細  
論之郵上

卷之五

復潘昭度師書

其稿謂今日制義之途有二其一以古文爲時文其一以時文爲時文以古文爲時文者如戊辰之某某庶幾近之若今日某某之爲古文非古文也以時文爲時文者亦非僅僅從時藝之後襲其綺語之謂也如近日浙中之某某吳下之某某則真時文也時藝之於古文本判然爲二以古文爲時文者蓋畸筆之士無可奈何不得已而出於此然竟非舉業正體不

卷之五

而論制舉業者必以王瞿諸公爲正士既俛首而遵王制要當於時文之中得真正一脈如宣城同安諸君子乃爲真時文耳而要以透題爲先每遇一題目將題中逐字看透且無務出于人上先求入于題中看題既真然後落筆正則正說之然而深於觀題者倒說亦可偏說亦可卽不能盡棄時義間借之說色亦可益入題既深則雖用華院之言總無膚氣譬之本質既佳膏沐粉黛益增其美矣而得意古文尤

卷之五

十二

可爲訓而時文之爲言者亦謂此 時王之制非若世俗所謂麗草濃花如蜉蝣之羽取媚一時已也諸歷數國朝諸巨公其以古文爲時文者如歸震川湯義仍郝楚望孫洪澳王季重兩公是也以時文爲時文者如瞿昆湖鄒文潔馮開之李文節陶周望湯嘉賓諸公是也間爲時文間爲古文者如王守溪唐應德薛方山胡恩泉桂北海許子遜諸公是也然則諸詰匠宗公其純以古文爲時文者不能十之一二然

不可無一種時在左右蓋胸有古書則雖俛爲時文而篇中自無穉弱之氣與穉弱之言宣城謂多讀古文便可不用時文語愚謂以古書爲幹而以時語敷榮之此尤必售信貨萬發萬中之道此某爲來文效瘦瘠之言吾師以爲有當焉否也至於有韻之文某風無師授偶一爲之原非有意行世卽玄晏之序某亦不敢以請於吾師而師臺自予之大文以榮敝箠意者稍謂孺子可教而又憫其言之未足以傳後故

借之如椽之筆使千數百年後某之詩不傳而世有  
讀吾師之文者猶知吾明之世有曾生某其人者而  
吾師序其詩以行也則師之於某而予之不朽矣至  
序文中謂詩之纖艷不逞者皆情之衰人人能知詩  
則天下無復事皆古今未發之論竊謂天下無情外  
之理道凡忍於犯倫傷義皆世間極寡情之輩蓋古  
今之忠臣孝子不過其情至於君父者使世皆深情  
於夫婦兄弟朋友之人則亦必無谷風之怨閨牆之  
爭與夫二夫失節之事所云人人能詩則天下無復  
事正以人人深情則天下無事自然恩厚而篤於倫  
也至論 神宗熹廟之際至哉其言激之而磯前惟  
程明道後唯李宏甫可與語此蓋庶幾以一言而補  
子瞻大臣二論之遺至謂逆問之禍非 今上神武  
浸浸漢季愚謂漢之閹禍人上始終與內臣爲二  
熹廟之世人士始終與內臣爲一而其禍之所至則  
東西二漢之季皆有焉東漢熹廟始於人主謀之內

卷之五

三

侍以圖跋扈之臣而其末流則內官盡取天子以蹈  
藉在朝之士然而朝士之所以搏擊之者亦已不遺  
餘力何進寶武之流雖以優游不斷終及於禍要其  
初則亦互有勝負李膺陽球諸君一爲司隸則內侍  
屏氣弭耳如伏鼠縛鷄故曰漢之閹禍人士始終與  
內臣爲仇若 熹宗之朝始則朝士不相能而藉手  
于內官以爲樹黨報怨之地至於糜爛而不可收拾  
於是廢錮嗜利之徒群然呈身閹門以速化而取大  
位而間以洩其私憤乃至乾另假子連袂於庭頌德  
稱功百千爲輩遂與頌莽之世無異蓋方其諸賢盛  
歎大類東漢黨錮之禍而至於稱功頌聖則又浸浸  
西漢附莽美新之風此愚謂近日璫禍益合二漢之  
季而有之蓋始則激之而磯而小人鼓其浪以傷君  
子而其後則如崩石之流群然迥湧波甚則有裸  
身弄潮以沐浴其膏澤者此則近日之禍始終與內  
臣爲一所爲大異於漢唐之世而下僚草莽之士相

卷之五

三

視而莫可如何則但以吊死唁生之言寄其憂時君之孤憤此某讀吾扼腕歎夏二公之文未嘗不三復涕嘆者也伏枕報命語無倫次

謝潘昭度師爲母立傳書

異撰於本月初三日清晨蒙吉口師特差馬上急足垂賜母氏節孝傳文異撰謹對仗四拜開函母張氏亦歛衽頓顙謝異撰始跪而讀之母子相視淚潄潄下至謂母氏得徵祖母垂沒之一顧母可以報地下母涕下不自止已復破涕開顏以爲肺腑中真至之語蓋自前者直指公報命請旌母未嘗稍爲色喜似謂其事近名誠有如吾師論贊中所云者垂賜鴻文乃使小子藉以色養如此夫世之乞言以榮其親者難之矣或身當有道君子而不文其人文矣又或品瑣言輕不足以信於後自司馬遷班固帝后王姬而外未嘗傳婦人劉向爲列女傳范曄踵之後漢書始有婦女列傳然而蔡琰流落失節亦附傳中愚謂作史者卽不忍沒琰之文而慧附記中郎傳亦無不可何至使胡婦賸女與班昭曹娥同列范曄作逆雖義例分明猶爲彤管之羞矧其混恩如此所謂傳之非其

人則言輕而不信也繼此諸史猥濫獨重諸文人傳誌唐宋四大家蘇既不長於敘事傳狀誌銘獨退之承叔爲多宗元叙段太尉逸事其刻畫生動無論永叔諸誌幾欲追子長而掩退之然而梓人秦駝諸傳皆感事寓言傳誌行狀不少槩見豈其人既失身恐其言之不信於後故求之者少耶此異撰所爲當吾世則汲汲然求吾師之一言爲重也拭目旋旌面請與謝山驛卷半煥蕭未分惟爲天下保重

卷之五

上濟昭度師書

冬杪聞開府南顧之報此不足爲吾師賀獨恨不早用師臺五七年全數萬生靈肝腦今已後矣然愚竊計王文成撫虔之日行年四十有六吾師後陽明一歲竹帛封拜正當其時獨某碌碌門墻鬚眉皓然白頭悲可溺之冠短後蒙未棄之繻雖有洛陽年少之一痛哭二流涕六歎息聊復捫舌茹憤但一傾瀝於絳帳之下而已夫日者吾師之建節於南昌也原非用武之地而練兵選將製器時禮在往事則爲亡羊而補牢在異日則爲未雨而撤帑召虎經管已爲之兆矧今日而受命乘鉞振劬於積廢之後則夫幕下之旌旗壁壘四省之將卒城池其赫然而收觀回不待言愚以爲此猶當今之第二義事有類于潘腐老生之常談而最急切於時務者則在於費用循良擊汰貪暴而已夫日者閩廣之流寇至於推輿七年動四省所處劉蕩析生民不下數萬吾師亦知所以

卷之五

此之繇乎其始僅依山剽畧三五成群非大盜也而  
饗餐之有司以捕賊按山爲名株蠱良善屬厭富室  
反覆無厭至於再四於是辱者不堪而悍者不平始  
則拒捕而後遂捐竿逮至灑血暴骸爛蔓無已而其  
人猶以扞閭得美遷此則貪虐首禍而肉不足食者  
也嗣後曾兵使誘而撫之遂用上杭縣勇士劉漢庭  
出城奮擊因乘勝入其巢穴芟除洗蕩幾無遺種僅  
逸殘寇百餘流入惠潮之界可以一手撲滅而度中

卷之五

十九

開府視爲一指之癢亦漠然不爬而不搔粵東將吏  
又養此几上之魚肉聽其自斃而自敗彼此相推僅  
道之出疆而止遂復蟻聚萬衆藤蔓數年此釀亂之  
顛末而實則好貪爲禍始也故愚常謂數年以來山  
海之所以不靖者其附海之邦則縉紳豪暴於鄉里  
而同惡之當道黨凶此民不堪命所以蹈海而偷生  
也其依山之國則守令貪橫於郡縣而主藏之大吏  
旌墨此筴則走險所以負嶠而不畏死也某閩人也

南顧柳桂之事不敢言其所不知若閩廣接壤親戚  
友生之宦游其地者往往能計之而某又嘗讀書於  
汀州寧化清流二縣之間請以汀韶惠潮之事所習  
聞而見者爲吾師言之可乎夫八閩郡縣依山與負  
海半之山郡如延建二府爲士大夫往來之衝撫按  
之出疆入境必經其地則其長吏猶有所顧忌而不  
敢肆邵武稍遠矣猶不甚肆若夫汀州陞絕一隅寇  
蓋絕跡而巡方間至故其郡縣之有司放手食縱而

卷之五

莫可誰何而其橫恣無忌者尤莫甚於汀府之吏胥  
輿皂其俗千金之子不必讀書而但爲在官之庶人  
則其豪縱於鄉里凌虐乎士紳與虎而冠者無異蓋  
貪很借爲牙爪而碩鼠怙爲耳目官與民市而隸吏  
其僭牙法熾民爐而臺胥其藉炭從來稱理廳爲甚  
而府堂次之至有長吏耽耽一富室而誘致其子教  
使訟父父至久囚痛筆猶不暇出一錢買獄則重枷  
銅露洵立通都不至屬餐不釋貪虐不具論而其甚

者乃傷害彙倫滅絕天理一至於此若惠潮之間則從來爲仕宦之金穴其監司以守令爲外府其守令以民間爲市肆雖以夷齊筮仕於此亦如沐浴於青藍之缸浸灌於暗背之釜清濁無繇以自分但能善事上官便已致身臺省爲民上者如此民如何而不爲亂亂又如何而易息也愚嘗讀文成之用武者在於桶岡左溪九連三泖諸峒大約居樂昌上猶大庾間其時要害之處大者已立州縣小者亦置巡司而

讀書堂文集

卷之五

三

贛州又在幕府肘腋之下則今日之能爲患者誠不在於南贛郴韶而在於汀州惠潮觀於前日之亂則可知矣且文成之時四兵備所募選而征勦者每道不過五六百人則四道之兵合之餘二千人而已蓋其時郡縣罕驅民爲盜之虐政其負固而陸梁者不過山谷之窮寇而樂禍從亂之民少是以勁卒二千可以深入其阻而一鼓成擒若夫近日之寇則山城之倡亂者十一窮民之從亂者十九是以數萬之衆

不呼而集竭四省之力曠日持久僅而勝之故文成請改巡撫爲提督而愚竊謂今日則撫先而督稍緩天提督軍務而練兵選將製器峙糧者急則治標之事也巡撫民瘼而獎用循良擊汰貪暴者緩則治本之理也且夫今之稱爲撫臣者其始則宜撫而不撫而縱狼虎以驅民既則不宜撫而撫而招蛇豕以誑盜既已驅之而又撫之前之撫者方來而後之驅者又去甚而明古欲勦而軍門議撫熊制臺以其熟

讀書堂文集

卷之五

三

用于閩之伎倆而再試於粵末此以加之歸命投誠不妄屠殺之草間義士則橐子其利而又可借以收靖海之功而要上賞乃欲施之乎凶狡無忌所過無不殘滅之劉香宜其道臣爲所劫質而不知其所終也乃愚則更有隱憂於此夫今日之易勦者莫如三吳之人心是以宜興未已而溧陽繼之溧陽未已而桐城繼之此則士大夫種毒而有司養惡致此也若夫閩中人情之洶洶一見於前田再見於廷安此固



貪吏激之於士大夫無與矣然而閩地豪惡之縉紳  
昔惟邊海爲甚其俗鄉紳私杖威於官筆宦幹登門  
猛於公差省會士大夫頗稱憚謹固其流風之善亦  
以撫按藩臬諸大吏環列而彈壓之者衆也今或要  
人之子而走灰如鶩爰爰放管兩臺二司熟視而不  
敢問竊恣此後之撫按藩臬盡爲豪有力者所料而  
援之爲例習以成風愚則憂夫三吳之事漸復見于  
閩中至于附海則士大夫釀寡民訖於內而海寇應  
之依山則貪殘生亂戎伏于莽而窮民歸之則夫七  
閩蹙蹙恐遂無容足之處文成開府虔州一則平漳  
州之寇再則勘福州之亂恐其事之復見於吾師愚  
生所爲抱杞人之憂者也某填胸憤懣無處可說不  
傾倒於吾師則當吾世誰可與言者故及師臺視事  
之初爲私憂過計之談如此非敢如某某之非其邦  
大夫也容歲手諭謂當以入 賀省覲今且就養暮  
府階庭綵舞以干羽旄鉞當之而又雙麟振定足以

舍飴娛老樂事多矣附呈近稿二冊擇其感時者錄  
上年內服食多方病肺差減此後稍能讀書學殖不  
甚荒落有所撰述當續致也

上虞撫潘昭度師書

今天下自大江以北中州秦楚之墟翫然于戈滿地  
所幸者江南稍得安堵而其為患者莫甚於閩粵一  
帶之海氛與南贛六道之山寇自吾師坐鎮以來業  
處處練兵選將網繆靡戶諸不逞之徒既有畏而不  
敢動而又選用循良擊汰奸貪虎渡河而騁徙海又  
非有汙吏苛政生頑獷貪亂之心諸箐峒間業已賣  
刀買犢合鼓為太平之民矣而愚竊謂及今之時事  
有極迂緩不切在有司循行故事則為無益之虛文  
而急行於新集之民又最為久安長治之道者則在  
於舉行保約社學之事而已夫昔之撫靖亂民者其  
始莫不視之以兵威而其後則必漸馴之以教化夫  
古人之教化在習之以禮義而今時之教化則在誘  
之以富貴今之所云富貴者所以導之于禮義之路  
也今寇盜既還定安集宜途道所在長吏時以單車  
一騎親入峒中不煩迎送不費供具先為編排保甲

卷之五

五

教習 聖諭而後設立社學官為選擇社師資以備  
糧使之誘教峒中子弟而又移文學使另立峒生名  
目每一考試小峒量進一二名大峒量進三四名就  
中擇其優異者使得食餼但十數年後有科貢漸出  
其中則雖擊之為亂而亦自知顧愛矣然須及吾師  
為之彼有所歷服於威望則道齊之而不敢玩而又  
禁食正暴之政肅吏入其中不至以騷擾生變也

卷之五

上何半表示師書

蒙宗師以某士節可風移文同韓生廷錫扁示學官  
明倫堂某少服母教二十年來亦頗願學潔身脩行  
之事但去歲以三年喪偶老母躬操井臼不能娶妻  
爲養因有謁於趙景教師以資六禮已又以無屋可  
居兼之連年病肺不堪傭經負米不敢自陳於宗師  
之前上書求申青門師轉爲某地是某之干謁至再  
豈尚有可風之節且扁示於文廟之明倫堂則是某  
欺先聖也客歲有謁爲養其時某方病肺輾轉毋氏  
懷抱中屬將執筆書謁毋氏呵止再四不得已而揮  
淚陳情遽爾叨蒙獎勵則是某欺其親也前者上書  
申師聞宗師已見其謁今某慨然受過情之譽則是  
某欺吾師也雖宗師善善之長或者薄責觀過以鞭  
其後某則何敢冒昧無耻以蹈此欺先聖欺親師之  
辜爲此捫心訟過伏乞停止給扁明文無使某爲人  
士指摘而其亦益知慚悔自念救饑爲養猶不甚棄

非社文集

卷之五

七

絕於門牆從此且束脩自贖以無負宗師獎借之意  
矣

非社文集

卷之五

七

與趙十五書

某頓首昨五言對句撮合不來展為七言律索和惟  
 吾兄痛繩之弟嘗謂古詩難於律詩五言律難於七  
 言律杜甫七律罕不奇妙者王五言平率高古遂已  
 參半惟王孟五律妙於七言殆有天授管則陶令為  
 五言古神品其時固未有七言之體即有而陶為之  
 亦未必不亞於五言要未可謂五言之較易也七言  
 律渾堅沉鬱中易暢易動纒縮二字暢則不堅勁斯  
 未沉不動不暢又涉平板今使縮長句為短句難展  
 短句為長句易是以彼後人而觀則歐蘇流暢於韓  
 柳韓柳流暢於史漢史漢流暢於左氏左氏流暢於  
 尚書然而尚書左傳短節中未嘗不暢不動秦漢而  
 後遂以漸加斯則句從古短字以世增以此思五七  
 律難易便自了然且作詩者從古體入手雖律詩亦  
 有空曠之妙王孟之五言杜之七言皆以古詩為律  
 詩者也少陵五律王孟七律則以律詩為律詩矣今

卷之五

卷之五

三

之學詩者從律詩入以其有古有儷易於取偶成篇  
 其律又從五言入正如里塾小兒學作對句以字多  
 者為能有師矜喝瞽子桐疑且其謂七言最難合作  
 甚於五律也至謂律詩難於古體則又謬短欺人管  
 之習應制義者謂時義難於古文為左馬韓蘇易而  
 為王唐瞿薛難更無是理可以無辨者矣弟未嘗與  
 人言詩尤未嘗與今之登壇自命正宗者言詩眼中  
 惟吾十五又苦累於酬接不得却掃讀書極其所至  
 第嘗謂人不爛熟一部六經二十一史而徒記誦漢  
 魏六朝三唐諸集此但讀詩以為詩未有能為詩者  
 也譬則今之啜醢由徑意在捷得科名而止者讀時  
 文以為時文未有能為時文者耳此語常與施辰卿  
 言之但恨吾十五雙腕使千百年後少吾代趙十五  
 一位者皆此兩手王摩詰倪雲林絕妙山水為崇使  
 十五折肱痠臂無手可驚便得人山閉戶從此十數  
 年李白杜甫未可知何至出買浪仙孟東野下哉弟

與兄俱老矣人至四十以上尚茫茫然不計筭日世而下位置何所無乃蟬蛸不知旦暮者乎來楚黑漆者頗宜書餘俱無下筆處無乃不善爲拙書地稍子手劣卽平湖淺汀猶恐失柁此實惡漢能易我於書地受篤兄之功不在鑿龍門下矣

荅魯長脩書

某於制義一道當吾世已爲窮賤笑柄而私心亦甚厭惡之獨於詩則每以發其無聊酸楚之情緒亦不得已而爲之差有與會於制義耳然使吾代以詩取士如唐人之制科則弟之詩又未必不如其制義爲貧賤之資等耳吾長脩於舉子業宜其少可多嘆者而猶首肯於六戰六北之跛伍老兵又因其制義而許可其有韻之文以爲人寧可無詩名不可每詩之

理色某於制義所謂無色而差近於理者也可以色取而不可以理勝况弟之所謂理者又爲一時適興偶然而然之理而非今世所崇尚遠之爲程朱近之爲錢王之理宜其自取窮賤白首而不得一官也若詩則理與色俱無之信口出聲愾然而嘆啞然而笑滋然而淚未省此歎者哭者淚者爲色乎爲理乎以色而笑歎而悲淚則優人之排場也若以理而笑而歎而淚則其勉強假借又甚於優不但不成詩而

亦不成理矣今之人辱詩之理色而理色亦可辱詩  
來書所云以廉耻護送詩道者無理亦無色者也夫  
今天下安得有廉耻二字在朝而將相不知廉耻百  
官有司不知廉耻居鄉而士紳不知廉耻甚而無廉  
耻者笑乎有廉耻者不使之一日得以容於朝廷鄉  
里之間不特詩文之道爲然也而兄以詩文一事爲  
哭世閒眼救世神針拈此世上所極視爲不合時宜  
之物而又下問及於不合時宜之人吾恐爲長脩者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五 世三

甚痛因來教極着癢處喃喃遂不可了詩序容參瘡  
稍平爲之題目難題目又佳佳故難耳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五

甚

復曾叔祈書

前者手教之及某適薄游梅溪歸而讀之作數日喜時方小春梅使未發是以報草遲之頃者又接來翰不知何日得與叔祈西窓剪燭盡其所懷每歎腐史於張子房敘其博浪之豪爽天下之溫文與夫辟穀仙遊之霞舉天外其贊之不容口至想像於其狀貌不知史遷此際如何想慕遷之生後於子房所云狀貌亦不過於傳聞得之伊人死在暗中摸索愚謂此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五

廿五

中大有回味乃不佞於叔祈無論生同時又爲一家之人今手札之往來者三乃言竟不知叔祈作何狀彼此懷抱中各有一我家某某明明於心目之前但須一相見各出一意中所懸想暗索之人印而合之想明秋把臂時當啞然一笑也來書喜柳宗元二義云柳子厚敢於自負謂能馳騁百家又云我讀書無舐滯愚謂未有讀書舐滯而可謂能馳騁者然所謂馳騁者亦謂踐踏而蹂躪之我一落筆而諸子百家

無能出一瓜甲於吾之紙上者也是以春容蹀躞則

蘇蕙百氏莎偃草柔蹄足香瀾迨乎怒馬獨出則輕足輶車輪蹄所躐而草無剩兎澤鮮留麋以斯而論則雖與百家爭道而馳猶非其至矧竭蹶以尾其後又其甚者尾之不得而裕羽攀鬣迺踐踏蹂躪於彼者哉若夫八股制義而必以速肖於四子者爲正無論以今人而爲四子之言決無能肖之理卽前此之摹擬而肖者莫如湯許然使湯許而生於今時正不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五

廿六

知如何以爭氣先決不肯獨守其必不售之業也明矣愚意今之帖括當如古人引詩之例隨其興會而解之愚近喜讀左氏傳凡左氏引詩皆非詩人之言然而作者之意趣與引者之興會偶然相觸殊無關涉精神百倍此非詩人之情而引詩者之情也後之訓詁註疏者自舍其情而徇聖賢之貌而今之爲帖括者并舍聖賢之貌以徇虛訓詁註疏者之貌轉轉相摹愈求肖而愈遠夫莊周申韓者爲老氏之帖括

者也莊周之汪洋自恣已異於老之冲穆高絮申不  
害韓非則其去之愈遠而識者以爲真老氏之徒夫  
今之爲四子之言者而能如莊周申韓之於老氏則  
無論不必舍四子而徇乎訓詁註疏與夫諸子百家  
併不必舍我而徇四子者之言此叔祈前書所謂  
無情人不能文情具而文亦具者也呵凍燭深兼之  
舌棘聾言聾說惠而教之前者垂賜履材納於踵决  
之履華而温矣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五

廿

與黃東崕先生書

在里閭中二十年夢思竟未收自通於左右生平頗  
能自廣殊非以乘車載笠之故不欲曳裾於先達公  
卿間意頗非今世之浮游而兩聲氣者嘗謂吾人心  
不知史記爲何書則雖司馬子長復生日與之居處  
笑語祇以增其人藏之名山之悞恨故端居而把先  
生詩文輒高咏昔人海內知已天涯比隣之句且同  
處一鄉而故若躋阻其道路留未盡之晤語摸索於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五

廿

心目宛在中不更意遠而味長乎今者始以拙藁自  
贊而以家母之行畧請夫 天旌下及於寒戶而執  
筆紀載斯亦太史公之事也而亦以見某之進而求  
見於當世之名公大人非吾母之故則鄭重其事雖  
以二十年夙思而不敢恩有道之晉接非如世之食  
名而來取名而去者徒以褻元禮之門塵李郭之舟  
也頃者銘佩筆教先生似不謂某弗堪錘琢而以好  
好好三字漫然相應則先生之視某似與世之食名



而來取名而去者有以異頗沾沾自喜謂較之僕僕下風無益於己之學問而徒罄折於先生大人之門者差爲有得耳附上縑素一方儻爲家慈載筆以供脫稿隨路郵寄懸之紡授堂中不但爲先生之教孝亦使人謂異撰寡婦之子雖垂老碌碌無所見其於先生猶不在禮弗與交之列耳憶去歲客江右署中潘昭度先生述南州李太史云吾大索海內但得四君子之言爲吾親壽於願足矣其人一華亭陳眉公

新授堂文集

卷之五

廿九

一山陰王季重一吾閩曹能始一竟陵譚友夏愚謂大文以體氣骨力爲主肩公頹致風逸黃魯直題跋手也友夏雋來不能如鍾退慮之沉快然二君皆小品耳能始詩骨清超門無勝已之友晚年遂不能進要其文章又當別論四君中工季重氣骨差峭削今世之爲古文詞者在吾閩則莫可遠太史被服永叔齊嘖道思遨游二代間夷然自適諸生李世熊氣味近屈原韓愈莫能測其所至他如江右艾千子學歐

未化然不落小品彖中其條陳諸書亦類廬陵奏議

吾鄉董司空書議奏疏鑿鑿近陸贄賈誼序記風範淳朴誌狀位置亦老要不能如經世之文黃石齋先生序浙閩試錄情詞慷慨他作每吐五里霧列之左馬班韓閩未知序置何位然其險奧處不謂之子書不可浙中倪鴻寶冰稜襲霞苦斲神辭或謂雋傷其道然能秀不隱骨刻鏤快人處當世但以六朝金粉當之恐鴻寶未許知已要實季重之勅敵矣時潘公

新授堂文集

卷之五

卅

頗謂某知言某亦自許不阿所好是以勤勤而請於先生若是也仙舟共之不能維之不可秋士善懷心隨帆掛聞胡馬四十萬直抵戶庸疾驅北上出將入相勲業好趁此時風霜自愛之言似婦女牽衣語殊非先生所樂聞某亦不敢以貢聽矣臨楮睠然閣毫任頰

與卓珂月書

某自十數年前則知海內有珂月卓子欣賞奇文每掩卷作兼葭伊人之思輒欲奏記自通已又念吾讀其文卽見其人海內知己天涯比隣無事數行定交也而又從時刻中觀近日諸君子所記載交籍不啻招降納叛而世之附名其中有雖不盡弭耳乞盟然意已近之此無論非志士所以自處而泥首面縛受之不武祇爲壇坫之辱尤非所以處吾珂月也是以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五

三

門士王生再游武林某但致小刻二種以志神交入林把臂寧俟他日未敢數行上瀆耳又今世失路生每作書相問訊滿紙怨望嗟乎嘆老問天嗾人強相憤懣此尤非珂月所樂聞而又世之造作書牘以定交於當時才名之士者大率祇掌論文汗漫千百言將以誇多示辨某竊自揣欲與珂月言者何文乎吾代時文不足言欲與珂月言古文則自具千古之眼者觀之左丘明司馬遷韓愈李白杜甫蘇軾之流亦

猶之各爲時文於諸子之世有耳然則與卓子言千古之文亦無以異於與卓子言今日之時義也是以某俱不欲有所言以取珂月鄙笑而但以母氏之行畧請卓子想哀其孤而許之而又以某爲母乞言與今世之爲詩文而求玄晏於才名之士以爲宋人之積者有以異且某既自通於卓子則卓子於某似有若母吾母之義固所欣然而執筆者也故因王生行而某再拜致此書以請焉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五

三

答陳石丈書

弟近益荒落不復理逢年事然時事感人者多天下之大每三年舉孝廉千餘成進士者三百爲輩迺二十年來天下紛紛如此其勢之猖獗又未必如唐之藩鎮晉之五湖也而思治 聖人欲求一人如祖生郭汾陽者竟不可得又家有五十年苦守老母自分棄捐又與不顧父母之養者同科以此二事往來胸中尚未其絕意人世然日在病中又於舉子業無夙

新授堂文集

卷之五

四三

因每閱墨蔬房書或拈題課我輒有棄日之歎以爲前世司馬子長杜甫諸君何幸而不爲此彼亦人耳使我無科舉之累得肆力於文章固未能勝之亦未必盡出其下以此爲應制帖括事每一舉筆輒謂我聞此數點心血作一篇古文辭數百歌行直得無拘無碍而又庶幾希與於千百年以後何苦受王介甫籠絡如此意况似於富貴功名一道極相嫌恨雖未耳謝去巾衫飄然爲隱士逸民又似不可強昔人所

謂抑而行之必有在疾耳天下事必且日甚一日此後極難題目正須我輩爲之衰憊無受鞭蹄足矣近家信至鄉里中或有傳弟上公者一么麼曾生其生死何足爲有無乃無端挂人齒頰事頗似海外子瞻自揣何脩得此聞之慚愧以爲不虞之譽也

新授堂文集

卷之五

四

與余廢之書

宣城夙稱善地風物文章足以抗衡諸國又無吳下  
 儂巧輕靡之習蓋以其地介於大江南此之間故其  
 民醇而今日之士大夫亦頗敬畏其官長非如他郡  
 邑之掣肘者多未可以卧而治也昔人之十年宰相  
 不如一日縣令弟以為十年昔日之縣令又不如一  
 日今日之縣令以今世時事日非稍有展布則全活  
 者大也前有往都下者經吳楚燕齊之治之民情吏  
 治

涉世堂文集

卷之五

四

不啻十百千萬之苛而又有間架之征稅契之征斯  
 二者 功令皆有定額大縣不過數百金小邑以次  
 遞減倘已足額便應槩從寬政今當事者耽耽為乾  
 沒利路每 朝廷萬不得已開一救急事例 天子  
 憂勞於上萬民愁嘆於下獨有司張口翕舌橐中增  
 十數倍羨餘稅間架者審於髮大縣額數百縣長  
 吏徵至數千稅契誘人告匿次毛索瘵凡田宅找價  
 之訟每左袒多斷價餌民間半日發而官以稅契從其  
 後大抵輸公抵 功令者一燕此乾沒潤私寧者十  
 百斯二者輸不經里役納之營庫胥史其火耗尤多  
 每一金加納至三之一今使催科之火耗減則雖加  
 派與未加無異而又迫之以時寬之數限納不拘其  
 時日隨時俱可奏補比不即加善楚再限而後量刑  
 此外暫開之例如間架稅契之類通計一縣酌量薄  
 徵勻至足額過此則聽其疎漏如此則官簡而人亦  
 樂輸未有錢糧而能為累者也若夫鄉紳之豪橫則

涉世堂文集

卷之五

四六

近日宣城比之他處爲減即使有之吾不曲法以拘  
而又待之有禮勿徒以聲色相加而我自有不阿之  
實至於人士亦然不苟徇其非理之請而溫言霽色  
以消其心如此而尚有含沙吠影之人恐天下亦無  
此事矣然要以清正爲主我能一毫不取無論不必  
狗士紳卽貪戾之上官亦不至求多於我第見近來  
縣長吏每直指使者入境奔走如願指之奴僕承奉  
等爭妍之婢妾直指公行臺縣官倩人排設直指公

坊授堂文集

卷之五

三

燕會縣官身坐庖厨蒸氣蒸鴨口含人參獻裳獻裘  
手授刀尺甚而僚友相伺彼此相飾巧者求過拙恐  
不及予嘗謂使今之爲長吏者以其奉事上官之精  
神將順父母則雖大舜曾參之孝亦不過是要惟身  
爲奸貪故不得不垂首仰面於彼我誠處脂不潤便  
可省許多曲意諧媚伎倆然其清而傲上凌物則  
又不可做清官自是我輩分內事藉此以意氣加人  
似謂一清字而爲官之事止此無乃太自菲薄而非

吾儕所以自處乎第衰病棄人已作山人行徑不復  
想經世事但願友朋中作好官行好事昔人云友者  
我之半身弟謂我與友一也但使吾兄得十分行意  
得志澤加便與弟自家做官何異譬則弟欲爲某事  
而有友代我爲之事未有快於此者也今春擬有吳  
興之行爰潘昭度師因就醫於江遂至江東觀鳴琴  
之政聞宣城人士喜好文章樂於風雅之事門下負  
笈者當如雲幸爲我選十數生有謝眺之詩湯嘉賓

坊授堂文集

卷之五

四

之制義而又人能出束脩五十金者十八弟一至今  
君之室此後遂掃影公門兄時一載酒相問客子但  
與人士賦詩課義爲樂只當令君爲門中諸生請一  
游學先生弟便持十脰歸爲永毋楸楔刻我紡授堂  
文集餘買人參一二斤養病遂更置附郭數十畝吾  
事豈不既濟較之臨邛游客與令君謬和引重作偷  
竊婦人狡獪者不更爲千古劫話乎若從諸俗客關  
說爲利則大非其好生平未嘗破此戒也聞舟行甚

急价子守候語無倫次以當亦夕之談

方受心長  
卷之五

與余希之書

弟以去歲十一月廿六日出門越一月臘盡而至吳興又越一月而至君家宣城君所即問兄近來足疾何如知未脫然頗疑兄不能慎疾我輩少年時耗費精氣無異破家蕩子中年得病此債主持帳簿登門時也但能忍節嗜欲稍償一二彼亦有時而去然宿負未完一二月後不能再來問我使着實省嗇積聚適欠填滿一去遂不復來矣兄之足弟之肺殊為絳授堂文集 卷之五 五

同病弟見宣城君為吏使我燥脾昔人云十年宰相不如一日縣令若今日民窮世變碩鼠成羣之秋一日坐縣堂便可做許多好事救許多百姓雖廿四考中書不與易此留此一雙脚他日小則拜跪上官肱胼民事大則跨馬據鞍北清中原東復遼土極為要用物事不可不善養之也若云生子尤當節欲其效在嗇而不在勤耳弟食潘申二師河潤若無病而賣文餽粥粗可自給但以家毋旌表之命已下八年樹

棟之資尚未有處今年家母至七十當衣帛食肉之時身未有一寸之絲今既來抗湖桑帛之地不可不多携以歸而第序記誌銘諸雜文近亦彙輯近三百帙但以詩集行世行徑乃似出人殊不爲雅序而行之似亦先達朋友之事以此款重費不能不爲知已累江東馬首非爲繼富來也第已言之宣城君不遣一价子至縣門不容一言爭牙僧至吾寓所惟廢之擇其無害於義者選而自以命我昔人云行一

新授堂文集

卷之五

五三

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如此聖人之事第不敢言若無故而責人一板八人一罪雖與之千金而心不動目不瞬弟猶能勉強爲之似可見諒於知已也弟聞賡之爲循良好官其歡喜過於聞丁丑之捷若更以失理過情之事使之違心而徇故人之意無論非弟所以處賡之亦非弟所以自處倘賡之違心而許之允非君家兄弟平生所以愛我而相成之意矣趙清獻每夜焚香不免希之彈射若令君客子言事

必焚香告天而請於友朋此種風調殊不愧季愛軒琴鶴當發吾希之數千里外一笈也作此書時爲二月初七乃老母六十九誕辰頃見君家宣城能合百里絃歌爲老伯壽而白頭老生特以爲吾母負米授衣之事計拙途窮留滯而仗友生雖宣城君猶母之誼篤於骨肉我能無愧於心乎願吾兄自愛自勉弟明年五十倘今秋頭顱如故將奉吾母偕隱毋生我誤矣

新授堂文集

卷之五

五三

與丘小魯書

其未衰而老顛毛種種每顧影自歎唇腐面皺於八  
股中而又似不願處其羅籠之內私念我輩既用帖  
括應制正如網中魚鳥度無脫理倘安意其中尚可  
移之盆菴畜之樊籠雖不有林壑之樂猶庶幾苟全  
鱗羽得爲人耳目近玩一或恃勇跳躍幾倖決網而  
出其力愈大其縛愈急必至推髻損毛祇增窘苦如  
某得無類是此跋網老生縛急力倦正不知出脫何  
術授堂文集 卷之五 五三

針也惠我家機懸之爲閨人內則不但衣被之及矣  
一統志滯案頭尚未料理得益只當初一時興會乘  
勢爲之便可終局迨此遂不可知凡百皆然不但讀  
書一事亦以志吾荒散也



答施辰卿書

弟觀世讀書遇意所不快輒喉中作聲曰奴奴來人  
講學詆李卓老著書詆韓非詩詆孟東野白香山韓  
昌黎誤謂我奴罵之吾管上下千古求其堪爲人奴  
者而難其人獨於東西兩漢間僅而得之焉前之衛  
青後之李善是也然則古今之忠臣孝子仁人義士  
多而奴不可得乃加之鄉里間不足爲有無之人無  
乃爲不虞之譽乎吾縱失言未必過情至是也來書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五

五

戒我爲郭林宗使我爲劉四罵人更無此一字之廢  
矣附詩一章或謂生無賴發狂吾兄敢和之否也

與施辰卿書

近閱某某選藝經制史題多快人意談理則蒙蒙然  
如着敝絮入藤屨中固有所矯而爲之實則膚淺不  
謂吾兄有過情之譽也作理題正當如剝笋皮殼不  
盡真味不出今之深於說理者不但不剝其殼且包  
封數十重厚皮繭紙浪說煨而食之之雅此則不但  
無笋味人亦不知其爲笋矣至於某某諸豎儒妄言  
先輩但以寥寥數語言不敢盡爲合作此又似不食  
笋肉但撮皮煮汁畧一沾唇而止者不知玄酒陳於  
客座但爲寒陋者蕪拙只是白水而文以美名乃謂  
至味不和耳鄙意如此所作者不能如其所言但以  
破今時之失未爲不是也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五

五六

與施漁仲書

兄少於弟二歲而飄然高蹈如赤松子仙游視蕭相國漢廷械繫不啞然一笑乎然閉戶著書正在此時無帖括之累頭巾之縛史遷杜甫唯吾意之所之此吾輩善占便宜妙者也若以為隱居放浪業已謝去巾衫途可從諸少年作狹邪世外之樂則是張子房不辟穀訪黃石公而學魏公子之飲醇酒近婦人此古人鬱鬱不得意而求死不得者之所為兄今方為

新授堂文集

卷之五

五

天下第一等快活之人作第一等高尚之事無錯認題目倒行逆施效日暮途遠者云云也敬儀教子古兄弟之相勉者惟此二事第於兄骨肉兄弟不啻也作此書當小宛之什耳切囑切囑

與施漁仲書

已卯九月

弟自去年歲考作三義至歸時大收塞白又作二義病苦中逐隊入院又為試卷未編號露立至次日午方有卷入手又坐木龕中熱如蒸籠氣息僅續熟睡至夜分直指公開院門放諸生出闈過而問者再守舍軍如觸弟覺時漏下三鼓矣弟方燒燈試筆疾書至次日辰後出正如夢中囈語耳幸而為方暮卷師摸索得之乃知遇合與文章無與天下事未必不盡

新授堂文集

卷之五

五

如此也所命救時之事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或以吾兄之芘從此捧檄有地作一寒瘠小縣湯火中休養婦子不至為碩鼠蒼鷹以負吾兄平日相勉勵之意此則弟之事也天下事如此吾兄雖欲昌披自放恐不可得圯上老人原不與經世事但其學問才力遠出商山綺季之上投書墮屣甚於杞人之憂耳今春往宣州囊中稍不羞澁償債授衣而外尚餘其半捐曉之後弟雖痛自節膏不顧非笑然雜費乃

不能盡省只第一身不作一件新衣裳不妄收一僕  
從其節嗇亦不能多而詭厲責備者囂為塞耳放榜  
之日至親小集第買肉七八斤在貧庖已謂豪侈而  
街談巷語傳聞以為怪事不知儉之一字有何不好  
而為人指謫非笑如此此月內當往泉州謁墓至親  
貧薄者多母族父族妻族極厚贈不能過一金及曩  
日貧交并諸從俗之用在泉州又多費此百金計至  
都下非五百金不可第又不能開口告人從來頗有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五

五

過情之譽於當事者一旦為河間婦又自顧惜雖方  
師第亦不欲出諸口也然又不得不言但擇其理順  
而無害於人者為之第容游宣州宣城君待我不薄  
每有所謂未嘗妄責人一板枉入人一罪願以此自  
信此意遂不欲一旦改悔恐多費之秋立脚不定吾  
兄當有以教我此外雖至親皆毆我為無所不至之  
小人者矣一人登賢書極儉如第者亦費至五百金  
其餘奢者可知而官府之削薄士類者又無所不至

宴金僅十七兩不知此一人費五百餘金者今日何  
處得來他日何處取償天下事如此吾兄所云欲致  
於有道者能乎不能乎而其既仕以後上下之相感  
為不肖之行者無所不至又無論矣興言及此恐兄  
棋酒披猖又當投杯釋枰而起甚費吾漁仲杞憂未  
忍付理亂於不聞也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五

卒

答施漁仲書 巳卯九月

捧讀手書四拜南向叩首恭謝吾兄大教非道非義  
之介此時未有爲弟言者大約愛我者愈深而勸我  
換其故吾以徇世俗不切之禮節而鑿親知無厭之  
詬厲者愈力其意謂我不爲微生高則與無親戚上  
下之陳仲子無異得吾兄教言使我通身一汗入關  
聖道出見紛華美麗此關似容易打破只弟不事鮮  
衣輿馬及痛節妻子使之菲食惡衣似亦無難所苦

紡投堂文集

卷之五

李

者親戚之責望故舊之窮乏不能厚爲之地時作從  
井救人想以爲我但可節畜一身不宜以此藉口而  
薄於待人以此猶在次且間得吾兄爲我決之直如  
晴室一炬然大約是頌惜一已二十餘年不狗苟蠅  
營身各耳所云范希文存心天下者又不盡在此一  
節若所諭今日阿衡又似大家都學得一半伊尹只  
一介不與此四字認得甚真耳呵呵弟宣城所受此  
時已耗之甚多往泉州及北行其費尚未有處昨方

師亦自問弟謂苦節之事不可以爲正經弟似不能  
無所言然無故而責人一板入人一罪固所不爲擇  
其無損而有益者言之此則弟之所以謝知已而亦  
不敢欺吾兄謂一無所請謁者也但方師而外斷斷  
不敢毀戒耳弟近題一聯句云乞人與人害人與人  
強而厚也寧謂吾薄笑我縣我屬我縣我安於儉者  
難教以奢吾兄想以爲孺子可教附聞一笑

紡投堂文集

卷之五

三

晉江曾

擬收復遵永灤州等處將吏受賞有差

諭仍圖善後事安羣臣

謝表

崇禎三年庚午科落卷

伏以 皇威遐暢伐獫狁于太原

聖武不難

驅王庭于漠北 臨軒賜印將軍佩出明光借箸籌

邊 天子預開麟閣繆綢之桑土無已飄揚之風

雨何虞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夷狄之禍蓋

紡授堂文集

卷之六

一

從古爲固然而內外之防雖聖人所不廢所貴必罰

而信賞兼以思患而豫防則雖胡虜之來或以殷憂

而啓聖然而明王有道必能長治而又安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智勇性成 神明天縱 發強剛

毅蓋有執之聖人 齊戒退藏亦不殺之神武日者

邊防久馳馴致胡馬南來乃大鎮之薊門首稱重險

何長驅之胡騎遂敢歷春雖已薄 都城懼 皇

靈而返旆猶整居三輔怒螳臂以當車縉紳削髮以

從戎書生迎敵而獻策且屯且種欲爲久遠之圖我  
城我池盡是腥膻之窟乃奮 一怒爰整六師

命分道而出兵期四面以盡敵雖釜魚籠鳥無容

縱其一羽一鱗然喙豕奔狼亦且聽其自南自北遂

驅出塞姑已窮追敢曰臣矯矯而征桓桓多士能揚

乎我武實惟 靈濯濯而 聲赫赫胡兒莫恃其天

驕而猶讓美不居推能與下謂掃蕩實諸臣之力使

將吏食 天子之功鐘鼓既設於一朝輿馬遂加

紡授堂文集

卷之六

二

乎三錫運籌決勝以次推 恩陷陣登陴惟庸論

賞且勤 睿慮更爲後圖謂鎬方已靖匪茹而駭

喙未蒙大創雖云示威於薄伐尚憂旣去而還來且

昔日犯邊卽重關如履平地倘野心未已猶熟路之

就輕車則其思卷土以來豈但如今日而已而臣等

已蒙 聖諭兼叨 國恩斗大自慚於肘後若

無地以自容 闕北未見乎頭懸思戴天之不共有

君如此敢惜愚忠竊謂今日之可憂非止防邊

之一事蓋繇兵食之不繼亦因將吏之無良身家重而社稷輕公戰怯而私鬪勇虜遺 君父但分南北以交爭賊睨 都城尚忘水火之共濟兵則召募方集而脫巾之庚癸已呼食則科派愈煩而竭澤之錘楚益甚民間加賦而火耗彌多 天子憂貧而官橐盡富幕府輸金入室輒藉口於軍興墨吏驅民揭竿但護身以催稅卽今閩海不靖則嘯聚之衆可虞雖聞黔地已平而新撫之民未定此惟郡縣列循

紡投堂文集 卷之六

二

良之吏則反側可漸而安然後鎖鑰簡督撫之臣斯牖戶亦孔之固伏願 聖德日新 王心不忘止戎偃武常存拊解之思推轂用人莫惜傾心而任雖 乾剛不可不斷然恐其斷而遺於物情在天挺自爾能明然欲其明而參乎衆議則 恩與威皆得而內與外俱寧矣

擬 上軫念山西河南兵荒 特發帑金分遣賑濟 諭令饑民得沾實惠并 勅撫按查災傷甚處停徵錢糧羣臣 謝表 九年 丙子科落卷 伏以 雲行雨施特遣咨諏之使 風巽澤解親垂哀痛之言斬木揭竿是今日之堯水湯旱 捐金罷稅邁往古之商禱唐咨 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天下之勢如老屋柱久則蠹生斯民之情若

紡投堂文集 卷之六

日

逝波水鬱則魚亂當時勢適承其敝雖神聖無如之何 國家自 列聖以來民生若三代之盛前此人惟擊壤蓋膏澤之沐浴者三百年至今日不知兵乃干戈之擾攘者五七載豈 上無舞羽垂裳之帝而下有帶牛佩犢之民始則如窮鳥之意南而南意北而北繼乃若湍水之決東則東決西則西脅從有徒釋駭五省惟中州三省為秦來楚往之衝非大賚停徵則鹿銜鴻哀曷已苟或獨而不貸或貸而不

蠲雖暫舒其困尚未能全享其樂卽或蠲而非蠲或  
貸而非貸既下無其實亦何貴上有其名恭遇  
皇帝陛下 敬天之怒 視民如傷卽井里之耕桑  
無恙毋 念艱難矧閭閻之兵火頻仍能忘 寬恤  
乃輸 內帑分遣使臣更渙 天言特咨民隱謂  
兵荒九之賑與水旱不同迺死者無之而非是既不  
有此疆爾界之分從賊者投戈卽吾民尤當示以旣  
來則安之意聚之則山谷之中其襁負而來者恐將  
劫授堂文集 卷之六 五  
失所於道路就之則鋒鏑之下其流離而去者未必  
遽集於村墟委出入於吏胥則賄來者先而徒手者  
後寄耳目於坊里則豪奪者飽而蒙袂者饑蓋  
朝廷責之撫按撫按責之監司而監司分之州郡州  
郡分之縣邑善承之則民間之疾苦愈下愈親泛視  
之則 天語之叮嚀漸疎漸遠惟 炤斯瘡痍  
築無遺若十日之行天中 推一心而置人腹更謂  
災傷所及豈無殘破之尤或有田而無人可耕或欲

耕而無偶可共挈瓶量粟尚留秧種於來春縮食授  
衣未長桑麻於廢圃牛羊未耕旣難需于蕩折之餘  
生井竈室廬尚當俟乎歲年之休養使移賑金以償  
官稅何殊貸息而徵苗欲鳩子遺而會民丁必至科  
生以填死此而巨創加痛公賦之筮楚憐於兵行恐  
肅羽重飛吏呼之逋迯甚於寇必爲久安之計頃蠲  
新集之徵斯誠浩蕩之 特恩而宣昭於 大  
戒者也臣等徒傷民瘼莫助 皇仁勞四國者郇  
劫授堂文集 卷之六 六  
伯慚陰雨之膏苗炤通屋者 王心噤小星以從  
月力填海濶一撮之土奚加手補 天高五色之  
石誰煉伏願 勤以知恤安不忘危勿謂太行之西  
大河以南以爲 沛澤所加如是而已若秦隴爲  
寇盜之窟穴而荆楚當梁豫之戶庭豕突狼奔旣震  
驚乎 陵寢蟻聚獸散亦喙駮於江淮凡此數邦  
竝宜加恤其他如滇如蜀如黔雖目前無事皆新出  
湯火之區乃至若浙若閩若粵卽此日小康亦數吹

鯨鯢之浪齊既經亂兵之破壞燕曾受虜騎之蹂躪  
易動者三吳之民心難安者九邊之赤子粵西峽惡  
逼近安南江右歲饑接連柳賴瞻茲普天之下嘗存  
乎用一緩二之心不待有事之時乃行此春補秋助  
之政則無怠無荒富陽九數奇之後而卜年卜世隄  
八百三十之期矣

擬 上諭兵部將 欽定修練儲備四事

刊書頒布省直文武等官務共圖實遵依限

報竣昭 朝廷保民至意羣臣 謝表

十二年

庚辰科落卷

伏以 殷憂集蓼當臥薪嘗膽之時 渙汗成書著

集木履冰之意雖云足兵足食 垂戒實以為民是

以求寧求成 刻期斯稱匪棘普天內外共體

王心凡我臣鄰敢忘 國恤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竊惟天下如大厦之支上則風易搖而雨時漂旁  
則雀生角而鼠磨牙王者師一室之智者大塞向  
而小室穹少者宵索絢而晝乘屋惟放馬歸牛之日  
久斯佩刀帶犢之爨生夷為華先盜因虜發國或興  
于多難外頻侮而內頽訂兵積弱于重熙進難戰而  
退難守或寨或游或衛或所雖星羅棋置漸不如開  
創之初自東自西自南自北苟寇至胡來但苟且支  
吾而已非 一人側席於朝毅然與衆而更始使



羣工枕戈於下，怵乎知戒而分憂，則其泄沓而莫之  
愆懲，必至敗壞而不可收拾。蓋伏遇 皇帝陛下  
十四朝升恆日中，惟 此時適當晦蝕。三  
百年太平天下，頃 我后重闢乾坤日者，寇類決  
癘途爲病臂，豕突狼奔者自 神廟光燾二十年  
而未已。蜂起蟻聚者，合中州荼楚數千里而橫行。遇  
縣而破，遇州而破，州遇府而破，府拱手而莫可誰  
何。欲來則遂來，欲去則遂去，欲屯則遂屯，長驅而公  
游愛堂文集 卷之六 九

覽成書不啻 平臺之召對，共圖寔政如聞 前席  
之叮嚀。蓋殘破之鄉，倘見鬼顧犬亡羊，補牢尚未恨  
其遲晚。卽輯寧之地，而時夜求卯炙鴞思彈，猶勝急  
則張皇。此言則立俟其行而夜不能以待旦，斯如保  
赤子恐有蛇鼠之驚，使共悉 皇仁奚啻風雷之  
勵者也。臣等非良馬白日之足，讓祖着鞭懷志士終  
夜之心，觸現起舞且車方偁風方發 后將伯而  
莫助子願羽弗譙尾弗脩，臣則人而不如鳥遺  
紡授堂文集 卷之六 一

謝何半義宗師爲母節孝贊啟

異撰於某月某日蒙宗師郵賜母張氏節孝贊併序一篇兼手書一通異撰已跪誦於母氏之前仍將宗師大文懸於廳事親率婦子叩頭拜謝母張氏亦於大文之前歛衽肅拜旋已刊刻成書今呈上二十冊者伏以觀風採俗不遺匹婦之幽貞送往事居特聞兩髦之苦志惟母氏四十年荼蓼未食報於白頭而宗師五百字鼎彝俾揚休於青史 天子能表其廬

紡授堂文集

卷之六

二

而不能垂之於百世之後文人能傳其事而不能達之於九閭之遙孰與旣陳之黃華之使用答 明聖之咨詢更錫以彤管之榮以示來茲而傳信片言立教善善何長百世感恩孫孫不替且異撰方藉吾師以報吾親而宗師則賢其母而及其子今之序贊謂卻鮒之謙嚴前之文移稱陽鱉之不餌至謂異撰有可風之士節欲與韓生共標示於學宮竊懼異撰所處與廷錫不同廷錫父爲大夫而撰則胚胎孤苦廷

錫田有附郭而撰則菽水屢空至於喪偶三年室有井臼之毋流寓四壁身依朋友爲家母之不帷而卧者十年子之無母而哺者數歲欲貸力於友生而拙辭諱乞欲傭身於筆硯而病舌廢耕未忍以高堂失養全二十年絜身脩行之名聊試於師長陳情當數千里負米遠遊之苦異撰亦嘗受知於吳興章公武林葛公楚黃周公北海王公西安徐公陽羨吳公蕭山來公四蜀熊公平湖之陸與沈嘗拂拭之再三吳

紡授堂文集

卷之六

三

下之陸與吳亦咨嗟於一見而撰終不肯以一日之知己喪其平生之小廉特以受室無資一請於趙兼之傭經多病再告於申一時救饑良非得已偶然失路終愧固窮是以獎借之加懇辭至再而宗師猶與其進不許自陳在吾師或觀過知仁而撰則何敢附於達節即君子亦有時爲養而撰則未可借以護身敢不益鞭其後加悲於前來猶可追常恐濫觴爲河間之婦一之爲甚尚借蓬麻於孟氏之隣以上儼乎

師言而終服乎母訓是則吾師之愛望於小子或在於斯而小子之不負虛門墻有志未逮者也至於逢年五伎難爭晚菊之時報母三春莫謝寒松之苦言之隕涕敢不銘心臨楮有懷立雪無地恭聞歸養有日伏祈節慎履霜而小子既念師恩兼感孝治多士絳帷不忍仁賢之遽去兒童竹馬尚瞻節鉞之重來異撰以病身遠道不能馳謝躬送謹啟

已卯秋答吳于遴吳川君表侄賀啓時于遴兼以自注忠孝二經見寄

門下雨餘龍倦籠外鷗高整折斗米之腰久便筒經之腹玄亭耻雕虫之小技嘿而好溪湛之思西河有割雞之大儒用則來學道之戲蔡文莊倡學於吾里聖經等而羽翼同功張襄惠醫愛於粵東宦蹟殊而風流相映身垂銀艾先爲母黨之光言比金蘭特爲同心而吐幾何人壽少壯一別而將衰如許頭顱病

苦交加而易老天外忽來素鯉風前正看霜鴻似把臂以入林共連床而敘澗君之舅氏於我兄行某在表中謂翁後輩由身迦母俱爲五服之親以爾爲師何啻一日之長君雖何怙早已致身余也幼孤自傷失學高堂手紡口授矻矻如何老生頭白眼花碌碌乃爾消殘無肉之髀櫪中款段慵騎僅餘折骨之肱肘後方書不看頽然自放逢場曳足而前無可奈何迅筆疾書而出嚙言夢裡行藏全付之芒神摸索暗

中知遇謬稱為國士固窮妻子不信其售拍手兒童  
共譁我老傳經粗效階萊少慰乎含飴應制何言關  
牘自觀而噴飯文章千古豈在獲禽於一朝豐歉偶  
然乃云力穡而多稼殷勤許我愛望踰涯駕馬稍前  
遽鞭其後育龜偶中屢灼斯頑即使卿相立談亦已  
年行五十况庠鸞鳩决起豈能遽出枋榆或者祿仕  
有階稍異間巷庶人之孝從此為親捧檄小輸乘田  
委吏之忠垂賜二經把讀三嘆溪惟資父事君之教  
紡授堂文集 卷之六 一五

以因小人有毋而言敢不心銘即圖面請

海寇平賀某撫公格 代首造城堡海防官

伏以維揚我武滄溟為雁鶩之池載寧 王心炎海  
靜鯨鯢之浪杼壯猷於元老奏薄伐之膚功 側席  
天言既已預開麟閣臨軒侯印行看佩出明光竊惟  
七閩全省之為邦而四郡一州皆附海惟漳泉二府  
地則少而民則多且荒疫連年賦愈加而生愈蹙乘  
船下海出門既易以為奸買贖賣刀仰屋又無以自  
給故嘯聚於風濤萬里之外時出沒於福興二郡之  
紡授堂文集 卷之六 七

間且銅山與潮惠為隣而福寧乃温台接壤南走廣  
而北走浙彼此業易以相推將與市而卒與和出入  
公然而無忌或寨或遊或衛或所既已情竅於積年  
無船無器無餉無兵又難措備於一旦勞心竭蹶幾  
同無米之炊束手攢眉誰不素餐而嘆蓋用兵當平  
財盡計無復之矧為盜起於民窮情有可念不求安  
而求勝則禦暴與為暴者一聞欲省餉而省兵惟因  
賊以攻賊謂上策 時誘鍾欽使 擒李魁奇 且便宜專制易以生

疑而應敵臨機難於一定心盡絕其投誠歸命既類  
招入筮之豚不逆億其既往將來復恐爲出柙之咒  
公之處此實爲至難必威德之並宜兼時勢之兩可  
忍嘗試於烏喙大黃之効幾躊躇於斧斤芒刃之間  
蔓旣難圖斯漸次而分其堂彼爲我用乃撫治而異  
所施脅從則宥巨魁則殲天網弘開乎三面歸順斯  
來跳梁斯勦人謀務出於萬全是用數年以來未易  
一旦而効始則招納作使豪酋旣誘爲腹心繼而猶

紛投堂文集

卷之六

七

角先除小醜益孤其羽翼時誘鍾斌擒魁奇自効魁奇就擒鍾叛去遂勦鍾  
使之計窮而力屈然後拉朽而摧枯一卵壓山千艘  
解瓦海濱鼠首不足辱我公之鈇釜底魚鳧亦自葬  
波臣之腹時鍾斌赴海死斯惟天子聖明獨斷排多口於  
篋中亦惟幕府電勉效忠殫一心於閭外天生召虎  
特爲周室之中興霖作傳巖遂佐高宗而捷武雖碩  
膚自遜殊無意於居功但苦心得明方有辭於衆議  
猶謂轍不蹙山而或蹟於坪車當戒後而加愆乎前

百孔千瘡方補苴於破壞長慮却顧益振飭乎將來  
苟村落有堪守之民則爲經營其城堡几海上值可  
乘之險無不扼拊以官兵方舟旣濟於衣袖手口益  
瘠乎牖戶而某之過計猶有隱憂竊謂治亂民如理  
亂絲尙恐野心之颺去而當大役必有大肯可忘肅  
羽之哀鳴且蹈海貧民不如敗海富民之爲患而他  
日外寇更甚今日內寇之可虞今內地奸人以通倭  
爲外府而要津巨室皆接濟之主裁賊可殺而商不

紛投堂文集

卷之六

七

可盡誅寇易平而豪未易卒問始則爲利後漸生端  
界在華夷互相勾引誠恐嘉靖末年之變將爲閩地  
後日之憂某自愧樗材謬當器使精衛填海雖云啣  
土以何加宗慙乘風徒思破浪而莫濟但知拒戶以  
守使補牢于亡羊少効未雨之勤聊室穹而熏鼠上  
馬擊賊無能兼露布于橫禮灑酒賦詩是用奏鏡歌  
而載筆

為諸商人上撫公豫留某鹽道人 賀啓事

竊惟全閩煮海之郡多而依山行鹽之地窄既非如燕齊淮浙之八達四通其鹽利已據天下之半又不若秦晉滇蜀之曬池汲井以勺水而供全省之需出廣食稀利薄商瘠 國初課僅萬計近來賦已三加額增五倍計歷多時輸餉已在五年以前賣鹽猶俟數年以後出倉雖有一倍之利貸息不啻十倍之價加以驛遞裁革而官船藪奸兼之豪右橫行而販徒

涉受堂文集

卷之六

二

作梗連艘竝進喊關直前私鹽既多官引益滯官則防奸疎而防商密徒事累罰以催科商亦輸課緩而輸贖勤每至徵半而費倍自非勇於鋤強禦慈以勸子來則罷商雖樂于終事之義而巧婦終難為無米之炊者也恭遇鹽道某十室共空能使錢流乎地上一路之哭恍若已內於溝中謂課滯則國困而足課在乎裕商謂鹽墜則賦逋而行鹽存乎剔弊聲色不動豪販肅然膏澤初加涸鮒蘇矣尚欲施法外之仁

援商溺於萬難支吾之際以曲全額中之賦裕國計

於一無措備之秋漸觀厥成已為之兆第監司之入賀有日恐本官以賁捧而行某等甫歌來暮稍解倒懸倘善政未施而仁人遽去則不但商人不能出於萬死一生之中亦恐國課終難完於促襟見肘之後在臺下明見萬里恩及向隅自能先事而留賢無俟攀轅而借寇但某等身在湯火意惑雲霓慮患極而然疑作是用未事陳情挽留切而銜結深不免先憂

涉投堂文集

卷之六

三

過計伏乞垂憫極艱俯徇豫請屆期入 賀另擇監司使仁政次第施行庶國稅輸將恐後商甦課完公私不至坐困謹啓事者

淨明和尚詠華嚴經緣疏

儒者抱膝而咏歌和尚入山而號誦其事則一而意不同僧曰利他學者爲己益吾儒之濟世以俟學優而佛說之度人繇來願大是以簞食瓢飲待時則弗顧萬鍾若夫杯度錫飛隨緣而托身一鉢惟淨和尚吾識面於年少明秀聰慧之阿難已把臂於烏山清淨香巖之童子已乃掛瓢之所奪於布金之人泛泛入塵悠悠浪迹鶴巢松樹已色舉而避煙鷗落人間

新校堂文集

卷之六

十一

徒思歸于見月化僧窮于不佞好友嘆而無戎惟子長先生現宰官而度世以鳳池精舍邀淨侶以觀心半郭半村翛然自遠一瓢一衲綽乎有餘而猶留不盡之福田以俟檀那之廣種是用瀉大方之法海弘開善信之樂施載演三車惟時九月天高梵遠霜降鐘空清供黃花高僧來攢眉之客共尋白社名士皆成佛之人嗟乎百年三萬六千誰念無常之幻泡一部八十一卷依稀未散于靈山縱捨無多亦愛而助

是雖一池荷葉山中有難盡之衣而萬樹松花衲子種不窮之飯然而金錢鹽米隨意而供香花燈塗應緣斯結既可廣資糧于淨土亦以破嗔着之凡心從今擊鼓吹螺四面山鳴谷應聞鷗野鶴獅子吼而不驚跛鼈盲龜龍藏翻而得度不徒收一種十獲之福利亦可超四生六道于沉淪虫物橫生草木倒生人豎生願彼生天則一檀那財施和尚法施我言施不知施主是誰

新校堂文集

卷之六

十一

羅山法海寺勸化普度疏

竊聞胞民與物傷治明而釋治幽歎骷點髓繼利他而黃利自蓋設教神道敬遠必判乎陰陽而博施佛門接引不分乎人鬼是以大士甘未成佛欲須度盡衆生卽聖人內溝之恥地藏誓不歸西必待獄空鬼府廣王者掩骼之仁矧自數年以來囂然四海多故自戊午而夷狄之禍起廿年戎馬斬頭陷胸之將卒纍纍迫丙丁而黨錮之纍成一網鳳麟杖下獄中之忠良比比已而滇黔巴蜀之豺虎誅夷目方乾於西土今乃秦楚晉鄭之魚肉餒敗血遍諸於中原關越而南每罹山海寇盜之慘江淮以北時聞旱潦蝗疫之殃開津有跋涉之飢水泉或投溺而死豈無匹夫匹婦經溝瀆而莫知加以用二用三離父子而有孀殺以挺殺以刃殺以政縱橫率獸而食人老無妻老無子老無夫死徙以蠅爲甲客地下罕瞑目之鬼無爭社肉而無鄉行問少就木之屍尚負國辱而語難

步長堂文集

卷之六

十三

游魂爲變枯骨誰依弱喪靡家淨土是血燐之百堵鬼雄索命佛國平冤對於同堂惟某行脚某主僧相視灑阿難之涕淚繫某宰官某居士憫度借迎老之門槌佛子忍辱發心以卑爲行檀那勸施樂倡憑高而呼持鉢沿門必因人以成事揮金布地亦將伯而助予募者如兩手之大悲惟化千則無物不舉施者披一毛於楊子苟集衆斯重裘已成莫當面錯過靈山只此羅山便是試伸手援他苦海方知法海現前

步長堂文集

卷之六

十四

時維七月節曰中元乃泉路見天日之期諸鬼族若雲霓之望普天之下共一道場無始以來咸登彼岸魂來東西南北氣則無所不之法施天地神祇洋洋乎如在其上所願男皆善而女皆信貴益捨而富益施貧子傾貯粟之餅半粒亦溥身之汗血縑流捐隨身之鉢一蔬卽蒲樹之菩提念生老病苦死之無期身猶可拾隨香花燈塗果以樂助費亦幾何一食萬錢下箸分莫敖之鬼但想逢君轉眼准留行旅之資糧



百年半癩定睛看額口之瓊安知非我現身好認自家之頭面嗟乎梁皇懺諱絃君雖依佛氏以生天尚不免臺城之報哀絲口能臂錯已爲強藩而絕命猶再鳴人面之冤無債不還頭頭撞着有身安寄以誰爲誰八千歲春秋殘基劫至一般是楚楚之騁騁五百年名世芳草夢回何處尋栩栩之蝴蝶歲不我與逝者如斯少易壯而強易衰墻壁面前橫馬快揚鞭何處去貧忽富而貴忽賤石磬心內轉驢忙隨卷四

續搜堂文集 卷之六

邊旋居惡在想他麟閣雲臺舍其田代人圖王定霸良弓走狗驍雄莫救乎頭顱秦碣峴碑姓字何關於生死朽骨猶誇我富翻窮儒道釋之書喚至死行乞生涯總向貧家托鉢蓋棺尚負人豪做盡天地人之事咄千古英雄膽智俱爲黑海揚帆颯劉輪項莫相爭羽方罷虞歌季亦永拋戚舞後宋前唐何日了趙休嗟五代李也悞笑六朝日收着十字街關熱大店急尋個三更後奸睡眠牀八萬四千里糊孫展畫神

通筋斗只翻掌上七十有二代傀儡停着鑼鼓豈雅齊入籠中悔來遲費盡父母貽餽一無當爲度世佛知也未貪他聖賢圖餅三不朽是陷人坑身命自有盡時聰明再無用處隨爾天才絕人才絕鬼才絕爾君能煮雀燒琴除是佛飯依法飯依僧飯依大眾方上船洗脚垢膩能爲磯虱悟胎卵濕化之卽此身但稍有情便能登諸正覺肌膚日長鬚者知草木天爵之備於我凡諸無性亦宏度以佛心邪魔是世尊之

坊設堂文集 卷之六

連于婆心建鼓而求神仙亦教教之亡羊回首補牢休晚噫嘻人畏蹈地獄之水火不道世間之益蒸益深盡恐墮畜生之輪迴未省目前之爲牛爲馬力能板四生六道難消片念之慳貧施不論千金一文悉破終身之憍吝凡見聞者入歸信門掘井莫俟乎金焦播種奄觀乎徑刈云爾崇禎丙子五日

謁岳武穆公墳告文

嗚呼南渡之恢復勢可謂強矣有宋之中興才可謂盛矣相則有李有宗有趙將則有韓有岳有劉有大息者有臣而惜乎無君所痛恨者十忠而挫於十佞嗚呼使狗烹而兔死臣面生惟君而殺惟君雖難味而鮮辨功亦虧者半而成者半尚須索士方完一臂之山縱未及泉已掘九仞之开人嗟勢弱我嘆才多嗚呼有臣而無君猶勝有君而無臣一佞而十忠何似一忠而十佞且公即班師而枉死亦身既既而長驅嗟乎當局甘輪咄咄眼前思宋事和棋易酒天下姓秦人不武不文愛錢而兼惜死非金非銀敵國只在盈庭即有公生乎今世世固未必能公使一檜立乎我朝朝亦莫辨為誰檜此生謂公而生於宋代固非不幸中之大不幸而公之慘死於奸尤有後人而更哀後人者也嗚呼哀哉崇禎六月二十五日

黃蕤臺封翁誄

崇禎某年夏五某日 勅封文林郎海陽縣知縣蕤臺黃先生訃聞高山仰於夜臺景行鞠為茂草五月採蓮之女方舉棹而停歌三尺樵蘇之童亦望門而雪涕嗚呼哀哉於是會家子芥等為文以誄於先生之靈曰維封翁秀出南斗祥銜永陽孝思友于施於有政動心忍性益所未能智歟若與神謀文學蓋其天性天湖一勺水直汪汪千頃之浮漚姬媿其等葦檢半生之正骨求田問舍寧出戶以親仁業產營書或杜門而尚交飄瓦之相加無已不較諸人讀書之食報甚廉日留與子據鞍老懶付之千里之家駒卸馬逍遙蕭然有道之神駁懿璞之玉自媚良冷之劍立飛卓矣長公已罷從而謁起蔚然諸季亦鶴立于鸚羣父翁子苗垂詩書十可繼 國恩帝命錫銀艾以交加拜手金章以華其老掉頭紗帽無慰力翁朱紱封君恐嶺月川雲之笑殺角巾故我仍漆魚

漢鳥之親人敢欣載奔一觴一咏林阜有森杖屨猶  
輕龍瀑獅巖忽動游人之涕歎猿啼鶴怨美悲國  
之風流苜蒲之酒方陳續命之絲莫繫嗚呼哀哉  
方昌而歲不與子欲養而親何存命實爲而莫之  
夫可問而不堪問高情秉燭已爲長夜之漫漫  
破琴莫奏廣陵之屍媿其等誼則猶子禮合登堂  
何翩翩欲撫棺而道既阻魂兮杳杳若望遠而送將  
歸歎七十之古稀傷幾何之人壽嗟夫化爲劫塵  
觀如南面之王人是羲皇大夢等北窗之隱復其  
龍鳳友諸郎筆硯交深弟昆氣合見田龍首隨  
雖而騰騰在穴鳳毛尚未齊飛而萬萬牛刀逆刃  
今係五嶺之思鷄骨寢苦可堪讀六年之禮胡  
化不觀子季之蟬聯何莫少留以聚三公之  
呼哀哉新明嗚咽助楚些以揚聲大鳥回翔  
而弗去薄澆桂酌聊志雜歌云爾

林敬禹隱君詠

羅靈身爲巨宗之子生于大儒之鄉青萍緜  
劍于三山白手金多矜然諾於四海社推孺子巷來  
長者之車道廣大丘座蒲龍門之客欵段下澤爲鄉  
里之善人蟹螯酒杯慕古今之達者生平任依垂老  
不衰白首揮金猶是五陵氣色朱顏乘燭寧懷千歲  
牢愁陸叟五男石君四子千金治產從車給十日之  
鮮萬石教家數馬舉六良之策蔚燕山之蘭桂鬱謝  
氏之昔庭或替筆簿書礫貝絮漢家之律令或請纓  
戎馬飛熊食海國之鯨鯢次君負奇詩中有畫雲林  
牛瘠天下無人隱不忘君每傷時而嚼齒毅能節子  
方視日以驥蹄嗚呼尺澤泥深龍旣藏而蛟螭畢奮  
兩山霧隱虎未變而彪豹皆文劍術書香曷俟鼎桂  
之養善添酒熟行和杖國之觴忽聞薤露之誦遂輟  
山松之頌嗚呼哀哉人生幾何城市非仙人之舊館  
丹藏九曲幔亭是遊子之故鄉冷月霜清旒偏翻而

皎皎寒溪水淺魂來去其遲遲北邙之士無聞南面  
之王不換某等恫茲逝者誰若家人非太上之忘情  
遇一哀而出涕痛深創巨感大鳥之廻翔琴破人亡  
助挽郎而嗚咽嗚呼梓間素几誰聞篋裏之敲梅發  
墓門莫起山中之卧情實鍾于我輩泣則近于婦人  
不能升屋而號聊復拊棺而誄云爾

祭沈撫公太母文 代縣父母

嗚呼母爲世而生撫公天則爲撫公而生母我公惟  
棟母柱之礎我公唯羨母鹽之鹵公爲名山母嶽之  
祖公爲大川母濱之腑衮衣南來半壁安堵海峽  
鱗河亦渡虎聲色不大安坐禦侮絲輿迎養統膝  
舞斑斕之袖繼以干羽 帝謂我公乃文乃武海波  
不揚圭瓊釐汝子孫繩繩我符既剖母則謂公  
帝心膂其努力哉 王事靡盬歸我一航松江  
卷之六  
爾爲大臣國以身許無牽我衣效彼兒女我  
歸糜稷黍兒賦無衣歸視機杼 王事多難  
處翟弗言旋尊筐鱸俎倚言撫公衮職須補無謂  
人倚間延佇公請歸養 帝下温語謂我海邦  
持斧爲子爲臣公也心苦煌煌葵宿如日方午  
何時劃然今古嗚呼天之於人錫福惟五母全  
邇來適去閭閻官署松亦逆旅誰者百年弗後  
冤氣所之獨不可圍我公之邦卽母處所慢亭

海上太姥青鳥翩翩皆母地主蒐兮翔遊示  
下吏黍苗公則膏雨如母於公哺以甘乳潔我  
惟公之樹箋發東帛惟公之縷敢云下邑一  
駢我子民感嘆石父軍門哀經易其衣補居  
出亦 帝輔公歸不復閩則何怙巷哭烏烏春  
卉庶憂民憂同其懷楚豈爲恩私公翼而拊  
諸飾我篋置明水之奠以代清醑嗚呼哀哉

紡授堂文集卷之七 題跋

晉江曾異撰弗人著

書宋科院余公茂實告身後

士大夫不自豎立而喜負門地以予雄於世俗者此其識猥志弱出於狄武襄武人之下者也雖然士生單門寒戶而不自諱其所自出之瑣尾者有之矣苟誠起世家冒必諱言其先代膏澤以示特異無附從之意雖其人克自樹立無是理也劉寄奴之帝也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七

其家世之耕具以示子孫其後人反是而創代其下之故亦大畧具此夫當今之世留其先人之告身者乃之藏農器者吾少見其人乃有身居大位而圖利他人之墳墓劫竊先賢之譜牒科名偶爾同籍則越昔一家勢利足以相須則牛馬無二氏此奴自空桑而驟羸所不負者也善乎古聖人之思初也吾讀詩而見周家之敘述其先世自播種封包以及於遷移流寓之艱難誦說不啻圖繪益雖揚厲

德而咏歌勤苦之意居多此卷歷五百餘年世代再更兵火屢燹矣余氏之貴者甚多而留餘僅此不但世澤恍然而數百年間兵燹流離之變態亦具見於是然則余氏之世德固可繹思而其子孫之保守斯卷使人猶得見於易代更姓之餘此其艱難勤苦之意深為可念夫世未有不以藏耕具為心而能保其先人之告身於五百餘年之後者也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七

書程圖南六十爲壽詩卷後

此卷爲程圖南先生六十爲壽頌言董崇相司空升其首客之朋酒稱觥者踵之屬不佞其書後請因司空引詩之言而竟其說夫古者子弟之事其父兄公卿大夫之事其君長則有頌朋友相誦壽之詞者詩書吾未之見也君父之於臣子無頌壽者乎曰君之令德壽登之屬此天子頌其臣之詩也養光於君而祝便祝噎皆以主命將之此天子祝其臣之詞也

續世堂文集 卷之七

長公未至爲友則介眉所者稱觥從子弟之後者也而公次君爲子門士則先生於予雖再倍于十年以上似不在於父事之列者庶幾所謂忘年之友則道於禮亦不可以無頌也雖然孝敬其父母而推其孝敬於其友生之父母若者人謂之好友也爲人而道諛其子弟以及其子弟之父兄人必謂之佞而然而子弟之鄭重其父兄之事者必得於其師之言未世多佞師則師之言輕於友余言固不足重而

續世堂文集 卷之七

也君父可以壽其臣子朋友不可以相壽乎哉然古者君父臣子之相頌禱其在朝則於朝會燕享之際而民間之壽其耆老亦皆於歲時伏臘場樂酒燕之時未嘗有爲壽觀享之禮而萬壽萬年上與下皆用以相頌至秦漢以後而嵩呼萬歲始專而頌之天子朝廷亦遂有聖壽慶贊之儀其下之禮俗因之則朋友亦得以相賀某于圖南先生於其甥輩子叔會友

題王元美書佛祖統紀後

宋僧法繁自直教宗捨六祖達磨推南嶽思以繼前  
柯推天台智者以繼南嶽而自提婆達多以至般若  
多羅西天之所奕葉而徑畧之此與王伯安推陸子  
淵捨諸儒而直趨孟子無異王子世貞曰近有一妄  
庸僧口尚乳臭目不識三昧而輒作披荆鉞以攻賢  
首皆法繁輩為之偏也曾子異撰曰今之淺學小生  
目不窺先賢之門而管其著作身未入先儒之淵而  
毀其傳註者其妄庸抑又甚焉而其甚者以管見  
輩為豪大以詆譏宋儒為各通摠之無所見而隨  
從俗以為不如此則非時尚此如世俗之高冠大袖  
相習以為觀美焉耳夫有所見而駁宋人之文章者  
王元美諸君是也有所見而駁宋人之學問者王伯  
安是也元美之不下宋人固文人好勝爭雄習氣晚  
年著書而亦悔之伯安之獨開門戶可也必與朱氏  
角則悖今有人於此其父力農其子長而棄其農

務農堂文集 卷之七

以自起家夫其子則能自立家之子也然而乳哺之  
衣食之以至於成長而自能起家者誰為之也伯安  
亦嘗乳哺於傳註乎讀傳註以駁傳註誰使讀之而  
能駁者註為之也以傳註而誘其知識即用其鋒穎  
以倒戈不至於漂杵殺敵不已亦忍矣劉寄奴之為  
天子也不忍毀其先人之農具夫傳註者亦我輩之  
農具也伯安即開拓教門其視朱未必如帝之於農  
也朱農而王則買耳買不可以病農買子而可以病  
其農父乎又况乎不學小生子然游手游食其身為  
流丐而侮其稼穡之父祖者乎

務農堂文集 卷之七



書張拱傳後

張拱傳載道士語曰神仙以辟穀為下然却粒則無  
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繇此亦可入道子房諸人乃以  
丹藥療饑固已迂矣汝欲得道自此不淫色可也吾  
讀子瞻志林謂蘇子卿能嚙雪吞糞而不免與胡婦  
主于然則不淫色難於絕粒也吾病肺斷色而勇於  
茗戰憶數年前友人薛汝儻苦口相戒吾近有茶性  
和韻詩云好茗如好色淫者求腹滿茶事之登徒處  
術投堂文集 卷之七

全但數盃則茶淫又等於色淫矣吾茶帖又有伊云  
活火養死茗以為茶既受摘則死草也而火能養其  
色香則是茶死而火能生之此語似有合於道家爐  
火之旨弁識之

書馮道傳後

王元美曰馮道一椎魯士耳道自言曰無才無德  
頽老子椎魯二字不知道自言之妙癡字有着數頽  
字更有着數王始與近之凡遇難處難過之時無論  
全身全國必先辦此一副頑心然其人非十分機警  
未必能頑到底耳馮道者不問國之存亡而一味以  
頑全其身者也始與之國與身岌岌哉亦用其頑幸  
而身與國兩無恙然而遇王敦蘇峻而為始與者吾  
術投堂文集 卷之七

恐其居五代之間而未必不為馮道者也危矣

書護法論後

張商英擬作無佛論後恐墮拔舌無間地獄為護法論以謝過吾不非之必嗷嗷與退之為難是亦不可以已乎韓子原道佛骨表諸書其排擊佛氏者不遺餘力矣而其教之行如故也世有佞佛者雖百韓子非之自若也世有呵佛者雖百商英護之自若也無事救闕矣然而韓之表不可已商英之論可無作也有佞佛之君能為國家之福有呵佛之儒者未必能為佛門之禍也彼法之興衰不係於商英之護與不護以謝過則可謂衛教之功臣則不然

新世堂文集

卷之七

書十八羅漢渡海後

此十八位羅漢為是自度為是度人若云度人則須身在彼岸不應尚屬揭海中如是苦海則類從井如是法海則未到岸即云自度亦應蹈波履水如行平地如何褰裳濡足借渡諸鬼物龍象犀虎龜魚螺蚌丈鉢杯扇等屬則是此阿羅漢力尚不能自度必假筏於諸等器物故作此傍壁依牆依倚然則凡諸海中蝦鮒蠃蟹蜃龜蛤蟹蟹鮓等族其游行自在

新世堂文集

卷之七

神通當在此羅漢之上而諸大阿羅漢皆當以此為導師者也

書淨明和尚小像

如何是淨赤條條一個人是淨恁地添得一頭象一柄蓮一片石一地草一領衲子一兩麻鞋恁般不淨如何是明平白白一個人是明恁地挂在居士壁間招之不來呼之不應棒之不痛喝之不動和尚正身可處去替身弄我眼睛花恁地不明咄喜道人渡汝一把火燒得和尚清清淨淨明明白白免得居士拈弄筆墨溷上添矢風裏捉屁滯和尚一發不得乾淨

新抄堂文集

卷之七

十一

是居士作業吐五里霧又於和尚影子裡加十數重無明步障也

又題淨明小像

此第二淨明也我所知者第一淨明不在楮上試將來與居士加一筆點一墨有不笑風魔和尚為白點其面者乎然則居士之執筆而贊者非淨明也

新抄堂文集

卷之七

十二

題得之和尙小像

嘻是不似得之矣或曰不似得之世必有似之者如  
留之以俟其人可也會子曰天下之最善變者道容  
至無定者佛相安知得之之不變其貌以就此畫中  
之人亦存之以觀得之之能變與否也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七

七

紡授堂文集卷之八 贊頌俱銘

晉江曾異撰佛人著

奇玄和尚像贊 有序

客靈巖山中佛子得之為其師奇玄以小像  
索題走筆應之得之嘗語其師燒指之事予  
笑語得之而師恐為千手大士手多而指繁  
蚤自刪落之耳得之正欲置對偶見座上羅  
漢鼠嚙其手指以去予更語得之羅漢已斷  
手當進佛果請和尚移之上座然則此羅漢  
當拜鼠子作導師也得之撫掌已合掌請識  
之以質奇玄

我未識君向君于楮忽然晤之紙上是汝入林把臂  
雙掌七指問胡以為袖手莞爾燒身作佛少時事耳  
下策火攻佛不在此師以象教平嘗而已十指森然  
示諸弟子

紡授堂文集

卷之八

亡友李右宜小像贊

伸紙呼之曰某某李子右宜昔吾友逝者如斯誰  
其肘子為下場之淨我為場中之丑我誦言而子以  
為打譚我正冠而子以為塗首于今其可以優游  
鬚而觀吾之俳面劇口也乎

紡授堂文集

卷之八

丘德長像贊

聳而腫騎氣滂滂于之豐而何以矯矯于雲中金重  
於羽劍胡騰空然則肉重不能飛上天者其未足與  
語乎仙俠之雄者也

蘇陸堂文集

卷之八

普賢洗象圖頌

斯為普賢異於獨行乃至毛蟲亦與清淨彼自了漢  
如窮巷井獨擊之瓢單及之經一盤盟身伐毛激影  
佛之羅漢儒之箕頹我觀像教悠然深省

蘇陸堂文集

卷之八

董叔魯嘗夢見夫子爲杏壇圖而繪小像命予

贊之

自孔子曰文不在茲乎而後之學者欲爲聖人之徒而讀其書一變爲箋疏之漢儒豈然訟空楨而忘其珠正之以傳註之程朱危坐鼓歌而徇其說者等於兔已逝而俟于株大壞于王半山之經義而世之爲孔氏之言者以爲富貴利達之媒僉舉一世而後役於饑驅雖孔子復生而欲行其道亦當栖栖皇皇係於投堂文集卷之八

而受命於視肉警說之有司嗒今之游於聖人之間者如此故子出不成出處不成處而躊躇躑躅於斯曾子執筆而問之董生曰諾吾將仕矣吾鄉也夢而見於天子子曰我待價而沽諸

容普光巖視諸袖偈 有序

衲子以佛爲父母則無論賢愚老少早晚課此俗家晨昏定省之嘗也吾居山中其早夜上堂者皆後生小子諸長老有徒子孫者則象養高坐間出入市井中作佛事爲應酬僧而已其意以爲吾長老而有子若孫代之也然則俗家有四五十歲而有子孫者亦可曰吾已老大吾有子孫代之而可廢定省乎

投堂文集

卷之八

其父母乎或曰我禪定我善知識我有大孝于佛者而無事此早晚功課之小孝爲也夫古聖賢之大孝者有之矣亦可曰我爲聖人我有大孝于吾親者而無事此區區問安視膳之儀乎又况乎不必禪定不必爲善知識而第出入市井作佛事爲應副僧者乎

儒者讀書商賈賣貨工事斧鑿農動擾播危夜雞晨馬馳驟馱龜息蜂釀牛拖犁磨如何出家都無事做

跪誦佛言觀心打坐最不可少早晚功課佛乃爺娘  
定省蓮坐不孝兒孫五體怠惰飽食終日優養四大  
聞鐘不起未晚先卧圈豕壓糟眠羊待坐血肉梳糠  
當風揚簸一副皮囊有時會破閻老殿前好生難過  
阿彌陀佛忘脩勤荷

吾母今年六十六行未杖也

蓄之俟年倍於今則出以扶老焉天啓丙寅

秋日

母僅生我此爲吾弟昔之子一今之子二



紡授堂二集目錄

卷一

四言樂府雜體七首

卷二

五言古二十七首

卷三

七言古二十五首

卷四

紡授堂集

目錄

五言律六十二首

卷五

七言律一百十六首

卷六

七言律一百六十五首

卷七

排律二首

卷八

五言絕十八首

卷九

七言絕二百十三首

卷十

詩餘七首

目錄

紡授堂二集卷之一 詩部四言集

閩會

已卯客宣州病中再送梅朗三往白下知試

至出門去客滯江東子方剛壯而我成翁我苦者病

匪嗟衰容嗜鱸魚載之則能以彼方我彼者我

食壤螻蛄同聲吟龍攀鱗而雲為雨則同 大野天

子如日之中疇芥禦侮疇成靖訂子射封豕為子執

弓子垣募馬為子招鴻嗟耦而相肩其年豐射覆文

章奪鷗尺籠光芒李杜在唐詩窮于斯二者子肩去

從爨娼寒女飽休餓農腹奏贖審孰在孰儲云伏者

雌云飛者雄鵬姥扇羽嫁于東風昧昧舉肥瘦步不

工我將見 帝四目重瞳與子執手天大江空不見

一人相視揮桐

汀水黎能人賦詩投我題曰蘭與蘭語次韻自

言遂答其意

老馬辭鞭伏櫪而俯如蝗在川自橫水許拳毛石動

無意千里伯樂當前不求一顧特值與借墮車

我非涼蟻竹橋可渡

其二仍次前韻

重露疾風高花不俯揚揚自芳長汀之游我有其

不隔道里有無鼻人莫之肯顧引霜晨桐或不相

萬水千山斷香自渡

前題再次前韻寄莆田金澂如令君

愛辱其香或賤而俯所以避人瀟汀湘許枕

越阡度里來即我謀寧我弗顧桂芥叔

指水參盟載臭共渡

侏儒婦歌 有序

吾里中有婦頹然而偻夫之長半之頂及

臍相語則夫跛而問其婦俯偻而答之然

媚依特聳於他人隣婦有習而厭之者

夫之藐然也婦應之曰固也世豈無健男

修然于吾夫者吾憂其不安于內也而

者眾也今吾有夫而私之者一人則吾割夫之半私者二人吾且不及半焉又况不止于是則雖名曰吾夫僅五之一十之一又其多則百之一耳吾夫雖寢陋吾不欲以美壻得深割選之眾棄之中且而汲于巷群里婦拒戶而唾之吾是以獲有全夫也且夫天下偉男子不過七尺之軀吾婿短小猶三尺有餘家之七尺丈夫兩而當一而愚且專于我亦猶之乎偉男子而吾有其半焉耳吾婿而謂是婦之熟於妬也或曰此婦之養而嫁者也選婿之易馴者折箠而使之侏儒夫亦自顧瓊尾恐不得當每先意徇適其婦且而出則挈壺割炙或餅餌果菹之屬俸而負以歸而凡居室澣紉竈刷箕箒并日之役侏儒夫蠢鄙無他能顧獨精於是遑逸辨治惟謹其婦則安坐眠食而已或曰此里中曠少年

始無遺情於是感其事而爲之歌曰  
東家嫁夫並頭蓮西家嫁夫夫及肩並頭割鮮婦不先儂僂及肩八簋婦前

其二

東家嫁夫能讀書西家嫁夫能睡眠彼婿負書赴婦劬儂且睡眠伸足即纏

其三

東家嫁夫塌而聰西家嫁夫夫龍鍾雖塌而聰出入疑儂儂僂能鍾臥儂掌中

紡授堂二集卷之二 詩部五言古丁丑年起

閩會異撰弗人著

為孝仙母壽

為子必聖人或可勉而跋為子必神仙人以為難矣  
然我觀古今聖者數人爾寥寥義農後乃至兀正  
列仙吾所聞其數抑何後以知仙與聖難易相倍  
胡乃世之人賤目而貴耳叩頭乞丹餘聖言等故紙  
吾世有仙人不過為孝子則是聖於仙其道相表裏  
仙服聖之精世乃舐仙矢是之謂凡夫撥皮舍其體  
世人嗔我言仙則聞之喜書此壽其親適然笑相視  
道心鄙佞人謂予彼知已

予方修屋蔡達卿董叔理林元甫相訪因適吳

子瑞風徽館小集分得六魚

懶鳩效鵲巧短尾偷泥塗寒戶叩三友招呼訪靜塵  
竹裡聞書聲半扉對我閒冗心如垢髮深話密梅梳  
好友歡我舊相知樂其初入林新故併長杯短

我手不解奕不贏亦不輸我腹不能飲不食亦不遺

我無千金宅好隣勝華居我無萬卷藏良晤勝讀書

瞻茲庭際木欣欣侍階除何必生于山榮華性乃舒

善風漪定沼勺水怡寸魚悠然江海心浩蕩萬里如

以知閉窮巷達人等八區瑣瑣汗禪霸雄風開一隅

婦閣優正始應響舳不舳管唱得聲實陳厨繩相呼

所以同心言廢咏不可踈匪但寫予懷大雅庶不蕪

新誰發四座文不在茲乎而我索敝賦庶幾首與邾

紡授堂二集 卷之二

邪許扶傾壇同願無小巫

送陳子含游吳越

今日送叔會明日送子含知已日以遠指目誰與談

嗟予閉里社如觸藩樊間出鄉行路易在鄉行路難

四海皆弟兄斯言良非謾鳥獸入不亂木石居之安

彼與我俱生何必異類觀獨與鄉人處寓目無所歡

無病謂我死不痛謂我瘕恭乃謂我倨譽乃謂我訕

不取謂我矯取之謂我食俳諧謂我誕守口謂我啗

選食謂我飽餐食謂我饑羸蚊蠅啣賴我雙耳頑  
黍稌稂所惡松檜鳥所板附與警聽之無力荷長鏡  
高步既累鶴修尾亦苦陽士也生斯世如羽誤出山  
不敢望深叢但求籠少克警我出卯初未嘗有勁翰  
鷄以疇爲家鷺之宅在闌近柵俛潔味就枋戢遠搏  
鷗鷖相伯仲誰復怒鴻鷺丈夫近五十面毛靡餘斑  
得志黎伊且舍則軻與顏度世乾竺釋自了柱下聃  
四者無一焉寸繭蟄瞑蠶孤子易感傷生我錯爲男

新授堂二集

卷之二

三

送爾振長策浩然出閩南匪但遠鄉里遂欲超塵寰  
豈羨君遠游自顧中有慚行矣隨所之勿問何時還  
絮泣抱馬脚昵昵勉加餐我有話沸喉婦語匪所諳  
但憶久要言索居遙相關勿以懷鉛槧而忘所立三  
逸禁鞭爾駒遠別非所患

趙校斯病足走筆東之

餐者病在食癡子病在色大美崇淵叢至樂憂疾卽  
腹目從所嗜鱗羽趨釣弋君無斯二者身乃爲患宅

農豈不防饑歲也損其穡善國休養動無妄罹兵革  
多病猶勝成怯僥匪大賊尚有必死人求病不可得  
足疾勝他苦箕踞懸雙屐展旣不傷頭目亦不疚胸膈  
夜不妨睡眠晨不廢梳櫛口能諷詩書手可弄墨筆  
譬彼械足人有時脫繫桎愈則步當車不愈筇扶躡  
息偃一床中蕭然謝賓客如鷹上臂關坐鞦休俸翻  
如馬蹶輕蹄極臥釘銜軛憶我童穉時塾師苦督責  
車句怖夏荆功課悻考謫但祝負微疴可以通鞭策

新授堂二集

卷之二

四

病作如是觀安知譬非德苗壯或暴亡瘠悴壽滿百  
多藏費則匱屢空救以奇墨守病魔降不戰自然克  
戲言寬愁呻殺人非疾厄

薤竹

燒笋餵豚彘俗嚼黍肥腹貧僕省飯豕荒苞鋤穢竹  
但使我耐瘦食當肉以粥何必對此君然後能免俗  
僕也聞斯言謂予書誤讀卽爾斬萬竿于牢豕須育  
肩以古之人云竹不如肉

過仙霞嶺百里行竹間籃輿自上而下俯視數

十里窈然深綠輿人行高竹之杪亦此君之

大觀也作此寄慈谿劉瑞當烏程潘宗玉鄭

徐碩客

昨日猶聞人今朝乃羈旅僕夫竹杪行危眺不敢俯

前頂承後趾山直筍輿監下視碧瀾深窈然青百里

吾友淞人多此地其系梓所以入其疆亭亭立君子

我笑王子猷看竹不問王子子此君前無乃意涼踞

紡授堂二集

卷之二

五

竹好主兼之事孰佳於此予美媚鏡湖或家慈之淡

或在茗一方皆予夙知已竹既近其屋主即彼而是

譬則已到門篁中聊徙倚嘯咏良不孤豈云空延佇

室邇人非遐眼青送篠去

崇禎十二年春聞人曾異撰同吾友潘宗玉門

士王生無擇游吳興戴山而詩以言之曰

白頭守闕闌樊中獨不出聞浙千里游差異閉一室

其視大地間亦如蠅升垤稍稍閉山川眼舒意乃鬱

或以嚴名灘曾掛客星笠或以戴呼山曾來剡曲楫

頑山鄴不毛高風責其質卑阜等懦夫人也披以立

所以灰士壘其高不數尺過者徘徊焉猶之萬仞壁

嗟乎後視今亦等今視昔不知千載後或有曾山不

百感心如草泥中不得留位置今古間茫茫未可必

天地乘人桴能載亦能覆泛泛百年內疾足走就木

獨有留名者浮家非所託江山萬古宅九原人可作

呼曰某在斯乃其不徙屋彼為常在人而我僅一宿

紡授堂二集

卷之二

六

哀歌四莖狹甚于窮途哭

春日同梅無猶徐及申蔡大美顏廷生麻孟璠

徐康錫曰贊乾若諸同社讌集即席戲贈郁

生美人

吳姬不肯譖四座但眼飽掛壁當陶琴不絃亦自好

君嫌遇我遲我惜逢君早少者不賤少老人乃好者

意中各自媚或嗤予見倒庭際草如針破青一蝶小

古柳隔年鶯放舌娛春曉鵲老厭老株趁蝶紫短草

懷新弄低唱不如坐樹巧喬柯蝶不尋飛來亦悵惱  
所以座上髮幼舌閉清俏

客宜州同蔡大美顏庭生李元仲徐日贊梅期

三集徐乾若蚤嶂山房池上次大美韻

登嶂樓謝

賦故址也

小沼吞大山定水氣浩漭一亭四面空無風亦自爽  
窈然竹木間予美憶成象謝眺句何如白也乃神往  
後來者問天帝座蠅聲攘誰于千載下敢作鼎分想

紡授堂二集

卷之二

七

大言遮遲暮不許眾山響白鬚炤清池燃之自欣賞

再次前韻 范曄亦嘗官宜州蚤嶂山其著後漢書處也

臨水望前山懷人目森漭蔚宗與遷固雄剛欲競爽  
百尺樓未空嶂青人可象我欲呼之來惜也不能往  
自笑章句中二毛徒攘攘故紙糊鬚眉邇人起遐想  
彼能發大聲而我作虫響誰云千年後帖括有奇賞  
賀蔡大美生子  
幼聆胞養珠剖胎得小米大海徑尺蚌夜光離其裡

下駟風易字馬子步如曦老驥蒼龍交天駒走千里  
蔡生四十餘今春舉首子辰月穀雨後歲卯干在巳  
我問細君年差少亦相齒晚子坐蓐驚匝日呻牀第  
天用龍文錢鑄以純金髓在冶艱出型行世重辭懸  
胎脫乳眼枯渴麟懸口俟臂則載寶山土厚需及底  
掘井泉脉深九仍慳得水跨龜難爲父寤生難爲母  
神物現世間不易乃如此使我畏後生乃不敬大美  
卿相取立談阿翁亦老矣

紡授堂二集

卷之二

八

又題天逸閣 閣有三層

高陟俯眺危下樓樓托早危眺物理絕卑樓高氣移  
我居樓之中上宜下亦宜上可陪玉皇下可陪乞兒  
再題露筋祠

奇木泉柯的異錯百喙餌鰓鰒尙者難磽磽缺乃易  
精鐵百鍊剛針芒鑽立碎豈無公輔尊養養浮膏膩  
然彼半日臍可供百虫醉徒以臭萬年人唾物亦棄  
生界豺虎前猛睛饑不脫遺齒食其餘犬嘔彘豚噉

所以玉雪人石骨硫磺袋聚蚊膾炙之團冰集眾嘬  
碧血吮不腥盡銳咀香氣乃知薨薨來朶願亦知味  
勝彼口腹流俗嚼其大截是以古畸人獨立遺一世  
不受一人憐知已在蠅蚋

讀昭明選詩

好詩入文選誦之亦麻木開卷十數篇過此遂難讀  
蘇李枚臯董逵巡較下憤魏武橫古今低頭英氣索  
陶令天際鴻連棲等鷄鶩謝眺句驚人從眾殊碌碌

新授堂二集

卷之二

九

逐隊鮑參軍駿逸騁蹙蹙奇錦裁拙匠無異里婦軸  
美金點成鐵聚礫累良玉一型範眾貌厲施肯何速  
譬彼富馬人萬頭量以谷雖有大宛駒九方脫不出  
眉以杜少陵乃云文選熟三唐一工部應制詩屢辱  
英雄無奈何玩世未免俗所以太瘦生哺兒教食肉  
誰則使之然舉肥王司目

庚辰南歸寄答蔡大美

好友寄大篇不能次其韻萬里失路歸把讀時破瀟

天下事如此肯哉易之遯小人有老母偕隱固所願  
英雄肯絕裾恐遺千古恨負米或爲貧抱關乃其分  
我有意中人題詩一相問

題劉聖僕梅塢圖

伯夷不可贊梅花不可詠極清頌若辱風騷屏勿聽  
我欲貌潔魄畫師等便侵雪可瘦其粧月能顏其靜  
爐乃像其顰兩則寫其病霞朝傳其笑霜夕肖其瞑  
數者天繪之已爲畫之聖十僅得二三難似者介性

綺綺堂二集

卷之二

十

所以我披圖危坐襟必正介而見高士肅肅一聲磬  
捉筆戒疾書一往敢乘興澁驢哦寒郊香嚴或相稱  
題滿堂春畫爲王年母九月壽

艷艷春滿堂世情易向煥有容意耐秋欲補一籬菊  
寒歲古石傍益以菁菁竹頌母者如是鄙哉華三祝

水口舟次爲吳諤齋師送行

朱勝翁過此地題壁有明朝試揭孤

蓮看依舊青山綠樹多之句真蹟猶存萬曆間爲一監司挖其壁四方以木斂之盜去附記于此時崇禎庚辰孟冬



寒風吹布衣愴士若羈旅未有雪可立微霜空白渚  
開來者何人揭篷曾過此五百有餘歲予也待夫子  
樹綠與山青留之屬後死流水杳然去堯爾把相似  
巍巍數仞宮其旁翼小廡一椽附大棟歸然亦千古  
月行星從之中夜日再午懷古送將歸目遐人可數  
為孫振湖隱君雙壽

仙佛可長生有之我未見華祝九如篇巫言達者厭  
海上三神山滄桑時或變有屋簷屢添屋滿添亦倦

新授堂二集 卷之二

惟德樹必滋斯為續命線譬積不涸倉無年匪所患  
所謂不死藥翳此為至驗而况隱君子鹿車挽借遜  
既不羨輕肥亦畏染仕宦于天携取廉居身用物儉  
世所云通顯捉鼻以為賤田宅我所須飄然等乘傳  
當前鼎鐘養如食偶盛饌造物者償之常若有所欠  
惟假以大年少示報施勸雖云登古稀纔似非而弁  
種十而穫五深播出土緩乃有佳子孫留餘償其半  
以此壽隱君龐眉齊一粲莞爾怡庭柯奇梅發雙前

翁有  
二子

為同年陳得先尊人雙壽

陳子在陋巷抱膝坐觀世負米歎所生啜水腴道味  
前歲舉賢書與我俱謁 帝親見朝廷聞蒿目不堪  
視焦勞在 官中羣工乃泚泄公輔事容悅僚吏罷  
獻替相親彼婦口封章友辱許大事所必爭搥手舌  
深閉災異詔直言相視不敢對 平臺前席咨諾諾  
認罪退乃至鎖院中文章亦忌避羣盜潰腹心醜虜

新授堂二集 卷之二

睨燕薊 天子偶患貧以為軍輸費碩鼠饕因之賦  
繁官所利遂使人食人追呼失撫字齊魯急鹿銜走  
險饑攘臂恐有草莽奸附咽起睥睨天下事如此英  
雄思共濟大川需勁楫涉險必深厲揚名而顯親豈  
徒以科第無聞鼎烹養三公亦瑣細伊余既同籍異  
姓韓鄂棣馬齒序稱兄雄才願為弟雙兕酌介眉友  
生伯仲例曷哉報二人大白浮相勵  
陳子阿喬十許歲以夙惠為諸長吏所知獨見

落於學使者學使又好少者也於陳子之歸也走筆廣之

經世感吾衰但願人好老陳生少而才好少者主考較之古馮唐所遇未云倒胡乃百人歡亦遭一人惱美璞別長價速售辱至寶放海者大川易盈者行潦謁帝矜賦棋泌也亦小草拂袖終南山白衣乃聞道噉蔗慢噉頭勿舌且食藜先種貴後熟醉人酒忌卯卿相取立談前路恐易了下寶抱歸與待價尚嫌蚤

絳授堂二集

卷之二

十三

問梅

墻角蕪暗香隱約東家處乾鵲如依媒鯨逋渴欲死累事不单行因妻置鶴子樂子之無家支公縱一羽

陳皇生先寄楓亭荔信二十顆陳得先續餉二

百筆記答之

今年荔事晏交秋信猶未楓亭七月中美子折枝寄小葆荷駿僮雙屨抵一騎少許將送人一以百千視細數馮郵筒珎於十雙理呼童汲寒井投界潔泉漬

絳授堂二集

卷之二

十四

長老食其實稚幼啜水代斯意取投醪小大畢濡漑渴肺息相受捨願食以鼻一顆掛床頭永夕不成睡荔之神在香鄙子貪其味饒涎水淫等吾以好色管養養若登徒窺牆彼妹避勝書煽豔妻中寇走便髻絕世獨立者嫣然耻遂隊金莖賤流歌寺羅簡姪婦斗不量火棗豈云少爲貴得先家信來急足致十倍顧我爛盈門何啻十漿饋眼耳鼻舌心開函一時醉既富易分將乃可廣吾意先以薦先人異物匪及祭

次則奉所尊哺母以十計乃至古佛供卽以奉母例好友甘必分亦以十枚致從十而殺之乃及兒女輩上元至八九中下亦三四山妻與婦子伸縮受以次下乃逮婢奚大小各分二亦有小蒼頭書堂司啓開俾守一樹桃奴也盜之既貫筆薄罰之分其斯不至其妹事口腹乃爲欲速累佛供十盜一亦屏不沾賜致者良亦難吾受亦不易豈但重君貺餘瀝露必暨愛敬及尊親兼之勸懲備卽我所大兒與時大兒少

長分亦異筆記報友生或云我懷惠

陳德成餉我勝畫荔枝分答莆友楓亭之賦詩

以將之

香信曰勝畫渴生但眼飽濃筆寫唐寅目成我心悄  
勝畫艷在肥楓亭倩以小勝畫漢宮嬌楓亭周窈窕  
不食細平章閉情亦懊惱耳鼻古淫根眼乃爲之道  
目視涎斯流貪着遂不了譬彼無目人不知子都姣  
西子矇矓前何曾掛懷抱其次眼根飽貪癡累亦少

紡投堂二集

卷之二

十五

禍水惑溺深正以眸子瞭無論畫與真雙睛受顛倒  
吾渴中於目如鷹挾利爪淫色亦淫空其病在目巧  
道眼烟方瞳誨淫眼火棗

余希之壬午省試戲柬

艸廬無人顧卧龍走場屋訓詁致公輔書亦不難讀  
何以余希之逢年苦不速季爲干祿文璣封旋輕足  
或謂脫穎錐伯也不如叔未省歸妹裳皆姊授梓柚  
善稼獲有時先種或後熟日至百室開豈論重與穆

大斧錯節過此後如破竹崎嶇龍隼公垓下始得鹿  
小譴搞大軍一詩當兩鴛閩俗以鴨餉應試者

壬午之秋丘小魯方舉于鄉年四十有八矣爲

詩志喜兼寄李子元仲亦志感也

逢世有利鈍或以文章斷我謂未必然驗與不驗半  
譬彼蓄萬錢上選常在買物者用必先間以中選伴  
或遇選手精好惡睛不亂中錢亦不售乃以上者換  
所以大文章摩準售必晏龍文天用之辭匪暮休嘆  
紡投堂二集 卷之二 十六

尚有大冶工鍊銅方熾炭

贈雷扶九時與丘小魯同年鄉舉

說劍冶必歐連城價惟趙具眼與神物未必相遇巧  
至剛鐵在爐雖精不能睡至寶山匱之石中不能叫  
所以寸心知得失時錯料謂士等囊錐丘子無速效  
謂寶待價難雷生舉方少遇則文使然遲速命所造  
驗不驗之間參差化工妙似有主人翁登遊客須召  
以此利鈍殊達人一啼笑雷生何澹澹逢年付長嘯

卿相取立談梁成隨水到志不在得魚巨鰲坐可釣

紡授堂二集卷之三 詩部七言古丁丑年起

閩會異撰弗人著

放歌爲林守一丁丑初度

巫祝無加於人壽九如之頌猶罵詛仙佛長生者  
誰朝菌亦生椿亦死多男多壽富且貴人之所欲彼  
不與惟有不朽之文章人不按之天子不胎之父滄  
桑不能變文心大力難負隻字走裸跣乾坤我爲冕  
繡毛血烝黎我爲駘鹵原玉高呼賈馬邪許曹鏞陶  
紡授堂二集 卷之三 一

肉陵旗武鼓白笑孟呻李棟杜礎千載二韓前非後  
愈千載二姬固妹豈女石金梨竹我分身名山大川  
我臟腑莊周持籌海屋中東方偷兒夜窺戶彭鏗浪  
有八百年至今不見留一語青牛不授言五千雖曰  
猶龍亦死鼠河洛神龜背無畫閉氣支牀等蝦鱗區  
區少壯穉老間一身上前後劃今古雄長鷄欄倪競粒  
附庸饒邦賔分土難以千歲爲春秋稱觴亦如行出  
祖蹙矣哉林生百年未半辰向午壽矣哉林生天地

爲客爾爲主百代作者誰不祧爾今置身何處所何  
人不視不如左替何男不陽不如遷腐百獸珍珍蔚  
者惟虎千秋墨墨爾燧後炬長歌把蓋持君鬚生也  
長年孰過此林生更酌牽襦襜日賦與轍見二子

題松石圖爲江右毛母八十壽 子復陽來闕以賢名

如山之壽松之茂未見其人聞其語於今毛母謂誠  
然八十如日未向午毛生手持大軸來猶龍高幹石  
蹲虎摩拳如所經見人疇昔盤桓何處所曾游東岱  
紡授堂二集 卷之三 二

似見之秦皇所從避風雨秦皇浮海求長生未省今  
時有毛母毛生江右來閩中入山處處劇石煮我今  
何以壽其親爾鄉麻姑閩太姥生也別母酌兕歸兄  
日子弟母延仲願生一年歸一回從此稱觥千回舞  
送門士董德溫游燕

我爲爾歌不能不慷慨我送爾行不能不徘徊 帝  
京雖云一萬里九重不叩關自開董生不患不得意  
宜室易謁母自媒我今老矣欲上萬年書惜也我非

王佐之奇才王佐奇才在帖括七則得意日伊萊我  
聞今有南陽諸葛高卧草廬中龍吟訓詁文章寫其  
管樂之抱懷又聞或者建言試士欲先以弓馬何患  
乎呂尚吉甫之不斗量車載歸乎來生如見 帝但  
言臣之行有師北望灑涕不爲一身窮賤哀爲臣再  
三太息而歌曰 天子豈不明聖哉惜乎 天子豈  
不明聖哉

李深根寫松石大士遠寄歌以答之

續投堂二集

卷之三

三

壯士不肯寫依草落筆蒼茫霜樹老至人胸中無俗  
面毫端水月觀音現李生李生老矣長貧賤爾何不  
繪花柳之妍圖官閨之艷使夫癡子猶憐盲目亦見  
清囊貶調依煥妻白也天子呼上殿男兒婦舌賣長  
門湯字信貨千金換胡爲平素心不絢猶毫耻愿驅  
使嶽瀆墨一規橫縱萬里錐半寸寒溪挂席中有人  
梅花換米門無扇十指不爲脂粉奴嚴筆氣與水雪  
戰于嗟乎李生之詩如其畫無意逢年積早硯李生

奇文如其詩白首不售心不變學鐘毀而瘖無走鳴  
而薦寧丈夫而笠無婦闈而弁長松高豎爾鬚眉佛  
面卽君跌止觀畫中人曰某在斯坐卧從之日百遍  
讀鄭承武先輩誌傳 有序

予讀承武先生誌傳太息於先生之遺文雖  
以某君長公爲之守陳元凱先生爲之序而  
終失其傳也歌曰

紡投堂二集

卷之三

四

天地之間無文人如面無脊腹無口所以士不論窮  
通作者言立後死守承武大文名山藏兒也某君元  
凱友可謂傳之其人矣我覓遺編曰烏有非有深嘗  
投涸中疑是婦孺誤覆醜或厄水火鼠盜蠹珠自沉  
淵蚌既剖不則死者矜慎自匿之羞與蠅蟻文士爭  
不朽惜乎爾生不遇時五十儒冠裹白首爾何不生  
吾代以前賈馬前矛中權韓柳後勁歐蘇並轡疾走  
無可奈何而爲俳面優唱之關漢卿王實甫亦能舒  
寫中不平落筆逢場驅淨丑惜乎承武先生生乎今

之時一代英雄戀敵帚以君屈曲而爲吾世科舉之文章如持以足蹈以手章步踏踏隨蟻行啗啞項王學蠅吼大娘劍器張顛筆氣所欲吞或掣肘惜乎承武先生生乎今之時惜乎承武先生遺文今在否或者死後文章行藏固有命存焉淪落亦如生不偶嗟乎承武先生神物出現應有時埋沒不深行不久豈有文人心胸不及數尺鐵鏽蝕乎泥中而無光氣能射斗

新授堂二集

卷之三

五

戊寅新秋爲孫子長先生壽

天下用才須其老人之仕進苦不早好老 皇帝臣少年所以遇合每相倒 今皇破例喜新進壯熊猛風少鷹爪實則當代無馬周昔者所進胡草草我自庚午爲公壽七月三日新剝竇安期之種大如瓜登筵一枚四座飽座客年年勸出山林下不如在朝好我舉觴謂客失言談何乳少兒何小富貴乃不可無公公於富貴良可少屋後吟臺貯風月山間石梁足

魚鳥老臣獨樂敢忘憂一雙白鬚青未了用之則行舍則藏此事不關人頌禱王事多難 聖人咨碩果林垂天意巧 天子翻然思舊臣尚耐中書廿四考

贈黃聖謨 有序

吾友莆田黃聖謨喜縱筆爲山水爲余大寫松石其高連屋下峙並礎殆欲振瓦而上然世莫之知多愛其圖繪麗人也歌以言之

新授堂二集

卷之三

六

黃聖謨爾可謂英雄欺人慢世而傲睨爾謂磊砢鴻筆知者希濃抹鈇華資遊戲譬則雄俠無奈何自晦婦女飲醇醉孫武奇兵莫用之吳官美人借小試不可一世惠不恭女子坐懷寫高寄倪迂潔癖圖一丘幼娥叩門魯男閉垓下之戰大風歌龍門雄筆舒意氣臨叩當壇成姬舞有時點染亦瑣細奇人胸中無不有劍樂香奩隨所置娟兒女得人憐猛風啗啞趨而避黃子乎爾將遜世於山水之間而滑稽於麤粉之隊吾老矣於黃子之畫方思學爲婦孺文章以

蓬世

為余賡之尊人玄同先生壽

昔人祝壽以多富我壽先生以子為官而能貧今之  
貪吏可為即孝子以墨養志娛其親宜城令君官三  
載南面萬戶甍生塵所以上壽無他物惟有百里絃  
歌之小民躋彼公堂酌朋酒翁曰爾無恩老身白頭  
江南望江北官中 聖人方卧薪身經四朝子一命  
我亦六十六年草莽臣吾兒且將中原清使我更為

紡授堂二集

卷之三

七

六十六年太平之閒人然後兒也舉一觴老生許爾  
侑佳辰

題天逸閣 有序

崇禎十二年春閩人曾異撰客于宜州天逸  
閣下之秋水齋梅禹金先生著書處也於是  
曾于登樓高祝招呼先生而歌之曰

天逸閣秋水齋有客有客歌徘徊白頭老生梅禹金  
呼之不應招不來于嗟乎梅先生爾既不得志於時

一樓山好四面花開爾何不呼李白携謝眺一杯一

杯復一杯吁嗟乎千載而前千載而後於爾何與哉

七十二代作者何足數浮游天地如飛埃樂苑詩乘

古文紀捫金摩石撚霜鬢 公有古樂苑八代詩乘各  
數十卷歷代文紀數百卷

仙佛豈肯為文人自照留影彼所哀 公有釋道文  
紀數十卷

茫舊事大江東遺者志者俱壓灰 公有宜郡乘  
翼十數卷

翩翩自往回為種驛間待折梅 公有書記洞  
詮數十卷

梅禹金其人既死斯已矣閉閣搜索才鬼記 公有才  
鬼記十

紡授堂二集

卷之三

八

數乃至女士神幻詭小識大畜及孀妓 公有孀家青  
泥蓮花記才

神記才句記女士集 自喜才名能不死七十猶記長  
臂壺爐志各十數卷

命縷 公有長命  
織記傳奇 于噫嘻蓋代文章身如寄千古之名

豈能繫臂則五日續命絲五色難牽死人臂我獨喜

君能為玉合之傳奇其時年可廿三四 公有玉合  
記傳奇

雄不屑身後名借面逢場且游戲紅牙小板敲未了

停歌濡墨思不朽君平寒食詩一篇當年換得章臺

柳著書連屋鹿裘翁 公有鹿裘石室  
詩文準數十卷 編撰各垂爾何



有

客宜州有并張樂見招因其家嘗有功閩海作

一詩詒之其人以阿堵為報麾之志悔慎以

詩投此輩也已卯小暑記

病身枯坐心妄思偶然得句不選題譬彼好色意所

至遣興豈必且與施既已成詩不可棄素扇走筆持

相詒彼哉謂我木瓜投安得無物以報之我云孔方

彼瓊瑤蒼頭折東前致辭大門之外探使者還爾阿

紡授堂二集

卷之三

九

堵還我詩

同妙香和尙晚步冷泉亭口占是夜謂于墳予

病發不成四拜但為告文一章附記于前崇

禎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嗚呼生前一具頭願付之社稷死後半山骸

骨待我評論生也感時愴然視昔天下事誰

撐未做先留退步眼中人似此安能不憶前

賢嗚呼 此狩駕生還躬不退居豈有人臣

能易主 南城君再立公非善斷當年土木

已無身不殺于謙則今日此舉為無名不有

于謙則當日之轅必不返然則天順十五年

曆數固公所留而徐石輩所以有門可奪有

反正再造之功可居者豈我公全歸此 南

內之天子以與之也嗚呼公則何不以此自

白乎夫任天下事者而至於嗚呼自白焉難

矣乃嗣下之憑吊者多其人則未有以生全

紡授堂二集

卷之三

十

順皇帝之功為先生一白之也嗚呼哀哉嗚

呼哀哉

冷泉亭流不歇但冷婦孺富貴之熱心莫冷天下男

兒雄壯之熱血自蘇才名蘇小覓一泓蕩以六月雪

東有岳墳南有于似此肝腸冷不得定僧洗耳跌古

亭立盡斜陽客頭白

莊禮先有父讐歌以唁之

于嗟乎莊子爾有深讐乃如此我雖有不共國之義

止於不共國而已矣于嗟乎莊子我無如爾何爲爾  
穿齧而嚼齒天無所不履莊子戴之生不如死或者  
匹婦匹夫之爲諒溝瀆自經士所耻我有尺劍不敢  
把似白頭一冠短髮難指于嗟乎莊子爾有深警乃  
如此子爲窮人父奇鬼生者不堪嗔死者不堪誅未  
歎無戎安用知已于嗟乎莊子我雖有不共國之義  
止於不共國而已矣

仙霞嶺雪竹

新長堂二集

卷之三

七

何可一日無此君此君乃不可無雪窮屋倒壓白晝  
頭寒節青青不可折方之綠玉失其倫千仞危岡豎

白鐵

讀書山集

天才更有白樂天世人只數李謫仙鬼才我推孟東  
野李賀琢句非作者盲童漢書卷未開從衆謂班不  
如馬賦鵬吊屈是何言離騷而後稱屈賈餘子耳食  
蒼蠅堯堂上有人笑啞啞

北歸清湖客樓次壁間長短句韻

春抵燕夏抵越石虎空將箭羽沒茫茫天下少英雄  
如面無眉屨不襍微管仲吾被髮遇風誰是濟川後  
中流有楫擊不得鼓柁讀騷老歲月

三月四日偶過楊香流寓樓小飲

三月三日去日事羣賢墨蹟乾也未永和九年到于  
今只似初三與初四蘭亭一席山水殘曲水流觴如  
酒肆觴詠隨吾意所之未聞做古成暢敘偶然小飲

新長堂二集

卷之三

七

詩無題相謔何曾不成醉莫道昨日風雨中縱無風  
雨嬾逐隊

黃聖謨繪事寄將詩以答之

聖謨今之古人也有時大抹時細寫予也學之爲文  
章細筆嫌媚縱嫌野所以逐隊五十餘猶是淪落不  
遇者誰能似爾意所之塗未能淡墨能治官闈清廟  
明堂間國風三頌小大雅或云天縱筆妙麗能事官  
以顏色假我今十倍買胭脂塗成牡丹顏渥赭風雪

十日懸市中滿城策蹇梅樹下

為吳諤齋師壽

先生門生同庚先生督學我諸生我舉于鄉四十  
九白盡鬚鬢如叟是年長公亦登賢與予異籍稱

同年回頭鎖院七戰初是歲長公始生焉師長公辛酉生予是

年初應鄉試帝京我歸仍侍側滿面塵埃公拂拭謂予

老馬尚可鞭直恐富貴來相逼我今從此成進士亦

既五十加三矣立談卿相今無之大半釋褐州縣起

絳授堂二集 卷之三

三年報政五年遷六旬上下轉盼爾其時公在公輔

間我即登朝官如蟻我不敢嗟卑師為鼎鑄願為耳

我不怨遲暮師為喉舌願為齒師為 帝股肱小子

瓜指隨屈伸師為 帝舟楫小子一篙船頭立師為

帝鹽梅小子漑釜揚杓杯師為 帝熊虎小子負劍

助禦侮于噫嘻我今經世年已老但願與公同壽考

待公二十四考之中書我今彈冠尚太早

贈幼醫張巖翁

越人兒醫無他奇不過與之為嬰兒我聞醫者意而  
已嬰兒之意本無意以我意之意愈差譬如接木移  
新花根芽地水木相食橐駝善種躊躇立所以吾友  
妙不傳手携老氏言五千

送雲間盛孝來游武夷

吾行天下未問其山水必求其地之偉人而從之孝  
來至吾地何所見而去別我謂我游武夷吾嘗過其  
下馬上望大王之峯堂堂如泰山喬嶽之謝攀援而

絳授堂二集 卷之三

遠詭隨玉女峯侍側肅肅乎如三星稀抱衾與襪

進以禮而私自疑鐵板巨嶂直而方斷斷如也若從

繩則正其於大王峯臣也而為之師其餘六六之峯

三三之曲吾一望而已未敢自附於山水之相知孝

來其有以語我來閩中之山水與其人擇於斯二者

峯來其將誰與歸子不我索居何以慰相思寄我

谿山之新詩

辛巳冬壽余母梁太君為希之慶之兄弟作也

嗜孰謂廉吏不可為賢子之母能忍饑却鮓親志養  
不違兒能割截毋肯噉糜或謂廢之古之捧檄者為  
誰答云母自幼哺兒不憎兒瘦憎兒肥伯氏數為我  
言之所以四年身處脂官衙母子飯舖鮓老婢赤脚  
巡菜畦自公退食母怡怡今年諸婦烹伏雌新霜釀  
橘香滿卮時廢之宜戴笠吹壘乘車吹篪五男十袖  
綵舞齊母願伯也添新枝大烹不及口含飴客謂伯  
氏爾今可出而仕而四十八年老布衣報母無畏時  
新授堂二集 卷之三

清明節知行

北邙滿口杜鵑血泥漬酒香蟻上堙丈夫脯下志不  
行生世就木亦何別厲睢陽死諸葛城筋膾蚊蚋騷  
肉鬻魚鱉頭過一下刀屍暴全張葦子卿麒麟閣上

名曾似犬羊窟中雪何須秉鬼戀衰楊女喚兒啼空  
排設播間誰氏來施施逢着叩門陶靖節一般乞食  
餓所驅謂我貪饒爾高潔寧為乞人莫作官醉飽有  
醉訶訕妾

東吳方時生出其三子行稿相示歌以言之兼  
為時生送行

諸葛四十九年死曾生是歲始鄉舉公車五十放逐  
歸依然難變卧瘦虎買臣同甫揶揄之豈但封侯笑  
新授堂二集 卷之三

鄧禹文章壯士羞不為而况文章之訓詁弁其訓詁  
亦不售如此腐生安足數到門有客持我鬚乞我靈  
藥塗霜縷亦云知我老書生不謂始衰乃如許老生  
相視失路俱爾方嗟予予嗟汝君謂曾生爾無嗟吾  
老而窮有三子倦龍高卧厭乘雲一壑三鷗教為雨  
江東自古英雄多伯仲孫郎差可擬况乎跽足峙一  
堂不但策與權而已景升豚犬歎曹公噴噴生兒當  
如此浩然一笑送君歸君可以老而窮矣

何栗叔詒我又蓼齋集石倉歷代詩選中刻木

也戲贈

十二代中一詩人丈夫不朽寧在此予也有句隸其中至今見之愧欲死世或以此推重君我謂此君之敝屣餘子喃喃屈生天問離騷豈得已左氏不盲遷不腐春秋無傳漢無史無可奈何而為之名山國門等故紙避俗冰雪詡寒郊我笑一卷携糠粃擲還栗叔詩不看栗叔云是我知已

續投堂二集

卷之三

十七

柯昭赴舉于鄉歌以志喜

于嗟乎柯子爾之文章可謂驗矣噫嘻柯生訓詁小道可致公卿不用則鼠揚則為鷹于將有口不肯自鳴昧昧學子必有弟兄柯生信我我信柯生于噫嘻針磁相遇故為難衆人皆醉謂醉者醒衆人皆濁謂濁者清墨墨鎖院如子一杯白黑易判誰斷輸贏至使我不敢信我柯生不敢信柯生今也幸矣言而中帖括鄙事重科名遂使曾子貪天功不慮有司之不

明但願 廟廊舉措盡如此天下立見致太平于嗟

乎柯生辱無沮喪寵莫驚持此謁 帝用則行

方之書二集

卷之三

紡授堂二集卷之四

詩部五言律

閩會

董叔理過我小酌主人對以茗次扇而韻

知我者言晤如身癢得搔鴻溝分酒茗天限角孫曹

交恥文修好詩憎社損高欲釣君險句渴思亦泊泊

過叔理寓齋即事仍次前韻 叔理自贊水心

世法磨膚風隔靴手費搔品泉閒射覆試茗細分曹

有酒癩成醜如棋不着高誰能心似水吾與砥洊洊

紡授堂二集 卷之四

海上黃周九受徒斗嶼中董叔理過飲寄書言

漁壑之樂仍次前韻答之因柬周九

愛君漁伴裏暴背共爬搔鬚美併鰓侶裙長妓驚曹

一經舟子秀十脰膾絲高試倒海爲酒杯中天可泊

送張時乘游吳越時維揚警急

貧賤厭鄉里病身亦出遊避人山水眼知已往來舟

交澹心如月離輕士耐秋莫嫌孤劔短不肯過揚州

其二仍次前韻時子將游吳興爲哭潘昭度師

行也

餘子籠中鳥却嫌君好游在家類徙宅入室總如舟

易去鴻矜影難表艸闢秋蒼蒼葭水遠寄淚到湖州

病中口占

不敢求無病但求有病輕呻餘吟且讀出簡杖而行

禮數人寬責過從我徑情更須文賣得藥賴孔方兄

燈夕大雨同茶連卿林元甫諸君集吳子瑞風

微館次子瑞韻

紡授堂二集 卷之四

風雨不妨醉竹門對兩家去年元夕好憶我病中賒

人比浮槎飲燈如宿霧花却思晴出郭草軟絲無涯

送董德溫游楚之二時西寇餉急乃兄德受採

銅幣德尊人叔會氏先與偕至德溫爲攜家

往因之附柬

貧泉銅臭比試與飲夷齊家遠弟能達年強親易攜

官無人吏牘署近武陵谿誰識臣心水愁時挹向西

讀周明煥集柬其夫子陳挾公

霜氣冬新淨庭除潔稱之病無朋友至閒讀女人詩  
雉繡雌嫌朴鴛文偶不奇誰能千古事門內有相知

竹醉日同徐弼之鄭子山曾得之戴子京林澹

若集李古夫宅雨中卽事分得三江

醉甕倒三江蘭深香滿窗奕奕老戰苦詩壓酒旗降

醉醒羣賢七行藏白鬢雙我歌風竹舞共快雨淙淙

九日閒居

窮賤餘孤憤或云我病狂交情羣鳥獸國是長豺狼

綉樓堂二集

卷之四

三

謝客戶方瑾避人花自黃蕭條遲暮意爛醉未能忘

其二

觀世倦雙眼盤桓感後凋機關緋偶舞冠蓋沐猴騎

薦竹避奴氣謚門杜豕囂就荒三徑好懶去草蕭蕭

冬深爲余心字翁壽翁仲子岸少有廣易傳子

以知岸少之家學也

易者儒之道或因以得仙精微存大行糠粃可長年

牛背五千字華山一覺眠塔庭相視笑消息在韋編

送裴彥思還清流東其尊人翰卿兼憶吾亡友

君家其爲也其爲諱養大

一柄竹如意十年病老生正敲壺口罷又值客船行

送我故人子憶君養大兄莊莊乎世友吾不敢卿卿

張時乘入山學佛戲柬

學佛張居士也曾狎女郎人游方內外疾是古矜狂

崔潔餐鰕蟹羶羶秦芥薑偏聞腥味狷礪乃慕齋羊

其二

綉樓堂二集

卷之四

四

妻肉將兼斷爲君試酌量居山時入市舉宋罷同牀

嚼水憎鹽味謂茶勝蔗漿得無鹹苦意舌本未能忘

醫友唐禪一出其詩卷題贈

客子矜詞賦塵餘乃及醫我云千李杜難抵一黃岐

人鬼分三指經營慘兩眉瘦吟驢皆苦曾得比敲推

冬日溪行

冬深霜壑乾溪縮岬偏寬山累牢尼髻石排道士冠

磯聲吟賀鬼林意想郊寒矜老舟師健騎篙等據鞍

其二

扁舟天地肅眼耳一清真石渴谿寒齒沙分岸反唇  
薄煙衣水骨落木裸山身四望兼葭盡能無宛在人

客東吳同李元仲徐曰贊集登嶂山樓齊遲齊

英妓不至分得無字

登樓舒病眺感慨不能無一往目難送千年人可呼  
山川游汗漫王霸氣荒蕪搔首琴聲寂蕭條共酒徒

次韵答梅生

芳投堂二集 卷之四

五

難存高臥骨敢傍早梅香髮短紅塵裏身閒老劍傍  
南山長夜感博浪少時良寂寞秋將暮誰憐晚菊黃

客宜州雨中次蔡大美送行韻留別

謝曉讀書樓梅聖俞

墓皆在宜城

國子行阻雨却爲戀同羣欲去惜良晤難飛似懶雲  
栗尊尋謝宅風月上梅墳別後銷魂事莫教客子聞

其二

客從春徂夏去尚滯經旬歲月鬢有醜行藏帖括

江東存我友天下剩吾身薑桂文章性相期到老辛

浦城客樓次韻

霞露蒼蒼未登樓似晚秋蛩新四壁破螢定一亭幽  
指目與燈語撥鬢共影愁如何將五十身世等蝸牛

過迺江訪林參夫士楷臥病十數日口占

百里無多路六年兩度游對淋連疾痛十日臥淹留  
擗與呻俱樂忙因病得休安能辭好友僕僕越車舟

開歲北上箝行 是年正月十四日立春

芳投堂二集 卷之四

六

不是春來晏舟行綠已籠物情嫌易暖吾意耐餘冬  
水見傲人骨山無媚世容臨流纓未濯寒汲雪芙蓉

箝行卽事兼呈楊君席王毅子諸同門

是年人日未立

春雷先發聲

爲客無多日離家累便輕僕頑教當子友好事如兄  
朝苦書生滿文兼武備行疾雷雙耳孰聽作小兒聲

浦城阻雪宿徐君培樓齋

莽莽一冬過船開歲始除觀心纔有緒如髮曲難梳



艸閣千山雪主人滿屋書故應同宿宿坐臥補三餘

江北道中

風物殊南北蕭條眼亦新夕陽人馬影殘雪登屨塵  
土屋蘆編戶麥炊糞作薪當爐村店女破笑却如嗔

其二

跛馬鈴蹄鐵繩鞋沒底霜白湯村店飯單袴女人裝  
到處音無及逢春艸尚黃一時驢價踊抵為計偕忙

蘆溝道中

紛披堂二集

卷之四

七

白日荒荒去塵來不肯休鈍頑僕共馬蕩漾輪如舟  
煤死封泥榻毛卷種蠹裘方知桑者樂未識 帝京

游

鄒滕道中

乍過鄒滕縣春深略似春田圍纔見綠墟里稍逢人  
樹亦無皮半民猶菜色頰已稱為樂土徵發敢辭貧  
妙香椒湧二公過即中訂游湖上病未能從

西湖深處好大半未曾經入俗如中酒逢僧得暫醒

水聲人耳冷山色佛頭青安得身無病相從立古亭

勞維章攜妓招集湖上是夜同宿舟中

今日陰晴半雲忙雨意怪如人濃睡後尚瞋欲醒聞  
藕幼跳毛女楊垂定小蠻隨他晴雨好且宿六橋灣

舟行聞蟬

輕舸綠陰裏蟬新噪未酣偶無人晤語試與共清談  
靜可陪仙梵玄宜注老聃笑他鸚聽俗矻耳費雙柑

恭題關公像

紛披堂二集

卷之四

八

夷夏知名姓鬚看豎古今君臣天下義兄弟布衣心  
過恥觀仁掩賢從責備深便將成敗論也合一沾襟

林守一餉我梅樹一枝移來三年矣地瘠發甚

晚為詩一章以慰其遲暮也

小徑梅癯甚花時獨後開有如遠道友為我索居來  
清良啣杯賞隘嫌種樹陪香山詩一卷墻戶共徘徊  
辛巳歲晏再次前韻

屋角梅何意花多歲晏開却因年事近少見友人來

安選高僧共兼攜雀子陪豈無菜酒客未必肯徘徊  
送周尊可游虔南訪某使君

士既爲知己安能辭遠遊滿朝誰後食下榻共先憂  
米踊動剝肉秧萌凍縮頭關心桑梓事未暇動離愁

冬深過林守一貽我叢菊其大如拳

物肯與時違芳華鬪雪威主人留客住籃輿載花歸  
探蕨西山飽餐英元亮肥 聖朝無隱逸瘦菊長肥

圍

卷之四

其二仍次前韻

凡事并遲暮風霜便損威徐開寬早歇疾至必先歸  
艸靡存凋後時窮見遜肥攀枝看病柳曾受錦屏圍

硯菴 有序

鄙哉硯硯爲聖人必信必果爲小入余尚未  
能爲小人也而况敢言聖人乎嗟夫生今之  
世而余也又不願不爲有心人也當問之過  
我門者

天下何時定吾生忍苟安乾坤難閉戶出處礙纓冠  
穀賤農偏餓布餘女倍寒追呼官縱急猶勝寇摧殘

冬日病起料理書齋訖鋤治小圃適吳興倪寄  
生過我小飲因寄訊潘宗玉韓茂貽

開徑時望友閉關偶讀書病頑迂七發老至憶三餘  
小學并爲圃大歡豔摘蔬故人如問我代食計全疎  
辛巳至日

病身過至日閒坐不曾閒見惡無聞後纓冠閉戶閒

紡授堂二集

卷之四

愁時心似艸觀世命如管素髮自然短何須對鏡刪  
王伯谷林守一過我小飲梅下

我自栽梅後看無俗士同吟嫌詩限酌飲畏社稱東  
不速客方至尚餘枝未空山妻云有酒類殺主人翁

病中大雪許有个訂我尋梅擬作

病起骨如毛嫌花壓布袍雪添寒具重驢比小奚高  
白笑郊何苦杜輕李太豪蘇州詩恰好惜也步趨陶

蕭出金澂如今君分俸問予年事答之

見說莆田縣神君聽不營吏如栽木偶訟比問簿筵  
蟬咽分涼飲雀肱枝雪翎山中高臥者正待蕨薇青  
壬午春送薛孟篤游龍南訪楊芬卿明府

春水長谿流花明千里舟本無彈鋏意聊爲著書游

大邑觀馴雉南山輟飯牛待風雙翮身歸好及涼秋

不寐

美寐新春少居然老病翁兒驕妨婢睡鼠橫憶貓功

殘燭聲聲雨敵帷面面風近來頻得句多在臥牀中

翁投堂二集

卷之四

二

假寐

豈有五旬外猶爲未老年上牀偏不寐放筋便思眠

好境拋書後睡鄉倦眼前姬公今化蝶衰夢止花邊

竹醉日栽竹集林守一守衡周祥侯蔡君名廖

鉉一小飲祝之是日亦爲龍生日也

我選佳辰醉亦兼選友生若非龍會食不稱竹同庚

願爾宜孫子移來本第兄莫言三五個轉眼綠陰成

贈家墜目和尚

和尚始雲游爲母在歸隱安谿

一鉢托天涯歸爲反哺鴉佛原無異姓人又是吾家  
宰相門風俗吾家爲宋宣靖公三丞相之後神仙徑路差三珠同死  
艸肯種故侯瓜

夏日同林用始門士王無擇過鄭哲修水菴居

時方栽石移雜花數種留酌值微雨有歌者

至待月而歸分得宵字

微雨殺陽驕暑消醉亦消紅牙度曲路白墮引詩着

養月寬池面繁花約石腰偶然乘興耳小飲已中宵

翁投堂二集

卷之四

三

夏日送蔡君名歸晉江故里

君名與于家隔一塘于已卯冬歸謂

先墳又三年矣

丘里三年夢姻親二水涯却因頻送客便悔昔移家

聲氣蒸桑梓文章換土苴楓亭香荔驛好寄准梅花

病中繆祖韓餉我麋脯乾魚憶君家仲氏叔向

亦時有海物相遺東謝兼懷叔向

鮮食嫌多殺病身畏大烹肉乾藥不忌魚蕘菜同羹

蓄旨兼山海分甘損弟兄可能時過我謀婦倒深航

閑居

危坐視香煙倦來一覺眠鼠偷供佛飯豬敗講僧禪  
不死無名氏有妻喫肉仙楊州雀跨得腰下未須纏

讀書

時江北羣盜未息

病後添衰德讀書却不妨戶難泥水蔽老未息交忙  
懷抱倦中土河山滿夕陽小樓勤倚徧豈特為行藏

七月二日清漳高君鼎前陳得先新安方壽水

晉江故里謝耽韻衫陽江嘗伯用和集紡授

綺授堂二集

卷之四

三

堂小圃同用中字

小摘大權同狂生耳後風未湏防酒失豈敢負詩窮  
無想不天外有人皆意中一尋醒醉半正好論英雄

其二同用元字

樹好恰當戶藤長欲滿園拋書吾掃徑荷鏡僕應門  
酒酷豚招笠詩嚴鳳在禪微醺吟未苦猶不下開元

林羽伯大寫蘭石詒我柬之

我與蘭為友君兼石作供流泉自入谷抱甕不須備

何以無人住吾將一蓀從衣裳香草紉芝可飯山農

送家豎目和尚南歸省母

記得雲游衲慈闈揮淚紛送君歸覲母出世不違親  
古佛曾為子高僧亦是人所生恩未報百行等微塵

送曹公鉉邑父還朝

鷄至艱游亦牛刀割乃宜下雞燕上獲官亦與民疲  
邑以君為父朝需相救時誰知馴雉者卜獵是熊羆

綺授堂二集

卷之四

十

紡授堂二集卷之五 詩部七言律丁丑年起

閩會異撰弗人著

丁丑元日次陳道掌韻

是歲為崇禎十年壬午  
四十有七是年十一日

立春

一從豺虎沸中原記得當時 帝改元魚水十年成  
浩歎英雄千古畏深論鷺兼酒澁新膠舌草引春來  
青到門半百臨頭何所事負喧簷下數鷄孫

其二

紡授堂二集 卷之五

年年年至年如許僅有年年詩記年古柳已衰還再  
少青袍吾老不能鮮讀書過歲三冬剩澆酒迎春十  
日先舊事纔除新事長雙柑又費賣文錢

開正二日周尊可陳道掌趙十五林守一周亮

如小集紡授堂時守一亮如自吳下歸仍次

前韻

獨有交情少變遷遠人也至共迎年趁時鷺笋相矜  
勿過臘鷄魚不分鮮投筆未能徒躑尾彈冠雖老耻

爭先盃深更盡通宵燭隣甕香新莫論錢

其二仍次前韻

李杜歐韓體屢遷也如春草媚年年歲時小集還依  
舊伏臘貧家斃割鮮醉眼試橫千載下並驅未許古  
人先明朝莫負西郊約一日湖光一百錢

即席送周亮如南歸仍次前韻

開正二日遂非昨老我又如過一年盞底話深寒屋  
暖眼中別久舊人鮮客同新歲來還去柳不待春折

紡授堂二集 卷之五

已先前路知君劇孟在杖頭吾附十千錢

春日送陳伯期游四明

西關關外小河洲纔唱陽關便白頭草不停青隨馬  
去柳將開眼看人愁文園一病從無客腐史千年稍  
稱游杯水盃湖狂可及未領任頰憶風流

其二仍次前韻

送行百威立沙洲柳上行衣絮戀頭縱酒豈能澆塊  
壘著書何至為窮愁千山一葦惟聽雨四海無人可

遊游莫向甬東尋舊事，霸圖難挽水西流。

送學師陳峽漁擢藩傅南歸 先生重聽

陸沉傲吏任行藏，萬卷隨身擁老狂。耳重偏能添眼利，官閒却爲置書忙。肥魚出峽多如粟，苦笋成莊味勝錫。憂世國師眠未穩，得無分夢到明王。

送蔡子威守肇慶 二廣總督開府處也

遐荒 帝命扇皇風，嶺外專城大鎮同。千里控提瓊

腹背一州襟，帶粵西東軍門總制官。民遠太守宣猷

步投堂二集 卷之五

上下通此去，寄來廉吏信。好將端石附詩筒。

董叔理過斗嶼，欲黃周九先生漁塾中有詩見

寄病中次韻答之，因東周九示其塾中小生

兼訊余舊游諸門士 有序

叔理寄詩云：友人黃周九來海上，偶集漁耶

數輩，授三字經于海中斗嶼，過游大醉賦詩

爲樂憶予二十年前曾授小徒于故里之沙

塘，薄暮上書畢時，時袖升米歸養荒年門士

通備錢袖米或不繼，母妻採薯菜和糠覈食

之，是爲萬曆丙辰歲，予年二十有六，踰八年

癸亥，予挈家來三山，移家之三年，予始病，肺

又踰五年，已已而妻施氏天歿，老母携一孫

女，負一孫上井窳，某受備粗給食，無以聘，又

踰二年，始受趙景毅先生之周，受室是歲，讀

書海上，授經叔理諸子，侄斗嶼，予舊游處也

是後，予病，肺轉劇，不能備經受米二三年間

步投堂二集 卷之五

姑蘇申青門吳興濬昭度二公先後力襄予

菽水，異撰不忍以老母饑困，全二十年潔身

修行之名，意欣然受之，然非吾母之好也，憶

辛未秋冬間，異撰肺苦劇，輾轉母氏懷抱中

殆七日，夜氣猶拂拂然，涕喉間方執筆書謝

於青門公，母垂涕撫異撰曰：小子得無有謂

小子從未肯受人恩，今以病困有請者，爲家

有老母也，小子釋謂勿竟書，小子善病，我耐

食糠覈異撰揮淚書請訖竟上其請嘻母今  
稍得恃粥異稊終不如二十年前授三字經  
負一升米之爲快也此意惟叔理可與言因  
次來韻附記于前併柬黃周九兼示余舊游  
諸生以志予之欲爲周九先生而不可得耳  
丁丑初夏

航海登山何壯歟趁潮見似躡輕車牽來鼇釣無跛

龍上得龍門豈細魚鴉字成行時學鷓鴣盟狎主不

翁我堂二集 卷之五

妨鴟舊游錯過吾衰矣病後常言健讀書

其二仍次前韻

沽酒聽歌爾快歟病身久矣謝舟車龜食負畫矜臍

廢龍渴爲雲羨餌魚絕世英雄鑽故紙半生鐘鼓饗

爰鴟誰能從我浮于海將毋漁鹽罷擁書

董叔理招同陳洪仲君家叔魯小集河上居後

來客遂滿座予病新瘥也

閒房隔水石中央細雨橋橫屐路香病肺膳豚專炙

賢食醫斫鯽細絲薑背城戶小鷗行肅振幟兵奇酒  
坐怵白首一寇溺也可逢人懶說是高陽

初夏送陳洪仲再陪明經試還泰寧仍次前韻  
迎船酒柿故央央水國菖蒲漸漸香好友意中人似  
畫文心老後筆如薑年年自笑來無謂恰恰相看去  
又怵縱是揮戈君也別愁心不敢怨斜陽

其二仍次前韻

高旗大纛坐中央號召文壇羽檄香松栢晚心豈羨

翁我堂二集 卷之五

艾椒蘭嚴氣特宜薑慢言戲筆明經懶且當閉身訪

友怵却喜下機人見慣黑貂無恙意陽陽

其三仍次前韻

去來俱在水中中央未長菱荷溪便香鷲老惜喉瘖病

妓山尖如指簇新薑文章得意差償倦風雨閉情倍

抵怵逐隊魚鰕成底事歸與君且臥南陽

贈日者煙霞主人次董叔理韻

金銀入冶信爐煎達者閒誇火宅蓮似聽符來驅我

去未知算勝且須前百年走肉三尿鬼千古文人五色天也曉窮通傳舍等坐闌聊復問推遷

其二仍次前韻

羲黃璞斲鑛金前誰是泥中出水蓮但使我無婚宦命便如生在燧巢前笑來石煉成何事補得縫多不似天盡道至人回造化也將衰葛聽時遷

其三仍次前韻

膏火心多祇自煎枉裁夏菊與冬蓮算無定子除還

新長生二集

卷之五

七

進權不戀星却又前腐草候來燐奪燧木驚機動偶摩天杞人何苦勞勞問諒為滄桑計變遷

其四次叔理之二韻

新雨簾垂問底怵布帆無恙信風張歲年閑去如山水幸遊嘗來任芥薑偏折官遷文抵腐故償瘦甫老添狂不知此後還多少拍板門槌未上塲

其五仍次前韻

提將傀儡趁燈忙逐隊儂僂睡眼張苦口涎垂俳戲

蔗辛人淚灑偶吞薑無眠却羨同床夢獨醒難展國狂為問市中新季主莫非游倦試觀場

其六仍次前韻

世路人忙吾亦忙無端假益趁晴張欲將我法求聞達似向花蹊賣桂薑猶喜命寒原不賤若非天授豈能狂君平縱有居慵卜瓦汙臬盧任博塲

大暑同董叔會陳伯照道掌集陳子金齋頭印

事

卷之五

深堂淺酌暑相宜玉塵停揮尾自垂十室才名喇燕雀百年帖括誤鬚眉夔龍事業吾將老李杜文章彼一時沸雪澆來雙耳冷懶聽蛇足閱群兒

送慵生和尚乞食上谿陸暑雨谿漲瀟瀟也

帆開水滿柳陰陰鶴跡沙灘雨後尋江上一僧來去影人間六月雪冰心似君到處歎無患何故入山禿不深得句携歸能和汝未須秋思共蟬吟

題松石圖為同姓友人乃翁八十壽



六朝皇帝養遺民閒話昇平憶誕辰  
隱曜不為犯座容稱鴈原是一家人  
詩書瑞掩金銀氣霜雪精疑電  
火身正好礪將兒齒勇松根寒漱石  
齠齠

贈大興和尚時有行行

年年見爾出山勞若肯耽枯亦易逃  
活佛悲多看喜老僧願大耻言高  
英雄到眼分金石煩惱經心切  
玉刀我也肉除妻漸淡輸君一着是  
顛毛

哭世帖為亡友周子立選士作也

蒼峰峰削水泉深周在蒼  
峯之麓霜寒愁予秀氣沉揮淚不  
甘從眾哭挽章自把背人吟報施能稱非  
今世福德末齊失爾心未省為君何故  
慟却非老至惜知音

其二

到底椿茵總腐薪眼前蠅蟻且驕麟  
詩書有意售餘子天地但能歎善人  
虎戀炳文難棄魄龍卷早空厭  
留身四方志在魂安土去住招呼孰是  
真

其三

窮愁才鬼得人憐我自心傷豈謂然  
半為哭君金天世不教留鳳故留鷗  
中原誰與支傾厦百里也能  
倒懸蒿目何因甘瞑去一棺殉塋祖  
生鞭

其四

愚哉予也太相憐開眼闔棺且暮然  
人到夜分終眼去君如目倦上床先  
生當與盡寧為鬼歟負才雄不  
分仙地下好言狂腐史讓他做脫二  
千年

丁丑至日同董叔理林元甫李得晉集吳子

風微館元甫携榼侑之即事同賦

舊甕新醕次第香比隣榼積主人觴  
尊前棋酒從

北時分朋  
角觴天下兵戈待一鳴時流危  
未息觀世眼將花共

冷感懷心與夜俱長燭深話到少時  
事吾老于今不  
敢在

冬深雨中同董叔理林元甫李得晉再集吳子

瑞風微館仍次前韻

好客陳遵甕易香壓糟未熟便開觴  
竹吟綠淨沃

雨梅負姿高懶向陽文酒祇將情護短才名難與髮  
爭長狂奴不學而能者醉後方思學不狂

至後清流葉上人至陳昌箕公車罷歸小酌

授堂次昌箕韻

相思不記夜長短忽憶梅花序已遷離索詩心為客  
引鼎分飲戶稱人編耻因得意干天子偏有知  
遇謫仙驥骨售金千載事至今病馬老思燕

送葉上人還清流時方以弓馬試士上

卷之五

矢歸仍次前韻

江帆來去掛霜天相送還嗟時事遷弓馬果能揚  
聖武虜瓜何苦繫殘編一癡誤我難成佛三立聖人  
不得仙分手羞言經世業半生說劍未游燕

陳昌箕乃翁心歐大夫六十雙壽詩

膝有曾孫鬢未斑春眉過甲久投閒宦情淡比門前

水詩骨蒼於屋角山子已逢年三北後公如親

枰閒蕭然懶對客獨許梅花勸狂

清流鄭瑞麟種菊高一丈三尺許

韻答之

清豁秋信寄詩題高唱如何索和低下屋花繁  
冷過牆蝶仰亞枝棲若移陶令東籬種便與門前五  
柳齊笑殺巢繇自比者低頭丞相馬前稽

其二仍次前韻

黃花花下共拈題漉酒巾歌碾葉低分與四隣  
賞歷將一鳥倚簷樓晚香直傍雲霄噴高氣寒無打  
栢齊藕大如鬆瓜似棗始知志怪豈無稽

其三仍次前韻

傑氣憑凌數尺題竹籬茅舍却嫌低幽人吸露登梯  
撥潔鶴餐英負雷棲隱逸尋常甲第用清高  
夷香臨風又似黃冠女仙梵危壇首自稽

送余賡之令宣城

宣城自古風華地此日豈然南北間 天子憂危官  
與共友朋仕學我相關半當脂裕刀獨快

割亦艱萬卷不妨花底擁知君盤錯却多閒

孫君實花燭詩

簫聲雙引夜何其屋後吟臺月滿時人在鏡中嫌雪  
黑粧成花底厭梅癡錦心刻燭低聯句凍手薰香暖  
著棋三世如椽傳大筆朝來試與畫纖眉

其二

婚禮古人云不賀腐儒差曉誦關雎承家仁趾今當  
戶瑞世奇毛必選雌雙燭伊吾分論語一琴風雅厭  
閨詞詩成自笑無堪好雜佩何勞解報之

看樓堂二集

卷之五

三

冬日送浙中姚元師歸壽尊人次董叔會韻

看雲客子去難攀干謂蕭條獨馬還千里雪中無米  
負老人天外長毛班稱觴若待三牲養舞綵何時四  
壯閒陋巷知君方捉鼻娛親正在一瓢間

哭潘昭度師 有叙

丙子之秋胡馬闕郊畿羽書徵天下勤 王  
吾師潘昭度先生開府南頓提兵入衛獨先

諸道渡江已而虜自出關停節鎮援兵先生

帥師還道卒先生蓋為國歎也先生為國歎

則異撰亦以國事哭先生而一人之知己感

恩在所後焉亦以見先生之知異撰與異撰

之所以酬先生者固不存乎婦孺之泣焉耳

崇禎丁丑臘深

天下勤 王劍未磨賴州幕府早臨河事煩食少灰

諸葛老壯窮堅病伏波殺魄射潮猶負琴忠魂傍日

看樓堂二集

卷之五

十四

尚揮戈肯同巷哭酬知己清淚生平本不多

其二

遐荒尚望衮衣來鼓角無聲咽夜臺四國待皇成未

缺三軍西望觀東回即今門下多徐穉何故當年始

郭隗莫道相知酬不得縱能酬得可勝哀

其三

建牙六道素無錢廿載為官家賣田 天子賜塋酬

馬革老生知我撫龍泉易名晉爵徒增恨掃穴犁庭

不假年題罷挽章看寸管先生曾許勤燕然

其四

中原豺虎未澄清  
騎虜兼紅孰請纓  
蒿目益棺終不  
瞑英魂歎世尚  
聞聲炙鴉絮泣  
書生熊撫解哀  
國士情何日報  
師遲也好握中  
誰信老堪行

其五

南州曾憶撫深盃  
謂古何人未及  
哉獨有名山幾  
麻令不將所骨  
付蒿萊宋朝舊  
史吾更定昭代  
新書

香齋堂二集 卷之五

剪裁公欲重修宋史以因削實錄界予涕嘆當時言在耳  
公今已矣

我非才

其六

公起家中州縣令後為其地學使

河南召伯起謠思  
離亂民兼哭  
父師天下豈無人  
可次中原誰使屢  
難支進賢但好  
帷巾幗大將安  
能異小兒怪我為  
詩多罵座如何  
傷逝不傷時

其七

公與未有庶子

天語動將心事  
褒九原肯說隕  
身勞特生松相  
不食

蔭出穴鳳凰自刷毛  
七載在門仍一士  
白頭拜墓青袍  
潛然忍住西州淚  
留滴匣中拭寶刀

其八

北邙東郭太無端  
萬蟻茫茫轉磨盤  
屬下總非公處  
所生前原已誓登壇  
主憂臣辱遺孤憤  
女喚兒啼等一棺  
不是甘心授命處  
達人同作置郵看

其九

公為家村立節孝傳

閩南觀察訪貞姑  
謂女何慚烈丈夫  
直是臣忠憐獨  
務投堂二集 卷之五

孝故傳母節痛兒孤  
百年有盡窮將半  
雙服難育哭易枯  
宿草淚沾猶北指  
墓中人欲氣吞胡

其十

公冊序予詩文梓之

因人吾耻國門懸  
自信緣師謂必傳  
嚴武豈能知杜  
史昭明未許序陶  
潛隨身具拙誰磨  
鏡龜手藥輕不  
值錢並轡中原公  
有子虺隤鈍影敢  
辭鞭

都下聞撫公清海賜蔭却寄代

鑽縫蚤虱費爬搔  
鼠首何煩斬馬刀  
大度聖人無

刊印遠猷元老賤投醪身膺鐵券分多士費歷金貂  
少二毛戀關小臣親舍在夢魂從此不驚濤

其二

長風高浪破樓船橫粵詩成士扣舷當事得如公就  
輩中原今已靖多年海邦見說頻無歲安撫方知未  
息肩 聖主且虛黃閣待衮衣暫借煖南天

丁丑獵深同陳伯熙集林守一晤庵觀迎春紅

梅盛開時也

續授堂二集 卷之五

平鋪絳雪坐香茵淨拭觀怵滿面塵春色未來先老

我酒杯欲放苦親人且添歲晚一回醉又待年開兩

度新戀着土牛成底事却因自笑笑仗神

除日同董叔會陳伯熙小集陳子含宅次叔會

韻

貧女霜眉不打車梅花落盡伴閉居謀生往事低基

比改歲楸枰換局如一代衣冠王氏學千年齒髮史

遷書當杯潦倒相看笑勳業依然竹馬初

戊寅元日次董叔會韻

白頭未分此身微但覺年年憶昨非耐典鷓鴣猶刺  
鞞輕裝款段不教肥每逢歲序成親老豈敢文章與  
世違薦罷椒盤還北望閉聽穉子誦無衣時流寇未息

開歲五日為侯抑而學師壽

開年開夔侑佳辰花傍官墻滿四隣雙眼肯酬天下  
士一尊開對聖門人以文為戲身將隱如月之恒柳  
共新做吏不須狂太甚陸沉終是出風塵

續授堂二集 卷之五

其二

一官耐醉讓入醒口不停盃亦授經春到師門溫雪  
跡駕親仗帳侑歌伶豐毛霧養來年蔚細草風沾兩  
度青師在任二年桃李能言王樹舞諸生在不減寧馨

紡授堂成人日譚元孩董叔會陳子含伯熙道

掌伯期林守一陳目箕小集落之分得十三

元

小徑新開當小園朋來拜母共清尊老思愛日心徒

遠賤畏傷時舌未捫歲月又看金作勝行藏依舊席  
爲門蕭然貧窶澆粗糲慚愧燈前一石甃

其二仍次前韻

纔得安居便灌園花當綵勝娟開尊敢云移整龍堪  
臥剩有經冬蠶未捫短褐豈能忘帝室長裾終耻  
曳侯門攀枝欲問流光迅病柳新栽半似兒

燈夕同董叔會陳伯熙道學伯期集李古夫宅

卽席贈蘇若美人分得南字

博學先生集卷之五

人將物况出閩南麗有荔枝香有梅花底四娘狂杜  
二燈前蘇若老曾三今宵酒債誰能負千古詩名我  
不貧風雨一天高燭燄忍教敲斷鳳頭簪

燈夕坐雨次韻

歌樓絃澁冷琵琶火樹瀟瀟濕萬家十雨五風年可  
卜千金一刻價寧除夜深綠徑先肥草春淺紅欄未  
損花欲比公宵寒巷潦漁舟燈亂水平涯

送董叔會重游都下兼柬長公德愛民部

莫道春風信馬鞭干戈到處起紛然連年三過江南  
北此日重看事變遷憂世但憑詩賦遣懷人真覺古  
今懸爲言筮庫朝衣典報主頂流地上錢

其二次叔會來韻

半在舟車半在鞍天涯伴好客心安一旗酒賣花朝  
醉對壘茶衝數雨寒下馬留題君有興拈詩誰和我  
無歡傷懷萬里青青草看似窮秋木葉乾

其三又次來韻

博學先生集卷之五

淮左頻聞沸羽書帝京驛騎避青徐蔓生寇比豈  
毛蝟重負民如潰春驢擊楫橫江頭易白登樓何處  
眼堪舒送君莫道成弘事猶記當年萬曆初

其四又次來韻

記得連牀中夜醒聞鷄舞影動窗檣觀杆縱急心徒  
癢用世寧遲事鮑經前席帝谷容伏關退朝臣瘁  
星趨庭流民圖好教兒上天下艱危語易聽

林澹若武舉下第歸次來韻答之

乘車載笠信風船燕額封侯亦偶然鳥道管寬鷹直  
上鐵封步窘驥盤旋軍儲可謂多方括將印何曾一  
日懸底事中原清未得 至尊側席又三年

二月十五日病起

隱几又過一半春無聊聊負反裘薪側身敢說當衰  
世衣褐還思見 聖人病賣文醫難減症書因賤買  
倍添貧愁時暗計三年事卿相立談也五旬

贈醫友茅復陽

卷之五

滿深寒素業無資贈答錢怪但餉詩得見有恆斯善  
士不為宰相則良醫劉邦戰勝曾如籍烏喙功成豈  
羨著我獨喜君三指下惡將人命試方奇

春深送陳昌箕游清漳

清漳吾地聯桑梓寒屋城南度陌斜君若過門應作  
主我因送客便思家一帘紅老罷驢酒幾甌綠新破  
寺茶爾但夢歸予夢去月中魂共混梨花

竹醉日集李古夫宅雨中卽事次韻之二

危簷急溜掛高江風鬪驚湍欲打窗樹墨鴈行如避  
敵背城戶小未其降與人俱醉筠三畝看竹斲青眼  
一雙玉肯留髮吾肯飲剪燈好聽滴淙淙

初夏雨中集曹能始先生三石亭卽事借徐頌

客賦

一亭閒草子雲玄開徑城西小巷偏五字差稱雄伯  
業六經未分大儒箋陰晴世事黃梅雨裏舊人情四  
月天獨有梅前寒歲意稜稜片石竹林邊

卷之五

再次前韻東能始先生

蕭瑟白首幾時玄陋巷行藏獨我偏馬戀蟻封朱氏  
學虫書蛭葉漢人箋乾坤涕淚無乾地帖括文章待  
補天欲借石倉池上關共鷗穩坐釣絲邊

劉瑞嘗索予經義仍次前韻答之

鶴裳雖編尙能玄顧影吾憎一羽偏坐臥看龍成蟻  
鐵鬚眉為蠹守殘箋身隨紈扇頻過暑目送風箏易  
上天素索且休巖下杵幾時豪發帝王邊

吊忠詩為楊大洪先生作也

秦目詐短事更新崩齒重驕穩負斷伊霍比公輸一  
灰滂膺共爾作三人遺弓俱受彌留詔投行先除顧  
命臣蔽日浮雲今在不忠魂嶽嶽揭星辰

讀左少保集因吊死璫諸公仍次前韻

指鹿威尊共美新理輪請劍氣斷斷東西易面翻三  
案楊左分身本一人國社偶然憑小鼠 先皇何意  
殺孤臣傷心天啓升遐日地下魂猶拱北辰

新堂堂集卷之五

再次前韻

崇禎叛政一時新閣當唇亡齒喪斷暮成朝生榮假  
子兄終弟及挺 真人天回却有貪天輩賊斃方多  
罵賊臣感得風雷公已矣日升猶喜運方展

晉江里人王君同歸化王周士寧化門士李伯

啓丘小羽蜀中忘機道人小集紡授堂感賦

時予新居初落君同將游燕丘李二生將游

福唐

孤者成歡却易傷洞簫聲裡望吾鄉十年身世烏三  
匝兩鬢點名劇一場病叟不貪道士訣門人能助老  
生在明朝目送雲南北又折愁心寄客航

送晉江里人王君同游燕

十年游子憶吾廬繞得談心又索居時事直傾千日  
酒 帝鄉易上萬言書淮陰誰深漁竿冷易水餘寒  
劍術疎送爾不忘湖海意相看豪氣未曾除

趙枝斯林異卿夏夜步月過紡授堂時予病

新堂堂集卷之五

瘥也

但頂身健分窮愁髮短如針曠表頭我苦病深朋  
藥客嫌籍重王披裘揆書未覺前人狀觀世能無出  
位憂引話若添月易黑不妨燒燭更淹留

病中無寐聞隣巷簫鼓聲知是孫子長先生

女也走筆東之

儘有腰間一帶黃蕭然門巷暫時忙  
先生題門初  
得門如亦食  
之有金 教奴賣犬聊從俗得婿如鴻不關柱女紫



完婚未畢宦游原淡國難忘謝公好爲蒼生起莫似  
東隣待字娘

秋日送劉瑞當還浙

送予美子瀾之阿倚竹寒牽補屋應四海交情各下  
誤一人知己眼中多黃金待贖蛾眉老白石誰聽生  
飯歌病骨暫蘇君又去登高望遠奈秋何

答陳昌箕

不須守口自如瓶深種修簷戶上肩禪故猶能容  
亂文輕何至賦蒼蠅門前便已風牛馬天下誰  
白青雙耳懶敲清磬洗池塘吹月正堪聽

冬日同陳道掌門士董德温集方士蔣芝園聞

鐘

數聲敲破一簾煙小小園林古寺邊  
去似聞香醪酒坐來何意醉參禪  
關肥蔬長齊矜幼耐瘦花黃懶  
占先會聽晨鐘霜後好幾時重過對床眠

其二

直窮深巷到門前家與佛隣人是仙  
爐裏踈鐘聽似雷雨餘一鉢圓爲田  
霜梨入口千秋雪老菊過時九府錢  
把燭醉來濡渴筆三杯狂不減張顛

戊寅冬予將往吳興哭潘昭度師門上董德

德温集方士蔣李古夫黃聖謨餞我湖上走

筆留別

出門貧病若登天鏡具隨身酒漬綿遊放但能  
掃壯游豈必爲山川  
斲來西郭浮輕舸已似寒

去船且說泛湖竹當餞發邊容易二毛添

戊寅至日書事

胡馬頻驅易抵燕中原群盜共騷然兵難食足惟加  
賦官喜徵繁有羨錢文酒且將消至日  
勲名又覓待

來年愁聞問架催租急豈必追呼爲餉邊

至後次舊作韻

行藏今歲問如何至後年殘臘易過剩有  
白身逐隊

老慶將病翅插天摩隨人作計寧爲我成  
佛那心不

畏鹿短髮備梳綿似草生孫蠶又長新窩

將往吳興哭潘昭度師門士王無擇同行亦將

過亡友卓珂月之門而問之

琴不上絃水自流蕭條書劍去還留借來僕似難騎

馬病後身如易漏舟千里及門惟與爾一桿從我者

其由此行慢道江山好為哭知音莫當游

舟中寄家信

一篷霜曉月黃昏水宿聞鷄亦近村船僅留皮縫易

卷之五

鏽虱欺敗絮卧難捫貧教婦齋腹親膳老願兒才賸

父頑但說出門為客好何因夜夜夢家園

臘深阻再富陽舟次無寐書懷寄潘宗玉

破寒霜鬪躡風塵凍空行行亦苦辛殘歲三更連夜

雨病身無僕一門人獨將涕淚來千里未報親師近

五旬知己言愁猶道阻嗔他喚客曉鷄動

戊寅除夕客潘昭度先師第同長公宗玉守歲

次韻

客裡呼僮亦掃塵把書猶負買臣薪祇將壺口酬年

暮懶索詩腸待歲新欲起九原成隔世相期三立更

何人杯深感舊真兒戲不信文章果有神

立春日仍次前韻 是歲己卯予年四十有九

青袍短後溷風塵歲月閑拋等積薪陳亮見長年已

老陸生遇主語難新每因多難當吾世欲以時賢擬

古人未省安危誰仗得祇將國步付凶神

元夕雪中小集卽席仍次前韻

卷之五

六街滾滾馬蹄塵尚有貧家泣米薪勲業闕場觀市

鬪文章燈事闌花新杯深能引心長話雪滿偏宜眼

冷人清苦燭邊梅暗發一枝瓶裏亦精神

人日客中病起述懷

枯坐愁時罷枕呻拈花准勝媚佳辰客中如來

信病起欺書似故人老馬瘦回千里汗新罵啼過百

年身一節縱是今朝健安得心情趁早春

雨中夜集潘宗玉芳蓀館不能無西州之勸也

傷懷非爲在他鄉苦雨深杯引話長知已眼中人易  
灰感時天下事難忘弟兄此夜來千里師友當年聚  
一堂欲覓虎賁何處是典刑空憶蔡中郎

容宜州書帶圍雨中書懷時梅開三小試旌德

未歸

却非游倦竹門關雪後寒添雨氣繁搔首不驚謝眺  
句相看何必敬亭山四圍梅發客孤坐百尺樓空人  
未還底事丈大三十外尙因小敵滯行間

續卷之三

卷之五

花朝後二日同李元仲郭大赤集孫直公館波

時覆生郁生美人在坐先歸分得微字

花朝纔過暖風微隔竹殘梅笑妓肥時事百年餘醉  
眼病夫一榻當春衣柳條未舞先含勝鸚鵡無言但  
欲飛從此雙柑携處處如何客子肯思歸

同李元仲過余賡之署中季愛軒夜話

有序

崇禎十一年冬中原群盜未已奴虜長驅燕  
齊聞其明年春破濟南直抵登萊航海去當

事者檄江南諸郡縣議設兵加餉時予與李

元仲俱客宜州夜集余賡之縣署季愛軒酒

酣起舞月中賡之賦鴻鴈予與元仲賦無衣

已共賦宛鳩爲詩四章以志一時之事使夫

後之來是軒者知予與元仲其於賡之雖載

笠乘車未能同猶不敢自棄於天下憂樂之

外而感事相易以附于異姓鶴鳩之義如此

而願季自愛又非徒希之于其弟爲然也特

續卷之三

卷之五

旣成併書一通寄希之已卯穀雨前

兵食頻加事日新吏憂民散國憂食廟廊借箸嘗烏

喙草野纓冠恨白身齊魯公然奴騎入江淮將恐翔

胡隣愁時莫道窮通異起舞還期共膳薪

其二

王臣憂辱杞人啼窘雨危車策蹶蹄推轂但求時夜

卵登壇便是失晨鷄不因亡將能航海豈有強胡敢

抵齊爲問當關誰虎豹諸陵好護在山藜

其三

自愛之官手勒銘伯于季也太叮嚀眼中鸚鵡駭鴻  
馬天下豺狼警春鶴忠憤豈嘗亡草莽 英明未定  
小朝廷祇須百輩宣城令買債民歸便靴寧

其四

平安君好報希之暫醉阿翁母哺糜困周漸無囚可  
縱齋厨日減鶴難隨飢胥訟簡抄書倦悍吏差開書  
卯遲猶喜朋來消寂寞月臺把燭共題詩

新授堂二集 卷之五

贈某都閫

花底綸巾羽罷揮蕭條將種壯心違鷹拳不抱伏雌  
卯虎氣羞張磔鼠威 天子豈能忘故劍將軍未許  
遂初衣感時橫海君家事此日胡兒滿載歸時奴首  
將抵登  
萊統海歸粵人  
嘗為其地大帥

過梅谿沈景山書莊梅聖俞讀書處也旁有墓

梅谿梅雨熟梅新訪友林間掛角巾豈必古賢能勝  
爾偶逢遺蹟便懷人龍媒步遠驄為種先世嘗血  
虎

子文奇秀滿身為人皆  
為國師怪汝雄心賦家莫問門但  
出無隣

贈麻孟瑋 麻甚雄武

蕪穢中原未掃除麻生三十尚閑居非因名士堪  
禦却使庸人悔讀書燕領待時飛食肉龍身野水風  
雷魚餘曹志李洎滔是抱膝微君孰起予

同李元仲觀宣州迎春寺古栢唐楊行密部將

溧濠手植也

閩南懷古兩書生為客江東繞樹行與麻木源  
木乾坤何日不陰晴偶然手植存偏霸二百年來  
太平回首殘唐千載上英雄可似沸爐鳴

客中浴佛日小集天逸閣喫青晶飯時蔡大美

銅櫻桃 宜州俗是日喫青晶飯

纔見當樓紅滿枝不知春去竟何之前日殊方  
立夏青晶飯通俗聊占白傅詩薄醉當春消佛日偷閒  
病過花時櫻桃正好琴心消幾願携將媚酒厄

客中同李元仲集梅朗三天逸關時朗三將往  
白下余亦還閩即席賦別

豈有愁人鬢耐蓬一尊異地幾回同浮生名下能爲  
崇醇酒杯中易送窮老大大文章來笑罵艱危時數渴  
英雄臨岐莫道逢年事帖括消磨渭水熊

宿韓茂貽竹齋感事

竹裏聯床雨蒲窗感時只合倒深缸文章見帝齊因  
鬼聲氣成城葉受降輿輓競來通上國投鞭直可勝

新發堂二集

卷之五

廿三

長江笑他擾擾關何事觀世情開眼一雙

其二

年年壇坫變滄桑一餅群兒聚開場滕薛互爭誰是  
長江東雖小各稱王望門細閱登龍賤逐隊閒觀騷  
蟻忙城下屢盟人易霸酒壇猶記昔周郎

病中夜宿湖上集慶寺限韻東妙香椒湧二公  
偷得閒身合坐關行游便覺一節煩鐘聲不辨來何  
寺佛梵微聞殷四山觀我每從病苦際懷人偶在夢

醒間蘇公祠下林通墓隱几遽然蹙往還

次沈若水同年來韻答之

敢道英雄操與君息機已分離人群鶴經籠瘦寧堪  
相虎自騰高豈在文邁澗寤歌聊爾爾草廬勸業欲  
云云行藏知已商量罷又長髭鬚白幾分

爲施漁仲壽 有序

萬曆丁巳間異撰與施辰卿樞同隸諸生籍  
時余年二十七辰卿少余二歲越二十年而

新發堂二集

卷之五

廿四

辰卿意鬱鬱然不屑逐隊諸生間自去其籍  
於當事者又越二年爲崇禎己卯而異撰始  
舉於鄉於其爲壽之日詩以問之以志辰卿  
之勇退而予之不知止也蓋辰卿亦變易其  
名字曰漁仲樵矣

倦鷹傲睨大風秋回首英雄未白頭金馬炙遺慵慢  
世副車推誤耻封留一丘君有閒舟楫巨濟吾方學  
泳游桂酒醉餘相念不久要曾許共先憂

已卯冬還晉江故里過龜湖林薦甫夜話憶二

十年前余嘗讀書於此自癸亥移家三山此

十六年間先師若梁先生仙逝亾友挺甫輩

後沒及門諸生皆薦甫諸子弟亦不能無存

沒之殊也泫然志之留別薦甫遂慟吾師

十六年來事變更話長寒夜剪燈明一門星散吾師

友雙鬢霜深兩弟兄地下敢云酬國士眼中猶是老

書生相看纔拭西州淚草草驅車又非行

新校堂二集

卷之五

廿五

已卯除日次陳昌箕韻

臘深游子且停車慈母縫衣待歲除償債文章填未

了誤人鬢鬢白無餘百年此夜吾生半萬里春明謂

帝初試把一杯澆古劍椒盤羞酌讀殘書

次其二韻

時議登賢書者輸金助買公田以解流寇

舊年容易度新年蒲柳姿難鬪石堅濱海一隅猶爆

竹中原何地不烽塵足兵但有民加賦養瘠

買田莫道廟廓無上策太平立致在金錢

國朝詩

紡授堂集卷之六 詩部 七言律

庚辰元日次陳目箕韻

年年老至漸如登取醉安能酒似灑 帝闕遠心隨  
日去北堂嚴氣共霜凝勲名敢說逢場戲行徑聊同  
苦行僧未省長纓堪請否中原群盜久憑陵

次其二韻

家在泉州又福州半生落拓守林丘寸心可易逢人  
說倦翻還須選樹投未分此身終賦畝且將雙鬢付

紡授堂二集 卷之六

江北道中

渡江纔信客身勞驢背書生亦佩刀惡水能加茗椀  
滋薄醕不稱酒帘高髀消厚襯羊皮袴骨瘦肥添木  
絮袍浮海一桴吾見慣黃河濁浪未須號

齊魯道中

書生馬上望榆粉過沛風高起大雲擊擊却思游季



子鷄鳴還笑脫田文平原十日青徐接秦嶽中天齊  
魯分關里去人今不遠絃歌可似昔時聞

其二

大風刮地動哀歌鶉結流亡滿目多經世我思今管  
呂讀書人負古丘軻英雄莫有田間起將相無如草  
盜何見說 官中方好少老生試轉魯陽戈

其三

煙臺烽熄尚殘紅胡馬曾過四野空目遠樹如浮水  
紡授堂二集 卷之六

二

上塵來人似出泥中車書敢說非全盛杆袖誰能念  
大東前席不知 君問否洛陽年少已成翁

旅次題壁

逆旅蕭條醉馬周豈云賣賦 帝京游少年 天子  
方嘗膽獻策書生已白頭病尚有身留裹革窮原無  
領待封侯燒燈起舞鷄鳴未豺虎縱橫念 王憂

過景州董子故宅感懷

馬首今朝入帝鄉居民指點漢儒莊感時不敢言災

異救世還須雜霸王一代下帷攻帖括千年無策繼  
賢良傷懷縱有天人對又恐公孫佐武皇

長安述懷次陳昌箕韻

縱橫天下孔方兄太息長安公與卿小草肯忘當世  
志午鷄聊補失晨聲登壇誰不唾亡將厝火人能笑  
賈生見說金甌容易卜沙堤新築幾時行

公車放歸

官鶯聲暖待雙楫倦客思如閉繭蠶萬里閩南之極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三

北重來五十又加三一時富貴非吾事終老林丘却  
未甘漫道憂天關易叩都門誰不諱深談

其二

儉索黃金用未殘黑貂無恙出長安敢云世路知音  
少是我文章應制難丞相不追亡將去昌黎錯拜孟  
郊寒蕭條夢卜何年事又把前谿一釣竿

其三

征鞭能領部枝柔感遇何須動客愁勝比呼盧聊注

瓦別頻忘屨等虛舟生平懷抱從頭錯五十文章一  
半售慢道世間無隻眼暗中未悔夜光投

其四 次廣陵鄭超宗題壁韻

逐電輕蹄遇埴遭黃金臺陸草如煙文章塗抹倡優  
面巾懶消磨少壯年彈鵠不須隋氏寶獲禽難執壁  
奚鞭何時學得風鸞故紙糊來易上天

其五 次卽墨吳友燧壁韻

謾言錯過 帝城春尚有煙花媚遠人何苦漢庭六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四

太息已甘陋巷一貧身敗軍誰許能談劍棄婦方思  
學采蘋可是濟川舟楫具文章問世未知津

其六

慢將老至歎連遭五十無聞亦茫然肘後不須六國  
印杖頭未欠百文錢却因願大難成佛肯貶丹餘已  
上天歸去且需千日酒纔醒又整北來鞭

其七

說中原寇漸收九邊烽火幾時休爲官豈遂纓寒



免觀世難將草莽憂三北齊囚須霸掩一經滂母必  
忠酬蹉跎又是他年事秃筆花殘未忍投

其八

賣貂買鶴素無錢載過揚州亦半仙急就詩成聊恃  
陋倦游馬去懶爭先却非從此忘三立似肯逢人讓  
一鞭見說前途多暴客綠林莫有識齊賢

山東道中書事

野曠無青但起塵空原時有牙遺民人當見骨猶劍

紉投堂二集

卷之六

五

肉樹僅留皮亦裸身餓眼乾啼難出涕萊客水腫不  
成蟹求言 詔下勤憂旱民隱何曾達 紫宸

山東道中喜雨時旱二年矣庚辰三月望日

少許霖甘旱兩年未能破塊月仍圓鶴因久曠忘鳴  
垤犬怪非常共吠天無草可沾枯後澤棄家誰顧雨  
餘田縣胥已坐通亡屋俟有人歸索稅錢

次宣州梅湖三來韻答之

四海交多老漸刪意中有友獨相關江東君耻雄西

楚土壤吾甘讓泰山身世糊晴推磨債行藏躑尾閉  
籠鵬梅生三十今餘幾莫爲窮愁髡也斑

渡江望金山

中流望眼不堪舒近眺橫江感有餘隻臂劈開天地  
氣一拳撐住帝王居車書卜世同南北物力傷時憶  
古初慢道千年興廢事目前處處易愁予

重過潘宗玉謁昭度師墓雨中夜集懷新堂卽

席感賦兼留別宗玉兄弟

紉投堂二集

卷之六

六

滿目悲歡心事違華堂簫鼓雨霏霏貧身到處仍磨  
鏡馬策今宵又叩扉蛻去神龍留子在老來文虎已  
毛稀十年知己慚師友怪得將歸未忍歸

謁潘昭度師墓卽席再別宗玉

勤 王人去幾時歸翁仲夕陽山四圍燕子不須辭  
故壘名家猶是舊烏衣驪歌燭裡聲難聽馬臥樞中  
汗未晞合便有離生便歎相看相慰淚還揮

林用始以諸生會試樞部曾子壯其游也爲詩

送之

防胡難恃古長城推轂軍門事屢更鄉里偶行新選  
舉 祖宗原重兩科名一時投筆多儒將滿世彈冠  
剩老生君去燕然留片石半邊待我再題銘

同門友楊君席公車罷歸客歿武林詩以慰之  
不敢如昔人之招魂也哀哉

也知身世等輕塵那得交情不認真萬里日邊方謁  
帝百年地下失歸人六橋三竺去來路白傳蘇公前

紡投堂二集

卷之六

七

後身當爾原為湖上主半生越客寄南閩

下第歸紗香椒湧二公過客樓讀予近詩

莫怪泥中臥未升本無鱗甲可飛騰詩多哭世於時

背儉省干人得僕憎體骨豈應思入仕顛毛只合削

為僧百年已半居難卜為問文殊借一燈

庚辰北歸客武林五日病起

初一日有人先餉

連年五日在他鄉客歲宣州今歲抗莫美人歸吾後

去却能病好黍先嘗物情塗面雄黃散世味酸牙齶

米餉半百此年年又半 帝京何苦往來忙

五日雨中潘宗玉招集湖舫時予病起將歸有

崇禎十三年五日潘宗玉招同高千秋勞維

章君家慧曉玄季泛蒲湖上于時肺客身羸

六橋雨積感時嘆老視昔懷人處士斷妻蘇

小是通翁少婦香山無子坡公為白傳佳兒

千古人存不須續身之縷南閩客去斃浮角

黍之觴不可無詩以書歲月偶然得句兼志

紡投堂二集

卷之六

八

別離云爾

樓船目遠病堪扶千載風流人可呼天使坡仙兒白

傅梅頃蘇小媚林逋雨光生白還生黛水意在山不

在湖勝地佳辰兼友好離筵怨負一觴蒲

一雨中潘慧曉招集湖上琴來舫即席贈廣陵姬

兼留別慧曉宗玉姬善三絃時作西廂曲

聞歌若處不堪憐况在佳山艷水邊點點雨聲歸十

指雙雙眉恨瀉三絃楊州人打杭州譚北曲詞將南

曲填又被琴心鈞別意如何便放渡江船

北歸湖上次妙香和尚送行韻

倦游金盡不知貧尚有交情物外親半百衰容屬暮  
客一雙冷眼古今人本無綺語教逢世縱有慈航敢  
問津玉塵慢勞當面拂誤將霜鬢惹京塵

又次椒溈公送行韻

入世逃禪總未諳躊躇岐路北兼南抽心是栢渾忘  
苦絡口含漿不見甘乞米救饑生本拙讀書難飽老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九

仍貪何年五岳從君去行脚蕭然到處堪

臥病富陽江上時溪漲風雨不止

如練澄江似戰霆竹間樹杪共揚舠溪山病亦開篷  
看風雨眠猶剪燭聽渴睡僕頑嫌我醒倦游伴急惜  
潮青布帆一任石尤阻好在嚴灘問客星

有感

東家健婦喜愁呻學得村西病後顰黃口小兒爭歎  
老攢眉錢虜善言貧醞間鷄舞稱豪舉井底蛙喧論

古人天與癡頑償巖境何因苦說舌頭辛

庚辰北歸過仙霞關

立談卿相事難猜失路荒唐酒幾杯遇主已過時數  
可憂天何日抱懷開百年世上五旬後七尺泥中一  
半埋猶喜出門繻未棄布衣無恙入關來

江山道中

四山石貌峰峰換五月蟬聲樹樹齊病肺未蘇兼觸  
暑蒸人不醉亦如泥每逢睡後詩成句時聽田闌水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過畦賴是客途消遣得何妨鷄骨暫栖栖

庚辰北歸施漁仲隱君過我相慰賦答

寒松瘦柏自蕭蕭種樹誰能識後凋將母有腰何處  
折顧予無憚可容消莊生却被迫途礙阮籍猶多塊  
壘澆曾似未衰君退勇一竿雙蓀混漁樵

送崔五竺游武夷癸酉春予過山下留題曾于

大王諸峰有約也庚辰七月

名山坐臥如求友豈慕其名把臂休便道相過非我

意扁舟宿諾又今秋絕奇丘壑人難稱涼草登臨願  
易酬三十六峰峰十日送君也是一年游

听兒花燭詩

當戶于今付與兒一雙二九亦齊眉不從世路盈門  
爛稍稱家翁滿面絲報母衰年仍負米看孫燕爾准  
舍館且將累事稱佳事尙有待婚小阿時次兒名時方二歲  
爲同門王穀子年母五十壽子亦辛卯九月生

深秋有客逢登堂拜母荻階正肅霜共是卯年生此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十一

月却同令子舉于鄉栢當回味茹曾苦椒肯耐辛酸  
易香但酌朋尊稱母德不須更頌九如章

冬日病中漫興次方蕙菴師卽事韻

賦既揮金不肯酬且須藥裏寄林丘四方徵急兼無  
歲海園田稀暫有秋慈母含飴寬菽水老生握粟恃  
來牟憂天豈少長沙涕潦草逢人未敢流

之二再次前韻

頽影猶堪自勸酬蕭條茶甕倚槽丘落毛貂辨縫涸

臘使氣鳩慵坐過秋欸段易乘甘下澤匏瓜寧繫謝  
中牟未須寒歲傷遲暮堂北松高翠欲流

之三次其二韻

病頑本艸也慵看霜日寒煤杵作團詩句驚人罵座  
灌文章混俗捉刀瞞一頭白總帽中絮雙眼青餘屋  
後鬱醉罷沸燼頂月上試分殘茗注表蘭

之四再次前韻

梵芟非因佛事看何曾坐破幾蒲團賣文抵病醫難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三

初對鏡塗鬢老自瞞潦上放言蕪竹石龍門寫意米  
降嚮起予千載供游賦把卷欣然臭似蘭

同陳道掌樛叔向集林守一晤巷觀迎春共賦

陽字

閩南風物易回陽較似中原獨小康羣盜多年猶破  
斧 聖人何日得垂裳鞭加土塊牛如喘響急春官  
馬亦忙莫有芒神司國步嘗杆艸莽把憂長

其二次吳子瑞韻

舞馬歌臺出郭東滿城甍與樂郊同逢場何意隨兒  
戲行國無聊憶魏風白眼酒徒空塊壘成名豎子是  
英雄百年食粟關吾事且看春來卜歲豐

辛巳燈市之三仍次前韻

南土何如小大東春蹄夜炮應聲同漢宮方惜中人  
產海角猶餘大國風動地獅騰三子母燭天龍鬪兩  
堆雄愁聞燈市流民集但祝今年處處豐

辛巳春日同陳振狂八十六叟過百齡園手曹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十三

能證陳昌箕集鄭汝交雙橋艸堂仍次前韻

艸閣河西石逕東雙橋流水到門同高年客話嘉隆  
事薄醉人還懷葛風詩謝參盟寧負固棋逢大敵偶  
爭雄愁時米價當春湧浪說閩南歲暫豐

庚辰除日次陳昌箕韻

陋巷殘冬易苟安閉門省得路行難病農白首還于  
耜廢將無心羨築壇先買雙柑頂漉酒且將歲飯勸  
加餐明朝又是五旬外猶剩今年一夕驩

辛巳元日次陳昌箕韻

簾垂深雨繞牀行歲月相侵太不情遠道前驅欺老  
馬衰年春夢請長纓無才涉世縫多口寧隘從人怪  
獨清自哂文章奴帖括靴尖難踢蟻封城

庚辰除日之二次吳子瑞韻

少壯蹉跎只目前回頭去日杳如煙欲償往歲頂來  
歲但覺加年是減年神駿不貪隨仗立卧龍終被釣  
絲牽昨非五十知猶晚贏得拋書自在眠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十四

辛巳元日之二仍次前韻

老大隨人鎖院前開正又理舊燈煙嬰兒學步從今  
始五十無聞不當年椒酒勸衰辭婦拜斑衣引笑領  
雜牽到門有客斯當戶且讓家翁一覺眠

眠長  
兄名

其三仍次前韻

爆竹聲聲竹屋前東風吹作一街煙見人婚宦方知  
老欺我桃符易記年款段瘦堪堪朋友共鷓鴣敵省酒  
家牽春明作計吾何以舊社過從醉便眠

其四仍次前韻

麒麟畫閣凝居前。鱗米圖來一抹煙。將相古人誰上壽。行歲今我已中年。鶴羞近玩寧堪舞。馬憶長征不耐牽。自笑本無官錦調。帝京也向酒家眠。

元日招陳道掌林守一繆叔向林九疇龔印可

小集艸堂仍次前韻時隣巷二珩舊妓來居

東風搖颺小堂前。淺碧簾疎曳淡煙。夜未五更誰分歲。朝來一刻便為年。新菑嚴共詩腸角。稗婦柔宜女

術長堂二集

卷之六

手牽尚有杖頭須。寔渴琴心夢上酒船眠。

新正招鄧戒從陳子含葉君節林守一黃子日

林守衡小集因迺隣巷訪舊二十年前曾許

嫁守一也仍次前韻

風勻輕雨媚尊前。載榻盤香爨綠煙。委巷衣冠聊爾爾。席門鷄黍自年年。不知春幾遲多少。幾憶黃鸝又掛牽。見說竹林隣女在。舊爐猶許阮公眠。

元夕同繆叔向觀鰲山燈過我小酌仍次前韻

逐隊春街信杖前。燈光混月似籠煙。物華衰盛聊觀世。興味短長自問年。事到逢時連紙貴。人緣因熱被絲牽。燈上然人老來已賤千金刻。不換煨爐一醉眠。然火則動

十四夜同費冲玄令君葉君節過百齡林子野

守衡集林守一華鄂堂因游燈市仍次前韻

但覺追歡不似前。六街細憶舊風煙。今宵第二上元夜。又是崇禎十四年。墮履遺簪誰分醉。游絲短髮故相牽。縱教物換朋無恙。忍擲深杯抱影眠。

術長堂二集

卷之六

燈市仍次前韻

番樂喧闐寶馬前。水綃籠焰殿輕煙。侯家高燭諱今夜。貧女深缸繡一年。米貴難將燈事減。心長又被酒杯牽。感時耳熱聊行國。總是愁眠也不眠。

其二又次前韻

十萬人家萬曆前。琉璃世界畏人煙。三錢斗米非今日。一刻千金憶少年。足與須門士舉。劍肩衣遣小僮牽。不知此際村庄樂。可有催租吏夜眠。

辛巳家母壽日諸賓朋集紡授堂陳昌其賦詩

為壽異撰再拜賡韻為四座侑酒也

白首書生母在堂蓬麻慚愧擇隣芳胚胎本自虧三

樂異撰未生而孤五十何曾見一長賤假天旌寬捧撒頌

教兒贖願成章萊階日共賓朋舞星聚光添寶婺祥

三月三日觀合沙社迎神予生於斯者也

春街竹馬似前身未損童心過五旬百室鳩來醮上

已十家費足產中人時艱民事全憑社米貴鄉風苦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請貧為語輪蹄輕蹶過繁花三月易成塵

挽泰寧陳洪仲明經

芝山秋室罷連床迥水魂游谿路長千古一雙巖下

電百年過半艸頭霜龍雖移柰霖猶尋鶴正開籠翅

便傷才鬼九原應不少知君懶與說文章

挽章有四令君有四宦吾地四載予未入其室

也痛之獨深矣

滿縣花如易謝何為霖龍脫委山阿刀能游刃歲鋒

早脂不濡身借潤多似有楊愁君未下豈無鏡具我

堪磨旁人未省牙琴痛聽作哀絃礎露歌

柯益甫寄名山室茶賦答

定交嚴若氣相似其次醇醪醉友生百里寄來過較

雨一了認得是清明甜非蒙頂遲回味香比松蘿不

近名莫恠乍嘗多苦澁減些苦澁便平平

病中柬黃漢白次林自芳先輩韻

呻吟一榻亦陶然懶坐蒲團罷艸玄但把既衰多病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後譬如未有此身先英雄辟穀終須死宰相白衣不

礙仙已分吾生勻苦樂藥爐閒便對歌筵

辛巳九日病起

秋室霜凌石骨奇負暄傍石藥爐隨中原何地餘衰

菊天下惟王省才遺百感恐甘千日酒一隅偷詠

小康詩悠然采采非吾意開徑懷哉欲望誰

沈若水寄我近刻時義次韻答之

塗炭衣冠且與偕未湏才才待吾儕誤人八股添蛇

足老我千蹊破鐵鞋  
餓瘦楚腰何處舞  
噉餘蔗尾幾時佳  
百城萬卷吾俱懶  
墜戶蕭然繡佛齋

辛巳初度日同盛  
孝來林守二集  
陳道掌白齋

分得燈字

避老尋歡喜得朋  
表年不稱菊觴稱  
勳名思越中天日  
遲暮如燒入夜燈  
跛將束胸難距躍  
睡鵬戀臂堪飛騰  
回頭慚愧熊羆夢  
髮短尊前一半僧

為謝左泉鄉賓壽

續世二集

卷之六

元

樵伴漁羣席不爭  
嬾分閒夢主鷗盟  
挂瓢君已輕三事  
執轡人方祝五更  
戀網鳳麟原易老  
避鑽鷓鴣蔡自長  
生大年應爾何須  
願但願年年話太  
平

初冬雨中過蔡子  
威夜話時子威請  
告歸

別深相視白鬚長  
經世何妨病後商  
門館不須塞雨洗  
行藏忍付北風涼  
上頭君已辭千騎  
牛口吾方換五羊  
自笑百年餘強半  
翦燈猶問嫁衣裳

林守一花燭詩

輕寒輕煖稱佳辰  
十月天桃媚小春  
裝換木蘭雛將

種新人千戶灸遺金馬老文人  
仙郎簫斷重騎鳳公

子家傳慣產麟未省  
今宵投轄否  
賓朋齊翫醉陳遵

冬日病起

三冬強半病來頻  
淨掃閒房謝雜賓  
卿法何如用我法  
古人豈必勝  
今人曾聞作字蒼  
虬鬼又道焚書客  
負秦插架置來開  
卷未省他夜哭  
世儒嘆

王伯谷過談感賦  
時予方料理小齋

續世二集

卷之六

半

二十年餘士枕戈  
艱危將相幾時和  
中原不使人懷土  
天聖還愁豕涉波  
極北漕儲河濟滑  
江南桑窰水鹽多  
朋來握粟相看卜  
安樂亭甘付邵窩

劉爾龍先生相過  
賦谷兼送先生入蜀

把臂談深失病魔  
一人知己便為多  
草廬豈有神龍卧  
窮巷何勞駟馬過  
牛下夜長終易旦  
囊中錐鈍不思磨  
濟川楫在從波湧  
相送臨流且放歌

劉爾龍先生招同  
王伯谷集豹隱山房  
夜話感



賦再送先生入蜀同次前韻

苦吟豈必為詩魔對酒關心時事多誤我文章英氣短  
隨人呼拜壯年過錯甘為鐵辭茅點杆未成針費  
石磨蜀道不難非恨別祇因一顧自悲歌

臘夜孫子長劉爾龍先生王伯谷年友小集紡

授堂同次前韻兼為爾龍送行時余方築小

圃

名場論學道為魔海內交游不易多小圃畦新纔自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十一

摘席門歲晏少相過同心未惠斯文喪渴肺因談險

韻磨濁醞清醕沽屢換談深且慢唱驪歌

即席再次前韻

顛生惟友可降魔萬里留行話自多長者重填寒屋

滿梅花梢比小簷過衰年蓬索追閒夢下策名山俟

不磨燒燭杯深商出處感時相視一長歌

即席再次前韻

尊前高目動愁魔不唱陽關淚也多粗糲飽堪先輩

共小齋落候故人過熱心吞炭終難啞短髮如針却

耐磨看劍杯殘綵刷斷生平彈缺未曾歌

即席再送劉爾龍先生入蜀建節西南諸蕃部

剪燭西窓盡一杯門前千騎慢相催 聖人敷教華

夷外異域推君將相才瀘水不毛諸葛渡吐蕃遁跡

令公來雪中天半峨嵋道萬里春行好寄梅

殘歲過劉爾龍先生王伯谷年友邸中夜話同

次前韻 伯谷爾龍門士也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十二

惜別相看忍放杯臘殘兼憶歲華催門中君有纓冠

侶圯上吾非取屨才三寸燭深天下話一時事集酒

邊來談長小摘煨爐煮客自調羹主和梅

再次前韻東爾龍先生伯谷年友時爾龍將入

蜀伯谷將歸晉江

尚有前宵未盡杯征帆歸馬且停催病深友比三年

艾吟苦詩輕七步才小飲也勝吾獨酌儉庖不畏客

頭來莫言歲晚芳華歇纔放牆東一角梅

臘夜招林守一王伯谷小集紡授堂寒話兼送

伯谷南歸同次前韻

擬拚未夕付長杯話久偏驚漏易催經世耻言天有  
命救時可謂國無才歲年風利舟難泊勲業渠成水  
未來聚散一尊搔首罷共將深語問寒梅

清漳周令尹挈家榕城客游失路讀書賢卜殊  
非其好詩以廣之

射覆東方主未逢饑來何用足三冬卜售握粟非爲

紡授堂二集 卷之六

廿三

市賦抵千金亦賣傭一硯深耕寬百畝全家代食恰

中農君平罷肆簾垂後未必輸他祿萬鍾

殘臘過神光寺示雪航諸衲

老生處處放顛狂佛國來銷歲晏忙千古揚眉三不  
柳百年回首一無常却寒賀折價才惟鶴瘦龜餓抵  
命長鵬鸚爭枝誰是長茫茫何事較彭殤

雪夜病中清漳王穀子書來問予歲事附寄楮

餅兼徵同籍社刻途訂公車之行

席門寒雨凍殘膏不是袁安卧也高千里遐心傳好  
景一年生事問緜袍利鵬雪後將辭臂老虎山中久  
落毛豈敢便忘川共濟病身尚可冒風濤

贈林際周地仙時方移居近巷

塚中吹得死灰然何異將人掖上天我不向君求富  
貴但知行地有神仙圮橋屢墜誰能取博浪椎雄未  
可傳縱是一篇今肯投相過吾且枕書眠

辛巳除日述懷呈吳諤齋師

紡授堂二集 卷之六

廿四

歲晚行藏問鬢邊蕭條國士遇徒然將無笑罵今難  
免豈有文章後必傳中的只須平水箭揚帆慣使關  
風船年年作事年年悔又恐年年悔過年

除日之二

臘殘蔬長草堂前自摘霜芽供古仙禁酒祗償藥裹  
債賣文難剩杖頭錢雖忙猶有詩成卷未捷也強病  
過年爆竹不須催歲事鼻觀人在小梅邊

之三

深雨殘年未肯晴，蕭然枯坐更愁生。低基但見過枿，  
易落子曾無一着。靡末路能驚頑磨，轉三分魚水小。  
渠成不知遇主，吾何似伸縮從他信步行。

之四次陳昌箕韻

雪後深深雨，養寒臘殘。猶喜病粗安，恬鱗做脫三層。  
浪倦步躊躇百尺竿，遠志不須輕小草。上農也好代  
卑官抱關，未分身將隱坐。君親出處難。

壬午元日 時江南連年饑，予年五十有二。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開春詩思，蘭中鶯。佳句驚人老，不耽報母百年行過。  
半致君何日立兼三，問閭愁歎無豐歉。天地蕭條  
自比南苦口，未曾思蔗噉。却因國步憶回甘。

之二次陳昌箕韻

乍聞山鳥賣春聲，可似長門賦。馬卿詩酒未能忘，舊  
社文章無意主。新盟失鳴終許晨，雞補捷足爭誇磨。  
驥行雲起水窮，隨路去何曾斷處不逢生。

開正二日李古夫王右巢陳昌箕林守一守衡

陳孔臧許有个劉黃脩，集紡授堂觀梅時小。  
圃成次昌箕韻

過臘花如碩果存，開遲留作衆芳尊。更新熟面人添  
歲暴富，貧家菜有園。對酒偶然歌魏武，買絲不分繡  
平原。一罇年事迎兼送，未許春風便上門。是年七日立春

其二

但憶年年世事更，何殊觴政。斲輪歲時危，未覺三公  
貴。園小猶勝一鋪輕，携酒却如賓作主。時有个燕毛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似合我爲兄，開正獨榻懸。初下那得相過，不盡情。

開正三日過曹能始先生共話有感

老至方知學未成，竹間問字半陰晴。典刑誰敢輕前  
輩，齒髮吾難稱後生。事事坐看隨世變，年年空說待  
時行。五旬添二又三日，慣着輸棋懶計枰。

同費冲玄令君陳道掌林守一守衡集葉文忠

公東第觀迎春，卽席感事時。葉子翼許以梅

樹餉我

補天何處覓皇嫗對酒無心戀物華寸草未償孤子  
意春風先到世臣家顧厨聲氣矜膺麝李杜文章畫  
足蛇獨有瘦寒詩不賤吟成猶可換梅花

其二

縱酒安能豁抱懷兵荒比地池江淮迎來東第新芻  
狗認得春郊舊館娃逮我少時風景異比於他處物  
華佳履端似合明朝始爆竹聲聲又滿街

人日同陳叔度陳道堂王有巢林守一林子野

訪受堂二集

卷之六

七

林孔碩集曹能始先生宅是日立春晴

尊前尺二腐頭巾草莽憂天過五旬春事民窮惟罪  
歲佳辰吾老諱稱人逢時土塊牛成毀得氣空花勝  
舊新却喜四方雲物霽豐占不止在南園

新正十二日郡戒從聚卿王武子陳孔臧嚴志

吉黃子臯林子野劉黃脩集林用始宅上

六日春光杯面浮

是年初七日立春

風簾漾碧草如吐呼盧

飲戶爭牛耳橫梨文人檀虎頭

用始曾以詩罵不戀生會試極

枝無意嚼時有歌妓先歸鹿方食野盡情吻千金一刻明宵  
事新月娟娟已上樓

十三夜同陳衛公游燈市

入春數日乍陰晴此夜纔堪入市行屈指少時過半  
百回頭萬曆至崇禎間閭但見民生蹙風俗難將節  
序輕慢道一隅燈事城中原何處有燈明

元宵十五夜林用始道雨陳德成克亨雨中小

集紡授堂道雨德成克亨所兒窓兄也是日

訪受堂二集

卷之六

七

于渡酒

開正多與酒杯親又過今年半月春新釀嚴如生面  
客深燈燃比熱心人愁時閉戶歌銷憤恃老通家禮  
率真爛醉不知元夕好併他雨泥馬蹄塵

挽陳伯熙

黃泉聖世任西東氣飄飄作客同烈火不論叢裏

桂大風故隕雁中鴻

諸弟皆伯熙學領

芳華未謝餘生稿心

血難枯到死紅

伯熙

地下試將才鬼問古來曾有

幾人通

送陳道堂遊東粵訪王晦季歸善令

山梨村杏漸春深馬首花迎半綠陰天下久縣徐孺  
榻橐中肯受尉佗金枕榔菴古文人寓柳酒瓢香粵  
女樹縱是臨邛能引重他鄉君好愛琴心

追挽許玉史學憲

浙江歸櫂已逾期草宿吾方作挽詩異姓鶴鳩懷死  
喪中原麟鳳係安危平生言在無私勸天下才難為

紡授堂二集

卷之六

十九

世悲猶喜門留將相種卜年傾屢尙堪支

春日爲同門年友繆叔向節母六十壽

竹栢經春尙憶霜耐甘橄攬勝於漿蔗竿從尾噉將  
半花甲方苞莖在房但願百回過復始長如今日壽  
而臧同年兄弟年同茂拜母年年共上堂

壬午家慈壽日諸賓朋小集紡授堂賦呈

海棠花共絳桃明反哺烏迎出谷鶯負米長孫堪代  
父含飴小弟欲兼兄祇應手紡經還授當我童年學

未成卿相立談非母意此生何以謝艱貞

其二

千年桃實始華辰雪後天回小半春匹婦也能通

五位孤嫠或謂比三仁

吳諤齋師爲母傳云然

栢爲酒熟心猶

苦薑有芽生性亦辛膝下一經身未致荻堦還說古

貞臣

其三

析薪父去課兒樵樵路偏多獨木橋割綳毋容寬我

紡授堂二集

卷之六

二十

老牽衣孫便信他驕茹非茶苦舌嫌淡栽得桐孤尾

耐焦慢道階庭春事未纔過十日是花朝廿二月初七日庚辰

書膠寄劉湛陸座師

大厦方須衆木支白頭之武欲何爲或方比下堪承  
屢便處囊中不當錐識路蹄衰徒視日報恩身在已  
過時牢騷一掬親師淚顧影燈前獨自垂

病起答薛汝儀仍次前韻

雙頰閒將塵柄支倦農何事怨天爲言詩壇小環三

戶食硯田寬立一錐善病費醫欺藥力枯禪耐坐賤  
花時名山俟久人誰是羸得蕭疎短髮垂

青懷寄方慕菴座師

君父頻年見虜遺老坐視世安危支公縱後鶴猶  
蹇造父鞭加馬已衰尚有病中身未死敢云天下事  
難爲恹恹自起聞雞舞欲報親師不恨遲

挽余玄同先生 希之廢之等人

爲官爲士五男兒白首單影向古稀天下憂違幾處

卷之六

尾人間開夢虎留皮傳家簾有不貪管歎世裏無漫

興詩 公和集 涕隕望門空想像老兵難當典刑垂

病中夜坐

養生稽總愧孫登跌坐無聊學定僧文字業多瘳似  
墨牢騷氣上肺如甌藥錢豈爲貧能戒詩卷偏當病  
後增鼠橫婢頑缸又渴夜長頻喚剔殘燈

放言効白題空相院

遽然觀我曉鐘空依舊紅塵日上東到口隨他惹非

確回頭朽盡德言功有時自冷鼻端火何故又生耳  
後風快馬揚鞭燈市關撥忙試認主人翁

初夏新晴病起同周疇五鄧戒從董隆吉林繕

之郭仲倩集孫子長先生光祿吟臺 先生屋後山也

不覺離群過一春枇杷堪摘亦佳辰衰年難忍談豪  
縱長者能容我率真積雨天如善病客乍晴月似雙  
輕身相看共有彈冠意未許吟臺屬老臣

送張時乘遊膠東海上

卷之六

閱盡交遊兩弟兄出門萬里若爲情英雄氣短田橫  
鳥草莽心長樂毅城東海有漁而罷釣官中卜獵幾  
時行莫須君與熊俱奮天下于今已漸清

五月二日雨中同孫子長曹能始先生徐興公

陳克兩周祥侯陳昌箕集鄭汝交雙橋草閣

觀競渡遲胡茂生女史不至次能始先生韻

河干簫鼓破蕭條客座籃輿亦赴潮深雨一樓將五

日笑人無信寄雙橋衣輕杯緩還思禍闕倦舟回不

羨標懷古慢追澤畔怨揚竿兵起已全消

其二次鄭汝交韻

杯底霜鬢又幾條碧筒痛飲酒如潮蛟支得雨騰爲  
浪龍比登門鬪上橋國手不爭時落子好音引和試  
吹簫誰能以此同舟意共濟風波立本朝

壬午五日之一

三年求艾事荒蕪采園中戶貼符減飯米分爲角  
黍停警乘換酌苜蒲濟川舟楫何須競抱石騷鬼不

續校堂二集 卷之六

願蘇爛醉懶將絲續命長生從古幾人乎

其二

老大其如節序何愁時畏聽采蓮歌招魂恨事訛崇  
飲因鬼鄉風准大饑倉米價平猶二鹵官錢徵暴倍  
重科艱難且當餽貧戶五日舟人醉飽多

五日林守衡招同葉子翼君家守一集晤菴觀

競渡時苦雨驟寒予未登樓

風雨漫天湧作濤披裘五月坐江臯政龍關引颶駐

怒旗鼓開爭里社豪且學兒童簪艾虎讓他名士讀  
離騷一尊醉醒甘同俗畏上危樓百尺高

恭讀壬午肆赦 詔書紀事

新絲新穀賣輸公十室何曾但九空米貴不論豐儉  
歲人災日長覩巫風江南水旱連淮左極北干戈抵  
粵東猶喜 至尊能罪已一時寬政萬方同

小園書事

柳棚引蔓抵山林挾筴墻東就綠陰僕懶三餐惟捧  
新校堂二集 卷之六

腹蔬長一寸未抽心小人爲國原初學大畧看書不  
當淫莫道老生無韻事切桐也種待張琴

夏至日招蔡子威周尊可張道羽周亮如小集

紡授堂時子威請告歸亮如自同安來將往

南都省試兼以近業相示卽席送行

數聲委巷送梅鷺之假琴軒半日晴友旣乞歸吾未  
宦主方敘瀾客將行廟廊却爲儒生誤帖括何須仔  
細評分手一尊增感慨英雄多少起陪京

亮如以谿漲不得行再送之 時肆赦詔下

奉天明詔下朝廷多難寬租亦簡刑 聖祖有靈瞻

舊內時賢無淚灑新亭論文我續憎蠅賦取士誰知

相鶴經可是神螭移壑去一谿零漲等滄溟

夏日同徐興公吳門陸視俯周祥侯吳興錢雲

卿天台胡茂生女史集鄭汝交補山視俯度

曲祥侯吹簫和之時視俯已買舟歸予偶赴

汝交之招非宿訂也即席為視俯送行

蘇東坡集 卷之六

兩餘衆木氣清勺入座重陰勝飲醇雅集也須不遇

客新知便是欲行人吳門相國吹簫慣江左英雄顧

曲頻縱使丈夫無淚灑可堪惜別怨蟻擢

方審編雜賦追呼紛然間有 明詔肆赦者官

不赦也

受剗無肉鶴梳翎生齒繁如棲樹萍人滿不妨夫漏

布政寬正為國添下莫嫌吾土官多墨猶勝他鄉野

少青且了追徵休問赦何曾徵為赦書停

過神光寺午齋觀諸衲禮水懺

老生懺悔說凌煙慚愧山僧共問年但使不衫兼不

屨未能成佛也成仙門槌拍板閒隨喜白飯香蔬飽

放顛安得野狐堪豎拂呼來遊戲與參禪

其二 佛說袁盎後身是蝮化為人面瘡報之故  
作水懺解寃

生瘡自說說寃親家令袁絲本一身綺語驅蠅長尾

拂空拳搏虎大頭巾英雄善飯難遮老塵土炊羹錯

認真也曉高僧堪問渡虛舟原不換知津

蘇東坡集 卷之六

其三

關身乞食叩山門短髮如針未分髡衲子西江容易

吸書生雲夢也能吞從來只有一居士天下原無兩

世尊我試佛前稱揖客且銷伏日到黃昏

其四

衰年孰與駐華顛試結山僧蔬茗緣除却維摩誰善

病惜平老子不譚禪未甘自了須留髮無可奈何始

學仙婚嫁向平真小事那能便捨祖生鞭



吳興錢雲卿偶過紡授堂小飲因憶潘昭慶先  
師兼訊吾友潘宗玉韓茂貽君家悟卿時矣  
浙大饑

吾友多在若水濱定交安得謂知新莫輕潦草數杯  
酒且拭英雄滿面塵嚼齒共談天下事回頭難起九

原人江東米價還須問陋巷寧甘越視秦

憶亡友袁亦人

亦人無子初婚一月徑來三山  
不歸死於寓齋

當門蘭種不留叢一月雙鏡遂空易死死兼非死

五集卷之六

所有生生與未生同即教命短未償瘳若論才詩倍

值窮欲覓伊人何處是青蒿尺許小堆中

送錢雲卿還浙應試

暑深轉眼大風涼鵬鷗毛豐飛去忙天下豈能將手

援隆中也要越槐黃一人知己郵亭話萬樹荔枝馬

首香未免有情誰遣此且留小立却無妨

閩曹公鉉令君誕日時方審編詩以紀之非從

衆爲壽也

野夫從未識稱觥但喜于今賦役平官府何曾生  
事國家原自足三征能於惟正獨無藝若肯求多畫  
有名宰相十年真不換其如沙築趣人行

同年張子發移居光祿坊予居後巷同里社也

卜居我愛巷無蠶不及前坊門第高天下幸來新創

肉社中人是舊同袍橫經學貫周三傳子發治春秋取屨

家傳漢六韜疑義肯爲余細析老生未敢負粗豪

病起漫興

五集卷之六

多病身如鳥在籠垂頭養翅欲橫空未成經世猶防

死若更嗟卑豈但窮貧有化僧春平既富賤惟日者

許將通莫言五十封侯晚也勝皤然載渭熊

其二仍次前韻

維摩陽羨共鴛籠箇是文殊室未空好句開門山自

見殘書掩卷水將窮揣摩何苦錐三寸漫滅原無刺

一通稿項低垂猶強在却慚兒女解當熊

其三仍次前韻

絡馬金殘艸索籠虺隤誰信冀羣空本無詩酒銷  
病豈有才名值得窮墜子挪揄狂阮籍門生胡戴  
王通讀書吾老成何事七十高堂尚和熊

其四仍次前韻

一掌書齋兩樹籠當南少許綠窗空懶憑仙釋支吾  
病尚有識彈點綴窮容艸自生隨徑窄與鞋同樂  
渠通從來肯食無魚飯豈為難兼欲取熊

張伯英過我譚

不浪太息事說消帖括動名總卜筮文體變來如左  
在窮壇誰起問包茅讀書眼老方無障求友聲動更  
寡交除是素心欣賞共蓬門未許一人談

新秋夜坐知已歷歷意中憶吾林若梁先師也

壬午七月四日

九原何日眠雙瞳國士于今髮已蓬二十五年其苦  
共一升合米有無通終身只說徒猶子到死尚云道  
未窮寂寞門中誰將相妻妻艸宿又西風

聞亡友清流曾玉立之訃玉立未死嘗有書切  
責我也我負玉立我終不敢負玉立嗚呼哀  
哉哀哉

據鞍意氣尚橫梢懷抱蕭條水上泡握手久要車笠  
共蓋棺大罵死生交少年錯料圖王霸白首相看尚  
艸茅麟閣何時吾回得平生言在未會拋

壬午七夕張雲將陳昌箕偶過紡授堂小飲時  
雲將來省試同用十二侵

蘇樓堂二集卷之六

疎竹新栽亦有陰偶然小集省招尋神仙無巧  
發窮鬼多情伴苦吟媒口鵲勞停夜半將寒鷹  
秋深莫嫌瓜果貧庖儉薄酒賒來却耐斟

雲將昌箕頗有酒意鄒瑞麟以七夕詩來招之  
不至再次其韻 五日後方立秋

不死情多總白頭問天何處可埋憂誰云仙去長生  
樂輸與人間此夜愁小飲偏能摧大戶未移尤畏上  
高樓乾坤欲挽銀河洗戰血中邊滿地流

七月九日同李得晉詩天玉郭仲情集林廂廼

南園卽席贈春卿美人

一泓清壑州堂前留待月來罷種蓮七夕成歡幾雨  
即雙星悵望又明年何如小扇聲聲曲莫放深杯夜  
夜筵慢道神仙學不得人間原不羨生天

其二

山間月隱已三更高燭燒深分外明餘子清狂終  
瑣伊人邂逅便卿卿英雄髮短心難死兒女情多且

卷之六

易成檀板休敲哀怨曲當杯吾畏聽商聲

郁爾揆過譚走筆爲贈

中原多難憶長城失路人逢老病生每與君言何  
礪豈無他士但平平救時誰可方前代過曆還  
我明莫有英雄猶袖手急棋今好出收枰

題鐵佛殿

烈火坑中湧白蓮屠刀銷現雪山禪早知頑鐵能  
佛錯點黃金僅得仙浪說脫胎良冶手未須依樣

爐邊伊誰立地凡身換丈六如來在目前

秋興

西風故向鬢邊吹隱凡眠醒有所思遇主以文猶卜  
祝逢時無術讓巫醫乾坤誰起七年病帖括寧關八  
代衰梁甫不吟慵抱膝清秋閒看燕差池

哭董叔允

海天大鳥懶飛鳴管領多才四弟兄墜地抵應樂到  
死蓋棺永矢醉無生飲醇御女嘲孤憤獨醒吟  
不情曠去似君真快事一禪汗馭覲公卿

卷之六

陳皇生餉我楓亭荔枝二十枚東謝兼答其

書來信

金莖渴想已秋過豈有楓亭一騎馱細篠荷來三百  
里美人詒我十雙多五言絕句香酬字小扇長箋  
換鴛忽憶千年妃子笑情凝吾老奈情何

莆陳皇生周懋皇招同張雲蔣李元仲蔡伯引

西湖秋泛主客相枕藉醉矣  
湖心爲水晶宮  
闕越王離宮也

古有  
後道

千年復道神州茫茫四望兼葭色未蒼只有天容  
睨更無人在水中央安知竹帛非兒戲誰使英雄老  
醉鄉筵席古今無不散書生苦憶昔聞王

陳道掌張雲將李元仲張道羽壬午省試前  
皆七戰矣詩以壯之 時天下賢書皆廢

傳築室其負 帝心宮中憂涓廣搜尋二匡昔日曾

三北七縱今朝決一擒豐沛終驛秦氏鹿丘陵蓋

卷之六  
嬰奚禽登壇莫道幽燕老較我霜華暮未添

秋夜

露下霜微擁薄衾披帷明月故相尋麒麟閣上少年  
夢蟋蟀聲中末夜心經世自揮消解淚交情偶憶白  
頭吟聞雞不覺成三嘆遂使神州半陸沉

林正白刻印見詒賦贈

直爭蒼顏烏書奇不較先秦篆李斯似我但能鑽破  
紙如君纔許弄毛錐磨唯頰紀燕然石門指應燒大

禹碑何事牛刀將細削雕蟲點綴瘦寒詩

古思和尚自建溪來訪賦贈

剃髮人貪頭責輕脊梁獨豎頂天行澄潭有月空嫌  
洋漲海無齒大不成上座野狐提傀儡處禪汗蠶笑  
公卿煌煌怪爾雙巖電何故來看老病生

壬午秋試後同陳道堂李元仲楊玉辰陳皇生

崔五竺黎人能集林守一晤巷觀闈牘次徐

燕嘉翁頭韻

勸投堂二集

卷之六

出

名場吾老任浮沉帖括備將論遠心三酌易醺杯忌  
那一壺能渡涉無深指麾頓快欺神駿鶴和人多是  
好音豪氣不須矜百尺有時寸木壓樓岑

次其二韻

文章豈必古為徒且啜糟醅與世俱斤斧閉門雙靴  
合酸鹹可口五方殊屠沽聚處觀塲闕山水窮時信  
杖屨紙上誰能搔着癢鏗然十爪憶麻姑

次朱東海言詩來韻答之

彼婦粧成便鬪姿彼哉賦就便稱詩唐音選體今三  
窟歷下荊州各一時白傳不恭渾俗惠寒郊傷隘聖  
清夷聽來滿耳秋蟲啣慚愧從前錯問奇

壬午九月初度施漁仲自福唐至脫粟飯談竟

日兼訂明朝小集時漁仲初失一眼

怪得勞人雪滿顛別深見爾亦皤然却因知我憶生  
我共說今年老去年白眼難青猶剩隻黃花肯好不  
爭先相過尙有明朝約粗糲何曾費酒錢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四

壬午初冬爲林羽伯乃堂壽羽伯少予二歲亦

五十矣

小春春酒壓霜清十月桃花屋角明拜母共餐粗糲  
飯與君同是老書生觴行上壽先猶子齒長無多敢  
比兄鬻養又須三載後硯田未涸且深耕

張時乘客死姑蘇詩以哭之時乘族人嘗懸數

千金之產時乘貧至骨於理亦可以爭而有

時乘目不瞬也雖君在閨門我亦謂傷於谿

刻然時乘之清可風矣時乘家人則但嘗時

乘之刻而諱言其清也嗚呼哀哉

壬午初冬

姑蘇城外哭昏鴉繫柳舟爲載鬼車送爾出門猶大  
罵似君死所樂無家西山性隘何曾薄和靖人清却  
甚華埋骨好尋寒瘦島四圍吾欲種梅花

爲吾社福唐施漁仲隱君五十壽

一笠軒軒老布衣福廬峯掛壽星輝衰年不羨周公  
夢半世原無伯玉非芝擘高山終小草腐揚東海總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四

早飛風塵似爾回頭早慚愧吾生未息機

送吳諤齋師入觀

近來帝簡盡清流遠夢猶思傳作舟天子萬年  
齊播笏聖人四目自垂旒朕咨爾牧方多難臣  
曰勞民可小休尙得袞衣南顧否海邦桑土瀆先憂

紡授堂二集卷之七

詩部排律丁

閩曾

門士董德温從其民部兄於燕書事寄之

相去未云久懷人歲易過 帝京君已見天下事如

何瘡國知醫苦病坊試藥多倘聞商正食為語緩催

科故土甘煩賦民生省荷弋稍驚隣舉燧時江右猶有警

勝海揚波我種新居竹尚餘舊逕莎貧能勝小飲病

不廢狂歌牛鬪如聞蟻鴉塗亦換鴛苔毛柔耐展櫻

翁樓堂二集 卷之七

髮老堪叢句問樂天婢談尋春夢婆坐眠床在几簷

潦榭疑槎善戰茗無敵空翰奕肯和隣嬰喧比劇俗

客逐如儼閱世今非昔觀書我是他時文限字窘鄉

語歷詩訛犬馬身多疾夔龍鬢已皓故人交半合門

士好相阿鵝笑誹為譽蠅聲頌抵訶隱鱗隨蛤磬於

尾晒鵬拖屠狗刀從缺斬胡劍廢磨解消忘感慨鏡

醜畏摩挲短步終憐鶴霜看不如蛾匆匆聊草草咄

咄等阿阿爾壯蹄思北吾衰羽戀窠莫言歸馬疾容

路易蹉跎

送門士董德温遊楚時德温受子戒不携酒器

出門故詩中及之

楚遊雄快處先在九江滄試訪柴桑里為吟止酒詩

桃源避地穩彭蠡蹴天奇出作川舟楫居忘漢歲時

行藏吾與爾分手意中疑

許有个潑墨見遺答之

名士寫山水勞人厭世途携家能至否有地可耕無

暑即耽雙屐寒惟須一爐當門江幾曲抱屋桂千株

菊賤收為枕芝繁飯當菘童崖方長髮老栢却無絲

族聚筠生子群分木作奴不妨居少伴豈可釣無徒

近社聯彭蠡南隣接具區試於船繫處為置草亭孤

紡授堂二集卷之八 詩部五言絕句丁丑年起

閩魯異撰弗人著

題青林堂

日月衆木上空庭無白處剗貯一堂青分與四隣去

其二

有時林末青梅發月正滿開室四邊霜人寐白玉盃

其三

沸雪青一壺竹葉青滿盞極首立青林獨自開青眼

紡授堂二集 卷之八

其四

下有青林堂上有天逸閣一門人著書立言意自各

其五 堂有畫狗

惡犬勝善閣倍面不得入田舍客在門虎豹當關立

病中有醫友過我憶韓伯休賣藥事口占用競

病韻送至士首

世上有神仙豈與兒女競入市不賣藥人間自無病

其二

我觀世間人錐刀利必競何曾施一人但云聖猶病

其三

今之醫國者朋分水火競可惜 主人翁請醫來添

病

其四

萬藥如萬軍將劣聚必競焉知藥是藥焉知藥是病

其五

我病有大力能與藥力競敢道不善醫是不善病

紡授堂二集 卷之八

其六

主憂臣忍辱 主辱臣不競艸莽中夜心其死不甘

病

其七

文章雖小道力與天地競能使吾不灰難使吾不病

其八

鷄肋安尊拳怡然又何競何物不能容乃不容一病

其九

夷狄患難中自得惟不競何事不能堪乃不堪一病

其十

憂患能生人忍性在無競敵國外患然不歿却因病

題陳諍伯樓齋

上樓看好山下樓見好友添錢置好書添米釀好酒

憶谿行所見

樂急妨垂釣鷗閒不避舟賤他袍笏拜獨石立中流

其二

方及堂二集

卷之八

三

魚黠偏嘗釣鷺專失避人莫思他魴鯉纔得自由身



紡授堂二集卷之九 詩部七言絕句丁丑年起

閩會異撰弗人著

觀迎春同林守一口號

閒將幾眼混塵埃  
醜女逢時亦上臺  
失意有人臺下看  
去年曾上開場來

其二

兒郎喪屨女遺釵  
併看人忙人看併  
醉遇踏歌臺  
鐺劃伶尚滑未須埋

其三

主牛歲歲迎官妓  
官妓年年送主牛  
去歲驚隨官妓  
老飛來認得舊搔頭

其四

文章應制三年體  
土塊迎春半日身  
千古茫茫誰不  
朽眼前贏得一時新

其五

人言司命屬芒神  
但與桃符次第新  
我有百年他

歲芒神還是下場人

其六 時子年四十七

分棚鳩鵲共爭春  
可似文壇霸業新  
四十七頭牛耳  
換眼中倦閱主盟人

其七

歲君掩耳倦拖犁  
白足牛今換黑蹄  
土偶能新人似  
舊逢時曾比一團泥

其八

未完租稅且粧棚  
敢道年來歲少登  
但說勸農官長  
好今朝春日肯停徵

其九

歲晏追呼胥何怒  
除夕纔賣欄下牯  
春牛即可借  
官來日待償無寸土

其十

是年閏四月  
一年三百六十日  
三百五十九日苦  
尚恐田家  
足新歲更添閏月補

其十一

三百五十九日苦一歲勞勞一日補把盞跪唱春前  
樂先勸吏胥後官府

其十二

四月桑蠶并插秧展開一月與分忙八口又多三  
日添忙何事不添糧

立春

僕馬蕭蕭立校橋隔年短柳尚無聊離人此後知

少又折春來第一條

程木子董德温餉我新茗口占答之

春衫藍襖何處典款段蹣跚不稱杖杖掛老盡  
綬看人湖上共驚忙

董叔理宦歸數自海上入城後賦詩

陳振狂戲咏其事走筆次韻

每出便停十日舟鏡中日日見離憂無端一

往還說歸來異遠游

其二

也耐城居也耐村莫將船繫石橋門潮來不似吳  
水齧盡青青古柳根

其三

兩岸梅黃雨脚長半帆斜倚麥風張船頭一  
水添得幾鸞浴便香

其四

帶得蘇州古錦來平瀾目送朱曾裁清江百

藥一對蜻蜒劃不開

程鳳山為我針炙口占謝之

汗禪倦亂雨淫淫天地既籠一氣蒸世路行來  
疾逢人慢下頂門針

其二

不慣橫着耐火攻無聊却在笑談中燒身看  
快但說皮頑艾未紅

和董叔理放鷄詩

林嘉善元甫過董宿州叔理寓齋奴將殺  
鷄供客元甫止而留之兩人對酌鷄獨安

樹下少頃忽飛几上投元甫懷中撫摩良久

放去次日叔理持向放生會換趙十五

四詩紀之千次其韻嗚呼老病苦况何

火之臨身員種韓彭總是庖厨之變相

華端佛事宰官筋下道場但期放彼

遇光頭之猶狗更願風諸有位飛虎

湯刀則斯一羽之餘生不啻無遮之大

爾崇禎丁丑又四月

灰生大事石懸絲筋下偷生總不知退得湯刀於地

虎未須拊翼賀蹄蹄

其二再次前韻

刀頭竟命隔絲絲湯火餘生也自知更願呼

更放他孫子長村塘

其三趙十五勸人戒殺每盡雞鴨生

農林

免得披毛伴鴨兒度他湯火太慈悲香林種出

英多謝齋僧老畫師

其四再次前韻

筆底招回麝額兒畫牢木吏可勝悲畫人換得

命敢惜丹青獻士師

其五

似信詩書也似疑何曾讀返便行之忽看五

渴便說那與共春尼

其六再次前韻

生天成佛爾何疑淨土籠開任所之不許速

異伏唯今是比丘尼

其七

以彼董茶作我飴治長酸鼻鳥音危分明府懷中

訴無字能言有口詞

其八再次前韻

生淪畜道或如鉛燭火啣刀未是危兩個宰官

筆譯他回向往生詞

口占贈鄧瑞生醫隱

有藥輕身懶上天  
韓康避世未翛然  
詩書讀盡能拋却  
不跳壺中也是仙

口占送林澹若試樞部

七尺弓刀三寸錐  
縱橫萬里與身隨  
送君便欲投竿去  
不覺溪儵齧釣絲

丁丑新秋為慵和尚五十五壽時公有谿行

新秋堂二集 卷之九

此歲慵公五十五  
尋秋一笠意軒軒  
為儒已老僧還少  
髮未刪時不筭年

其二

即君經世未還山  
亦在衰年致政間  
何似老僧閒退院  
髭鬚耐白鬢邊頑

四弟來問阿賜阿昕何似

窮賤相看四十外  
文章自信數音中  
折肱我慣難為弟  
小龜兒雄易踰翁

寄十第

吾弟蕭然朴有餘  
阿昕共爾食無魚  
菜根未許人知味  
剝得贏錢好買書

示賜侄

老者安能教後生  
如瓶守口學徐行  
怡怡莫道昕於汝  
爾父門中即弟兄  
昕小兒名

戒昕兒作詩

聞道昕兒愛作詩  
喃喃黃口亦傷時  
竹鷄出卵便銜舌  
直恐山溪弋不知

新秋雨中送裴可變還清流

蕭條叢裡一衰翁  
扶病留行苦雨中  
總是秋江看不得  
夫容雖好未須紅

其二

今宵何處是鄰亭  
亭畔長條柳變青  
可惜一蓬江上雨  
剪燈但共唾壺聽

其三

雙龍津上九龍灘估客臨流膽自寒未信神駒馴不  
得送君聊寄一綸竿

走筆贈程鳳山警隱

但願世間無病痛也須市上有神仙點茅買醉還供  
客不必囊中藥賣錢

題畫

避地松孤當壁立聞波鷗倦過橋還舟中渴叟亭沽  
酒馬上閒人忙看山

芳叢堂二集 卷之九

口占示日者

談天說地斷陰陽甜似飴錫辣似薑梅在前山涎滿  
口何曾一顆得先嘗

其二

我聞惟佛無壽命此外何人不聽天君不敢言卑則  
相可能罷相便昇仙

燈夕集李古夫宅卽席限韻贈蘇若美人之二

吳歌閩謔比兼南賄醉猜拳只道三未省有人心暗

祝待君輪後拾遺簪

其三仍次前韻

比曲繁絃緩拍南歌關聽漏已敲三一從錯被多情  
誤罷唱西廂與王替

其四仍次前韻

唱到明妃度漠南怨蛾哀嘯態兼三燈前畫壁留香  
影劃損慘慘古玉替

漫興 是年予四十八

芳叢堂二集 卷之九

與花俱醉柳俱顛鄧禹封侯兩倍年面在鏡中相指  
笑似君也想畫凌煙

咏鳳仙花柬吾友黃聖謨 有序

吾門徑蕭然亂種鳳仙花數百本內人染十  
指如椎僅能舉白執爨尚不堪爲病身搔背  
殊爲不稱此花耳爲詩四章不知把似何人

也或曰試於黃聖謨畫中求之戊寅初夏

一雙新藕閣琵琶亂點水絃十爪霞直恐侍兒齊染

指喚即偷與搗殘花

其二 白鳳仙

薄衣袖手颺荷風透出珊瑚續碧葱顏色上優身便  
好白花能得指尖紅

漫興

投竿謝漂千金少變微辭冊兩句長貴價買心頭價  
賤但願一灰易相償

佛殿口占

佛樓堂上集 卷之九

十一

古佛由來皆鐵漢凡夫但說是金身誤他想出千般  
相白地當前一個人

漫興

少賣文章消誑語多來笑罵折虛名丈夫萬卷成何  
事僅得贏他坐百城

其二

酒盞拓開塵世窄名場消盡鬢毛青羞人老大存知  
已誤我窮愁偶識丁

陳昌箕自清瀆歸載七十二家餉我口占答之

憶吾明宗子相常謂吾作一文即生一子昔  
人又云子第亦何與人事而必求其佳以此  
例之則夫文章一道而矜慎為千古之事較  
之戚戚於子孫之賢愚者意與固不能同然  
自達人視之其為感溺乃不甚相遠耳戊寅  
仲夏

七十二家安在哉春鶯弄舌趁花開千年光盡山中

菊樓堂三集 卷之九

十一

穎刺得劉伶一酒杯

口占題方司李壯猶篇

出身便擬勒燕然可惜雄才不在邊尚有書生過四  
十白頭閒讀壯猶篇

題小像換鴛圖

換得霜翎費紙多臨池潑墨墨成波抱來莫放池中  
去直恐歸籠是黑鴛

其二

錯被龍鷲道士欺  
蠅頭小楷苦臨池  
醉來散髮滿狂  
草欲換仙人白鳳騎

夜坐

名山難換千金帚  
四海誰登百尺樓  
笑問心長高燭  
灺不須淚淚向人流

漫興

詩不負窮惟杜甫  
壚堪醉我獨臨邛  
安能舌棘同鸚  
鵡酒字期期賣吃雄

新校堂二集

卷之九

十三

燈下同張道羽過里中唐君葵送行

蕭然陋巷往來親  
何事車驅橫外塵  
猶喜送君無熱  
客一燈深話兩三人

其二仍次前韻

時于將徙宅

過從偏覺夜來親  
畏見明朝去馬塵  
我便移居君作  
客送行也似欲行人

漫興

尊前自唱石壕吏  
杖去閒尋春夢婆  
但許妓喚狂社

老不教人識醉東坡

溪行口占

微微隔岸梅相笑  
齒齒涉波石共言  
萬壑腥溪幾幾  
現千峯童盡獨松尊

仙霞道中

十日梅花送筍輿  
溪山坐看准閒居  
雪中正渴襄陽  
句肩遊堦行寒似驢

過仙霞關次題壁韻

新校堂二集

卷之九

十四

汗漫行游准入山  
逢人懶授五千繁  
不教紫氣連天  
燭穩踏青牛自出關

庚辰北上雪中過仙霞關再次前韻

雪深數尺度千山  
水折肩擔凍雨繁  
豈有勞勞天下  
去抵將田宅事相關

再次前韻

寒鳥歸巢獸戀山  
輪蹄雪跡往來繁  
一時楚漢爭先  
起為問誰人早入關

再次前韻

仙霞玉立障群山耐壓青青竹雪繁可惜南天撐一  
柱大家看作利名關

庚辰北歸九牧旅店再次前韻

萬里空行返故山歸與好謝應酬繁艸廬豈有神龍  
卧兩扇柴門自在關

望江郎山似數三指示予以意中某某答之兼

寄吾友李世熊也

續後堂二集

卷之九

五

盲左騷原共腐遷名山屈指孰爭先眼中莫有後來  
者天地應伸一指添

過釣臺

千載綸羊尚未收恁人懷望又登舟一絲間釣巨鱉  
足苦欲撐天不上鈎

其二

入山人少出山來過客爭灘去又回祠下題詩懷古  
者意中誰不想雲臺

臘月二十夜富春舟中口占

臘殘風雨夜蕭蕭短燭孤舟共寂寥僮僕只如年過  
了問子何處看元宵

已卯元日口占

豈有開正不作詩三杯到口免攢眉直愁解肉消將  
盡慙借兒童竹馬騎

雪中潘宗玉同王無擇游戴山子病肺不能從

口占寄訊殊恨戴安道不見我耳

續後堂二集

卷之九

六

訪戴山中安在哉輕刀二客雪潮來為言剡楫非知  
已豈有懷人不見回

已卯客中三月晦日吾鄉林季真學博過天逸

闕送春

登樓目送緒多端好友他鄉共倚闌總是子規聽不  
得不分為客與為官

其二

經過四十九回春再送春時已五旬是我送春春送



我百年剛剩半邊身

其三

柳絮無情不戀衣隨他燕嘴上樓飛春風亦似倦游  
容乘興而來興盡歸

其四

他鄉春色惱人多猶自愁吟惜別他若在故園春媚  
我不知相送恨如何

其五

續後堂二集 卷之九

鶯當歌滿自然歌花自開初會見稀豈有春來能不  
去愁人空學子規啼

其六

啼鵲何苦太殷勤爛漫鶯花易厭人九十韶光看已  
舊且須歸去換新春

其七

回首閩南歌未哀東吳極目倍傷懷不知江北春誰  
送聾鼓聲中自去來

雨中再送春

鷓鴣當窓坐不飛留春溪鎖竹間扉猶能少住須晴  
否何苦瀟瀟冒雨歸

其二

錯聽黃鸝巧作媒賺開柳眼待春來腰支勝雨猶堪  
舞悔嫁東風去不回

題梅朗三小像

一丘坐卧可能安外侮中訂時事難何不便將袍芴

續後堂三集 卷之九

畫好教傳與四夷看

客中同李元仲集阮上扶宅觀劇演投筆記即

席口占

額無虎骨氣難除直恐能飛額不如莫道封侯吾已  
老白頭何處去傭書

其二

女出班門士不如文章耻席父兄餘丈夫無食寧  
手未肯低頭續漢書

沈元會公級招飲觀劇演金印記

肘邊六國印纍纍倨媿蛇行悔已遲從此不愁代屬  
單黃金糜盡少人炊

其二

齊廷車裂傳金多從長威尊奈死何直恐嫂兄終笈  
爾揣塵成亦不如他

其三

六關兵出畏從人不似張儀誑四隣三戶怨深誇舌

續卷之三

卷之九

九

在誰知欺楚是亡秦

其四

范叔饕頭出大梁散金蘇子盜城張誰云七國能爭

帝只為書生報復忙

客中有笑予憂而褐者口占答之

四月披裘不負薪客游落拓大江濱逢人豈敢噴皮

相白盡鬚眉一病身

客中高若木餉敬亭山茗口占答之

誰云薄酒勝茶湯莽眼緘來小甕香試煮一甌無火  
候也強嚴醞滿壺觴

其二

敬亭春信附詩筒名士題封款不同松子自添泉自  
汲竹間自扇一爐紅

其三

兩窓茶熟客來稀獨自傾壺伴鳥啼更酌一杯分謝  
豹為澆口渴勸人歸

紡授堂三集

卷之九

十

其四

香嚴茶事過清明常孟詩心試共評欲比寒郊雄太  
苦蘇州清似却平平

客中同李元仲吳孟脩小集梅朋三天逸閣食

江南鱗魚 四月朔始開網薦新

飛盡楊花落盡梅薦新四月網初開莫言一七鱗魚  
價九十春光換得來

其二

老母嘗新在海邦倚閣難下筋骸變不知聞海鱗魚  
美也越潮來楊子江

書迎春詩錯記鳩鵲舊句因其誤足之

鳩鵲分棚角雨晴鷓鴣喚乾鵲惱鳩鵲寄語為霖龍且

卧今朝須讓土牛迎

集青林堂觀劇演曇花記

倦龍蛻去混黿蛙將相功成易出家牛下有人齊未

霸誰其一禍換袈裟

續樓堂上集 卷之九

其二

漢唐審鄴兩人傳一半英雄一半禪關難題優易

得劉安雞犬也昇天

已卯五日雨中客宜州病起

閉門正好過端陽風雨瀟瀟肺暫涼閣下小窓開四

面一牀跌坐綠中央

其二 時子年四十九

且將笑口對尊開齒髮從他節序僅四十九條絲續

命不知更繫幾多回

其三

出門未擬換輕綺褐客東吳買葛衣慈母手中分角

黍一提箸待遠人歸

其四

只須一病抵三閭慢說窮愁錯著書若使屈生移作

我不知憔悴更何如

其五

續樓堂上集 卷之九

不怨君王怨子蘭五絲線斷汨羅寒纔能續得情

命難待亡秦戊揭竿

五月聞杜宇

五月猶啼去後春雨中聲瀉漸如呻消他一口三更

血不管愁人近五旬

同林季真李元仲梅無猶徐及申蔡大美郭平

豹高若木梅泰鴻郭大赤徐乾若集青林堂

觀齊英伎

閱盡梨園子弟新紅牙敲過少年春相逢爭道江湖  
老白首能歌剩幾人

其二

但由鼓板不由身逐隊登臺便當具藍面生與白面  
喜下場原是一般人

其三

顛倒歡場氣未馴懷沙御女等沉身信陵以後英雄  
少千古誰能近婦人

續世堂文集 卷之九

其四

低唱高歌轉又停華堂四月意冷冷子規太苦黃鸝  
倍直作山空夜雨聽

其五

記得當年作意狂也隨優唱上俳場卽今變徵歌聲  
憤三十年前曾繞梁

其六

讀史有時能涕淚觀場無客不悲歡龍門灰後傳奇

續直把俳場作史看

其七

一扇清歌酒數巡尊前盡道曲無倫且將檀板輕敲  
過天下周卽有幾人

重過靈巖

記得瀟瀟綠滿園前山瘦客日敲門不知齒髮吾何  
似竹子生來幾代孫

其二

續世堂文集 卷之九

入世未能將倍免脫巾差可與僧混縱然無恙鬚眉  
在禿盡頭願不待光

輓崔母

其夫與子俱能醫

閱世多年倦便休兒孫縱好亦虛舟神僊作對神僊  
母七尺桐棺當卧游

北上谿行漫興

一篙輕航試濟川青袍五十始游燕憂時且忍長沙  
涕帖括文章載滿船

其二

鑄劍磨新亦稱游危灘一楫擊中流布袍虱老捫難  
盡信手枯來喫幾頭

其三

時有登賢書者輸金助買公田以贖流寇之說

請纓可省金輸漢獻策須兼粟餉邊借米侏儒餓未

灰且分丹斗買公田

八日路行聞雷

老虎變遲猶戀霧倦龍卧慣不貪雲風雷無故先春

卷之九

動山嘯川吟處處聞

道中苦雪

山深雪苦氣如煙膠住眉鬚似勁弦自笑生平無熱

面領邊六月有水懸

東阿道中

四馬朱輪滾滾過居人說與昔烹阿直湏大地燒爲

糞猶恐橫行碩鼠多

其二

三年報政橐無媒卽墨應封且放回莫道在旁能積

毀上官先少譽言來

河間道中遇鄧戒從

相逢不敢歎勞薪逐隊罷驅萬里人四十九年前底

事白頭纔惹帝京塵

再次前韻

玉作資糧桂作薪茫茫南去北游人眼前莫恠無相

識策蹇行來滿面塵

卷之九

再次前韻

倦驢潰脊骨如薪道遠方思買駿人盡道行遲多穩

步駑蹄偏易起風塵

庚辰公車南歸見燕齊道中婦女拾薪無數皆

掘草刮樹皮作粥億丙辰丁巳間看江大荒

瘦異撰備舌無所之母與施婦摘薯葉和糠

覈食之時爲妯娌擊拈姑婦橐橐耦備薄暮

受其稿爲薪猶不給爨毋提小筐出免萎草

以炊時小女阿攀纒三歲衣不能蔽解毋出  
入則喃喃牽袂行也今母年七十施婦自己  
已天殘阿攀歸於邵抱子矣庚辰三月十三

日

和糠薯葉毋曾餐猶戒兒曹授缺彈二十五年前後  
羣斑衣依舊一儒冠

其二

空瓶無粟甕無煤凍汲蕭條撥灰灰記得晨炊慈母

續校堂三集

卷之九

五

出一籠新翠小琴回

琴小女名

放歸漫興

帝京春晚綠纒稠失意人歸且當游猶勝江南三月  
暮一天紅雨看花愁

其二

五味燕子結子肥蒺藜沙苑入閩稀莫言北地公車  
罷且當南人買藥歸

出都門僅百里見餓殍三其一殘於犬時 至

尊方禱雨求言當事者大布齋官歸曳綺裝  
美蔬公暑退食鷄豚大臣言官未聞有薄飲  
寬徵之疏也愴然感賦不敢云言之者無罪

矣庚辰三月中

路旁犬飽剝雙殍脚灰猶驚悍吏呼白骨若能官賈  
得尚堪輸抵未完租

其二

去秋無麥旱過年日炙人爲野瘠捐何不且湏時雨

續校堂三集

卷之九

天

至千官大布正祈天

其三

絲蕪猶得潤東風但願民生草芥同饑犬却能知檢  
幣好將人羣腹腸中

過石門子路宿處也

儂古哀歌此一時老生戀闕去遲遲關門莫有人相  
問天下于今尚可爲

出都門千餘里流民相率食草木榆柳盡剝膚

予謂此千里榆粥官未有屬禁斯亦僅存者  
之寬政及於饑人者也然感賦以俟採風  
流亡蒲道不啻貧莫怨征繁悍吏喚尚有路傍榆未  
稅官留戍待救饑人

過虞美人墓

娥眉帳下死英雄戰敗虞歌掩大風可笑漢家威海  
內生妻自寄楚軍中

慈陽道中

黃鳥無聲病柳垂荒村可是送春時年年他散田家  
盡播穀放動欲喚誰

同董叔會和新嘉驛女子詩

萬曆間有會稽女子宿新嘉驛居於妬婦  
久題三絕句前有小序崇禎庚辰予北行過  
驛未之見也頃聞董叔會云於遊旅壁間有  
李小有和詩且紀其驛壁留題為一連句  
去恨紅顏薄命即數行墨跡亦不溶置向人

間別題二絕於後予謂古來窮凶極惡小人

雖奸如杞檜總無他腸胷中只是藏一妬字

此必士大夫之僅能讀數篇時文此外不識

一丁謂世間有此知書女子犯其所悖遂不

覺行妬於不相及之陳疾人耳女妬同床男

妬甚於女請大書此語於驛壁以告夫世之

蠢陋達官視此等韻人佳話如眼前釘者庚

辰三月穀雨後

新夜堂二集卷之九

未有鮮花不作塵沾泥入暮等分身惡風惡雨推殘

死勝與痴人賞一春

次其二韻

月中似有怨魂游霜氣淒清歸路悠君看名花傾國

者繇來少在暖枝頭

次其三韻

秀隱閨中知是誰飄零偏易動人悲世間男子亦如

是得意名湮失意新

又次楚女畹蘭韻

恨人寫恨恨何存尋恨人孤驛閉門恨在留題無字  
處深溪紅蝕兩三痕

次其二韻

蜀帝千春魄可憐眼前兒女恨无鮮無聲無血堪啼  
月但作花中白杜鵑

次李小有韻

緣慙紗冷試重烘古怨留題蹟已空真是有人斷話  
落梅生卷之九

缺故喚慧鳥話金籠

次其二韻

妬殺蛾眉事已塵無端男子妬方新莫性違官同彼  
婦滿朝盡是入官人

馬上送春

早天瘦樹悴如義馬未踏青往又回何事愁吟送春  
去春風今歲不曾來

王幾子買膠雀放之

巨魚不入放生池大鳥寧依宿枝解網更須君細  
祝處堂休共燕栖遲

其二

放雀三公報亦奇依人懷惠鳥終卑不知縱鶴凌霄  
去戀主何如懊喪時

其三

既曉嘶環未甚癡將無索命怨膠飴道人取亦不  
放堂中來去等樓時

秀登堂卷之九

過淮陰城下楚王信垂釣處也

錯被蕭何議築壇跨來汗馬未曾乾萬間鬼盡將烹  
狗纔憶城隅舊釣竿

其二

憐人兒女千金飯不及屠沽辱市中蹲下少年橋上  
老一般顛倒漢英雄

過露筋祠

勁樹何曾避斧斤成雷朝市吠狺狺英雄多死娶賊



口不道裙釵也露筋

其二

千年巾幗笑男冠  
畏久留屍俟蓋棺  
縱是動魂無處入  
也供黃蠟一回餐

宿湖上曉起望雨口占

湖山煙雨共模糊  
蓬首西施心未蘇  
總把淡柑濃抹比  
可曾想到病時無

美人張一娘  
湖舫雨中爲子夜之歌  
潘玄季吹

菊坡堂二集

卷之九

廿

蕭宗玉和之口占

英雄兒女共悲歌  
夜雨瀟瀟滴菱荷  
試問何人聽最苦  
墓中蘼小淚尤多

再宿湖上雨不止口占

去年湖上未曾游  
今歲來游雨不休  
似與意中人生卧  
未看他笑看他愁

三宿湖上別之歸闕

三日留連未免癡  
水光如眼四山眉  
海人欲載西湖

去端硯安一口池

宿湖上三日歸病發

朝昏恒舞不停歌  
自古西湖比學難  
三日流連債一病  
較如傾國我贏多

題李谷叟蘆雁畫

南來北屬幾時還  
暫宿汀沙倦翮閒  
一夜相呼眠不得  
行吟人在蘆蘆間

庚辰北歸過釣臺口占

不是帝王臣  
不得便應名姓上  
雲臺閒拋箸笠成何事  
又過嚴灘第四回

望江郎山

正對江郎三片石  
朗吟白傅一篇詩  
吟猶未了籃輿轉  
不覺山容面面移

仙霞道中

乾耳橫吹蒲領絲  
受風一面荷輿軟  
蟬聲十里松陰路  
共我閒哦白傅詩

九牧道中

魚群寸寸遊游明上有隼陰石底平百里溪聲隨路  
轉一肩籃輿似舟行

柘浦旅次逢呂賡虞口占

相逢扶我滿衣塵謂我終非貧賤身君看古來麟閣  
上何曾盡有白頭人

芋原過故宋丞相墓下

丞相生前喝道過蕭蕭松奈北風何墓中人得如翁  
考夜堂二集 卷之九

仲墓上應無碓露歌

病中偶拈

拈詩無韻亦無題隱几無聊日易低強起扶策行不  
得梅花香在小堂西

病中失貓

猢猻猛士較功多却鼠刀藏不待磨一夜忽如下樊  
將拊牀病作大風歌

辛巳初度日次韻答葉子翼

易見三千桃結實難償五十老無稱著書誤我名山

遠燒盡窮愁午夜燈

次其二韻

石出霜輕水自澄嬾雲無意作霖騰花間斷夢寐孤  
蝶鞦上安禪坐病鷹

雨中同李古夫過林澹若小飲澹若為余畫竹

戲題

瀟瀟雨長籊龍鱗看竹還須問主人恠底一林青  
竹夜堂二集 卷之九

半論文燒筍客來頻

小圃成漫興東張時乘

菜甲種瀕方外友梅花開偏意中人輕舟琴侶來千  
里薄雪書聲滿四隣

其二仍次前韻

灌圃瘦輕如抱子賣文筆渴似求人半竿竹杖行為  
僕一個蒲團坐有隣

漫興示諸紳

豎起脊梁天下事，翻窮筋斗掌心人。  
白衣宰相仙原假，辟穀君侯隱未真。

其二

豎起脊梁三不朽，倒翻筋斗一如來。  
現身儘發慈悲願，度世還須將相才。

鄭孟宋餉我橋樹戲答

飯無酒肉屢無珠，縛帚鋤園短後禰。  
縱有家僮來去，書堂只合木為奴。

續集卷之九

其二

陷中衣食在成都，遇主崎嶇易渡瀘。  
若抵卧龍祭，百我家裏橋兩三株。

再送薛孟篤游虔南

虔州有漢高祖墓

沛中人葬楚山阿，懷古英雄疑事多。  
漢祖不知現在否，過陵為唱大風歌。

其二

先師潘昭度公會開府虔州

國士相看事已非，送君知己淚頻揮。  
虔中是我西州

路幕府何年策叩扉

其三

王陽明先生開府虔中行軍所至即為

論道軍中戡亂人，誤將理學號名臣。  
陽明書院君經

過莫戴儒生尺二巾

讀史

四方已是漢山河，天下爭來壯士多。  
狡兔烹殘弓折盡，故鄉空作大風歌。

漫興

鶴甘籠瘦誰能舞，馬負圖奇不較蹄。  
玉在石中

事輸他十趾向人啼

讀史

讀史

偶然項羽輸劉季，未必張良勝范增。  
謝病發疽同

久何曾辟穀便飛昇

花燭詩為薛汝儀次君朝經作

向平事了任時磨，婦子聽爺據地歌。  
好字伏雌動

索阿翁老伴酒人多

其二

孔氏曹家兩樣文一般論語一燈温分明上口無難  
字故作訛音問卯君 朝經小字

壬午佛日送春

舊薇露煮馬鮫肥梅子淡黃雨半扉獨酌一杯  
睡無端記得送春歸

其二

展限春歸須佛日倦飛花散人夫驟眠殘樹  
夢驚定空枝妓入禪

其三

何苦傷地紅雨飛好花開盡白應稀柴門歲歲春來  
去不為啼鴉便不歸

其四

總是東風不肯留尋僧共慰子規愁惜他滿口傷春  
血何不聲聲念佛休

小園漫興

種竹笋稠當芋栗栽昔花上抵蔬茶病魔負固  
下險韻爭先敵易瓊

鱒魚上

熟梅溪雨浥花飛四月鱒魚上水肥買得一頭  
筋門前又喚賣舊薇

宮詞

莫道君王意易偏宮中粉黛過三千至尊縱許人  
夕一度恩來也十年

其二

望幸蛾眉老未休入宮人比待邊愁不知誰  
印十萬征人白盡頭

五日遣病

無病終無不死人有生病苦便相因縱然畜得三年  
艾未必身輕更五旬

過石林見亡友許玉史學使手勒松嶺二字

然志感昔人所謂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書牒已醒大夢後手書猶勒萬松間  
神龍脫去拋  
爪省得爲霖不得閒

其二

碧年記得曾游此園主纔更又兩人老去回頭經少  
壯筭來我也換三身

種竹之二

未能如律也逃禪免倍從公坐竹邊便與此君先約  
法容吾淨肉養衰年

之三

數竿纔種共閒居不許人看伴讀書慢道客來休  
主人先問客何如

葉子翼餉我斗方雪等頗恨其不堪縱筆賦  
不分蘓家共米家顛生未老眼先花詩成大抹書如  
盡一紙剛塗兩箇鴉

其二

雪箋可似黃金屋閣筆無詩抵阿嬌我後寒梅將未

書來問信水南橋

其三 時多疾疫有巫風

文章不值一青跌到處鳩錢媚老巫片紙頭書  
價看來也似辟瘟符

問貓

狸奴似怨食無魚捕鼠功微更溺書雁飲飼君  
我一竿鱸鱖或分餘

貓楚

高騰虎步幾時伸一室猶堪曳足巡但使有成  
鎮也強躍馬素餐人

其二

縱不能行猶勝畫爲余卧看一堂書下床遣婢扶  
汝報爾還應出有車

憶戊辰舊句足之

直須拔倍三千丈對此蓮花百尺高十五年來推  
尚老生漸愧負詩豪

題書

蓬底裴邊掛一壺  
關風渴更一舟孤  
却緣用  
釣今夜無魚付酒墟

書吳念菽司理名宦冊

誰將鼻孔嗅蘭芬  
碩鼠橫行出有群  
宦不掛冠歸不  
死世間何處可容君

其二 吳以掛冠不及贈親廬墓志刻

一杯草土是庭闈  
捧檄為誰且乞歸  
廬墓也非親

下不如駘去未相依

其三

三尺荒堆宿草垂  
生兒全不合時宜  
貧官無

次施漁仲題書韻

黃酒前村自挈瓢  
出門剛遇雨濛濛  
回頭正欲

去却被梨花引過橋  
其二 時漁仲樂謝生題

却被梨花引過橋  
回頭空濕綠  
滿山寒  
掛挂後隨身少一瓢

題黃子目書

滿目蒼蒼天水同  
買裝聽雨葦葦中  
布帆不掛  
掌一笠猶堪飽受風

其二

百里荻花千里湖  
滿天風急雨模糊  
此中莫有  
鬼一棹蒼茫四望呼

卷之九

鄒德都餉我白菊

肥大如拳  
可是柴桑處士花  
偉然玉雪傲霜華  
不應但寄

下宜種白衣宰相家  
題畫

在雨罡風棹轉頭  
小刁倒載一江秋  
却因雨  
酒記得蘆邊釣未收

紡授堂二集卷之十 詩餘

閩魯異撰弗人若

滿庭芳

已卯新秋夜宿浦城客樓感事次壁間韻

月送心長冠衝髮短倚樓看鏡誰憐中原烽火十載  
楚秦連故沛山陵岌岌長江帶水涓涓直恐南來飛  
渡易無籍老憂天 首負一冠人將半百滿懷孤憤  
空懸登樓淚酒豈為女兒牽志士聞鷄此夜胡兒飲

紡授堂二集 卷之十

馬三遠欲繫中行笞未得難哭漢文前

前調

予往吳興張潘昭慶師便道過宣城訪余展  
之李元仲亦自閩至歸與元仲別展之于署  
中季愛軒又別潘宗玉于湖上仍次前韻志  
離合之感也

竈滅深童鏡磨徐孺逢人未許相憐數聲樓外牀共  
一鴻連有客今宵宿宿伊人葭水涓涓回首茗黠秋

涼淨白露未霜天 露重寒凝疑林疎星透蒼山白月

孤懸眠殘醒半斷夢澹鐘幸聽碎聲圍帳外梧桐影

在牀邊記得三人深夜別季愛小軒前

長相思

題畫

風蕭蕭鬢蕭蕭無米吟詩送雪朝梅花隔板橋 好  
推敲罷推敲借得前村米一瓢寒山何處樵

前調

紡授堂二集 卷之十

為某和尚壽

花三千實三千何似青青佛足蓮生香不記年 龜  
成仙鹿成仙胎卵輪中命也延神仙不值錢

如夢令

南禪寺喫鍋頭飯偶題聯句云爾也如來我  
也如來試問泥身肉身誰是如來今日三頓  
明日三頓且道喫得消得幾過三頓并記之  
止觀何如食觀心口此時相喚顆顆十方來一盃佛

前分半勸飯勸飯喫到百年總算

前調

友人齋未覺僧招集于山寺予謂和尚不知  
惜福妄自尊大而受人供養正與養鴛無異  
士大夫以作業之貲分餘粒於此輩應緣游  
戲者等於畜伎發心布施者亦准分贖即受  
其拜應其供可也若汗血小民欺其無知而  
自謂得法居之不疑高坐受參如木強屍此

新授堂二集

卷之十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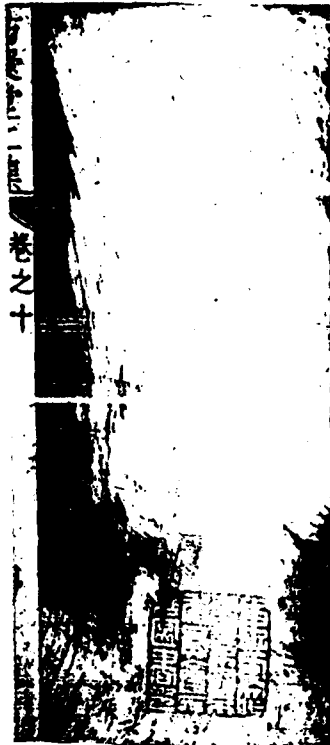
即享其一粒之供一文之施在彼法中他生  
恐當作駝駝之肉還此宿債耳作此示永覺  
屠子刀頭彼听一咬鐵釘兩段猛虎入蔬園到口菜  
根立斷齋飯齋飯鈍殺鷲群離畔

一剪梅

中夜無眠憶亡友趙懋叔薛元素皆予侶髮  
同學之伴也二君與予皆行三

少時三友一書堂趙氏三郎薛氏三郎同年上下共

排行伊也三郎我也三郎 有時佳夕未聯牀我搜  
三郎去覓三郎街頭拍板關併癆正覓三郎遇着三  
郎



卷之十